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一三冊目次

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 明刻本 ○○一
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 (清)黄叔琳輯註 清乾隆六年黄氏養素堂刻本 ○五九
六一居士詩話一卷 (宋)歐陽修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一六四
劉攽貢父詩話一卷 (宋)劉攽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一七一
後山居士詩話一卷 (宋)陳師道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一八一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宋)魏泰撰 清乾隆刻歷代詩話本 一八九
優古堂詩話一卷 (宋)吳幵撰 明鈔本 一九六
增修詩話總龜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 (宋)阮閱輯 明嘉靖二十四年月窻道人刻本 二一三

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

明刻本

文心雕龍十卷內府藏本

梁劉勰撰。勰字彥和，東莞莒人。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後出家爲沙門，改名慧地。事蹟具南史本傳。其書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論文章體製。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論文章工拙。合序志一篇爲五十篇。據序志篇稱上篇以下，下篇以上，本止二卷。然隋志已作十卷，蓋後人所分。又據時序篇中所言，此書實成於齊代。此本署梁通事舍人劉勰撰，亦後人追題也。是書自至正乙未刻於嘉禾，至明宏治、嘉靖、萬歷，閒凡經五刻。其隱秀一篇，皆有闕文。明末常熟錢允治稱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四百餘字。然其書晚出，別無顯證。其詞亦頗不類。如嘔心吐膽，似摭李賀小傳語。鍛歲煉年，似摭六一詩話論周朴語。稱班姬爲匹婦，亦似摭鍾嶸詩品語。皆有可疑。況至正去宋未遠，不應宋本已無一存。三百年後，乃爲明人所得。又考永樂大典所載舊本，闕文亦同。其時宋本如林，更不應內府所藏無一完刻。阮氏所稱，殆亦影撰，何焯等誤信之也。至字句舛譌，自楊慎、朱謀㙔以下，遞有校正，而亦不免於妄改。如哀誄篇賦憲之謚，句皆云賦憲當作議德，蓋以賦形近議，憲形近惪，惪古德字也。然考王應麟玉海曰：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臚於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然則二字不誤，古人已言。以是例之，其以意雌黃者多矣。

文心雕龍目錄

第一卷

原道第一　徵聖第二

宗經第三　正緯第四

辯騷第五

第二卷

明詩第六　樂府第七

詮賦第八　頌讚第九

祝盟第十

第三卷

銘箴第十一　誄碑第十一

哀弔第十三　雜文第十四

諧讔第十五

第四卷

史傳第十六　諸子第十七

論說第十八　詔策第十九

檄移第二十

第五卷

封禪第二十一　章表第二十二

奏啓第二十三　議對第二十四

書記第二十五

第六卷

神思第二十六　體性第二十七

風骨第二十八　通變第二十九

定勢第三十

第七卷

情采第三十一　鎔裁第三十二

聲律第三十三　章句第三十四

麗辭第三十五

第八卷

比興第三十六　夸飾第三十七

事類第三十八　練字第三十九

隱秀第四十

第九卷

指瑕第四十一　養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術第四十四

時序第四十五

第十卷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知音第四十八　程器第四十九

序志第五十

文心雕龍目錄　畢

文心雕龍卷之一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原道第一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

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勳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于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裁文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贊曰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玄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傚

徵聖第二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于格言是以遠稱唐世

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立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方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忠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孔周則文有師矣是以政論文必徵於聖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辨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辨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此言

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
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
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
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宗經第三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
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
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
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歲歷綿曖條流紛糅自夫子

刊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
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
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
聖謨卓絕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鍾
無錚錚之細響矣易惟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
遠辭高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
實記言而詁訓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
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
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
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記立體據事制範章條

纖曲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
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
如詭而尋理卽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
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槃深枝
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
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脩文用而未先可
謂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
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謌讚則詩立其
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
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

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
鑄銅煑海而爲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
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
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
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
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
莫不師聖而建言脩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
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贊曰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
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正緯第四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燿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敻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偽亦憑焉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晳而鉤讖葳蕤按經驗緯其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擿千里其偽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偽二矣有命自天廼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

昌制丹書其偽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偽四矣偽既倍擿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原夫圖籙之見廼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祕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榮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
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芟夷譎詭糅其雕蔚

辨騷第五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虯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

士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于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

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足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爲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

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贊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艷溢緇毫

山人陸瑞家校

文心雕龍卷之一

文心雕龍卷之二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明詩第六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
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
焉爾人禀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
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
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
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
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
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
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
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爲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
楚國諷怨則離騷爲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
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
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
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
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
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

經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
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
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
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
曲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踊
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
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
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
昭晳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
晏之徒率多浮淺唯稽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
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
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
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
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
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
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
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
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
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
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

四言正體雅潤爲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自出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栢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贊曰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槩矣及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愼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闃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于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

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滔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傳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爲樂心聲爲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詄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

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斬伎鼓吹漢世鐃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八音摛文樹辭爲體謳吟坰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銓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𢪛韻詞自已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至以首引極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辭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楊騁其勢皐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唱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

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鵩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拔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流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槩情韻不匱

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以情覩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贊曰賦自詩出分岐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枏滯必揚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稗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部自商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無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人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饗讌之常咏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並謂為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

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僖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深淺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為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為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偽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

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讚者明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讚于禹伊陟贊于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歎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為讚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荊軻及史班固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為述失之遠矣及

景純注雅動植讚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
其為義事生奬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
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
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
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容體底頌勳業垂讚鏤影摛文聲理有爛
年積逾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祀徧羣臣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
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

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祈始蜡以祭八神
其辭云土及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
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
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
商履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己即郊禋之
祠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禜之文也及周
之太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
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附廟
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
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黷

祀諂祭祀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
於歌哭之禱蒯聵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
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纚
也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
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侲子敺疫同
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
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唯
陳思誥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
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
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

本書贈因哀而為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
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呪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
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實務修辭立誠在
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
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
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
盟者明也騂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
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
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
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

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呪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爲仇讎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奬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毖祀欽明祝史惟談立誠在肅修辭必甘季代彌飾絢言朱藍神之來格所貴無慙

太學生程一枝校

文心雕龍卷之二

文心雕龍卷之三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簴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愼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愼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

也魏顆紀勳於景鐘孔悝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奪里之諡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鉞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

之末曾名品之末暇何事理之能闕哉魏文九寳
器利辭鈍唯張采劒閼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
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
箴石也斯文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
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
未絶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伐
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絶至揚雄稽古
始範虞箴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
官指事配位鞶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
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

傅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輿義
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
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
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
宫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
文資确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
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
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代惟
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于言無鑒于水
秉茲貞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爲美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
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
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
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
戰乘丘始及於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慭遺
之切嗚呼之歎雖非叡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
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
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

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
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
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
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
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
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
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百言自陳其
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
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
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

寥廓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功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暧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闕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句無擇言周乎眾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

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郤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爲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贊曰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鐫華頹影豈忒

哀弔第十三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流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

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

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
及晉築虒臺齊襲燕城使蘇秦翻賀爲弔虐民搆
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
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
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
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
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
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切寡意深
文略故辭韻沈膇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詰然影附
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

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
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
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
義而華辭末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
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
倫矣

贊曰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
雖有通才迷方告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
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
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摛艷首製七
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
雅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揚雄覃思文闊業深
綜述碎文璅語肇爲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
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自對問以後
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疏而有辨
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班固賓
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間
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

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
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疏庾凱客咨
意榮而文粹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
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
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自七發
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
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
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
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
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

而義睽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
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
意搖骨體艷詞洞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
居正然諷以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
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敘賢歸以儒道雖
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
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
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配捧心不關
西施之嚬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
廣於舊篇豈慕珠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

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辭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
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語誓問
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
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
貫故不曲述

贊曰偉矣前脩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
枝辭攢映嘒若參昴慕顰之心於焉祇攪

諧讔第十五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
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
棄甲城者發睅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
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爲俳也又蠶解鄙誚貍首淫
哇苟可箴戒載于禮典故知諧辭讔言亦無棄矣
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宣甜樂而
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
有足觀者及優孟之諷漆城優旃之諫葬馬並譎
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
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
是東方枚皐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
其自稱爲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

大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
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
岳醜婦之屬束晳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
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
張華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
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讔者隱也遯辭以隱
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眢井而
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
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
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

與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
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
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
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
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爲謎語謎也者
廻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
巧以弄思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
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
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
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抃笑哉然

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
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
乎

贊曰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管蒯
會義適時頗益諷誡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鄉貢士諸純臣校

文心雕龍卷之三

文心雕龍卷之四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史傳第十六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
世史有蒼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
左右使之記已者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
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被于誥
誓洎周命惟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曆貫四時
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夫子

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
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
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
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幽隱經文婉
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爲傳體傳
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其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
之冠冕也至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幷七王而戰
國有策蓋錄而弗敘故節簡而爲名也漢滅嬴項
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
惟執簡子長繼至甄序帝勣比堯稱典則位雜中

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
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
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
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
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
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
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
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
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
於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

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
並違經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
值難爲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
著盟宜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
宜慎矣張衡同史而或同遷固元年二后欲爲立
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
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至于
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
作疎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
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

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
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
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
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按
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
璨晉紀始立條例又擺略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州
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原
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姓被之千載表徵盛衰
殷鑑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
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爲盛郡國文

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
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
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
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爲式編年綴事
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
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爲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
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
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
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僞公
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

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時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勲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

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史肇軒黄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邱明直歸南董

諸子第十七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羣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代所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爲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玆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力政俊乂蠭起孟軻膺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脣吻以策勲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

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筭並飛辯以馳術饜祿而餘榮矣暨于暴秦烈火勢炎崑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留思子政讎校於是七略芬菲流鱗萃止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讕言兼存璅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

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茲況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蝨五蠹棄孝廢仁轘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鴞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渺渺每環其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敘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為子適辨一理為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

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贊曰大夫處世懷寶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囿

論說第十八

聖世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有無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

頤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
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頴精密
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
機辨正效過秦而不及然其美矣次及宋代郭象
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
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
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
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
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俳說孔融孝
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才不持論寧如

其已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
形迹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
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
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
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
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
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爲詞解
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君延之注堯典
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
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

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謂式矣說者悅也
言咨悅懌過悅必僞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
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
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
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
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六印磊
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
君既斃於齊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
張釋傅會杜欽文辨樓護脣舌頡頏萬乘之階抵
嘘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

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
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
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鄒陽之
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鮑鄧
事緩而文繁所以歷聘而罕遇也凡論之樞要必
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
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
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贊曰理形於言叙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
陰陽莫貳鬼神靡遯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詔策第十九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聲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爲命命之爲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錫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勑勑戒州邦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勑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

稱君子以制數度禮稱明君之詔書稱勑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訓典觀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詔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責博士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

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勑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勑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覬禪誥符命炳耀弗可加也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中書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祕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

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勑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勑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勑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勑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勑戒當指事而語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勑戒備告百官勑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愼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勑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

戒足稱毋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
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為後所述
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
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
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云
有命在天明為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為輕命今
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贊曰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
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煥其大號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
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
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
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
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
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
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
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者也齊桓
征楚告菁茅之闕晉厲伐秦責其鄁之焚管仲呂
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

稱為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
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
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龔行天罰諸
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
唯致果為毅亦且厲辭為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
似欃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
顯其貫盈之數搖姦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
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
隗囂之檄亡新有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
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壯有骨鯁雖姦
閹攜養章密太甚發丘模金誣過其虛然抗辭書
釁皦然露固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
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
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
時審人事筭強弱角權勢標蓍龜於前驗懸鞶鑑
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
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
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
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
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為檄

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用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三驅弛剛九伐先話鞶鑑吉凶蓍龜成敗推壓鯨鯢抵落蜂蠆移寶易俗草偃風邁

鄉貢士陸光宅校

文心雕龍卷之四

文心雕龍卷之五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封禪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綠圖曰潬潬噅噅棼棼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荊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譎陳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鶼東鰈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銘號之祕祝祀天之壯觀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字張純

首徵典謨末同祝辭引鈎讖敘離分討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為文影寫長卿詭言遯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敘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為明循勢易為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勣寡飈燄缺焉兹文為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為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來者必超前轍焉

贊曰封勒帝勣對越天休逖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章表第二十二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誡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讚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為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為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冊三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曹公稱為表不止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

旨並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爲儁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鷦鷯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旣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

課實以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脣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以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贊曰敷奏絳闕獻替黼扆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奏啓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僭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敷于下情進於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卒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旣切至辭亦通明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羣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

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勤於時務溫嶠懇切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爲筆固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首强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鷙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姦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

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盛勁直而按辭堅
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
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
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
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
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
免是以世人為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為戾
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
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
醜句詬病為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

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
畏強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
之雄直方之舉耳啟者開也高宗云啟乃心沃朕
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啟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
如云啟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啟自晉來盛啟用兼
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
幹必斂徹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
啟之大略也又表奏確切號為讜言讜者偏也王
道有偏乖乎蕩蕩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
之讜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

故曰封事晁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
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諤事舉人存故
無待泛說也

贊曰皂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酖
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謀是謂為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
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
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
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

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
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
交辨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今有漢始立駁
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
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
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
奴賈捐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
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
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
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

世善駁則應劭為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為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以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佃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

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遊辭所埋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者晉人貴媵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蔚為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晁氏之對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恩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為文作及後漢魯平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以入高第凡此五家並明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麏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

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為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綱摛辭無懦

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洽體高秉雅謨遠播

書記第二十五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為尚書尚書之為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

書心畫也聲書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
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
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
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
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
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
詭麗輻湊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
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
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
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

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辭翰抑其次也
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贈離廼少年之
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
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
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
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
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
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
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
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崔寔奏記

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
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
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為詩矣劉廙謝恩
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為善者也原
牋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
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
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
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曆星筮則
有方術占式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
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

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
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
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
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圃也草
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為吏所簿別情偽也
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
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
術稱方術者路也筭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
故以為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
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

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
也黃鍾調起五音以正音以正法律馭民八刑克
平以律爲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
自天管仲下命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
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
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
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
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緡其遺
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
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

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
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由審庶務在
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四聖相也而關於州部
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叙相
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
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即其
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爲籤
籤者籤密者也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
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
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己於人子産有

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
文故弔亦稱諺廛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
漏儲中皆其類也太誓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
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
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
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
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況逾於此豈可忽哉
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
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
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

而無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
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
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
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鄉貢士張雲門校

文心雕龍卷之五

文心雕龍卷之六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神思第二十六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游神居胷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

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

情也人之禀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

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體性第二十七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爍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

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才性異區文體繁詭辭爲肌膚志實骨髓

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沿漸靡

風骨第二十八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

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
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
徵也思不環周索課之風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
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
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迺其風力遒也能鑒斯要
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
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
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
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
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翾翥

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翰飛戾天骨勁而
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
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
筆之鳴鳳也若夫鎔冶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
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
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
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
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周書云辭
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
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

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
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贊曰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
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通變第二十九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
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
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
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
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

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
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
歌志合文財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
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墻縟於虞
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
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
篇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搉而論之則
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
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
何則競今疏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

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踈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錦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古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因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

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毛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之趨時必果乘機無法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定勢第三十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文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郛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總

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

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

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贊曰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澠因利騁節情采自凝枉轡學步力心襄陵

文心雕龍卷之六

郡庠生董開大校

文心雕龍卷之七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情采第三十一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華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彩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嘗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眞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眞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眞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屛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舜英徒豔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鎔裁第三十二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檃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斵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肬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肬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

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斵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定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遊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為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義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以為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練鎔

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為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脩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泛濫
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剪穢弛於負擔

聲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脣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外聽難為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

以辭逐凡聲有飛沉響有動靜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脣糺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下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槩舉而推可以類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枘方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疏闊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東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贊曰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胷臆調鍾脣吻聲得鹽梅響滑榆槿割棄支離宮商難隱

章句第三十四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爲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小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勝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

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爲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爲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

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脣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於句外尋兮字承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況章句歟

贊曰斷章有檢積句不恒理資配主辭忌告朋
環情草調宛轉相騰離同合異以盡厥能

麗辭第三十五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耳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

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

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
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
偶辭胷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人之學事對所以
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共心正
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
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
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若斯重出卽
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
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
驂駑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

一足趻踔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
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
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斯見也
贊曰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
炳爍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佩

鄉貢士楊繩美校

文心雕龍卷之七

文心雕龍卷之八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
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
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
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
興則環譬以寄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
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
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

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鷙鳥
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爲比蓋寫物
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
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
擬心憂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
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楚襄
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
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
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夫比之爲義
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

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
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
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此
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
愛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賦云繁縟絡繹范
蔡說之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繭
抽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
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
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
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又安

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
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若刻鵠類鶩
則無所取焉

贊曰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
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
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
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
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

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
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
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
也且夫鴞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
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
錄以垂憲章孟軻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
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
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
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

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
矣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饟屈原張衡羽獵困玄
冥於朔野孌彼洛神既非魍魅惟此水怪亦非魑
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其事義
睽剌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
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
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
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煒
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
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

而飛滯披瞽而駿聲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遲

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賦始用鶡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六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飽學而才餒者有才富而學貧者學貧者迍邅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沈深載籍浩汗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

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鷄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覈衆美輻湊表裏發輝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開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

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為葵則引事為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為良匠所度經書為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慙匠石矣

贊曰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皜如江海鬱若崑鄧
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懵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為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譔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鳴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疏複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

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蒼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蚩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褊

心惡凶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爲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踈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黕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生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成化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凉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羇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果也或有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山人蔡懋孝校

文心雕龍卷之八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
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
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
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
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
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
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
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為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
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
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
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
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降無濫然高原之
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
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
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俙其
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即之語每單
舉一字指以為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

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
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
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
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
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
美辭以為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
傍採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為尤矣若夫
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
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閹
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
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
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為用蓋
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
一正則雖單為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也夫車馬
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
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筌蹄選勇而驅閹尹
失理太甚故舉以為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
久而彌光若能櫽括於一朝可以無慙於千載也
贊曰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儁才謬則多謝
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技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

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鐫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為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故有錐股自厲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勌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萬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

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銳精細乃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無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文節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

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辭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寫以遠送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總術第四十四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奧為不刊非以言

筆為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尠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辯者昭晳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窕櫎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

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清源制勝文苑哉是
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無術任心如博塞之
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
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非
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恒數
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
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
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
斷章之功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纆牽忌長以萬
分一累且廢千里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

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
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鑒必窮源
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
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
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
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
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

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
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
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
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
權五蠹六蝨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
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
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
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
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暐燁之奇意
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

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
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經術
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沉亦可知已逮
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展
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
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擬奏買臣負
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
嚴終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
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
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

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談淸
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六藝亦
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
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
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
獻誄以免刑班彪參表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
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
堅珥筆于國史賈逵給禮於端頌東平擅其懿文
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
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

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
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
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
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
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
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
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
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
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
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

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子俶德祖之侶
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
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
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
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
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
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
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沉儒雅
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
弗簡皇虞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

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横錦岳湛曜
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摯
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
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披
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
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
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揄
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
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醲
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

袁殷之曹孫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
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
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
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
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
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以下文理替矣爾
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飈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
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
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
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

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歷方
興文思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
駕騏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
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贊曰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
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焉如面

山人沈荊石校

文心雕龍卷之九

文心雕龍卷之十

梁通事舍人東莞劉勰撰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
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
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
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
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
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
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

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
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
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
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
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
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
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
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
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

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黄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黄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鋭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廻而入興貴閑物色

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皐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皐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温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縟錦之肆薳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絶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辯以義范雎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楊班儔矣荀况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

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虚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

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産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也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腿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術歟張衡通贍蔡

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絶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

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脩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

思竒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温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

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軫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閑情並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

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曰紛雜皎然可品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旣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脣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眞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麏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

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麏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

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揚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疏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

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迺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上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無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而近代詞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類不護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筭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傯恫以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餔啜而無恥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很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汙點絳灌之讒嫉沿茲以

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況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囂俗況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沈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

緯以方治國安有大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
楊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
才華清英勲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
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爲
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
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
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
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
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
梓材之士矣

贊曰瞻彼前脩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
雕而不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序志第五十

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
心哉美矣夫故用之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效
騶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
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
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稟性五行擬耳目於日月
方聲氣於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
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
好辯哉不得已也余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
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常夢索源不遊先哲之誥無
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
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論文叙
筆則品別區分原始以表時釋名以章義選文以
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剖情
析采必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以包會通以閱
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怡暢於知音耿介
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
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

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採毛
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
亦不可勝數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
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
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
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
但言不盡意前聖所難識在缾管何能規矩范燕
往代旣沈余聞渺渺來世諒塵彼觀也
贊曰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
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太學生錢日省校

文心雕龍卷之十

文心雕龍十卷

（梁）劉勰撰　（清）黄叔琳輯註

清乾隆六年黄氏養素堂刻本

文心雕龍輯註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鈔、已著錄。考宋史藝文志有辛處信文心雕龍註十卷、其書不傳。明梅慶生註、粗具梗概、多所未備。叔琳因其舊本、重爲刪補、以成此編。其譌脫字句、皆據諸家校本改正。惟宗經篇末附註、極論梅本之舛誤、謂宜從王惟儉本、而篇中所載、乃仍用梅本、非用王本、殊自相矛盾。所註如宗經篇中書實紀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義曉然、何謂爾雅本以釋詩、無關書之訓詁。案爾雅開卷第二字、郭註卽引尙書哉生魄爲證、其他釋書者不一而足、安得謂與書無關。詮賦篇中拓宇於楚辭句、拓字出顏延年宋郊祀歌、而改爲括字、引西京雜記所載司馬相如賦家之心、包括宇宙語爲證、割裂牽合、亦爲未協。史傳篇中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句、公理爲仲長統字、此必所著昌言中有辨班固徵賄之事。今原書已佚、遂無可考、觀劉知幾史通亦載班固受金事、與此書同。蓋昌言唐時尙存、故知幾見之也。乃不引史通互證、而引陳壽索米事爲註、與前漢書何預乎。又時序篇中論齊無太祖中宗序志篇中論李充不字宏範、皆不附和本書、而指瑕篇中西京賦稱中黃貰獲之疇、薛綜謬註、謂之閹尹句、今文選薛綜註中實無此語、乃獨不糾彈。小小舛誤、亦所不免。至於徵聖篇中四象精義以曲隱句、註引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又引朱子本義曰、四象謂陰陽老少。案繫辭易有四象、孔疏引莊氏曰、四象謂六十四卦之中有實象、有假象、有義象、有用象、爲四象也。又引何氏說、以天生神物八句爲四象。其解兩儀生四象、則謂金木水火稟天地而有。是自唐以前均無陰陽老少之說、劉勰梁人、豈知後有邵子易乎。又稟文之金科句、引揚雄劇秦美新、金科玉條。又引註曰、謂法令也。言金玉、佞詞也。案李善註曰、金科玉條、謂法令。言金玉貴之也。此云佞詞、不知所據何本。且在劇秦美新、猶可謂之佞詞。此引註徵聖篇而用此註、不與本意刺謬乎。其他如註宗經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不引左傳而引僞孔安國書序。註諧讔篇荀卿蠶賦、不引荀子賦篇、而引明人賦苑、尤多不得其根柢。然較之梅註、則詳備多矣。

文心雕龍輯註

養素堂藏板

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之秘寶也[illegible]
羅羣籍多所折衷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illegible]
之士苟欲希風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
若其使事遣言紛綸葳蕤罕能切究明代梅子庾
氏為之疏通證明什僅四三耳畧而弗詳則撫卷
之難也又句字相沿既久別風淮雨往往有之雖
子庾自謂按正之功五倍於楊用修氏然中間脫
訛故自不乏似猶未得為完善之本余生平雅好
是書倘以暇日取子庾之綿蕞旁搜博攷益以友
朋見聞兼用衆本比對正其句字人事希審更歷
著案乃得就緒覆閱之下差覺詳盡矣適雲間姚
子平山來落署因共商付梓方今
文治誕隆度越先古海內操觚弄翰者咸有
騰蛟飛寶之思竊以為劉氏之緒言餘論乃斯文
之體要存焉不可一日廢也夫文之用在心誠能
得劉氏之用心因得為文之用心于以發聖典之
菁英為
熙朝之黼黻則是書方將為魚兔之筌蹄而又況

於瓚璣釋乎哉旨
乾隆三年歲次戊午秋九月北平黃叔琳書

南史本傳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
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
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
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
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
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
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
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畧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
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
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
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
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
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
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
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
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
理常陳諸几案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

僧碑誌必請緦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
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
服改名慧地云

例言六條　　黄叔琳崑圃述

一此書與顏氏家訓余均有節鈔本顏書已刻在前細思此書難於裁節上篇備列各體一篇之中遡發源釋名目評論前製後標作法俱不可删薙者下篇極論文術一一鏤心鉥骨而出之眞不愧雕龍之稱更未易去取也今仍錄全文中加圈點則係節鈔之舊讀者可一覽而得其要

一諸本字句互有異同擇其義之長者用之仍於本句下注明一作某或元作某字從某改或元脫從某補另刻元校姓氏一紙於卷首

一隱秀一篇脫落甚多諸家所刻俱非全文從何義門校正本補入

一梅子庚音注流傳已久而嫌其未備後得王損仲本援據更爲詳核因重加攷訂增注什之五六尚有闕疑數處以俟博雅者更詳之

一升庵批點但標辭藻而略其論文之大旨今於其論文大旨處提要鉤元用○○于其辭藻纖

襍新舊處或全句或連字用、、於其區別名目處用△△以志精擇

一此書分上下二篇其中又自析為四十九篇合序志一篇篇共五十今依元本分十卷注釋例於每篇之末偶有臆見附於上方其參考注此得失則顧子尊光金子雨叔張子賓甫陳子亦韓姚子平山王子廷之張子今涪及諸同學之力居多

此書向乏佳刻少宰北平先生因舊注之闕為之補輯穿穴百家翦裁一手既博既精誠足以為功于前哲嘉惠乎來茲矣培謙於先生為年家子屢辱以文字教督午秋過山左藩署當出全帙見示并命攜歸挍勘付之棗梨蕭劣無能為役又良工難得遷延歲月而後告成匪特遲之蓋重之而不敢輕云爾乾隆六年辛酉仲秋華亭姚培謙謹識

文心雕龍元校姓氏

楊慎字用修　焦竑字弱侯
朱謀㙔字鬱儀　曹學佺字能始
王一言字民法　許天敘字伯倫
謝兆申字耳伯　孫汝澄字無撓
徐𤊹字興公　沈天啓字生予
林應芳字陳父　俞安期字羨長
王嘉弼字青遵　王嘉丞字性甫
張振棨字儁度　[illegible]遵字循甫
許廷祖字[illegible]　鍾惺字伯敬
商家梅字孟和　欽叔陽字思公
龔方中字仲和　許廷[illegible]字無射
鄭諧[illegible]字開孟　陳陽和字道育
程嘉燧字孟陽　李漢烇字孔章
徐應曾字宗魯　曾光魯字古狂
孫良爵字文若　宋[illegible]字[illegible]
王嘉賓字仲[illegible]　後學儒字醇季
梅慶生字子庾　王惟儉字損仲

文心雕龍目錄

卷一
原道
徵聖
宗經
正緯
辯騷
卷二
明詩
樂府
詮賦
頌讚
祝盟
卷三
銘箴
誄碑
哀弔
雜文

諧讔
卷四
史傳
諸子
論說
詔策
檄移
卷五
封禪
章表
奏啓
議對
書記
卷六
神思
體性
風骨
通變

定勢
卷七
情采
鎔裁
聲律
章句
麗辭
卷八
比興
夸飾
事類
練字
隱秀
卷九
指瑕
養氣
附會
總術

時序
卷十
物色
才略
知音
程器
序志

文心雕龍卷第一

北平黄叔琳崑圃輯注
梁劉　勰撰　吳趙顧　進尊光
武林金　甡雨叔　參訂

原道第一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壁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一本實上有人字心下有生字）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

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一作為）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元作謀，楊改），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勳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一作旅，朱改）其徽烈，剬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一作元）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以敷一作敷以），研（御覽改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輝（疑作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一作從，御覽改），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者下從御覽增）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元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傚。

元黃（易：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方圓（大戴禮記：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日月疊璧（易：坤……）炳蔚（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又：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庖犧畫其始（易繫辭：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仲尼翼其終（易通卦……孔子作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十翼）河圖（易正義：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洛書（尚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注：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玉版（王子年拾遺記……）丹文綠牒（……）鳥迹（……）代繩（……）三墳（……）元首載歌（見……）陳謨（……）九序惟歌（……）彌縟（……）文王憂患（……）繇辭（……）剬詩緝頌（……）斧藻（……）鎔鈞（……）千里應

[illegible]

易繫辭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席珍（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風姓（史記伏羲氏以風為姓） 元聖（班固典引斯象間而恨文亦舜倫數而莽章世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注元聖孔子也） 素王（拾遺記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文云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

徵聖第二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為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一作辭）辭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元作方，孫改）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元作忠，謝改）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一作幾）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縟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元脫，楊補）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學字元脫，楊補），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莊子作從）事華辭。雖欲訾聖（訾字一作此，弗言二字誤），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贊曰：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文辭為功（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子產對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多文舉禮（左傳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注謂記録之也） 情

[illegible]

欲信辭欲巧（禮記表記篇文）玉牒（宋思與劉歆王牒石記上土牒石記皆典策編也）金科（揚雄劇秦美新金科玉條注謂法令也言金玉貴辭也）幾神（易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褒貶（春秋）（注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喪服舉輕包重（如埋擾不祭則重於緦之服其不祭不言可知緦小功不稅則大小功者其輕可知皆語約而義該也）邠詩（詩傳周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阼周公以冢宰攝政乃作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謂之豳風）儒行（禮記儒行哀公問曰敢問儒行孔子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象夬（易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象離（易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穀草木麗乎上而成文故離為文又為明）四象（易繫辭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朱子本義四象謂陰陽老少）五例（春秋序發凡以言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五曰懲惡而勸善）子政（劉向字子政）稚圭（漢書匡衡字稚圭成帝即位上疏勸經學）顏闔（莊子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夫何足以上民）

宗經第三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邱，歲歷綿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一作啓）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

微，聖謨（元作謀改）卓絕，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鍾，無錚錚之細響矣。夫易惟談天（夫字從御覽增入一作人從御覽改），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元作為孫改），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以（一作貴）立體（一本下有弘用二字），據事制範，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生（疑作片）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四句一十六字元脫朱按御覽補），一字

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槃深，枝葉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元作晚），前修文（一作運）用而未先，可謂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一作旨）；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朱云當作移）檄，則春秋為

承學之徒頗誑之而讓初學解文帝正而評其之紛起八代之家行於思八代中國有真詩眼力能成好評論者乎

根柢槃深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贊曰

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三極（易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孔穎達疏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孔安國尚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紛糅（楚辭九辯惟其紛糅而將落兮王逸注紛糅衆雜也）十翼（見宗經）七觀（尚書大傳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四始（詩序關雎風之始鹿鳴者小雅之始文王者大雅之始清廟者頌之始詩緯汎歷樞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五經（禮記祭統禮有五經莫重於祭鄭注五經謂吉凶賓軍嘉）五例（見徵聖）養正（易蒙以養正聖功也）萬鈞（西京賦洪鐘萬鈞注三十斤曰鈞）錚錚（劉盆子傳鐵中錚錚錚錚金聲也鐵之錚錚）旨遠辭文言中事隱（易繫辭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韋編（漢書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故為之傳）驪淵（莊子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爾雅（爾雅序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辭辨同實而殊號者也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子夏歎書（尚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於夫子夫子問焉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也）譎喻（詩序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五石六鷁（春秋僖公十六年正月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曷為先言隕而後言石隕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雉門兩觀（春秋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傳雉門及兩觀災何以書記災也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婉章志晦（例注）大山徧雨河潤千里（公羊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春秋考異郵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所以流化故曰河潤千里）揚子（漢書揚雄字子雲著法言）雕玉（法言玉不雕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是篇梅本書前記云以下有不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云云然觀文以下十字章條纖曲下有執而後顯採掇生辭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下云注四句十六字元版朱從御覽補無疑辭立曉以下十二字許以為子下有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云云按爾雅本以釋詩無關書之訓詁且五經分論不應獨舉書與春秋似以覽文云云僭偽所補四句辭亦不類宜從下惟從宋

正緯第四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燿，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夐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偽亦憑焉。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晳，元作晳許改 而鉤讖葳蕤。按經驗緯，其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摘千里，其偽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偽二矣。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綠圖，昌制丹書，其偽三矣。商周以前，圖籙頻見，春秋之末，群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偽四矣。偽既倍 疑作摘 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原夫圖籙之見，迺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illegible]，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

文心雕龍卷一　正緯　一

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浮假，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illegible] 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

榮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芟夷譎詭，糅其雕蔚。

緯候 [illegible] 葳蕤 [illegible] 八十一篇 [illegible] 綠圖 [illegible] 丹書 [illegible] 圖籙 [illegible] 東序 書顧命河圖在東序 符命 [illegible]

[illegible]歷代寶傳[illegible]河圖八卦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illegible]

序錄[illegible]

烏鳴[illegible]

蟲葉成字漢書[illegible]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illegible]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illegible]

孔氏隋書經籍志說者又謂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illegible]

哀平[illegible]

祕寶[illegible]

光武[illegible]

風化所靡[illegible]

沛獻後漢書沛獻王輔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沛王通論

曹褒後漢書曹褒受命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illegible]

桓譚後漢書[illegible]上疏[illegible]觀先王之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illegible]

尹敏後漢書光武帝令尹敏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illegible]

張衡[illegible]

荀悅[illegible]

山瀆[illegible]

鍾律[illegible]

白魚赤烏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illegible]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

黃金[illegible]

紫玉[illegible]

未許煨燔[illegible]

溫洛[illegible]

[illegible]

辨騷第五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元作謗許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一作玄）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虯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祗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披傷

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虯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彃（元作敝孫改）日，木夫（元作天謝改）九首，土伯三目（元作足朱改），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

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元作憲朱據宋本楚辭改）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傳云招隱楚辭本作大招下云屈宋莫追疑大招為是），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

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元作鎚豪朱 攷宋本楚辭改）。

離騷（屈原列傳屈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軒翥（班固典引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注軒翥飛貌） 楚人多才（左傳惟楚有才晉實用之） 淮南（淮南王安好書武帝使為離騷傳以旦受詔日食時上） 蟬蛻（淮南子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羿澆（離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注羿有窮之君夏時諸侯也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殺羿而取羿妻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欲不能自忍也） 二姚（離騷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注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 崑崙玄圃（天問崑崙縣圃其尻安在注崑崙山名其巔曰縣圃） 王逸（書王逸字叔師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駟虯乘翳（離騷駟玉虯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 時乘六龍（易乾象） 崑崙流沙（禹貢崑崙析支渠搜又以餘波入于流沙離騷忽吾行此流沙兮） 陳堯舜（離騷彼堯舜之

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稱湯武離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譏桀紂離騷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
徑以窘步虬龍離騷駕青虬兮驂白螭注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可信任也雲蜺離騷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
而來御注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掩涕離騷長太息以掩涕兮君門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
門以九重注閶闔關閉道路塞也雲龍離騷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注言己德如雲雨能潤施萬物御龍可制御八方也
也豐隆求宓妃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注豐隆雲師一曰雷師宓妃神女也以喻隱士鴆鳥
媒娀女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注有娀國名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鴆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賊言
賢子以喻貞賢也我使鴆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還詐告我言不好也康回傾地
天問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注康回共工名怒觸不周山地柱折故傾夷羿彈日天問羿焉彃日烏焉解羽注淮
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說文彈射也木夫九首招魂一夫九首
拔木九千些注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株也土伯三目招魂土伯九約其角
身若牛些注土伯后土之侯伯也其貌如虎而有三目身又肥大狀如牛也彭咸離騷願依彭咸之遺則注彭咸殷賢大夫諫其
君不聽投水而死則法也子胥九章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士女雜坐亂而不分
指以為樂招魂句注言晝夜以酒相樂也娛酒不廢沉湎日夜招魂句注言醉飽酣樂晝夜以酒相樂也博
徒信陵君傳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戲亂而不分別也
九章王逸曰屈原放於江南之野復作九章章者著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九歌王逸曰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樂鼓舞屈原因為作九歌之曲託以諷諫也九辯王逸曰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遠遊王逸曰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放逐憂心愁悴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天問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也招魂王逸曰宋玉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大招王逸曰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恐命將終所行不遂故憤然大招
其魂又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卜居王逸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棄乃往大卜之家卜己居世何所宜行漁父王逸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世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九懷王逸曰九懷者王褒之所作也褒讀屈原之文追而愍之故作九懷以裨其詞史遷列於漢賦
枚賈馬揚漢藝文志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諷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又賈誼傳誼為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長卿漢書司馬相如字長卿假寵左傳君若惠顧諸侯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乞靈左傳（以下不清）

文心雕龍卷第一

男 登賢雲門
登穀春畲 校

文心雕龍卷第二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注

梁劉　勰撰

茸城張澤瑊實甫　姚培謙心求　參訂

明詩第六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一作絃）至堯有大唐（一作章）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一作徵）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一作類）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典（一作曲從[illegible]改）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晣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

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
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
仙篇挺拔而爲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
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
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
也故鋪觀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
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
流調則（兩則字從御覽增）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
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
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然詩有恒裁
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
也將至忽之爲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
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
原爲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
致總歸詩囿故不繁云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
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葛天氏樂辭云鳥在曲 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
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雲門 周禮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
天神 史記黃帝命大容作雲門大卷 大唐之歌 尚書大傳維五祀奏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秋養耆老而春食
孤子乃勸然後昭樂興於大麓之野執事還歸二年[illegible]然乃作大唐之歌[illegible]大章[illegible]禮樂[illegible]作大[illegible] 南風 家語舜彈五絃之琴造南
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九序 書見虞 五子 書見夏
[illegible] 四始 [illegible] 六義 毛詩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王澤殄竭 班固賦王澤竭而詩不作 觀志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
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賓榮 左傳[illegible]詩以言志[illegible]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 身文 左傳言身之文也
仙詩 史記秦始皇使博士爲仙真人詩令樂人歌弦之 韋孟 漢書韋孟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
道[illegible] 柏梁 任昉文章緣起七言詩漢武帝柏梁殿聯句 嚴[illegible]會稽吳人嚴夫子也[illegible]夫子嚴忌也[illegible]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注名忌吳人常侍郎莊忽奇賦十一篇注忽奇者或言莊夫子子或言族家子莊助昆弟也嚴助賦三十五篇 馬 司馬
相如 成帝品錄 前漢藝文志成帝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歌詩二十八家
三百一十四篇 五言 鍾嶸詩品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辭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
句 李陵 詩品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
能至此 倢伃 詩品漢倢伃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行
露 [illegible]云四句皆五言 暇豫 國語驪姬通於優施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
集於菀己獨集於枯 邪徑 漢書五行志成帝時歌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
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枚叔 古詩十九首文選不載云古詩者不知作者或云枚叔非[illegible]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辭兼東

然非盡是乘明事〔亦〕陵正崇新冰〔清〕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
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七首皆是枚
乘字
孤竹 後漢書傅毅字武仲孤竹一篇則十九首冉冉孤生竹篇也
張衡怨篇 其辭曰猗猗秋蘭植
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云遠我勞如何
仙詩緩歌 張衡同聲歌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
建安 後漢獻帝紀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下所云文帝陳思王徐應劉但當時作詩者也
文帝陳思 詩品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王徐應劉 魏志王粲字仲宣徐幹字偉長應瑒字德璉劉楨字公幹文帝與吳質書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其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正始 魏齊王芳改元正始
詩雜仙心 言其詩宗老莊

何晏 魏志何晏字平叔鍾嶸曰平叔鴻雁之篇風規見矣
嵇 晉書嵇康字叔夜鍾嶸曰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阮 晉書阮籍字嗣宗鍾嶸曰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
應璩
百一 魏志應璩字休璉魏氏春秋齊王芳即位曹爽輔政多違法度璩作百一詩以諷序云時謂曹公闕周公輔魏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故以百一名篇
張潘左陸 詩評序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按三張載字孟陽協字景陽亢字季陽王注引張華〔以為〕二陸機字士衡雲字士龍兩潘岳字安仁尼字正叔一左思字太沖
元
風 宋書江左中興元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元珠遒麗之詞無聞焉耳
嗤笑 〔晉書〕……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袁 〔晉書袁宏字彥伯〕……
孫 〔晉書〕孫綽字

公弟綽字興公並仕類不繼而為屬文義
景純 晉書郭璞字景純〔詩品〕……遊仙詩十……宋氏
宋初 〔詩品〕……
山水 〔宋書〕……
茂先 晉書張華字茂先
景陽 詩品晉張協……雄於潘岳靡於太沖
子建仲宣 詩品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太沖公幹 詩品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
三六雜言 文章流別論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為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為篇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
出自篇什
離合 文章緣起孔融作四言離合詩
圖讖 孔子作春秋……
回文所興道原為始 道原未詳……
聯句 見……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為

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元作轄）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元作及許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元作胥許改）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闃其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群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眾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淫蕩辭不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

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傅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詄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至於斩（俞義長之疑作軒）伎（疑作岐）鼓吹漢世鐃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

八音摛文，樹辭爲體。謳吟坰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鈞天九奏 史記趙簡子疾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葛天八闋 見明詩篇 咸英 [illegible]帝嚳樂曰六英 塗山 呂氏春秋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女令妾待禹于塗山之陽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 有娀 呂氏春秋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

夏甲 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之子是必有殃后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斬其足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殷整 周昭王 呂氏春秋周昭王將征荊辛餘靡爲右王投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周公乃侯之於西翟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 師曠 [illegible]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季札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 淫濫 樂記[illegible]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九德 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皆歌九德誦六詩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illegible] 七始 漢律曆志七始詠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始華始萬物莊華之始也 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以爲樂名如六英也王應麟王應麟鍾林鍾太簇爲天地人之始姑洗蕤賓物之始應鍾爲四時之始

八風 [illegible]八節之風謂之八風 左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杜注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敘其情

溺音 樂記子夏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制氏 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叔孫 禮樂志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

武德 禮樂志武德舞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

四時 禮樂志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

始立樂府 禮樂志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illegible]

延年 [illegible]李延年[illegible]新聲[illegible]

桂華 禮樂志[illegible]世樂府中歌十七[illegible]

赤鴈 禮樂志[illegible]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河間獻

雅 禮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

汲黯 史記樂書武帝得神馬渥洼水中作歌曰太一貢兮天馬下[illegible]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

詩效鹿鳴 王褒傳宣帝時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稍廣淫樂 禮樂志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

三祖 [illegible]魏武帝魏明帝[illegible]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illegible]

哀思淫蕩 [illegible]北上太行山[illegible]秋風[illegible]天氣[illegible]征人之苦[illegible]思婦[illegible]不離於哀思[illegible]淫蕩之謡也

三調 [illegible]房中曲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illegible]

傅玄 [illegible]張華 [illegible]

庭萬 [illegible]

杜夔 [illegible]樂志魏武平荊州獲杜夔[illegible]

荀勗 阮咸 [illegible]以調聲韻勗又作新律[illegible]謂之神解[illegible]

和鉦公舍毋作前宣威調之不調以為異已出㦸為始乎制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輒以所治諸樂合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其明好樂無荒詩唐風好樂無荒晉風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伊其相謔詩鄭風溱洧篇鄭風豔歌辭一曰豔歌欠伸魚睨說文睨斜視也禮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且聽拊髀雀躍莊子在宥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高祖之詠大風史記高祖還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孝武之歎來遲漢書外戚傳李夫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軒岐鼓吹崔豹古今注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作所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也漢世鐃挽宋樂志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此歌以寄哀音焉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喪歌也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呼為挽歌繆襲魏志繆襲字熙伯作魏鼓吹曲及挽歌

詮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作召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蔿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許無作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許本作述客主元作至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皋朔元作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倡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元作烏朱改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元作鹿朝改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賈誼鵩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明絢元作約朱改

（御覽作攸）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一作拔）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英傑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遒。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概，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覩，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一作儀）。此立賦之大體也。

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贊曰

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抑滯必揚，言曠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稗。

一　召公（國語召公曰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登高能賦（漢書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古詩之流（班固兩都賦序賦者古詩之流也）鄭莊（左傳鄭莊公感潁考叔之言遂隧而相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士蔿（左傳晉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末融（左傳明夷之謙明而未融）靈均（屈原字史記屈原名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詩人（藝文志春秋之後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拓宇（西京雜記相如曰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作賦以風）荀況（史記荀卿趙人名況荀況若有禮賦智賦）宋玉（宋玉風賦見文選釣賦見賦苑）雜賦（藝文志秦時雜賦九篇）陸賈（藝文志陸賈賦三篇）賈誼（藝文志賈誼賦七篇）枚（藝文志枚乘賦九篇）馬（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王（藝文志王褒賦十六篇）揚（藝文志揚雄賦十二篇）臯（藝文志枚皋賦百二十篇）朔（東方朔有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成世（兩都賦序武宣之世言語侍從之臣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興楚　盛漢（吳訥文章辨體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為古蓋非魏晉以還所及）京殿（文選京都二京兩都等篇之類是也）苑獵（上林甘泉長楊羽獵之類是也）述行（北征東征之類是也）序志（幽通思玄之類是也）履端（左傳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歸餘於終）

總亂（王逸楚辭注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詞文彩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也）那之卒章（國語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草區禽族（藝文志雜賦八篇雜……六畜昆蟲賦十八篇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荀結隱語（荀子禮賦注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假為隱語問之先王）宋發巧談（文選宋玉有高唐賦神女賦好色賦）淫麗（藝文志揚子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兔園（漢書枚乘字叔游梁梁客皆善屬詞賦孝王築兔園苑名賦苑有枚乘菟園賦）上林（司馬相如傳相如請為天子游獵之賦賦奏天子以為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侈靡多過其實）鵩鳥（漢書賈誼傳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洞簫（王褒傳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兩都（後漢書班固字孟堅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二京（後漢書張衡字平子永元中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甘泉（漢書揚雄字子雲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靈

光（後漢書王延壽字文考，逸之子，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遂輟翰）仲宣偉長（王粲字仲宣，徐幹字偉長。文選有王粲登樓賦。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偉長擅名於青土）太沖（太沖賦。晉書：左思字太沖，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句即疏之。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安仁（潘岳字安仁，弱冠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所著有耕籍、西征、秋興、閑居、懷舊諸賦）士衡（陸機字士衡，與弟雲勤學，以儒術自矜，因表機妙解情理，作文賦）子安（晉書：成公綏字子安，少有俊才，口吃。張華見甚善之，時人以質對，不重其文，仕至中書郎，著有嘯賦）景純（郭璞字景純，晉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彥伯（晉陽夏袁宏字彥伯，賦苑有袁彥伯東征賦）讀千賦（桓譚新論：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為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為之矣）雕蟲霧縠（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元脫，曹補）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讌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元作興，曹改）之稱原田（元作由，曹改），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邱明子高，並諜為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元作僖，曹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元作逝），變為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一作東巡），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為精覈，至云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偽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樹義（元作儀），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讚者，明也，助也。（二字從御覽增）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及益讚於禹，伊陟讚於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歎

陸士衡文賦頌優游以彬蔚，不及此之切合體

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為讚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荊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元作後徐 從御覽改）亦同其名而仲洽流別謬稱為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讚（一作讚之 從御覽改）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本其為義（本字從御覽增）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一作曠 從御覽改）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

容體底頌勳業垂讚鏤彩摛文聲理有爛年積愈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咸墨（墨應作黑 呂氏春秋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變正（詩序王道衰政教失而變風變雅作矣）頌主告神（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公旦（詩譜成王賜魯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故有魯頌）商人（詩序商頌那祀成湯也烈祖祀中宗也玄鳥祀高宗也長發大禘也殷武祀高宗也皆前代祭祀宗廟之樂）時邁（國語周文公之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韋昭注文公周公旦之謚也頌時邁之詩武王既伐紂周公為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輿口（國語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原田（左傳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裘鞸（孔叢子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之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麛裘投之無郵……）

……氏春秋同帝作雜高誦詩小兒此言順述孔子之事非子高也子高孔穿之子 三閭橘頌（楚辭序屈原仕楚懷王為三閭大夫 九章內一篇曰橘頌）秦政（史記秦始皇名政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惠景（漢書藝文志孝惠孝景皇帝頌十五篇）表充國（漢書趙充國傳充國字翁孫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序戴侯（後漢書竇融字周公光武八年與大軍會高平封安豐侯……諸侯文章志引有班固安豐戴侯頌）美顯宗（後漢書傅毅字武仲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述熹后（文選注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 文章志七志曰史岑出師頌而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 計莽末以訖和熹自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曰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史岑明帝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 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字孝山者當和熹書曲數未詳辟理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班傅（後漢書竇憲大將軍以傅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所著詩賦誄頌祝文凡二十八篇 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凡四十一篇）馬融（後漢書馬融傳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俗儒世士以文德可興武功宜廢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上廣成頌以諷諫太后怒遂令禁錮之安帝親政出為河間王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拜郎中）崔瑗（後漢書崔瑗傳瑗所著賦碑銘箴頌……凡五十七篇 瑗高於文辭尤善為書記箴銘）樊渠（蔡邕樊惠渠頌曰陽陵縣東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而涇水長流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遂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趾工堅清流浸潤昔日鹵田化為甘壤農民歌詠以為樊惠渠云）摯虞（晉書摯虞字仲洽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雜以風雅（文章流別論揚雄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雜以風雅之意馬融之廣成上林純為今賦之體而謂之頌）黃白僞說（呂氏春秋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牣也黃白雜則堅且牣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牣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牣也……）陳思（曹植字子建封陳思王 集有皇子生頌）陸機（陸機集有漢高祖功臣頌）樂正重讚（尚書大傳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為虞賓至今衎衎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於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益

贊於禹（見書大禹謨篇）伊陟（書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注伊陟伊尹之子巫氏咸名贊說封禪書伊陟贊巫咸）鴻臚（漢書注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相如（文章緣起司馬相如則制贊世已不傳後作孟堅漢史以論為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謬稱為述（漢書序顏師古曰史遷云為某某述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謂不敢一一作而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為漢書說目見有述字乃呼為漢書述失之遠矣摯虞尚有述贊其辭略足推乎）景純注雅（郭璞傳璞字景純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元作臣朱改）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元作祁柳改）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土反（元作及許改）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己，即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禜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祔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許補）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諂祭，祝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蒯聵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纚也。漢之羣祀，肅其旨（一作日）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侲子歐疫，（元作毆疾子改）同乎越巫之祝，禮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唯陳思誥咎，（元脫曹補）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為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一作呪）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務華，而降神務實，脩辭立誠，在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盟者，明也。騂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

○盟夷婦十古不合以敝則虧之

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咒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為仇讎。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為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

毖祀欽明，祝史惟談。立誠在肅，修辭必甘。季代彌飾，絢言朱藍。神之來格，所貴無慚。

六宗 書舜典禋于六宗孔安國傳一四時二寒暑三日四月五星六水旱鄭郊祀志莽六宗星辰風伯雨師司中司命一說云乾坤六子又一說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泰山河海又曰天地間游神也 三望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小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注望祭山川也

伊耆 禮記郊特牲注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八神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 聖敬日躋 詩商頌[illegible] 玄牡 見前 素車 尸子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 雩禜 左傳龍見而雩注遠為百穀也又曰雩禜風雨之災

則禁之號又作日為雷禱晴為[illegible] 太祝 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曰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 庶物

迎日 大戴禮公冠篇祝辭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令維吉日某子一人某敬拜迎于皇天之休人以明光於上下勤施教方另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於郊以正月朔日迎日於東郊 祔廟 儀禮少牢用薦以其班祔用嗣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 多福無疆 儀禮少牢饋食禮尸入嘏尸尸酢主人祝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 宜社 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注宜祭名 類禡 詩皇矣是類是禡傳師祭也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 張老成室 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蒯聵 左傳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使訖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 祕祝 漢郊祀志文帝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侲子 後漢禮儀志大儺謂之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

越巫 郊祀志粵人勇之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武帝乃命粵巫立粵祝祠 祝邪 山海經東望山有獸名白澤能言語王者有德明照幽遠則至軒轅黃帝巡於桓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帝令為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 罵鬼 王延壽夢賦序臣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按劉勰與延壽隔世久遠或別本有書延壽得之則可曰與臣作漢矣倘作書亦是夢中事便無所不可然方知又出以為有為書錄乎非後人傳寫之誤即前代有傳會失實 詛咎 晉書十建詛咎文序五行致災先史成以為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令之所興致也於時大風發屋拔木遂有感焉聊假上帝之命以詛咎祈福 哀策 文章緣起漢樂安相李尤作和帝哀策 執策 穆天子傳天子西至於重壁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於是殯祀而哭內史執策告喪所以葬賵之事 祭厥婦 潘岳集有為諸婦祭庾新婦文 騂毛 左傳僖公傳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注赤牛也 白馬 漢書王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 珠盤玉敦 周禮天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方明 [illegible]

議祀先王於方明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為之方四尺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黃 **詛盟** 穀梁傳詛盟不及三王

結言 公羊傳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要契** 左傳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之辭[illegible]辭理曲無以為答

故不能舉其 **曹沫** 國語曹沫為魯將三北魯莊公與齊桓公會於柯而盟沫執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桓公許歸魯之侵地 **毛**

遂 史記秦圍邯鄲平原君求救於楚[illegible]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illegible]

秦昭 [illegible]秦昭王與夷人刻石[illegible] **山河** 史記高祖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

臧洪 [illegible]廣陵太守張超[illegible]臧洪[illegible]設壇場將盟[illegible]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illegible] **劉琨** 晉書劉琨[illegible]與段匹磾[illegible]歃血載書[illegible]

勸匹磾[illegible]遣乃留其[illegible]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

文心雕龍卷第二

男 登賢雲門
　 登毅春畬 校

文心雕龍卷第三

梁劉勰撰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注

廣山陳祖范亦韓
康城楊錫恒杏本 參訂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簴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名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鐘（元作鍾，黃改），孔悝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元作禺，黃改），秦昭刻博（元作傳，朱改）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元作茂，又作戒）也。詳觀眾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

亦成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元作僑，許改)公之鉞(元作鐵)，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矱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贊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蓍龜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元作戴，許改)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勖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傅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一作多)事雜；潘尼乘輿，義正而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

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元作確，朱改)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矣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於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

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鑒於水。秉茲貞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為美。

輿几 [illegible] 笥箴 [illegible] 席 [illegible] 金人 金人 [illegible] 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 [illegible] 三緘其口 [illegible] 欲 [illegible] 論銘 [illegible] 金鼎 [illegible] 楛矢 [illegible] 仲山 [illegible] 望 [illegible] 庸器 [illegible]

顆 國語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 **孔悝** [illegible]

飛廉 秦本紀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

靈公 莊子衛靈公死卜葬於沙丘而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 **奪里** [illegible]

趙靈 韓子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嘗遊於此 **秦昭** 韓子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 **勒岳** [illegible]

[illegible] **燕然** [illegible] 燕然山刻石勒功[illegible]令班固作銘

華陰 古文苑華嶽堂闕碑銘張昶為弘農太守段煨作 **橋公之鉞** [illegible]

[illegible] **朱穆之鼎** [illegible]

[illegible] **敬通** [illegible]

[illegible] **崔駰** [illegible]

[illegible] **李尤** [illegible]

[illegible] **九寶** [illegible]

[illegible] **劍閣** [illegible]

[illegible] **夏** [illegible] **商** [illegible]

[illegible] **百官** [illegible]

[illegible] **虞箴** [illegible] **在勤** [illegible]

[illegible] **崔胡** [illegible]

[illegible] **潘勗** [illegible]

[illegible] **溫嶠**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濟** 晉書王濟傳濟字武子文辭秀茂[illegible] **潘尼** [illegible] **王朗** [illegible] **確切** [illegible]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于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憖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叡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有脫誤）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疏，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御覽作捷）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

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始序致感(一作感致御覽改)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工一作功御覽改)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止元作上)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詞(一作句御覽改)無擇言周乎眾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在碑誄溫王郗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為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先(先當作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己者同誄之區焉

贊曰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鐫華頹影豈忒

大夫之材(見於賦篇登高能賦注)　賤不誄貴(禮記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魯莊(禮記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哀公(左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柳妻(說苑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神魂泄兮夫子之諡宜為惠兮)　誄元后(漢書王莽傳建國五年元后崩詔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于漢配元生成)　杜篤(後漢書杜篤字季雅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為誄最高帝美之)　改盼千金(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　孝山(後漢書蘇順字孝山和安間以才學見稱所著賦論哀辭雜文凡十六篇)　潘岳(潘岳集有揚荊州誄楊仲武誄馬汧督誄)　劉陶(劉陶傳陶字子奇濟北貞王勃之後著書數十萬言)　自陳(曹子建作文皇誄至於遠臣之眇眇兮感而悶以怛驚以下皆自陳之辭)　北海(後漢書北海靖王興

齊武王伯升子也永平七年薨古文苑傳 **封禪** 管子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
毅以來其文不全亦無白日勳光之語
弇山 穆天子傳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遂驅升于弇山乃紀迹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麗牲** 祭義入廟門麗于碑注古宗廟立碑繫牲後人因於上紀功德孫何碑解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木間勒銘其上也今喪葬令其螭首龜趺 **碑碣** 後漢書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又凡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首後儒增耳 **楊賜** 楊賜傳賜字伯獻歷官太尉弘農人蔡中郎集有文烈侯楊公碑 **陳郭** 蔡中郎集有陳太丘碑郭有道碑 **孔融** 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融所著詩頌碑文凡二十五篇引與文同北史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張陳兩文** 孔文舉有衞尉張儉碑銘陳文無考辨給於曹子建之前非陳思王也 **孫綽** 孫綽傳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刻石焉世說孫興公作庾公誄多寄託之辭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 **桓彝** 桓彝傳彝字茂倫歷官宣城內史在郡與蘇峻反爲其將韓晃所害綽爲碑文

哀弔第十三

賦憲（孫云當作議德）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不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元作天）昬。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元作侯御覽作子侯）暴亡（曹改又一本作香烟），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式（王作成謝改）。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仿佛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元作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與宋御覽作）；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御覽有一作容）。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為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虒（元作虎孫改）臺，齊襲燕城，史趙（元脫孫補）、蘇秦，翻賀為弔，虐民構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御覽作介）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為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

若歎息及平（一作卒）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膇。班彪蔡邕，並敏于致詰，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一本作各有其）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為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剖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贊曰

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雖有通才，迷方告（一作失）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三短折（汲冢周書謚法短折不成曰殤恭仁短折曰哀）天昏（左傳札瘥天昏注天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昏）良（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霍子侯（漢書霍去病子嬗字子侯武帝愛之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還暴病卒上甚悼之自為作詩）哀辭（文章流別論哀辭者誄之流也）張升（後漢書張升字彥真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行女（曹子建集行女哀辭三年之中一子頻喪之言流別論崔瑗蘇順馬融等為之率以施于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金鹿澤蘭（潘岳集金鹿哀辭金鹿岳之幼子也又澤蘭哀辭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伏滑（伏滑者未詳）宋水

（左傳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何不弔）鄭火（左傳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陳不救火許不弔災）虒臺（左傳叔向曰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翻賀為弔（國策燕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曰燕雖弱小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為仇[illegible]）浮湘（賈誼傳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弔二世（司馬相如傳相如從上至長楊獵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弔屈（揚雄傳雄作反離騷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沉膇（左傳成公六年沉溺重膇之疾）蔡邕（蔡邕集有弔屈原文）胡阮（文選注胡廣阮瑀皆有弔夷齊文）禰衡（後漢書禰衡字正平作弔張衡文）弔魏武（陸機集弔魏武帝文）

弱弄（左傳弱不好弄）苗而不秀（揚子法言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論語苗而不秀）告控（左傳前無所控告）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揚雄覃思文闊，業深綜述，碎文璅語，肇為連珠（一作揚雄覃思文閣業深綜述碎文璅語肇為連珠），其辭雖

[illegible]

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為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間，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疎；庾敳（元作凱欽改）客咨，意榮而文悴（元作粹朱改）。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啟，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睽，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瑰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楊云當作髓），豔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敘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元作配謝改）捧心，不關西施之嚬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朱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贊曰

偉矣前修，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枝辭攢映，嘒若參昴。慕嚬之心，於焉祇攪。

負俗（漢武帝紀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對問（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七發（文選七發者說七事以啟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枚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連珠（傅玄敘連珠曰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

納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覩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按文章緣起連珠揚雄作是連珠非始於班固也劉後曲晶擬連珠魏王粲做連珠陸機演連珠宋顏延之範連珠齊王儉暢連珠梁劉孝儀探物作豔體連珠又陳暢仁文章緣起注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書中有聯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又肇於韓非

客難 東方朔傳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

解嘲 揚雄傳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賓戲 班固漢書敘傳固不平中孤郎與叔孫表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

達旨 崔駰傳駰常以典籍爲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名失實因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

應間 張衡傳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間以見其志

客譏 客疑斗公從賈傳以消閑以黏醲政營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按崔中郎有客譏傳咸所著七言詩文表記書凡十五篇

釋誨 蔡邕傳邕閑居玩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

客傲 晉書郭璞傳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

庾敳 晉書庾敳字子嵩

首唱 謨唐傳元枚乘作七發而辭人之士作者紛紛以調文才爲事後人引其源而廣之焉作七觸張衡七辯

七激 後漢傅毅傳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作七激以諷

七依 **七辯** 注詳下

崔瑗七厲 崔瑗傳有七蘇紐七厲

七啓 曹子建七啓序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粲字仲宣作者

七釋

七說 桓麟文在

曲終奏雅 漢書揚雄傳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

杜篤 後漢文苑傳杜篤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

賈逵 賈逵傳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

劉珍 後漢文苑傳劉珍著誄頌連珠凡七篇

魚目 參同契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檟

壽陵 莊子秋水篇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里醜 莊子天運篇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

四寸 璫劉向傳武帝所作者皆俳諧巧辯其珠未珠仲巧獻四寸珠而去風俗通耳珠曰璫

典 詩書與經也後漢人所傳者尤非著述文章緣起漢揚雄作典論凡二十八篇

誥 言所以約勤漢書東方朔傳謂所以約勤誥也注

覽 問對不章使其起劉向有問對以作論

蔡邕作

客人 人著所聞見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號曰呂氏春秋

略 漢書藝文志劉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略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急就一篇黃門令史游作元尚一篇將作大匠李長作

篇 漢書藝文志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

章

曲 歌錄曰古曲有短簫鐃歌魏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

鼓吹曲 一曰短簫鐃歌蔡邕禮樂志云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敵勸士也

操 者言遇災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節猶不失其操也琴操曰伏羲作琴所以禦邪僻防心淫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也

弄 古今樂錄張永元嘉技錄有四曲一曰大雅吟

吟 琴操嵇康作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四弄

引 古今樂錄琴曲有九引

諷 **謠** 爾雅徒歌謂之謠

詠 天下傳有白頭吟又有梁甫吟

讚 釋名讚也讚述之也

歌

諸詠

天下傳有白頭吟梁甫吟楚辭漢書注夏侯湛作離親詠

諧隱第十五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睅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爲俳也。又蠶蟹鄙諺，貍首淫哇，苟可箴戒，載于禮典，故知諧辭讔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元作宣 許改）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

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一作雅）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皋，餔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元作媒，謝改）弄，故其自稱為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文（元作大）因俳說以著笑（元作茂，依改）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抃推（疑誤）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而（一作胡）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舂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元作茂，依改），胥靡之狂歌歟？讔者，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元作杜，楊改）求拯（一作極）於楚師，喻眢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荊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一本無嘲字）隱，化為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元作忠，謝改），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為隱，理周要務，豈為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贊曰

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誡。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芮良夫（詩桑柔傳：芮伯刺厲王之詩。詩在傳，周芮良夫之詩）心險（莊子：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口壅（國語：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華元（左傳宋華元棄甲，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臧紇（左傳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蠶蟹（禮記：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為之衰）

死而子息貍首檀弓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說甘酒滑稽列傳
爲之衮齊威王好爲長夜之飲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
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
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
諫焉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賦好色文選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王以登徒子
好色賦王稱善諷漆城滑稽列傳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
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諫葬馬滑稽列傳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病肥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請以人君禮葬之
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滑稽
史記滑稽列傳注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東方枚
皋漢書枚皋傳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餔糟啜醨
楚辭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文心雕龍卷三薛綜吳志薛綜傳綜字敬文仕吳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來聘綜嘲之曰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東哲束皙傳皙作餅賦吳蜀之人頗鄙俗時人薄之溺者史記于公傳左傳注曰溺人必笑雖有問也
胥靡書傳注胥靡刑人之名又漢書注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又漢書音義作胥靡謂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莊子古之所以貴解
使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 智井麥麴左傳楚子圍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
猶令之役因徒以繯縻繫耳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佩玉庚癸左傳哀公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杜注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大鳥史記楚世家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海魚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君曰客有於此客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

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嘲一本作嘲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元作思淺察以衒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文心雕龍卷三

贊曰

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誡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芮良夫詩桑柔篇詩序芮伯刺厲王也傳周芮良夫之詩心險鍾子孔子曰凡民之口甚於防川又人心險於山川口壅國語召公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華元左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臧紇左傳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蠶蟹禮記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爲之衰

則蠑螈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 龍尾（列女傳楚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乃輟城薛

莊姬上隱語於王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問之對曰大魚失水者離國五百里也龍無尾者年三十無太子也牆欲崩不視禍將成而王不改也）

羊裘（列女傳臧文仲使於齊齊拘之文仲微使人遺公書謬其辭曰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飾見書而泣曰吾子拘而有木治矣）

漢世隱書（漢藝文志隱書十八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隱書者疑其言以相問對者以慮思之可以無不諭）

性好隱語（滑稽列傳齊威王之時喜隱隱與讔同以語隱謂好隱語）

曼倩（東方朔傳舍人志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

英華沈古詩所謂萏隱　讔賦（賦苑幽謎讔賦通篇皆形以之言有井字言不言木語始云夫是之謂理）

高貴鄉公（魏志高貴鄉公神明爽俊德音宣朗景王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九流（漢藝文志有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縱橫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小說家者流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稗官（漢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師古曰稗官小官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

石交（史記蘇代傳而得石交）

男　登賢雲門
　　登穀春畬　校

文心雕龍卷第三

文心雕龍卷第四

梁劉　勰撰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注

　　　　　　　武原陳　濟三蕉

　　　　　　　當湖張奕樞今涪　參訂

史傳第十六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八字胡本脫按胡本補）（元作已據胡本改）古者（元脫孫補）左史記事者。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被于誥誓。自（梁作洎）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昔者（二字從御覽增）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二字）幽隱。（胡本作秘）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

爲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及至從横之世(及字從御覽增)史職猶存秦幷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録而弗叙故即簡而爲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元作至胡改)甄序帝勣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元脫謝補)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録無隱之旨博雅宏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左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爲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元脫朱補)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爲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帝王(元作年孫改)后欲爲立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名字從御覽增)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録之類或激抗難徵或(元脫謝補)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繁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御覽作明)序孫盛陽秋以約舉爲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璨(元作以朱改)晉紀始立條例又擺落(一作撮略從御覽改)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川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元作交朱改)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元作姓)被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

雖爲度所以欲追須在體也

古史之失

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元脫紐補)同多詭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餙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理欲(二字衍)吹霜煦(一作噴　御覽設)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為歎息者也(為字從御覽增)故(元作欲　朱改)述遠則誣矯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illegible](元作心)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眾理可貫然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邱明直歸南董

僉頡(世本注黃帝之世始立史官倉頡沮誦居其職矣)左右史(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言經則尚書(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事經則春秋(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為虞氏春秋呂不韋集六國時事為呂氏春秋)三正(書甘誓怠棄三正注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四時(杜預春秋序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泣麟(孔叢子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眾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往觀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創為傳體(春秋序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戰國有策

戰國策劉向序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皆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得三十三篇。楚漢春秋史記采陸賈撰記項羽與高祖初起之事迄於春秋。世惟執簡太史公自序司馬喜生談談爲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有子曰遷太史公發憤且卒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談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子長繼志司馬遷傳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余維先人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紀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爲太史公書遷字子長。呂覽又篇法見雜。實錄無隱司馬遷傳贊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愛奇揚子法言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史記敘傳□其長不愛其短故曰愛奇。條例史職上表立條例。叔皮論之班彪傳彪字叔皮略論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遷之所記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論學術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也又曰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述漢漢書敘傳函雅故集前紀纂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十志律曆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遺親攘美史記以稱父談爲太史公漢書言多據彪所作後傳而曲不及之。徵賄鬻筆陳壽傳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公理後漢書仲長統字公理著論曰昌言略曰數子之言當世得失皆究矣然多溺於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委機攝政呂后紀孝惠見戚夫人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立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立紀漢書高后紀第三。牝雞見書。婦無與國穀梁傳葵邱之盟曰毋使婦人與國事。亂秦匈奴列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危漢高后紀太后以惠帝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乃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爲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立常山王弘爲少帝太后崩諸呂謀作亂悉捕諸呂皆斬之大臣相與陰謀以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元后張衡傳衡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子弘呂氏本紀惠帝一姬子常山王不疑死以其弟襄成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少帝廢太后立爲帝太后以帝病久不已不能繼嗣帝位立常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孺子王莽傳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迺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爲最吉立之。東觀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至靈帝劉珍等撰。袁張後漢書一百一卷袁山松撰後漢南記五十八卷張瑩撰。薛謝後漢記一百卷薛瑩撰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謝承撰。司馬彪司馬彪傳彪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華嶠華嶠傳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起於光武終於孝獻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三雄孫楚詩三雄鼎足三雄即三國之主。陽秋魏陽秋異同八卷孫壽撰。魏略魏略五十卷魚豢撰。江表虞溥傳溥撰江表傳奏後子勃上於元帝詔藏於祕書。吳錄吳錄三十卷張勃撰。三志陳壽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著作晉書元康二年詔著作舊屬中書今秘書既典文籍宜改爲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肇始晉紀陸機撰。續末王韶之傳韶之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成。干寶干寶傳寶以著作郎王導薦之元帝領國史著晉紀自宣帝訖於愍帝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孫盛孫盛傳盛字安國累遷秘書監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舉例發

凡（春秋序：發凡以言例。注：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之類，行凡一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鄧粲（鄧粲傳：荊州刺史桓沖請為別駕，粲以父騫有忠信之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湘川（鄧粲長沙人。）先集太史（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石室金匱（太史公自序：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詮評（謝承曰詮，陳壽曰評。）張衡（張衡傳：衡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傳元（傳元傳：元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曰傅子。）公羊高（漢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注：公羊子，齊人。師古曰：名高。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定哀微辭（史記：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素臣（春秋序：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南董（齊南史氏，晉董狐。）

諸子第十七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后（元脫，曹補）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伐所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力政，俊乂蠭起。孟軻膺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确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勳，尸佼（元作校，柳改）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並飛辯以馳術，饜祿而餘榮矣。暨於暴秦烈火，勢炎崐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留（一作晉）思，子政讎校，於是七略芬菲，九流鱗萃。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魏晉，作者間出，讕（讕從謝同，元作淵，朱改）言兼存，璅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然繁辭（謝補）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同（一作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嫦娥奔月。殷湯（疑作易）如茲，況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蝨五蠹，棄孝廢仁，轘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鴞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

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奧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疑脫）文之大略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一作或）敘經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浸弱。雖明乎（雖乎二字元作雖于朱改）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贊曰。

大夫處世。懷寶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囿。

風后（漢藝文志。風后十三篇。注。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力牧（藝文志。力牧二十二篇。注。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伊尹（藝文志。伊尹五十一篇。注。湯相。又伊尹說二十七篇。注。其語淺薄。似依託也。）鬻熊（鬻子名熊。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伯陽（史記。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謂弟子曰。老子其猶龍耶。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孟軻（史記。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莊周（史記。莊子名周。其學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楚威王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曰。無汙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墨翟（史記。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隨巢（太史公自序。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尹文（劉向別錄。尹文子學本莊老。其書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爲根。以法爲柄。凡二卷。僅五千言。藝文志。尹文子一篇。注。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師古曰。劉向云與宋鈃俱遊稷下。）野老（藝文志。野老十七篇。注。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之耕墾。故曰野老。）騶子（史記。騶衍有三。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藝文志。鄒子四十九篇。注。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申（史記。申不害。相韓昭侯。本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商（商君傳。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藝文志。商君二十九篇。）鬼谷（蘇秦傳。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注。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又曰。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尸佼（藝文志。尸子二十篇。注。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青史（藝文志。青史子

五十七篇。注：古史官記事也。讎校 藝文志：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等校之。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七略 藝文志：劉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九流 注見正緯篇。殺青 吳祐傳：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百有八十餘家 藝文志：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讕言 藝文志：讕言十篇。注：不知作者。廣韻：讕言，逸言也。充箱 韓詩外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照軫 田敬仲完世家：梁王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月令 禮記月令篇。孔穎達正義：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呂不韋集諸儒所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篇同。三年問喪 荀子禮論前半，楊先生補：史記禮書採入，其後半皆言喪禮，三年之喪一段，與禮記三年問同文。蚊睫 列子：江浦之間生麼蟲，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惠施 藝文志：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蝸角 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按此作戴晉人語，今云惠施誤也。列子 藝文志：列子八篇。注：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移山 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愚公懲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移之。跨海 列子：渤海中有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淮南 漢書：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傾天折地 淮南天文訓：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歸藏 帝王世紀：殷人因黃帝易曰歸藏。皇甫謐曰：歸藏易以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故曰歸藏。羿斃十日 注見辨騷篇。嫦娥奔月 歸藏易：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韓非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為人口吃。著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六虱 商子：[illegible]三[illegible]國之[illegible]農闢地，商致物，官法民。三官生虱六，曰歲，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樸必削。五蠹 韓非子五蠹篇：言古者[illegible]

[illegible]術御者，及商工之民。此五者，邦之蠹也。轘 左傳杜預注：車裂曰轘。商君傳：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樂 [illegible]史記[illegible]攻趙[illegible]使人[illegible]非[illegible]使秦。公孫 [illegible]列子：公孫龍[illegible]非馬[illegible]孤犢未嘗有母。按：列子所述魏公子牟與樂正子輿論公孫龍之語，所謂非其餘竅者也。莊子秋水篇則與公子牟問答，公子牟亦以為至達已，今觀莊子之言，無所關於[illegible]何也。公子牟有埳井之蠹[illegible]，東海之鼈之喻，是鶡[illegible]當作井[illegible]。東平 漢書：東平思王宇，宣帝子，成帝時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謀，不許。管晏 [illegible]。藝文志：晏子八篇。名嬰，諡平仲，相齊景公。尉繚 藝文志：尉繚二十九篇。六國時，師古曰：尉，姓；繚，名也。隨巢 藝文志：隨巢子六篇。注：墨翟弟子。鶡冠 藝文志：鶡冠子一篇。注：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文子 藝文志：文子九篇。注：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慎到 史記：慎到，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論。呂氏 注見雜文篇。陸賈 史記：高帝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賈誼 藝文志：賈誼五十八篇。法言 揚雄傳：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說苑 漢書：劉向採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潛夫 王符，[illegible]，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政論 崔寔傳：崔寔，字子真，明於政體，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昌言 注見史傳篇。幽求 晉書：杜夷，字行齊，廬江人，懷帝時著幽求子二十篇。

論說第十八

聖哲 元作世，朱按玉海改。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無爽元作有無，隆字上無，則字從御覽改。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羣論立名，始

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
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
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
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
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
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元脫一 朱補）一
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不韋春秋，六論
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
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元作允 朱改）三將，敷述昭情，
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
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
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
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元，輔嗣之兩例，平
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
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元作正 謝改），效
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元作代），郭象（元作衆 朱據梅本改），
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
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

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
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
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頗似俳說；孔融
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
如其已。（一本作不持論寧如其已）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
窮于有數，追于無形，（御覽宋從王本改）迹（一作鑽）堅求通，鉤深取極；
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
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
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御覽作辟）薪，貴能
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
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
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
會是同。若秦延君（元作君延 楊改）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
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元作差 朱改）學章
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
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為（元作謂）式矣。說者，悅也；兌為口
舌，故言資悅懌；過悅必偽，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
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

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辨。樓護脣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嚱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元脫徐補）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元作聘徐改）而罕遇（元作過）也。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贊曰

理形於言。敘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遁。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六韜（漢藝文志。周史六弢六篇。注。惠襄之間。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師古曰。即今之六韜也。蓋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按六韜有霸典文論。文師武論。）**齊物**（莊周有齊物論。）**六論**（呂不韋輯呂氏春秋。有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六論。）**石渠**（漢書儒林傳。宣帝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illegible]）**白虎**（後漢章帝紀。建初四年。詔諸生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臨稱制。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王命**（班彪傳。隗囂擁衆天水。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三將**（王莽傳。大司馬嚴尤[illegible]。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以風諫莽。通志。嚴尤三將軍論一卷。）**傅嘏**（魏志傅嘏傳。嘏字蘭石。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王粲**（魏志。王粲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聃周**（史記。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莊子名周。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叔夜**（嵇康傳。康字叔夜。作聲無哀樂論。略曰。以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聞歌而感。斯非音聲之無常哉。）**太初**（魏志。夏侯玄字太初。注。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按本元本無。未知孰是。）**輔嗣**（魏志鍾會傳。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注。弼字輔嗣。）**平叔**（魏志。何晏好老莊言。作道德論。注。晏字平叔。）**運命**（李康著運命論。王充傳。充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辯亡**（陸機傳。機以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作辯亡論二篇。）**過秦**（賈誼著過秦論。）**宋岱**（宋岱周易論一卷。[illegible]荊州刺史。）**郭象**（郭象傳。象字子元。好老莊。能清言。閑居。以文論自娛。著碑論十二篇。）**夷甫**（王衍傳。衍字夷甫。好清談。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交辨有無**（晉諸公贊。自魏太常夏侯元。步兵阮籍等。皆著道德論。後進庶幾之徒。希其風嘯。裴成公疾世俗尚虛無之理。作崇有二論以折之。時人莫能難。惟夷甫來。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復伸。）**般若**（[illegible]傳。常持一錫杖。令人曉曰。此是[illegible]智慧也。）**辯道**（晉

者□論二篇。筌蹄莊子雜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注筌魚笱也蹄兔罔也。秦延君漢儒林傳張山拊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授信都秦恭延君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桓譚新論秦延君但說堯典若稽古即三萬言。朱普儒林傳尚書歐陽氏學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相繼傳學皆為歐陽尚書博士九江朱普公。毛公儒林傳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安國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鄭君鄭玄傳鄭玄好學注儀禮禮記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口舌易彖兌說也兌為口舌。論味呂氏春秋伊尹說湯以至味曰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為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辭釣呂氏春秋太公尚父以周文王賢而釣於渭問取尚曰魚求於餌乃牽其鉤人食於祿乃服於君以餌取魚以祿取人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以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紓鄭左傳秦晉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伯秦伯與鄭盟□不□之。存魯仲尼弟子傳端木賜字子貢至齊說田常因名存亡魯實因彊秦智者不疑也。轉丸鬼谷子有轉丸篇又闕目存。飛鉗鬼谷子著飛鉗篇。九鼎三寸平原君傳平原君曰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六印蘇秦傳蘇秦喟然歎曰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五都張儀傳秦惠王封儀五邑。隱賑爾雅隱賑富有蜀都賦居邑隱賑。酈君酈生傳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襲齊齊王田廣以為酈生賣己迺亨酈生。蒯子淮陰侯傳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高祖捕通欲烹之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上乃釋通之罪。陸賈陸賈傳陸生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張釋張釋之傳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文帝稱善。杜欽杜欽傳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奏請欽為大將軍武庫令後為議郎以病免徵詣大將軍幕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京兆尹王章言鳳專權蔽主之過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又指其若一心也鳳欲退欽復說鳳起視事章下獄死眾庶冤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舉直言極諫其補過將美皆此類也。脣舌游俠傳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抵巇疑作抵戲杜周傳贊業因勢而抵陒注陒音詭一說陒讀與戲同音許宜反鬼谷子有抵巇篇也。緩頰酈食其傳漢王聞魏豹反謂酈生曰緩頰往說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師古曰緩頰謂徐言引譬喻也。刀筆蕭相國世家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劉盆子傳注古者記事於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范睢范睢傳王稽載睢入秦說昭王王乃拜范睢為相。李斯李斯傳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斯上書諫秦王乃除逐客之令。逆鱗韓非說難龍喉下有逆鱗徑尺人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鄒陽鄒陽傳吳王濞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為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迺致其意吳王不內其言去之梁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敬通馮衍傳衍字敬通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永乃以衍為立漢將軍劉盛廣宣論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為寡神□則事成之□雖之□不足難也。

詔策第十九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嘿黼扆。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戎。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管元作錫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令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作則字以定儀則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

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
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
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
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
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
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
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
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
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元作觀謝改）戒淵雅垂

範後代及制詔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
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賜太守元作責博士按漢書改元本作責稱進陳遂）亦故
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
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敕責侯霸稱黃鉞
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元作稚朱改）詔
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建
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衛覬（元作凱孫改）
禪誥符命炳燿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
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

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蔽乎
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元脫朱按御覽補）
中書自斯以後體憲（元作慮朱改）風流矣夫王言崇秘大
觀在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
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
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燮伐則聲有洊雷之
威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
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敕爲文實詔之切
者周穆命郊（元作郊朱改按天子傳改）父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

作敕戒當指事而語（一作語按御覽改）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
晉武敕戒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
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
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元作同許改）極漢
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
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
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
弘之守南陽條教爲後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
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

明之詳紛庚雅恭之御斷並理得而辭中教一作勑御覽敕
之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在天明爲
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今詔重而命輕者
古今之變也

贊曰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
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渙其大號

皇帝衛宏漢舊儀天子正號曰皇帝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
黼扆禮記天子負黼扆南鄉而立書傳黼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
誥誓以訓戎書有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是也
以敷政書召誥洛誥是也
命以授官書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畢命冏命是也
制策詔戒獨斷天子之言曰制詔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漢中策書所以命諸侯王三公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如故事戒書戒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敕文曰有詔敕某官是爲戒勅也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遠矣
絲綸細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尚書漢官儀尚書虞官也龍作納言詩云惟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
反汗漢元王傳劉向曰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視草淮南王傳武帝以安辯博善爲文辭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加意陳寵傳寶客林尤多文學之士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誦誦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
策封三王三王世家有燕王策齊王策廣陵王策太史公曰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群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褚先生曰孝武帝之時同日拜三子爲王爲作策以申戒之
厭承明廬漢嚴助傳助以對策擢中大夫上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出爲郡吏注承明廬在石渠閣外
陳遂游俠傳陳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稱堯鄧禹傳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敕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係百姓之心
黃鉞況武時莫師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
禮閣謝惠連傳王僧朝宗貴望恩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
潘勗字元茂作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
九錫韓詩外傳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魏志建安十八年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曹操爲魏公加九錫
衛覬禪誥衛覬傳魏朝爲侍中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
中書劉放傳黃初初改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王獻之表曰中書職事要密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常命宰相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猶綸德音四塞者也
劉放劉放傳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多放所爲
張華張華傳華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
咸福魏志夏侯尚傳文帝詔夏侯尚以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其下表帝聞濟天下屬聲何知詐但見七國之語耳帝作色問故濟具以答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戒天子無戲言唯陛下察之於是帝遣追取前詔
崇才晉明帝紀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
文清晉書太宰胡詔溫嶠曰卿雖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深密欲即以爲中書令朝端亦咸以爲宜
重離易離卦彖曰離麗也重明以麗乎正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洊雷易震卦象曰洊雷震程傳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仍則威益盛
敕憲穆天子傳天子乃命正公郊父受敕憲正公謂三公之乘以飲於枝待之中[redacted]八憲
在三國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
敕太子漢高祖手敕太子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
戒子東方朔傳朔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馬援過失馬援傳援誡兄子嚴敦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

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汝曹知吾惡之
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班姬
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博學高才，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鄭弘 鄭弘傳弘為南陽太守，條教法度，爲後所
述。孔融 為北州春秋孔融守北海教令辭氣，猶可玩誦，論事考覈則可矣。諸葛孔明 諸葛亮傳陳壽
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
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
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
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
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庾稚恭 庾翼傳翼字稚恭，代兄亮鎮武昌，勞撫匪懈，戎政嚴明。輕命 按周官師氏職
無此文。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元作師武者也。齊桓征楚，詰元作吉苞注本作包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郜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為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為毅，亦且厲辭為武。使聲如衝元作衛風所擊元作繫，氣似欃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元作有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元脫，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密太甚，發邱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釁，皦然露骨元作國肝改又一本作暴露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蓍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

示逆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為檄固明舉之義也

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元作煩曹改）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元作用曹改）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

三驅弛剛九伐先話鞶鑑吉凶蓍龜成敗惟壓鯨鯢抵落蜂蠆移寶（一作實）易俗草偃風邁

戒兵誓師　司馬法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威讓文告　國語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

文辭武師　左傳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

包茅　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箕郜　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檄楚　張儀傳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盜之掠笞數百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徐廣曰檄一作尺令匈奴傳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

露布　文章緣起露布漢賈弘為馬超伐曹操所作封氏聞見記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謂之露版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

致果　左傳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分閫推轂　史記馮唐傳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衝風　韓安國傳安國曰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注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

欃槍　天官書紫宮左三星曰天槍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以為欃槍長四丈末兌

百尺之衝　詩皇矣與爾臨衝注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

萬雉之城　公羊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一門城高一丈曰堵三堵曰雉

三逆　隗囂傳囂移檄郡國曰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以二數欲至萬世而終十三萬六千歲之歷言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東攻劫掠此其逆地之大罪也攻戮之所殘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乃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婦女流離係累此其逆人之大罪也

隴右文士　許云案篇

陳琳　陳琳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姦閹攜養　陳琳檄曰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

發邱摸金　陳琳檄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

鍾會　鍾會傳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蜀相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此皆諸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

桓公　桓溫檄胡文使六合殊風九州乖越人不徙族行遠光順若復貞後伏光業與之風範想所聞也

州郡徵吏　州刺史未到州從事苗聯為秀才建安功曹周說謂聯非才不下版檄為計佐本州刺史張璩辟為十簿主若微召乃移檄於州而進之

蜀老　司馬相如傳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以蜀父老為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

移太常 [illegible] 移百官 [illegible] 三驅 [illegible] 九伐 [illegible] 鯨鯢 [illegible] 大國以吞小國 蜂蠆 [illegible]

文心雕龍卷第四

男 登賢雲門
登穀春俞 校

文心雕龍卷第五

梁劉勰撰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注
黃山胡二樂象虛
玉峯王之醇鶴書 參訂

封禪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潬潬噅噅。棼棼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荊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譎陳（當作諫）。距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鶼東鰈。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元作號改）號之祕祝（元脫朱補）。祀天之壯觀矣。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

能如此有餘味不美三恨作神文何可可作地

封於梁父，誦（元作請 許作昉）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許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元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邱，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元作字）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鉤讖，敘離亂，計（元作許 朱作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遁辭，故兼包神怪。然骨製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敘，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元作頌 一作順）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勣寡，飆燄缺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元作來）者，必超前轍焉。

贊曰

封勒帝勣，對越天休。逖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嚮明 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運天樞 天官書：斗爲帝車，運於中央。 黎獻 書：萬邦黎獻，共惟帝臣。黎獻，衆賢也。 綠圖丹書 見上 鑄鼎 漢郊祀志：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 巡岳 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 成康封禪 封禪書：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齊桓 漢郊祀志：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然後得封禪。桓公乃止。 玉牒金繩 後漢祭祀志：封禪用玉牒書藏方石，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泥。 西鶼東鰈南茅北黍 郊祀志：管仲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其名謂之鶼。 秘祝 見祝盟篇 銘岱 秦始皇本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遂上泰山，立石，禪梁父，刻所立石。 禪號肅然 孝武本紀：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 巡封梁父 後漢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封泰山，禪梁父。 相如 司馬相如傳：武帝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元符 元符，天符也。 介邱 介邱，大山也。言登泰山，封介邱也。 勒碑 後漢祭祀志：建武三十二年，行御史與蘭

[illegible] 張純 [illegible]

鉤讖敘離亂 [illegible]

劇秦 [illegible]

典引 [illegible]

兼包神恠 [illegible] 受命 [illegible] 魏德 [illegible]

[illegible] 邈聽 [illegible]

章表第二十二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一作即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誡。思庸歸亳。又作書以讚一作贊。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為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于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為式。胡廣章奏一作表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冊。三辭元脫朱補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曹公稱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製一作制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逮晉初筆札。則張華

爲儁。（元作儁）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鷦鷯、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一作冊）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元作文謝改）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元脫一作文）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元作惻懇）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使。（元作出 一作情出 [illegible]）繁約得正、華實相勝、脣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以（一作辭）辭意也。荀卿以爲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諭於斯乎。

贊曰

敷奏絳闕、獻替黼扆。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聯事（周禮大宰以八法治官府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垂珠（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 釋名祭服曰冕元上纁下前後垂珠）

有文飾也 八元（左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illegible]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書誡（書序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illegible]）思庸（[illegible]）王綰（[illegible]）六筆（[illegible]）章奏表議（[illegible]）赤白（[illegible]）揆景（[illegible]）七略（[illegible]）左雄（[illegible]）文舉（[illegible]）胡廣（[illegible]）孔明（[illegible]）琳瑀（[illegible]）孔璋（[illegible]）陳思之表（[illegible]）

張華（[illegible]）鷦鷯（[illegible]）辭開府（[illegible]）讓中書（[illegible]）劉琨（[illegible]）張駿（[illegible]）絳闕（[illegible]）黼扆（[illegible]）見[illegible]策篇

奏啓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愆謬、（一作繆）總謂之奏。奏者進也。

言（元脫謝補）敷於下。情進於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無（御覽作故）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事（元作卒孫改）。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一作辯又作辨）。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群賢。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王（元作黃從魏志改）觀教學。王朗節省。甄（元作丙朱改）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勤於時務。溫嶠懇惻（一作切）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鷙（一作摯）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其姦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元作成）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為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為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元作[illegible]改）病為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彊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一作也）。啟者開也。高宗云。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啟。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啟聞。奏事之末。或云謹啟。自晉來盛啟。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飭（元作撤）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

啓之大略也又表奏确切號爲讜言讜者偏也王道有偏乎蕩蕩（下有脫字）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皁囊封板故曰封事鼂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諤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贊曰

皁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酖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急變（孝平帝紀元始五年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聞非常之事故云急變）王綰（秦始皇本紀秦初并天下議帝號丞相王綰等議曰陛下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李斯（秦始皇本紀丞相李斯將驪山陵上書曰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務農（漢食貨志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歐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兵事（鼂錯傳匈奴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定郊（漢郊祀志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天子從之）王吉（王吉傳吉上疏言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願陛下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温舒（路温舒傳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谷永（漢郊祀志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盛稱奇怪鬼神及言世有仙人皆姦在遊）

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楊秉（楊秉傳帝時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諫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悔靡及）陳蕃（陳蕃傳時封賞踰制蕃上疏諫曰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張衡指摘（張衡傳衡收拾遺文畢力補綴條上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朝儀（蔡邕傳正月朝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三公以下月朝後省常以六月朔十月朔旦朝後又以盛暑省六月朔故今獨以為正月十月朔朝也不至陰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天文（高堂隆傳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崇華殿災隆上疏曰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座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欲必先穿陛下不宜有忽以重天怒）王觀（魏王朗有節省奏）節省（王朗傳字景興志就節省）劉頌（劉頌傳除淮南相領在郡上疏言封國之制宜如古典及六州將士之役凡數千言論褒美之）温嶠（温嶠傳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太子納焉）纏懲紏繆（書序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曰惟余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御史中丞（漢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奏董賢（董賢傳賢自以王莽復風孔光奏賢質性巧佞翼奸以獲封侯治第宅造冢不異王制死後以砂畫棺四時之色尊無以加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奏孔融（孔融傳曹操諷路粹枉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傅咸（傅咸傳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好屬文論雖非綺麗而亦多所勸戒）劉隗（劉隗傳隗遷丞相司直彈奏不畏彊禦）彈事（六朝御史中丞劾奏曰彈事文選有沈休文任彥升彈事王僧孺之傳宋蕭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六四世居此職准之彈事作五言詩范泰嘲之曰惟解彈事耳）墨翟非儒（墨子非儒篇非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儒雅漢書儒者貪于飲食惰于作務沒于貨財無以遂之是若人氣躬嚴藏而抵焉挽貪爲乾君子笑之 次骨周杜周傳重遲而內深次骨注言其用法深刻至骨 善罵留侯世家四皓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踰垣左傳君有短垣而自踰之 捷徑離騷夫唯捷徑以窘步 絕席王常傳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注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 讜言漢書敘傳禁中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指畫問班伯伯對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皁囊封板後漢禮儀志曰冬至各大史令各板書封以皁囊盛 封事霍光傳故事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皁囊盛 上便宜晁錯傳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 謇諤陳蕃傳竇太后優詔答曰忠孝之美德冠本朝謇諤之操華首彌固 司直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謀是謂為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一本作臣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元作今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

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當作吾邱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元作陳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元作諡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為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為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其藻又一作其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一作要又作宜於兵田一作佃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為遊辭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一本下有晉人貴媵

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晁錯對策蔚為舉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晁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贍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慁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為文作及後漢魯丕（一作平朱改）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獨以（一作）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元作明謝改又一本作到）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麏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為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

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綱摛辭無懦對策王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明臺（管子桓公問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釋宋（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羊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胡服（趙世家武靈王欲胡服公子成曰中國者賢聖之所教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逆人之心王曰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公子成再拜曰臣敢不聽命乎）變法（商君列傳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甘龍曰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伯孝公曰善卒定變法之令）駁議（見章表篇）賈誼（賈誼傳為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駁挾弓（吾丘壽王傳公孫弘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上以難弘弘詘服焉）辨匈奴（韓安國傳武帝時匈奴來請和親大行王恢議伐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陳朱崖（賈捐之傳珠崖反上使王商詰問捐之對曰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

及秦政所當可見也以為頑 辨祖宗 劉歆武帝廟不宜毀議[illegible]

述世增崇用樹樹表為要 武皇帝雖有百[illegible]

於事業則賴之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年之宜毀 斷輕侮

皇帝與公卿之議既以為世宗之廟宜以為不宜毀

事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自後因以為

比是定議以為輕侮法敏駮議以使執法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

醜不爭之義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議 議擅誅 郭躬傳竇固出擊匈奴秦彭為副彭在

救護搔不省敏復上疏和帝從之

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 駮校

平其罪躬曰漢制軍征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事 魏志程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罷校事官

議貨錢 司馬芝傳先是文帝罷五銖錢令民以穀帛為市至明帝時巧偽漸多議以用錢非徒豐國亦以省刑從之

蠲出女科 晉刑法志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illegible]荀氏所生女芝為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

改為科以 定賈充謚 秦秀傳賈充薨秀議曰充以異姓為後絕祖父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

為不刊 應劭 應劭傳劭凡為駮議三十篇

書之云 仲瑗 應劭傳劭字仲遠一作仲瑗撰官儀

又作 貴媵賤女 買櫝還珠 韓子晉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射策對策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注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仲舒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少治春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 舉賢良 對策者百餘人仲舒為舉首

公孫對 平津侯傳公孫弘徵以賢良文學上書元光五年詔徵文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

天子擢弘對為第一 杜欽 杜欽傳曰值地震詔舉賢良欽上對云云 魯丕 魯丕傳[illegible]

繩為當世名儒[illegible]對策者百有餘人惟丕在高第[illegible]除 稱疾 晉書

元帝時以天下喪亂後方考秀才[illegible]復舉[illegible]到[illegible]既經略粗定乃

詔試經有不中科則史太守[illegible]其後孝秀莫敢有送至京

師皆以疾辭 雉集 漢成帝紀鴻嘉二年春行大射禮有雉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雊[illegible]行飲酒義

能直言者 麏興 晉五行志咸和六年正月會州郡秀孝于樂賢

開切言者譯[illegible]堂所以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有麏見于前獲之以為吉祥夫秀孝

天下之彥士舉賢良所以[illegible]孝才[illegible]與於前[illegible]斯故乎 志足文遠 左傳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書記第二十五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為之一作書書之為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於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

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敘（元作贈上性疑以）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御覽作皆）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御覽作修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為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為善者也。原牋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

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歷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諜；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為吏所簿，別情偽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故以為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伺候乃見，精（疑作登）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元脫），則也。陰陽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鐘調起，五音以正（元本下多音以正三字），法律馭民，八刑克平，以律為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一作令）如流水，使民

從也。法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元作仔 謝改)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緡。其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偽。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為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一作由)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元作四 朱改)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叙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即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為籤。籤者纖(一作籤)密者也。狀者貌也。體(一作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諡。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己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元作交)故

西疑作謀

弔亦稱諺。廛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滿(活本作漏)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為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為談。況踰於此。豈可忽哉。

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一作詞)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書用識哉(書益稷篇文) 揚雄云云(見法言問神篇) 簡牘(杜預春秋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象夫(見徵聖篇) 贈策(左傳秦人患晉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與書(左傳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遺

子反左傳楚子重子反以夏姬故怨巫臣殺其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諫范宣左傳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
鄭人病之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進呂書[illegible]箋札司馬相如傳
知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報任安[illegible]
札未嘗[illegible]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
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illegible]難公孫北齊[illegible]朔方弘諫以
予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以書
為罷弊中國[illegible]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
策弘不得一按東方朔傳有客難組難公孫弘以筆酬會宗[illegible]楊惲傳惲失位
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友人孫會宗[illegible]
宗知名士也與惲書諫戒之惲報以書答劉歆揚雄字子雲有答劉歆書
元瑜[illegible]文帝集與吳質書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文舉孔融傳融字文舉魏文帝深好融文辭募天下上融文章者
賞以金帛休璉[illegible]文章敘錄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絕交嵇康傳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
濤書告絕敘離[illegible]文苑傳趙至與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敘離并陳其志陳遵陳遵傳遵起為河南太
守[illegible]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illegible]禰衡後漢文苑傳禰衡為黃祖作書記輕
上[illegible]數十封[illegible]各有意
重之合[illegible]獻酬[illegible]世說人問撫軍殷浩[illegible]何如君臣同書如
[illegible]答曰不[illegible]前勝人善可獻酬群心
[illegible]報[illegible]謝[illegible]問表奏[illegible]表奏[illegible]淮南王安[illegible]張
上下無[illegible]書[illegible]也[illegible]書[illegible]
敞[illegible]張[illegible]膠東相[illegible]膠東[illegible]郡將[illegible]
[illegible]數[illegible]奏書[illegible]
郡將[illegible]以其[illegible]
黃[illegible]式事也崔寔[illegible]黃香[illegible]後漢[illegible]陸[illegible]
公幹劉楨字公幹[illegible]魏文帝與吳質書公幹有逸氣[illegible]劉廙
劉[illegible]絕當時而不言其[illegible]故云弗論文帝[illegible]
古[illegible]特[illegible]所[illegible]當相坐[illegible]大刑[illegible]
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陸機[illegible]坊[illegible]
於天地子不[illegible]生於父母[illegible]
[illegible]陸機日[illegible]理[illegible]
[illegible]字不[illegible]皆可[illegible]諸世語二十卷[illegible]

王[illegible]譜五卷劉杳傳王僧孺[illegible]譜[illegible]所[illegible]不[illegible]新
[illegible]大[illegible]三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籍
也[illegible]何獨先走[illegible]相府[illegible]簿[illegible]漢食貨志多[illegible]
[illegible]籍具知天下戶口[illegible]簿[illegible]
事者[illegible]皆辨其物[illegible]方[illegible]錄[illegible]
[illegible]錄[illegible]方[illegible]經方十一家[illegible]
不[illegible]錄[illegible]經方[illegible]術[illegible]
[illegible]凡數術百九十家[illegible]數[illegible]占[illegible]十八家[illegible]占[illegible]
者皆明[illegible]和史[illegible]之職也占[illegible]事之[illegible]
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illegible]太史主[illegible]式以知天時[illegible]式周禮
時占之謂之式以其見時[illegible]文[illegible]
門式法二十卷律[illegible]刑法志[illegible]何[illegible]法令[illegible]金布令
[illegible]門式二十卷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令[illegible]
名也其上有[illegible]金[illegible]之[illegible]法[illegible]
[illegible]甲乙之[illegible]司馬法[illegible]制[illegible]符[illegible]
王大夫[illegible]司馬法附[illegible]
[illegible]兵[illegible]
初之長[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契[illegible]周禮[illegible]
關既入[illegible]不[illegible]者[illegible]不出[illegible]以書契[illegible]
受人之凡要凡傳書之[illegible]最券周禮天官小宰四曰聽稱責以傳別
[illegible]獄訟之要辭皆曰契[illegible]別謂券書也[illegible]訟責者以券書決之
[illegible]官[illegible]大市以質小市以劑[illegible]大市人民馬
[illegible]之[illegible]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關刺[illegible]相質其制有
一曰[illegible]二[illegible]
[illegible]牒[illegible]受[illegible]狀[illegible]引[illegible]
[illegible]牒[illegible]札也[illegible]
三[illegible]上辭[illegible]譜詩[illegible]
狀[illegible]于五刑[illegible]語[illegible]
作[illegible]序[illegible]
以其[illegible]諸[illegible]世及之[illegible]司籍[illegible]左傳[illegible]籍[illegible]
籍以為大政張湯[illegible]史記[illegible]天子以[illegible]詐[illegible]使使[illegible]
故曰籍氏[illegible]李廣
李[illegible]傳[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奴[illegible]世本[illegible]
大將[illegible]長史[illegible]府[illegible]
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illegible]
[illegible]好事者作世本[illegible]
公羊春秋[illegible]九章[illegible]
也凡有九篇方田[illegible]粟米[illegible]差分[illegible]少廣[illegible]均輸[illegible]方程[illegible]旁要[illegible]

不足。萬畢（龜策傳。…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黃鐘（漢律曆志。五聲之本。生于黃鐘之律。…）管仲 … 玉瑞（周禮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也。五帝本紀。修五瑞。…五玉。…）金竹（…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判書（周禮秋官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鐵券（…作誓丹書鐵券。…）髯奴（王褒僮約。券文曰。…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孫寶回（韓子。…陽城義渠名將…也。…）三刺（周禮司刺掌三刺。…一刺曰訊羣臣。…三刺曰訊萬民。）截蒲（路溫舒傳。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行（…）子產（左傳。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子產有辭。諸侯賴之。…）狀（曹傳。…作…伯行狀。）囊漏儲中（賈誼新書。鄒穆公令食鳧雁者必以粃。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吏請以粟食…）掩目捕雀（何進傳。…欲召外兵。…諺有掩目捕雀。…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佽僛（…）九方堙（淮南子。秦穆公使九方堙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在於沙丘。…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翰林（…翰林…）

男　登賢雲門　登數春畬　校

文心雕龍卷第五

文心雕龍卷第六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注

梁劉　勰撰　望湖王永祺延之

潤州張　晁冠伯　參訂

神思第二十六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一作繹）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

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禀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皐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

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一作聞）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

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

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注：應一作勝）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江海魏闕（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關鍵（鬼子吾關無關鍵而不可開）小簡從陶鈞（鄒陽傳鄒陽上書曰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注陶家名轉者為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

天下亦猶陶人轉鈞　定墨（禮上人作定墨）司契（陰符經…而為匠）相如（枚皐傳皐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揚雄驚夢（桓譚新論成帝幸甘泉詔揚子雲作賦倦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內）桓譚苦思（桓譚新論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瘳）王充（王充傳充閉門潛思著論衡二十餘萬言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口誦（楊修答臨淄侯曹子建牋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宿構（王粲傳粲字仲宣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阮瑀據鞍（典略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禰衡草奏（禰衡傳劉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重之）應機立斷　伊摯（呂氏春秋湯得伊尹明日設朝而見）

之說毋以至味曰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輪扁 莊子輪扁謂桓公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閒

體性第二十七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辭繁詭。辭為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一作疑）真，功沿漸靡。

簡易（劉向傳向字子政為人簡易無威儀）斲梓（周書梓材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染絲（墨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

曰涉于苦則苦亦于苦則績故涂不可不慎也環中莊子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司南韓子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注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歸之正法

風骨第二十八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一作生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元作漠楊改乏氣元作風楊改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迺其風力遒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一本下有時字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一作冶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汪作莩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贊曰

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剛健（易大畜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征鳥（禮記月令征鳥厲疾）錫魏（見詔策篇）賦仙（前相如傳相如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魏文（文以氣為主云云魏文帝典論文語也）孔融徐幹（魏文帝典論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劉楨逸氣（楨字公幹又與吳質書云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孚甲（時解卦之注由孚於衆木俱納矢時雷木之不如……）奇字（揚雄傳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通變第二十九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元作財詩與人心改）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元作篤許無念改一本作篇）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味（一作末）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檃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元作因按須文改）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

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元作毛，曹改）若長離之振翼，迺頴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疑作可）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一作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綆短（莊子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斷竹（吳越春秋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宍按所歌者本黃帝時竹彈謠）卿雲（尚書大傳舜將禪禹於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而和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雕墻（書五子之歌峻宇雕墻）青藍（荀子青出之藍而青於藍）絳蒨（爾雅茹藘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疏今染絳蒨也一名茹藘一名茅蒐詩疏廣要注本草茜根可以染絳一名蒨）隱括（家語自矯於隱括之中）宛虹（西京賦瞰宛虹之長鬐注宛謂屈曲也鬐虹鬣也）長離（張衡思玄賦前長離使拂羽兮注長離朱雀也）頴脫（平原君傳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頴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齷齪（張衡西京賦獨儉嗇以齷齪注齷齪小節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委瑣握齪注握齪局促也）庭間迴驟（楚辭哀時命騁騏驥于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

定勢第三十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元作文，王按改）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元作命，王改）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一作辭）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郛，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群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功（一作切，從御覽改）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一作雅頌，從御覽改）；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

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强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一作之）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元作向王改）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恠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贊曰

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繩因利騁節情采自凝枉轡學步力止襄（謝云當作壽）陵

醞藉（漢薛廣德傳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注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郛（說文郛郭也兩京賦經城洫營郭郛）[illegible]

矛譽楯（韓非子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欲宗其言（陸雲與兄平原書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反正（左傳文反正爲乏）

文心雕龍卷第六

男 登賢雲門
登穀春畬 校

文心雕龍卷第七

梁劉　勰撰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注

柘湖張景陽端門　　浦南徐顧柔則所　叅訂

情采第三十一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為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一作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一作當）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一作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則云當作模）以位理，擬地

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摛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贊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舜英徒豔，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犀兕（左傳華元答城者謳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役人又歌曰縱其有皮丹漆若何）鳥跡（見原道篇）魚網（實觀漢記黃門蔡倫典作上方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也）美言不信（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五千（老子傳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辯雕（莊子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涇渭（詩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皋壤（莊子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人外（宋書隱逸傳孔淳之還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真宰（莊子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桃李（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樹蘭（淮南子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翠綸桂餌（闕子以桂為餌黃金之鉤錯以銀碧垂翡翠之綸）言隱（莊子言隱於榮華）賁象（易賁上九白賁无咎）摛藻（漢書叙傳摛藻如春華）舜英（詩有女同行顏如舜英舜木槿也其華朝生暮落）

鎔裁第三十二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檃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肬，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肬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替作贊元作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為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illegible]）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當作駿）以為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

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為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脩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為榛楛勿翦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元作㕘）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

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剪穢弛於負擔

駢拇（莊子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謝艾（晉書張重華傳謝艾有文武）清新（陸雲集與兄機書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一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榛楛（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注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喻句耳）庸音（文賦放庸音以足曲）榮衛（榮衛不行五藏不通）

聲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當作效）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脣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摛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元作外王改）聽難為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疊二字脫楊云有雙疊二字諸本皆遺會敖二字下謝云據丁本文當作雙聲疊韻二字）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為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脣糺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元作下句孟和改）氣力（徐云氣力上當復有字句二字）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

韻字下王本有到此處為一句六字疊韻二作間句一韻雙聲二字以一字

[illegible]

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一作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枘方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疎(汪本作疏)闊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元作東榮籠人以)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王本作忽)哉

鑽字王本作鑽 三字 疏字下王本有汝本之序亦曰歎人之寡標十三字

贊曰

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鍾脣吻聲得鹽梅響滑榆槿割(一作割)棄支離宮商難隱

古之教歌云云(見韓非子) 廉肉(禮樂記先王制雅頌之聲以導之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 改張(董仲舒傳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雙聲疊韻(謝注何王元謨問謝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元護為雙聲碻磝為疊韻) 轆轤(...) 出單入兩句換韻雙聲疊韻若雙出雙入四句換韻 往蹇來連(易蹇卦六四爻辭) 吃(韓非傳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吃汗難也 纍纍(禮樂記...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和韻(楊慎曰東董是和東中是韻) 吹籥(公羊傳夫籥者...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 取均(...旋宮以七聲為均均之為言韻也) 調瑟(...以往聖人之法...來時猶膠柱而調瑟) 枘方(宋玉九辯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注枘刻木端所以入鑿) 竽(韓子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悅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左宮右徵(禮記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調鍾(楊雄傳師曠之調鍾俟知音者之在後也注...晉平公鑄鐘工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為後世之有知音者) 榆槿(禮內則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

章句第三十四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小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為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

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元作勝許改）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元作明）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

以四言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為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疑有脫字）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

朱批語助伴無云未文體耳

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況章句歟

贊曰

斷章有檢積句不恒理資配主辭忌失（元作告謝改）朋環情草（孫云草當作節）調宛轉相騰離合同（王本作何）異以盡厥能

明也局也（詩關雎疏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也）區畛（蜀都賦瓜疇芋區區徑區界畔也周禮遂人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畛田界）綴兆（禮樂記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注綴兆舞行也）抗墜（禮樂記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啓行（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啓行猶始也）跗萼（詩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鄭以為華下有鄂鄂下有柎由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祈父（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肇禋（周頌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竹彈謠（見通變篇）元首（虞書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以力為助以喜起熙明良康為韻是三言也）洛汭（夏書五子之歌也）行露（見明詩篇）六言七言（同上）南風（同上）配主（易豐）

初九爲其配主

麗辭第三十五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爲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皐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畫元作書冶元作治朱改）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作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元脫補）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元作疑一作徵）人之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元作詩字上）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驂駑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自（在本作斯）見也

贊曰

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爍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珮

皐陶贊（見尚書）大禹謨 益陳謨（同上）文繫（易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 亨者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嘉會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 又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 水流濕 火就燥 雲從龍 風從虎 [illegible] 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 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 坤以簡能 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 易知則有親 易從則有功 有親則可久 有功則可大 可久則賢人之德 可大則賢人之業 又曰 往則月來 月往則日來 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 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宋畫（莊子 宋元君將畫圖 衆史皆至 有一史後至者 儃儃然不趨 受揖不立 因之舍 公使人視之 則解衣般礴羸 君曰 可矣 是真畫者也）

吳冶（吳越春秋 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上林（司馬相如字長卿 作上林賦）神女（宋玉作神女賦）

毛嬙（莊子 毛嬙麗姬 人之所美也）登樓（見王粲賦）楚奏（左傳 晉侯觀於軍府 見鍾儀 問曰 南冠而縶者誰也 有司對曰 鄭人所獻楚囚也 使稅之 問其族 對曰 泠人也 使與之琴 操南音 范文子曰 樂操土音 不忘舊也）越吟（史記 陳軫曰 越人莊舄仕楚執珪 有頃而病 楚王曰 舃故越之鄙細人也 今仕楚執珪 貴富矣 亦思越不 中謝對曰 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 彼思越則越聲 不思越則楚聲 [illegible]）

[illegible] 孟陽（張載字孟陽 本集 [illegible]）枌榆（漢郊祀志 [illegible] 枌榆社 [illegible]）登 [illegible]

白水（東京賦 龍飛白水 [illegible] 南陽白水縣 世祖初起之處也）允當（左傳 允當則歸）

夔（山海經 東海中有流波山 上有獸 狀如牛 蒼身而無角 一足）踸踔（莊子 夔謂蚿曰 吾以一足踸踔而行 予無如矣）

男 登賢雲門
登敎春會 校

文心雕龍卷第七

文心雕龍卷第八

梁劉　勰撰

比平黃叔琳崑圃輯注

鶴湖曹廷棟六圃
谷陽衛自浚半邨　叅訂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一作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一作託）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鷙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一本作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

[illegible]也

若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繭曳緒（元作[illegible] 按木抽改）。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織（疑作纖）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効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若刻鵠（元作鶴 謝改）類鶩，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

六義（見明詩篇）毛公（漢藝文志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關雎（詩小序關雎后妃之德也）尸鳩（詩小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鷙鳥（[illegible]王雎也鷙而有別）金錫（見衛風淇奧篇）珪璋（見大雅卷阿篇）螟蛉（見小雅小宛篇 [illegible] 法言學行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蜩螗（見大雅蕩之篇）澣衣（見邶風柏舟篇）席卷（見[illegible]）如雪（見曹風蜉蝣篇）如舞（見鄭風大叔于田篇）夸毗（見大雅板之篇）優柔溫潤（王褒洞簫賦[illegible]則周流氾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又云優柔溫潤又似君子）安仁螢賦（潘岳螢火賦[illegible]熠若流金之在沙）季鷹雜詩（張翰[illegible]雜詩青條若總翠）刻鵠類鶩（[illegible]字季鷹[illegible]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胡越（孔叢子胡越之人同舟而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肝膽（莊子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必敢（李斯傳趙高曰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

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
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
也。且夫鴞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
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
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
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
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
廉與鷦鷯（一作焦明）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瑰
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

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
猶未窮矣。又子雲羽（一作校）獵。鞭宓妃以饟屈原。張衡
羽獵。困玄冥於朔野。孌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
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
而飾（悅九）其（闕字卜作）事義暌剌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
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
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
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
而羞跼步。辭入煒燁。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

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慼則聲共泣
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
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
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
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
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嵩高（大雅崧高維嶽駿極于天）容舠（國風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千億（大雅干祿百福子孫千億）
民靡孑遺（大雅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滔天（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漂杵（書武成血流漂杵）
鴞音（魯頌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荼味（大雅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景差（風賦）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漢書宋玉景差皆楚大夫）奔星宛虹（上林賦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飛廉
焦明（上林賦[illegible]推蜚廉[illegible]焦明[illegible]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王
樹（揚雄甘泉賦[illegible]玉樹[illegible]）鬼神（甘泉賦[illegible]鬼魅不能自逮）
（[illegible]而[illegible]鬼魅至[illegible]）比目（兩都賦[illegible]東方有比目魚[illegible]）
若（西京賦海若游於玄渚[illegible]海若海神也）宓妃（揚雄羽獵賦[illegible]洛水之宓妃[illegible]）
洛水（[illegible]）元冥（[illegible]元冥[illegible]水官[illegible]）
為神（[illegible]）魑魅（[illegible]）嵯峨揭業（[illegible]）
（[illegible]）

林賦嵯峨嶕嶢 光賦飛以揚擧 寒谷（劉向別錄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鵬運（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海運則將徙於南冥）鴻漸（易漸卦文）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鵩賦，始用鶡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元作）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邅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

才稟天授非人力所能為故以丁寧于得學

以學而上支不於見取約採擇不能約駁雜無當世号其人矣

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一作方　御覽）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一作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一作拙）須覈，眾美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

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疑當作推之三字）。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為葵，則引事為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為良匠所度，經書為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皜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己，古來無懵。

高宗（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箕子（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政典（書胤征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遲任（書盤庚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鶡冠（漢藝文志鶡冠子一篇注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按賈誼鵩鳥賦中多用鶡冠子語）　引李斯書（李斯諫逐客書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百官（百官箴揚雄有）　遂初（劉歆有遂初賦按賦中感往寄意皆紀傳中事）　据撫（漢藝文志据撫道逸注据撫謂拾取之）　布濩（東京賦聲教布濩注布濩猶散被也）　自奏不學（揚雄答劉歆書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　狐腋（愼子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雞蹠（淮南子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千而後足）　劉劭（魏志劉劭字孔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　歃盟（毛遂事見史記）　管庫隸臣（禮檀弓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左傳隸臣僕謂隸役吏也）　鼓缶（藺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飲秦王請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按缶瓦器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歌也按相如本宦者繆賢舍人故云管庫隸臣）　寸轄（淮南子大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　運關（文子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　衛足（左傳齊人刖鮑牽孔子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庇根（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況國君乎）　山木（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　匠石（莊子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石不顧曰此不材之木也嵇康琴賦匠石奮斤）　文梓（吳越春秋越王使木工伐木大生神木一雙陽為文梓陰為楩楠）　無懵（左傳不與於會亦無瞢焉注瞢悶也瞢與懵同）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illegible]）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為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

程邈造隷而古文廢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譔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元作鳴朱改）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元作栞許改）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

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元作幽蚑思公改）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元作鉏朱改）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元作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黕（元作默朱改）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

潛移淫刻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鬼哭粟飛（淮南子曰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官治民察（見徵聖篇[illegible]注）軒（[illegible]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秘府）六書（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藝[illegible]注[illegible]）吏師（秦[illegible]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刪籀造隸（[illegible]秦丞相李斯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六體（漢藝文志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illegible]）馬字缺畫（[illegible]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相如譔篇（漢藝文志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張敞傳業（漢藝文志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illegible]）揚雄（[illegible]訓纂[illegible]）孔徒（[illegible]）太半（[illegible]）三接之外（[illegible]）

[illegible]三接之外則曹子建雜詩綺縞何繽紛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璚珮結瑤璠五字而聯邊者四宜有字林之譏也若賦則更甚十接二十接不止若矣 黷黷（[illegible]）三寫（魚成魯帝成虎[illegible]）三豕（家語子夏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為體。義主（注作生）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元作立王改）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始正而末奇。內明而外潤。使翫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彼波起辭間。是謂之秀。纖手麗音（纖麗字闕）宛乎逸態。若遠山之浮烟靄。孌女之靚容華。然煙靄天成。不勞於粧點。容華格定。無待於裁鎔。深淺而各奇。嬛（字典無嬛字應是穠字之誤）纖而俱妙。若揮之則有餘。而攬之則不足矣。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於玄默之表。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恆溺思於佳麗之鄉。嘔心

吐騰。不足語窮。殷歲煉年。奚能喻苦。故能藏穎詞
間。昏迷於庸目。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使醞藉者
蓄隱而意愉。英銳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雲製霞。
不讓乎天工。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之
隱。等宿儒之無學。或一叩而語窮。句間鮮秀。如巨
室之少珍。（此二字本有）若百詰（詰字闕）而色沮。斯並不足於才
思。而亦有媿於文辭矣。將欲徵隱。聊可指篇。古詩
之離別。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復兼乎比興。陳
思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剛才勁。而並長於諷諭。

叔夜之（闕二字）嗣宗之（闕一字）境元思澹。而獨得乎優閑。士
衡之（闕一字）彭澤之（闕一字以上四句功甫本闕一本增入諸校本通四字）心密語澄。而
俱適乎（下闕二字一本有壯采二字）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節
至。涼飇奪炎熱。意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
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
遂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懼。此閨
房之悲極也。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
傷。此羇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
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元作果）

（故）也。或有晦塞爲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
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
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
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
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互體（左傳杜氏注。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疏。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瀾表方圓（尸子。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

古詩離別（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樂府長城（樂府古辭有飲馬長城窟行。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客之至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爲長城窟行。）

黃雀（陳思王有野田黃雀行。）

青松（劉公幹詩。亭亭山上松。）

彭澤（陶潛傳。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爲建威參軍。後爲彭澤令。）

隱秀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風動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於嘉禾者。即闕此一板。此後諸刻仍之。胡孝轅朱鬱儀皆不見完書。錢功甫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後歸虞山。而傳錄於外甚少。康熙庚辰。何心友從吳興賈人得一舊本。適有鈔補隱秀篇全文。辛巳義門過隱湖。從汲古閣架上見馬已蒼所傳功甫本。記其闕字以歸。如此故壞通四字。闕不敢以意增加也。

文心雕龍卷第八

男 登賢雲門
登穀春畬 校

文心雕龍卷第九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注

梁劉　勰撰　潭東徐南濱玉臺

通波陳尚學我田　叅訂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愼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為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元作僣孫改）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

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即（劉云當作酢）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為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王本作掠）人美辭。以為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為尤矣。若夫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閹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元脫楊補）兩稱目。以並耦為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為疋矣。疋夫疋婦。亦

文從字順乃可信乎

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一作足)而數筌(一作)蹄，選勇而驅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為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隱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俊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管仲言(管子戒篇：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 陳思(陳思王集武帝誄：幽闥一扃，尊靈永蟄。冬至獻襪頌：翱翔萬域，聖體浮輕。) 口澤(禮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如疑(禮記：孔子觀送葬者曰：善哉為喪乎！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潘岳金鹿哀辭：將反如疑，回首長顧。金鹿，潘岳幼子也。) 方罪李斯(向秀傳：嵇康被誅，秀作思舊賦云：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 寧僭無濫(左傳：蔡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不類(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 寶玉大弓(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左傳杜氏注：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胠篋探囊(莊子：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中黃育獲(孟子……文選注：尸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 井賦疋馬(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出馬一匹。) 應劭釋疋(應劭風俗通：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馬縱橫適

得一疋。漢食貨志：布帛長四丈為匹。) 車貳佐乘(禮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朝祀之副車也；佐車，戎獵之副車也。人貳車名……諸侯七乘云云。) 馬儷(鄭風大叔于田：兩驂如舞，兩服上襄。) 雖單為疋(……) (王正義曰：士大夫以上則有妾媵，庶人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故書以通謂之匹夫匹婦也。按易中孚象曰：馬匹亡，謂四與初絕類而上也。馬之亡其匹也，可以訓疋之義，正與匹夫匹婦一例。) 匹義(爾雅釋詁：匹，合也。……者，配合也。) 羿氏舛射(帝王世紀：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左目，羿誤中右目，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 敗駕(莊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多謝(鄭象莊子注：不可多謝……而推之為兄也。)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己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

學宦書而行文須弄

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鐫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一作成）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元作敬孫無撓改）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為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勌。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元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養氣（王充論衡自紀篇：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長艾（曲禮：五十曰艾。）慚鳧企鶴（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尾閭（莊子秋水篇：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注：尾閭，海東川名。）置硯（謝承後漢書：王充於宅內門戶牆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著論衡。）懷筆（曹褒傳：褒字叔通，博雅疏通，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用思困神（陸雲與兄平原書：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錐股（戰國策：蘇秦乃發書陳篋，得太公陰符，伏而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驅齡伐性（王充效力篇：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心覆（左傳：頭須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其人以告，公遽見之。）節宣（左傳：節宣其氣。）賈餘（左傳：欲勇者賈余餘勇。）腠理（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通。）胎息（漢武內傳：王真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行之斷穀二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宋史藝文志有臥龍隱者胎息訣一卷。）水停（莊子：水靜則明燭鬚眉。）精爽（左傳：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

凜元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方（一作無）。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一作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眾。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節文（一作自）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文作）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脩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卻。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臀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于此矣。

贊曰

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儀毫（呂氏春秋。夫射者儀毫而失墻。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詘寸（文子。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率故多尤（文賦。或率意而寡尤。）事賊（左傳。需。事之賊也。）偏枯（呂氏春秋。魯公孫綽[illegible]曰。我固能治偏枯。）懸識（扁鵲[illegible]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總轡（宋詩[illegible]者正身以總轡。）同音（淮南子。胡越[illegible]之人。生而同聲。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歎奇（漢書。張湯為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稱善（世說。司馬景王命中書虞松作表。再呈不可。鍾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如樂（左傳。如樂之和。無所不諧。）

總術第四十四

今(元作令商改)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分(疑有脫誤)經以典奧為不刊非以言筆為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元作實楊改)匪窮(元作躬許改)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尠博者該贍蕪(元作無朱改)者亦繁辯者昭晳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窕槬(衍字)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

以有熟文為難可後可疑為不可嗤不攜筆者爲之下也

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元作清)制勝文苑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弈之窮數棄(元作筭)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元作非許改)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纆(元作纏許改)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鑒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曲盡 文賦序也以俗曲盡其妙 九變 漢武帝策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玉石 老子注本不欲琭琭如玉

文運[illegible]時繫乎[illegible]共論[illegible]此學者[illegible]學[illegible]史[illegible]以此等[illegible]文體之[illegible]關於[illegible]讀公家[illegible]之也

落落[illegible]如[illegible]。窕槬左傳[illegible]伶州鳩曰[illegible]窕則不咸槬則不容[illegible]。魏文典論論文曰[illegible]不可力強而致譬之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盤根後漢書虞詡傳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博塞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又行棊相塞曰塞。儻來莊子繕性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纆牽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造父造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三十之輻老子[illegible]輻[illegible]以象日月也。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蝨。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暐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兒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元作策玉屑之譚。元作陳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

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班彪參奏（元作表張僞度改）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元作禮張改）于瑞（元作端張改）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一作子俶）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

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沖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傅三張之徒。孫（元作從）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為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為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元作悊）。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何本改函）滿玄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

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干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元脫）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飆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緝元作[illegible]）景祚。今聖歷方興。文思光（元作[illegible]）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illegible]作[illegible]）焉如面。

野老（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郊童（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謠云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風（詩見[illegible]篇）爛雲（見[illegible]）猗歟（鄭康成詩譜[illegible]中宗高宗者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封紂兄微子啓為宋公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為首其首章曰猗歟那歟）周南（詩小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邠風（詩譜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後成王迎而反之太史述其志主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豳國變風焉）幽厲（詩[illegible]凡伯刺厲王也[illegible]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平王（詩註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不能復雅下列於國風[illegible]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泥[illegible]

[illegible]五蠹六蝨（見韓子[illegible]篇）莊衢（騶奭傳[illegible]采騶衍之術以紀文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蘭臺（見[illegible]宋玉[illegible]）荀卿（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稷下（孟子荀卿傳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索隱曰稷齊之城門也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談天雕龍（見[illegible]）燔書（秦始皇本紀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戲儒（[illegible]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禮律草創（[illegible]）大風（見[illegible]）鴻鵠（[illegible]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illegible]四人從太子[illegible]戚夫人[illegible]鴻鵠高飛一舉千里[illegible]）

已就塡色西海塡池四海富可奈何雖有繪塡尙安所施 文景 漢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孝景皇帝文帝太子也皆以周公成 漢言文 賈誼 西漢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短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 鄒枚 鄒陽枚乘傳景帝召拜乘爲弘農都尉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免官 孝武 漢武帝紀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柏梁 見明詩篇 金堤 漢溝洫志武帝既封禪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上悼功之不成廼作歌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 王尊傳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 蒲輪 枚乘傳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 鼎食 主父偃傳尊立衞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對策 見議對篇 疑奏 見附會篇 負薪 朱買臣傳家貧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 滌器 司馬相如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後爲中郎將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

壽王 吾丘壽王傳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後爲光祿大夫侍中 嚴 嚴助傳嚴助會稽吳人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 終 終軍傳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 枚皋 枚皋傳皐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 昭 漢昭帝紀孝昭皇帝武帝少子也武帝崩即皇帝位 宣 漢宣帝紀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昭帝崩昌邑王賀淫亂大臣請迎帝即皇帝位 石渠 見論說篇 雕篆 見詮賦篇 綺縠 同上 底祿 左傳叔向曰底祿以德 元 漢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好儒宣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成 漢成帝紀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元帝崩即皇帝位 金馬 東方朔傳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 千首 見詮賦篇 六藝 漢藝文志劉歆七略有六藝略諸子略 哀平 漢哀帝紀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成帝無子立爲皇太子成帝崩即皇帝位 漢平帝紀孝平皇帝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哀帝崩即皇帝位 光

武 後漢光武帝紀光武皇帝諱秀長沙定王之後 王莽篡位復漢 圖讖 見正緯篇 免刑 後漢文苑傳杜篤居美陽坐事繫京師獄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參奏 班彪傳彪爲竇融從事爲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 明帝 後漢明帝紀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 辟雍 辟雍明堂也通鑑明帝永平二年上始率羣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禮畢上自爲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 虎觀 見論說篇 國史 見史傳篇 述漢注 給札 賈逵傳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東平 後漢東平憲王蒼傳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 沛王 見正緯篇 安和順桓 後漢安帝紀孝安皇帝諱祜肅宗孫也孝和皇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孝桓皇帝諱志肅宗曾孫也 班傅 班固傅毅 三崔 崔駰崔瑗崔寔 王馬 王逸馬融 張蔡 張衡蔡邕 靈帝 後漢靈帝紀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 蔡邕傳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蔡邕上封事曰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

獻帝 後漢獻帝紀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初封渤海王建安二十五年傳位于魏 蓬轉 西征賦注 魏武 魏志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字孟德爲郎遷丞相封魏王文帝追諡曰武皇帝 文帝 魏志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 陳思 魏志陳思王植字子建 思悼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體貌 漢賈誼傳體貌大臣 禮容而敬之 俊才雲蒸 仲宣孔璋偉長公幹德璉元瑜子叔 俱見前 與路粹字文蔚與陳琳等俱爲太祖典記室 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 按文選東京賦注云 丕相倉曹 楨傳 用各別查字典引劉楨魯都賦云貴文而信輕命重

辭義勝也毛詩成稱 明帝 前見 度曲 漢書元帝吹洞簫自度[illegible] 崇文
[illegible]又以作[illegible]用也[illegible]自[illegible]度作新曲[illegible]
觀 魏志明帝四年置崇文觀以文之 何 晏 劉 劭俱前見 高貴 鄉公[illegible]東海定王[illegible]
之子齊王芳廢大臣立之為成濟所弒 正始餘風 世說王丞相與殷中軍共談[illegible]
正始之音[illegible]
[illegible] 嵇 康 阮 籍 應 瑒 繆 襲俱見前 晉宣景文武
懷愍 [illegible]字[illegible]元[illegible]魏為太尉[illegible]即位追諡[illegible]皇帝[illegible]
[illegible]追諡文皇帝[illegible]
[illegible] 綴旒 [illegible]
[illegible] 文才實盛 [illegible]
[illegible] 聯璧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止[illegible] 二俊 陸機[illegible]
[illegible] 劉 [illegible]
元皇 [illegible] 明帝 [illegible]
[illegible] 刁 [illegible]
[illegible] 庾 [illegible]
溫 [illegible] 成康穆哀 [illegible]明帝長子也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簡文 [illegible]
孝武安恭 [illegible] 袁殷孫干 [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帝立之在位二十[illegible]

[illegible]杜[illegible] 杜下 [illegible] 漆園
中[illegible]左[illegible]元[illegible]
[illegible]也 武帝文帝孝武明帝 [illegible]
名[illegible]
[illegible]文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 [illegible]
[illegible] 袁 [illegible] 龍章 [illegible]
[illegible] 謝 [illegible]
五色之 顏 [illegible]
[illegible] 鳳采 [illegible]
[illegible] 何范張 [illegible]

沈 南史沈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皇齊 [illegible]
[illegible]
貳離 易離卦象曰明兩作離[illegible] 環流 [illegible]

文心雕龍卷第九

男 登賢雲門
登穀春會 校

文心雕龍卷第十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注
梁劉　勰撰　魏塘陸迥然岜儔
霅湖姜爾耀子葯　參訂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即疑作）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

上下句名猶大句已精義之圖也已說

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元駒（大戴禮夏小正十有二月元駒賁元駒也者蟻也賁者何也走於地中也注言春見元駒之步）丹鳥（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注丹鳥螢也白鳥謂蚊蚋也羞進也不盡食也古今注螢一名丹鳥一名夜光）獻歲（楚辭招魂獻歲發春兮）滔滔（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天高（宋玉九辯泬寥兮天高而氣清）霰雪（楚辭九章霰雪紛其無垠兮）一葉（淮南子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灼灼（詩周南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依依（詩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杲杲（詩衛風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瀌瀌（詩小雅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喈喈（詩周南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喓喓（詩召南喓喓草蟲）皎日（詩王風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嘒星（詩周南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參差（詩周南參差荇菜）沃若（詩衛風其葉沃若）魚貫（易剝卦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麗則麗淫（見詮賦篇）棠華（詩小雅裳裳者華或黃或白）秋蘭（楚辭九歌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皐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為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燿似縟錦之肆薳敖（元作殽曹改）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元作襄曹改）以文勝從饗國僑以脩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艷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為致附聲測貌泠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

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弈葉繼采舊說以為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為才崔傅之末流也李尤（元作允王改）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沉膇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識（一作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遺

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為筆禰衡思銳於為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儁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

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懵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

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即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疑作旨）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元作陳王青運改）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温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元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

執剛中並楨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干寶文勝為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軫以高驤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閑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為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為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曰紛雜皎然可品

六德 書皋陶謨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八音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仲虺 書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伊訓 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 吉甫 詩大雅吉甫作誦 吉甫尹吉甫也 蔿敖 左傳隨武子曰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 [illegible] 隨會 左傳晉士會平王室王享之 [illegible] 趙衰 左傳秦穆公享公子重耳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 [illegible] 國僑 [illegible] 樂毅 [illegible] 荀況 史記荀卿名況 [illegible] 飛兔 呂氏春秋飛兔要褭古之駿馬也 猗頓 [illegible] 宋弘稱薦 宋弘傳 [illegible] 集靈 [illegible] 顯志 [illegible] 蚌病 [illegible] 二班 [illegible] 兩劉 歆向 王命 [illegible] 新序 [illegible] 崔駰 [illegible] 李尤 [illegible]

帝時拜郎中奏事有山谷衡賦折東湖銘而贊述沈膇左傳成公六
仕明帝時馬融仕順桓時以年觀之乃李尤亦能年獻子曰
世且藝隘於是乎垂打賦易明變生初九明枚乘遺術謂逸與延
有沈病重膇之疾貞于飛雨其與壽酒巢之
于是而是壽始趙壹後漢文苑傳壹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
欲突出前人也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謝恩
又作刺世疾邪七子魏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
賦以舒其怨憤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
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
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丁儀邯
鄲魏志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劉劭見注
事紹休璉應璩傳璩字休璉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
篇貞字方甫少以才聞能談論休璉作百一詩
譏切時事編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
樂府廣題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何
晏晏字平叔有奇才又選注魏明帝將東巡恐吳兵
敢嗣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賦之晏遂有此作嵇康嵇
傳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于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阮籍晉書阮籍傳籍作詠懷詩八十餘篇
為世所重顏延年曰阮籍在
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韓非非著說難孤憤說左思左思有詠
史潘岳潘岳傳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富寬深世說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世
詩
執成元子也剛中易蒙彖以剛中也師卦彖剛中而應具體按諸作同詩見第…公評揚都以為…
而不免於盧諶晉書盧諶傳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陷非所南
郡郭璞傳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詞賦為中興之冠西京光武都洛陽長安在西故曰西京而文人洸以
前漢為西京後漢為東都也鄴都文選魏都賦鄴相州是也元封漢武帝紀封泰山降坐明堂…十月為
元封元年建安見明詩篇

知音第四十八

不薄今人愛古人老杜所以爲超百家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為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脣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偽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麏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為麏楚人以雉為鳳魏氏以夜光為怪石宋客以燕礫為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

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況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昔屈平有言。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為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迺訂。流鄭淫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日進遙聞 鬼谷子內揵篇曰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儲說** 韓非傳非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因急攻韓韓遣非使秦李斯姚賈害之下吏治非。**子虛** 見[illegible]篇上林。**嗤毅** 傅毅文帝典論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論才** 陳思王與楊德祖書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丁廙字敬禮季緒劉表子也。**相輕** 魏文帝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樓護** 游俠傳樓護字君卿少隨父為醫長安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為吏數年甚得名譽。**醬瓿** 揚雄傳若太元法言劉歆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而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麟麞** 見史[illegible]。**雉鳳** 尹文子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買而獻之楚王。**怪石** 尹文子魏田父[illegible]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illegible]。**燕礫** 闞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觀之掩口而笑[illegible]。**東向** [illegible]而望不見西[illegible]。**琴表其情** 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illegible]志在流水[illegible]

洋洋乎若流水。折楊（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白雪（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異采（楚辭九章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春臺（老子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樂餌（老子樂與餌過客止）國香（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杇附。而近代詞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為古今文人之（之字一作並）類不護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偬恫以麤疏，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餔啜而無恥，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詈臺，孫楚狠（狠一作佷）愎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汚點，絳灌之讒嫉，沿

一[稱]多 人作[禰] 作行之 功制作 二[匠]乃 曲元本

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況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囂俗，況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濬沖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沈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為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元作米龔仲和改）以彪外，楩枏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元作

負舊改 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
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
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梓材 書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韋誕 文章敘錄韋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人以問誕誕對曰仲宣傷於肥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粗疏文蔚性頗忿鷙 竊妻受
金 史記相如傳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其後人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 嗜酒 揚雄傳雄家素貧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 敬通 馮衍傳衍字敬
通顯宗即位人多短衍文過其實遂廢于家衍與婦弟書數上婦之惡有云以室家之故析親衣冠心專耕耘以求衣食 杜篤 後漢文苑傳杜篤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 班固 班固傳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 馬融 馬融傳融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 文舉 孔融傳融字文舉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後為曹操所殺 性寬附成讒固知識能在欲者鄙矣 正平 後漢文苑傳禰衡字正平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後為黃祖所殺 惚恫 惚恫不得志也 詭禱 潘岳傳愍懷太子之廢也岳使太子醉而書之令小婢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依而寫之以呈帝廢太子 傾仄 陸機傳機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賈郭 郭彰傳彰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后從舅也與后專權勢賓客盈門世人稱為賈郭 詈臺 傅玄傳玄為司隸校尉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元位在卿下元恚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元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元不敬

訟府 孫楚傳楚參石苞驃騎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 管仲盜竊 說苑鄒子曰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 吳起 吳起傳起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 讒陳平 陳丞相世家絳灌等咸讒陳平曰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 絳灌 漢書絳灌傳絳侯周勃灌嬰也 孔光 孔光傳光為御史大夫時董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 王戎 王戎傳戎與阮籍諸人為竹林之遊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 後坐遣吏 賢歸之囂 鄒枚 鄒陽傳吳王濞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内 其言于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 黃
香 後漢文苑傳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香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徐幹 魏志徐幹字偉長魏文帝書偉長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 敬姜 國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母歎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敦書 左傳晉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孫武 孫子傳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 弸中彪外 揚子法言君子之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注弸滿也彪文也
楩楠 陸賈新語楩楠豫章天下之名木也生於大山眾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

頡頏勝子從余無一不序之典刑自大夫

心心哉美矣故（一本上有夫字）用之焉（元脫按廣文選補）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緜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衍）肖貌天地稟性五才（一作行）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一作外）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

者多矣至於（一作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選本作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汪作品）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一作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一作包）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元作怡暢王惟儉改）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難雖復（一作或）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

數實及其品列（許作）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元脫許補）茫茫往代既沈（一作陳）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涓子（文選注涓子齊人好餌朮隱于宕山著琴心三篇）王孫（漢藝文志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雕龍（見前注）

騰聲（許作騰文選注）飾羽（見徵聖篇）魏文（魏文帝集有典論論文篇）陳思（陳思王與楊德祖書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應瑒（應瑒集有文質論）文賦（陸機集有文賦）流別（見頌讚篇）翰林（隋書經籍志翰林論三卷晉著作郎李充撰晉書李充字弘度江夏人歷官大著作郎作翰林論論為文體要）

毛目（予作論周易以下六論釋其論一篇作賦雖文之一目然不能周備於通也）

餅管（莊子秋水篇是直用管闚天不勝其數也）

文心雕龍卷第十

男　登賢雲門
　　登穀春雷　校

六一居士詩話一卷

（宋）歐陽修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六一詩話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歐陽修撰。修有詩本義，已著錄。是書前有自題一行，稱退居汝陰時集之以資閒談。蓋熙寧四年致仕以後所作。越一歲而修卒，其晚年最後之筆也。陳師道後山詩話謂修不喜杜甫詩，葉夢得石林詩話謂修力矯西崑體，而此編載論蔡都尉詩一條、劉子儀詩一條，殊不盡然。毛晉後跋所辨，亦公論也。其中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今見杜荀鶴唐風集，而修乃作周朴詩。魏泰作臨漢隱居詩話，詆其謬誤。然考宋吳聿觀林詩話曰：杜荀鶴詩句鄙惡，世所傳唐風集首篇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者，余甚疑不類荀鶴語。他日觀唐人小說，見此詩乃周朴所作，而歐陽文忠公亦云爾。蓋借此引編以行於世矣云云。然則此詩一作周朴，實有根據，修不誤也。惟九僧之名，頓遺其八，司馬光續詩話乃為補之，是則記憶偶疏耳。

六一居士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爲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于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五一作之二字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軿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爲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或一作嘗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蓋一作寺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處喫一作飲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一作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有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爲鏌鋣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蟆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河豚常出於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一作筍爲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祇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爲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爲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淯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觀[illegible]三日暗吹沙[illegible]龍曹賣成花花飛萬里春曉月白石闇惟慾女[illegible]大明[illegible]瞎罰費雌尾不掃粘官韻宮中才人承聖顏嘆[illegible]毒呼南山三公免責[illegible]春斗酒十千尊復隹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眞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儁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

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一作之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偶得一作收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既一作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歎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命一作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日一作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鬧裝妻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辭一作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作堪纔能所一作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暖一作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嘗語予曰詩家雖率主一作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柬汰梅翁事清切（一作句）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硬咀嚼苦（一作且）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或作）遊一縣（忘其縣名）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二字一作胡）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俗語睹請）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此漁父肝腎虛也）又有詠詩者云（一作此六字）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人皆以爲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作兩）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劒器曹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一作來）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爲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凡廝短勒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爲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稾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一作撞）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

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
精麤頓一無此字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
對月詩所謂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沈沈臥彩綵一作
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
舜元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
美紫閣寺聯句無愧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喜一作為詩而多稱引後
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
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
鮆魚繁豉添蓴菜紫一作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
手簡再三稱賞此二兩一作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
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
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
詩體一變而先生老先生一作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
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大一作新蟬
云風來玉宇烏先轉覺一作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
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年一有浮峭帆橫渡官橋柳疊
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
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
區區於風雲雲一作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
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
射家僕射罷相歸洛某一作日與賓客吟宴於其
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
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
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
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
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
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
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
有多情未老已先一作白髮頭洗二字一作野思到春如亂
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
人燕學飛之類皆無愧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一作
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
所在其寄余詩逮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
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
流無險似瞿唐蒲峽猿聲斷旅盡一作腸萬里可堪人
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
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
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
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
為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

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爲世所珍（一作寶）余
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以此紙書其
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
絕眞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
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
遊不得忿然騎一素（一作青）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
亳州一舉子家又呼（一有其字）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
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
隨日脚流神（一作鬼）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
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
霓裳（一有羽衣二字）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
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
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
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
有遺亡（四字一作以俟知）者爾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爲人沈厚
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
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
又如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殆不類其
爲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
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談）談笑助
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
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
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去）出入
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
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
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一作夫）
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
曲蟻封疾徐（一有卻字）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
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
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
歟坐客皆爲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
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
有色映堋雲爛聲迎羽月遲（一作馳）尤爲京師傳誦當
時舉子目公爲宋采侯

六一居士詩話

劉攽貢父詩話一卷

（宋）劉攽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中山詩話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劉攽撰。攽有文選類林，已著錄。當熙寧元祐之間，攽兄弟以博洽名一世，而吟咏則不甚著。惟此論詩之語獨傳。宋人所引多稱劉貢父詩話。此本名曰中山，疑本無標目，後人用其郡望追題，以別於他家詩話也。花蕊夫人宮詞本一百首，攽稱僅見三十餘篇，疑王安國初傳之時，或好事者有所摘鈔，攽未見其全本也。其論李商隱錦瑟詩，以爲令狐楚青衣之名，殊爲影撰。其論蘇進勿勿蒸土一條亦不確當。不但解杜甫詩功曹非復漢蕭何句，考之未審，爲晁公武所糾。至開卷第二條所引劉子儀詩，誤以論語師也辟爲師也達，漫無取正，亦不可解。所載嘲謔之詞，尤爲冗雜。攽好詼諧，嘗坐是爲馬默所彈，殆性之所近，不覺濫收歟。北宋詩話惟歐陽修、司馬光及攽三家號爲最古。此編較歐陽、司馬二家雖似不及，然攽在元祐諸人之中，學問最有根柢。其考證論議，可取者多，究非江湖末派，鉤棘字句，以空談說詩者比也。

劉攽貢父詩話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朝以爲故事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上所自作景祐初賜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眞詔旨也

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須干取下惠聖之和師也達祈子張學干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番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避之此偶自諧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景祐中宋宣獻上楊太妃挽詩云神歸眔小廟禮祔葬餘陵文士稱其用事精當楊昌言詩曰先帝遺弓劍拱雲上紫清同時受顧託今日見升平雖不用事意思宏深足爲警語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曰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時獨刻公詩於石

僧惠崇詩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然唐人舊句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詩曰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似師兄杜工部有峽束蒼江起巖排石樹圓頂蘇子美遂用峽束蒼江巖排石樹作七言句子美豈竊詩者大抵諷古人詩多則往往爲已得也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爲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白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曰江雲漠漠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則有風雨）又曰食啗蝦魚頰肥腯（豢其肥大）人多取佳句爲句圖特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尒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何須柳也工部詩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瑕纇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狼多少人愼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若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

詩以意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効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翻成鄙野可笑盧仝云不即溜鈍漢非其意義自可掩口寧可効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律詩雖稱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云老公眞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直諧戲語耳歐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爲不工謂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未知眞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某然聖俞平生所自負者皆某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

潘閬字逍遙詩有唐人風格有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雁一一皆南飛（樵暮自歸盧歸鄉唐）僕以謂不減劉長卿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閬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誅匿舒州潛山寺為行者題詩於鍾樓云迸寺千千萬萬峯（志第二句）頑童趂暖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鍾孫僅為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遥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去

王益柔勝之為館職年少意頡頏張揆叔文亦新貼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群聚輒居上座王密於屏風題云四十餘年老健兒（此唐徐州節度王智興自詠詩句）翌日會食王正座詩下衆無不哂

李絢（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著王勝之輒取注之曰居甘泉者以謳著（京師名倡李氏居甘泉坊善歌）賣藥者以木牛著（京師李家賣藥以木牛自表人呼為李木牛）圍棊者以奕著（李乃國手而棋思遲蜀人呼為李憨子）裁襆頭者以拗著（李家襆頭天下稱言而必興人無劉歲父自以詠李呼）作詩者以鄙達著（鄙達老人喜為詩所手輒自題寫詩句錄下而自稱鄙達李老嘗書人新素墻壁主人慼怒蕭官杖之拘噪使市石良更好屢詆告官乃得錢舍閒者暱之）此數人因勝之有云遂自詫不朽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劒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龍吉戍黃榆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開貔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鬢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太喜之

黃覺仕宦不遂嘗送客都門外不及寓邸舍會一道士取所携酒炙呼飲之既而道士舉杯撫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為洞賓也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之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予藥數寸許告覺曰一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歲卒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為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撏撦至此聞者歡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元獻王文通詩曰甘泉柳苑秋風急却為流螢下詔書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舉乾坤一腐儒楊黙然若少屈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絶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趠飛揚為感動也

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蘗腸亦苦強歌聲不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

寒漁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删取者東野與退之聯句
語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
色也
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至七
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強衣飾文昌有謝
裴司空馬詩曰作離華廐移蹄澁初到貧家舉眼驚
此馬却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而顯亦少其比
白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今人
不用廝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陶穀云尖簷
帽子卑凡廝是也白日金屑琵琶槽雪擺胡騰衫琵
琶與今人同杜曰阜鵰寒始急白曰千呼萬喚始出
來人皆為語病事之終始音上聲有所宿留今甫然
者音去聲二公詩自非語病
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
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
干旅舍云摇落莫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
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
處擣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
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
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砧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
也
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
唐人為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
云更覺良工用心苦然豈獨畫手心苦耶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直
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
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海陵人王綸女輙為所憑自稱仙人字善數品形製
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落人
間一說云天上有楊木開花六出他詩句詞意飄逸類非世俗可較
題金山云濤頭風捲雪山脚石蟠虬常謂綸為清非
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曰君為桐葉我為春風春
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居數歲神舍女去
憪然無知嫁為廣陵呂氏妻
鞠皮為之實以毛蹙蹋而戲見霍去病傳注穿域蹋鞠晚唐已不
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
燿了水中撩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今
柳三復能之述曰背裝花屈膝𡣪㒓白打大廉斯進
前行兩步蹺後立多時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
後園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書
再拜者三每拜毬起復於背脊幞頭間公乃笑而奇
之遂延於門下然弟子拜師常理也獨毬多賤人能
之每見勞於富貴子弟莫不拜謝而去此師拜弟子
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
洪州西與滕王閣相對一僧盡覽詩板告郡守曰盡
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
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出閩僧有朋多詩如虹收
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曰詩因試客分題僻棊爲饒

人下着低亦巧思也

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笑

孟蜀時花蘂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父因治館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纔三十餘篇大約似王建句若厨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都不語含羞急過御床前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王徭一生難之曰野鹿安得王徭一生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率紬毛耳

刀景純有見無類必往復歸每至三鼓宋祁判館集僚屬而刀或連日不赴因邀而譏讓之王原叔戲改杜贈鄭廣文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驀地趁朝歸便遭官長罵李獻臣曰我爲足之云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氈（時西戎稱名摩氈氏）近有王宣政時時與紙錢

（刀嘗爲政僚屬時）王宣以古文篆隸加標軸寄挂刀聽事會一日大雨不出周步廳廡間始見此圖問之從者曰挂此巳數日矣先造者往往能通念也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眎之笑曰交不着（蹤跡也）號爲錐宋爲其穎利而么麽云贈詩曰譬如利錐末所到物巳破後倅洺州洺本趙地有毛遂塚墅俞遂舉處囊事爲洗行詩戲之

司馬溫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詩曰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爲芹音周人語轉亦如關中以中爲烝虫爲塵丹青之青爲萋也五方語異閩以高爲歌荆楚以南爲難荆爲斤昔閩士作清明象天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會攷官同里遂中選荆楚士題雪用先字後曰十二峯巒旋旋添反讀添爲天字也向敏中鎮長安土人不敢賣蒸餅恐觸中字諱也

楊安國判監集學官飲必誦詩譜以侑酒舉盃屬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裴如晦亦舉盃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一坐皆笑而楊不悟

泗州塔人傳下藏真身後閣上碑道興國中塑僧伽像事甚詳退之詩曰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身焚矣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俗謂塔頂爲天門蘇國老詩曰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以譏在位者

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以燕時物故寓言爾蜀人自京以鴿寄不浹旬而達船船浮海亦以鴿通信非虛言也史以陸機黃耳爲犬能寄書恐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諭人而從舟楫乎或者爲奴名不然當爲神犬也

史著赫連勃勃之暴烝土築城其意謂錐熟土入然不

知北方土工用春首聚土陽氣烝發用築則堅牢特
甚故尒近有獻策築吳江爲瓮堤土人欲以巨瓮實
土稍稍下之不思土實則瓮重不可致虛致水中則
泛泛焉可止雖執政亦惑之然治河皆有瓮堤形似
瓮耳不用陶器也
汪白爲平糶詩刺時病云究堧補墻牆墻成垣已隳
斷復補穿寢復成寢亦斷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
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詠響琤琮入
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絃管家語也歐陽文忠
公見張安陸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韓吏部集
有李習之兩句云前之詐灼灼此去信悠悠若無可
取鄭州摇一石刻刺史李翱詩曰縣君愛塼渠遶水
恣行游部性樂山野摇地便池溝兩岸植芳草中間
漾清流所向既不同塼墜名自修從他後人見景趣
誰爲幽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翱尒而習
之不能詩也吏部讀皇甫湜詩亦譏其掎摭糞壤梅
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
合烏頭負郎工官從脊勸石少傅中立愼緘石勃然
曰上官從如下官口何
韓吏部贈王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
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
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材須大用宰

相未許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
物價也古稱駔儈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互郎
主互市唐人書互爲牙因訛爲牙理或信然今言萬
爲力千爲撇非訛也若隱語尒
陳文惠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
游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搆亭號佚老後歸政者往
往多効之公喜堆墨書游長安佛寺題名從者誤側
硯汙鞋公性急遂窒筆於其鼻客笑失聲若皇甫湜
怒其子不暇取杖遂齧臂血流
今人呼秃尾狗爲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
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尒末厥鐵罕凡字
世語虛偽爲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
皆行濫者非沽濫稱也世語優人爲何市樂說者謂
南都石駙馬家樂甚盛號稱南市中樂人非也蓋唐
元和時燕吳行役記其中已有河市字大抵不隸名
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也世謂事之陳久爲瓚蓋
五代時有馬瓚爲府幕其人魯鈍有所聞見他人已
厭熟而已甫爲新奇道之故今多稱瓚爲厭熟京師
人貨香印者皆擊鐵盤以示衆人父老云以國初香
印字逼近太祖諱故託物默諭
梁周翰真宗即位始知誥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
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大年朱昂同在禁掖楊
未及蒴二十而二公皆老數見輕侮梁謂之曰公毋
侮我老此老亦將留與公尒朱昂聞之背面揺手掖

下謂梁曰莫與莫與大年死不及五十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我爲卿飲靖舉曰夜筵設邏侈盛臣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通好情幹勒厚重微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俱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爲酹觴漢史有槃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眞胡語也劉沆亦使虜使凌壓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微迕之二公俱謫官

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群臣長沙王亦小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李白云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環今時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恥效樂工藝益不復如古人常舞矣古人重歌詩自隋以前南北舊曲頗似古如公莫舞丁督護亦自簡澹唐來是等曲又不復入聽矣近世樂府爲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不容一唱三歎也胡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及以方響代編磬所奏唯采蘋鹿鳴數章而已故梅曼延傍通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尔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効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歡醉丐書爲揮毫筆驛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爲佳句

趙少師初在漣水守館不數年後以學士知漣水繼來者名其堂豹隱晏卿有詩曰熊非渭清逢何莫龍卧南陽去不還年少客游今郡守蔚然氣在立談間後莫偕者

曹参晉爲功曹而杜詩云功曹無復數蕭何誤矣按光武嘗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謂之中山亦誤矣唐韓皐鼓廣陵散其說謂毋丘儉諸葛誕刺揚州舉兵討晉不成而散於廣陵尔劉道原謂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儉誕皆死壽春是時廣陵屬徐州至隋唐始爲揚州不可不察也

景祐中羌人叛詔遣士獻方畧率皆得官有題關西驛舍曰弧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廟堂不肯用奇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殺氣衝靈夏逢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眞苟且

宋次道次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人名宫人所聚也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爲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彝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部

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乂之人對曰鐵衡水盜水衡鐵鐵其為衡水令人謝之曰正欲作對尔實非有盜也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闊各三尺銀色莫不該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列未記巳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譚黄巢事甚悉因曰黄太晚節至此張安道尚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乎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絶夏梅詩最佳英公竦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為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桂月淑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淚滴青衫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聲

詞人以也字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白公云也向慈恩寺裏游不可如字讀也

張崙為河南司録府當祭社買豬以呈尹而豬夥突入崙家崙即捉殺之崙對尹曰律云豬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笑之為別市豬

張介以命術游公卿間寓居錢塘西湖上嘗自京師南歸士大夫率為詩贈之呂許公王沂公時方執政亦皆有詩夏鄭公留守南京為詩變二公曰上公詩筆千金重逋客歸裝一舸輕莫到青山更招隱且留賢哲為蒼生鄭公在朝數為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作青雀詩青雀孤飛毛羽單巢棲豈敢礙鵷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彈丸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佳句蜀人楊諤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傳聞漢都護歸奏萬年觴許有詩名題驪山詩云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為警策

唐人飲酒以令為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事為白傳詩云醉翻襴衫拋小令今人以絲管歌謳為令者即白傳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搖首接舞之屬皆却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近歲有以進士為舉首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為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絹綱至其黨人曰鬼魅魍魎魁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為四段送在窯前初以陶瓦乃謂令耳

陳文惠善為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才熟楊柳黄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文惠年六十餘才為知制誥其後遂至真宰使

相致仕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負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漆大飯床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書其中可尺餘而謂陳曰吾頗學公堆墨字陳聞之歡甚石顧小吏二人舁飯床出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爲悵然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寃誰與辨臯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喜飲酒鼓琴國某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商度風韻陶靖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且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閭能棊者數人時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爲圖前列騶導有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鞵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減嵇阮也

道人張無夢在　眞宗朝以處士見除校書郎無夢善攝生梅昌言知蘇州無夢求見之先與詩壺中一粒長生藥待與蘇州太守分好爲大言處之不宜自比李少君而欲無夢年九十死無夢語人少時將欲昇居山中十歲自以謂不動及出見婦人美色乃復歎然又入山十餘年乃始寂定勸人飲食毋用鹽醋羹餅淡食更有自天然味無夢老病耳聾其死亦無他異

蜀人李士寧好言鬼神詭異事爲余言嘗泛海值風廣利王使存問已又嘗一夜有人傳相公命已及往燕設甚盛飲食醉飽既寤乃在梁門外疑所謂相公者二相神也人皆言士寧能佗心通士寧過于寺故默作念侮戲之竟日士寧不知惡在其通也士大夫多遺其金帛錢物士寧以是財用常饒足人又以爲有術能歸錢與李少君類矣

劉攽貢父詩話終

後山居士詩話一卷

（宋）陳師道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後山詩話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宋陳師道撰。師道有後山叢談，已著錄。是書文獻通考作二卷，此本一卷，疑後人合併也。陸游老學菴筆記深疑後山叢談及此書，且謂叢談或其少作，此書則必非師道所撰。今考其中於蘇軾、黃庭堅、秦觀俱有不滿之詞，殊不類師道語，且謂蘇軾詞如教坊雷大使舞，極天下之工，而終非本色。案蔡絛鐵圍山叢談稱雷萬慶宣和中以善舞隷教坊，軾卒於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師道亦卒於是年十一月，安能預知宣和中有雷大使借為譬況，其出於依託，不問可知矣。至謂陶潛之詩切於事情而不文，謂韓愈元和聖德詩於集中為最下，而裴說寄邊衣一首，詩格柔靡，殆類小詞，乃亟稱之，尤為未允。其以王建望夫石詩為顧況作，亦間有舛誤，疑南渡後舊稾散佚，好事者以意補之耶。然其謂詩文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麤毋弱，寧僻毋俗，又謂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持論間有可取。其解杜甫同谷歌之黃獨，百舌詩之讒人，解韋應物詩之新橘三百，駁蘇軾戲馬臺詩之玉鉤白鶴，亦間有考證。流傳既久，固不妨存備一家爾。

後山居士詩話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乞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 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 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 太祖曰微時自秦中歸道華山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耳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唯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度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為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歎以為異事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効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 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 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爾

韓退之南食詩云鱟實如惠文山海經云鱟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蠔相黏如山螺牡蠣也

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

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余謂分界堠子語也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耳

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云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九僧云雲間下蔡邑林際春申君也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淵明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為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爾

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李干志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荊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

精神而公文體數變莫年詩益古故知言不可不博
也
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省署開文苑滄浪憶釣翁擴之詩也
王摩詰云九天宫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
取作五字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
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
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
相傳以為笑
吳越後王來朝　太祖為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
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看即玉樓雲雨隔
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武人出變宮邑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為
作詞號瑤臺第一疊
宋玉為高唐賦載巫山神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
文士多効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
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
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爾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
韓不由黃韓而為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
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
而下無取焉

陳繹批答曾魯公表云袞衣之寵靡之請蓋嘗為侍
讀制曰備員勸講乞骸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曾魯
公謂人曰使布何所措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
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
長公譏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奏邪有
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荊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偽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
曰倏忽平為險分明假奪真蓋刺之也
魯直謂荊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
閒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
陽歛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
於巧爾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
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王荊公莫年喜為集句唐人號為四體黃魯直謂正
堪一笑爾司馬温公為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
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牆而去度不可
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卧老
僧牀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又杭之羅
子中老勝事其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
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著荷衣
便著緋詩之戲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偶化門士餅

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幕帝徐有學官喜詩語同府若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無日不追隨

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黄亞夫(庶)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黄之子謝之婿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尔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婿也奉使荆湖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戸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爲警絶而子美才用一句語益工曰千崖秋氣高也

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且見床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乕子養魚也

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强也後杜置酒數行遽起還内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絶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

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卷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之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蒙朧澹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爲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之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爲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荅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來當甚强

黄詞云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唯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

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無材料尔

魯直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甕翻盤攪夜眠聞道貍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

子瞻謂杜詩韓文顔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夫人吳氏載之之母也謂庶子功名貴富有如韓魏
公而未有文士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尔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
記亦用賦體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叙成相賦篇與屈騷何
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
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
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
不能奇也
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志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
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
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尔
唐諸人不迨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
神鬼受職曾子固賀赦表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
渤澥濤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尔楊文公
乃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
用古語以切對為工乃進士賦體尔歐陽少師始以
文體為對屬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
退之云王特進莫年表奏亦工但傷巧尔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
亦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

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
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
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尔八百死矣九百猶
在也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
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
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
十尚可六十猶癡耶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
十猶癡
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
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唯對偶
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
師魯讀之曰傳奇體尔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
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
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必使侍從歌之
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
求其助　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
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
魏文帝曰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子桓不
足以及此其能有所傳乎
晉直與方蒙書頃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材思
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少年多不肯治

經術及精讀史乃縱以助詩故致遠則泥想達源自能追琢之必皆離此諸病漫及之亦與洪朋書云爲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方君詩如鳳雛出鷇雖未能翔于千仞竟是真鳳爾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黄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揜脛往時儒者不解黄獨義改爲黄精學者承之以予考之蓋黄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黄獨肉白皮黄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謂之土卵煑食之類芋魁云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廼解老杜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黄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爲蓋用右軍帖中贈子黄甘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黄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與潘邠老書曰大受今安在其詩甚有理致語又工也

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尓

禮部員外郎裴説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黄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凄切袛知抱杵擣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鴈聲相唤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鄉鈙又頻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金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寛窄時時舉手句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裴説詩句甚羅零陵摠記載説詩一篇尤詠説也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開秦少游詩如詞韓詩如秋懷别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

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子厚讀屈氏楚詞知離騷乃效頌其次効雅最後效石丞蘇州皆學于陶王得其自在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一隻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宫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辯也

裕陵常謂杜子美詩云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

吕某公歸老于洛常游龍門還謁者執筆脣請官稱公題以詩云思山乗與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曹南院爲秦師喻氏方與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

于二都谷大敗之郁氏遂表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成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胡塵一戰空殺氣尚疑橫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驅馬首紅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韻曰些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　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韓魏公爲陝西安撫幕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爲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某守與客行林下曰柘花十字裂頤客對其梓貌食菱方得對云菱角兩頭尖皆俗語全語也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卻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群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白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爲作詞也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

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尓

蘇公居潁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蓋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今谷多阜樓南望片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老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里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語益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外大父穎公罷相建節卅師太原其詩曰兜鍪卻是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東坡居惠廣守月饋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王狩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尓世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如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尓

後山居士詩話終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宋）魏泰撰

清乾隆刻歷代詩話本

臨漢隱居詩話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宋魏泰撰。泰有東軒筆錄、已著錄。泰爲曾布婦弟、故嘗託梅堯臣之名撰碧雲騢、以詆文彥博范仲淹諸人。及作此書、亦黨熙寧而抑元祐。如論歐陽修則恨其詩少餘味、而於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始終不取。論黃庭堅則譏其自以爲工、所見實僻、而有方其拾璣羽、往往失鵾鵬之題。論石延年則以爲無大好處。論蘇舜欽則謂其以奔放豪健爲主。論梅堯臣則謂其乏高致。惟於王安石則盛推其佳句。蓋堅執門戶之私、而甘與公議相左者。至草草杯柈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一聯、本王安石詩、而以爲其妹長安縣君所作、尤傳聞失實。然如論梅堯臣贈鄰居詩不如徐鉉、則亦未嘗不確。他若引韓愈詩證國史補之不誣、引漢書證劉禹錫稱衛綰之誤、以至評韋應物白居易楊億劉筠諸詩、考王維詩中顛倒之字、亦頗有可採。略其所短、取其所長、未嘗不足備考證也。

宋　魏泰　著

後學　何文煥　訂

竹有黑點謂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穰洗出苔錢則紫暈斕斑可愛此真斑竹也韓愈曰剥苔弔斑林角飯餌沈塚是也

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

計取之方能下沈顏作聲書以為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觀退之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澾拳跼梯飈颭伶俜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則知肇記為信然而沈顏為妄辯也

班固云春秋五傳蓋謂左氏邱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又云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盧仝詩曰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果何等書也

韋絢集劉禹錫之言為嘉話録載劉希夷詩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之問愛此句欲奪之希夷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希夷世謂之問末節貶死乃劉生之報也吾觀之問集中儘有好處而希夷之句殊無可采不知何至壓殺乃奪之真狂死也

梅堯臣贈朝集院鄰居詩云壁隙透燈光籬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閑遠矣

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徊轉美目清日自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將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已失臣下事君之禮也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惟昔狼狽初事與前世别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方見明皇鑑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

官軍何預焉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說無狀不足道也

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句為詩史蓋謂是也非但叙塵迹摭故實而已

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為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

也杜牧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驚學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皇甫湜題浯溪頌曰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退之不以為然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為微之發也

韓退之有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同至玉皇家長姬香御西羅列縞帬練帨無等差及贈盧仝詩云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耀桃李正此之謂也

寇萊公七月十四日生魏野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李文定公迪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八月詩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況文定其中有云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為心胸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為清節孤輪碾空

周復圓我公得此為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為經濟終篇大率皆如此雖造語粗淺亦豪爽也默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贈三豪詩謂之歌豪以配石曼卿歐陽永叔晚節益縱酒落魄文章尤狂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得臨江軍新淦縣尉年近七十卒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

者益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䟽云禍不盈眥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塲文曰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益愈工於前也

李固謂處士純盜虛名韓愈雖與石洪温造李渤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名聲太年太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鞍馬僕從照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時事有力未免遭驅使

孟郊詩蹇澀窮僻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人與身為讐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祜題名其旁又刊一聯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與題名一手書也此句乃吕温詩前聯曰恩驅義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

歐陽文忠公作詩話稱周朴之詩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以為佳句此乃杜荀鶴之句非朴也

余每評詩多與存中合余頃年嘗與王荆公評詩余謂凡為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雄健但恨其少餘味爾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見各殊不可強同也

鼎澧道中有甘泉寺過客多酌泉瀹茗天禧末寇萊公準南遷題名寺壁天聖初丁晉公復南遷又題名而行其後范諷為湖南安撫感二相連斥遂作詩云平仲酌泉方整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層巒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

夏鄭公竦評老杜中秋月詩初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為意在肅宗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

之煌〻東方星奈此衆客醉豈順宗時作乎東
方謂憲宗在儲也
劉禹錫云賈生王佐才衛綰貳車戲同遇漢文
時何人居重位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
是也衛綰以車戲事文帝為郎爾及景帝立稍
見親用久之為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
始拜丞相在文帝時實未居重位也
人豈不自知耶反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
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

中喔〻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為盡李愬之
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歲四海重見昇平年為
盡憲宗之美我不知此兩聯為何等語也
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
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
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
吟淚下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
此尤可笑也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

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
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黃庭堅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
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為工其
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
作詩題其篇後畧云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停
方其拾璣羽往〻失鵬鯨蓋謂是也
石延年長韻律詩善敘事其它無大好處籌筆
驛銅雀臺留侯廟詩為一集之冠五言小詩如

海雲含雨重江樹帶蟬疎平蕪遠更綠斜日寒
無輝此殆其庶幾乎
白居易亦善作長韻敘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淺
切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
人讀而多厭也
蘓舜欽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
豪健為主梅堯臣亦善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
工世謂之蘓梅其實與蘓相反也舜欽嘗自歎
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良可

笺也周越為尚書郎在天聖景祐間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

元豐癸亥春余謁王荆公於鍾山因從容問公比作詩否公曰久不作矣蓋賦詠之言亦近口業然近日復不能忍亦時有之余曰近詩自何始可得聞乎公笑而口占一絶云南圃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緑鱗鱗起弄日鵞黄嫋嫋垂此真佳句也

前輩詩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擬對偶親切亦甚

有可觀者楊察謫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境上者十二人隱父於餞筵作詩以謝皆用十二故事其詩曰十二天之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山側聯吟嶰琯清他年為舜牧協力濟蒼生用故事亦恰好

仁廟慶歷年中李淑罷翰林學士知鄭州奉祠柴陵作詩三絶其恭帝詩最涉譏忌曰弄楯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逾二尺猶認房陵半仗來既為仇家陳述古抉其事以聞褫一職

至和中阮逸為王宫教授有宗室能詩多與逸唱和逸有句曰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復以請求受賄事因廢斥之

張鑄健吏也性亦滑稽為河北轉運使以事謫知信州是時以屯田員外郎葛源新得提舉銀銅阬冶信州在所提舉源欲為鑄發舉狀移牒令鑄供歷任脚色狀鑄不平作詩寄之曰銀銅

坑冶是新差職任催綱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脚色下官蹤跡轉沈埋源有慚色

終

優古堂詩話一卷

（宋）吳幵撰

明鈔本

優古堂詩話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吳幵撰。幵字正仲，滁州人。紹聖丁丑中宏詞科。靖康中官翰林承旨，與耿南仲力主割地之議。卒誤國事。又爲金人往來傳道意旨，立張邦昌而事之。建炎後竄謫以死。其人本不足道，而所作詩話乃頗有可採。其書凡一百五十四條，多論北宋人詩，亦間及唐人。惟卷末載楊萬里一條，時代遼不相及，疑傳寫有譌，或後人有所竄亂歟。所論惟卷末吏部文章二百年一條、夏飯非子來一條、王僧綽蠟鳳一條、荷囊一條、陽燧一條、陽關圖一條、珠還合浦一條、黃金臺一條、以玉兒爲玉奴一條、東坡用事切一條、妓人出家詩一條、蒸壺似蒸鴨一條、望夫石一條、落梅花折楊柳一條，兼涉考證。其餘則皆論詩家用字鍊句相承變化之由。夫奪胎換骨，翻案出奇，作者非必盡無所本，實則無心闇合，亦多有之。必一句一字求其源出某某，未免於求劍刻舟。即如李賀詩桃花亂落如紅雨句，劉禹錫詩搖落繁英墮紅雨句，幵既知二人同時，必不相襲。岑參與孟浩然亦同時，乃以參詩黃昏爭渡字爲用浩然夜歸鹿門詩，不免强爲科配。又知張耒詩夕陽外字本於楊巨源，而不知夕陽西字本於薛能，可知輾轉相因，亦復搜求不盡。然互相參考，可以觀古今人運意之異同，與遣詞之巧拙，使讀者因端生悟，觸類引申，要亦不爲無益也。其中蓬生麻中一條、畜不吠之犬一條、韓退之全用列子文一條、韓退之學文而及道一條、定命論一條、富鄭公之言出元稹一條、寧人負我勿我負人一條，皆兼論雜文，不專詩話。又手滑一條、應聲蟲一條，更詩文皆不相涉。蓋詩話中兼及雜事，自劉攽歐陽修等已然矣。

優古堂詩話

明寫本

法梧門曾藏

是書於癸酉嘉平從傅沅叔售於富室手其中得價以百肆拾元姑云須閱四付款予時之以今日思由沅叔達倫特選價是過錄本非素袁原抄不顧選之更欲吾信收黃蕘圃江月松風集當寫予求此久矣予因寔人無甚不願與此子作緣沅老執義提經營長之耳 甲戌首夏甄文書傳信存此以為此書作之也實

吳　幵　正仲

詩可以觀人

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禹偁見之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

二十八字媒

白鷄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以為二十八字媒也

野火燒不盡

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投顧況況戲之曰長安物貴居不大易及讀至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絕句

仲至王欽臣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間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山谷取唐人詩

唐宋書 喜陳懿老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
閑時今日見玉色迺知山谷詩云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
十二時之句取此

謝惠金奩謝惠茶詩

韓致光 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金奩詩
末章云金鑾歲歲常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二毋歲
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 韓子蒼 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
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
史官月賜龍團意雖踵致光而語工

門雀屋烏宣室茂陵

張天覺 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
上之烏亦好 徽宗覩題於所用之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
占烏曾貴仕門前羅雀稱衰翁王元之 謫黃州上任謝表云宣
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
子美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為嫌蓋
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

相望落落如星辰

王直方 詩話謂東坡送李公擇詩云有如長庚月到曉不復明
贈岑參云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星辰任師中 輓詞云
相看半作星辰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蘇黃門送退翁守懷安
亦云我懷同門客勢若曉天星其後李者尤多用此以上皆王
說余按古樂府徐幹云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
腷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故劉貢父作高 鬱序 集序云
古今相望落落然如曉星辰乃知二蘇所用本古樂府豈直方
忘之耶

猨啼三聲淚沾衣

川峽記行者歌曰巴東三月猨鳴悲猨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
府云巫峽長猨鳴三聲淚沾衣陳蕭 詮 夜猨啼詩斷章云別有
三聲淚沾襄竟不窮故子美詩有聽猨實下三聲淚

身輕一鳥過

歐陽文忠公詩話陳公時得杜集至蔡都尉身輕一鳥下脫一
字數客補之各云疾落起下終莫能定後得善本乃是過字甚
後東坡詩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欲補知無緣山谷詩百年青
天過鳥翼東坡詩百年同過鳥皆從而效之也余見張景陽 詩
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知老杜蓋取諸此況杜又有既
柳少府詩余生如過鳥又云愁窺高鳥過景陽之詩梁氏取以

入選杜贈驊子詩云熟精文選理則其所取亦自有本矣如贈
韋左丞詩皆放鮑明遠東武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然古
詠香爐詩四座且勿喧願聽歌一言

牛帶寒鴉過遠村

張芸叟詩夕陽牛背无人卧帶得寒鵶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
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與張詩相類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鮑慎由荅潘見素詩云學詩比登仙金膏換凡骨盖用陳無已
荅秦少章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之句

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

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
人淚山谷和荅云熱避惡木陰渴辞盜泉水曾回勝毋車不落
抱玉淚晁氏猛虎行嗷嗷壮士意人生高唐觀有情何能已耦
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柁樓妾居海角
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叔孫何有經昭
應溫泉詩云一道泉流遶御溝先皇曾向此中遊雖然水是無
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乃用孫語

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

青箱雜記謂寇萊公少時有詩送人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迷
北晚年之讖余以為非是蓋萊公效子美詩耳子美有別故人云過楚
水千里到秦山幾重然國史萊公本傳云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
其四至云東南門至海峤十里準悵曰吾少時有云到海止十里過
山應萬重豈偶然耶所載與青箱雜記不同

金鳥無烟却有香

秦少章詩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鳥無烟却有香魏道輔詩傳山燒沉水
煙爐氣不藏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與少章詩意同

友于

洪駒父詩話謂世以兄弟為友于子姓為貽厥盖歇後語也杜
子美詩云山鳥山花皆友于子美未能免俗何也予以為不然按
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謐事兄盡友于之誠故陶淵明詩云
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子美盖亦有所本耳子卿上太常張
卿詩亦云友于皆挺拔

橫陳

荆公詩日高青女尚橫陳潮回洲渚得橫陳則橫陳二字首見
楞嚴經及宋玉風賦前輩已用橫陳始於荆公非也陸龜蒙齋
藏詩云倚牆當户自橫陳致得家貧似不貧沈約夢見美人詩

云立望復樓陳恐覺非在側見玉臺新詠

擁樇梧

荊公詩名擁樇梧同不霖偶然閑雨落堦除唐李嘉祐詩擁梧
所好鳥行藥寄名花莊子擁高梧而瞑

崔護詩

唐獨孤及和贈達詩云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窗美
人琴瑟對芳樹玉顏亭亭与花雙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
不在茲借問離居恨深淺祇應獨有庭花知此詩與崔護詩意
無異

幾度雨來成惡熱

李太伯詩云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劉季老子劉
人止字斯立龍山寺詩云急雨欲來先暑氣涼風已過却秋聲
詩意雖同然皆佳句

青裙白面初相識

陳去非茶花詩後兩句云青裙白面初相識十月茶花滿路開
蓋用白樂天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緑何葉一樹江頭惱殺
君最是孀閨少年婦白粧素面碧紗裙

手滑

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曆中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
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
徑去不為暴富鄭公議欲斬仲約范文正公欲宥之爭於上前
仁宗從之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眾范
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輕欲壞
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
而輕導人主以誅僇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
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
范公因見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
此夜彷徨不能寐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余考資治通鑑唐
武宗賜劉宏逸薛季稜死又遣使就潭州誅楊嗣復及李珏杜
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少年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因
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乃釋之乃知范公所言者楊嗣復
等公案耳世有肆行胸臆者多以紙上語為不足用以今觀之
是否蓋可見矣

觀木興嘆

魏文帝柳賦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
拱而九成植溢北代經金城見為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

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乃知覩木而興嘆代有之矣按廣州人物志載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試誦庾信枯樹賦頲避談字乃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文忠公詩云人昔共遊今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荆公詩云道人從何來問松栽東岡擧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劉新立詩云參墟漠漠宿黄新苗寸寸未經霜手中馬箠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意皆相沿以生也

金拾樓危到地香

前輩稱宋莒公賦落花詩其警句有漢皐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之句蓋本於唐張泌惜花詩看多記得傷心事金谷樓前委地時其弟景文公同賦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亦本於李賀殘絲曲云落花起作迴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

春在先生杖屨中

西清詩話記周（邦彥）祝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余以為此乃檃寫東坡刁景純藏春塢詩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是也

小雨斑斑

文忠公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斑未作泥山谷詩殢花小雨斑斑

一意兩用

樂天詩云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惟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間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有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然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蜀葵詩

劉（禹錫）嘉話載陳（標）蜀葵花詩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嫌處只緣多雖但載貞元中牡丹已多柳（渾）善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二詩意相似

屋簷斜入一枝低

唐張（籍）詩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乃悟林和靖梅詩屋簷斜入一枝低之句所本

秋去暑無權

張文（潛）明道雜志記一詩云秋去暑無權次為意新而語工余見

邵(堯夫)云春陽得權故晝早秋陰得權故多雨

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

蔡(條)西清詩話云黃魯直謫宜州謂其兄元明曰庭堅筆老矣始悟抉章摘句為難要當於古人不到處留意乃能聲出衆上元明問其然曰庭堅六言近詩有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間管絃是也此便入詩家藩籬宜其鳴世如此以上皆蔡語余按此說出於魯直是否雖未敢必然上句本於唐皇甫崧醉鄉日月發之意下句本於唐崔(湜)應制詩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間鳥囀管絃同

門前綠楊春繫馬

晏(叔原)長短句云門前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蓋用樂府水調歌云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夜迎人然叔原之辭甚工

雲破月來花弄影

張(子野)長短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往往以為古今絕倡然予讀古樂府唐氏(瑾揩)別離云朱絃暗斷不見人風動花枝月中影意子野本此

應聲虫

陳(正敏)遯齋閒覽載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答腹中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虫也久且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虫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雷丸虫忽無聲乃頓餌數粒即愈正敏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陳所記予讀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因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其藥合和為丸之應時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草忘憂花含咲

冷齋夜話云丁晉公有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咲何人不若東坡云花如識面當含咲鳥不知名時自呼然丁詩本取唐人徐(振)寓婿詩花憶所為猶自咲草知無道更忘憂詩為得護草可以解人之憂耳今丁詩乃以草憂底事何耶然善論詩者不當如此

回眸一咲百媚生

白樂天長恨歌曰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蓋用

李太白應制清平調詞云女伴莫誇孤服六宮羅綺三千一哭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誰邊

身事未知何日了

近時蘇陳去非詩案上簿書何日了樓頭風月又秋來之句或着曰此東坡宦事無窮何日了蜀花有信不吾欺子以爲本唐人羅鄴僕射坡晚望詩身事不知何日了馬蹄唯覺到秋忙

舜不窮其民論

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字召夫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厲以貪殘窮厲以盜誘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暴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虐狀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刮田窮德宗以間架稅屋窮東坡見之大加難賞以其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其此意本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大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也

望斗氣沉龍已見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抹之晏元獻云望斗氣沉龍已見置多人去獨猶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呃福廷徐孺礼應踈此二聯全是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餘公堂云江湖帝子暈飛閣山際真君鶴馭天不襲陳迹亦可佳也

處事無心覺累輕

東萊先生呂居仁詩曰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季氏季己嘗云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攝生二詩雖相似然皆佳作也

春水碧於天

温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畫舡聽雨眠皮日休松陵集詩云漢水碧於天南荊廓然秀豫章取以作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

逢生麻中

荀卿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蓋本於渚子制言曰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畜不吠之犬

東坡上神宗書曰養猫以待鼠不可以無鼠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犬蓋取北史宋遊道傳楊遵彥曰譬

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教吠錢之恐將來無復吠狗
開簾風動竹
唐李益竹窗聞風早發寄司空曙詩云微風驚暮坐窗臨思
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滿枝上露猶沾階上苔李益
一入恍為拂綠琴埃異聞集霍小玉傳為開簾風動竹改一風
字遂失詩意然此句乃襲樂府華山畿詞耳詞云夜相思風吹
窓簾動言是所歡來通典云南以情人為歡
山流細沫擁浮花
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石徑斷絲聞輦車山流細沫擁浮花外
史持杌載張續詩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蓋本於
沈耳
桃花亂落如紅雨
李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詩云
花枝滿空迷處所搖落繁英墜紅雨劉李同出一時決非相為
剽竊
目極千里傷春心
陸士衡樂府游客春芳林春芳傷客心杜子美有花近高樓傷
客心皆本屈原目極千里傷春心

漁梁渡口爭渡喧
岑參巴南舟中夜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蓋用孟浩
然有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口爭渡喧
多病故人疏
唐包佶嶺下臥疾寄劉長卿詩云唯有貧兼病能令親愛疏蓋
用孟浩然多病故人疏耳杜子美故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
迹也疏
舡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
潘子真詩話云舡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云舡如天上坐魚
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杜子美詩云春水舡如天上坐老年花
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予以雲卿之詩蓋源於王逸少鏡湖
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白入青溪山詩亦
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裡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鶯語丁寧
唐楊巨源早春詩云馬嘶經歷應須遍鶯語丁寧已怪遲蓋卽
杜子美所謂莫遣花開深造次便
鶯語太丁寧
幾處笙歌幾處愁

唐章孝標八月詩云旋倚仙居遶翠樓分明宮漏尽黄秋長安夜
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又唐殷文圭長門怨詩云自閉長
門經幾秋羅衣湿尽涙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
愁与前詩絶相類

殺雨杏花稀

唐李嘉祐春思詩清明桑葉少殺雨杏花稀乃悟周朴詩曉来
山鳥鬧過雨杏花稀

未驗山梅樹對花

杜牧之詩經冬猶葉青青色未驗山梅樹對花又評渾詩未
驗梅先實經春草自薰渾雖用牧之意終不能及也

庭中花照眼

梁武帝春歌曰階上香入懐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来不
自限乃悟杜子美詩花枝照眼句還成之句

授圖黄石老學劍白猿翁

潘子真詩話云杜牧之題李西平宅授圖黄石老學劍白猿翁
庾信作宇文盛墓志所謂授圖黄石不無師表學劍白猿遂傳
風音然余讀李太白贈宋中丞詩云白猿慙劍術黄石借兵符
則太白亦嘗用之矣

還山弄明月

東坡虔州八鏡圖回峰乱嶂欝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
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徐鉉搜神記云鄱陽山中有木
客秦時採木者食木實遂得不絶時就民間飲酒為詩一章云
酒尽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盖用
此也然唐劉長卿有龍門入詠其七渡水詩云日暮下山来千
山暮鐘發不如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遠明滅
乃知還山弄明月唐人已言之矣

退之全用列子文

韓文公雜説云昔之聖人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其若蛇者其
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
非人耶有平脅曼膚顔如渥丹美而狠者其面則人其心則
禽獸又烏可謂之人耶予按列子稱包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
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又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商
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以
求至智未可幾也迺知退之全用此文

愁殺人

唐朱放送魏校書詩云長恨江南足離別幾回相送復相隨楊

花撩亂撲流水愁殺行人知不知李益隋堤詩云碧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行時莫上長堤望吹起楊花愁殺人李益盖學朱也然二詩並佳

詠妓人多以歌舞爲稱

古今詩人詠妓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寒食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奏妙舞秦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鮑泉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和趙王看妓詩云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揔看妓詩云竝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隣妓詩云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李元操春園听妓詩云紅封掩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看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以歌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沿以起然諦味然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爲能歌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花應譏咲人

唐李敬方歡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譏咲人只愁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裡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絶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尊前有限杯二詩雖相沿而杜則尤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飮空歸去洞口桃花也咲人之句盖出於敬方云

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

張說有深度驛詩云洞房懸月影高枕听江流杜子美用其意見於客夜篇云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鷄三號

韓退之詩鷄三號更五點盖鷄必三號而後天曉耳故杜子美鷄詩亦云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

獨鶴歸庭柯

錢内翰帝白晝景詩云變晴上熏領獨鶴歸庭柯歸字最其所用處也然常蘇州聽鶯曲云有時斷續听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趙蝦詩云語風雙燕立裊樹百勞飛錢意常趙已先用張文潛亦有咏鵲踏枝飛尚裊之句

兩蝸角

白樂天云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

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丘
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兩
蝸角險阻艱難一酒杯洪龜父云一朝獻蝸角萬里騁縣背

誰謂天地寬

孟東野詩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吳子亨以其氣量褊窄
言乃爾余以東野取法杜子美詩寧愁悔吝生如覺天地窄之
句

韓退之春雪詩

韓退之春雪詩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消又秦紹玉聖詩云片
終落地輕難陷力不經風旋旋消王建民雪詩天邊密雪乘積
湿地上微和積易消

耕田欲雨刈欲晴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
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千變張文潛用其意別為一詩云山邊
半夜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蕭蕭蚕簇寒蚕婦低眉憂
繭牢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天北極殿中間

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家宴早朝詩句一聯云黃氣遙臨天北
極紫宸位在殿中央以予觀之乃全是杜子美王氣猶來天北
極朱衣只在殿中間一聯也

飛鳥外夕陽西

張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蓋用郎士元
送楊中丞和蕃詩耳郎詩云河陽飛鳥外雪嶺大荒西

韓退之喜雪詩

韓退之喜雪獻裴尚書詩云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又
云氣嚴當酒暖洒急聽窗知荊公全用以為一聯云借問火城
將策試何如雲屋聽窗知

一樹高花明遠村

田家汩汩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卻將微
雨送黃昏鄭獬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
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然
皆清絕可愛

石燕泥龍

周庾信喜晴詩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龍又初晴詩云燕燥還
為石龍殘更是泥此意凡兩用然前一聯不如後一聯也乃知杜
子美詩云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鋒旋句法所本

春風自是人間客

侯鯖録載裕陵喜晏叔原与鄭俠絶句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華得几時然山谷少時有感春詩云風光不長好如客暫時寓則晏意山谷已道之矣

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陳師之詩話記荆公喜王建宮詞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歸子蒼反其意而作詩送瑪亜卿曰劉郎底事去匆匆花有深情只暫紅弱質未應貪結子悪量須恨五更風

詠孫叔通詩

宋景文寄孫叔通詩云陽上功成不喜文 叔孫綿蕝少經綸諸君可伏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亦未純異時得失亦頗一官所買知是少便謂先生作聖人共用意正同今荆公集亦載末詩非也

急遶二[illegible]

[illegible]云後[illegible]乃浯山谷詩河天月

畫氣分[illegible]

[illegible]上人[illegible]三世[illegible]家分金

蔡天啓詩話記[illegible]人論[illegible]分金[illegible]出

平[illegible]直[illegible]金三[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江[illegible]人[illegible]以為

[illegible]云[illegible]風

[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

鋪[illegible]山谷[illegible]看取人間[illegible]

網[illegible]無女[illegible]家從[illegible]百年[illegible]生蓋[illegible]疑意也

鳥情花影動魚泱浪痕圓

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情花影動魚泱浪痕圓以為句意警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落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泱浪痕圓所自

鷓鴣飛上越王臺

[illegible]詩[illegible]心[illegible]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illegible]太白[illegible]古詩意也今

云起三句[illegible]如花漲春歸只今

[illegible]有鶯鶯飛

可人唯有春潮耳

蔡蔡詩可人唯有春潮耳出沙頭浅浪中又東坡是蜀僧詩當

[illegible]生[illegible]平[illegible]江[illegible]意偶同耳東坡乃用李白

詩

[illegible]心首一注

[illegible]

八

風上下注

開花惜與打魚人

劉貢父詩話藪花蕊夫人宮詞云厨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

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予觀王建宫詞云

[illegible]厨進食[illegible]時新每到花開即苦春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

[illegible]人不[illegible]男[illegible]蘇東坡詞意皆相緣以起也

[illegible]有故人[illegible]

漢無三[illegible]一公宜書[illegible]詩戯龍湖山對[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平[illegible]萬漢[illegible]書故人知[illegible]後[illegible]句乃合[illegible]公思王

道[illegible]詩[illegible]一[illegible]平[illegible]得[illegible]故人[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

[illegible]子美[illegible]文[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illegible]

[illegible]記云冬至一百[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

非吾土[illegible]情[illegible]年

萬年枝

唐上官儀咏雪詩[illegible]四千里應還遶萬年枝又韓元輝中書省

詩風動万年枝晏元獻公詩萬年枝上發鳩勸百子池邊瑞日

長還丞相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舘山池

云春池百子芳樹萬年餘曼開此世萬年枝江左謂冬青[illegible]

[illegible]禁中鶴子會冬青詩曰[illegible]近天揮雨露常秋養

[illegible]一[illegible]人[illegible]万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記

[illegible]夫人[illegible]以萬年

[illegible]

惜花花不語

東坡吉祥賞花與陳述古詩云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illegible]

[illegible]花不語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子重能詩與杜牧善

[illegible]

[illegible]

外身堪嘆余蕉[illegible]

兩山排闥送青來

荊公詩云水一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illegible]本五代沈彬詩

地[illegible]一水[illegible]天約群山附郭來[illegible]又本唐許渾山形[illegible]

去河勢抱關來之句

太液收香

[illegible]公[illegible]花[illegible]太液池[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太液乃知上宮儀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閑聞徒有神女雲

時送紅梅一作香

李方叔喜其可小詩東風可是閑來往時送紅梅一陣香殊

不知錢[illegible]詩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送[illegible]香

谷口[illegible]日數峯生夕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詩云重飛[illegible]
漢書注云[illegible]
魯注[illegible]
夜擊[illegible]
[illegible]
三[illegible]
王[illegible]
八[illegible]
字[illegible]
云水中書字無字疲白樂天前[illegible]云[illegible]
相類
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顧况喜白樂天道交人原上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
還李太白暴雨詩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
尭舜從仁賦
劉經先[illegible]從仁賦[illegible]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
遠形[illegible]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人賦[illegible]九
強暴[illegible]之志[illegible]之[illegible]遂振

[illegible]江湖春入望
徐[illegible]川[illegible]南樓詩云[illegible]年[illegible]上南樓直為
狂胡作 遮遊[illegible]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青雲[illegible]
居金馬[illegible]還[illegible]然[illegible]八公[illegible]人身是客[illegible]登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江[illegible]
[illegible]
徐之[illegible]安[illegible]江下
[illegible]東流乃合[illegible]
也
韓退之學文也及道
經正叔云韓退之晚年所為文所得[illegible]本是修德有德
後有言退之[illegible]學[illegible]因學求所未至遂亦有所得然此意
本吳子經耳子經發語曰古之好道而及文韓退之學文而及
道子經[illegible]文忠公[illegible]吳[illegible]者也[illegible]公与之論
文[illegible]人
[illegible]
[illegible]

紫已髭短終催白頭衰酒借紅蓋本諸此

定命論

夷堅胡百能致弼總升分定録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本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己能注注不須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宜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爲悟夫百能因此亦天意大以語誤者也以上智那百能說手按天預從之當以爲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能推遷蓋已字遺言天生運而異者不違其言與從詩有道無間得存在以其言今爲子孫定命以得之行知其所說熟之之意也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云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奴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奴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海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予讀以此語本出於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耳白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何獨在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天際識歸舟

梁王僧孺中川長望詩云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蓋全用謝元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而不及也梁元帝詩云遠村雲裡出遙船天際歸亦効元暉而遠勝僧孺

庭草無人隨意綠

唐劉餗傳嘉話劉禹錫詩爲燕歌行注臣學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致害而帝誦其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道耶然王胄與道衡之言等子喜曰庭空無秋不用掃細草横階隨意三乃知王胄庭草無人隨意綠蓋取諸此以之定命豈不枉哉

玉斧修成寶月團

荊公詩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横特地寒江淹詠扇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非止用爲史事也玉斧事見酉陽雜俎

綠楊樓外出秋千

晁無咎評樂章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垂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余按唐王摩詰寒食城東即事詩云蹴鞠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裡歐公用出字蓋本此

雲裡帶將春信來

前輩詩話稱李欽本詩曰遥雁帶霜寒去塞雲裡帶將春信來以為奇絕唐人曹松已嘗賦除夜詩半夜臘因風捲去五更春被角吹來

龍燭影中猶是臘

西湾詩話謂蔡元長春貼子云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裡已迎春搢紳頗能傳誦以為奇家收作也予以為此一聯全是方干除夜詩寒燈燭下先臘盡角殘聲裡已報春

富鄭公之言出於元璹

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且北朝与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者各勸用兵此皆為身謀非國計也又曰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予按唐鄭元璹諭頡利曰漢与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使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無一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可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即引還乃知鄭公之言皆出於元璹

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

孟東野連州吟云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乃悟荊公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詩旨

明月空為兩地愁

雲齋廣錄云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有詩云碧雲雁有三年信明月空為兩地愁其後卒不入兩府人以為讖予以子京固何足道異契要之別詩念此一逢吠分為兩地愁廣錄之詩不知所自也

馬嵬詩

唐闕史稱鄭相畋吟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其為輔國之器予以為畋蓋取老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之意

寧人負我無負人

魏曹操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本朝滎陽呂原明乃云中年書壁以自警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後觀是少傳碎金之前有此兩句所謂先得我心之所欲者然昔趣誘說羅倪以主上寬仁說不若鈞兵向西平羅倪曰據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義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終不忍負人也乃知是少傳

之前羅隱已有此語羅隱西京花詞耳能發此語尤可貴也事見晉紀

細數落花因坐久

前輩讀詩與作詩既多則遣詞指意皆相緣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荊公晚年閑居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蓋本於王維詩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而其詞意益工之徐師川自謂荊公暮年金陵絕句之妙傳天下其前兩句與渠所作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偶似之邪竊取之邪喜作詩者不可不辨予嘗以為工因於學人而徐又因於荊公無可疑者但荊公之詩熟味之可以見其閑適優游之意至於師川則反是矣

背秋轉覺山形瘦

雪浪齋日記云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漁隱叢話云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予嘗記唐人一聯而忘其名有山自古來和石瘦水因秋後漾沙清前詩蓋出於此而不及也

張良與四皓書韓退之與李渤書

商芸小說載張良與商山四皓書曰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於此時耀神爽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潛山隱竊為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絕景不御而驚駭猶駑亦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首坐則引領日仄而方丈不御志藏而闔閭不開蓋皇極須日光以揚其曜士待靈潢以導滯而當聖世寢明抑智不明乎大清緊聲音道不步乎鄭衛非所以崇八荒附六合也不得待有民布德心將篤至言想望翻然不猜其意張良白予觀韓退之所與李渤書甚規模步驟退與為之一笑

倩桃贈歌者詩

翰府名譚載寇萊公妾蒨桃贈歌者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予嘗記南唐李詢贈織錦詩曰札札機聲曉復晴眼穿力盡意如何美人一曲成千匹心裏猶嫌花樣疏蒨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

前輩稱蘇子美詩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盤青入破窓蓋出於唐方干詩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

紅生白熟生碧熟紅

侯鯖錄云東坡謂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腳色無復加也然予嘗記唐羅虬詩云窓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掛熟紅此則羅虬已用生碧對熟紅矣

更無一箇是男兒

前蜀王衍降後唐王承旨以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其後花蕊夫人記孟昶之亡作詩曰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陳無己詩話載之乃知沿襲前作

沿襲不失為佳

詩人有沿襲不失為佳者張蠙途中聞蟬前四句云噪處聽蟬處那將此際同孤村寒色裡野店夕陽中李中亦聞子規前四句云何處一聲聞聲聲欲斷魂暖風芳草外斜日杏花村孫魴孤雁後四句云帶霜風吹雨沙汀日照霜還同我兄弟零落不成行

意苦若穿

張右史書郊詩后云詩還是意苦無苦詩還要苦意不得度東坡亦云巧詩憂窮傷意苦瘦辭那復託苦窮

夢魂香

黃季本言一士人詩云帝里杜鵑漢宮苑花蝴蝶夢魂香豈自言邁詩學之邁云松高鶴帰書寄絕楠州風送夢魂香

二詩相類

唐崔惠童宴城東莊詩云一月人生笑幾回相逢相値且銜杯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花紅昨日開杜子美詩不須聞此意慘慘生前相遇且銜杯二詩相類第不知崔為何時人

褒公鄂公

杜子美贈曹將軍霸詩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敬德褒公謂段志元也故東坡詩寫真可見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岩中勳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紀真由

謝學神祭景宜詩馳譽丹青有古風筆端反我未宜
凌雲臺臺閣遙相望往還處公子鄧公用東坡語尤為
無功

三詩皆用清渾字

東坡送魯元翰詩故畦千丈清不如一尺渾後山次韻
東坡詩言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之句而詩下句今皆千
尋湯不敵一滴清

詠荷花

山谷字淩紫詩以詞句就全篇皆好能為難得如賀
方回淩黃楊柳帶搖春色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詩
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妙然予見劉忠甫等老已言
之矣湖上口號云綠荷深不見湖光萬柄清風動曉涼莫
恨紅蕖開未爛葉香元是勝花香

服藥不如獨卧

世所謂傳道書載神仙秘訣有云服藥千朝不如獨
寢一宵此最有理予近讀韓況孫客詩云服藥不如獨
自眠從他別後一步字乃知古有此語然太平廣記彭祖
傳云服藥百裹不如獨卧又知道書本此

錄日

白樂天詩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蓋本陳
沈詢幽庭歌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月月但如春然江揔
歲暮還宅詩亦云長繩宜繫日濁酒傾一杯

東坡作夏侯太初詩

王立之詩話記東坡十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傳其
間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
無變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之以少年之作不得其意
後讀漢書記與熙寧凡嘗用之已上皆王記余
按晉劉毅傳鄭湛曰伍戟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
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乃知東坡意發
於此

杜子美取李陵詩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又云別時孤雲
今不飛時復看雲淚橫臆蓋取李陵別蘇武詩云仰視
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知音不能琴

韓子蒼送王觀詩末章云靈江西溝去徙臣知稱才華

不能學王荊公詩送之云為云知齊不能屬盡無紹獻臣

董穎襲陳知默詩

洪景盧夷堅乙志記董穎詩雲壑穿戎千嶂雨氣蘇吹老一川秋上句蓋襲陳知默詩耳陳云雲埋山麓藏秋雨業既忒猶前說矣

東坡本李端詩

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千陰清處一蟬鳴唐李端茂陵山行陪韋金部詩云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東坡本此

陸詩出韓子蒼

韓子蒼作絕句云天長候雁作行遠沙晚浴凫對眠松醪朝醉復暮醉江月上弦仍下弦陸務觀家別墅懷歸云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韓所出也

得茶三昧

錢塘南屏謙師妙於茶事東坡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劉貢父亦贈詩云瀉湯奪得茶三昧覓句還窺詩一斑

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寄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史謝朓於宋明帝朝為尚書吏部郎長吾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公之意直使謝朓事而荊公答之曰他日老能知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荊公之意竟指吏部為退之矣

褒叔非子來

東坡次韻徐積詩從錄六首邀李公擇褒叔復留子來按莊子言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為友然而褒叔之事莊子言又載子輿子桑友而林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褒叔而往食之乃知褒叔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為誤余又觀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飢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雅辭然則退之亦誤用矣

僧綽承蠟燭作鳳皇

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為買田東坡送子由奉使最後一章也時子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讀者以為誤蓋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其地作

尾子僧虔累十二傳棊既不墜落又亦不重作僧緯禾
蠟燭作鳳皇乃知蠟鳳之戲非僧虔也

荷囊非芰荷劉之荷

劉僖明贈燕本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為囊左蜀宜風緝
作衣蓋南史劉杳傳普紫荷囊事見漢張安世傳持橐
簪筆之意而席乃以荷為芰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公
內集合人詔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侍
法從以雍容又上哥服啓曰日擇紫荷以香生茲焉辟惡
紫袷荷囊而備顧最近清光乃知誤者非一人然隋書
禮志尚書録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此
又何耶姑俟博識者

陽燧

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
者熟摩令熱日下以艾承之又云木與木相摩則然世之取
火惟此耳劉言史與孟郊煎茶詩云敲石取鮮火汲泉避腥
鱗石火雖大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
取明火於日鄭注云夫遂陽遂也禮內則疏晴則以金燧取
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程外傳云宗廟之祭用明火者
以陽燧取日中之火謂之陽燧以冬至之日子時鑄銅為鑑

陽關圖

王維送元二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
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為畫為陽關圖
予嘗為失按渭上灞有天井關燉煌龍勒有玉門關陽關
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
于今有渭城館在焉蓋古之渭陽送者所畫當是渭城可也
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
求其失耳至山谷題陽關圖斷章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
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

珠還合浦

古今詩話美方詩上廣守詩為惠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
君殊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之孟嘗也

築黃金臺

前輩以荊公詩用謝滿鏡漸漢弟是從隗始記燕臺余以臺
字為史記云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太白詩
何人為築黃金臺然則公詩有本
以玉兄為玉叔

貝

東坡知揚州過梅花詩云司花雲客讓一等玉奴終不負
東昏又四特詩云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
潘玉兒有國色生曾楊州奏行記請太后曰牛秀才
送天註爲潘妃誤以東昏侯以玉兒多充國除不擬
覓他注云玉奴妃小字人東坡蓋用此而以兒爲奴者
誤矣然不害爲佳句

東坡用事切

東坡和山六十小作詩云三生便三仁三長遺與蔣秀家
蓋周伯仁乃縣令子耳洪駒父云謝無逸詩云但使添
丁長終與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仝子
秀骨不相爲蔣秀本周伯仁父役之妾小德亦庶出
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鮮無傳者夫論不妨無外家
更竟其功

妓人出家詩

曾顧論大中丙子編唐詩類選載楊郇伯作妓人
出家詩畫出花鈿與四鄰雲鬟剪落向殘春暫
驚風燭難留世便似逢泥不染身長棄欲翻迷
錦字衣初學誤禪壺從今懸色歸空後湘
浦應無夢現人湖山野錄乃爲本朝中國長公主爲尼掖
庭隨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
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楊郇伯所作同首句盡出花
鈿散寶津一句不同文瑩乃不考之過耶

蒸壺似蒸鴨

東坡又亭汁字稍許下見寶壺蒸壺似蒸鴨無任字詩
忍哭觀道緣其類皆太平廣記載盧氏雜説鄭餘慶
與人會食日高衆客宸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
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鴨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
一盌胡蘆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強進而罷然則蒸壺似蒸
鴨乃鄭餘慶非盧懷慎也豈東坡偶忘之耶

望夫石

陳無己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推用一律惟劉
夢得云望來況是幾千歲只是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
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
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詩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
不風則雨疑況得句處之王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
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

日風和向行人帰去石應詩豈無已叔達偏志建作也

落梅花折楊柳

樂府雜録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陵賀歲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飄杯振三見柳詩亦云人分梅花落遥横笛吹李嶠笛詩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落如太白聞笛詩云羽調梅花飛落盡一庭梅楊梅詩則謂已入雅梁寔亦云笛中王笛吹入青瑣梁詰意寄於夷吹笛大家皆取簡閣看笛下持其決耳註杜子美王渙之李太白不然杜云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曲盡生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李云黄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花亦謂笛有二曲也

誠齋論山谷詩

山谷集中有絶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長此唐人賈至詩也山谷特改五字耳云桃花歷亂杏花香不爲吹愁又惹長

劉子翬

寶子翬與劉王先定有場屋之舊又須相厚善偏聞十年不至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諷其相忘意子之意子翬有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雪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屋泛自與雲霄隔鸞鳥難追得驥才莫訝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甚喜即召爲宰屬

送還戶部侍郎

漫古堂詩話 終

曩年得洪熙元年寫本為讀畫齋付刊之底本斠讀一過了無可取茲敬
尊藏嘉靖本實勝乃得畢
字數十是勝於洪熙本多矣
洪熙本今在樹徵師許
翼庵仁兄　增湘頓上

前承假去詩話一冊日前持至天
津與周叔弢閱看據云此乃過錄
本非袁氏原鈔不願收之已得據
回茲仍以奉還惟叔弢所藏得
尊藏鈔本江月松風集甚羨圖題跋
未知能割愛否乞　示知此上
幼平先生座右　增湘頓首　四月十六

詩話索價弍百四十元商
定原書已為改竄大為可惜
加二十元但叔弢言之
目乃付款不負此惟林而
上渴尊此上
翼菴先生　增湘再頓

增修詩話總龜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

（宋）阮閱輯

明嘉靖二十四年月窻道人刻本

詩話總龜前集四十八卷後集五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阮閱撰。閱有郴江百詠已著錄。案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序曰，舒城阮閱昔爲郴江守，嘗編詩總，頗爲詳備。蓋因古今詩話附以諸家小說，分門增廣。獨元祐以來諸公詩話不載焉。考編此詩總乃宣和癸卯，是時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云云。據其所言，則此書本名詩總，其改今名不知出誰手也。此本爲明宗室月窗道人所刊，併改其名爲阮一閱，尤爲疎舛。其書前集分四十五門，所採書凡一百種，後集分六十一門，所採書亦一百種。摭拾舊文，多資考證，惟分類瑣屑，頗有乖於體例。前有郴陽李易序，乃曰阮子舊集頗雜，月窗條而約之，彙次有義，棼結可尋。然則此書已經改竄，非其舊目矣。

詩話總龜叙

詩昉關雎詩話即稗官野史之類自王迹熄而詩寖微變至於漢魏極於盛唐其遺韻餘音直將與宇宙間山川為流峙也漢藝文志註稗為細碎王者欲知閭巷細瑣之言故立稗官關繫殆亦不小

淮伯王月囪嗜古學文其志慕東平河間而欲相揖遜于異代者宮暇迺取阮子詩話總龜延庠生程珖校讐之命工刊布致言于予以叙諸首予披而閱之詩之有話言有錄也詩話以總龜名言有統也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賀知章昔以為殷殘獻博學之號阮子之詩話其殆謂博而足以資問者歟阮子舊集頗襍王條而約之彙次有義棼結可尋首觀其聖製等篇破魯恭之壁科斗錯陳也次觀其詠物等目浴玉池之日百寶爭出也又次觀其藝術紀實諸例發驪山之塚而彝鼎累累也終而觀其讖夢鬼神諸簡燃牛渚之犀而幽怪又無以遯其

形也夫殷之博以韻學而成名阮之博蓋勤諸詩與緒言而有得者王約其博合二家而一之又不可以徒事於博語者其何以見之哉見之于凡例矣是則可嘉也是為序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奉

勅整飭山東海道副使郴陽李易書

詩話總龜序

白川子負譴嬰疾分牧芝城居常怏怏弗樂也迺
月牕殿下時時遣貴侍覘之間授二冊曰是爲詩話總龜是爲宋阮一閱所編是爲今程子珖所校是將壽諸文梓期與好事者共先生能無言乎余拜而受之枕次快閱曰佳哉
月牕其披寶藏而璆琳琅玕畢集吾目耶其展武庫而戈矛劍戟森駭我心耶其過陶朱猗頓之室百物充溢足以拯急而切需者耶是富且奇也夫詩胡爲者也宣鬱達情攄蓄發頑者也夫話胡爲者也摘英指類標理斥迷者也考諸三

代而下春秋列國以上載諸經雜出乎詞宗孺婦之口可徵已嗣是以來作者非一家不能指而數也議者非一喙不能群而駐也譬之鳳毛豹斑非不文彩炫耀望者與歎有遺恨焉盖未獲總其龜耳今
月牕迺能逸塵遠覽討古集今與二三博雅君子冥羅約採彙爲全書書有門示別也有類示同也有序示次也若有勸有規有慨有慕有頌學之意則皆置之不言之表而亦昭昭然灼灼然無言而無弗言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佳哉月牕之用心也昔河間以禮樂名東平以樂善著咸垂光汗青馨香帝冑至求述作槩乎未之前聞

月牕孝友不凡文藝儁拔而又嗜
好清絶如此方之二王得無過乎
是書也我
國家宗室之盛
皇上風化之隆賢士夫裁正之畧並
可仰見刻之宜書凡九十八卷
月牕爲我
高皇六世孫程琉修學斐斐郡傳第

子員番陽人
嘉靖甲辰孟秋奉直大夫江西饒
州府同知前進士南京刑部郎中
海塩白川張嘉秀撰

集一百家詩話總目

陶岳零陵總記　畢田湘中故事
曾㣼湖湘故事　韓魏公別録
趙璘因話録　李康靖見聞録
吴感大定録　搜神秘覽
胡戰泗上傳　金華瀛洲録
盧氏雜說　南部新書
唐李石別傳　江鄰幾雜誌
劉絢拾遺　明皇雜記
雍洛靈異記　盧瓌抒情
鄭棨開天傳信記　洛陽縉紳舊聞

大業拾遺記　王銍通勉志
廣卓異記　西安虞介唐宋遺史
歐陽靖撥遺　宋舍人春明退朝録
東觀奏事　蔡寛夫詩史
金陵語録　張固幽閑鼓吹
劉禹錫佳話　御史臺記
錢思公遺辰録　啓顔録
談藪國史雜記　文瑩玉壺清話
張覩雅言雜載　王舉雅言系述
劉忠叟樂府集　錢公思金坡餘事
世說　野人閑話

張鷟朝野僉載　鑑誡錄
洛陽舊聞　閒居詩話
范內翰東齋錄　唐史拾遺
柳公權小說舊聞　有宋佳話
劉斧翰府名談　錢希白洞微志
王子年拾遺記　趙叔平見聞錄
靈異錄　沈汾續仙傳
朱定國續歸田錄　博異志
鄭工部南唐近事　廬華遺史
郡閣雅談　桂堂閒話
曾龍圖詩話　洛陽詩話

楊妃外傳　古今詩話
劉貢父詩話　歐陽公詩話
玉堂閒話　脞說後集
張君房脞說　北夢瑣言
青瑣後集　龍袞江南野錄
李元文雲齋廣錄　桂苑叢談
周後人摭言　葛稚川西京雜記
范攄雲谿友議　楊文公談苑
孟棨本事詩　文瑩湘山野錄
吳處厚青箱雜記　沈存中筆談
劉斧摭遺　倦遊錄

太平廣記　幽怪錄
青瑣集　異聞集
百斛明珠　王直方詩話
遯齋閒覽　玉局文
雜誌　紀詩
大唐記　志逸
冷齋夜話　碧溪詩話

集一百家詩話總目

增修詩話總龜分門目錄

第一卷
聖製 忠義 諷諭
第二卷
達理 博識 幼敏
第三卷
志氣 知遇 狂放
第四卷
詩進 稱賞
第五卷
自薦 投獻 評論
第六卷
評論二
第七卷
評論三
第八卷
評論四
第九卷
評論五
第十卷
雅什上
第十一卷

雅什下 苦吟
第十二卷
警句上
第十三卷
警句中
第十四卷
警句下
第十五卷
留題上
第十六卷
留題下
第十七卷
紀實上
第十八卷
紀實中
第十九卷
紀實下
第二十卷
詠物上
第二十一卷
詠物下
第二十二卷

宴遊
第二十三卷
寓情
第二十四卷
感事上
第二十五卷
感事下
第二十六卷
寄贈上
第二十七卷
書事

第二十八卷
故事　詩病
第二十九卷
詩累　正訛
第三十卷
道僧
第三十一卷
詩讖上
第三十二卷
詩讖下
第三十三卷

紀夢上
第三十四卷
紀夢下
第三十五卷
譏誚上
第三十六卷
譏誚中
第三十七卷
譏誚下
第三十八卷
詼諧上

第三十九卷
詼諧下
第四十卷
樂府
第四十一卷
送別
第四十二卷
怨嗟
第四十三卷
傷悼
第四十四卷

隱逸　神仙上

第四十五卷

神仙下

第四十六卷

藝術　俳優　奇怪上

第四十七卷

奇怪下　鬼神上

第四十八卷

鬼神下　佞謟　琢句

增修詩話總龜分門目録終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一　甲集

龍舒散翁阮一閱宏休編

皇明宗室月窓道人刊

鄱陽亭梧程珖舜用校

聖製

太宗好文進士及第賜文喜宴常作詩賜之景祐朝因以為故事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上所作景祐元年賜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真詔旨也（貢父詩話）

李文正昉　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姓及即位用以為相嘗語文正曰卿在周朝未曾傾陷人可謂善人君子故太宗遇之亦厚年老罷相每內宴必先赴坐嘗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　太宗和之以賜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為時之美傳（青箱雜記又詩苑玉金清話皆謂是慶曆制）

呂正惠端　太宗朝為參知政事多獨對便殿語必移刻因宴後苑上釣魚詩斷句云欲餌金鈎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已屬公矣公和詩進曰愚臣鈎直難堪用宜用濠梁結網人不數日拜平章事（詩史又古今詩話謂正惠已作戶部侍郎平章事時呂文穆蒙正舍老甚切因此詩遂登台席）

福唐蔡伯禧四歲對　真宗誦書授校書郎春宮伴讀齒猶未三周故曰三歲神童賜之詩曰七閩山水多才俊

三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淸白訓畢竟自得老成資
初嘗學步來朝謁方及能言解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
青雲千里有前期 續歸田錄
蘇易簡在翰林 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暢曰君臣千
載遇蘇應聲曰忠孝一生心 太宗大悅以所御金器
盡席賜之 振遺
夏侯嘉正好爐火仍以不得兩制爲恨 太宗御樓觀燈
進詩十韻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輿 太宗和
賜曰薄德終難舉通才例上居嘉正嘗曰使我得水銀
半兩知制誥一日平生足矣二願俱不遂而卒 玉壺清話
李廷臣官於瓊館有美人趙鈞奴於帕上織成一聯云恩袍

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 仁廟朝賜進士及第舉人詩
也廷臣以千金易之藏爲珍寶 青瑣集

忠義

張巡守睢陽明皇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促人食鵲以
紙布切煑而食之時以茶汁和食而意自如其謝金吾
將軍表曰想峨嵋之碧峰逍遙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
壽南山逆賊祿山戮殺黎獻膻腥闕廷臣被圍四十九
日凡三千二百餘戰主辱臣死迺臣致命之時惡稔罪
盈是賊滅亡之日忠勇如此激厲壯士嘗賦詩曰接戰
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効魚麗屢厭黃
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

敵堅誠自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曰
岧嶢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
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聲 唐宋詩話
趙師旦昔叔皇祐中守康州儂賊犯城死於是士大夫作
詩者衆而元厚之孝擇思中詩最佳元詩云轉戰謀門
日再晡空拳由自冒戈殳身當虎口方安坐命棄鴻毛
更疾呼柱下果卿存斷舌袴間杵臼得遺孤可憐三尺
英雄氣不愧西山士大夫李詩云賊壯兵孤衆膽驚忠
臣此日見專城負君罪大寧如死守土城堅不問生報
國存心惟自愧叫天壯氣幾時平潺湲多少英雄淚千
古封江不斷聲 秦齋廣錄

王維字摩詰天寶末祿山陷兩京明皇出幸維扈從不及
爲賊所得維服藥取利僞稱瘖病祿山素憐之遣人迎
置洛陽拘於菩提寺迫以僞命祿山宴其徒於凝碧宮
其樂乃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
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
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者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
聞于行在肅宗嘉之特宥之授太子中允 劉納拾遺
晉天福三年與戎和晉祖曰當遣輔相爲使趙瑩桑維翰
同堂皆未言以戎雖通好而反覆難測咸懼於將命馮
道與諸公中書食訖分廳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人
色變手顫道索紙一幅書云道去即遣寫勑屬吏泣下

道遼人語連子未復歸家舍都亭驛不數日即行晉祖餞語以家國之故煩耆德使遠自酌卮酒飲之虜以道有重名欲留之命與其國相同列所賜皆等式賜臣下以牙笏及臈月賜牛頭皆為殊禮道皆得之以詩謝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戎甚喜潛諭留之道曰兩朝皆臣豈有分別賜悉市薪炭云北地寒老年不堪及還京師作詩五章以述北使之意其首章云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為朝廷不為家殿上一盃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風沙虜中大寒賜錦襖貂褥羊狐貂衾各一每入謁悉服四襖衣宿館中併覆三衾詩曰朝

披四襖專藏手夜蓋三衾怕露頭叢苑

劉吉江左人有膂力尚氣節李煜為傳詔承旨以忠於所奉歸朝供奉官以知河渠利害委以八作務太平興國中河大決吉護之與工夫同甘苦使者至訪吉不獲甚怒及着皂短布褐獨負二囊土為先導從吏無敢言使者密訪得之歸奏　仁宗厚賜之內侍石全振領河堤甚苛急自謂石爆裂嘗侮吉言不與校一日吉乘小艇督役至中流語石曰公恃貴近見凌甚不畏死當與公同見河伯遂蕩舟覆之全振乞命號泣乃止不復敢侵吉吉本燕薊人自受李氏恩常分祿以濟其子孫朔望必拜李煜真雖童幼必拜之執臣僕之禮後為崇儀使其刺字詣其中親題僧寺驛者皆自稱以南人不忘本也有詩三百首目為釣鰲集徐鉉為序其首篇隱者詩曰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人多誦之以塞河有方略人目為劉跋河名塞河上 同前

諷諭門

太平興國中李繼遷以西夏叛朝廷興師剪伐迨十年餘至咸平末猖獗愈盛邊陲騷擾章聖以西民疲於輸輓有厭兵之意而無名以罷師伐議者益紛紜未決事固秘密未聞於外處士种放山中有詩云胡雛負恩信聖主恥干戈　章聖聞之歎美且愜素志即遣使齎詔召臣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會景德初邊臣奏李繼遷死其

子阿移即德明也願納款遂罷兵放隱終南山累詔不起至拜官復歸終于工部侍郎 談苑

淳化中合州貢桃花犬甚小而性急常馴擾于御榻之側每坐朝犬必掉尾先吠人乃肅然　太宗不豫此犬不食及上仙號呼涕泗瘦瘠　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前導鳴吠徘徊意若不忍　章聖令諭以奉陵即搖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裀置鹵簿中行路見者流涕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官錢若水末句云白麟赤鳳且勿喜願君書此懲浮俗 古今詩話

章聖李汾陰回望林嶺間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魏野方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後冠萊公

鎮洛凡三遊不至萊公服日寓刺訪之野服葛巾布袍長揖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騷雅相得甚歡將別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留爲山家之寶萊公再秉鈞軸野常游門下頗遇之禮優異等倫一日獻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僊萊公得詩不悅自是禮日益薄即辭去後二年貶道州每題前詩於窗朝夕吟哦之

王文正公旦在中書僅二十年魏野贈詩曰聖朝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今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公袖書以進累表求退不許青箱雜錄

別本云昔時宰相年年出公在中書十一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遊

治平中有吉州吉水令忘其姓名治邑嚴酷有野人馬道爲啄木詩諷之曰翠翎迎日動紅嘴嚮烟開不顧泥丸及唯貪得食多誅雖枯朽木又上最高柯吳楚園林闊忙忙爭奈何令見其詩捐綫刑時人目曰馬啄木談苑

蔡君謨守福唐政尚嚴酷陳烈先生過福唐維舟渡亭留詩於亭上曰溪山龍虎鎖溪水鼓角喧中宵鄰夢破六月夜家寒風雨生殘本教鎬喜怒欄殷勤告舟子放棹過前灘亭吏錄以呈公公遽令追之已不及矣公自此爲之少霽威明 同前

范希文有贈釣者詩曰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濤裏觀競渡詩曰小艇破濤去旁觀亦損

神仙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皆不徒作也 同前

宜春王從謙李璟之第九子好學善爲詩璟於苑中與宰相奕棋從謙在焉令賦觀棋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沉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分固難侵若算機籌處滄浪想未深

楊玢靖夫虞卿之曾孫也仕僞蜀王建至顯官隨王衍歸後以老得工部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禾黍正離離子弟不復敢言談苑

舒王得詩金陵門下有人賣魚一日放魚有門生獻詩云

直須自向池邊看今日誰非鄭校人公誦久之詩史

將貽孝禁詩云辛勤得繭不盈筐燈下繅絲恨更長著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身上繡衣裳古今詩話

華山鄭雲叟有傷時一絕云帆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踏盡亂山青浮名浮利濃如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又贈霍山秦道士云老鶴啼猶伴採芝有時長嘆獨移時翠蛾紅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 同前

宋齊丘江南二世爲宰相璟尤愛其才然知其不正一日於華林園試小妓羯鼓召齊丘同宴齊丘獻詩曰切斷牙床鑲紫金最宜平穩玉槽深因逢淑景開佳宴爲出花奴奏雅音掌底輕璁孤鶴啄杖頭乾快亂蟬吟開元

天子曾如此今日將軍好用心同前
唐李日知爲黃門侍郎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臨幸從官預宴賦詩日知尤存規戒其卒篇云所願暫思居者佚莫使時稱作者勞
盧汪門族甲於天下舉進士二十上不第爲一絶云惆悵興亡係綺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國一箇西施已是多同前
范文正公言勁節知無不言仁廟朝數出外補梅聖俞作啄木詩以見意曰啄盡林中蠹未肯出林飛不識黃金彈雙翎隂落暉同前
夏英公慶曆中欲真拜以言者罷除使相知南京到任以

二詩寄執政云造化平分荷大鈞腰間新佩玉琪璘南湖不住栽桃李擬押沙鷗過十春海鴈橋邊春水深略無塵土到花隂忘機不取人知否自有江鷗信此心後徙西都張昇知諫院作青雀詩寄之曰翦羽傷弓尚未完孤飛誰敢擬鶯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爲游人作彈丸畏卒不敢言及之同前
于濆爲詩頗干教化對花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希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又有唐備者與濆同聲感多比諷有詩曰天若無雷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道題道傍木云狂風拔倒樹樹倒根已露上有數枝藤青青猶未悟又曰一日天無風四溟波盡息人

心風不吹波浪高百尺盧瓌抒情
西京端正木去馬嵬一驛德宗幸奉天覩其蔽地錫以美名後有文士題之曰昔日偏霑雨露恩德皇西幸賜佳名馬嵬此去無多地好向楊妃塚上生同前
羅鄴詩春遊鬱然有懷云芳草如烟處處青閑門要地一時生年來檢點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春雨詩云無風颯颯雨空州能帶輕寒阻勝遊昨夜五侯池館裏佳人驚覺爲花愁同前
僖宗幸蜀詞人題於馬嵬驛云馬嵬烟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泥楊妃或云狄侍郎歸昌詩同前然紀錄云是羅隱詩

盧常侍鈺牧盧江日郡聽曾先生從營妓丹霞者盧沮不許會餞客短亭曾獻詩曰拜玉亭間送客忙此時孤恨感離鄉尋思往歲絶纓事肯向朱門泣夜長盧演爲長句和而勉之曰尋思莫又飛百舌忙祖亭閑繼倍思鄉擣前有恨憐卑宦席上無憀愛艷粧莫爲狂花迷眼界須求真理定心王游蜂採擷何時已祗恐多言議短長盧瓌抒情
李朔能詩五十方擢第嘗獻江淮郡守詩曰塞鄙東來淝水濱時情惟望衆陶鈞將軍一陣爲功業忍見沙場百戰人蓋郡守盧公一舉及第南唐近事
景祐中羌人叛西方用兵朝廷求草澤遺逸之士多獻方略

自衙冗卒皆得官其下材無能往往過望亦有扶持頡
頏𩥇望不服者嘗有人題闕西驛舍為詩曰於是熒熒
照寒野潰馬嘶嘶五陵下廟堂不肯用奇謀天下徒勞
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殺氣衝靈霄請時還似
不遭時已矣吾生真苟且 東齋紀事

汪自能為文章有平雅詞詩甚高古刺譏中時病云瓦垣
補墻缺誠蛙已蹇苔斷礎寂寞殘花亦齾汪氏官不達其他
著述不甚留傳

唐文宗嘗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嘗時卿大夫過聊
李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要長不達
也晝短若夜長閒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臣願

捐燭今為國家惟陛下鑑照不寐則安人強國其庶幾
乎 雲谿錄

余在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往之際輒作注字韻詩
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既不復殺而里中
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悽
然 百斛明珠

盧承丘長沙人披褐居吳芙蓉山常著文為芙蓉集作錦
韻詩雖一時諷罵聞者亦可為戒題花鈿詩傳於鈿金
翦翠真奢無懶環麝點鉛華也知曾伴姮娥吠將來村裏
負誰家又題渡頭船云刻木功成濟往還古今殘照下
前山君看向晚人來少猶自須來覓見錢年八十卒於

竹居雜書彙選

東坡云在穎時陳無己趙德麟並適亦守官於彼而歐陽
叔弼與季默亦又居閒日相唱和而二歐頗不作詩東
坡以句挑之云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
手莫欺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明朝鄭伯降誰受昨
夜條侯壁已驚從此醉翁天下樂還須一舉百觴傾蓋
為文忠公昔有詩贈梅聖俞蘇子美云我亦願助勇鼓
旗噪其旁快哉天下樂一釂宜百觴也 王直方詩話

景祐中華州張源作絕句云太公年登八十餘文王一見
便同車如今若向江邊釣也被官中配看魚此詩舉
入夏州其後元昊叛朝中有兵者六七年不解源作是

詩以叛去亦足為戒 東齋紀事

李肅臣北都人方朱梁朝才俊詞句驚人一日齊遊鄆州
時韓公為帥因往見其大祝吏報曰大祝方寢遂求筆
為詩一絕書于刺投其吏曰大祝覺則投之詩云公子
乘閒卧綵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
當年吐哺無 青瑣集

真宗中公子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
去之為惡草有三百篇之旨

韋子厚謫雷州過小青州南山寺有僧奉忠子厚見之已
而僧撫者僧云曰奇多奇峰其香比類忠曰曾記東坡
詩甚奇曰如風如火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地生

靈乾欲死不成霖雨謾遮天

太祖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作偈諷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省王師渡江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

達理門

世傳濮儀王詩有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歎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公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曰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達者之言也青箱雜記

張文定公齊賢嘗作詩自戒并貽子孫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令廣爲八詩其一曰慎言渾不畏言出患常隨須信樞機發寧容駟馬追三緘事可見兩舌業當知言是起羞本憑公且再思其二曰忍事又何妨忽令心火揚火揚猶可滅心忿固多傷堪嘆波羅密可憐波利王從心更從刃字意好消詳其三曰國法須遵守金科盡詔條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饒豈用誇奸黠何須恃貴驕自然逢吉慶神理亦昭昭其四曰人非莫舉揚萬事且包藏殿上涎須掩車中吐不妨在他誠所短於己有何長須是常拘檢回頭自忖量其五曰無私仍克己克己又無私二事兼修飭終身在省思公清多斂怨高亢易招危更切循卑退方應履坦夷其六曰直道更和光雙修譽乃彰直須和輔助和

乃直交相恃直終多忤偏和又少剛能和又能直行已自芬芳其七曰此個真端的除非六句脩永爲凡扶誠更遺子孫謀本立方生道農勤乃有秋茲詩須淺近至理可推求其八曰天應降吉祥天理本茫茫舒慘須無定榮枯卻有常盍譏尤効驗福善更昭彰寵絡無蹤漏恢恢四網張 同前

王文惠公隨深悟性理臨終作詩曰畫堂燈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同前

謝諫議臨捐館作詩云平生功業數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何似從來周孔教解將仁義淩生民 見聞錄

皎然禪師贈吳馮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室在東南向西笑東坡代答曰寒時便與熱時風飢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向西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百斛文

陶淵明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

余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座爲淒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爲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累累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

人間無漏仙兀兀三盃酒世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子孝使關西見郟縣書此愛而誦之故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此老氏言心之正與孟子言人之性善何異 並同前

舒王嘗仕多違用文字爲蓋慶中甫作詩以見志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糴官糧買酒尊但得有錢留客醉何須騎馬傳入門 雅言雜載

杜祁公致政後作林下書懷詩曰從政區區到白頭一生寧有顛息仇會免樂爲常深愧野馬黃羊亦適遨豈是林泉嬉佚老只緣瀟灑不禁秋始終無會本年 日學聖唯能窒求誰 青箱雜記

李建勲年八十謁宋齊丘於洪州題一絕於信果觀壁云春來潑水流如活晚 西山勢似行玉洞主人經劫在攜竿步步就長生歸高安無病而卒 青瑣樓集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二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山谷曰此老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筆端有口安能吐此不傳之妙 冷齋夜話

博識門

徐鍇仕江左至中書舍人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慘字

者淑多改爲搽字蓋章草之變錯曰非可一例言若漁
陽摻者七鑑切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撾古歌云邊
城晏開漁陽摻黄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詩史
商汝山中多麝絶愛其臍每爲人所逐勢且急即自投高
巖舉爪裂出其香就執而死猶拱四足以保其臍李商
隱詩曰投巖射退香許渾詩云射麥生香是也狨類鼠
而大尾長金色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其皮爲
臥褥鞍被坐毯之用甚愛其尾既中毒即齧斷尾以擲
之惡爲身患杜甫詩云狨掛寒條馬見驚蓋輕捷善緣
木猨猱之類也犛牛出西域尾長而動中國以爲纓人
或射之亦自斷其尾左氏所謂雄雞自斷其尾同前

李義山詩小閣茶面曲池白鶴道士竹間棋何人書破
蒲葵扇記著南窓移樹時蒲葵扇出謝安傳然人不知
其何名蒲葵扇予容云撥櫚也出廣雅今衢信宣歙間
扇是也謂彩以蒲葵爾詩史
梅聖俞河豚詩云春岸飛楊花永叔謂河豚食楊花則肥
韓渥詩柳絮覆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則肥不必河
豚
隴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得石破其中有魚痕鱗甲純
悉皆具燒之有魚氣至今鼓鑿而變爲石衡州亦有無
異隴西者故杜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隴州詩
南部烟花録文理極俗又載陳叔寶詩云夕陽如有意偏
傍小窓明此乃唐人方棫詩非叔寶作兼六朝人大抵
不知此唐藝文誌載烟花録乃記廣陵行幸事此本已
無唐末人僞作此書爾詩史
歐陽文忠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以謂語新
而屬對親切鉤輈鷓鴣聲也郭索蟹行貌太元曰蠏之
郭索用心躁也古今詩話
古詩云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氍毹吾水
香迷迭艾納及都梁尚按唐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
迷迭出西域魏文帝又有迷迭賦信乎未行一萬里不
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王直方詩話
前世所稱駔儈駔子黨切今人謂之牙韓文公贈玉川詩曰

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
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招不起
又云先生抱才須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王向子直謂
韓公與處士作牙商度物價也駔儈爲牙者世不曉
所謂道原云本謂之互即互市事爾唐人書互字作乎
乎字似牙字因轉讀爲牙其理如可信或云何得舉世
同辭蓋不足怪今人以萬爲万以千爲丿亦人人道之
也貢父詩話
楊大年因奏事論及比紅兒詩大年不能對甚以爲恨訪
比紅兒詩終不可得忽一日鬻書者有小編眂之乃比
紅兒詩也自此士大夫始傳之此詩乃羅虬所爲九百

首蓋當時但傳其詩不載名氏大年偶不記爾筆談

余靖尚書使虜爲胡語詩虜愛之再往情益親余詩云夜筵設罷侈盛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勤厚重也微臣雅推重魯拜舞也祝若統福祐也聖壽鐵擺嵩高也俱可忒無極也虜舉大杯謂余曰能道此余爲卿飲復舉之虜大笑遂爲釂觴漢史記槃木白狼詩漢語則協夷語則否其實夷人先作詩反用夷語譯出不如余真胡語也詩史

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無聲佞人在側廼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直方詩話

永明禪師記曰有禪師夜經行誤踐瓜皮意其蝦蟆也死墮惡道又有山行人爲蛇螫而意觸樹椿行三十里遇筮醫識之告曰蛇螫也發毒而死使行人不遇筮醫毒遂不發比丘知是瓜皮不墮惡道古德偈曰惡境自虛不須畏終朝照矚元無對設使任持渾幻身任運都無舌身意冷齋夜話

幼敏門

楊文公年十一歲建州送入闕下章聖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令送中書再試參政李至狀臣等言御送建州十一歲習進士楊億到中書其人來自江湖對天陛殊無震懾蓋聖祚承平神童間出臣等令賦喜朝京闕詩五言六韻頃刻而成詩曰七閩波渺邈雙闕氣岧嶢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斷句頌東清忠節終身立聖朝

又揚文公數歲不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樓忽觸其首便能語家人曰既能言可爲詩乎曰可遂吟登樓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古今詩話

夏文莊試制科廷對出殿門楊徽之見其年少邀與語曰老夫它則不知唯喜吟詩願丐賢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忻然爲書曰殿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青箱記

明皇御勤政樓大張音樂教坊王大娘善戴竿於百尺上爲木山狀瀛洲方丈命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舞亦不輟劉晏以神童爲秘書省正字年十歲惠悟過人召於簾中坐貴妃膝上爲施粉黛與戴巾櫛問晏汝爲正字而來正得何字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曰樓前百戲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由自嫌輕更著人明皇雜錄

蘇瓌未知男頲有人獻兔掛於廊廡間召頲詠詩兔子死闌彈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由是稱爲小許公明元傳信記

京兆尹訪蘇瓌既去瓌令男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如此明皇問瓌草書難其人誰可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爲文甚速可備使令然性嗜酒每免沉醉足以了事令召至則酒未

解猶嘔殿下命中貴人扶卧御幄前明皇親與衾覆之既醒援筆立就明皇撫背曰知子莫若父 明皇雜錄

徐鍇字楚金年十餘歲群從宴集分題賦詩令為秋詞援筆立成其略曰井梧分墮砌寒雁遠橫空雨久莓苔紫霜濃薜荔紅 詩史

林傑字智用五歲與父同遊王仙君壇父曰能詩乎傑曰羽客已登雲路去丹砂草木盡凋殘不知千歲歸何日空使時人掃舊壇又謁唐中丞作七夕詩曰七夕今朝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唐公曰真神童也年十歲方秋初忽有雙鶴盤空而下忻然下堦抱得一隻父恐非祥令放之鶴升堂

而去是夕得疾而卒鄭立之以詩哭之曰才高未及賈生年何事孤魂逐逝川螢聚帳中人已去鶴離臺上月空圓 古今詩話

李琪十歲通六經父佐王鐸滑州幕聞而異之會府燕鐸遣人以三傑賦試之琪作賦尾句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鐸曰大器也他日謁師師謂琪曰蜀中詔到用夏州拓跋恩恭為北京收復都統可作詩否琪曰飛騎日邊來何時王輦回早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異之

王元之內翰五歲已能詩因太守背白達信言元之能與語於太守因召而吟一絶云昨夜三更後姮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又云佳人方素面對鏡理新粧守曰天授也

丘琦十歲謁陳州太守曰前日寺中聞射因成詩云殿宇時聞燕雀喧虛庭盡日少人行孤吟獨坐情何限時喜風傳中鵠聲守喜令對弱柳絲絲搖綠綠曰春雲片片揚新綿

蔣堂侍郎方六歲父令作梔子花詩曰庭前梔子樹四時有椏杈未結黃金子先開白玉花

崔鉉相為童時隨父謁韓滉指架上鷹令作詩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

誰是解絛人

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師韓文公皇甫湜過其父肅見其子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而試一篇賀承命忻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烱烱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以所乘馬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年未弱冠丁內難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著辯諱一篇不幸未

壯室而終並同前

老元鄭言徐州通判李絢有子七歲不善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矽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矽光帽事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矽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曲未終花皆落百斛文

賈文元乃唐相造華夷圖丞相耽之遠孫七歲童子舉關頭及第李文賀贈詩云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茲穩上青霄路萬里誰能測羽翰太平興國中參大政玉壺清話

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閬携以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以所作贄二公二公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未之信因試之與之聯句略不停思思純曰無風煙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又曰日移竹影侵棋局少逸曰風遞花香入酒尊元之曰風雨江城暮少逸曰波濤海寺秋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二公驚異至聞于朝賜進士及第官止尚書員外郎續歸田

孫周翰精敏亦少逸之流其父穆之携以見郡侯時有賓作會座客簪花郡侯屬周翰曰口吹揚葉成新曲翰曰頭戴花枝學後生郡侯笑曰何遽便戲老夫賜童子出身

馬希振爲鼎州節度使馬氏諸子中白眉也與門下客何致雍倫貫徽聯句希振曰青蛇每用腰爲力貫徽曰紅莧時將葉作花又見蛾子緣砌希振曰蛾子子嘴垂手子雍曰貓兒兒捉雀兒兒實一代之儁並同前

黃鑑學士七歲而不言其祖愛之以謂風骨之秀當大吾門不宜如是也每遇景物必道其名達其理以指教之然終不言一日又謂之曰楊文公幼而不言文公之父告之曰後園梨落籬神童知不知文公發聲曰不是風搖樹便是鵲驚枝況風骨若此何爲不言鑑竟不對後携行河上其祖曰水馬池中走鑑曰遊魚波上浮後任館閣李康靖聞見錄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

志氣門

丞相李文正公昉少年時嘗以詩呈叔侍中覽而喜贈之詩曰及觀西垣盛世世秉鈞衡後文正果大用詔賜所居爲謝元卿秉鈞里是知李氏自五代至本朝世居將相非一日也翰府名談

陳文惠未達時作偶成詩曰千里好山雲乍斂一樓明月雨初晴觀此詩者曰意與李覯碧山更被暮雲遮者異矣青箱雜記

宋莒公守穎昌開西湖作詩曰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觀者知其必大用

丞相劉公沆以氣義自許嘗作牡丹詩曰三月內方有百花中更無又述懷詩曰虎生三日便窺牛獵食寧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黃閣貴便須來侍赤松遊奴顏婢舌誠堪恥羊狠狼貪自合羞三尺太阿星斗煥何時去取魏齊頭皇祐初出鎮豫章漕使潘夙以小孤山四十字示公公即席和之曰擎天有八柱此柱一焉存石聳千尋勢波流四面痕江湖中作鎮風浪裏蟠根平地安然者饒他五嶽尊覽者皆知有宰相器

蔣堂治平中登第後久不調官遊河朔登雄州北門樓有詩曰壯士未酬志乘秋感慨多幽燕新種落唐漢舊關河塞月沉青塚邊聲入暮河如何得萬騎王壘夜經過

不幸早死觀其志亦有爲者也並同前

長安舊以不歷臺省使出鎮鹿車節鎮者爲麄官大率重內而輕外今東都乾元門舊宣武軍鼓角門節度王彥威有詩刻其上云天兵十萬勇如貔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坐間青娥趙國姬寄語長安舊冠蓋粗官到底是男兒彥威自太常博士出辟使府至藩鎮故有是句至今不知所在薛能亦有謝寄茶詩云粗官寄與真拋擲賴有詩情合得嘗談苑

李昇竹詩曰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唐宣宗瀑布詩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王霸之意可見也河中府逍遥樓有唐太宗詩曰昔乘四馬去今驅萬乘歸氣象尤可見詩史

唐子方謫官渡淮至中流風作舟欲覆作詩曰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日暮泊舟岸繡云舟楫顛危甚蛟黿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真詩無諂可以格鬼神雪齋錄

景祐五年苑試進士以鷗化爲鵬爲詩題呂濟叔詩云九霄離海嶠一夕過天池論者以此詩當爲第一人同前

沙門文瑩嘗謂爲文老而不衰者惟元厚之在禁林時有懷荊南舊遊云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

樂天典杭日江東舉子奔杭取解張祜自負詩名而徐凝亦至燕于郡中樂天諷二子矛盾祜曰僕宜爲解首凝曰有何佳句祜曰甘露寺詩曰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瀑布詩曰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一座盡傾 古今詩話

王沂公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文穆公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也後果然

姚嗣宗詩云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窮鱗韓魏公安撫關中薦試大理評事 同前

高越遊河朔有州牧欲以女妻之越作鷂子詩云雪爪星眸衆鳥歸摩空專候整毛衣虞人莫謾張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

孫給事僅及孫何皆咸平初省試放狀元後各應制舉給事與兄何齊名有聲場屋何淳化中魁多士給事下第有詩曰前春再就天堦試應被人呼小狀元次舉中甲科王元之以詩贈曰病中何事忽開顏憶得詩稱小狀元粉壁已懸龍虎榜錦標爭屬鶺鴒原 並同前

高亨京師人字明遠好學有志義以詩干友人曰昨夜陰風透體寒地爐無火酒瓶乾男兒慷慨平生事時復挑燈把劒看

秦少游謫雷州有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心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黃魯直謫宜州作詩曰老色日上面歡情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巾短簟六尺床無客日自靜有風終夕涼少游鍾情故詩酸楚魯直學道故詩閑暇至東坡南中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唯一死則英特之氣不受折困

知遇門

楊徽之侍讀太宗聞其名索所著數百篇奏御獻詩云十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選十聯書于御屛閒梁周翰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屛閒僧文瑩嘗謂楊公必以天池浩露滌筆於冰甌雪硯中則方與公詩神骨相副 古今詩話

夏文莊守安陸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曰漢皐珮解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歲詔下兄弟皆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須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謂是也 青箱雜記

杜荀鶴謁梁高祖與之坐忽無雲而雨祖曰無雲而雨謂之天泣不知何祥請作詩荀鶴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顯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工高

祖喜之 洞微志

眞宗末年嘗遊禁中見翰林學士王禹偁倚宮木若詠吟命宮使盡折之果預作賞花釣魚詩明日百官赴宴迨題出乃千葉石榴花百官皆失所擬禹偁首進一絶云王母庭中親見栽張騫偷得下天來誰家巧婦殘針線一撮生紅鬬不開上稱賞謂眞才 桂堂詩話

唐文宗夏日與諸學士聯句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文宗獨諷公權兩句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員五寸文宗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唐宋遺記

劉景文作饒州監酒得一詩題芝山寺壁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都未信杖藜携酒看芝山舒王作本路憲見之愛甚遂令權州學 古今詩話

蜀人雍陶以進士第爲簡州牧自此謝當竅柳吳興世貴至折挫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告閽者道明與員外有舊及見呵曰與公昧平生何方相識道明曰誦員外詩仰員外德遂吟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閉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聞之歎抑如舊昔之交 雲溪友議

王文公凝清族重德冠絶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其寢寐中見先靈食飯旣不過十八片曾與綘州時司

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不訪親知閽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後入郭訪親知卽不造郡齋瑯琊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舉日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姓名甚暗所因太速有鄙薄者號爲司徒空瑯琊知有此說因召一牓門生開筵宣言於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牓帖全爲司空先輩一人而已由是聲彩益振爾後爲御史分司舊相盧公携酒訪之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在未可歎途窮其爲名德重也如此 北夢瑣言

狂放門

鍾傅鎭南昌有李夐者放蕩酣飲好事者與語應口成

詩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人謂傅曰夐吾弟請遣歸鍾令求於市邸人曰夜來不歸不知所之有回常學士詩云罷脩儒業罷修眞養拙藏愚春復春到老不球林裏鹿平生難見日邊人洞桃深處千株錦岩雪鋪時萬草新深謝名賢遠相訪求聞難得鳳爲鄰 詩史

朱觀仕江南爲縣令甚疎逸有詩云好是晩來香雨裏擔簦親送綺羅人李璟聞之廢以閒曹又有僧齋獻詩云吟中雙鬢白笑裏一生貧璟聞云詩以言志終是寒薄以東帛遣之 同前

李澣登科在和凝牓下同爲學士會凝作相澣爲承旨當批詔次日於玉堂徑開院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云

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鰲頭玉堂僴闕多珎玩
可作西齋潤筆否人皆笑其疎縱古今詩話
杜牧之登科後三年縱放爲詩曰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
纖細掌中情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又
曰舳艫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
畔茶烟輕颺落花中
杜牧自御史分司洛陽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爲當時第
一因會朝士以牧之嘗任風憲不敢邀置牧之諷坐客
達李李遽馳書以招而牧之遂來謂李曰聞有紫雲者
孰是因指示牧之作詩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
御史來忽發狂吟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閑逸
旁若無人
蔡忠謙狀元登科作紙牓名紙謁平康里妓因宿于里中
作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低聲喚玉郎從此不知
蘭麝香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谷登第後宿平康里作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閏相
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耳邊閑喚狀元聲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及弟汝士開筵營妓咸集汝士
命人與綾一端詩曰郎君得意正青春蜀國將軍又不
貧一曲高歌綾一匹兩頭娘子拜夫人
潘逍遥與許洞錢易爲友狂放不羈嘗作詩云散拽禪師
來蹋趿醉拖遊女上鞦韆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

遜黨亡命捕之甚急乃易姓名爲僧入中條山許洞贈
詩曰潘逍遥平生志意如天高仰天大笑無所懼天公
嗔爾口呶呶罰教臨老投補衲歸中條我願中條山神
鎮長在驅雷逐電依前趕出這老怪后會赦以四門助
教招之送信州安置復舞於市曰出玭霜價錢可贏得
撥灰兼弄火暢殺我以此士人不齒放弃終身並同前
姚嵓傑梁國元崇之裔弱冠通墳典以詩酒遊江左凌忽
前達旁若無人乾符中顏標典鄱陽初拜鞠場請嵓傑
紀其事文成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嵓傑大怒既而
標已贈眈而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以車拽之磨去嵓
傑以一篇寄之曰爲報顏公識我麼我心唯只與天和
眼前俗物閑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田子莫嫌彈鋏恨
寗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
盧肇牧歙州嵓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好使酒
以手書褒美之贈以束帛迎至郡齋館穀如公卿既而
日肆傲睨輕視于肇肇發嘗以詩嗤嵓傑曰明月照巴
山嵓傑笑曰月照天下奈何獨照巴山子發愉不樂無
何會於江亭時蒯希逸在坐子發改令自前取一聯象
子發曰遠望漁舟不闊尺八嵓傑遽飲一器凭闌嘔噦
須臾即席遂答云凭闌一嘔已覺喉空有集二十卷曰
象溪子遊旅豫章不知所終摭言
鍾山公鎮臨川賞牡丹有小吏手捧硯篋上有士人風公

曰學詩乎曰粗親筆硯因令口占一篇其警句云三月莫辭千度醉一生能得幾回看公曰他日定成器因勉令就學明年謁嶺南李國老大加稱賞賚數百緡於金陵酒樓數日而盡醉中掛帆數百里至落星灣半醒烟雨中登水心寺題詩於水軒曰分飛南渡春風晚却返家林事業空無限離情似楊柳萬條垂向楚江東

李白才思不羈有醉吟詩曰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飲酒不愧天三盃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憶賀知章曰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盃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迴郡閣雅談

韓魏公出鎭中山有門客夜踰墻出宿娼家公知作種竹詩以警之殷勤洗濯加培植莫遣狂枝亂出墻門客自愧作詩云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爲狂枝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青瑣集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

詩進門

楊允元年二十一歲爲光祿寺丞太宗極愛之三月後苑曲宴未得貼職不得與以詩貼寄館中諸公曰聞說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由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進呈太宗詰有司不召左右以未得貼職爲奏即日直集賢院與晚宴古今詩話

翰林學士李宗諤以京官帶館職赴內宴閤門拒之獻詩曰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覩赭黃衣無憀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下第歸公嘗舉進士御試下因及之太宗覽詩即宣赴坐後遂爲例雖選人帶館職亦同赴宴青箱雜記

周世宗幸廣陵孟貫能詩以一集獻之世宗見首卷貽棲隱洞譚先生詩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謂貫曰伐叛弔民何有巢無主之有獻朕則可他人卿將不免遂釋褐授官江南野錄

太宗收并門凱旋日范果叩迴鑾進詩曰千里版圖來浙右一聲金鼓下河東賜一官古今詩話

唐太宗征遼師還途中御製詩有鑾輿臨紫塞朔野陣雲飛之句遂宣令何象進鑾輿臨寒賦朔野雲飛詩召對嘉賞授贊善大夫詩有塞日穿痕斷邊鴻背影飛縹緲浮黃屋陰沉護御衣之句同前

吳越司賓使沈翻文湖州人有遊西湖詩云菰米蘋花似

故鄉不是不歸歸未得好風明月一思量武肅憫其思
鄉授以湖州刺史遺一句同前
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製其最妙一不博金
二不換玉三泛峽吟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憤吟七
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右其名琴家名賀若而
已太宗改不博金曰楚澤涵秋不換玉曰塞門積雪命
辭臣採調製詞蘇易簡得越江吟詞曰神仙神仙瑤池
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雲開處隱隱金輿挽玉麟
背冷清風遠又本云非雲非烟瑤池宴片片碧桃零落
黃金殿蝦鬚半捲天香散春雲知孤竹清婉入霄漢紅
顏醉態爛熳金輿轉霓旌影亂簫聲遠不知孰是

稱賞門

太宗留意藝文好篇詠淳化中春日苑中有賞花釣魚小
宴宰相至三館畢預坐咸使賦詩中字爲韻上覽以第
優劣時姚鉉詩先成曰上苑烟花迥不同漢皇何必幸
回中花枝冷濺昭陽雨釣線斜牽太液風綺萼乍依朱
檻近錦鱗隨手玉波空小臣侍宴驚凡目知是蓬萊第
幾宮賜白金百兩時輩榮之以比奪袍賜花等故事
薛道衡爲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
曰是底言語誰謂此虜會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
在花前乃喜曰名下無虛士 小說舊聞
江爲能詩少遊廬山白鹿洞題詩一聯于壁曰吟經蕭寺

猗欄闌醉倚王家玳瑁筵李璟見之謂左右曰吟此詩
者大是貴族遂爲時輩所稱 江南野錄
成都周式作春詩題廣遊驛云珠簾綉戶遲遲日柳絮梨
花寂寂春王拱辰甚愛之 雲齋廣錄
白吳秋日郊步詩云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
歐陽公稱爲佳句同前
馮太傅端嘗畫云鳴髇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
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謂坐客曰可圖於屏
障乃柳如京塞上詩也 倦游錄
何涓襄陽人少爲瀟湘賦爲時所稱潘緯以古鏡詩著名
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夜賦瀟湘零陵總記載

何涓瀟湘賦云魄欽殘色霞披曉光亦無全篇 古今詩話
楊大年同陳恕讀李義山詩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覆玉
墀披香新殿鬬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
師嘆曰古人措意如此深妙各歎服
李太白初自蜀到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見之請爲文出蜀
道難示之知章曰公非人間人豈太白星精邪於是解
金貂換酒醉而歸及見烏夜啼曰此詩可以泣鬼神其
詞曰姑蘇臺上烏飛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
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墜
江波東方漸明奈樂何又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
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窗語停梭向

入問故夫欲識遼西淚如雨

憲宗時北虜數犯邊大臣議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憲宗曰比聞一士人能爲詩而姓字稍僻其詩曰山上青松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舉世盡嫌良馬瘦唯君不弃卧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莫道書生無感慨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曰此戎昱詩也京兆李鑾欲以女妻之令改姓昱辭焉憲宗悅曰又記得詠史詩云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社稷歸明主安危托婦人君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爲輔佐臣憲宗笑曰魏絳何其懦也此人如在可與朗州武陵桃源足稱其吟咏士林榮之又蘇郁有詩云關月夜

懸青塚鏡塞雲秋薄漢宮羅君王莫信和親策生得胡雛虜更多

裴慶餘咸通末佐李北門爲淮南幕嘗同遊船舟師惧以船篙水濺侍女衣上變色慶餘請爲詩曰滿額鵝黄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裙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公喜令歌者傳之（詁今詩話又唐賢行情謂李中淮南日本衣孫尉士作）

張祜有觀獵詩并宮詞白傅稱之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小杜守秋浦與祜爲詩友酷愛祜宮詞贈詩曰如何故國三千里虚唱歌詞滿六宮又詩寄祜云睫在眼前人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户侯

楊發酒嘗見江表士人項斯詩贈之詩云度度見君詩最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由是四方知名

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投顧况戲之曰長安物貴居亦不易及讀至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丁晉公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元之延譽嘗言二人可使白衣充脩撰嘗贈之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韓柳到孫丁如今便合教脩史二子文章似六經

杜紫微睹趙渭南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之爲趙倚樓贈詩曰今代風騷將誰在李

杜壇覇陵鯨海動秦苑鶴天寒今日訪君還有意三條冰雪借今看

盧廷遜獻太宗詩卷中有果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之句後與潘美樞密在内殿議事令宮人煨果俄有數果爆出燒損綉褥又嘗燒金鼎宮猫相戲觸翻因舉前詩曰詞人作詩信無虚語

武后遊龍門命群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方虬詩成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後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衣之其詞曰宿雨霽氛埃流雲變城闕河堤新柳翠苑上花初發洛陽花柳此時濃山水樓臺映幾重群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鑿龍鑿龍

近出王城外羽從淋漓擁軒蓋雲蹕緩臨御水橋天衣
已入香山會山壁嶄嵓斷復連清流瀉澈俯伊川塔影
逍遙綠波上星龕龍奕奕翠微逶嶙㠑舊長千尋不遠
㙜初飛百丈泉綵仗紅旗遶香閣下輦登高望河洛
東城宮闕擬昭回南陌溝塍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
山中春酒萬年盃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瑞鳥來
花落紛紛更無已稱觴獻壽烟霞裏歌舞淹留景欲斜
石間猶駐五雲車鳥旗翼翼流芳卅龍騎駸駸映晚花
千乘萬騎鑾輿出水靜山空嚴警蹕郊外喧喧引看人
傾城南望鸞車塵囂聲引颼開黃道王氣周迴入紫
宸先王定鼎三河固寶命乘周萬物新吾君不是瑤池
樂時雨來觀衆邑春 寶卓異記

郭元振爲通泉縣尉前後掠所部千餘人遺賓客百姓苦
之武后使籍其家有書數百卷令問其資財所在知皆
已施人非是奇而免之召見大稱旨令口占古劍歌進
天后奇之命繕寫贈諸學士歌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
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經幾年鑄得寶劍
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絕琉璃匣裏
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
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
游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道遭棄捐零落漂淪
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沖天 同前

楊少卿凝式有材自負既不大用多佯狂自穢遊寺觀遇
水竹幽勝之地吟咏忘歸墻壁之上筆跡多滿僧道愛
護其不粉壁光潔以俟揮掃遊客嘆賞故瀛王次子
少吉題壁下曰少卿真跡滿僧居祇恐鍾王也不如爲
報遠公須愛惜此書書後更無書安鴻漸題曰端溪石
硯宣城管王屋松烟紫兔毫更得孤卿老書札人間無
此五般高 洛陽舊聞

張賢善詩嘗投詩兩帙於京師王相溥王諭之以詩云清
河詩客本賢良惠我清吟六十章詞格宛同羅給事工
夫深似賈司倉登山始覺天高廣到海方知浪渺茫好
去蟾宮是歸路明年應折桂枝香

廖圖字贊禹虔州人文學博贍爲時華人所服湖南馬氏
辟幕下奏天策府學士與劉禹李宏皋徐仲雅蔡昆韋
鼎釋虛中齊己俱以文藻知名更唱迭和今有集行於
世贈泉陵上人云暫把枯藤倚碧根禪堂初創楚江濱
直疑松小難留鶴未信山低住得雲草接寺橋牛笛近
日斷村樹鳥行分每來共憶曾遊處萬壑泉聲絕頂
聞又和人贈沈彬詩云冥鴻跡在烟霞上燕雀休誇大
廈巢名利最爲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遍真但使心
無着混俗何妨手強抄深喜卜居連岳邑水邊松下得
論交僧齊己寓渚宮與圖相去千里而每有書往來臨
終有絕句寄圖兄弟云傳外閑吟樂最清年登八十喪

南荊風騷作者爲商搉遺丟碧雲集錢程 雅言雜錄

江南韓熙載稱左偃能詩有集千餘首僅不仕居金陵寄廬山白上人云潦倒門前客閑眠歲又殘連天數峰雪終日與誰看萬丈高松古千尋落水寒仍聞有新作懶寄入長安又昭君怨云胡笳聞欲死漢月望還生寄韓侍郎云謀身謀隱兩無成拙計深慚負耦耕新老可堪懷故國多愁翻覺厭浮生言詩無偶明公許守朴甘遺俗者輕今日況聞搜草澤獨悲憔悴臥昇平韓見詩感歎厭浮生不喜不逾月果病卒年二十四王操有詩哭之曰堂親無白日稚子欲行時

温庭筠者博之裔孫本名岐字飛卿少敏悟淹行無撿幅

多作側詞艷曲與貴胄裴誠令狐滈等飲博與李商隱皆有名號溫李醉爲邏卒擊折齒由汙行訴不得理連舉不第徐商鎮襄陽辟官不得志歸江東紀唐夫贈詩曰鳳凰詔下雖沾命鸚鵡才多却累身人多諷之庭筠既以才廢引長沙之事自云且司命重文章而輕爵祿虛有撥爲浮於行者必有然無不自咎也 並同前

長安三月五日兩街看牡丹奔走車馬慈恩寺元果院牡丹半月開故裴兵部憐白牡丹詩自題於佛殿東頭廊壁之上大和中敬宗自夾城出芙蓉園路幸此寺見所題詩吟翫久之因令宮嬪諷念及暮此詩滿六宮矣詩曰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盃承露

冷無人肯就月中看 南部新書

李昇移鎮金陵寺羅隱逸沈彬赴辟知其欲取楊氏因獻山水圖詩曰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覽之而喜

任濤豫章人詩名早著有露濤沙鶴起人卧釣船流他皆倣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騭廉問江西時與放鄉里之役民俗互有論列騭判江西界內凡有詩得似濤者即與免役 摭言

郭祥正自梅聖俞贈詩有采石月下訪謫仙以爲李白前身緣此有名又有金山行云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大爲王判公所賞秦少章嘗云郭功父過杭

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左右既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詩也祥正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也 王直方詩話

徐俯字師川忠愍公之子有平生功名心夜窓短檠燈之句大爲山谷所賞山谷其舅也

蘇伯固之子名庠字養直作清江曲云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著蘆花一片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烟波弄明月坡曰若置在李太白集中誰疑其非

秦觀字少儀好爲詩初亦不甚工既而以獻山谷山谷贈之曰乃能持一鉢與我箭鋒直又云自我得此詩三日

卧向壁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當時文辭以此言爲過然少儀緣此思大發文辭亦刮目視之（並同前）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

自薦門

曹武毅公翰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内宴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獨不預乃陳曰臣少亦學詩乞應詔太宗曰卿武人以刀字爲韻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蟵花舊戰袍太宗爲遷數官（青箱雜記）

唐李義府初召見太宗令詠飛烏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木不借一枝棲太宗曰我當全林借汝豈惜一枝耶左右笑之（小說舊聞）

本朝知制誥待制止服皂鞓犀帶遷龍圖直學士始賜金帶燕肅爲待制十年不遷作詩上時宰云鬢邊今日白腰下尚時黄遂遷直學士賜帶

唐莊宗時禁林王慶乞叙功賞曰侍從濟河日臣係第一隊入汴臣屬前鋒乞遷補莊宗領之他日又言亦不納莊宗好樂樂工子弟至有得官者謂慶曰子何不學我吹管稍稍能之亦不獲用後事李嗣源亦言其勞莊宗曰如慶輩有功但每見慶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與之意因舉唐太宗詩曰待余心肯日是汝命通時人主握天下生靈賞罰之柄若言如此則進退誠有命也（談苑）

蘇麟爲杭州屬縣巡檢范文正鎮錢塘城中兵官往往皆

獲薦者獨麟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
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文正薦之 同前
楮載字厚之家至貧客梁宋間困甚以詩投襄陽節度使
邢君牙云西風昨夜墜紅蘭一宿郵亭萬般無地可
耕歸不得有恩堪報死何難流年怕老看將老百計求
安未得安一卷新書滿懷淚頻來門館訴饑寒君牙贈
絹十疋薦於鄭滑辟支使不行明年裴贄知貢舉君牙
薦之擢第 詩史
胡峴坐法失官困於京師上韓魏公詩曰建業江山千里
遠長安風雪一家寒得復官 青本詩話
南唐烈祖在徐温家作燈詩云一點分明值萬金開時惟

怕冷風侵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 同前
伍喬張洎少相友善張為翰林學士眷寵優異伍為歙州
通判作詩寄張戒其僕曰張遊宦時投之一日張與僚
友近郊會燕歡甚僕投詩詩云不知何處好消憂公退
攜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遶帝王州黃山
向晚盈軒翠黟水含春遶郡流遙想玉堂多暇日花時
誰伴出城遊得詩動容久之為言於上召還為考功員
外郎 詩史
孟賓于獻主司詩云那堪雨後更聞蟬溪隔重湖路七千
憶昔故園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主司得詩自韻得
賓于之晚當年中第與國中致仕歸連上過廬陵吉守

贈詩曰曾聞洛浦綴神仙大樹南樓幾十年白首自忻
丹桂在詩名已得四方傳行隨秋渚將歸鴈吟傍梅花
欲雪天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 雅言系述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史館幾三十年晚守蘇已及引年大
書詩於廳曰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
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
淮西又見陳 李見素陳若皆差致仕 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
舊精神題畢拂衣而往詔下公已歸矣 湘山錄

投獻門

太宗善品第一律詔有寶元者臻於絕格時人以為王積
薪之比也楊希紫蔣元吉李慶昌朱懷璧皆國手然非

元之敵元嗜酒病死晚有李仲元年甚少棊絕勝可侔
於元歲餘亦卒朝士有蔣居中潘慎脩亦善棋至三品
內侍陳好元四品多得侍棋自元而下皆受三道慎脩
受四道好元受五道慎脩獻詩曰如今縱得仙翁術也
怯君王四路饒 談苑
魏仲先獻寇萊公生日詩曰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謂
七月十四日又贈萊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
搢紳謂此章聖朝北使至問那箇是無宅起樓臺相公
萊公時方居散地因召還授北門管鑰 青箱雜記
杜荀鶴字彥之遇知於朱梁高祖送名春官於裴贄侍郎
下第八人登科乃大順三年正月十日荀鶴生日也九

華王希羽以詩獻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升
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 洞微志

沈彬高安人早有詩名先主鎮金陵知其欲代楊氏獻山
水圖詩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覧而喜
之臨終指葬處以示家人穴之乃一塚未嘗葬人石燈
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有一銅碑鐫篆文云佳城今已
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江南野録

李吉甫之父微時以一絶投維楊都護朱融大夫朱殊無
意李後生吉甫吉甫節制青州有舉子吳武陵詣府投
刺并不禮之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爲薦
默詩曰十處投人九處違家鄉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

侵人骨誰念高堂未授衣 鑑誡録

施肩吾上禮部陳侍郎詩曰九重城裏無親識八百人中
獨姓施弱羽飛時攢箭險蹇驢行處薄氷危晴天欲
照盆難及貧女如花鏡不知却向從來受恩地再求青
律變寒枝 同前

錢穎尹天府遇生日楊次公作小詩并畫老子出關圖以
獻曰秘藏幽谷關中手將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青眉如
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 雲齋廣録

戴思舉進士未第爲江淮郡守所知因獻蘭蘭閣環清池
詩曰蘭榭環池景象融乍疑身在路蹊通雕籠雅句
曹劉比畫鷁舟似李郭同歌泉浦漁疑暮雨管吹湘

竹怨秋風秉鈞從此朝天去難戀小山芳草叢答友人
曰衡門閑道于歡來吟向蓬蒿與自同今日尚懷珍重
意玉壺偏寄兩三盃

吕中公鎮河陽府府屬投詩曰渭川重得吕嵩嶽再生申
由是發知 洛陽詩話

鮑當善爲詩景德二年登進士第爲河南法掾薛映尚書
知府嘗失其意初甚怒之獻孤鴈詩云天寒稻粱少萬
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稱賞自是不
復以掾屬之禮待時人謂之鮑孤鴈薛公嘗月請其舍
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版而出去其幞頭薛公嚴重
左右莫敢言坐久之月上當額見其影大慚以公服袖

掩頭而走 司馬太師詩話

平曾獻金陵牧薛大夫白馬詩曰白馬披鬃鍊一團今朝
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惟留迹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
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還應異更請
王郎仔細看特以獻詩爲辭所留 雲溪友議

劉燕浦坂人工爲雅正詩王重榮鎮河中府燕投詩曰只
向國門安四海不離鄉里拜三公榮禮重之爲人縱誕
多凌轢同輩果取正平之禍 摭言

孫屡唐正元之後三代爲池陽刺史有戟門子朱元迎於
道左獻詩曰昔日郎君今刺史朱元依舊守朱門今[illegible]
竹馬兒童子盡是當時竹馬孫 郡閣雅談

羅隱嘗以詩投鄭畋相國鄭有女喜詩什讀隱詩至張華
謾出如丹語不及劉侯一紙書大愛其才隱一日至畋
女於簾隙見其汚陋遂不復詠其詩(鑑戒錄)
令狐楚自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拜相子綯自湖州召充翰
林學士周歲拜相渭南尉趙嘏獻詩云鷄在卿雲冰在
壺代天材業奉訏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
圖昨夜星辰回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
暇猶許詩家屬和無(廣卓異記及見穿睹門)
吳士矩牧大郡因時相論置軍倅飲後獻詩曰一夕心期
一種歡那知疏散負杯盤尊前數片朝雲在不許馮公
仔細看(南部新書)

呂詩公一日有張球獻詩云近日廚中乏短供孩兒啼哭
飯籮空每因低語告兒道爺有新詩謁相公公以俸錢
百緡遺之(青瑣集)

評論門上

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達者之詞也孟
東野詩曰出門即有碍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然
則天地何嘗碍郊自碍耳(青箱雜記)
裴夏過求見何仙姑曰吾鄉有故人亭全亦有故人亭何
是非也仙曰此亭名因選詩有洞庭值歸客瀟湘逢故
人而得之彼亭非也仙作詩曰全永從來稱舊郡瀟湘
源上構軒新門前自古有流水亭上如今無故人風細
日斜南楚曉鳥啼花落東湘春因公問我昔日事江左
亭名不是真(摭遺)
歐陽文忠曰詩原乎心者也富貴愁怨見乎所處江南李
氏據富有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佳人次第添香獸紅
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蘂嗅別
殿微聞簫鼓奏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
異矣(摭遺)
剌史縣令故事尤多士子以詩投獻難得佳句方諤有上
廣州太守詩曰鰐去惡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雖
善用故事議者未許贈邑令詩云琴彈求日得古意印
鎖經秋生蘚痕句雖佳但印上不是生蘚處不若雨後

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意清句雅又見令之教
化仁愛民樂於豈弟之耕耨且無盜賊之警若不見治術
之迹(鑑府名談)
劉象得有望洞庭詩雍陶有詠君山詩語意異同劉詩曰
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鑑似磨遙望洞庭山水色
白銀盤裏一青螺雍詩曰烟波不動影沉沉碧色全無
翠色深疑是水仙梳洗罷一螺青黛鏡中心李山甫秦
韜玉皆有貧女吟意亦相類李詩曰平生不識繡衣裳
閒把金針亦自傷鏡裏只應諳素貌人間多是信紅粧
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即道狂兩意定知無說處
暗垂珠淚濕蠶箱秦詩曰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

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粧敢將十指誇鍼巧不把雙眉鬪畫長最恨年年壓針線爲他人作嫁衣裳李山甫又有石頭城故事韋莊有詠南國英雄用事亦同李詩曰南朝諸國爰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有雨苔烟草石城秋韋詩曰南朝三十六英雄各逐興亡自此中有國有家皆是夢爲龍爲虎亦成空殘花舊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弔謝公事竟霸圖何物在石麒麟沒臥秋風王維摩詰雲母帳子胡令能繡障亦佳句王詩曰君家雲母帳持向野庭開自有山泉入非關彩筆來胡詩曰日日堂前

花蕊嬌爭拈小筆上牀描繡成掛向春園裏引得黃鶯下柳條李紳鄭雲叟傳農詩意亦皆同李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鄭詩曰一粒紅稻飯幾滴牛頷血珊瑚枝下人銜盃吐不歇鑑戒

詩之作也窮通之分可觀王建詩寒碎故仕終不顯李洞詩窮悴故竟下第韋莊詩壯故至台輔何贊詩愁未幾而卒王建寄賈島曰盡日吟詩坐忍飢萬人中覓似公希僮眠冷榻朝猶卧驢放秋田夜不歸傍暖旋收紅落葉覺寒猶著舊生衣曲江池畔時時到爲愛鸕鷀雨裏飛李洞上曹郎中曰閑坊宅枕穿宮水聽水分衾蓋蜀繒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刑曹樹蔭千年井華岳樓開萬里冰詩句變風官漸緊夜濤春盡海邊藤韋莊感懷曰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棋花間醉任黃鸝語池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立太平基何贊書事云粟決生涯向洛中西投知己話因窮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峰闊步文翁坊裏月閑尋杜甫宅邊松到頭須卜林泉隱自愧無能繼卧龍鑑戒錄

王建宮詞黃帕蓋鞍呈了馬紅羅纏項鬪迴雞晏元獻改呈了馬鬪雞廻爲順語詩史

晚唐人詩多少巧無風騷氣味如程曾山鶴詩云一林寒雨吹巢冷半朵山花咽竹香張林池上云菱葉乍翻人

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蓮花云何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清香盡日憐皆浮豔無足尚而昔人愛重佳作詩史

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然樂天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事處幾如幸災雖私讎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歌詠也如當公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類

盧延讓詩自爲容易如每過私第邀看鶴長着公裳送上驢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此等之語殆麻幾又如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而楊文公愛之不知何謂詩史

江淹云蝴蝶飛南園李白云春園綠花蝴蝶飛語意相似

聶夷中河南人有詩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孫光憲謂有三百篇之旨此亦爲詩史詩史

梅聖俞愛嚴維詩有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善矣夕陽遲固繫花而春水慢不繫柳也如杜詩空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了無瑕纇又曰蕭條九州内人少虎狼多人少慎莫投多信虎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含蓄深矣殆不可模倣 古今詩話

凡詩以意義爲主文詞次之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之未有工者有云老翁眞箇似童兒汲井埋盆作小池此直諧謔耳永叔江鄰幾評退之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爲工而謂凹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未知眞得意否

杜子美詩云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鑑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效此體 古今詩話

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鎖碎乃日光非竹影也

唐人作富貴詩多紀其奉養服器之盛乃貧眼所驚耳如貫休云刻成筝柱鴈相挨此下里鄙語彊者皆有之韋楚老云十幅紅綃圍夜 十幅紅綃爲幬不及四五尺如何伸足所謂不曾近富家兒

楊大年不喜杜子美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子美詩強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爲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大年亦爲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

李習之詩稱東野詩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可謂知音矣今世傳郊詩五卷百餘篇又有咸池集三百篇其語句尤多寒澁疑前五卷曾經名士刪改也

張文昌謝裴司空馬詩云乍離華廐疑蹄澁初到貧家舉眼驚乃一遅鈍不能行多驚馬也詩人之辭微而顯亦少其比

古人有風定花猶落之句無人能對舒王對以鳥鳴山更幽本宋王籍詩元對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上下句只是一意若對風定花猶落則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 同前

劉夢得每吟張籍詩云新酒欲開期好客朝衣暫脫見閑身又王維詩云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晉言樂天苦好余秋水咏曰東屯滄海闊南瀼洞庭寛又石頭城下作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自知不及韋蘇州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又杜少陵過洞庭詩云白蘋愁殺白頭人鄙夫之言亦愧杜公

劉夢得言茱萸更三詩人道之而有能否杜子美云醉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倣云學他年少插茱萸子美爲優 同前

劉夢得曰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飡右粥何如我
平淮西雅之云仰父俯子柳云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
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劉曰韓碑柳雅予爲詩云城中早
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愬入蔡賊無覺者落
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升平時言十二載以
見平淮西之年

劉夢得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云馬上逢寒食
春來不見餳嘗疑之吾重陽欲押一糕字思索六經無
糕字遂不敢爲之嘗詠老杜詩有巨顙拆老拳無出處
及讀石勒傳云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遭卿毒手豈虛言
哉

毗陵士人李氏有女十六歲能詩有破錢詩云半輪殘月
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
不平事又彈琴詩云昔年剛笑卓文君豈信絲桐解誤
身今日未彈心已亂此心元自不由人雖有情致非女
子所宜

崔護作城南詩其始云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
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以意未完謂未
工改云人面秖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有兩本惟本事詩
云秖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如此雖重一今字不恤
也 俱同前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五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六

評論門中

王右丞好取人詩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此華英集
中句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此李嘉祐
句僧惠崇有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士大夫奇
之然皆唐人舊句崇有師弟學詩於崇贈崇詩曰河分
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
詩句似師兄大都誦古人詩多積久或不記則往往用
爲己有如少陵詩云峽束滄江起巖排石樹圓見蘇子
美頌詩全用峽束滄江嵓排石樹作五言詩兩句子美
豈竊人詩者 古今詩話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善病人文章尤能提人語意相合張
籍善之或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謂似應不
與前輩合也僧曰此有人道來籍曰何人僧曰見他挑
李樹憶着后園枝籍大笑

舒王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
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爲佳

宋莒公好王谿詩不愛韋蘇州晏元獻取少陵多取太白
少又取裴說李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爲佳

味牡丹詩甚多羅鄴云落盡春紅始見花幄籠輕日護香
霞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此詩中之虎也

俱同前

此詩續本事詩有全篇云落盡春紅始見花花時比屋事豪奢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攢繡轂幄籠輕日護香霞歌鍾滿坐爭歡賞肯信流年鬢有華 續本事詩

李太白才逸氣豪與陳拾遺齊名其論詩云梁陳已來艷薄殊極沈休文又尚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陳李二集律詩全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戲杜子美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古今詩話

宋武帝詠謝莊月賦稱歎久之謂顏延之希逸作此可謂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作者陳思王何足尚也延之曰誠如其言又云美人邁兮信音絕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武帝以為然及見希逸希逸對曰延之詩云生為長相思死為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耶武帝撫掌

謝學士吟蝴蝶詩三百首人呼為謝蝴蝶其間絕有佳句如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晚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古詩有陌上斜飛去花間倒翅回又云身似何郎貪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皆不若謝句意深遠

孫少述栽竹詩曰更起粉墻高百尺莫令墻外俗人看晏臨淄曰何用粉墻高百尺任教墻外俗人看處士之節

宰相之量各言其志

李洞為吳子華所知子華嘗出百篇示洞洞曰大兄百篇中一聯最佳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亦不怒其所鄙而喜其所許

蘇子美坐進奏賽神事謫官死于皋橋之居江鄰幾有詩弔之曰郡邸獄寃誰與辯皋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精審而當又有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人莫不用事使事如已出天然渾成乃可言詩

江外有石人破之其形色皆類月歐陽文忠有月石詩云二曜分為三固為佳句尚念未快子美見之作詩寄之云我疑此山石久為月照著老蚌吸月月降胎水犀望星星入角彤霞爍石變丹砂白虹貫岩生美璞求叔見

之曰此奇才精通物理者也

說者謂王右丞終南詩皆譏時宰詩云太乙近天都連山接海隅言勢位盤據朝野也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言徒有表而無內也分野中峰變陰晴眾壑殊言恩澤偏也欲投何處宿隔水問樵夫言畏禍深也

杜荀鶴嘗有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或稱於相國韋莊莊曰我道印將金鏁鏁簾用玉鉤鉤其皆可見 俱同前

唐人賡和詩有次韻依其次用韻同在一韻中耳有用韻用彼之韻亦必次之韓吏部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

蕭稀孤城向水閑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
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 張籍宿江館云楚驛南渡
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
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寒衣兩詩偶似次韻
皆奇作也
張迥少年苦吟未有所得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取一團吞
之遂精雅道有寄遠詩曰錦字憑誰達閑庭草又枯夜
長燈影滅天遠鴈聲孤蟬鬢凋將盡虬髯白也無幾
回愁不語因看朔方圖畫男卷謠吞已點頭吟諷無數爲
改虬髯黑在無迥遂拜作一字師 郡閣雅談
鄭谷幼負名譽司空圖見而奇之問之答曰大夫曲江晚

望斷篇云村南斜日閑迴首一對鴛鴦落渡頭意深
矣司空撫背曰當爲一代風騷主 同前
蘇子容愛元白劉賓客葉詩如汝洛唱和皆往往成誦若
不愛太白華詩嘗誦汝洛集九日送人云清秋方落帽
子夏正離群以爲假對工夫無及此聯又舉劉夢得送
李文饒再鎮浙西詩以爲最着題 詩史
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群雄
曠代絕筆歐陽文忠盤車圖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
詠物無隱情忘情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眞
識畫也 古今詩話
曾唐羅隱同時有詩名羅曰唐有鬼詩或曰何也曰樹底

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唐曰隱有牡丹詩或曰
何也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 盧瓌抒情
杜子美詩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正詠武
侯廟而托意在其間 金陵詩話
賈島迎春愁下得起字好若下起字便是小兒語也無人
盡來往跡徧與何長下得盡字大好足見吟詩要一字
兩字工夫 同前
國朝浮屠以詩名于世九人故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
余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忘其名字余亦記其
詩云馬　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
海門西其佳句類此當時有進士許洞俊逸之士也會諸

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
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諸僧閣筆洞咸平三年
進士及第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鬧裝妻是也
九僧謂希晝寶通守恭行肇簡長尚能智仁休復惟鳳
有集行於世談苑亦有詩 歐公詩話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
如周朴者搆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故時人稱朴
詩月鍛未及成篇句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今不
復得余少時見集中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
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鶴集有全篇嘗有云杜詩

三百首妙在一聯中風梭烏聲碎日高花影重今文忠
乃以爲周朴詩
聖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
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
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
瓶担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人逐野禽棲等句是山
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
余曰工者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
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
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在目前乎又若
溫飛卿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

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羇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
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語僻難曉殊不知
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覺露下
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如大年云峭帆橫渡
官橋柳叠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豈不佳乎蓋其
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
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也
退之才力無施不可以詩爲文章末事其詩曰多情懷酒
伴餘事作詩人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
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余獨

愛其工於用韻蓋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合離
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已
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見其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
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諸善馭良
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曲水蟻封疾
徐中節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
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
而拗反不出非強而然歟坐客笑俱同前
歐陽永叔不甚愛杜詩而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
章未嘗屈下獨於李杜稱道不已歐陽貴韓而不悅子
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則又甚賞愛將由太白騰捍飛

動易爲感動也貢父詩話
唐文人李習之不能爲詩韓吏部集有習之兩句云前知
詎灼灼此去信悠悠殊無可取鄭州嘗掘地得石刻刺
史李翱戲贈詩云縣君愛磚渠遶水恣行遊鄙性樂山
野掘地便成溝兩岸植芳艸中間漾清流所向既不同
傳監還自脩從他後人見景趣誰爲幽此別一李翱非
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爲鄭州王深甫編次習之詩乃
收此詩皇甫湜詩亦無聞退之有讀公安詩議其犄摭
糞壤間國朝尹師魯以古文自名而不能爲詩吾嘗見
梅聖俞云然同前
許渾詩格清麗然不干教化又有李遠以賦名傷於綺靡

不涉道故當時號淺詩迷賦雖然詩要乎敎化若似聶
夷中輩又太拙直矣詩文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嘗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
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
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
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製漸多如旁犯蹉
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詩又有正格偏格類例極多故
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聲八病之類今略擧數事如徐
陵云陪遊馺娑騁纖腰於結　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
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之緩箭雖兩長字義不
同不爲重複此爲旁犯如九歌云蕙殽蒸兮蘭藉奠

桂酒兮椒漿蒸蕙殽對奠桂酒今倒用之謂之蹉對如
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耶對子兼
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
梅以雞對羊如此之類皆爲假對如幾家村艸裏吹唱
隔江聞幾家村艸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
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
如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皆第二字平入謂之
偏格如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輩詩多用
正格希首薦樂天曰二公論文在於一戰遂試長劒倚
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以凝爲首祜次之曰地勢遥高
岳河流側讓關多士謂陳叔寶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

帝居此徒有前名又祜題金山寺云樹影中流見鐘聲
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
爲佳祜觀獵四韻及宮詞樂天曰張三作獵詩比王右
丞乎則未敢優劣王摩詰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
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城戍還歸細柳營
迴看落鴈處千里暮雲平祜詩曰曉出禁城東分圍淺
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
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白公云又謂宮詞之中皆
數對何足奇也然無徐生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
青山色祜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去二生終身偃蹇
不隨鄉賦前此李林宗補闕杜牧之舍人與樂天韋下

較文具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恨之
樂天爲河南尹李爲河南令相遇於道尹乘馬令有與
乘趨走之禮亦曾謂樂天爲囁嚅人聞者皆咲樂天名
稱矣尹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視之獮子也其辭不可當後
牧之守秋浦與祜爲詩酒之交酬吟祜宮詞亦知錢塘
之試自有是非之論懷不平之色爲詩二章以高之曰
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何故國三
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祜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
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此詩宮娥諷念思鄉起長
門之悲祜復遊甘露寺觀盧肇題詩曰不謂三吳經此
詩人也祜曰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盧曰地從京口

斷山到海門　雪浪文話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余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方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公事清淺石齒激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彷彿然不能優劣之也　歐公詩話

貴蘇子美言樂天琵琶行中云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粧淚紅闌干此聯有佳句余謂夢得武昌老人吹笛歌云如今老去語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聲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不減樂天　詩史

梅聖俞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河豚出春暮羣遊水上食柳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為羹而食之故知者謂只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為意故其詩思極艱此詩於尊俎談笑間頃刻而成遂為絕唱　東齋錄

司馬相如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

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東注太湖李善注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河焉得東注震澤又曰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按廣六尺九畝乃五十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餤耳此文章之病也　筆談

晏元獻公喜為詩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作詩多矣公獨愛其一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鮆魚繁豉添蓴菜紫余嘗見聖俞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余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　歐公詩話

洪州楊軒詠牡丹曰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謳魂劍砍不斷餘妖鍾此根光華自已盛欄檻豈長存寄語采芳者須知松柏尊羅隱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二人用意不同如此軒詩雖撚風花而有警戒　雪浪齋

世傳廬絳夢女子唱菩薩蠻云眉黛遠山攢芭蕉生暮寒此詞人能道之楊大年云獨自倚闌干衣襟生暮寒未知孰是　古今詩話

劉長卿嘗謂前有沈宋王杜後有錢郎劉李李嘉祐郎士元焉得與余齊稱每題詩不言姓但曰長卿以海內合知之耳士林譏之宋雍初無令名及贊詩名方彰屬編

員外作擬僧詩清江作七夕詩劉隨州有眼作無眼句
宋雍無眼作有眼句流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盧綸詩曰
顧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餘生清江上人詩曰惟
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詩曰細雨濕衣看不見
閑花着地聽無聲宋雍詩曰黄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
向水中看雲溪友議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路無人
自還李主好書神仙隱遁之術非遭催多故欲脫世網
而不得者耶百斛明珠
舊説陶淵明不知音畜無絃琴以寄意曰但得琴中趣何
勞絃上聲東坡嘗言劉伯倫以鍤自隨曰死便埋我予

以謂伯倫非達者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
已矣何必更埋至於淵明亦非忘琴者也五音六律不
害爲忘琴苟爲不然無琴可也何獨絃乎以是知舊説
之妄也淵明自云和以七絃豈得爲不知音當是有琴
而絃弊壞不復更張但撫弄以寄意如此爲得其真甞自
祭文出妙語於纊息之餘豈死生之流哉但恨其猶以
生爲寓以死爲真耳嗟夫先生豈非真死得非寓乎同前

詩話總龜卷之六

詩話總龜卷之七

評論門三

南嶽李岩老好睡衆人食罷下棊岩老輙就枕閲數局乃
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公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
棊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
時自有輸嬴着了全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
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棊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
思家殆類是也百斛明珠
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常建詩也文忠公最愛賞以爲
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飫芻豢
反思螺蛤耶

子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畧曰朝披雲夢澤又曰笠澤
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盖有見太白在酒肆而得此詩
者神仙之道真不可度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
太師何德順有神仙降其室因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
超逸絕塵語或以其托於箕箒如世之紫姑神者疑之
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有入鬼獄群鳥獸者而托於
箕箒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士大夫將其必
有以致哉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
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尔後寂寥
無聞直至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

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闕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

樂天爲王涯所誣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蓋悲之也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乃知俗傳可信使缾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缾中見粟也馬后夫人見大練乃爲異物晉惠帝問飢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

好事一笑永叔嘗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成幾何

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次偶見南山初不用意而景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　南山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白鷗不解沒改作波字改此覺一篇神氣索然

唐宋五代文章衰盡詩有貫休有亞栖村俗之氣大率相似如蘇子美家收藏張長史書云隔簾歌已俊對面貌彌精既九惡而字畫真亞栖之流近見曾子固編李太白詩自謂頗穫遺亡而有贈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數百篇皆貫休以下詞格二人者皆號有識故知者深可怪如白樂天贈徐凝韓退之贈賈島之類皆世俗無知者所托此不足怪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至以爲唐時有自平宮偶讀明皇實錄有中官呂太一叛廣南此詩故云而下文有南海收珠之語見書不廣而輕改文字鮮不爲笑也

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自適爲得此生則見役於物非失此生耶

貴公子雪中飲醉臨檻向風曰爽哉此風左右皆泣下貴

公子驚問之曰吾父昔日以爽亡褰裳登臺有風颯然而至王曰快哉此風寡人與衆共者耶宋玉譏之曰此獨大王之風庶人安得而共之不知者以爲諂也知之者以爲風也唐文宗詩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續之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惜乎宋玉不在旁也

緗中老人讀黃老手挼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人見作是詩其辭氣殆是李謫仙乎都下見有人携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跡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此語非太白不能道

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騊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鈌
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
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
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盖子美詩備諸
家體非必率合程度偘偘者然也是篇句處凡五杜鵑
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托物
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
生子寄之他巢百鳥飼之今江東所謂杜宇曾爲蜀帝
王化爲飛去隽城荒是也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美
詩云重是古帝魂又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
史有不禽鳥若也自唐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

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考嚴武在蜀雖横歛刻薄而實
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
軍旅絶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
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
爲有也懷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誼伯以
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定紙上
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
於爲詩僕見如此誼伯博學強辨殆必有以折衷之
悲陳陶云四十萬人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
不知孰是時琯既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
促戰遂大敗故此次篇悲長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

待明年莫倉卒
後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
足論躍馬三十年恐辜明主恩云云惡名幸脫免窮老
無兒孫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帥有脫身歸國而祿
山盡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綱紀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爲
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
柄入宿衛也
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
尊道更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
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曰王侯與螻
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

尚有事在
玉川子作月蝕詩云歲星坐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
生覆尸無衣巾詳味此詩則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
董秦李忠臣也天寶末驕將屢立戰功雖粗官亦頗知
忠義代宗時吐蕃犯闕徵兵忠臣即日赴難或勸擇日
忠臣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也後卒污朱泚偽命誅考
其始終非無功而享厚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有此句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
此林逋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冷

風清欲墜時洪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緑葉辨杏有青枝此村學中至陋語也

王素集外茶秘要有代茶飲子一首云格韻高絶惟山居野人乃當作之予嘗依法治服其利膈調中信如所云而其氣味乃一服煮散耳與茶了无干涉薛能詩云粗官乞與真拋擲賴有詩情合得嘗又作鳥嘴詩曰鹽損添宜戒薑宜著更誇乃知唐人之於茶蓋有河朔脂麻氣也 並同前

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叟爾 同前

長沙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擅名者惟徐東野李洪皐耳然其詩皆浮脆輕艷鉛華歌舞一時尊尚殆詣獨東野贈江處士一篇可采曰門在松陰裏山僧幾度過藥靈丸不大棊妙子無多薄霧籠寒徑殘風戀綠蘿金烏兼玉兔年幾奈公何 玉壺清話

將進酒魏謂之平關中吳謂之章洪德晉謂之因時運梁謂之石首局齊謂之破侯景周謂之取巴蜀李白所擬直勸岑夫子丹丘生飲耳李賀深於樂府至於此作其辭亦曰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嗟乎作詩者擺落鄙近以得意外趣者古今難矣 樂府集

君馬黃古詞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南歸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傷李白擬之遂有君馬黃我馬白馬色雖不同人心本無隔其末云相知在急難獨好亦何益自能馳騁不與古人同圖摸非遠非近此可謂善學詩者歟

日出東南隅行古詞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舊說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陌上趙王登樓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令其詞乃羅敷采桑陌上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爲侍郎以拒之論者病其不同大抵詩人感詠隨所命意不必盡當其事所謂不以辭害意也且發乎情止乎禮義古詩之風也今次是詩蓋將體原其跡而以辨覈是遲約之以義殆有

所未合而盧思道傳綽張正見復不究明更爲祖述使若其夫不有東方騎不爲侍中郎不作專城居乃得從使君之載歟如劉邈王筠之作蠶不飢日未暮亦安得徬徨爲使君留哉蕭撝殷謀曾不足道而沈君攸所謂看金怯舉意求心自可知者庶幾爲故秋胡婦曰婦人當采桑力作以養舅姑亦不顧人之金此真烈之辭耳余嘗擬古作一篇以著羅敷所以待使君之當然者直欲規諸[redacted]子以就雅正豈固與古人爭驅哉其詞曰羅敷十五六采桑城南道臉嬌奪朝霞蛾眉淡初掃桑枝間桃樹不見桃花好采桑未盈筐春寒蠶欲老使君從南來黃金絡馬腦調笑一不顧東風搖百卉

玄雲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之祲雲黑爲水魏劉楨詩曰玄雲起高岳中朝播八方春秋孔演圖曰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文命之候玄龍銜雲漢曲名此謂是乎

隴頭吟隴州有大隴小隴二山即天水大坂也古詞云隴頭流水嗚幽咽遥望秦川腸欲絶作是詩者征役之思耳

關山月木蘭詩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濬黃河援神契黃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河酈元水經云河源出崑崙之墟山海經崑崙縱横萬里高萬有一千里

有青白赤黑河環其墟其泉出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乃入中國常然爾雅河出崐崘墟色白由此言之今之黃河所謂白河也而物理論乃云河色黃赤

渡易水曲荊軻去燕入秦渡易水爲之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其後如吳均所作雖叙征虜事蓋亦取軻感激之意

董逃行言神章傅休奕九秋篇十二章乃叙夫婦別離之思梁簡文賦行幸甘泉宮歌復云董桃律金紫賢妻侍禁中疑若引董賢多子瑕殘桃事終云不羨神仙侶排烟逐駕鴻皆所未詳按漢武內傳王母觴帝命侍女索

桃剌桃七枚大如鴨子形色正青以四枚啗帝因自食其三帝收餘核王母問何爲帝曰欲種之王母曰此桃三千歲一生實柰何帝乃止於是數過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笙觴作者取諸此耶

桃葉歌桃葉王獻之愛妾名也其妹曰桃根詞云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今秦淮口有桃葉渡即其事也古人載桃葉答獻之乃團扇辭蓋傳者悮也

團扇歌晉中書令王珉好持白扇其侍人謝芳歌之因以爲名一說珉與嫂婢有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故云團扇復團扇許持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大垂手舞貌也梁辭曰二八齊容起對舞杜若芬芳舞按下梁劉孝標舞詩曰轉袖隨歌發頓履赴絃餘度行過接手回身下斂裾

胡姬年十五李白樂府有白鼻騧其詞曰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且就胡姬飲

豫章行豫章邑名漢南昌縣隋爲豫章有豫章江江連九江有釣磯陶侃少時嘗宿此夜聞人唱聲如量米者訪之吳時有虞文於此亡今考傳玄陸士衡輩所作多叙別離悲恨恩即知豫章書爲華艷盛麗之區耳至唐杜牧詩尚過稱其後靡焉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怨殺人亡匿山下有天

馬夜降圍其室而鳴覺聞其聲以爲吏追乃奔去旦觀
乃天馬跡因惕然大悟曰吾之所處將危乎遂荷杖去
入沂澤中援琴而鼓之爲天馬聲曰走馬引和張敞爲
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風俗曰敞君
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史馬肥觀者快之喜其言驅馳不
止至於死故張率作此引曰躞蹀且歸去吾畏路旁兒
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造時爲江州刺史聞命而哭文
帝怪之召還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叩齋閤云明日應
有赦及改爲南州因作此歌詞云籠窗窗不開夜夜憶
郎來今所傳非義慶本旨詞曰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
則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

雀乳空城中晉傳玄詩曰鵲巢丘城側雀乳空井中居不
附龍鳳嘗恩蚍蜉兎今集所載作空城中者非也故劉
孝威辭云轆轤絲綆絕桔槔金辭稱 並同前
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古之耦耕植杖者
不能此語非余老農亦不識此語之妙 王直方詩話
陳無己有除官一篇云扶老趍嚴詔除行及聖時端能錢
字正敢恨十年違肯者金根謬寧辭乳媼譏向來吳長
斷不盡鹿門期臨川饒次守云此詩不作可也才得一
正字亦未須云趍嚴詔無己后作謝啟復曰名雖文字
之選實爲將相之儲又云頭童齒豁取謝乳媼之譏聞
淺見輕益畏金根之謬

洪存中云如厨人呉雞秦雜子摘楊梅盖以鶏對楊皆爲
假借田承君曰雞秦兩事那得似楊梅耶
晁美叔祕監嘗因謁先君曰昔人有一聯云平生不到處
落日獨行時唯公家使詩者此盖裡塗詩也余後見李
陽冰所題院客潛居云院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横人間
不到處今日此中行亦相類
潘邠老作洪氏勵志軒云封胡羯末謝氏駒玉淵洪千載
望四謝四洪天壤同爲龜父駒父玉父淵父也時人以
爲急口令
歐陽知貢舉日有詩云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蚕食葉
聲此爲奇妙故聖俞作詩云食葉蚕聲句偏美當時曾

記賦初成 一云詩成
田承君云池塘生春艸盖是病起忽然見此爲可喜而能
道之所以爲貴
李君翁云見文潛外生言文潛每作詩其有用得妙處必
自記録如法雲會中懐無咎云獨覺大此銷日以大字
顔佳 並同前
有周知微者字明老爲晉州縣尉到官不數月不告於州
而從來京師人問其故云我欲求教授至京求知己不
得大醉一夕而卒然爲詩有可喜者如觀臨淮雙頭白
蓮圖云既不學叔隗季隗南歸晉又不學大喬小喬東
入呉一種桃根與桃葉看看而化作雙芙蕖臨淮政成有

餘暇坐令華屋生瀟灑衡溪一幅萬里寬移得斷江入
圖畫天空水闊江茫茫想見女英與娥皇九疑雲深蒼
梧遠氷姿泣露不成粧苦心抱恨何年了香骨應甘沒
秋草不如回首謝秋風分作尹邢來漢宮又作上巳日
寒食云疾風暮雨悲遊子峻嶺崇山非故鄉亦可喜而
其狂未見其比 古今詩話

晁以道云王禹玉詩世號至寶丹以其多使珠寶如黃金
必以白玉爲對有人云詩能窮人且試強作此富貴語
看如何其人數日搜索云止得一聯云脛脡化爲紅玳
瑁眼睛變作碧琉璃余爲之絶倒

舒王有詩云穉龍將雨過山行而同次元有遊天竺觀詩

亦云竹龍驅水轉山鳴余以爲當與秦少游同科

歐陽文忠公云唐人有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
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予謂
送宮人入道詩云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
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亦云
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豈唐人多用此語
耶倘非遞相沿襲恐必有說 五同前

詩話總龜卷之七

增修詩話總龜卷第八

評論門四

韋蘇州云誰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最爲世所稱重而白
樂天招張司業云能來同宿否聽此對牀眠意亦相類
然不爲人知老杜云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而樂天
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居之句世亦獨稱老杜 直方詩話

梁補闕云早知半路應相失不若從來本獨飛李義山云
無事安得更相失不及從來莫作雙而近時樂府亦云
早知今日長相憶不及從來莫作雙此最爲詩之大患

樂天云嘗歎眼精氣流涎見麴車杜甫有路逢麴車口流
涎而張文潛有寄子詩云須看遠山相對處莫欺病齒

慵兼弱自註云黃九謝人遺梅子詩有遠山對麼之句
乃知詩人取當時作者之語使以爲故事此無他以其
人重也

舒王詩云投老歸來供奉班塵埃無復見鍾山何須更待
黃粱熟始信人間是夢間又云黃粱欲熟且流連謾道
春歸莫悵然蝴蝶豈能知夢事蘧蘧飛墮晚花前又
云客舍黃粱今始熟鳥殘紅柿昔分甘蓋三用黃粱而
意義皆妙

老杜對雪詩云有待至昏鴉乃引何遜城陰度塹黑昏鴉
接翅歸之句余疑昏鴉亦常語何必引遜句後作絶句
却云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歸

秦少游始作蔡州教授意謂朝夕便當入館並青雲之上故作東風解凍詩云更無舟楫礙從此百川通已而久不召用作送張和叔云大梁豪英海故人滿青雲爲謝黄叔度鬢毛今白紛謂山谷也說者以爲意氣之盛衰一何容易

舒王送吳仲庶待制守潭云自古楚有材酖醲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待賈生否賈誼初爲河南吳公召置門下而謫死長沙其用事之精余以爲可詩法

余最愛蘇黄門送文潞公云遍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恐無人盖潞公官爵年德難爲形容非此兩句不能優游而自見

張文潛病中作七言詩蘇黄門和之云長空鴈過秋來否虛幌螢飛坐恐燒秦觀云文潛讀至此不樂余曰何也觀云虛幌坐燒近於死病人所諱

歐陽文忠最愛林和靖云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山谷以爲不若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余以爲其所愛者便是優劣耶此句於前所稱真可處伯仲耳而和靖又有詩云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

歐陽文忠送張至秘校歸莊詩云鳥聲梅店雨柳色野橋春此茅店月板橋霜之意老杜云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舒王云當作天閱謂其可對雲卧也

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樂天一絶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黄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顔色莫道不如宫裏時其意優游而不迫切樂天賦此時年甚少

李東㠖字德叟寄詩一卷與李希聲云此余近所作希聲讀至朋也老無能淡如雲水僧爲之撫掌盖洪龜父名朋善作詩德叟欲資其名失於點勘故耳

老杜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而孟浩然亦有何時一尊酒重與李膺傾之句

唐張子容作巫山詩云巫嶺岧嶤天際重佳期夙昔願相從朝雲暮雨連天暗神女知來第幾峰近時吳叔原作樂府云憑君問取歸雲信今在巫山第幾峰最爲人所稱恐出於子容

李賀高軒過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之句余每擊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窮也老杜云文章憎命達恐亦出此

陳無己云石池隨處數游魚余以爲不若李希聲云緑净隨時看上魚

邵堯夫詠牡丹云施朱施粉色俱好傾國傾城艷不同可謂言工殊無高致

張嵲字子望作洛陽觀花云平生自是愛花人到處尋芳不遇真祇道人間無正色今朝初見洛陽春盖托意邵堯夫堯夫和云造化從來不負人萬般紅紫見功真滿城車馬空撩亂未必逢春盡得春豈非欲使之有所行

耳

邵堯夫集平生所作爲十卷號曰擊壤富丞相作詩題其後云黎民於變從堯時侯字堯夫德可知更覽新詩名擊壤先生全道略無遺名儒人所重如此

郭功父少時喜誦文忠公詩一日過聖俞聖俞曰近得永叔書云作廬山高詩送劉同年劝杜牧暁晴賦自以爲得意恨未見此詩功父誦之聖俞擊節歎賞曰使吾更學作詩三十年不能道其中一句功父再誦不覺心醉遂置酒又再誦數行凡誦十數遍不交一言而罷明日聖俞贈功父詩曰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可藏設如古畫師極意未能忘或云不及忘

癸未正月三日徐師川胡少汲謝夷季林子仁潘邠老吳君裕饒次守楊信祖吳迪吉晁過會飲於賦歸堂亦可爲一時之盛潘一作詩歷數其人云胡子雲中白鶴林生初發芙蓉吳十九成雅奏饒三百鍊奇鋒南州後見高士東山行起謝公信祖真成德祖在之無愧行中吳生可共南郡老夫寧附石崇閒雅已傾重客談猶仍得王戎冠蓋城南高會山陰未掃餘風客散日銜西壁主人不道華空徐師川輩皆喜此詩殊不工又六字無人曾如此作想爲五言亦可遂去二字句皆可讀至老夫附石崇坐客無不大笑

劉咸臨醉中嘗作詩話數十篇既醒書四句於後曰坐井而觀天自謂亦作天論客問天方圓似頭熟客問益悔其率爾也

參寥云舊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云樓閣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雲氣繞宮墻亂絮迷春閙嫣花困日長平康何處是十里帶垂楊孫莘老讀此詩至末句遂小子又賊相發也少游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旬牽酒伴猶未厭長楊

宗室士暕字明發善作詩與畫嘗爲高軒過圖張嘉甫題云顧長康善畫而不能詩杜子美善作詩而不能畫從容二子之間者王右丞也若明發盖右丞之李孟云晁無咎亦題云嘉甫謂顧長康善畫而不能詩杜子美能

詩而不能畫明發兼此二勝可在摩詰季孟間余以畫及詩信嘉甫之知言晁以道見之謂余能畫而不能詩乃可以爲病豈有能詩而必又能畫耶夏雲多奇峰乃長康句謂不能詩可乎嘉甫既易於主論而無咎又使抑之大抵皆讀書少之過

洪龜父有詩云胡生畫山水烟雨山更好鴻鴈書遠汀馬牛風雨草潘邠老愛其第二句余愛其第三句山谷愛其第四句徐師川愛其第三第四句遠汀後又改爲遠空余云向上一句莫是公未有所得否何衆人之皆不好也龜父大笑

劉壯輿云歐陽公自謂吾畏蘇子可及者聖俞子美父贈

詩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予將又曰維持於文章泰山
一浮塵既曰郊死不爲島聖俞發其藏又曰堪笑區區
郊與島螢飛露濕凝秋草是其自謂不如者乃所以過
之也
歐陽公云李白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䍦花下迷襄
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
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
放所以警動千古者顧不在於此乎甫之於白得其一
節而精強過之余以爲以此警動之耳
田承君云歐陽公晚年最喜陳知默詩至云修方且欲學
之陳詩不多見承君但見其兩聯云平地風烟橫白鳥

半山雲木卷蒼藤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脫林梢帶晚風
張文潛作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蓽陋坐令盜肉
鼠不敢窺白晝潘邠老云却是猫兒詩
文潛作輸麥行有云場頭雨乾場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麥
半歸倉廩半輸王免教縣吏相煎逼輸王乃老農語若
時享歲貢納王勤王之類其語古矣
秦少游晚出左掖門有詩云金雀觚稜轉夕暉飄飄宮葉
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識者以爲
少游作一黃本校勘而衒耀如此必不遠到
洪駒父見陳無己小放歌行云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
眼未分明此爲奇語蓋通宰未嘗有人道余曰子豈不

記老杜云繡戶每宜通乳燕耶
舒王有云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歐公謂舒
王曰謹愿者亦復爲之耶
趙德有詩云冥冥小雨不成泥參寥言冥冥之雨却是作
泥者不若霏霏也以道以爲然
荆公嘗作一絶題張文昌詩後云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
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文昌
平生所得荆公兩句言盡
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滄海
去却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父詩也自館中出知曹州
時作舊云雲表荆公改作雲氣又云五見宮花落石槐

此作詩法也
王中至召至館中試罷作一絶題於壁云古木森森白玉
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賦長楊罷閒拂塵埃看畫
墻舊云奏罷長楊賦亦荆公所改
石守道作三豪詩謂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豪於
歌故詩云師雄二十二筆距猛如鷹玉川月蝕句意欲
相凌陵而歐公亦有詩云南山有鳴鳳其音和且清鳴
於有道國出則天下平杜默東土秀能吟鳳凰聲作詩
幾百篇長歌仍短行杜默濮州人師雄其字謂豪於歌
者有徠守道六子詩云聖人門前大虫及椎倒楊朱墨
翟扶起仲尼周公之句默詩謂之豪者豈在是耶余嘗

得師雄全集觀之餘作皆不及此
陳無己有寄晁以道詩云子較東方生自視何益損人言
不當價一錢萬金產其後無己又賦高軒過云滕王蛺
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以道云陳三兩度不當價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
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
獨遊五老峰白鶴觀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琴聲之
音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子美詩云
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
才力富健過表聖遠甚
柳儀曹詩中有樂樂中有憂妙絕古今然老杜云王侯與

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有人云陳無己閉門十日雨卽是退之長安閉門三日雪
余以爲作詩者苟有意思相犯亦不必爲病但不可太
甚耳 並同前
古有早行詩云主人燈下別羸馬月中行又王若云旅人
心自急公子夢猶迷惟江東逸人王擧衮詩曰高空有
月千門閉大道無人獨自行最爲絕唱 青瑣集
范文正有採茶歌天下共傳蔡君謨謂希文公歌膾炙人
口有少未完蓋公才氣豪傑失於少思希文曰何以言
之謨曰昔茶句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
今茶之絕品其色貴白翠綠乃茶之下者耳希文曰君

善鑒茶者也此中吾語之病也公意如何君謨曰欲革
公詩二字非敢有加焉公曰革何字君謨曰翠綠二字
可云黃金碾畔玉塵飛碧玉甌中素濤起希文曰善又
見君謨之精茶希文之伏於義
濮州杜默當年目之爲三豪謂默豪於歌石守道起詔作
太學直講默作大字歌送之今擧其豪句云仁義途中
馳騁詩書府裏從容頭角驚殺蝦蟹學海波中老龍爪
距逐出狐兎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
周公一條路出魏口幾程身在雲中水浸山影倒碧春
着花梢半紅因此歌得在三豪之列又上永叔詩云一
片靈臺掛明月萬丈詞焰飛長虹乞取一杓鳳池水活
取久旱泥蟠龍其豪例皆此類 並同前

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己任還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
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能變態陸希聲之比 北夢瑣言
蜀沙門僧爾鳥慕李白歌歈賈島寒澁乃自諷其詞云
鯨目光燒半海紅鰲頭浪蹙掀天白而云我不能致思
於藩籬蹄涔之間人咸服之仍精於周易佛經爲歌行
掩之賈島嘗爲僧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賈有詩云
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詩思遲遲杼軸方得[redacted]如鳥
從井口出人自岳陽來乃經年方遂偶句
開元中有儒士登鍾南山得句云野迥雲根闊山高樹影
長私心自負吟諷之際忽聞空中語云未若天河雖有

泉月桂不聞香儒士不勝喜以爲己有貽詩於僧智潛
擔鼻笑曰臭氣可掬何足多也儒士赧悔遽以實告自
此又稱爲鑑文大師有浮漚篇行於世 零陵總記

盧延遜詩淺近人多笑之惟吳融獨重其作盛稱於時且
云此公不尋常後必垂名延遜詩至今傳之亦有絶好
者宿東林云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旅舍
言懷云名紙毛生五門下家僮骨立六街中贈元上人
云高僧解語牙無水老鶴能飛骨有風蜀路云雲開閑
鐸騾馱去雪裏殘骸虎拽來懷江上云餓貓臨鼠穴饞
犬舐魚砧寄人云吟成一箇字撚斷數莖鬚又云樹上
諂諏批頰鳥窓間壁駁叩頭蟲余在翰林嘗召對上舉

延遜詩云臂鷹健卒懸氈帽騎馬佳人卷畫衫雖淺近
亦自成一體 詩苑

東坡嘗與人書言味王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
畫中有詩云藍田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
翠濕人衣此東坡詩非摩詰也 詩史

吾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
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
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氣爲輪以神爲
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東坡文過有理似孫子荊曰枕
流欲洗其耳 東坡詩話

山谷作漁父詞淸新 飛閑其得意自言以水光山色替

却玉肌 乃眞得漁父家風然繰出新婦磯又入女兒
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也 百斛明珠

文與可嘗云老僧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吾竹雖不及石似
過之此一卷公莫不可無山谷下一句山谷因次其韻云
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過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
不妨還作輞川詩或言東坡不曾目伯時爲前身畫師
俗人不便是語病伯時一丘一壑風流未減古人誰嘗
作此痴計東坡此語是眞相知又作二詩云秋山風雨
石骨瘦法窟寂寞僧定時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寫作
無聲詩龍眠不似虎頭痴妙筆無機可並馳蘇仙呪墨
作石竹應解種花開此詩

石曼卿詠紅梅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靑枝東坡云詩老
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靑枝荊公云北人初未識渾
作杏花看又能盡紅梅之妙處也有覓葉梅千葉梅臘
梅故余作四梅詩 直方詩話

山谷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
驅云此老未死在

山谷嘗謂余曰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
格略依放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
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前輩要須
前輩中擅場耳

東坡書淵明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若

醉何暇憂慎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此語最名言

荊公始爲集句多至數十韻往往對偶親切盡以其誦古人詩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始可爲貴其後多有人傚之者但取數部詩集諸家之善耳故東坡次韻孔毅夫集句見贈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事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山谷云謝師厚方其爲文得對見山谷詩曰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堅欲求之然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有詩曰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

文忠公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作韓幹畫馬圖詩云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又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君有賦詩者定知非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又云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今已矣人間駑驥謾爭馳余每誦數過殆以爲法並同前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八　甲集終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九　乙集

皇明宗室月窓道人刊
舒城阮一閱編
鄱陽程珖校

評論門五

東坡作蝸牛詩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郛升高不知疲竟作黏壁枯後改云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余亦以爲改者勝　直方詩話

山谷患余詩兩篇一云多病廢詩仍止酒一云醉餘睡起怯春寒觀者以爲疵余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豈非謂此耶

東坡愛書蘇州詩云誰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向在鄭西別子由云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又有初秋寄子由云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已作對床聲又子由與坡相從彭城賦詩云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子由使虜在神水館賦詩云夜雨從來相對眠茲行萬里隔胡天此其兄弟所賦坡在御史獄有云他年夜雨獨傷神在東府有云對床定悠悠夜雨今蕭瑟其同轉對有云對床貪聽連宵雨又云對床欲作連夜雨又云對床老兄弟夜雨鳴竹屋可謂無日忘之

詩云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頭白相對百

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爲君明故人相
見尚青眼新貴即今多白頭江山萬里盡頭白骨肉十
年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尊開此坡谷所爲用青
眼對白頭者非一而工拙亦各有差老杜亦云別來頭
併白相見眼終青

山谷有詩云小立佇幽香農家能有幾韻與荆公詩頗
相同當是暗合

方時敏言荆公言鷗鳥不驚之類如何作語則好故山谷
有云一鷗同一波

謝朓嘗語沈約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答王鞏
云新詩如彈丸及送歐陽弼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

彈盡謂詩貴圓熟也余以謂圓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
失之乾枯不失於二者之間可與古之作者並驅

東坡爲温公作獨樂園詩只從頭四句便已都說盡云青
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此便
可以圖畫

東坡嘗爲余書荆公詩云徑暖草如積山晴花更繁縱橫
一川水高下數家村靜憩雞鳴午荒尋犬吠昏歸來向
人說恐是武陵源坡云武陵源不甚好又云也是此韻
中別無韻也

山谷每與余言謝師厚七言絕類老杜但少人知之耳如
倒著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編入杜集無愧

趙德甫云東坡爲程筠作歸真亭詩云會看千粟記木杪
見龜趺是碑坐不應見木杪

蔡少章云世上事絕有理會不得者余前日見孫莘老大
笑東坡謝御賜書詩云有甚道理後面更直說至陝西
奏捷

東坡跋米元章所收書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
饞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趾山谷和之云百家傳本畧
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鉤輒斬趾皆謂元
章愛淨病及好奪取人話

東坡平生最慕樂天之爲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
素與蠻又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又云
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云定似香山老
居士又云淵明形神似我樂天心相似我東坡在杭又
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

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星到曉爛不收贈道潛云故
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任師中挽辭云相看
半作晨星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黃門送退翁守懷安
亦云我懷同門友勢如曉天星（友或作客）學者尤多用此

見以道言近見東坡說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挽得數
萬斤起可以言文字已余謂歐公豈不云興來筆力千
鈞重

謝玄暉最以澄江淨如練得名故李白云解道澄江淨如

練令人却憶謝玄暉山谷詩云憑誰說與謝玄暉莫道
澄江淨如練則其人之優劣於此亦可以見
摭言載白樂天在江東進士多奔往時張祜負時名既而
徐凝至二子相才有祜稱其佳句云樹影中流見鐘聲
兩岸聞凝以為奈無野人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
青山色祜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其後東坡云世傳
徐凝瀑布詩至為塵陋又偽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
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豈至是哉乃作絕云帝遣銀
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
凝洗惡詩余以為此之相去何啻九牛一毛也
韓存中云東坡嘗云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見鄭公但嫵媚

好作一對請諸人將去作一篇詩
崔中云山谷稱晏叔原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
風定非窮兒家語
韓存中云東坡作漁蓑句好真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只
不道鹽與真堪畫自合是一對
陳無已云山谷最愛舒王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謂包
含數箇意
韓存中云家中有山谷寫詩一紙乃是公有胸中五色筆
平生補袞用功深此詩本用小杜詩中五色線而却書
云五色筆若却書云五色筆此真所謂筆悞
賀方回初作青玉案詞遂知名其間有云彩筆新題斷腸

句後山谷有詩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誰作詩歌送一杯
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蓋載青玉案事
東坡作藏春塢有云年抛造化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
而秦少游作俞充哀詞乃云風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將
軍俎豆中余以為依倣太甚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
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山谷云
杜子美困窮於三蜀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
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托之淵明以解嘲耳
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為譏病淵明所謂痴人
前不得說夢也余以為安得山谷將工部詩篇篇如此

訓釋以成一集乎
日月老賓客送山谷詩也日月馬上過文潛詩也其工拙
有能辯之者老杜云厨人語夜闌東坡云圖書跌宕悲
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山谷云兒女燈前語夜深余為
當以先後分勝負
山谷與余詩云百葉湘桃苦惱人又云欲作短歌憑阿素
丁寧誇與落花風其後改苦惱作觸撥改歌作章改丁
寧作緩歌余以為詩不厭多改
東坡作百步洪詩云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
當在黃時有人云千丈坡豈注馬處及還朝其人云惟
善走馬方能注坡聞者以為注坡

山谷有茶詩押腸字韻和者已數四而山谷最後有曲几
團蒲聽煮湯煎成車聲入羊腸之句東坡云黃九怎得
不窮故晁無咎復和云車聲出鼎細九盤如此佳句誰
能識
文潛先與李公擇輩來余家作長句後再同東坡來坡讀
其詩歎息云此不是吃烟火食人道底言語蓋其間有
漱井消午醉掃花坐晚涼衆綠結夏帷老紅駐春粧山
谷次韻云張侯筆端勢三秀麗芝房掃花坐晚吹妙語
亦難忘
白樂天有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有詩云兒
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鄭谷云衰鬢霜供白

愁顏酒借紅老杜云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無已出
此一聯大為諸公稱賞
宋景文云詩人必自成一家然後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
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故山谷詩云文章最忌隨人後
又云自成一家始逼真誠不易之論
東坡送江公著云忽憶釣臺歸洗耳又云亦令人生行樂
耳註云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
陳淳字子真南昌人也嘗以詩呈山谷云作詩須要開廣
如老杜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之類子真云淳輩那
便到此山谷曰無亦只是初
洪龜父有詩云琅玕嚴佛界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云琅璫

鳴佛屋以謂薜荔是一聲須要一聲對琅璫即一聲也
余以為然
龜父云朋見張文潛言魯直楚詞誠不可及晁無咎言魯
直楚詞固不可及而律詩補之終身不敢近也余嘗聞
龜父前後詩有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鵬背一聯最為妙
絕龜父云山谷亦歎賞此句
山谷謂龜父云甥最愛老舅詩中何等篇龜父舉蟹穴或
夢封侯王蜂房各自開戶牖及黃塵不解涴明月碧樹
為我生涼秋以為絕類工部山谷云得之
古詩云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而元祐初多
用老成故東坡有云此生自斷天休問白髮年來漸不

公陳無已答邢敦夫云今代貴人頭白髮掛冠高處不
宜彈其後秦少游謂李端叔復有白髮偏於我輩公之
句則是白髮有隨時之義
東坡云為我周旋寧作我一句只是難對時王平甫在坐
應聲云只消道因卿憔悴却羞郎
秦少游嘗和黃法曹憶梅花詩東坡稱之故次其韻有西
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之句此詩初無妙處
不知坡所愛者何語和者數四余獨愛坡兩句云江頭
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後必有能辯之者
陳無已作小放歌行兩篇其一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
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其二

云當年不嫁惜娉婷映白施朱作後生說與旁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城山谷云無己他日作語極高古至於此篇則顧影徘徊衒耀太甚

荆公有詩云端能過我論奇字亦復令君見異書東坡亦云未許卽中得異書且共揚雄說奇字陳無己又以奇字對異方

東坡題李秀才醉眠亭詩云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谷題無咎卧陶軒亦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意極相類

秦少游嘗以真字題月團新碾瀹花甆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虫相對吐秋絲於邢敦夫扇上山

谷見之乃於扇背復作小草題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虫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皆所自作也少游後見之云逼我太甚耶敦夫云掃地燒香閉閤眠簟紋如水帳如烟客來夢覺知何處掛起西窓浪接天東坡詩嘗題於余扇山谷初讀以爲是劉夢得所作也

陳留市中有一刀鑷工隨所得爲一日費醉吟於市負其子以行歌江端禮以爲達者爲作傳而要無己賦詩無己詩有閉門十日雨凍作饑鳶聲天爲山谷所愛山谷後亦擬作有云養性霜刀在閲人清鏡空無以復加

潘邠老云陳三所謂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换此語爲得之然余見山谷有學詩如學道之句陳三所得豈苗裔耶 并同前

山谷謂余言吾少年時作漁父詞曰新婦磯頭眉黛愁小姑堤畔眼波秋魚兒錯認月沈鈎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以示坡坡笑曰山谷境界乃於青箬笠前而已耶獨謝師直一讀知吾用意謂人曰此卽能於水容山光玉肌花貌無異見是真解脫遊戲耳 冷齋夜話

舒王詩曰紅梨無葉庇華身黃菊分香委路塵眠感蒼官才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陳又云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横陳山谷謂余曰自獻横陳見相如賦荆用不

應全耳余曰首楞經亦曰於横陳時味如嚼蠟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少陵淵明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舒王荆詩曰千花百卉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坡則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李翰林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其病如前所論

山谷登達觀臺詩曰瘦藤拄到風烟上乞與遊人眼界

開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九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况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緩而立意精確舒王與古人詩曰一日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樂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南中詩曰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醉紅凡此皆奪胎法唐詩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又曰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舒王東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經人道語王詩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荅曰桑疇雨過羅紈膩麥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

其吐花而果具蕊中造語之工至於舒王東坡山谷盡古今之變舒王曰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皆謂之句中眼李格非嘗曰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如玉川子醉歸詩曰昨夜村飲歸健到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舒王用其意作扇子詩曰玉斧修成寶月圓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謝公有池塘生春艸園林變鳴禽謂之神助古今文士多稱之李元膺曰此句未有過人處古人意所至則見於情詩句蓋

寓也謝公喜惠連夢中當論情意不當泥句者第超然曰陳叔寶絶無肺腸詩語有驚絶者如午醉醒來晩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長傍小窓明王摩詰山中小詩曰荊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衣舒王百家衣體曰相看不忍發慘淡暮潮平欲別更攜手月明洲渚生此得天趣問曰何以識其天趣曰能知蕭何所以識韓信則天趣可解余竟不能詰

東坡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曰日莫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又曰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才高意遠造語精到如此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

潮翻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寒乞相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字露故也東坡則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細味之無齟齬態對甚的而字不露得淵明遺意耳對句法人不過以事以意出處備具謂之妙荊公曰平昔離愁寬帶眼迄今歸思滿琴心又曰欲寄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不若東坡特奇如曰見說騎鯨遊汗漫亦曾捫虱話酸辛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爲虱對龍驤爲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可沒夫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老康強不得言疾

病死亡或犯之謂之詩讖是大不然詩者妙觀逸想豈限繩墨哉王維作雪中畫芭蕉詩眼見已知其神情寄寓於物俗則譏其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忽書其壁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東坡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豈可與俗論余作詩曰東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餘萬丈光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驥略玄黄句法欲老健有英氣當間用方言爲妙竒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穎脫不可干犯之韻老杜八仙詩序李太白曰天子呼來不上船船方言也所謂襟紐是巳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黄魚川峽路民多供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黄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遂使沈存中自差以烏鬼爲鸕鷀也

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互秉燭照之恐是夢也作更字讀則失意甚矣山谷每用之所謂一霎社公雨數番花信風是也江左風流久已零落士大夫人品不高故音韻絶喊東晉韻人勝士無出謝安石之右烟霏空翠間乃携娉婷登之與夫雪夜訪山陰故人興盡而反下馬據胡床三弄而去者異矣詩有句含蓄者老杜曰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又嘲人詩曰怍來粧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宮怨曰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是也 並同前

田承君云王居卿在揚州同孫巨源蘇子瞻適相會居卿置酒曰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此林和靖梅花詩然而爲詠杏與桃李皆可東坡曰可則可但恐杏李花不敢承當一座大笑 直方詩話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九

雅什門上

王安國平甫作詩多使酒樓語宋次道曰楊文公詩有酒
樓江南堤柳拂人頭李白題詩遍酒樓錢昭度亦有一
酒樓長憶錢塘江上望酒樓人散雨千絲令子詩有幾
酒樓次道曰吾詩有二酒樓九江琵琶亭云夜泊潯陽
宿酒樓琵琶亭畔荻花秋雲沉鳥沒事已往月白風清
江自流又送客西陵云若耶溪畔醉秋風獵獵船旗照
水紅後夜錢塘酒樓上夢魂應逐浙江東 青箱雜記

西方琥東州人鄭毅夫榜登第期集處告毅夫曰榜中琥
最少年乞作探花郎毅夫云已差二人琥曰此無定員

添一員何損公吏曰前日琥第三甲合出鋪地錢二十
緡若作職事則不出錢琥曰願出錢毅夫從其請琥已
受符不出緡毅夫切責之而倍其罰琥白毅夫曰晚進
未嘗工詩願狀元先為之以為楷式毅夫曰綠袍不怕
露痕濕直入鬧花深處來他日復見毅夫曰一見雅詩
不敢下筆翌日當再進詩頃公代之毅夫復云朝來已
與碧桃約留住春風不放歸聞者歎服 翰府名談

成都慈光寺尼乘舟夜行一篇亦佳云水色連天色風聲
益浪聲旅人歸思苦漁父夢魂驚煙棹雲先到移舟月
逐行旅吟詩句罷猶見遠山橫

京師曹氏家藏阮步兵詩一卷唐人所書與世所傳多異
有數十首集中所無其一篇云放心懷寸陰羲和將欲
冥揮袂撫長劍仰觀浮雲行雲間有玄鶴抗首揚哀聲
一飛沖青天獨世不再鳴安與鶉鷃徒翩翩戲中庭又
云嘉木不成蹊東園損桃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見回腸孫巨源云此詩工夫不少刻之石

吳人方子通作古柏詩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宮幾
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廈也應隨例作埃塵又作灩澦堆
詩湍流怪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妙
手古來何事不由人舒王見而奇之 雲齋廣錄

舒王得請金陵寓定力院題一絕於壁間云溪北溪南水
暗通隔溪遙見夕陽春思量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

卧龍

天聖中禮部郎中孫冕詠三英詩劉元載妻詹茂光妻趙
晟之母早梅寄遠惜別三詩劉妻哀子無立詹妻留夫
侍母病趙母懼子遠遊孫公愛其才以取之早梅詩云
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
大家留取倚闌干寄遠詩云錦江江上探春回消盡寒
冰落盡梅爭得兒夫似春色一年一度一歸來惜別詩
云煖有花枝冷有冰惟人沒後卻無憑預愁離別苦相
對挑盡漁陽一夜燈 金華瀛洲集又載遠望梅花詩是女仙題蜀州江梅閣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苦吟風月終于貧病妻黃氏共持雅
操每遇得句中夜必先起然燭供具紙筆元甚重之有

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
公自知寒泉出澗澀老檜倚風悲復有來聽者誰堪繼
子期好事者盡為圖 郡閣雅談
僧虛中宜春人游瀟湘山與齊己顏栖蟾為詩友往湘江
西宗成寺澧州馬氏子希振侍中好事每出即延納於
書閣中好燒柴火烟昏彩翠去後復剪題為侍中池亭
云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集前寄華山司空圖侍郎
云門徑放莎垂往來投剌希有時開御札特地掛朝衣
岳信僧傳去天香鶴帶歸他時周召作無復更衰微司
空侍郎有詩言懷云十年華岳峰前住只得虛中一首
詩 同前

唐大清宮使翰林學士錢起多作佳篇人收起詩不過百
首有錢蒙仲得江行無題一百絕皆人家藏本所無有
云霽雲疎有葉雨浪細無聲穩放扁舟去江天自有程
又憔悴異靈均非讒作逐臣如逢漁父問未是獨醒人
又烟渚復烟渚畫屏　畫屏對巷天末去數點暮山青
又隄壞漏江水地拗成野塘晚荷從不折留取作秋香
詩史
權常侍題山寺曰萬葉風聲利一山秋氣寒曉霜浮碧瓦
薄日度朱欄又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謾悠悠今
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
王駕大順中擢第為禮部員外郎棄官號守素先生與司

空圖鄭谷為詩友所為詩少傳者晴景一篇最佳云雨
前不見花間葉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飛來過墻去應
疑春色在鄰家
柳孝達塞上云鳴骹直上幾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
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都下好事者畫為圖
歐陽文忠公酷愛鮑溶詩山中寒思一篇最佳云山深多
悲風敗葉與林齊門逕非世路何人念窮棲哀風破山
起夕雪悞鳴雞巢鳥侵旦出饑猿無聲啼晨興動烟火
開雲伐冰溪老木寒更瘦陰雲晴亦低我貧自力求頹
色常低迷時想雲霄下遊子正棲棲文忠曉得恨見之
遲今人少愛溶詩者

閩人謝伯初字景山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
景山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云長官山
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曰參軍春思亂如雲
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有多情未老頭先白野思到
春亂如雲之句故余此戲之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
燕學飛皆無愧唐賢仕宦不偶終以困窮而卒其詩因
錄于此云江流無險似瞿塘滿峽猿聲斷旅腸萬里可
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山色江波綠學士文
華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
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

與竹枝娘典辭縣待將青史諫草當留集是寡莫爲明
時輕譴謫使將纓足濯滄浪歐陽公詩話
鄭相擎牧廬州日以詩酒爲娛題郡齋曰九衢塵裏一書
生多幸逢時擁旆推醉裏眼開金使字紫旂風動耀
明后代者辞流郎中到郡題藏舟浦花一聯云也知別
有風光主待蓄枝枚從去年又別後寄席中三蘭三人
名中並曰蘭淮淝兩水不相通隔岸臨流望向東千顆
淚珠無寄處一時彈與渡前風鄭多佳句如凍蠅粘柱
礎宿火陷爐灰人皆稱之南部新書
廖凝字熙績善吟諷有學行隱居南岳三年江南受僞官
爲彭澤令遷連州刺史與昇平年建勳爲詩友善相有

集盡見行於世咏中秋月與閑蟬爲絕唱中秋月云九
十日秋色今宵已平分孤光吞列宿四面絕微雲衆木
排蹤影寒流疊細紋遙遙望丹桂心緒正紛紛聞蟬云
一聲初應候萬木已西風偏感異鄉客先於離塞鴻日
斜金谷靜雨過石城空此處不堪聽蕭條千古同凝居
南岳年鼎有詩贈曰居與白雲鄰生涯久忍貧姓名高
雅道寰海許何人岳氣秋來早亭寒果落新幾回吟石
畔孤鶴自相親初宰彭澤有句云風清竹閣留僧宿雨
溼莎庭放吏衙解印有句云五斗徒勞設折腰三年兩
鬢爲誰衰今朝官滿重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江左學
詩者競造其門

劉禹昭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爲詩刻苦不憚風雪詩
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言不虛耳懷蕭山隱者云
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神
清峰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干名者六街塵土深嘗與
人論詩曰五言如四十箇賢人亂著一字屠沽輩也覓
句者若掘得玉匣有底有蓋但精求必得其寶在湖南
累爲幕等　辛於桂府幕有詩行于世郡閣雅談
廖融字元素隱于衡山與逸人任鵠王正已凌蟾王元皆
一時名士爲詩相善湘守楊徽之代歸謁柱道出南岳
宿融山齋留詩曰清和春尚在歡醉日何長谷鳥隨柯
轉庭花奪酒香初晴岩翠滴向晚樹陰涼別有堪吟處

相留宿草堂融贈天台逸人云移檜託禪子携家上赤
城拂琴天籟寂欹枕海濤生雪白寒峰晚鳥歌春谷晴
又聞求桂檝載月十洲行又題寺古檜云何人見植初
老對梵王居山鬼暗棲托樵夫難破除聲高秋漢迥影
倒月潭虛盡日無僧邊清風長有餘夢仙謠云琪木扶
踈聲辟邪麻姑夜宴紫皇家銀河旌節搖波影珠閣笙
簫吸月華翠鳳引遊三島路赤龍齊別五雲車星稀猶
倚虹橋立擬就張騫搭漢槎退宮妓云神仙風格本難
儔曾從前皇翠輦遊紅躑躅繁金殿暖碧芙蓉笑水宮
秋寶車鈿剝陰塵覆錦帳香銷畫燭幽一旦色衰歸故
里月明猶夢按梁州左司諫張觀過衡山留詩曰未向

涤園為儆吏定應明代作徵君家傳奕世無金玉樂道經年有典墳帶雨小舟横别浦隔花幽犬吠深雲到頭終為蒼生起休戀耕烟楚水濱融卒刺史何承矩葬之進士鄭鉉表其墓

劉相公鄴因白令公維持方入翰苑仍賜及第為同列所輕因作詩曰曾是江波垂釣人自憐深厭九衢塵浮生漸老年隨水往事曾閑淚滿巾已覺遠天秋色動不堪閑夜雨聲頻多慚不是相如筆虛直金鑾接侍臣待漏院吟曰玉堂簾外燭遲遲明月初時鼓動時開聽景陽鐘盡處兩驚飛上萬年枝才調清高終隶鈞衡行續

薛尚書劉為河東從事乞假歸寧題候館曰僕帶彫弓馬

似飛老萊衣上着戎衣鄉亭不暇吟山水塞外經年皆未歸後鎮徐州咏柳曰高出軍營遠映橋曾逢兵火一時燒風流性在終難拄煖日還生萬萬條又有雅句坐久僧頭出語多僧齒寒南部新書

吳門陸暢郎中嘗和人雪詩落句曰天人寧底巧剪水作花飛又山齋翫月云野性平生惟好月新晴半夜睹嬋娟起來自擘書窗破恰漏清光落枕前後因雲安出降百僚舉暢為儐相奉詔作催粧詩云雲安公主貴出降五侯家天母看調粉日兒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晚霞古今詩話

潘浪歸錢塘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朋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烟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皆南飛人謂不減劉長卿同前

章永貽咸通中冀試夜潛紀長句於都堂南壁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籬何日卻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七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韻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同前

徐休雅長沙人因馬希範夜宴迎四儀夫人賦詩云雲路半開千里月洞門斜掩一天春又作宮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欄杆曾獻家宴堂十首時稱冠絕郡閣雅談

文宗詔禮部侍郎高鍇作貢舉試霓裳羽衣曲詩時宗子李肱詩最佳詩曰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遞參差霞衣競搖曳宴罷水殿空輦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功無替詎肯聽餘音聖明知善繼

撫州蔡牧嘗作責四皓詩云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山來定是非及假節交邕道經湖口零陵太守鄭史同年也遠以酒樂相迎坐有瓊枝者守之所愛牽之而去泊中與頌下偎俛不前久之到邕御制失律伏法湘川權厝二子延近幾喪而遊論者謂幸責四皓而欲買山於潛溪之間不徒立言哉

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孫鴻外借問浯溪人誰家有山
賣 雲溪友議
舉子尉遲匡梗槩士也獻詩于右坐李林甫有塞行潼關
云明月飛出海黃河流上天觀內人樓上踏歌云芙蓉
初出水桃李忽無言塞上曲云夜夜月爲青塚鏡年年
雪作黑山花右坐鑒此句云得非才子乎
徐安正侍郎久居中書昰參李右丞之論恐罪累乃隱衡
山爲東林擬菜行者李北海邕遊岳過寺觀其題詩處
曰不知徐公乃在此握手大笑曰朝列於公論已息矣遂
解布褐而釋以簪裳謂徐曰曾吟峴山詩曰峴山思駐
啞之日嘗亦默誦之遂同載歸長沙

正元五年置中和節德宗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
倫於容州天下美之中和變梅柳萬彙生春光中和紀
月令方與天地長耽樂豈不尚懿孫時景良辰遂亭育
恩同致蒙海康君臣永終始交泰符陰陽曲沼水新碧
華池桃稍芳勝賞信多歡戒之在無荒 廣卓異記
唐黃損龍德二年登進士第喜作詩吟讀史云逐鹿走紅
塵炎炎火德新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帝道雲龍合
民心草木春須知烟閣上一半老儒真 雅言雜載
李洞唐諸王孫游西川慕浪仙爲詩作銅像其像事之如
神洞爲終南詩二十韻有殘陽高照蜀敗葉遠浮涇復
曰砍竹烟嵐凍偷湫雨雹腥遠看丹鳳闕冷射五侯廳

金稱有絕唱又贈司空侍郎云馬饑餐落葉鶴病聽殘
陽又曰捲箔青溪月敲松紫閣書送僧云越講迎騎象
蕃齋懺射鵰贈高僕射云征南破虜功臣提劍歸來
萬里身閒傍綾煙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真送人歸日
本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但誚其僻澀而不知奇
貴其峭唯吳子華深知之子華才力浩大八面受敵以
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聯絕唱新亭曰
暖漾魚遺子睛遊鹿引麛子華不然所獻而喜其所許
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獻曰公道此時如不得昭
陵慟哭一生休尋卒於蜀裴公無子人謂屈洞所致 摭言
周賀少從浮屠法名清塞遇姚合而返初與賈島無可齊

名島哭栢巖禪師曰苔覆石床新師曾占幾春窩留行
道影焚卻坐禪身塔院關松雪房廊露隙塵自嫌雙
淚下不是解空人賀詩曰林逕西風急松枝講妙餘凍
髭亡夜剃遺偈病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著影初此時
頻下淚曾省到吾廬 同前
孟賓于嬌溪懷古云良哉呂尚父深隱始歸周釣石千年
在春風一水流松根盤蘚石花影卧沙鷗誰更懷韜術
追思古渡頭又懷連上舊居云閑思連上景難覓樹邊
仙鄉路遶溪明月夜舟漁父唱春風平野鷓鴣啼城邊
寄信歸雲外花下傾盃到日西更憶海陽垂釣侶昔年
相遇草萋萋 雅言系述

曾鄴榮之桂林人爲四愁三愁五情詩其愁云庭花已結子岩花猶弄色誰令生處遠用盡春工力其愁云別家鬢未生到城鬚似雪朝朝臨水望灞水不入越其情云空城野雀饑咬咬復飛飛忽見官倉粟官倉無空時爲含人羣慭所知力薦於主司乃中第看榜日諭主司云一辭桂嶺猿九泣都門月年年孟春至看花不如雪杏園宴上呈同年云賢路非在天十年行不至一旦公道開青雲在平地又云故衣未及換尚有去年淚又云永持共濟心莫起胡越意

劉章字克明江左人事湖南馬氏有蒲鞋詩云吳江浪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綉窗離玉指便隨羅襪上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鶯尾上不知拋擲是何人

黃損連山人作公子行云春草綠綿綿驕驂驟暖煙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打鵲拋金彈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蠶婦平地看神仙又出山吟云來書初出白雲扃乍躡秋風馬足輕達近留連分岳色別離嗚咽亂泉聲休將巢許爭喧雜自共伊皐論太平昨夜細看雲色裏進賢星座甚分明 並同前

詩話總龜卷之十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十一

雅什門 下

張蠡翁之子也事廣南劉氏官至曹郎嘗爲歌贈琴棋僧同列見之曰非其父不生其子詩云我嘗聽師法一說波上蓮花水中月不垢不淨是色空無法無空亦無滅我嘗聽師禪一觀浪溢鰲頭蟾窟滿河沙世界盡空空一寸寒灰冷燈畔我又聽師琴一撫長松唤住秋山雨絃中雅弄若鏗金指下寒泉流太古我又聽師棋一着山頂坐沉紅日脚阿誰稱是國手人羅浮道士賭却鶴輸却藥法懷斟下紅霞丹束手不敢爭頭角 雅言系述

翁宏字大舉桂嶺人常寓居韶賀間不仕進能詩宮詞云又是春殘也如何出翠帷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寓目魂將斷經年夢亦非那堪向秋夕蕭颯暮蟬輝秋風曲云又是秋殘也無聊意若何客程江外遠歸思夜深多峴首飛黃葉湘潭走白波仍聞漢都護今歲合休戈塞上曲云風高弓力大霜重角聲乾海中山云客帆來異域別島落蟠桃中秋月云寒清萬國土冷鬬四維根曉月云漏光殘井甃缺影背山椒送人下峽云萬木殘秋裏孤舟半夜猿南越行云因尋買珠客悞入射猿家細雨云何處殘春夜和花落古宮途中逢故人云孤舟半夜雨上國十年心開寶中衡山處士廖融南遊宏有詩云病臥瘴雲間莓苔漬竹關孤吟牛渚月老憶洞庭

山壯志潛消盡淳風竟未還今朝忽相遇執手一開顏
宏以百篇示融融謝宏云高奇一百篇見造化工全積
思遊滄海冥搜入洞天神珠迷罔象瑞玉匪雕鐫休歎
不得力離騷千古傳王元懷云獨夜思君切無人知此
情滄洲歸未得華髮别來生孤館木初落高空月正明
遠書多隔歲猶念没前程皆佳句也
張子明攸縣人居鳳巢山有詩名孤鴈一篇最佳云隻影
翩翩下碧湘旁池驚鷺起銀塘雖逢夜雨迷深浦終向
晴天着舊行憶伴幾回思片月蛻翎多為繫繁霜江
南塞北俱關念兩地歸飛似故鄉
路洵美與相若之元孫有夜坐詩云簾捲竹軒清四鄰無

語聲漏從吟裏轉月自坐來明草木露華濕衣裳寒氣
■難逢知鑒者空愴此時情詩傳於湖南
伍彬邵陽人初事馬氏王師下湖湘授官為安邑簿秩滿
歸隱題全義分水嶺云前賢功及物禹後杳難儔不及
古今色平分南北流寒衝山影岸清繞荻花洲盡是朝
宗去潺湲早晚休夏日喜雨云稚子出看添逕處漁翁
來報竹橋流辭解牧云蹤跡未辭鶯鷺寨夢魂先到
鷓鴣村泊舍隱囊曲書其屋曰圓塘綠水平魚躍紫巖
生要路貧無力深村老退耕牆隨原草遠蛙傍斷雞鳴
撥棹茶川去初逢穀雨晴路振贈詩云考終秋髩白歸
隱舊峰前庭樹鳥頻啄山房人尚眠寒岩落桂子野水

過茶烟已絕勞生念處心向竺乾
王元字文元桂林人有登祝融峰詩云莫登到絕頂身齊
高鳥翔勢疑撞翼軫翠欲滴瀟湘雲濕幽崖滑風梳古
木香晴空聊縱目杳杳極窮荒又聽琴云拂塵開素匣
有客獨傷時撫弄閑聽歎息第二句何事獨傷時古調俗不樂正聲君自
知寒泉出澗澀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
題鄧真人遺址云三千功滿輕升去留得山前舊隱基
但見白雲長掩映不知浮世幾興衰松梢風觸霓旌動
樓葉霜沾鶴翅垂近代無人尋異事野泉噴月瀉秋池
與廖融為詩友贈之云伴行惟瘦鶴尋寺入深雲終于
長沙

李韶郴州人苦吟固窮題司空山觀云梁代真人上紫微
水盤山腳五雲飛杉松老盡無消息猶得千年一度歸
識者謂韶必無名果如其言王元有詩悼之云韶也命
何奇生前與世違貧棲古梵剎終著舊麻衣雅句僧抄
遍孤墳客吊稀故園今孰在應見夢中歸
陸蟾不知何許人居攸縣司空山聞子規云後夜入清明
遊人何處聽花殘斑竹廟雨歇峴山亭樹觸月欲落聽
聞酒正醒衆禽方在夢誰念爾勞形
王操字正美江左人太平興國上南郊賦授太子洗馬奉
使隴右至石壕驛作黃葵詩於壁云昔年南國看黃葵
雲髮金釵向後垂今日林客蘇落下秋風寂寞兩三枝

李相國昉自延安入覲見詩愛之後贈相國云袖中諫
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贈劉將軍云三十懸鈞事
聖朝功名常愛霍嫖姚錦衣香重花垂足玉帶光寒雪
逸腰秣馬暖思秦地草弦弓秋憶雁門雕清時閑却英
雄興醉聽笙歌擲酒瓢寒食云馬搖金勒嘶村墅人搶
花毬落野田夜宴云彩牋分卷碧雲箋蠟燭對燒紅淚
乾 同前
下震蜀人嘗吟即事云雨壁長秋菌風枝落病蟬又云老
鈴捲瘦影寒木伴吟身春日偶題云詩債到春無處避
離愁因醉暫時無即事云茶香解睡磨鐺夢山色牽懷
着屐登 並同前

郭功父方與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功父勃
然曰相公前敢稱詩人其不識去就如此荆公曰且請
來相見既坐功父曰賢道能作詩能為我賦乎太初曰
甚好功父曰只從相公請箇詩題時方有一老兵以沙
撩銅器荆公曰可作沙詩太初不須刻聞誦曰茫茫黃
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父聞筆
太初緣此名聞東南余後於喬希聖處見太初詩一軸
皆不及前所作 直方詩話
東坡作彭門守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席上作一絕云暮
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
日明年何處看其後山谷在黔南令以小秦王歌之

韓持國醉醺一絕云平生為愛此香濃仰面常迎落蕊風
每到春歸有遺恨典刑尤在酒杯中
詩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
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此蘇子美詩也 雙同集 並同前
賀方回題一絕于定林云破冰泉脈漱籬根壞衲遥疑掛
樹猿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為我開門舒王見之大
稱賞緣此知名
詩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
劍買取黃牛教子孫不知何人作
石曼卿以書名世然愈大愈妙嘗書三佛名最為雄俊張
文潛有詩云煌煌三佛名榜鐵金石紐開張宮室上渾

贊山岳厚井水駭龍吟蟻封擬騤騤余愛能道其妙處
詩曰蚊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盤古木迎棹舞神鴉
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
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人
生燭上花火滅巧妍畫春風餞樹頭日與化工進只知
兩露貪不聞零落近昔我飛骨時慘見當途墳青松
朝霞繚繞山下村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念此一脫
灑長嘯登崑崙醉着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曰朝披夢
澤雲笠釣青茫茫尋綠得雙鯉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
蛇逸勢如飛翻歸來問天老奥義不可量金刀割青紫
靈文爛煌煌嚥服十二環奄有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

氣侵肌凉龍乎善變化化作梅花粧贈我量盈珠靡靡
明月光勸我穿絡繡縈作裾閒瑠璫扡子以詞去談笑閒
餘香元祐八年東坡帥定武李方叔王仲弓别於惠濟
出示南岳典寶東華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真
人作也近有人於江上遇之得此云即李太白也前
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為詩皆宗李
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語句嘗賜百官
宴優人有裝為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為諸館職撏
撦至此聞者大噱然大年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
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
義山不能過 古今詩話

王正白唐末大播詩名嘗作御溝詩云一泒御溝水綠槐
相蔭青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
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示貫休休曰剩一字正
白揚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書一中字於掌逡巡正白
回曰此中涵帝澤休以掌中示之不異所改 青瑣後集
史青零陵人其先名籍泰隨幼而聰敏博聞強記開元初
上上表自薦臣聞曹子建七步成章臣愚以為七步太
多若賜召試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
觀燈竹火龍等詩惟除夜最佳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
日催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來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
摧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 唐宋詩以為王湮作 明皇稱賞授左

僧乾康零陵人齊已在長沙居湘西道林寺乾康往謁之
齊已知其為人使謂曰我師門仍非詩人不游大德來
非詩人耶請為一絕以代門刺乾康詩曰隔岸紅塵忙
似火當軒青嶂冷如冰烹茶童子休相問報道門前是
衲僧齊已大喜日與款接及别以詩送之乾康有經方
干舊居詩云鏡湖中有月處士後無人荻笋抽高節鱸
魚躍老鱗為齊已所稱乾德中左補闕王伸知永州康
捧詩見伸覩其老醜曰豈有狀貌如此能為詩乎宜試
之時積雪方消命為詩康曰六出奇花已住開郡城相
次見樓臺時人莫把和泥看一片飛從天上來伸驚曰
其言不淺吾豈可以貌相人也待以殊禮

賈島詩有影落句韓退之喜之渡桑乾詩曰客舍幷州已
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如今又渡桑乾水却望幷州是
故鄉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
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冷齋夜話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
笑何人世以為工及讀東坡詩曰花非識面常含笑鳥
不知名時自呼便覺才力相去如天淵
余自幷州還江南過都下蔡子因約相見相國寺問余有
詩且曰覺範有寒嵓上元懷京師詩曰上元獨宿寒嵓
寺卧看青燈映薄紗夜久雪猴啼岳頂夢回清月上梅
花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歸心未到家却憶少年行樂

處軟紅香霧噴東華人今能作京師上元懷山中可乎余爲之曰北遊爛熳看并州重到皇州及上元燈火風光記前事管絃音律試新番期人未至情如海穿市歸來月滿軒却憶寒岩曾獨宿雪窻殘夜一聲猿

世徒知文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絶嚴作鷺鷥六言曰頸細銀鉤淺曲脚高緑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並同前

苦吟門

李昇受禪之初忽半夜寺僧撞鐘滿城皆驚召將斬之對云夜來偶得月詩乃曰徐徐東海出漸漸上天衢此夕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喜釋之 江南野録

潘閬自號逍遙子作苦吟詩曰發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 同前

方干爲詩練句字字有功寄人云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别枝 鑑戒録

唐人爲詩常積思數十年然後各自名家杜少陵云更覺良工用心苦豈特我哉 古今詩話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詩類白樂天自稱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之變謂之崐體由是唐賢諸集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脱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脱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 歐公詩話

儷穎公喜爲詩雖臨邊典郡文案委前日不廢三兩篇以此爲適及疾甚余時爲諫官以十餘篇相示手批其後曰欲令吾子知老夫疾中尚有此思耳字已慘淡難識數日薨 閒居詩話

寇萊公延僧惠崇於池亭分題爲詩公探得池上柳青字韻崇探得池鷺明字韻自午至晡崇忽默頭曰得之矣此篇功在明字凡五壓不倒公曰試口占曰雨歇方塘溢遲回不復驚暴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照水千尋迥棲烟一點明主人池上鳳見爾憶蓬瀛公笑曰吾柳之功在青字而四壓不倒不如且已貫休懷武昌故樓云風情江上寺霜洗月中砧得句先呈佛無人知此心

賈島初赴舉在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又欲推字煉之未定於驢上吟哦引手作推敲之勢觀者訝之時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尚爲手勢未已俄爲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推字與敲字未定神遊象外不知迴避退之立馬久之謂島曰敲字佳遂並轡而歸共論詩道留連累日因與島爲布衣之交有贈島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聲斷絶故生賈島在人間自此名著後因不第乃爲僧改號無本居于法

乾寺與無可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鍾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按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乃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曰倚恃詩難繼帰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署一見一心忡王元贈詩曰江城竟寂寞常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 唐宋遺史

僧齊己往袁州謁鄭谷獻詩曰高名喧省闥雅頌出吾唐叠嶂供秋望飛雲到夕陽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床幾話中朝事久離鴛鷺行谷覽之云請改一字方得相見

經數日再謁稱已改得詩云別掃着僧床谷嘉賞結爲詩友 郡閣雅談

賈島元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他日另與一日授長江尉至普州司倉卒

未叔言苦吟句云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來茲所謂苦吟破的之句 青瑣集

詩話總龜卷之十一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十二

警句門上

太祖嘗顧近侍曰五代干戈之際猶有詩人今太平日久豈無之也中官宋永圖於僧寺園亭中得詩百篇以進有丞相李文正公昉宰相僧閑閑望一聯云水光先見月露氣早知秋 古今詩話

楊朴字契元鄭州人善爲詩少嘗與畢文簡公士安同學文簡薦之太宗召見面賦兼水詩云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除官不受聽歸山以其子從政爲長水尉朴爲七夕詩云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

魏野陝人字仲先少時未知名題河上寺柱云數聲離岸

櫓幾點別州山時有幕僚本江南文士見之大驚邀與相見贈詩曰怪得名稱野元來性不群仍爲延譽由是人始重之真宗西祀遣中使召之野閉戶踰垣而遁

熙寧六年有司言四月一日當蝕上爲 徹樂避正殿一夕微雨不見日食是日有皇子之慶蔡挺正爲樞密獻詩云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方避正衙朝陽暉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銷其叙四月一日避正殿皇子變誕陰雲不見日食已盡矣當時無能過云

成都妓單氏贈陳希夷詩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名士多稱之 唐宋遺史

晏元獻題李慶孫富貴曲云軸傳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

王篆牌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語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
不及金玉錦綉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
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是也
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否宋莒公見公佳
句皆書於齋壁如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靜寄咏未藏身處閑看遊絲到地時樓臺冷落收燈夜
門巷蕭條掃雪天巳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野棠花
之類后人不可及 青箱雜記

蘇爲知吳興日多作詩內一篇最佳云野艇閑撐處湖天
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柳色濃垂岸山光冷
照衣時携一壺酒戀到晚涼歸又在宣城作十首以宣
城爲目內宣城花一篇首出曰宣城花發艷樓前旌綺
霞若非擊壤陶潛宅即是紅藏小謝家又在邵武有詩
曰愛重八九月登臨高下樓林紅雲白處寒瀨泊漁舟

丞相王文惠有宮詞云一聲啼鳥禁門靜滿院落花春日
長野步云桑斧科春色漁歌唱夕陽皆佳句也

楚僧惠崇工於詩題楊雲卿郊居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
痕青長信詞云陰井生秋早明河徹曉遲江行晚泊云
嶺暮猜猿急江寒白鳥稀上谷相池上作云歸禽動疎
竹落果响寒塘贈陳少府云野人傳相鶴山叟學彈琴
夜坐云春淺水生井宵分月上簷贈疑上人云掩門青
檜老出定白髭長送遂客云浪經蛟浦闊山入鬼門寒

經緣公舊寺云遺偈傳諸國留真在一峰塞上云河冰
堅殺馬塞雪密藏鵰喜長公至云又別年顏改相逢夜
話長隱者云多年不道姓近日旋移家宿東林寺云鳥
歸山暗雪僧去石沉雲上楊内翰云露寒金掌重天近
玉繩低柳氏書齋云著書鶴日短禪劍惜春深上王太
尉云探騎通番壘降兵逐漢旗田家秋夕云露下牛羊
靜河明桑柘空舟行云林斷城隍出江分島嶼迴寄梅
蘇州云鐵城山月上吹角海鷗驚宿楊侍郎東亭云卷
幔來風遠移床得月多送程至云白浪分吳國青山隔
楚天宿隱靜寺云空潭閑鹿飲疎樹見僧行送錢供奉
云劍戟明山雪旌旗濕海雲梅堯臣河亭云曉野行人
少長河去鳥平宿摩公齋云月高山含過霜落石門深
虛經西歸云雪多春木迥雲盡漢山孤濠梁夜泊云夜
闊潮動舸天迥月臨城僅仰秋居云葉影風中靜蛩聲
月下多贈裴使君云行縣山迎舸論兵雪遶旗早行云
蟹霜衣上濕殘月馬前低秋夕云磬斷蟲聲出燈迴鶴
影沉青辯退之屋壁云移家臨醜石租地得靈泉秋夕
懷長公云秋近草蟲亂夜遙霜月低觀寧卿老云海鷗
聽舜樂山老泣堯殤贈素上人云午食下林鳥夜禪移
冢狐夏夜云禽聲猶泛暑井氣忽生秋江行早發云殘
月楚山曉孤烟江廟春翻經館靖少卿房云焚香分古
像唐語入新經題太保道院云鶴傳滄海信僧和白雲

詩秋夕懷汪白云寒禽棲古柳破月入微雲贈白上人
云花漏沉山月雲衣起海風喜陳助教至云樓中天姥
月座上杜陵人冬日野望云人歸崗舍近鴈過渚田遥
送人知榮州云山色臨巴迥江流入漢清春深道中云
湘雲隨鴈斷楚路背人遥贈李道士云松風吹髮亂岩
溜濺棋寒栖霞寺云境閑僧度水雲盡鶴盤空林適河
亭云古路隨崗起秋帆轉浦斜楊秘校池上云禽寒時
動竹露重忽翻荷魏仲先山亭云嵐重琴棋濕風長枕
簟寒塞上云雕磧鴈銜雪渡河人上氷寄白閣上人云
夜光通雲竇秋香漏石叢陝西道中云關河僕與白風
雪一燈青送防秋楊將軍云殺氣生龍劍威風動虎旗

瓜州亭子云落潮鳴下岸飛雨暗中峰賀劉舍人云日
躋黃道迴春入紫微深除夜云寒燈催臘盡曉角喚春
歸幽并道中云鴈行沉古戍鵰影轉寒沙送僧歸天台
云景齊雲迴合秋風林動搖過陳希夷舊居云亂水僧
頻過荒松鶴不還宿横江館云露館清鷩撓空庭月伴
琴維那道中云馬渡氷河闊鵰盤磧日高報國寺秋居
云驚蟬移古柳鬬雀墮寒庭書早上人房云松風傳夕
磬谿霧擁春燈觀南郊天仗云霓旌搖曉色風吹逆春
雲贈義上人云坐石雲生衲添泉日入瓶昇平詞云萬
國無形治三邊不戰平國清寺云暝鶴棲金刹秋僧過
石橋呂氏西齋云雪殘僧掃石風動鶴歸松劉參幽居

云風度鳥巢木日高人灌園揚都官池上云竹風驚宿
鶴潭月戲春魚書方嶠壁云圭竇先知曉盆池別見天
送陳舍人巡撫云月露疎寒柝雲濤闇晝旌宿春上人
禪齋云鶴盤金刹露龍蟄玉瓶泉春日冦宣贊池上云
暄風生木末遲景入泉心七夕云河來天上闊靈度月
邉輕贈王道士云海人來相鶴山犾下聽琴送荊州云
晝鷁浮秋浪金鐃響夕雲江城晚望云丹楓映郭迴綠
嶼背江深題王太保山亭云危溜含清趣飛花點玉觴
送李秦州云朱旗臨雪卷畫角入雲吹晝上人西齋云
云孤雲還靜境遠籟發秋聲李太傅山庄云園林分晝
石溜幷動金沙宮中詞云幷含春氣碧樓轉夕陰清送

吴表州云鳥暝風沉日天清月上旗寄摩公云斜吹鳴
金錫歸雲擁石床塞上云古戍生烟直平沙落日遲贈
嗣上人云拂石雲雖帝烹茶月入鐺舟行云遠嶼迎檣
出寒林帶岸回送來上人云來時雲擁衲別後月隨錫
馬鎮淮亭云路横岡燒斷風轉浦帆斜贈戴殿前云劍
靜龍歸匣旗閑虎遶竿高謹書齋云品畫逢名客横琴
憶古賢太乙山云雲陰移漢塞石色入晴天上送人云
地逃群馬小天闊一鵰平范洛園池云江花凌霰發山
溜入池深獵騎云長風躍馬路小雪射鵰天高略書院
云古木風烟盡寒潭星斗深送段工部河北漕云渡河
風動斾巡部雨霑車題高生山閣云對酒淮潮起題詩

楚月新經明大師房云門掩前朝樹心垂別郡峰送李
堪云秋聲動群木暮色起秋山 並同前
歐陽文忠公守滁見王元之謝上表云諸縣豐登絕少公
事全家飽煖共荷君恩因成詩云諸縣豐登少公事全
家飽煖荷君恩 摭遺
楊軒字公遠衢州人嘗有燈詩曰解照日月不照處獨明
天地未明時 同前
李煜作詩大率多悲感愁戚如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
結雨中愁鬢從今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舊黃之類然
思清句雅可愛 翰府名談
陳亞大卿士大夫徒傳其諧謔之語不知其作詩甚佳如

浪平天影接山盡樹根回得作者之格
趙師民龍圖有春日即事詩云委地露花啼曉淚拂堤烟
柳弄春容又如麥天辰氣潤槐夏午陰清曉鶯林外千
聲囀芳草堦前一尺長皆佳句 並同前
太常博士黃孝先字子思爲咏懷詩曰日者未知裴令貴
時人爭笑禰生狂又作重五詩曰風聲燕引五六子露
井榴開三四花 春明退朝錄
孟賓于子名歸唐寓廬山學得瀑布一聯云練色有窮處
寒聲無盡時鄰房有人亦得此聯互誦其句助教不能
理因送江州以全篇定之而歸唐勝焉大爲時賢所知
夏寶松廬陵人與劉洞唱和爲節度使陳德誠所知德誠

贈詩曰建水舊傳劉夜坐 劉洞有夜坐詩 鄂川新有夏
江城寶松有江城詩曰鴈飛南浦鐘初動月滿西樓酒
半醒又云曉來山驛依前去雨後遙山數點青皆佳句
江南野錄又雅言系述州有寶松宿臨江驛全篇并劉洞宿寶松山齋詩以寶松爲保松
唐仁傑全州人苦吟陳德誠出守池陽仁傑以詩貽之云
紅旆渡江風颭水青蛇出匣雪侵衣德誠甚足之勉之入
金陵會休沐朝廷集于升元寺召之坐酒行請仁傑賦
登閣詩立談而成其中有句云雲散便宜千里望日長
斜占半城陰其餘亦可觀贈嘉禾峰僧云只住此山能
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論與之 並江南野錄
施肩吾好作諸詩著山居百韻如荷書翻紫蓋搖波面蒲瑩

青刀插水湄烟粘薜荔龍鬚軟雨壓芭蕉鳳尾垂
錢鄧師嘗舉忠肅諫兩句云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
問鬼神后人何可及 談苑
潘逍遥貧居詩曰長喜詩無病不憂家更貧峽中聞猿曰
何須三叫絕已恨一聲多哭高舍人詩曰生前是客曾
投卷死後何人與撰碑張乖崖贈逍遥詩云莫嗟黑髮
從頭白終見黃河到底清宋白尚書贈云宋朝歸聖主
潘閬是詩人 退朝錄
蜀僧希晝游鴈蕩山云天長來月正木末度猿稀登黃桂
州云東書達歲嗣去梦歷峰危送廣漕云春生桂嶺外
人在海門西送僧東歸云帆影先寒鴈經聲隔暮潮宋

承旨林亭云雪溜垂危石茶煙射遠林贈僧云秋臨水溪遠聞蟬雪屋深送人云玉繩天闕近金柝海城秋贈句學士云曉天金馬路晚嶽石霜心寄人云山日秋光短江紅晚影低送新津尉云劍月啼猿苦江沙濯錦寒北宮青亭云花露盈蛩穴梁塵落燕泥贈關上人云寄禪關樹老乞食塞垣羌送僧歸新安云風泉舊聽僧窗改雲穴曾行鳥徑殘春山云芳樹侵雲老孤泉落石危送人歸南海云落日橫秋島寒濤兀夜船浙僧寶通題相國寺云下朝人帶天香出入定僧迎御杖頭僧守恭佛迹峰云市髮人來絕啣花鹿去多僧行肇送僧云定錫樵傳斧窺人鳥立槎送人之鄞江云江聲驚背出帆影斗邊飛僧簡長送人歸寧州云烟壘沉寒角霜旗捲暮愁鵰尚能送僧歸浙右云霜洲楓落盡水館月生寒送僧歸四明云古寺山光後重城海氣圍送人云西風隨雁急寒柳向人疎送孫大諫知永興云關河虎符重殿闕獸樽閑僧知仁溪居云寒聲病葉落晚色凍雲闕送僧歸天台云路遥無去伴山疊有啼猿冬夕云風驚燈易滅雪屋夜偏寒僧休復送道士西遊云日暮長安道秋深太白峰僧惟鳳秋日送人云去路正黃葉別君堪白頭哭度禪師云海容傳遺偈林僧寫病容詠花

楊文公言自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閱士大夫多矣能詩者甚鮮如侍讀兵部宿擢其名而徐鉉梁周翰范杲黃夷簡皆前輩鄭文寶薛映王禹偁吳淑劉師道李宗諤李建中李維姚鉉陳充任杰當時傳流後來著聲者如路振錢熈丁謂錢易梅詢李拱蘇為宋綬陳越王曾李堪陳詁呂夷簡宋綬邵煥晏殊江任焦宗古布衣有林逋周啓明錢氏諸子有封守惟演供奉錢昭度郎曲有今南鄭縣丞楊黎州家居及高官簿覃宗人宇牧之並有佳句可以摘舉而錢惟演劉筠特工於詩

楊徽之侍讀春望云香沓烟蕪何處盡搖搖風柳不勝垂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臺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僧舍云偶題岩石雲生筆閑遶庭松露濕衣湘中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哭江爲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烟嘉陵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重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嶲州元夜云雲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宿東林云關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桐葉雨聲寒

徐鉉送木蘭亭云蘭槳破浪城陰直玉勒穿花苑樹深觀習水戰云千帆日助陰山勢萬里風驅下瀨聲病中云向空咄咄煩書字忘世滔滔莫問津謫居云野日蒼茫悲鵩舍木風陰濕弊貂寄陳秘監歸泉州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里江山賀監歸宿山寺云落月低樓閣歸雲擁殿廊

梁周翰應制云百花將盡牡丹拆十雨初晴太液春黃苑

題人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拆春山幾焙茗旗香
鄭文寶郊居云百草千花路斜風細雨天重經瓞所云過
闕已躍𢹂蒱馬候喘蹴鬅兔房洛城云星沉會節歌
鍾草天半上陽烟樹微膽張靈州云越絶晚殘蝴蝶夢
單于秋引畫龍聲長安送別云杜曲花光濃似酒灞陵
春色老於人送人歸湘中云滿帆西日催行客一夜東
風落楚梅南行云失意慣中還客酒多年不見侍臣花
棲靈隱寺云猶留井竈飄仙界擁雙溪接落海邊鳴送人
知韶州云碧落春風老朱陵古渡頭永熙陵云承露氣
清騎送日觔校人靜鳥呼風邊上云鬓間相似雪峰外
寂寥烟

薛映送人知鄂州云黃鶴晨霞樓起陀頭秋草逸碑荒
吳仮送朱致政云洛殿夜涼初閣筆渚宮歲晚得懸車
劉師道寄別云南浦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與張
必云父師金馬客勍敵玉溪生荷花云有路期奔月無
媒與嫁春殘花云金谷路塵埋國艷武陵溪水泛天香
寄陳龍圖云晨瞻北斗天何遠夢斷南柯日未沉歎世
云野馬飛空日醞雞舞蹋天春雪云青帝翠華沉物外
素娥孀影帛雲端咏雪云三千世界銀成色十二樓臺
玉作層湘中云逝波帝子魂何在芳艸王孫怨未歸
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曉綠浮鸂鶒萬樹春紅叫杜鵑贈蘇
承旨云金鑾後記人爭寫玉署新碑帝自書

李建中送人云山程投館聞鴻夜水國還家欲雪天
李維渚宮亭云故宮芳草在往事暮江流朱致政云清朝
納祿猶狂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和人贈馬太保云轉盼
廻嵓雷分鬢碍躑毛寄洪湛云謫去賈生身徙否秋來
潘岳鬢斑無
姚鉉錢塘郡云踈鍾天竺曉一雁海門秋
陳堯佐潮州召還云君恩來萬里客路出千山送种放云
供帳開天苑傳呼度國門送人越州云風樵若耶路霜
橘洞庭秋送朱荊南云部吏百蠻通齊里從兵千騎屬
鞬櫜
錢熙送人金陵拜掃有云鶴歸已改新城郭牛卧重尋舊
塋田

丁謂和錢易曰珊瑚新筆架雲母舊屏風送章安南云梅
花過嶺路桃葉渡江船送章明州云泣珠泉客通闤市
種玉仙翁寄版圖送陳荊南云楚子夢雲參閣密郢人
歌雪射堂開
錢易書事云雙峰上簾額獨鵲裊庭柯芭蕉云綠章封事
緘初啓青鳳求凰尾乍開
梅詢陰陵云千里漢圍合一夜楚歌聲
李堪春題村舍云犬眠花影地牛牧雨聲坡
蘇為送劉瑞州云夜浪珠還浦春泥象印蹤
朱嚴贈徐常侍云寓直有誰同騎省立班獨自戴貂冠

陳越侍宴云千鍾人既醉九奏鳳來儀與劉慘云莫京城
下酌不廖洛中吟送李秦州云擁路東方騎懸腰左頷龜
王曾送李駙馬拜陵云人畏軒臺久春歸雨澤多
李堪哭韓黎州云桐鄉留語葬銘路在生悲送周建州云
海月隨帆落溪花逐驛流送人行云雷風有約青蚪起
霜露無情紫蕙枯退居云雨容絲桐潤潮平釣石沉
陳詁閑居云籠雞對客語羅雀繞門飛
呂夷簡早春云梅無驛使飄零盡草想王孫取次生九日
呈梅集仙人云人歸北闕知何日菊映東籬似去年寒
食云人爲子推初禁火花愁青女再飛霜
宋綬送人知江陵云奇才劍客當前隊麗賦騷人託後車

送人知洪州云江涵帝子鬟飛閣山際真君鶴馭天送
周賢良云楚澤傷春怨鷓鴣長安索米愧侏儒
趙復送晏集賢南歸云船官風破浪關吏鼓通晨
晏元獻與張臨川云雞邊荊芥先生醉桑下雛嬌稚子仁
又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別魂銷送李明州云驛客登山
知有助泰源難大吏相聞送人知洪州云千斗氣沉龍
巳化置芻人去榻猶懸並同前
江任送人云珠盤臨路[illegible]手印入鄉提玉堂詩話
焦宗古送人遊蜀云芳樹高低啼蜀魄朝雲濃淡楚巴天
贈周賢良云南陽客自稱龍卧東魯人應歎鳳衰
林逋湖山云片月通蘿徑幽雲在石牀

周啓明近臣褒愈云一九重宇樂五返使人車送皇甫提
刑云鴟夷江上會田稔牛斗星邊晉索空
錢惟濟太一宮醮云林下焚香連宿霧樹間鳴珮起樓鸞
從駕西巡云曉陌壺漿瀰春風騎吹長故主第云鳳簫
通瑤漢星斗辯靈源
錢昭度村居云黃蜂衙退海潮上白鶴戰酣山雨來大寒
云雨被北風吹作雪水愁東海亦成冰金陵云西北高
樓在東南王氣銷梅花云東北風吹大庾嶺西南日映
小寒天雁云三年別館風吹入萬里長沙月照來秋遊
華山云人間路到三峰盡天下秋隨一葉來
南鄭驛丞云青鳥幾傳王母信白鷺曾換右軍書將至京

云近聞已瞻龍虎氣思鄉猶望斗牛星
楊黎州赦至云山川百蠻國兩路九天書寄遠云胡越自
為遐邇國參商不是別離星自遣云天上羲輪都易識
人間堯曆自難逢哭備屯田云部中車雨春無潤天上
星郎夜損光感憶云頓纓狂走鹿吐沫倦遊鱗心知云
遠別苦驚雲聚散相逢多悟月盈虧自咏云剛腸欺竹
葉衰鬢怯蘆花淚云一斑早寄湘川竹萬點空遺峴首
碑竹簟云若非琥珀休爲枕不是琉璃莫作屏春晝云
人歸漢后黃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並同前
牧之寄人云世味嫌爲枳時光笑落蓂閒居云歌懷傲牛
起書慣抱麟成蟬云二子自不食三閭何獨清登樓云

遠水淨林色微雲生夕陽歷云已傷花捐滿休妬畫屏
飛 菼苑
西洛古都荒基廢落遺迹依然見於詩多矣惟錢文僖公
一聯最為警策云日上故陵烟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
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屬張相齊賢家龍圖歸
終日與客宴其間惟鄭文寶工部一聯為警絕云水暖
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减王維杜甫錢
詩好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若及
此者亦少 歐公詩話

詩話總龜卷之十二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十三

警句門中

楊文公云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學者慕之得其格者蔚
為佳詠二公麗語頗多如惟演奉使途中云雪意未成
雲著地秋聲不斷鴈連天又云客亭蕨見名衣短村酒
那能辯聖賢送僧遊天台云霜含孤烟起行衣夢雨凉
幷州詩云戈矛巡霧多饒鼓宴蘭衣草衛雨詩云平檻
曉波吳檣渡遠城春樹越禽飛聲南安云歸人南浦多
春艸越鳥棲枝有早梅劉潭州云坐激鮮飈湘竹曉檣
含凉雨越禽歸李大僕北使云漢幟隨移帳燕鴻半解
鞍何袁州云疎鍾靜起軍城曉華表雙高木國秋陳江

陵云深沉蛛網通歸夢寥寥春山接去舟太乙宮云神
庭古栢啼烏起齋室靡蕪宿霧通送人云思滿離亭酒
魂銷客舍烏高泉州云東南地迥宵烽息西北樓高曉
望迷章分寧云小雨郊原連苦霧夕陽樓閣照丹楓東
封應制云羽毛襄野儀容喜郡民送子知處州云輕
颸使車遠明月直廬空張僕射判河陽云綠野桑麻遍
四水黃堂歌吹擁千兵孫永與云魚尾故宮迷艸樹龍
鱗平隴自風烟漢武云立候東溟邀鶴駕窮兵西極待
龍媒公子云歌香南國桃根曲馬過章臺杏葉韉樓花
云欲作飛烟散猶憐及眼遲荷花云泪有鮫人見魂須
宋玉招禁中鶴云天淵風雨多秋思遼海烟波失舊期

留題云有時盤馬看尤懶盡日投壺笑未廻又云春瘦
已寬連理帶夜長誰有辟寒金元夜云九枝火樹連金
鈌萬里霜輪上璧璫馮延州云沃野桑麻滋細雨嚴城
鼓角送斜陽劉錡直華中云兩勢宮城閑秋聲禁樹多
陝州從事云角迴含秋氣旛長斷塞塵周賢良云崎嶇
一乘傳憔悴五羊皮南鄭云渝舞氣常傳漢俗丙魚味
美敵吳鄉李太僕云惟月鵷曹重占星使者賢送僧云
捲衲城鐘斷搘筇岳雨寒僧惠崇云醉今難同社仙翁
肯換書葉金華云禾黍蔽野鳴雞雉高柳含風響草蟬
劉澧州云坐席久虛溫樹老心推無奈楚風長又云沙
禽兩兩穿鈴閣江艸依依接射堂九隴云溪殘未破氷

生硯爐酒新燒雪滿天又周賢良云春風亂蕊韓夕露
一鴻冥張嶺南云山月愁猿子風濤怒蜒魚西延云龍
駕昌明御天旗太乙神張婺神云大野鐵星分婺女清
風萬古感類烏臺南安云嶺雲夏變梅蒸旱越雨秋藏
桂蠹多西京首坐云滎河帶繞中天闊空樂星懸大士
居題雪云劉伶醉席梅花地海客仙槎粉水天利州轉
運云鴟蹲野芋誰為丑雪積泉鹽久置官金分李云鶴
伴鳴琴公事晚烏隨調角戍城秋楊廣州云朱飾兩轄
巡屬邑乘留雙筆在中臺閣云三壤月臨承露掌九鶴
烏繞守宮槐又云酒供硯滴濡毫冷火守更籌添漏長
雪月云已回鄰面三年粉又結寒絲幾許泉汾陽道中

云鼓音記里縲阡遠舞節鳴鑾望步隨相洪州云桃葉
橫波人共醉劉光衡斗獄常空李秦州云右撫獨登溫
樹塞前桂雙抗嶺雲高劉潭州云洛田荒二頃楚浪漲
三篙權花云吳宮何薄命楚夢不終朝宮詞云難消守
宮血易斷舞鸞腸又云紅綃層臺晚螢飛夏夜深夏日
云雲容依變千峰陰草色相沿百帶長新蟬云聲濃年
舒宮女髮蚊鬢全解羽人尸公子云行庖虞蛾膨胡熟
未埒鑄金血汗驕明皇云梨園法部無胡部玉輦長亭
更短亭荷花云瀾褶無限水障樣幾多風留題云荷心
出水終無定蘋葉夜風又自持又云深井風高蛛壞網
杳園春暖燕爭泥味梨云先時櫻熟煩羊酪遠信梅酸

損厭肇洞尸云密鎖香風浮屬尹亂飄梨雪曉來天賜
希畫云吟餘雲散葉坐久塵遺屯夕陽云塞迴橫塹木
江清照葉丹國中云龍會思隱樹洞大識秦人柳絮云
平沙千里經春雪廣陌三條盡日風高僧奏云風蕭鶴
笑厨烟絕月樹鳥驚飛料峭燈夕云金徒抱箭當壺水
王守風來滿砌螢禁中云萬年宮省樹五色帝家會
暖居詩句尚切對然氣韻甚卑鄭綮山居云童子病歸去
鹿麛寒入來自謂銖兩輕重不差有人作梅花云強半
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曉來天對獨難偏亦有佳處
李焞老家有李授與饒州刺史封渤仲容叔露聯句揆筆
力遒勁詩亦大佳略云光踐達瀛閣臥疴淮海濱偶逢

鄱陽守宛是鄱陽人又云共仰新侯伯同聯舊宰臣又
云鄉路輮思北客林巷喜南
王爽字季明王孝伯問曰古詩中何句爲最佳爽未對孝
伯曰所遇無故物安得不速老此爲佳
楊巨濟詩曰爐烟添柳重宫漏出花遲當以下句爲試與
人詩題濟本作源
晏元獻稱國初待詔云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張安道
亦稱紅塵三尺險中有是非波
晏臨淄宴集詩最多有一聯云春風任花落流水放杯行
惠崇遊長安云人遊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不減馬放降來
地鵬盤戰後雲

景祐三年後苑生雙竹宣宰相從臣賦詩知制誥李絢有
詩云日廻龍並影風過鳳聯聲衆嗟賞之前並詩史
嘗和杜祁公致仕詩云妝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
間亦佳雲齋廣錄
李元膺遊春詩云夾道桃花三月暮馬蹄無處避殘紅其
標致如此
陳臺杜默預東平郡宴太守請賦海棠詩默云倚風莫怨
唐工部後裔寧知不解詩坐客歎服詩史
臧謀梅花詩云綠楊解語應相笑漏洩春光却是誰人皆
誦之
淇川人楊萬畢字通一作閑梧桐夜雨詩云千里暮雲山

巳黑一燈孤館酒初醒客實之意盡於此
華州華陰縣寧詩戈於縣廨闢一軒名曰增明取韓文公
遠岑出寸碧遠目增雙明之意狗客姚太虛謁許公因
書云遠岑寸碧尚增明何況雲峰三十六
楊茂卿詩云河勢崐崘遠山形菡萏秋誠佳
錢昭度燈詩云繡被旁鶩中酒處朱門人語上朝時未若
船中閑鴈洞庭夜床下有蛩長信秋意格清遠
昭度又有聞角詩云風欲拋高雨壓沉黃昏前後五更深
議者云此亦句之優者
王文穆罷相帥朝士皆有詩陳從易詩最佳云千重浪裏
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

景祐末吳叔夏鄭公守長安梅聖俞送詩云亞夫金鼓從
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鄭公獨刻此詩于石
范景仁嘗爲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輕行入蜀
故人李才元知梓州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
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嵋青城下巫峡出荆門
歲暮乃還京師在道作詩二百五篇有云不學鄉人誇
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一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范希文於江上見一漁父意其有德隱者也問姓名不對
但留一絕云十年江上無人問兩手今朝一度叉當前
閩嶺孟貫爲性踈野不以名宦爲意嘗篇章大諫楊徽之
稱之如寄張山人草堂云掃葉林風後拾薪山雨前

韓襄客者漢南女子爲歌詩知名襄漢間孟浩然贈詩曰只爲陽臺夢裏狂降來教作神仙客襄客聞然詩曰連理枝前同設誓丁香樹下共論心先公熙寧中過廣使成尭錫見遺不服剌此聯於果肚上其下復剌丁香連理男女設誓之狀廣人重此句爲佳製詩史

開元中將軍宋清有神劍後爲邛州牧李廣琛所得哥舒翰求之廣琛不與贈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未忘酬南部

廬草人陳沉立性僻野不接俗士黃損熊皎廬中師事之寒食後云罷却兒女戲放他花木生閑居云掃地雪粘箒耕山鳥怕牛題水云點入旱雲千國仰力浮塵世一毫輕齊己贈沉云四海方磨劍深山自讀書雜載

張覲性沉靜未嘗艸書自詠曰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眞書以爲着題桂苑雜錄

太上隱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從問其姓名不答留詩一絶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古今詩話

宋之問貶黜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曰鷲嶺欝岧嶤龍宮鏁寂寥未得下聯有老僧燃燈坐禪問曰少年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欲題此寺而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之問誦之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遥霜薄霜初下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僧一聯乃篇中警策也遲明訪之已不見寺僧曰此駱賓王也

張俞成都人蜀以賢良稱之有詩行于世題武侯廟云高光如有嗣吳魏豈勝誅又題御愛山云可勝亡國恨猶有愛山心題洞庭湖云萬頃碧波看不盡一拳孤岫望中明皆佳

劉夢得有蜀吟曰巴人淚逐猿聲落蜀客舟從鳥道回姚合道李亭子詩云南陌遊人回首去東林道者杖藜歸不言亭亦佳

王摩詰酷好畫山水其畫山聳谷遥雲浮水飛意出塵外嘗自題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李璟定爲妙品上上同前

李益詩名早著征人早行篇好事者畫爲屏障如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天下歌之

胡擢詩善狀花木鳥獸飄然有物外意嘗謂人曰吾思苦於三峽聞猿吟曰甕中每臨逍遥樂筆下閑偷造化工

唐南蠻侵軼西川僖宗幸蜀屢爲患以女下降蠻喜其姻聯大國遣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高駢自淮海飛章云南蠻心膂唯此數人請留而鴆之迄僖宗還京無虞用駢計也楊趙輩各有詞藻途中云風裏浪花吹更白雨中山色洗還青海鷗聚處窻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時有佳句如梓州進士楊諤
天聖八年省試蒲車詩云草木驚皇轍山能護帝輿是
歲下第景祐元年省試宣室受釐詩云願前人主席一
問洛陽人是歲及第未幾慶曆二年韓欽試動門賜戟
詩云凝鋒晝翻轉交鉞采文繁范景仁曾見真本云迎
鋒晝翻轉映日采文繁始兩存之蘇州進士王佃試通
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擬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悟
垂意在蒼生有古諷諫意是年奏名甚高御前下第二
十年始第壽卒滕元發皇祐五年御試吹律聽軍聲詩
云萬國休兵外群生奏凱中又作西旅來王詩云寒日
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偉聞漢都護歸奏萬年觴核為場

屋所稱楊詩有題驪山云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
孟蜀王時花蕊夫人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甫於館中得七
言三十餘篇大約以王建詩云廚船進食簇時新列坐
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魚人又月
頭分給買花錢滿殿宮娥盡十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
羞急過御床前 並同前

楊文公在館閣時占城進獅子例進詩文公云渡海鯨波
息登山豹霧清 雜說

章獻太后挽辭數百首唯石曼卿一聯首出曰震出坤柔
變乾成太極虛太后稱制日久仁宗端拱至是始親萬
機曼卿詩切合時宜又不畢長樂也 古今詩話

嘉祐中劉諷都官簡州人方年六十三致仕夫婦徙居賴
山謝景山有詩送云移家尚恐青山淺隱几唯知白日
長朱公綽詩云辣州楚來應見史疏金散盡只留書

潘天錫員外與沈郎中宅相鄰同遊古觀分題天錫云風
便磬聲遠日斜樓影長沈云松欹晚影離壇草鍾撼
秋聲入殿風 郡閣雅談

唐宣宗宴陽賜群臣宴詩曰款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賢傾
心方倚注協力共安邊魏謩應制云四方無事去神豫
抄秋來八月寒光動千山霽色開宣宗嘉之 南部新書

魏野啄木云千林啄如盡一腹餒何妨有詩人規戒之風
閑居云晝喜栽花活童誇鬪草贏得野人趣非急務故

也又云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有嫌燒葉
貧寒太甚改葉為藥不惟壞此一句并下句亦減氣味
所謂求益反損也贈司馬君實云文雖如古道貌不似
貧家人鹽空甕酒稅越官有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淡於
秋遠陌初窮見渡頭猶賴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
愁非狀難寫之景乎

寇萊公年十九進士及第知東巴縣詩云野水無人渡孤
舟盡日橫又為江南春詩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艸
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膾
炙人口 古今詩話

李長吉歌云天若有情天亦老以為奇絕無對石曼卿云

月如無恨月長圓
九華山人熊皎能詩早行云山前猶見月陌上未逢人山居云果熟秋先落禽寒夜未棲閑居□□遇野□□為藥靜見樵人恐是仙又云厭聽啼鳥夢醒后慵掃落花春盡時 雅言雜載

李範關中人善章句為道傍木云雖當南北路不礙往來人經王山人舊居云鶴歸秋漢遠人去草堂空秋日江干遠望云清猿啼遠木白鳥下前灘暮秋懷故人云天涯故友無來信窓外梧桐空落花江寺閑書云釣叟無機沙鳥睡禪師入定白牛閑 同前

丁晉公在朱崖有詩數十篇號知命集有曰草解忘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 古今詩話

陸子發言懷云薄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況莫來休士君子莫不賞味其意 青瑣集

湘南詩僧文喜為失鶴詩云一向亂雲尋不得幾番臨水待歸來上澤州劉相大稱許

河外僧清暗春日即事云宿鳥歸花影潮魚没浪痕郊外晚菊云叠浪支層漢殘陽補斷霞上貢侍中遂從稱

范德有子七歲能詩夏景云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方干曰必不享壽未十歲而終

劉昭禹字休明婺州人為詩刻苦不憚風雨有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吉其不虛耳 並同前

滕級字熙績十歲詠棋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識者見之曰必垂名於後 郡閣雅談

梁鉉裴諧俱有詩名鉉官至補闕諧終於桂嶺假官宰同作湘江吟鉉詩云吟餘潮入浦坐久燒移山諧詩云風回山火斷潮落岸冰高經杜甫墳說云擬搖抓墳破重教大雅生諧曰名終埋不得骨且朽何妨景同而語意俱別

呂文穆公未第時嘗遊一縣忘其縣名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其警句客舉一篇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呂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因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歐公詩話

許致殿丞及第後忽心恙為詩亂題房壁云有濕難求佛無機好學禪又江上對月云江使不來秋練淨月娥長在夜珠寒

詩話總龜卷之十三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十四

警句門 下

石曼卿以詩酒豪放得名嘗獨行京師俄有豪士揖曼卿語已而曰公幸過我家曼卿諾豪士顧從騎載曼卿同行入委巷前抵大第三四門乃至內堂庭戶宏麗莚設錦繡侍女珠翠延飲求曼卿書字曼卿醉後書其詩篝筆驛等數篇豪士甚珍愛之贈曼卿金帛可直數十百千使從騎送歸初不知其誰何後日尋迹不省所居閭里人不能知他日復遇之塗又以金數十兩贈曼卿云篝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佳

歐陽詹乾德中獻野史投黃崗字有詩行於世聞猿云啼猿非有恨行客自多悲聞笛云不知吹者意何以聽人心卧屏云橫琴遮遠洞舉手出高峰公宇盧云漁家合得兩三壟公退徐吟思倍清官滿不將歸舊隱蕭蕭留與後人聽 雅言雜載

緣島雲少後浮屠詩尚奇險如拋芥子降蜅拂拂折楊枝

滉醉猩猩盡出前輩 雅言

湖南日試萬言王璘與李群玉校書相遇於岳麓寺群玉揖之曰公何許人曰試萬言[redacted]群玉曰與公聯句可乎璘曰惟子之命群玉破題授之曰芍藥花開菩薩面璘繼之曰棕櫚葉散夜叉頭

東坡云兒子邁幼嘗作林檎詩云熟果無風時自脫半窓

迎日開先紅於等輩中亦稀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時出新句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 百斛明珠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為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行寺醉打老僧門皆可愛予幼時學於道士張易簡觀中伯祥與易簡往來嘗歎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何以知之 同前

狄煥南岳石樓曉望云數點當秋霽不知何處峰題岳路松云一峰雨聲歸洞去兩條翠色下瀟湘 雅言系述

曾豫長沙人依逸人王元為詩友宿玉泉寺云山偷半庭月池印一天星君山云翠壓魚龍窟寒堆波浪心

蔣鈞字不器檮曇道人與劉洞陳甫為詩友寄柳宣云因借旁書過竹寺學耕秋栗繞茆原戎昱詩有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門外有芭蕉鈞代答云芭蕉葉上無愁雨自是多情聽斷腸

史虛白嵩洛人廖凝寄之詩曰飯僧春嶺蕨醒酒雪潭魚終於淦浦

林楚才賀州富川人贈致仕黃損詩云身閒不恨辭官早詩好常甘得句遲

陳甫字雅岳吉水人贈黃岩云清時不作登龍客綠鬢閒梳傍草堂潭江感懷云一雨洗殘暑萬家生早涼村居云春鳥歸巢急寒牛下隴遲詩云箕吟千百首方得兩

三聯
高元矩宣城人贈宣城宰云硯貯寒泉碧庭堆敗葉紅贈
徐學士云鶯掠琴絃穿靜院吏收詩草下閑庭
楊晁字爲之閩人山中即事云背日流泉生凍早逆風歸
鳥入巢遲
李平閩右人讀武帝內傳云龍髯已斷嫦娥老豹尾不來
岐路長閑書云至人無夢夢不到天道惡盈盈有餘
曹松衡陽人題衡山尋仙觀云千年松引東陵鶴三級芝
田草木香贈陳先生云讀太元經秋醮罷註參同契夜
燈微經羅大夫故居云鹿眠荒圃寒蕪白鵶噪殘陽敗
葉飛

秘館以上巳日會西池王仲至有二詩張文潛和之最工
云翠浪有聲黃帽動春風無力綵旗垂秦少游云簾幙
千家錦繡垂仲至笑曰此詩又待入小石調也少游有
煩遶少書陳迹更屬相如賦上林之句諸人亦為難及
山谷曰余作兩句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
未知可贈誰不能成章 王直方詩話
有以長韻詩上王仲至其一聯云狗監傳新賦雞林購近
詩屬對頗工而終篇無若此者言辭鄙陋殊可絕倒豈
所謂寸有所長耶
舒王和人歌曲有暖字韻一篇余清老云更有一篇只記
一句云夕陽到處花偏暖及賓代一小兒賦花糕詩一

絕恨不得見
荊公在金陵嘗指壁上所題兩句云一水護田將綠
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張埍字叔和謂余曰頃一日到洛中謁潞公方飯後坐於
一亭亭邊皆蘭既見不交一談對坐幾時公方曰香來
也叔和以為平生所未聞潞公云凡香嗅之則不佳須
待其因風自至余始悟山谷詩云被拂不盈懷時有暗
香度
韓持國有云青烟人幾家綠野山四合當時無不傳誦
東坡云參寥善絕句有云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
翠微每為人誦後來黃州相聚半年京師故人以書相

遺曰知有僧在彼非隔林彷彿聞機杼和尚耶僕謂參
寥曰此吾師七字師號也
梅聖俞在禮部考校時和歐陽文忠公春雪詩云有蓄蟄
蝴蝶遶袍只紵麻用事如此乃可貴
余愛張文潛過宋都詩云白頭青鬢有存沒落日斷霞無
古今不減老杜
山谷有光山道中雪詩云山銜斗柄三星沒雪共月明千
里寒都尉王晉卿足成鷓鴣天云才子陰風度遠關清
愁曾向畫圖看山銜斗柄三星沒雪共月明千里寒新
路陌舊江干崎嶇誰歎客程難臨風更聽昭華笛簌簌
梅花滿地殘

舒王與吳彥律云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
自云此幾凌轢造物
張文潛謂余曰黃九云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
燈真奇語 並同前
詩云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王康功推官作
牛丞相奇章公初爲詩務奇特語至有地瘦草叢短句明
年秋卷成呈之曰有求色必報恐酒意乃伸益加能矣
明年乃上第因曰楊茂卿云河勢崐崘遠山形菡萏秋
此過華陰山下作初用蓮峰作菡萏的當而贍矣
劉禹錫佳話錄

蜀王建時楊義方能文詞爲春日詩云海邊紅日半離水
天外暖風輕到花贈王樞密云兩聲鞭自禁門出一簇
人從天上來 異聞錄
唐求劉郇伯有詩名唐求臨池洗硯詩云恰似有龍深處
卧被人驚起黑雲生又漸寒沙上路欲暝水邊村早行
云沙上鳥猶睡渡頭人已行詩思不出二百里間劉郇
伯爲范鄉郎中詩支范得句云歲盡天涯雨人而難對
劉郇伯曰人生分外愁范賞之鋑老于新津之東渡非
隱非吏二子亦可凌厲名場而死丘樊所謂蜀人無志
懷土正此也 北夢瑣言
余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爲冠曰陳無已其佳句可得聞乎
曰吾見其作溫公挽辭一聯便知其才不可敵曰政雖

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戱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
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尺澹抹墻腰月半稜次仲曰甚
佳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
仲乃服 並同前
舒王嘗寄蔣山元禪師詩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
自禪深 冷齋夜話

唱和門

熙寧間初作東西府望氣者云有天子氣及府成車駕果
幸張技以詩慶二府諸公荊公和云曾留上主經過迹
更費高人賦詠才 倦游錄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韻傳於世侍郎張公師錫次韻
成老兒詩曰髮鬢盡皤然眉分白雪鮮迴延客話偏
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假溫衾擁背借力
杖扶肩貌比三峰老年過四皓仙唤兒離枕上扶始到
門前每愛烹山茗嘗嫌打石蓮耳聾如塞纊眼暗似籠
烟宴坐飄扶几乘騎困䩞鞭頭摇如轉旋居動若抽牽
膠睫乾眵綴粘髭冷涕懸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揎抬
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
栽裾布嗔妻貫粉鈿房教深下幕床遣厚鋪氈琴聽辭
三樂圖張笑七賢看經嫌字小敲磬喜聲圓食罷羹

流枕盃餘酒帶涎樂來須遣罷戲甚到久相延褁幘縱橫
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
風牽口更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令鐫客到唯求藥僧
來忽問禪養來懸玉箸聽文晒發穩怒僕空睜眼嗔童
謾握拳心驚嫌踘跳脚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狖攤殘似
餓鳶觀膀多目眩舉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
牋已聞頒几杖寧更佩韋絃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
養和屏作伴如意佛相連久弃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
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稚臨床伴看書就枕邊冷懷
疑貯水虛耳訝聞蟬東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
坐末綺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雞皮塵旋

潰兒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省常思劉泗川喜逢迎佛會
羞赴賞花筵徑遠令移檻堦危索減磚好生焚鳥網惡
殺枓魚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葬冠悔不
勝狂顛 青箱雜記

牛僧孺將赴舉時投贄於劉禹錫對客展讀飛筆塗竄其
文居三十年禹得守汝牛出鎮漢南枉道汝求駐旌信
宿酒酣贈詩於禹得曰粉署為郎二十春向來名輩更
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鬭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
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
後塵禹得方悟往年改文卷之事和答云昔年曾忝漢
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為丞相倚

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之吾清風語笑頻猶有當時舊
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 古今詩話

長慶二年王起自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周墀及第後同
在翰林會昌三年起自僕射再放榜時周墀任華州因
寄詩賀叙同在翰林曰文場三化曾儒生二十餘年振
重名曾忝木雞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雖欣月桂居
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許暫
離營答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
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藝初
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峰之下有龔黃人以為
絕唱 廣卓異記

亭中寫蛾廉問鄂州春日除 祖筵上題文選兩句云悲
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是牋授賓從請續
其句坐中悵望皆不屬有酒妓泫然曰某不知欲口占
兩句乃曰武昌無限新開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客嘉
歎奪有贈盤僧詩云峙嶺東西煙霧合兩間茅屋一溪
雲師云耳重誰解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雅言雜載

會相磵鎮浙西日會湖中郡判官王柜舉進士嚴惲詩曰
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
為誰零落為誰開王仰其才調和曰花落花開人世夢
衰榮閑事且持盃春風底事輕搖落何似從來不要開
同前

龔穎自負文學少許可又談論多所折難知郢州士罕造其門獨丁晉公贄文求見穎倒屣迎迓酬對終日至于忘食曰自唐韓柳後今得子矣翌日丁獻詩於穎穎次韻和酬曰膽怯何由戴鐵冠只緣昭代奬孤寒曲肱未遂違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諫每傳朝客說五溪閑凭郡樓看祝公早得文場儁況值天墀正舞干 青瑣雜記

江西韋丹大夫與僧靈徹為忘形之契寄徹詩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峰前必共論徹酧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雲溪友議

白中令鎮荊南杜蘊常侍問長沙諸從事廣數致聘焉裴

酒酣獻晛公少不擇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地莫向尊前喜氣粗廬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職勝崔盧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賓筵語氣粗公極歡 摭言

梅聖俞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廬已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巳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云寂寞王子猷迴船剡溪路超遙戴安道月夕誰與度倒披王恭氅半掩袁安戶應調折弦琴自和撚髭句 百斛明珠

東坡云余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余醉臥舟中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慚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閑裏清遊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余書於文慶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卻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五年秀來惠州見予偶道其事 直方詩話

鄧洵美連山人乾祐二年中進士第與司空昉少保溥同年錫劉氏不禮歸武陵時周氏有其地且辟在幕府未幾司空氏自禁林出使武陵與洵美相遇贈詩曰憶昔詞場共著鞭當時嘗各占同遷闕河契闊三千里音信稀疏二十年君遇已知依玉帳我無才薄忝花磚時情人事堪惆悵天外相逢一泫然洵美和云詞場幾度讓長鞭又向清朝賀九遷品秩雖然殊此日歲寒終不改

當年馳名早已超三院侍直仍忻步八塼今日相逢番自愧閑吟對酒倍潸然相國歸闕舉僧載而辭以疾不行相國語同年少保公時在黃閣洵美在武陵又為詩寄之云衡陽歸雁別重湖銜到同人一紙書忽見姓名雙淚落不知消息十年餘綠衣我已從黃閣白社君猶著舊居南望荊門千里外暮雲重疊滿晴虛盧氏疑洵美漏洩密謀急遣捕易俗場官而遇害違隆初王師下湖湘相國復收衡陽道經易俗場作詩弔曰十年衣染帝鄉塵蹤跡仍傳活計貧高掛枝曾逐志假抛籃綬至終身侯門寂寞非知己澤國恓惶似故人今已向[illegible]歐平 雅言系述

山谷云金華俞清老名子中三十年前與予共學於淮南
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縫掖著僧
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予之僧名
紫琳字清老無妻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似為不難事然
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因賞戲和
清老詩曰索索葉似雨月寒過夜闌馬嘶車鳴鐸君動
不遑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
獨難于瞻每哦此詩以為妙 直方詩話
乾祐元年戶部侍郎王仁裕放王溥狀元及第溥不數年
拜相仁裕時為太子少保有詩贊曰一戰文場拔趙旗
便誇金榜無為白麻驟降恩何厚黃閣初開喜可知

跋勃羨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行遲押班長寧過相見
親押爭如未貴時溥和曰揮毫文戰偶搴旗待詔金華
亦偶為白社遷當宗伯還赤心旋遇聖人知九霄得路
榮雖極三接承恩出每遲職在台司多少暇親師不及
舊時 廣卓異記
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著花魯直罪
余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竟未曉此論當有知者
冷齋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十四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十五

留題門上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不允他日復叩便坐度其不可留
因詢曰卿去誰可代者申公曰知臣莫如主陛下自擇
堅問之乃引陳文惠曰陛下必欲得英俊經綸之臣則
臣所不知若圖任老臣鎮安百度周知天下事無如陳
堯佐仁宗然之文惠遂大拜極懷薦引之德因作燕詞
携酒過之申公使之歌焉詞云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
翩又見新歸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烟暝來何晚亂
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
主人恩重朱簾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文惠曰

莫愁調鼎事無功老於廊廟而醞藉不減昔任浙漕有
吳江詩曰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
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又碧瀾堂詩云苕溪清淺
雪溪斜碧玉寒光照萬家誰與月明終夜聽洞庭漁笛
隔蘆花 古今詩話
徐州漢與歌風臺詩雖多張安道詩最絕云落魄劉郎作
帝歸樽前一曲大風詞才如信越猶葅醢安用思他猛
士為 青箱雜記
臨潼朝元閣詩雖多唯陳文惠二韻首出曰高閣高閣迥
秋毫無隱情浮雲忽一蔽不見渭陽城
張退傅寄邵武時多遊僧舍至則吟詠忘歸題西庵寺曰

西庵深入西山裡尋得當年少客遊寒窓石叢錯小徑
涓涓雲竇瀉寒流松皆有節垂青蓋僧盡無心也白頭
欲刷粉碑書好字調男官冗不堪留題寶蓋巖寺云
身為冠冕流心是雲泉客每到雲泉中便擬忘歸迹況
此寶蓋巖天造清涼宅稅車官道邊誰知碩言適過建
穿縣洛陽村曰金谷花時醉幾場舊遊無日不思量誰
知萬水千山裡枉被人言過洛陽 並同前
張伯玉過姑蘇縣見太白十詠不及明月泉因題一絕曰
至今千古松猶伴數峰雲不見纖塵飛寒泉湛明月
陳文惠至古寺作詩曰殿古寒爐空流塵暗金碧獨坐偶
無人又得真消息 春明退朝錄

頴謝曾公之後所居亭泉石松竹創亭延客孟賓于留題
詩曰園林瀟灑聞來久欲往因循二十秋今日開襟吟
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 江南野錄
陳穎南昌人業進士題漢祖廟曰項羽英雄猶不懼可憐
容得辟陽侯得狂病而卒 同前
長安慈恩寺浮屠前後題詩多矣唐文宗朝元微之白樂
天到塔下見章八元所留詩悉令除去諸家牌惟留章
詩詩云十層突兀在虛空四十門開面面同卻怪鳥飛
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
似出籠落日鳳城佳氣合滿城香樹雨濛濛 鑑戒錄
陶雍典雅州送客至情盡橋改為折柳橋題詩曰從來

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從他
離恨一條條
施肩吾題友人閑居詩曰花眼綻紅斟酒看藥心抽綠帶
烟鋤
夫差廟折姑蘇臺未殞成陳羽題詩曰姑蘇臺畔千年木
刻作夫差廟裡神帽蓋寂寞塵滿不知簫鼓樂何人
並同前
陳羽姑蘇臺詩云憶昔吳王爭霸日歌謠滿路上蘇臺三
千宮女看花處人盡臺空花自開
賀程詠君山詩曰曾遊方外見麻姑說道君山此本無云
是崑崙山頂石海風吹落洞庭湖 鑑戒錄

劉象詠仙掌詩曰萬古亭亭倚碧霄不成擎亦不成招何
如掬取蓮池水洒向人間救旱苗 同前
砌臺即今擬探臺也王侯家作以為睎觀之戲唐張籍詩
云爲望臨香閣登高下砌臺林間路青者席上意錢來
即知唐來有之太祖朝大王都尉家其子永裕幼時其
父戲補砌臺使詠苑
楊文公罷虔州過饒州餘干縣登干越亭前瞰琵琶洲後
枕忠禪寺天下絕境古今留題百餘篇張祐詩云扁舟
亭下駐烟波十五年游重此過洲嘗露沙人渡淺樹梢
藏竹鳥啼多層瀾漲水痕猶在舊板題詩字已訛況是
高秋正圓月可堪聞唱異鄉歌劉長卿云天南愁望絕

亭下柳條新落日獨歸鳥孤舟何處人生涯拔越崎世
業陷胡塵草色迷征路鶯啼傍逐臣秦吞楚並白首楚諸
憶青頰香香鐘陵暮悠悠鄱水春獨醒翻取笑直道不
容身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滄海一窮
鱗流落機心盡空憐鷗鳥親 黃魏苑
江邊詠史云秦築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
里連雲際不及堯階三尺高何光遠稱此詩卓絕千百
集中無以加 詩史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千百丈石如染黛陽朔縣尤
佳沈彬有詩云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
處爭如陽朔好碧蓮峰裏住人家觀此山水可知 同前

淮陰廟題者甚多惟錢諫議昆詩最佳築壇拜日恩雖厚
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早知同鳥喙將軍應有五湖心
青箱雜記
歙州問政山聶道士所居嘗有人陟險攀蘿至絕壁於岩
下嵌空處見題詩一首雖苔蘚昏蝕而文尚可辯題云
黃台詞不知台何人也千尋練帶新安水萬仞花屏問
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不多塵土到人間壺懸仙島吞
舟罷梳浸星宮沉水閒寶籙函封金條帶絲縷縱鎖玉
連環靜張棋勢歸還打陳考仙經補又刪床並葛鞋寒
兔伏牕橫櫪几老龍蹤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聽琴夜
撼欞艸碧潭思句曲松昏紫氣度深關龜成殘甲毛

猶綠鶴化幽關頂更殷阮洞神仙分藥去蔡家兄弟寄
書還黃精苗倒眼青鹿紅杏枝低掛白鷴客易煮茶供
客用辛勤栽果與猿攀常尋靈異通三島擬過流沙化
百蠻新隱漸閒侵月窟舊林猶悅枕沙灣手疏俗禮慵
非傲肘護靈方舊不慳海上使頻青鳥黠篋中藏久白
驢頑節杖鏤枝葛蒲節笋梳高髻玳瑁斑花氣薰心香
馥馥潤聲聆耳冷潺潺高墳自掩浮生骨短髮難窮不
死顏早晚重逢蕭嶋客頭隨芝蓋出塵寰台國初時任
屯田員外郎世有全篇
荊門軍玉泉山寒泉亭題者甚多有一篇最佳而忘其姓
名詩云朔風凜凜雪漫漫未是寒時分外寒六月火雲

天不雨請君來此倚闌干 雲齋廣錄
張宗尹為長安令時鄭州陳相尹京兆宗尹嘗以事忤公
意公有別業在鄭杜閒宗尹書一絕于壁云喬松翠竹
絕纖埃門對南山盡日開應是主人貪報國功成名遂
不歸來有人錄以告公覽而善之待之如初宗尹嘗有
詩云大書文字隄防老剩買田園准備閒 倦游錄
臨潼縣靈泉觀唐清華宮也自唐迄今題詠不可紀小杜
五言長韻并三絕泊鄭嵎津陽門詩外唯陳文惠張文
定及進士楊正倫詩最佳文定詩云當時不是不窮奢
民樂昇平少嘆嗟姚宋未亡妃子在歷埃那得到中華
文惠詩云百首新詩百意精不尤妃子只尤兵爭如一

句傷時事只爲明皇侍太平正倫詩曰休罪明皇與貴
妃大都衰盛兩相隨惟憐一派温泉水不逐人心冷暖
移又鄭文寶詩云只見開元無事久不知貞觀用功深
皆爲知音所賞
鄜州東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傳舍曰相思舖令狐楚詩曰
誰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往來多只應自古征人淚
灑向空洲作碧波並同前
韓魏公自中書出知州於居第作狎鷗亭永叔以詩寄曰
豈止忘機鷗鳥信釣陶萬物本無心魏公喜曰余在中
書進退並默未嘗置心於其間永叔可謂知我古今詩話
呂文靖詩曰賀家池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

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賀家池即賀監所賜之湖
詩後爲風雨所損惜乎寺僧不留雜誌
唐人徐凝多吟絕句曾吟廬山瀑布詩云瀑泉瀑泉千丈
直雷奔入江無暫息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
色題處州縉雲山鼎湖詩云黃帝旌旗去不回空遺片
石碧崔嵬有時風捲鼎湖浪散作青天雨點來後無題
者郡閣雅談
權審常侍著詩千首常題山院曰萬葉風聲利一山秋氣
寒曉霜浮碧甃落日度朱欄貢父詩話
江南道士任右元能篆見人題常州忠烈王廟詩一絕云
松竹蕭蕭野笛悲寂寥水雪對旌旗前山月夜陰風起

神去神來人不知時人不會其意毀其碑元厚之篆
于石后愈無識者因此湮滅郡閣雅談
鄧仙客死葬麻姑山人謂尸解遊人題詩多矣有一少年
一絕不言姓名但云天嶠遊人詩曰鶴老芝田雞在籠
上清那與世塵同既言白日昇天去何事人間有殯宮
鄧名稍藏雲溪友議
三鄉題不知誰氏題云余本家若耶溪東從良人西入函
關寓居新昌里第不幸良人已矣遂然無依東邁歷渭
川涉滻水背終南涉太華經虢略抵陝郊皆曩昔謀遊
之地命筆輒題終不能脩其懷抱輪羣非女子事故隱
其名而不書爲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没妾空

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爲雨爲雲過此山和詩十一首陸
正洞云惆悵殘花怨暮春孤鸞舞鏡倍傷神清詞好箇
千人事疑是文姬第二身王祝云女几山前嵐氣佳
人留恨此中題不知雲雨歸何處空使王孫見即迷劉
谷云蘭蕙芬芳見玉姿路傍花笑景遲遲苧蘿山下無
窮意併在三鄉惜別時王絛云浣沙遊女出關東舊跡
新詞一夢中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回首向東風李昌
鄴云紅粉蕭娘手自題分明幽怨發雲閨不應更學文
君去泣向殘花歸剡溪王顏云無姓無名越水濱芳詞
空怨路傍人莫教才子偏惆悵宋玉東家是舊鄰李繪
云會稽王謝兩風流王子沉淪謝女遊歸思若隨文字

在路傍空爲感千秋張碕云洛川依舊好風光蓮帳無
因見女郎雲雨散來音信斷此生遺恨寄三鄉高衢云
南北千山與萬山軒車誰不念鄉關獨留芳翰悲前迹
陌上恐傷桃李顏章冰云來時歡笑去時哀家國迢迢
向越臺待寫百年幽思盡故宮流水莫相催賈馳五言
云碧玉字未滅聲長響不絕蕙質本如雲松心應素霄
耿耿離幽谷悠悠望甌越杞婦哭夫時城摧無此說雲
溪友議

吳門女郎真娘死葬虎丘山時人比之蘇小小行客題墓
多矣舉子譚銖題云虎丘山下塚壘壘松柏蕭條盡可
悲何事世人唯重色真娘墓上獨留詩

鄭仁表經滄浪峽題於長亭亭吏持牌乞詩題曰分陜東
西路正長行人名利火煎湯路傍看箇滄浪峽真是將
閒攪攪忙 摭言

蜀道有飛泉亭留詩甚多薛能佐李公過蜀道題云賈掾
曾經去題詩豈易哉悉打去詩板獨留李端巫山高一
篇 同前

元祐五年同景文義伯聖徒次元題竹上云結根豈殊衆
脩柯獨出林孤高不可恃歲晚風霜侵 百斛明珠

余初謫嶺南過田氏小園東門一峰豐下銳上俚人謂之
雞籠山余更名曰獨秀峰今過之留詩云倚天巉絕玉
浮圖肯與彭郎作小姑獨秀江南如有意要三二別四
方壺 玉局文

慈恩寺塔有唐人盧宗回一詩云東來曉日上翔鸞西轉
蒼龍拂露盤渭水冷光搖藥井玉峰晴氣歷闌干九重
金界望長安 古今詩話

江州琵琶亭題者惟夏鄭公梅公儀詩佳夏詩曰年光過
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哭何煩涕
淚滿青衫梅詩云陶令歸來爲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
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泣最多又葉氏女郎詩云
樂天當日最多情淚滿青衫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
更聞商婦琵琶聲 古今詩話

河中鸛鵲樓唐人極多唯王之渙李益暢詩最佳王云白

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李云
鸛鵲樓前百尺墻烟汀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沉流水
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短愁來一日即知長
風烟併在相思處滿目非春亦自傷暢詩云天勢圍平
野河流入斷山 同前

李建中恬退作詩清淡望湖樓詩云小艇閒撑處湖天景
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日孤鴻遠輕烟古寺
稀時勢一壺酒纔到晚涼歸西湖詩云漲烟春氣重貯
月夜痕深皆此類 古今詩話 青箱雜記謂望湖樓詩是蘇易在湖州作

潘邠老有登慶陽江樓詩云兩篋上層樓一目略千里說
者以爲着篋豈可登樓 直方詩話

陸龜蒙寓居潭州攸縣司空山好神仙事多辟穀累月題廬山瀑布云正源人莫測千尺掛雲端岳色吞天得神功栽亦難爲晴猶鳥浴秋射斗牛寒流到滄溟日翻濤更好看又春暮經石頭城云六朝多少事惟附思悠悠落日空江上子規啼渡頭蕭殘後壞壘烟霧接滄洲今古分明在那堪向九秋雍熙中服藥卒雅言雜載

李宏皐唐末入座善夷之子善夷左遷武陵宰卒於官宏皐携櫬歸故國途中值兵華爲馬氏擁入湖湘文昭王有功授學士至刑部侍郎每版奏至京辭臣降數李松相國器之後馬氏兄弟稍隙與弟宏節俱棄市少攻詩題桃源云山翠參差不遍花奔人昔在楚封疆當時避

世乾坤窄此地安家日月長草色幾經壇杏老岩花猶帶澗桃香他年倘遂平生志來著霞衣侍玉皇

任鵠字射巳富有學問題君山云不得揚帆路盤根壓洞庭波濤四面白雲外一堆青魚躍晴波動龍歸石洞腥纔期託名畫爲我飾爲屏送王正已歸山云五峰青柱天直下掛飛泉琴鶴同歸去烟霞到處眠鹿跳籬葉徑虎嘯夕陽川獨酌應懷我排空樹影連並同前

韓常侍爲郎吏日宣宗問曰卿有好詩如何得見韓稽首曰容至私第錄進乃選八十首進後以眼疾辭拜珥貂爲御史銜命出關路撫道中看華山有詩曰野麋蒙象暫如犀心不驚鷗角駭雞一路好山無伴看斷腸烟景寄猿啼御史出使不得與人同行故云無伴時補衮謝病歸山更寄織錦篇與薛郎中云錦字龍梭織錦篇鳳凰文采間非烟並他時世新花樣虛費工夫不直錢和人憶鶴云拂拂雲衣冠紫烟已爲丁令一千年留君且伴居山客幸有松梢明月天又和憶山泉云情多不似家山水夜夜聲聲旁枕流古今詩話

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橋橋南北多海棠有老書生家海棠叢間少游醉卧宿於此明日題其柱曰喚起一聲人悄衾枕夢寒窗曉瘴雨過海棠晴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椰瓢共舀覺傾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東坡愛之恨不得其腔冷齋夜話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十五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十六

留題門下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長橋對月
云雲頭焰焰開金餅水面沉沉卧彩虹時謂此橋非此
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舜元字才翁詩律遒勁而獨
罕傳與子美紫閣等聯句無愧韓孟恨不盡見之

李古少貧賤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副樞密除本州刺史
有登祝融峰云欲上祝融峰先登古石橋蹬蘭巘嶮處
取路到丹霄南唐近事

陳誼吉州人題螺江廟云廟裏杉松蘇颯風廟前江水碧
溶溶凭闌不見當時事落日遠山千萬重太平興國中

史館學士張齊賢出爲本道轉運使至其廟見留題詩
牌甚多俱打去獨留誼詩方知名郡閣雅談

郢中寺壁有鄭文寶詩親筆寒食訪僧舍云客舍愁經百
五春雨餘溪寺綠無塵杏花何處鞦韆鼓粉頰誰家鬪
草人木上碧桃流片段梁間歸燕語逡巡高僧不飲客
携酒來勸先朝放逐臣古今詩話

章碣題焚書坑云竹帛烟銷帝業虛昔年曾是祖龍居坑
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

舒州三祖山因葉雍離墓峭壁閒得詩乃杜牧之金陵懷
古云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戍樓空楸梧遠近千
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
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

范文正謫睦州過嚴陵釣臺作詩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
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繁知一聞樂天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書曰忠州
太守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
雲雨待清詞白公見詩邀知一曰劉夢得理白帝欲留
一詩於此怯而不敢罷郡經過悉去詩千餘首只留四
篇沈佺期曰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闇谷疑風雨幽
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曉潮落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
入夢人王無兢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陽徘徊作行
雨婉孌逐荊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霽雲無處所

臺館曉蒼蒼李端曰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虛中迴合雲
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渡水樹色遠連空愁向高唐
去千秋見楚宮皇甫冉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
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
不可聽偏在九秋中

金陵賞心亭丁晉公建也秦淮絕致公以家藏袁安卧雪
圖張於其屏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守無敢覬覦者後爲
太守竊去以凡筆畫廬鴈易之王密學琪來作守登臨
賦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清麗壯吳都昔人已化
遼天鶴舊畫難尋卧雪圖冉冉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
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此詩乃竊

竊畫者蕭齊也同前

蘇州崑山縣惠聚寺殿基乃鬼神一夕砌成殿中有僧繇畫龍每因風雨夜騰趠波濤傷田害稼鄉人患之僧繇再畫一鐵鎖之仍畫一釘釘其鎖至今人捫其釘頭尚隱隱唐乾寧初吳郡陸龜蒙五言題惠聚云大冀燃山小僧還愛寺巖巖高神氣力龍活客丹青同前

丁晉公舊有園在保康門外園內有仙遊亭仙遊洞與道士劉通往來遺作仙遊亭詩贈公云暮在仙遊亭上醉仙遊洞裏香無人他時鳴鶴歸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公莫曉其詩後公南遷道徑見公於崖方思其詩知為異人也古今詩話

洪州西山與滕王閣相對過客多留詩有僧題之者郡守曰詩無佳者何不去之守愕然曰能作佳句乎因為詩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殘夜碧新月半江無夕陽按言類載古今詩話此陳文惠公詩因天下既定作滑云筆錄本[illegible]閣兵僅舊垣春殿斷陳中丞作

真州即揚州之揚子縣古白沙鎮也祥符中丁晉公鑄聖祖天尊像遂為真州有儀真觀西一水縈迴南入大江號曰胥浦一曰三潮俗云子胥解劍渡江之所觀之記載使者以像在舟日方午潮水忽至今有午潮張去華有詩云聞說仙鄉接瀨鄉閑邀詩侶禮虛皇三潮寶派通前浦萬葉靈根蔽蜀岡天地香寅供瀉像江山迴合助靈祥五雲送入蓬萊島留與人間作道場

金陵昇元寺即瓦棺寺也在城西隅前瞰江面後踞崇岡最為古跡累經兵火略無彷彿李氏時昇元閣猶在乃梁時故物高二百四十尺太白所謂日月隱簷楹也

以州渡楊子橋介於江淮之衝南之瀟湘北走秦隴咸此取道古詩云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元稹相廉問東浙七年因題東武亭曰役役閑人事紛紛碎簿書功夫兩衙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疎因循歸未得不是戀鱸魚盧簡夫侍御曰丞相不戀鱸魚為好鑑湖春色春色請劉采春並同前

陳希夷題西峰云為愛西峰好吟頭盡日昂巖花紅作陣

溪水綠成行幾夜碧新月半江無夕陽寄言嘉遯客此處是仙鄉輪府名談

陳希夷題華山云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曾歎巨靈仙同前

王仲儀鎮真定惠愛在人罷日攀轅卧轍不得去題村寺曰官揺三年無枉理公私無濟不欺心如今受代朝天去遮路人人淚滿襟同前

裴晉公赴敵淮西題名於華嶽之闕門大順中戶部侍郎司空圖以一絕之云岳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鼙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認取晉公題古今詩話

開元初鄭瑤經慈恩寺題云岸與恩同廣波將慈共深涓

涓勞日夜長似下流心　南部新書

郴州城東有山高秀神仙蘇耽脩眞之所唐封爲蘇仙山觀有泉名曰橘泉元結詩曰靈橘無根井有泉世間如夢又千年鄉關不見重歸鶴姓字今爲第幾仙風冷露壇人悄悄地閑荒徑草綿綿如何蹑得蘇君跡白日霓旌擁上天沈彬詩曰眼穿林罅見郴州井里相連側局楸味道不來閑處坐勞生更欲幾時休蘇仙宅古烟霞老義帝墳荒草木愁千古是非無處問夕陽西去水東流　摭遺

鄭穀夫題吳江長橋云插天螮蝀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脊高　青瑣集

祝融招題甚多謝元云雲濕幽岩滑風梳古木香僧栖岩云閑雲四邊盡浮世一齋低

羅隱題金山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山云結宇孤峰上安禪巨浪間亦可亞張祜詩

潤州甘露寺有三賢亭乃劉備孫權曹操微時嘗會此羅隱詩云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過者心服焉　同前

衡州耒陽有杜甫祠過客題詩多矣歐陽文忠公獨稱徐介之詩云來接汨羅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凝傷往事斜日隱頹垣

巒邑扶溝有白鶴觀蘇才翁子美曾題二絶周元卽中知是邑愛之作詩紀其美公卿和者韓衞詩最佳詩云二蘇遺迹匿仙扃賢宰重來爲發明字欠半隨風雨駁氣豪猶入鬼神驚盲疑鸞鳳翥雲去不假江山到地清人對盛時猶自勉酒家顛草尚無名

三閭大夫屈平字靈均沉沙之處汨羅江在岳州境內正廟以漁父配享唐末有洪州衙前軍將忘其姓名題一絶云蒼藤古木幾經春猶祀祠堂小水濱行客謾陳三酹酒大夫元是獨醒人自後能詩者不敢措手

唐東京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朝玉眞公主所建女冠多上陽退宮嬪盧尚書有詩云夕照紗窗起暗塵青松遶殿

不知春讀看白髮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劇談錄

唐相段文昌家江陵少以貧寠脩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鐘輒詣謁食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届而不逮食後入登台座出連大鎮拜荊南節度使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鐘蓋爲此　北夢瑣言　古今詩話

觀此詩是舊相王播題揚州佛寺有全篇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前塵土面而今始得碧紗籠今言段文昌乃江陵人所傳誤

懷素臺在郡東五里橫隴之上唐開元中有僧懷素居是臺學者因謂之懷素臺今有墨池筆塚存焉裴說有題懷素臺歌云我呼古人名鬼神側耳聽杜甫李白與懷素文星酒星草書星永州東郭有奇怪筆塚墨池遺迹

在筆塚低低高似山墨池淺淺深如海我來恨不已爭得青天化為一張紙高聲喚起懷素書搦管研朱點湘水欲歸家重歎嗟眼前有三個字枯樹槎為梢蛇墨老鴉零陵總記

白沙驛在永州一百二十里祁陽縣下臨湘水西岸門外有亭以形勝盡在此也開寶初左補闕劉能奉詔之九疑維舟於此留詩云窓外秋聲湘瑟怨檻前竹色楚帆飛又云懶向九疑岐路望渡頭雲雨正霏霏

法華寺在永州東南一里高阜之上城郭尚縈交相掩映唐咸通中有陀頭蔣氏愛其地乃掩鉢行丐獲金帛鉅萬以創寺為名士無不留詠沈彬云地限一水巡城轉天約群山附郭來又孟賓于亞地人家凭檻見遠山秋色捲簾看可謂盡其狀

朝陽岩在永州城西南一里餘元結所名也以其東向日先照故名杜陵有歌云朝陽岩下瀟水深朝陽洞中寒泉清零陵城郭夾瀟岸岩洞幽奇當郡城荒蕪自古人不見零陵徒有先賢傳木石為娛安可忘長歌一曲留相勸又有牛叢詩云躡石攀蘿路不迷曉天風好浪花低洞名獨占朝陽號應有梧桐待鳳栖

瀟水在永州西三十步自道州營道縣九疑山中亦名營水湘水在永州北十里出自桂林海陽山中經靈渠北流至零陵北與瀟水合二水皆清泚一色高秋八九月雖丈餘可以見底自零陵合流謂之瀟湘經衡陽抵長沙入洞庭秦韜玉有詩云女媧羅裙長百尺搭在湘江作山色又云嵐光楚岫和空碧秋氣湘江到底清沈彬湘江行云數家魚網疏雲外一岸殘陽細雨中僧齊己瀟湘詩云二水遠難論從離到坎奔冷穿千嶂影清過幾州門又云月來無夜底雲度見秋痕何消有詩云瀟影數行秋早遠漁歌一聲夜深聲皆曲盡其妙

浯溪在永州北百餘里流入湘江溪水石奇絕唐上元中容管經略使元結罷任居焉以所著中興頌刻之崖石頗具顏書結復為浯臺石堂西峰西廡亭銘皆刻于石崖上皇朝乾德中左補闕王伸知永州維舟於此留詩云湘川佳致有浯溪元結雄文向此題想得後人難以繼高名長與白雲齊

淡塘在永州北三十里其水有九十九源昔有居人文潭好眾務穀乃築塘以灌田百姓利之立碑紀其功覇國時碑猶在塘中長興初黃損為永州團練副使見為別業有詩曰傍水野禽通體白飣盤山果半邊紅損去為居民劉氏所有並同前

鵞羊山在長沙縣北二十里本名東華山亦謂之石寶山上有仙壇丹竈湘中別記云昔郡人成君平年十五兄使牧鵞羊忽遇一仙翁相將入此山兄後尋至山中見君平因問所牧鵞羊何在弟指白石曰此是也遂驅起

令隨兄去旬日卻還山下後化為石今猶存焉因名此山為飛羊山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鍊丹尚留空壺鎮孱顏雲中雞犬仙應遠山下飛羊石轉頑湘渚幾因滄海變遼城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還來此盡遣飛騰上九關 幽閒鼓吹

醉鄉湘中別記云後漢時有人在此鄉忽然醉經三晝夜始醒猶有酒氣言與天神共飲乃爾後任陽羨令每言歲之豐儉無不驗俄亦仙去畢田詩云三宿酣神酎鄉名因此呼山中千日者自合是仙都 同前

水簾朱陵洞口有泉自洞而去巨石橫峨壁立千仞一派飛下如紋簾之狀畢田詩云洞門千尺掛飛流玉碎珠

聯冷噴秋今古不知誰捲得綠蘿為帶月為鉤 湘中故事

凝碧在南岳石橋上畢田詩云四面山屏疊萬重古嵐濃翠鎖寒空清秋獨倚危闌立身在琉璃世界中

擲鉢峯湘中山水記云昔惠思禪師居般若臺嘗擲鉢與之赴陳帝召畢田詩云應將鉢渡閑神通擲去系將赴帝宮爭似嶺頭提不起于今相續閑真風

石霜山寺南在瀏陽縣南八十里有崇勝禪寺昔普會禪師居衆千餘名其堂曰枯木蓋取其晏寂也廉使丞相裴公嘗親往大旆詣之盡留玉環象笏在此迄今存焉畢田詩云石上泉聲噴猛霜境奇因此闢禪坊使君環笏留何用枯木千餘滿一堂

大哀洲在湘陰縣西三十里圖經云昔舜南狩二妃尋之至此而聞舜葬於九疑博物志云舜崩於蒼梧二女以涕揮竹竹盡成斑畢田詩云玉輦南巡去不還翠娥望斷楚雲間波寒剩寫哀絃怨露冷偏滋淚篠斑一水盈盈傷遠目九峰嵯峨慘愁顏荒洲千古淒涼地半掩空祠向暮山

神丹山在湘陰縣東北絕頂有丹井於此獲藥與及巨人跡云神仙所履之跡因此名為神丹故畢田詩云玉趾分明印絕巔藥成仙去幾千年深藏寶與今方出合得丹經與世傳

香水湘中別記云在縣郭內其水甚香若合餘水即變昔

年嘗貢此水民多困弊至齊末以來因廢罷以板覆之上起塔今猶存湘鄉本謂之湘香蓋由此而名列子曰壺頂有口名曰滋穴其水涌出名曰神瀵臭過椒蘭味過醪醴畢田詩云坎上浮圖巳拂天椒蘭餘馥尚依然九重無復修常貢空有香名與邑傳 並同前

鄧峰永菴主南禪師法子曾直恨不識有自慶者事永甚久即以慶主黃龍叢林於慶歿觀及與語多解體山谷過永庵題曰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當時射殺南山虎仔細看來是石頭 冷齋夜話

東坡愛西湖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也相宜余宿孤山下讀林和靖詩句句皆西湖寫生特天姿自然

不施鉛華耳作詩書壁曰長愛東坡眼不枯解將西子比西湖先生詩妙真如畫為作春寒出浴圖

前輩訪人不遇不書壁東坡作行說不肯書牌惡其特地只書壁耳候人未至則掃墨竹荊公訪一高士不遇題曰墻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遥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潘大臨工詩山谷尤喜之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荅曰秋來景物件件是佳句恨為俗氣所蔽昨日滿林風雨起題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止此一句奉寄聞者哂其迂闊

詩話總龜卷之十六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十七

紀實門上

仁宗正月十四日御樓遣中使傳宣從官曰朕非好遊觀與民同樂望日蔡君謨獻詩云高列千峰寶炬森端門方喜翠華臨宸遊不為三元夕樂事還同萬衆心天上清光留此夜人間和氣閣春陰要知盡慶華封祝四十餘年惠愛深東軒錄

李參以有吏材　仁宗奇之殿柱題其名有[illegible]蜀人所避者必用參自將作監簿擢至右丞樞密直學士元豐中卒李師中以詩弔之曰當年殿柱題名處詩史

湖南謂村市為墟柳子厚詩云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青箱雜記

夏文莊論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掾文莊識之優待穎公有病甚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疾非所憂穎公曰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一等人中貧尔故穎公作退老詩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

張侍郎師錫年八十有喜子登第詩曰御榜今朝至見名心始安尔能俱中第吾遂可休官賓客留連飲家書旦覆看世科雖不繼得慰二親難張氏常有中申科者故有世科之語

張退傳文懿士遜趙少保叔平槩張樞相昇皆壽八十六陳丞相文惠堯佐壽八十二杜丞相正獻衍壽八十一

富丞相文忠弼壽八十文忠致政退傳詩曰青雲岐路
遊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
天聖中李康靖公若谷慶曆中邯鄲公淑皆知滑州后八
年審言又知前此邯鄲公迎康靖公到滑康靖題詩於
州廨曰滑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守自金鑾郡人莫訝
留題別孫息期同住此看後審言刊石紀其事同前
元豐初王仲敫王建作宮詞百首獻之頗有意思詩云太
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
慈侍立到天明寶慈宣仁太后宮名太后幸景靈宮駕前
露面雙童女詩曰年明綵仗幸靈宮紫府仙童下九重
整頓瓏璁時住馬盡工階地覩真容古今詩話

張九齡在相有謇諤匪躬之誠明皇怠於政事李林甫陰
中傷之方秋明皇令高力士持白羽扇賜焉九齡作歸
燕詩貽林甫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
只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
隼莫相猜林甫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明皇雜錄
段文昌廣都縣人父以賣油爲業生而多智長亦有文常
跨驢行鄉里後之三十年間衣錦歸蜀蜀人贈詩曰昔
日騎驢學忍飢今朝忽著錦衣歸等閒畫虎驅紅旆可
畏登龍入紫微富貴不由公祖解文章生得羽毛飛廣
鄉再去應惆悵猶有江邊舊釣磯鑑戒錄
羅史君向廬州人不事產業以至困窮常扙福泉寺隨僧

飯而已其學未嘗廢三十年間持節歸鄉里及境至僧
房書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行時賓
從過前寺到處松杉長舊圍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遙
認隼旟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聲惬素機同前
雷州及海外瓊崖多香木夷民以爲槽飼雞犬鄭文寶詩
曰沉檀香植在天涯賤等荊衡水面槎何況爲槽飼雞
犬不如煨燼向豪家談苑
建州山水奇秀梵寺落落相望僞唐建安寺三百五十一
建陽二百五十二浦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
四十一關隸五十二僅千區杜牧江南絕句云南朝四
百八十寺謂是也

劉經爲廣政事舍人來奉使路中有野韭可食味絕佳作
詩云野韭長猶嫩沙泉淺更清並同前
張弘靖三世掌綸誥秉鈞軸楊巨源詩云伊陟無聞祖韋
賢不到孫時稱其善與張家說家門巨源燕居吟詠年
老得疾頭數搖人言吟詠習成詩史
張鎬少有大志遊京師未始知名嗜酒跌宕人有邀之策
杖而往大醉即歸言不及世務楊國忠薦爲右拾遺不
二年由諫議大夫擢中書侍郎平章事杜少陵云張公
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名起遄遇風雲會扶
顛始知籌策良正謂鎬
王元之出守黃州時蘇易簡膀下放孫何等三百五十

八人奏曰禹偁禁林宿德累爲遷客飄泊可念臣欲
令勝下諸生罷集綴馬送于郊奏可遂適四短亭諸生
列拜于官橋元之口占一絶付狀元爲我深謝蘇公其
詩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明不
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時諸親友觀望不敢私近惟胥
元屑執手於閤門曰天乎天乎得非命歟公以詩謝其
略曰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余垂淚閤門前
文潞公居伊洛日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朗議大夫
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同甲
之會各賦詩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甲
午年占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談亹亹

風生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
畫圖傳
荆公罷相知金陵有詩曰投老歸來一幅巾君恩猶許備
藩臣芙蓉堂下疏秋水聊與龜魚作主人再罷相以會
靈觀使居鍾山又作詩曰乞得膠膠擾擾身江湖波浪
替埃塵只同鳬鴈爲閒侶不與龜魚作主人
荆公初拜相以未謝坐閤中不見客一二門生侍坐但見
攢眉不言徐題詩於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
寄此生放筆而起人莫測其意
國朝內相服金帶朱衣一名前引兩府則金毬文帶佩魚
朱衣二人謂之重金望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

下幾時黃望兩府久者則曰眼赤何時兩腰黃甚曰重
熙寧中高麗使人至京師求王平甫詩荀言令京尹元厚
之抄錄以賜厚之自詣平甫求新著平甫以詩戲之曰
誰使詩仙來鳳沼欲傳賈客過雞林
福唐有老嫗當壚有舉子謂嫗曰吾能與爾致數十千乃
令嫗作酒帘題曰下臨廣陌三條闊斜倚危樓百尺高
太守王祠部逵見之大喜呼嫗與錢五千酒一斛蓋詩
乃王公詠酒旗詩平昔所得意者
大社二祭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寧閒爲翰
林學士復被差題詩於齋宮曰鄰雞未動曉驂催又向
靈壇飲福盃白髮治聾知不足明年強健更重來

關右人或作京師語音俗謂之獠語士大夫亦然有太常
博士楊獻民河東人時鄜州修城差望青斫木作詩寄
僚友曰縣官伐木入烟蘿匠石須材盡日磨盡以鄉音
呼忙爲磨也士人而徇俗不典可笑
魏仲先贈萊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仁宗即位
北使至賜宴惟兩府預焉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孰
是無宅起樓臺相公丁晉公令譯者曰南方須大臣鎮
撫寇公撫南夏非久即還古今詩話
元微之自會稽拜尚書左丞到京未逾月出武昌詩贈夫
人裴氏曰窮冬到鄉國正歲別京華自恨風塵眼看他
遠地花碧幢還照耀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即

是家夫人答曰使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
惟愁别近親黃鶴啼古木朱履從清壓想到千山外滄
江正暮春

正元中李擊以宏詞振名與李行敏同姓同年登第又同
歲及同門擊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武宗怒一官嬪謂柳公權曰得學士一詩當釋之遂進詩
曰不忿前時悞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
顧重入椒房拭淚痕

柳公權從事未央宮文宗謂曰有一喜事邊上賜衣久不
時今年二月已給公可賀我以詩公權進詩曰去歲雖
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

嚴續僕射請韓熙載為父撰神道碑球貨外仍輟一姬為
潤筆韓受姬及文成但叙譜系品秩及薨葬哀贈之典
而已續嫌之乃封還韓其致寶熙載亟以歌姬并珍贈
還之姬登車書一絕於泥金雙帶云風柳搖搖無定枝
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
衣同前

雄州安撫都監稱宣事云房中好樂天詩閣房有詩云樂
天詩集是吾師

白樂天一舉登第作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九人中最
少年時年二十七

大和二年崔郾侍郎東都放牓西都過堂杜牧微第五人
登第作詩曰東都放牓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
少年多醞酒却將春色入關來

寶曆中楊嗣復相具慶下繼放甲榜時無僕射自東洛入
覲嗣復率生徒迎于潼關宴于新昌第元白在焉皆
即席賦詩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
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
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當時疏
傳雖云盛詎有蘇筵醉醁醽汝士是日大醉歸謂諸子
曰今日壓倒元白

何扶大和元年登第明年再捷以一篇寄同年曰金榜題
名墨尚新今年依舊去年春花間每被紅粧問何事重

來只一人並同前

紫閣山老僧文聰詠晏相來遊山獮猴萬數遍滿山谷僧
言未嘗如此之多晏詩有添獮猴之句雅志

王沂公與李文定公連榜取殿魁又相繼秉鈞軸文定鎮
并門公均勞逸本鄉作詩寄之略曰錦幰得傳曾相繼
金甌調元亦嘗更并土兒童公再見會稽僮僕我先榮
或曰如此名實何由企及韻歸田錄

潛閣在舒州潛山寺為行者題詩鍾樓云遶寺千千萬萬
峰忘第二句禎童趍暇貪春睡忘却登樓打曉鐘孫僅
為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遥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去
貢父詩話

越州鰻井在應天寺井在一盤石上高數丈井纔方數寸
乃一石竅也深不可知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即此也
其來亦遠鰻時出遊人取之置衣袖間了無驚猜如鰻
而有鱗耳其大尾有刄跡相傳黃巢嘗以劍砍之凡鰻
出必有水旱疫癘之疾鄉人以此候之
學士院有雙鵲嘗栖於西軒海棠枝上每學士會食必徘
徊翔集於玉堂之上略無驚畏因謂之靈鵲時或鳴噪
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故晁公見和詩云却聞靈鵲
心應喜許予宿直詩云靈鵲先依玉樹栖二詩出樞庭
集金坡遺事
鄂州甘泉寺介官道之側泉甚佳便於漱酌行客無不留
者寇萊公南遷題東檻曰平仲經此望北闕黯然而行
未幾丁晉公又過題西檻曰謂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范
諷補之安撫湖北題詩曰平仲酌泉方北望謂之禮佛
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人厭寵榮古今詩話
退傅張懿晚春乘安輿出南薰門繚繞都城遊金明池抵
宿瓊宜春門入關吏捧牌請官位書云閑遊靈沼送春
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老翁無品秩昔曾身到鳳池
來同前

舒城阮一閱編
皇明宗室月窓道人刊
番易程珖校

紀實門中

趙平叔客遊水軍郡守君置門下數年平叔以館職守漣
水後守以所居為豹隱堂石曼卿有詩云能非清渭逢
何暮龍卧南陽去不還今郡守蔚然惟在五談間士大
夫留詩甚多莫可偕者古今詩話
煬帝好食蛤忽有一蛤椎擊不破異之寘于几下一夜有
光肉乃自脫有一佛二菩薩像悔之乃不食蛤段成式
有詩云雖因雀變化不逐月虧盈縱有天中像神功詎
可成又云相好全如梵端嚴秖為誰寧同蚌頑惡且與
鷸相持
西洛上清宮混元后有吳生畫五聖杜甫詩云五聖聯龍
衮千官列鴈行謂是也
刁約使契丹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支餞行三匹裂
密賜十貔貍皆紀實也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賀
跋支如執衣防閤匹裂■小木罌以■色綾木為之如
黃漆貔貍形如鼠而大穴居食穀粟嗜肉狄人為珍膳
味如豚肉而脆
川陝呼梢工篙手為三長老杜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

馬灘前白浪中
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四月方
花樂天遊大林寺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
開 同前
張乖崖鎮宛丘邸報王文正大拜不悅謂坐客曰朝廷肯
用經綸康濟人乎余少以直節自誓束髮登用無兩府
心慕中杜壽隆曰固知公無兩府意公曰吾胸中事爾
安得知杜曰嘗見公柳詩云安得辭榮同范蠡綠絲和
兩繫扁舟
雍陶知簡州自比謝宣城柳吳興賓至則矜傲投贄者少
得見之馮道明下第請謁紿閽者曰與太守故舊及見

呵責曰與公昧平生何故舊之有道明曰誦公詩得相
見何隔平生遂吟雍詩曰立當青草人初見行近白蓮
魚未知閑門客到常如病滿院花開未是貧江樓秋入
峽雨葉夜侵樓雍厚之
元和十一載李涼公榜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詩曰元和
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
白日上青天
撫州有放生池禁採捕忽有乘小舟釣於其上太守蔡大
夫令人捕之釣者爲詩曰投卻長竿捲卻絲手攜蓑笠
獻新詩明知大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乃野人張
項 同前

薛能尚書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年溥
領徐巨容鎮襄岌領許俱假端揆故能詩舊將已爲三
僕射病身猶是六尚書
王拱辰守長安日初禮上理掾口號云人間今作大丞相
天下猶呼小狀元梅摯知錢塘有一掾官撰禮上曲子
云黃閣方開金鼎調羹先待梅苗著題
孟賓于字國儀連州輔國鄉人天福中自湖湘越京洛應
舉達人無援遂卜命於華山神珓有如一年乞一珓凡
六擲得上上大吉每年下第有詩今略舉一聯用表其
第一年云蟾宮空手下澤國更誰來二年云水國二親
應探擢龍門三月又傷春三年云仙島卻回空說夢清

朝未達自嫌身第四年云失意從他桃李春嵩陽經過
歇行塵雲僧不見城中事問是今年第幾人五年云因
逢日者教重應忽被雲僧勸卻歸天福九年禮部侍郎
符蒙下及第果六舉後仕江南官至水部郎中致仕居
吉州玉笥山復知豐城縣年七十餘卒 郡閣雅談
煬帝時洛陽進合蒂迎輦花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
者異之因以名迎輦花濃艷芬馥或惹襟袖移時不散
嗅之令人不睡命寶兒持之號司花女寶兒姓袁長安
進御車女年十五腰肢纖弱時詔虞世南草征遼德音
於側寶兒注視久之煬帝謂世南曰舊傳飛燕可掌上
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

南應詔為絶句曰學畫鵶兒半未成垂肩大袖太憨生
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帝悅龍舟㰅舸每
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檀金檝號殿脚女一日
煬帝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柔麗不與群輩齒愛絳仙
善畫長眉將拜婕妤適草狀萬欲故不克顧內謁者云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如絳仙真可療飢矣因吟持檝篇
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艶落梅將身倚輕檝知是渡
江來詔殿脚女千輩唱之越溪進耀花綾綾文突起有
光彩越人乘樵風泛舟石帆山下收野蠒繅絲女夜夢
神人告云禹穴三千年一開所得蠒即江淹文集中壁
魚所化絲織為裳必有奇文織成果得所夢獨賜司花

女泊絳仙蕭妃恚怒不懌由是稍稍不親幸煬帝嘗醉
遊宮中偶戲宮婢羅羅畏妃不敢迎帝辭有程姬之疾
不可薦寢帝嘲曰個人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顰簇小娥
幸有留儂伴成夢不留儂住意如何煬帝往往為妖祟
所惑進離臺恍惚與陳后主相遇喚帝為殿下后主戴
鞾紗皂幘綽袖長裾綠錦純緣紫文方平履舞女數人
即麗華也以綠文測海蠡酌紅梁新醖勸帝飲因請麗
華舞玉樹后庭花麗華辭以抛擲歲久自井中出腰肢
依拒無復往時再三索起終一曲后主詠十數篇煬帝
不記獨愛小窓詩及寄侍兒碧玉詩云午醉醒來晚無
人夢自驚（後二句詩史謂是唐人宋成作）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碧

玉詩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
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
不留儂自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煬帝強為之操觚曰
見面無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個好相知麗
華艴然不懌后主問龍舟之遊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堯
舜之上今日復此逸遊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三
十六封書使人至今怏怏煬帝叱之不見帝幸月觀清
景晴明左右皆寢帝凭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黃門映薔
薇叢調宮婢衣䍐薔薇吃吃聲笑帝望腰肢纖弱意望
寶兒抆罩衣亟掩乃雅娘蕭妃嗔然不止帝曰往年幸
妥娘時情態正如此曾效劉孝綽為雜憶詩嘗念與妃

記之否蕭妃即念云憶往來待來剛不來卸粧仍索伴
解珮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憶起時投纖初
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梟笑觀上林春除却司辰
爲煬帝云日月遄邁今已數年事矣（大業拾遺）
襄王僭僞過李拯爲僞官拯嘗吟曰紫宸朝罷綴鴛鸞丹
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好晴明依舊滿長安拯
終為亂兵所殺（南部新書）
裴皥官至禮部尚書放三榜四人拜相桑維翰實主固張
礪馬裔孫清泰二年馬裔孫知貢舉繞放榜謝恩引諸
生詣座主宅謁拜裴公以詩示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
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來

開寶裔孫登庸郡閣雅談
吳長文使虜詩云奚車一牛駕朝馬兩人騎 雜誌
昔執政有詩云蹤因脩賀刺懶爲答空書又有省判者云省府舊例不答空書 同前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殿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旰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庭下梧桐影喫盡堦頭厚朴湯 古今詩話
李德誠加司空守臨川湯文圭草麻德誠濡毫之賂久而未至以詩督之曰紫殿西頭月欲斜曾草臨川上相麻潤筆已曾關奏謝更飛章句問張華時皆少之

馮延魯公出討閩中催督軍粮急於星火李建勳以詩寄之曰粟多未必全爲計師老須防有伏兵既而福州之兵果爲越人所敗及歸遷司空罷表乞致政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先是宋齊丘自京口求退於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周朞一詔而起時論薄之建勳年德未衰時望方隆重或有以比宋公者因爲詩曰桃花流水雖相似不學劉郎去又來 南唐近事
化度寺內有無盡藏院京城捨施日漸崇盛武德貞觀后錢帛金玉積聚不可勝計常使名僧監藏爲等分一分供天下伽藍脩理之用一分施天下飢餓一分充舊供無遮之會城中士女奔走捨施爭次不得至著收獲亦鉅萬有大車載錢帛捨了弃去不知姓名者多矣藏內物天下寺院許客來取供給亦不可勝數不阻貞觀年中有裴元智戒行修謹宛是修行高人入寺洒掃十年有餘寺中觀其行無玷缺使之守藏不覺被盜去黃金極多將去不可知數寺衆見潛去後不還衆僧驚異遂於元智寢房內看壁上有詩四句曰將肉遣狼守置骨向狗頭自非阿羅漢焉能免得偷后莫知所之武后遂移藏東都福先寺日久錢物漸耗却移歸舊寺至開元九年發散錢帛於京師諸寺 二京靈異小錄

僕在吳興遊諸寺御詩曰微雨上還作小窓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 百斛明珠
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略出不食后入不可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年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同前
京師風物繁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前聽管絃之句 玉堂閑話
張喬九華人咸通末取京兆府解李建州時爲京兆府參

軍主試同時有許棠及喬眘俞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蠙
周繇鄭谷李栖遠温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其年府試月
中桂詩喬擅場詩曰與月長洪濛扶疏萬古同根非生
下土葉不墜秋風每向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群木
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霄日應虛白兔宮何當隨羽化
細得問元功其年以許棠在場屋多年為鷹首喬許坦
之在許下薛能尚書深知以詩唁二子云何事盡參差
惜哉吾子詩日令銷此道天亦負明時有路當重振無
門即不知何當見堯日重與嘆澆漓 摭言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
不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言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
絕云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
侯既自悔前言之謬又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
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清賞神遊
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
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
失笑旋入開先寺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
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為徐凝洗惡
詩往來南北山十餘日以為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
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遊西林
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余廬山詩盡於此 百斛明珠

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項垂胡側立顛倒毛生
肉端番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鄭公驄馬行云肉騣碨
礧連錢動當作肉騣

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著更誇據
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
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鹽則不可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絕以餉
其猶子德麟德麟以飲予為作詩醉后信筆頗有沓拖
風氣云去年洞庭秋香霧長噀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
非酒賢王文字飲醉筆龍蛇走既醉念君醒遠餉為我
壽瓶開香浮坐盞凸光照牖方傾安仁醽 潘笙賦云披黃苞以授甘

傾緑浅以醅臨 莫遣公遠嗅要當名字奇未可論升斗應呼釣
詩鉤亦號掃愁帚君知蜀酒惡正是嫫母醜須君灩海
盃澆我談天口 並同前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十八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十九

紀實門下

世人畫山水竹石不假五色而成未有以墨畫花者汴解獨能之因賦詩云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縹緲形纔就扶疎態自完蓮花慈顔倒杏雨半披殘幸有狂居士求為黑牡丹乘書平子賦歸去雪堂看 百斛明珠

十一月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見獨與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久之作詩云巷巷長廊走黃葉席帶垂地香烟歇主人待來終不來紅火消盡灰如雪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余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栖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古今絕唱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為韻云一更山吐月玉塔臥微瀾正似西湖上湧金門外看冰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照我酒盃殘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露草不可藉歸來掩關臥唧唧幽夜話三更山吐月棲鳥亦驚起起尋夢中遊清絕正如此驅雲掃眾濁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遠洗耳四更山吐月皎皎為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野橋多斷秋山寺有微行今夕定何夕夢中遊化城五更山吐月窗迥室幽幽玉鉤還掛戶江練卻明樓星河淡欲曉鼓角冷知秋不眠翻五詠清切變蠻謳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為長進止必隨俗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輒兩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又見之黎子雲及其弟威家酒既去吾舉酒祝之曰若為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為賦詩云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青黃縞玄服翼衛兩紱朱仁心知閔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占烏惠然此粲者來集竹與梧鏘鳴如玉珮意欲相嬉娛寂寞兩黎生食菜真臞儒小圃散春物野桃陳雪膚舉杯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鴻未易握粟呼胡為去復來眷眷豈屬吾 一作于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並同前

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南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詩云山頭孤鶴向南飛載我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 玉局文

秦少章不見十年忽一日見訪書一篇爲惠云不到王家近十年子猷風韻亦依然舊時朋友今何在別後新詩誰與傳余戲曰莫太把老杜所謂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攙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

張嘉甫云余少年見人誦一詩所謂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不知何人語元符三年過昆陵汪迪家出所藏水部賀公手書乃知此詩賀所作世俗以爲他人非也賀天聖中爲郎 真宗東封謁於道左元祐初其三弟踰喬者來京師云賀嘗於泰山望見東坡意甚喜之欲上元主籍家東坡爲作詩亦賦五篇余嘗和嘉甫一章云方寸平田便有餘子孫無復廢耕鋤已將不死爲吾藥更

詩話總龜卷之十九　三　丙

向無何禁隱居直方詩話

呂中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作口號少游有照海旌幢秋色裏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是夜却微陰公云不着也少游乃別作一篇末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却回秋色作春陰參寥與余言如此余曰此真所謂翻手作雲也

李希聲云舒王罷政事時居州東劉相宅於東院小廳題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者數十處至今尚有三兩處在希聲劉氏壻故知其詳云曾見數紙尋亦只寫此兩句

滕王蛺蝶江都馬一紙千金不當價異材天縱非力能盡工不見甘爲下今代風流數十年含毫落筆開山川忽忘朽老感歷眼却憶是鴻隨首前遇來入眼後秀出萬里山河纔咫尺眼邊事得有突兀復似天地初開闢明窓偶出高軒過便遂浩泥開吟哦脫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官禁循嚴絕過訪時於僧寺聊脫鞅秀淵如行瑤璧間清明似列星辰上憂悲惆悵百不行河璧太華東南傾平生秀句蒙壓滿撚拾弃置成丹青年湖邊山開精神陡覺文字生清新未許兩豪來角立要知當有衛夫人此無己所賦宗室士暕高軒過圖詩也初無己謂余曰近宗子節使使余作一詩皆擲名其間得百千以爲女子妹資可乎余曰詩未成則錢不可授

詩話總龜卷之十九　四　同

詩已成則錢不可來數日無已卒士暕贈以七縑焉

盧多遜與趙普睚眦 太宗踐阼凡對即傾之普出守河陽日朝辭面訴曰臣以無狀之迹獲事累聖曩日與先帝面受昭憲皇后命遣臣親寫二書令大寶神器傳歸陛下以二書合縫批之立臣銜爲証其一書先后納於柩一書先帝手封禁中乞陛下尋之幾少雪此行身移則事起豺狼在途危如累卵誰肯爲臣辨者後果得書於宮中疑遂決多遜竄崖州 太宗謂普曰幾誤斬卿王元之趙韓王挽詞有鴻勳書冊府遺訓在金縢之句是謂是也古今詩話

方勉字文甫娶許氏部女好學能詩勉嘗同妻夜看晁錯

傳許氏有詩云匣劍未磨鼂錯血已聞刺客殺袁絲到
頭昧却人心處便是欺他天道時彌矣一古偷害正戮
之萬段始為宜鄧公墳墓知何處空對斯文有淚垂勉
後與故人飲於市醉犯夜禁因於府庭時鄭穀笑作尹
許氏獻書投其夫并投詩云明時樂事偷詩酒帝里風
光剩占春況是白衣重得侶不堪靑捕自拋人早知玉
漏催三鼓不把金貂換百巡大抵仁人情氣類不救孤
客作因身遂釋其夫勉死許氏居陋巷教子為學登科
賢哉 同前

唐相國孫公偓寬裕通簡曾奉輕至蜀詣杜光庭受籙乃
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樓之約後登庸二府竟

出官南岳寄杜先生詩其要曰蜀國信難遇甚獨心更
愁我行同范蠡師舉效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
唐末朝廷罹毅木白馬驛之禍惟孫偓免 北夢瑣言

溫庭筠字飛卿或作雲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
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
八韻成多為鄰鋪假手日救數人而士行有缺搢紳薄
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邵公三十六年宰
輔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輔二十四載中書樂
名有白頭翁溫以蒼耳子為對皆此類宣宗愛唱菩薩
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之戒令勿洩而遽言於人
由是疏之溫亦有言云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
宣宗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傲然詰之曰公非司馬長
史之流乎又曰得非六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為方
城縣尉其制辭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
行無取何以補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流
落而死杜幽公自西川除淮海溫詣韋曲杜氏林亭留
詩云卓氏壚前金線柳隋家堤上錦帆風貪為兩地行
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幽公遺絹一千匹

沈詢侍知清粹端羙神仙中人制除山東節鎮京城咸誦
曹唐游仙詩王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
今夜遊何處侍從歸時白鳳凰其風采可知

唐末言成都距長安二千里每歲隨計求名者甚鮮建

安之貢無歲無之故曰龍門一半在閬川信斯言矣 前蜀

韓魏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某有所思而得之者
未嘗以語人人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
癈又自有利處不為不深者昔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
子兄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知漢唐調兵於
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詩云暮投石壕村有吏來捉人
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
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
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
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
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悲幽咽天明登長途

獨與老翁別調兵於民弊乃如此后世収拾強而無賴
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一身保骨肉相
聚之樂故兵能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豈可與農夫同
日而語 韓魏公別錄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有名於鄉閭諸葛亮薦於蜀用爲將
軍曹掾後爲尚書令巴恭行節儉不治産業非公事不
言策命皆巴所爲張飛嘗與巴宿巴不與言飛甚怒之
諸葛亮謂曰張飛雖武夫甚慕足下聲望足下雖天資
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
語耶巴建武二年出鎭荊州卒於岳陽葬於郡西後因
巴墳遂號岳陽爲巴陵時人語曰生居三湘頭死葬三
湘尾 同前

蘇子由謫高安雲安時時相過有聰禪師亦蜀人一夕雲
安夢同子由聰迓五祖戒禪師既覺語子由聰亦至子
由曰方與洞山說夢子今來同說夢乎聰曰夜來夢吾
三人迎戒和尚子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東坡書
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而坡至則以語
坡坡曰軾七八歲常夢是僧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
托宿及謫英州雲遣書至南昌坡引紙大書曰戒和尚
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觀作偈答南華長老曰惡業相纏
四十年常行八捧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
五通仙 冷齋夜話

退之詩曰喚起窓前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
情啼余兒時每哦此詩了不解其意自出峽吾年五十
八年時春曉偶憶此詩方悟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催歸
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絲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
之春喚

老杜謁玄元廟詩曰鳳笙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許彥周云
嘉祐河濱漁網得一小石刻詩曰雨滴空堦曉無心换
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牀銀牀井欄也莫知誰作

王仲至言老杜詩曰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天棘自是
一種物高秀實曰天門冬也一曰顛棘非天棘也王元
之詩曰水般卧玉腕天棘蔓金絲則天棘蓋柳也

韋應物琥珀詩曰曾爲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
千年從可觀猶見琥珀中有物形如蜂此物自外國來
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粧事見
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子時卯醉未醒
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韻殘粧不能再拜上
皇笑曰豈醉是海棠睡未足耳作尼童詩曰應將白練
作仙衣不許紅膏汚天質事見則天詔書曰天下尼童
用白練爲衣

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事見
鬼谷子曰照夜清螢也百花醸蜜也崖蜜櫻桃也贈舉

予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唯一死事見梁僧史曰世祖宴東府詔跋陀羅至跋陀羅皤然世祖戲曰摩訶衍不須遠來唯有一生應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所欠者一死耳 並同前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十九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

詠物門上

王承之云　太祖一夕翫月命學士盧多遜曰可以作詩多遜曰請用何韻　太祖曰用兒字韻多遜奏詩曰太液池邊月上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新開鏡露出清光些子兒 王直方詩話

王文康公性質重厚嘗作詩曰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粗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 青箱雜記

方千詠螃蟹詩曰白器敲來曲調成腕頭勻細自輕清隨風搖曳有餘韻測水淺深多泛聲春漏丁當相次發寒蟬計會一時鳴從今已得佳聲出衆樂無由更擅名

李正白江南人不仕號處士善嘲詠曲盡其妙詠刺蝟云行似針氈動臥若栗毬圓莫欺如此大誰敢便行拳嘲謁一貴公子不甚禮遂題有一格子屏風題其上曰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總是眼還解識人無詠狗蚤云與虱都來不較多攧挑筋斗太嘍囉忽然管著一藍子有甚心情那你何詠月云當塗當塗見蕪湖蕪湖見八月十五夜一似沒柄扇建師晦之子得誠罷管沿江水軍掌衙頗患拘束方宴客正白在坐食蝦得誠顧正白曰請詠之正白曰蝦眼鼈形腳似蛛未曾正面向人趨如今釘上盤筵上得似江湖亂走無衆客皆笑詠罌粟子云倒排雙陸子希插碧牙籌既似犧牛乳又如

鈴馬兜鼓椎升縣衙直是有來由 談苑

汝陽溪後清叔同寒食縱步郊外會數年少同飲松梨花下以香輪炙鞭青青破留與愁人一醉眠各賦梨花詩清叔得愁字詩曰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清香來玉樹白蟻泛金甌粧靚青娥妬光凝粉蝶羞年年寒食夜吟繞不勝愁衆客閣筆 雲齋廣録

大庾嶺上有佛塔廟往來題詩多矣有婦人題云妾幼年侍父任英州司寇既代歸父以大庾本有梅嶺之名而反無梅遂植三十株于道之右因題詩于壁今隨夫之任端溪復至此寺前詩已污漫矣因再書之云英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俸買將三十本清香留與雪中開好事者因以夾道植梅矣 倦游録

劉昭禹聞蟬詩云一兩一番晴山林冷落青莫侵殘日噪正在異鄉聽孤館宿漳浦扁舟離洞庭年年當此際那免鬢凋零 雅言雜載

李建樞詠月云昨夜圓非今夜圓却疑圓處減嬋娟一年十二度圓缺能得幾多時少年 抒情集

謝邈謝人惠琴材云風撼桐絲帶月明羽人乘醉截秋聲七絃妙制饒仙品三尺良材稱道情池小未聞春浪泛岳低猶大暮雲生何妨乞與元中術臨化無妨膝上橫

謝僧寄拄杖云峭壁猿啼採處深一枝奇異出孤岑感師千里寄來意發我片雲歸去心窓外冷敲簷凍折溪

邊閑點戲魚沉他年必藉相携力寒步猶能遶故林

劉希夷聞砧云秋天瑟瑟夜漫漫月白天清玉露寒始向松中蒂東絳閑來機上裂齊紈又落花云洛水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花落長歎惜題御柳云花萼樓前初種時美人樓上鬪腰肢如今抛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

曾庶幾吉州人一猿詩甚切云孤猿鎖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綠水任從聯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 雅言雜載

李烈祖為徐温養子年九歲詠燈詩云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尊前不盡心温歎賞遂不以常兒遇之 詩史

惜竹詩獨陳亞少卿最佳詩曰出檻亦不剪從教長瘦叢年年到朱夏葉葉是清風 古今詩話

李義山遊長安投宿旅店適會客因召與坐不知為義山也酒酣客賦木蘭花詩衆皆讓于義山后成詩曰洞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花是此船身坐客大驚詢之方知是義山 古今詩話 陵稔記載

惜花詩是陸龜蒙所作

錢大初惜劍詩曰得自袁公手磨來血未乾玉龍乘夜泣秋水帶霜寒顧對英雄舞羞教婦女看太平無處用撫匣泪汍瀾盆池云一撮浮萍盖蛙黽不知容得卧龍無

呂文靖公守官海陵西溪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亦官此題云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

色相看如故人後以二公有詩題者亦多而花大為人
所愛重歲久繁茂覆地數丈每春花開數百朶為海陵
奇觀
陳標詠葵花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嫌處只緣多
咸陽郭氏富室也有蒼頭曰捧劍詠牡丹云一種芳菲出
後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為向天公說從此移根近
太清
白樂天初到杭州令訪牡丹會開元寺東澄近白都下得
之時花初開徐凝自富春來謁公先題牡丹云唯有數
包紅幞在含芳只待舍人來
裴誠郎中與溫歧為友好作歌曲周德華乃劉香女

女子善歌楊柳詞有以溫裴歌詞令德華唱則音韻所
陳為浮豔之美德華終不取二公恨焉所唱者七八篇
乃近日名流之詞滕邁郎中云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
橋邊映酒旗近日令人腸斷處不堪將向笛中吹賀知
章秘監云碧玉粧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不知細
葉誰裁出二月春風是剪刀楊巨源員外云江邊楊柳
麴塵絲立馬憑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應惜殷勤更向
手中吹劉禹錫尚書云春江一曲柳千條二十年前舊
板橋曾與美人橋上別恨無消息至今朝韓琮舍人云
枝鬭纖腰葉鬭眉春來無處不如絲灞陵原上多離別
多少長條拂地垂又云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

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飛花入漢宫晏溪子曰有
艷歌行非為桑間濮上之音也借以雪月松竹雜詠楊
柳作者雖多鮮見其妙杜牧之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
玉門前斜帶風滕郎中云陶令門前惹接䍦亞夫營裏
拂朱旗不言楊柳最佳（古今詩話成詠載賀知章 事不同請詩乃韓琮詩）
幽薊數州自石晉賂戎後懷中華不已有使北者見燕京
傳舍畫墨鴉甚精旁題詩曰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飛
僧居寧毘陵人妙工畫草蟲嘗見本墨草蟲有長四五寸
者題云居寧醉筆雖大失真然筆力遒勁可愛梅聖俞
詩云草蟲有纖意醉筆得正熟
張文懿家有春紅釣叟圖上有李煜漁父詞二首其一曰

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無言一隊春一壺酒一竿綸世
上如儂有幾人其二曰一棹春風一葉舟一綸繭縷一
輕鉤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
相國于兢善畫牡丹幼年從學見牡丹盛開乃落筆倣之
不浹旬奪真有人贈詩曰看時人出遊展處蝶爭來有
全本折枝圖傳於世
白樂天以詩名與元微之同時號元白詩詞多此圖畫如
重屏圖自唐迄今傳焉乃樂天醉眠詩也詩曰放杯書
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睡慵便取次眠妻教卸烏
帽婢與展青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且詩之所以
能盡人情物態者非筆端有口未易到也詩家以畫為

無聲詩誠哉是言

德宗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進退緩急皆如其意因謂之功臣乘幸諸苑取者進瑞鞭因語近臣曰昔者西幸有二驄謂之二絶今得此鞭可謂三絶因吟韓翃詩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開放碧蹄玉勒乍回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 並古今詩話

狄煥字子炎唐相國梁公之後寄於南岳以林泉自適題柳云天南與天北此處影婆娑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雨餘龍灞岸烟暝夾隋河自有佳名在秦松繼得麼 雅言系述

崔魯慕杜牧之為詩尤能詠物如梅花云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又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鵲曰一番春雨吹巢冷半朶山花咽觜香又曰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蓮花曰何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此頗形迹 雅言

蘇子瞻李伯時為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松根胡僧憇寂寞厖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之語復求伯時畫此四句目為憇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蕪收前世杜陵詩 百斛明珠

子瞻歸自道場何山遇大風雨因憇耘老溪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雨竹一枝題詩云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

篠美人為破顏恰似腰肢嫋

劉仲甫餞東坡中觴聞笙簫聲杳杳在雲霄間抑揚往返粗中音節徐而察之則出於雙瓶水火相搏自然吟嘯食頃乃已坐客驚歎請作瓶笙詩以記云孤松吟風細泠泠獨蠒長繅女媧笙陋矣石鼎逢彌明蚯蚓竅作蒼蠅聲瓶中宮商自相賡昭文無虧亦無成東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勞吾耳鳴 並同前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窗櫺然子欲以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為偶方南遷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以詩識云我家岷蜀最高峰一作清溪電轉失雲峯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一作石泉影暮有涌漓玉女窗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絶百金歸買小玲瓏 玉局遺文

器之喜談禪而倦遊山山中筍出戲語器之同去參玉版和尚去來乃作此句云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同前

西南地温少雪余及壯年止一二年見之自退居天國溪堂山深氣嚴陰霜叢薄無冬而不雪每一賞翫必命諸子賦詩為樂既而蹈襲剽掠不免涉前人餘意因戲取聲色氣味富貴勢力數字為八章止四句以代一日之語且知余之好不在於世俗所争而在於雪也仍倣

歐陽公體不以道玉鶴鷺爲比不使皓白潔素等字聲
石泉漱合竹無風夜色沉沉萬境空試問靜中閑側耳
隔窗撩亂撲春蟲色閑來披襞學王恭姑射群仙邂逅
逢只爲肌膚融相似遺庭無處覓行蹤氣中夜欺凌范
叔袍更無風力助威豪地爐火暖猶無奈猶傳山村酒
價高味兒童爭手握輕明漸碾槍旗入雨点擬欲爲人
修水記惠山泉冷融泉清富天工呈瑞足人心平地
開一尺深此爲豐年報消息滿田何止萬黃金貴海風
吹浪去無邊倏忽凝爲萬頃田五月京塵渴人肺不知
價直幾多錢數高下斜横薄又濃致寒妹后君相欺莫
言造物渾無意好醜都來夬雷容力萬石千鈞積累成

未應忽此一毛輕寒松度竹水清勁昨夜分明聞折聲
並同上
歐陽文忠守潁日因小雪會飲聚星堂賦詩約不得用玉
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等事歐公篇略云脫遺前言笑
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自後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元祐
六年東坡在潁因禱雪于張龍公獲應遂復舉前令篇
末云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能說當時號令君
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　王直方詩話
山谷有藏芽已作小兒拳之句張閣去此思人也時閣方
爲河內推官而還判蔡喜疏食誦經故閣亦斷葷
而有此語　同前

荆公作相苑中有石榴一叢枝葉甚茂止發一花題詩云
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荆公過東坡見案上有石研甚愛賞因曰當集句賦之唱
曰巧匠斷山骨沉吟久之不能成因命駕去
臘梅山谷初見之作二絕一云金蓓鎖春寒惱人香未展
須無桃李紅風味極不淺一云體熏山麝臍色染薔薇
露披拂不盈懷時有暗香度緣此臘梅盛於京師然交
游間亦有不甚喜之者余嘗作解嘲云紛紛紅紫雖無
韻映帶園林卻要渠要渠一作見誰遣一枝香最勝故應
有客謂何如
高致虛云東坡言過湯泉壁上見詩云直待衆生總無垢
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可遵作因作一絕云石龍有
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
處覓寒溫可遵緣此知名后來京師每有賓客必出數
十篇讀者無不絕倒　並同前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一

詠物門下

東坡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范蜀公言橄欖木高大難采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所以有落紅鹽之語南人誇橄欖河東人誇棗直方詩話

李公擇種竹舘中語同舍曰後人指此竹必云李文正所植貢父笑曰文正不獨繫筆亦知種竹耶時有筆工李文正故云后到貢父西省種竹東坡有詩云舊德終呼名字外後生誰續笑談餘謂此也又一本云亦後貢父種竹坡有詩云舊德言忘久新材得再培

亭亭忠婦石下閲幾人代蕩子長不歸山椒久相待微雲蔭髮彩初月輝蛾黛秋雨疊苔衣春風舞蘿帶宛然姑射姿矯首塵寞外陳述遂云窮佳期從茲再脫如會秋氏妄結桑下愛玉質委泥沙悠悠復安在此賀方回作望夫石詩也交游間無不愛者余謂田承君云此詩可以見方回得失其所得者斷磨之功所失者太雅看皮骨耳承君以為然

揚蟠字公濟為蓴菜詩云休說江東春水寒到來且看鑑湖船鶴生嫩頂浮新紫龍脫香髯帶舊涎玉割鱸魚迎刃滑香炊稻飯落匙圓歸期不待秋風起漉酒調羹任我年時人以為讀其詩不必食蓴菜然後知其味余以為可以言詠物未可以語詩耳

陳君鄭字明信言錄句不如錄韻余以為若只覓好韻則失於首尾不相貫穿參寥云東坡在徐州日嘗為秦少游置酒少游飲罷擁一官妓從參寥書且裙帶云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閑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 並同前

蹹蹴惟柳三復能之丁晉公亦好焉晉公詩曰背裝花屈膝白打大籠斯進前行兩步蹺去立多時 古今詩話

郭希聲紙爐詩曰偏宜酥壁稱閑情白似溪雲薄似冰不是野人嫌月色免教風弄讀書燈閨蛩詩曰愁殺離家未達人一聲聲到枕前聞苦吟莫入朱門裏滿耳笙歌不聽君 青瑣後集

巴蜀三紀以來藝能之士精於書畫者衆矣沙門曇或學李陽冰篆書曇或則神大師門人也道士張昭嗣效柳公權書昭嗣則傳真天師杜光庭門人也工部元員外昭瑕傚韓擇木八分書昭瑕亦光庭門人僧曉巒攻張芝草書曉巒則歸夢弟子皆超其本而差其肩獨黃少鑑筌遂儕崔竹處士勝昌祐擬黃筌花草野人張道隱張滌松石道隱不事論議不與人交往不冠帶不拜跪人謂之猿頭相國李昊為著名道隱常在綿竹山中李司議文才繼閻立本寫真畫八人皆妙絶當代野人平生讀莊老之書有暇則性好圖龍之真形興思忽至即畫

百尺之狀縱蒼揮畫首不稱意則塗抹之不啻千餘軀
而已飄飄然雲陰雨氣似蜿蜒之勢撫掌以為怡
逸常以此為適意之作亦曾撰集龍訣筆訣三卷傳於
家丁未年彭州倅鄭昭請圖真龍於州城之西門太山
府君之祠為民致雨於是與二道士數僕夫秉燭以畫
使人椎鼓噴笛掌祠者頓足起舞其夕三更風雨大沛
奈何一時之戲亦濟衆事有將貽恭留題詩曰世人空
解劾丹青惟子通玄得墨靈應有鬼神看筆下豈無風
雨助成形威疑噴浪歸滄海勢欲拏雲上杳冥靜鬧綠
堂深夜後曉來簾幕似閒腥 野人閒話
僧齊己松詩云雷電不敢伐鱗皴勢萬端蠹依乾節死

蛇入朽根鱗影浸僧禪風吹鱗麥寒聲常風雨夜疑
有鬼神看小松云發地纔盈尺蟠根已有靈嚴霜百艸
死深院一株青後夜蕭騷動空階蟋蟀聽誰於千歲外
吟倚老龍形 續本事詩
白傳柳詩二首云青青一樹傷心色曾入幾人離恨中為
道都門多送別長條折盡減春風又一樹春風萬萬枝
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
誰又顧雲詩云灞岸晴來送別頻相偎相倚不勝春自
家飛絮猶無定爭把長條絆得人 唐宋詩云羅隱作續本事詩
陰鏗石詩云天漢支機罷仙人捧鏡餘零陵舊是燕昆明
本學魚還嘗穀城別自下解兵書

羅鄴水詩云漾漾悠悠幾派分中浮短棹與鷗群遶天帶
雨漲芳草五洞飄花下白雲靜稱一竿持處見急流孤
館覺來聞隋家柳色還堪恨東入長淮日又曛鄭谷云
竹院松廊分數派晴空清碧亦逶迤落花相逐向何處
幽鳥獨來無限時洗綠苔侵岸久釣魚開客捲綸遲
晚來一片連莎綠悔與滄浪有舊期韓喜云方員不定
性空柔東注滄溟早晚休高截碧塘長耿耿遠飛青嶂
更悠悠瀟湘月浸千年色夢澤煙含萬古愁別有嶺頭
嗚咽處為君更作斷腸流 並同前
唐高相國崇文本蓟門將校討劉闢有功授西川節度一
旦雪下諸從事吟賞有詩渤海郎言多呼人為騎兒此

日遊上謂賓客曰某雖武夫亦有一詩乃口札云崇文
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歸將軍那筒儼見射落雁白毛
空裏亂紛紛其詩者題皆謂北齊敖曹之比太尉駙郎
其曾孫也鎮蜀日以蠻蜒侵暴乃築羅城四十里朝廷
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奏樂聞樂聲知有改移
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
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旬日果移鎮渚宮
北夢瑣言
馮涓分符眉州不得之任踟躕於陳田之間羈愁六年徒
步湘湖者懷秦賦有南冠梁川歌詩集皆傷蹭蹬也有
蜀驗引其要云自古皆傳蜀道難尔何能過拔蛇山忽

鸑登得雞翁磧文恐碍著鹿頭關昂藏大步雞叢國由
頸微伸高九尺卑女竊窒莫我知巖仙擲菜何曾識題
支機石云不隨俗物皆成土只待良時却補天苦雨行
云釜魚化作池中物木雁浮為天際船皆借已之不遇
也蜀城折體之際幾至殍殕因投謁未遂落有詩云取
水郎中何日了破柴員外幾時休早知蜀地區㕔與剖乃
如斗与也悔不長安大比丘即收足大坐也同歎
徐仲雅題合歡牡丹云平分造化雙包去拆破春風兩面
開湘湘故事
蔣維東字孟陽零陵人林中書懷云未有一夜夢不歸千
里家落花云流水從將去春風解送來零陵總記

東華觀在郡州城下江岸俗謂之水北觀有松偃亞數枝
凡八面上有一枝中折搭在半樹間復生垂下掃壇遊
人以手扳而撼之則千萬枝皆動禁園時天策府學士
徐東野坐事謫居於郡見其殊異賞歎無已因為詩有
序序略云搖一枝則萬枝動看一面則八面同自大出
其根青草入其腹漢高祖掀陷扰屋貴君枝令人驚其
孕也詩云半已化為石有靈通碧湘生逢堯雨露老值
漢風霜月滿蟠心水龍遺胸骨香鹿於臺未后曾見鐵
與亡
裴說鷺鷥云却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羅陶云立當青艸中
入初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口問前又古今詩話所載鳴明先進畢此詩不知其高蟾鷺也

鸕鷀色黑而頭長能沒水捕魚其疾如飛栖宿之處其下
鮭水深魚多未嘗犯詩云鸕鷀不打脚下塘杜荀鶴詩
云深水有魚銜得出看來却是鷺鷥饑
鸜鵒居人多養之五月五日去其舌尖則能語聲尤清越
雖鸚鵡不能過也僧虛中有詩云菖蒲花不艷鸜鵒性
多靈
相思樹其狀尤佳子員而紅故老云昔有人北歿於邊其
妻思之泣於樹下而卒因號相思樹黃損鸚鵡詩云
而今世上多離別莫向相思樹下啼蓋猜其意也
柘樹多叢生幹疎而直葉豐而厚春蠶食之其絲以冷水
繰之謂之冷水絲可以琴絃蓋蠶絲之類將簪詠桑柘

詩云綺羅因此木桃李讓同時
楊桐葉細冬青臨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採其葉染飯
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謂之楊桐飯道家所謂青飢
飯鄭畋二十八宿詩云員明青飢飯兒潤碧霞漿謂此
櫟樹多生岡阜之上大則偃亞小則聳岐疎曠而性直伐
為薪燬為炭其力倍於常木王正詩云未可輕樗櫟尤
能濟雪霜
木蘭花樹葉俱踈花即裏白表紫或有四季開者生於深
山者尤大可以為船陸龜蒙木蘭花詩云曾向木蘭船
上過不知船是此花身古今詩話載全篇謂是李義山作
映山紅生於山坡款側之地高不過五七尺花繁而紅輝粹

映山林開時杜鵑始啼又名杜鵑花成詠詩云杜鵑花
與鳥怨艷兩何賒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一聲寒食
夜數朵野僧家謝豹出不出日遲遲又斜 並同前
羅漢條後洞有草蔓結如帶長丈餘附木而生相傳謂之
羅漢條畢田詩云五百移栖絶洞深空留轍跡杳難尋
綠絲條帶何人施長到春來掛满林 祖中故事
舒王與薛處士綦賭梅花詩輸一首曰華髮尋春始見梅
一枝臨路雪培堆鳳城南北他年憶杳杳難尋驛使來
與俞秀老至報寧王假寐秀老私跨王驢詣智覺禪師
有頃秀老至王曰為士子敢盗跨吾驢秀老頷自贖其
罪王曰罰松聲詩一首秀老立就詞極佳人忘之余補

曰萬壑搖蒼烟百灘度流水下有跨驢人瀟瀟吹醉耳
冷齋夜話
前輩花詩多用美女比狀如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
情也動人俗哉山谷酴醿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
荀令炷爐香乃是以美丈夫比之若出類而吾叔彭淵材
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
郎尤工也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
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烟燼滅剛
強必死仁義王陰陵失道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
用屑屑悲紅妝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

魂夜逐劒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菲寂寞寄寒枝舊
曲聞來似斂眉哀語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滔
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丘土當時遺事久成空慷
慨樽前為誰舞
舒王在鍾山有道士來謁因與棊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
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
故能入於不死不生舒王曰此特棊隱語
東坡詩曰客來茶罷渾無事盧橘楊梅尚帶酸張嘉甫曰
盧橘何種果也曰枇杷是矣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
夏熟黃柑橙榛枇杷橪柿亭柰厚朴盧橘果枇杷不應
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盧橘常

夏熟不據之而何也坡笑曰不欲爾
余游儋耳見黎氏出東坡別海北詩曰我本儋耳民寄生
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
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又登望海亭柱間有學
究太守曰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暮潮又謁姜
唐佐見其母余問識蘇公乎曰然無奈好吟詩嘗杖而
至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余索讀之醉墨攲
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
拳透爪
余至瓊州有長短句賦燈蛾曰窗燭花猶清夜闌粉衣香
翅遶團圞人皆認假為真實蛾豈將燈作火看方嘆息

爲遮攔也知愛處實難拚忽然性命隨烟焰始覺從前
被眼瞞
老杜詩曰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世不解稚
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筍詩曰稚子脫錦綳駢頭玉
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贊寧雜記曰竹根有鼠大如猫
色類竹名竹豚亦名稚子余問韓子蒼子蒼曰筍爲稚
子老杜之意不用食筍詩亦可老杜北征詩曰惟昔艱
難初事與前世别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意者明皇
鑑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
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群吏伏門屛貴人牽帝衣
白樂天長恨歌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乃官軍迫使殺妃子詩詠祿山叛逆耳孰謂劉白能詩
哉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可貴也
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爲梅花魯直嘆曰如嫩寒春曉行孤
山籬落間但欠香耳余賦長短句曰碧瓦籠晴香霧遶
呵手西偏小駐闌嘶馬風度女墻吹語笑南枝破臘應
開了道骨不凡江瘴曉春色通靈醫得花重小艷釀寒
春杳杳一聲畫角光殘 照又曰入骨風流國色透塵
種性真香爲誰風流鬢嚲粧半樹水村春暗雪壓枝低
籬落月高影動池塘高情數筆寄微茫小寢初開霧帳
並同前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一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二

宴遊門

李文正公言少保王仁裕與諸門生飲出一詩校掛於坐
次曰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
邊桂鑿壁偷將膝上名何幸不才逢聖世偶將疎網罩
群英衰翁漸老兒孫小異日知誰略有情公知舉時年已老諸子皆七十有幼稚
又與諸門生春日會飲于繁臺賦詩曰柳陰如
霧絮成堆又引門生歙[illegible]臺寂景即隨風雨去芳樽宜
命管絃催謾誇列鼎鳴鍾貴寧免朝烏夜兎催爛醉也
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並遺

冠萊公有妾曰蒨桃公因會贈歌者以束綾蒨桃作二詩
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
螢窻下幾度抛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窻軋軋
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燕姬一曲歌公和曰將
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飛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
向尊前聽豔歌並倫用名談
劉輝爲金陵小倅攝府事一日邀郡僚泊賓客僅百人遊
蔣山就太平僧舍開宴賦詩輝詩曰兩道翠陰迎騎合
四圍清氣逼人來林端有路雲千級物外忘機酒一杯
楊蟠詩曰樓鑿鶴怨不知處蔣山有樓鶴怨二谷虎路龍蟠空
見山芳艸路隨流水遠老僧心共白雲閑同前
施肩吾夜宴云蘭缸如晝曉不眠玉爐夜起沉香烟青蛾

一行十二仙欲笑不笑捻花燃碧窗弄嬌梳洗晚戶外
不知銀漢轉被即喚罰琉璃殘酒入四肢紅玉軟 鑑戒錄
桑門仲殊赴潤州郡宴於北固樓太守命坐客賦詩殊先
成曰北固樓前一笛風碧雲飛盡建康宮江南二月多
芳艸春在濛濛烟雨中 雲齋廣錄
趙叔平退居睢陽歐陽永叔致政居潁叔平來訪永叔時
呂晦叔知潁開宴召二公永叔自為作致語曰欲知盛
席繼前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
月兩閑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好景難
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倦游錄
范鎮自給事中謫官數年方歸濟南城西有張聰李永園

亭中於壁下張宴飲于園中因作詩云園林再到身
猶健官職全拋夢乍醒惟有南山與君眼相逢不改舊
時青 同前
郭曖升平公主壻也盛會文士即席作詩公主自帷中觀
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薰香荀令偏憐小傳粉何郎不解
愁之句衆皆稱妙或謂宿恐端自願賦一篇錢起曰請
以起姓為韻遂有金埒銅山之句曖出名馬金帛為贈
古今詩話
正月十五日夜許三夜夜行金吾廻禁寮其寺觀及前後
街巷會要處造燈籠燒燈光明若晝山堂高百餘尺神
龍已後復加嚴飾士女無不夜游竿有居者車馬塞路

有足不躡地被浮行數十步者王公之家皆數百騎行
歌蘇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
明月逐人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
莫相催郭利正詩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
馬騎滿路轉香車爛熳惟愁曉周遊不問家更聞清管
發處處落梅花崔液詩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
正可憐鳷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玉漏銅壺
且莫催鐵關金鎖徹明開誰家見月能閑坐何處聞燈
不看來神燈佛火百輪張刻像圖容七寶裝影裏雅聞
金口悅空中疑散玉毫光金勒銀鞍控紫騮玉輪青蓋
駕青牛驂驔始散東城外倏忽還逢南陌頭公子王孫

意氣驕不論相識也相邀最憐長袖風前弱更賞新絃
暗裏調星迴漢轉月將微露灑烟飄燈漸稀猶惜路傍
歌舞處躊躇相顧不能歸 洛靈異小錄
杭州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子瞻往見之常出至
風篁嶺左右驚曰公復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
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過溪亦
名二老 紀詩
荊南高從誨字遵聖季興嫡子也久專戎閫及至繼立頗
叶衆望始則飾車服尚鮮華遠市駔駿廣招伶倫荊渚
樂籍閒多有梁園舊物季興先時建渚宮於府庭西北
隅延袤十餘里亭樹鱗次艤艦異聚栽種異果名花脩

竹從誨紹立尤加完眷每月夜花朝會賓客從誨明音
律伊好彈胡琴有女妓數十皆善其事王仁裕使荊渚
從誨出十妓彈胡琴仁裕有詩美之曰紅妝齊抱紫檀
槽一抹朱絃四十條湘水淩波慚鼓瑟秦樓明月罷吹
簫寒敲白玉聲何婉暖逼黃鶯語自嬌丹禁舊臣來側
耳骨清神爽似聞韶 雜録

天下大定録載王仁裕兩篇一篇已載於此今録所遺一
篇云玉纖挑落斷冰聲散入秋空韻轉清三五指中遺
塞雁十三絃上囀春鶯譜從陶室偷將妙曲向秦樓寫
得成無限細腰宮裏女就中偏惬楚王情

崔公佐牧名郡日宴賓僚有一客巾幘不完衣破肘見突

從而入崔喜其來令下牙籌引滿數巡神色自若歌妓
駭其藍縷因大噱客獻詩曰破領幞頭衫也穿使君猶
許對華筵今朝幸倍文章守遮莫青蛾笑揭天崔令掩
口無咍賢士郡閣雅談

杜悰司空牧澧陽宏辭李宣古數陪宴飲戲謔侮慢杜不
能容使屏之長林公主出而救之云尚書不念諸子學
文待士如此那得平陽之譽遣易衣而赴中坐長林請
為詩黃裯纏也宣古詩云紅燈初上月輪高照見堂前
萬朶桃覆栗夜深拋耍令舞來挼去使人勞杜公賞之
後二子商休儒休皆登第人謂之曰非其母賢不能成
其子雲溪友議

白樂天致仕時裴晉公夜宴諸致仕官樂天賦詩云九燭
臺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歡娛飄颻舞袖雙飛蝶宛轉
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夜深臨去更踟躕南山
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古今詩話

裴令公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聯句元白有得色公為破
題聖楊侍郎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
知不能加遽裂紙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顧
白曰樂天可謂全其名也

李相國蔚鎮淮南布素孫處士來謁李敦舊分待之殊禮
將行祖送遊河橋下舟人回篙水濺近坐飲妓李公大
怒孫獻楊柳詞曰半額微黃金縷衣玉搔頭裊鳳雙飛

從教水濺羅襦濕知道巫山行雨歸舟子獲免罪又有
李嶠獻相國詩云雞樹烟含瑞氣深鳳池波待玉山澄
國人久倚東關望擬築沙堤到廣陵後果入相同前

雙井黃叔達字知命初自江南來與陳履常俱謁法雲禪
師于城南夜歸過龍眠居士李伯時知命衣白衫騎驢
緣道搖頭而歌履常負杖挾囊于後一市皆驚以為異
人伯時因畫為圖而邢敦夫為作歌曰長安城頭烏夜
棲長安道上行人稀浮雲卷盡暮天碧但見明月流清
輝君獨騎驢向何處頭上倒著白接䍠長吟搔首望明
月不學山翁醉似泥到得城中燈火鬧小兒拍手攔街
笑道傍觀者那得知相逢疑是商山皓龍眠居士畫無

比搖毫弄筆長風起酒酣閉目望窮途紙上軒昂無乃
似君不學長安游俠誇年少臂鷹挾彈章臺道君不能
提携長劍取靈武指揮猛士驅貔虎胡為腳踏梁宋塵
終日飄飄無定所武陵桃花春欲暮白水青山起烟霧
竹杖芒鞋歸去來頭巾任掛三花樹惇夫時年未二十
王直方詩話

林迥與黃秘教同遊連江玉泉有詩曰泉山好舉徵權尹
訟庭希曉馬破雲去夜船乘月歸妓歌珠不斷人醉玉
相依薄宦自拘者咄哉多少非 青瑣集

辟倭韓昭顧珣潘迎等為狎客競扠手搖頭令唐師入境
遇其報而遊幸師至利州方知將士紛然曰且打扠手

搖頭念周宣帝作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夜行遊令官
女連臂踏腳而歌 北夢瑣言

湖南馬氏作會春園開宴徐東野作詩有數聯為當時所
稱云珠璣影冷偏粘草蘭麝香濃却損花山色遠堆
羅黛雨草梢春戛麝香風來蘭寂寞含愁綠小杏妖
嬈弄色紅旁搜水脉湘心滿遍揭泉根楚底通水[illegible]浦
殘青[illegible]瘦石脂傾盡白雲空深浦送回芳草日急灘牽
斷綠楊風鷁梢逆入銀塘裏蘋迹潛來玉井中敗菊籬
疏臨野渡落梅村冷隔江楓剪開凈澗分苗稼劃破漣
漪下釣筒 湘湘故事

增修詩話總龜卷二十二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三

寓情門

曹脩古立朝謇諤嘗見池上有一所似者作小詩曰荷葉
罩芙蓉圓青映嫩紅佳人南陌上翠蓋立春風 青箱雜記

唐僖宗朝自內製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將士馬直於
袍中復得金鎖一枚詩一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
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直貨鎖於市為人告其將
并得詩奏聞僖宗令馬直赴闕以宫人賜直為妻有情
者為金鎖曲流於世 翰府名談

蜀人皆呼營妓為校書韋南康鎮成都龍之故胡曾有詩
贈薛濤曰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

子知多少管領春風揔不知濤再為連帥所喜因事獲
怒而遠之作五離詩以獻遂復喜焉一曰犬離家出入
朱門四五年為知人性足人憐只因咬著親情腳不得
紅絲毯上眠二曰魚離池一入池中四五秋常將朱尾
玩銀鉤近緣戲觸紅蓮折不得隨波自在遊三曰鸚鵡
離籠慣向侯門養此身飛來飛去羽毛新近緣言語無
方便不得籠中再喚人四曰竹離叢蓊鬱新栽成四五行
常持堅節待秋霜近來春筍鑽墻破不得垂枝對畫堂
五曰珠離掌一顆明珠內外通分明皎潔水晶宫近緣
一點瑕相累不得朝朝在掌中 鑑戒錄摭言謂此是薛書記上元微之未知孰是

成都女郎張窈窕上任事者詩曰昨日買衣裳今朝賣衣

裳衣棠都賣盡羞見嫁時箱有賣愁應緩無財心轉傷
故園胡虜隔何處是垂鄉（鑑戒錄）
鄭還古博士東都閑居與柳將軍往還柳宅有家姬鄭與
笑語柳知不怯也鄭將入京柳餞之鄭贈姬詩曰冶艷
出神仙歌聲雜管絃服有白苧曲欲上碧霄天秀擬生
裴秀如何知鄭云莫教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見詩曰
侯榮歸當爲遣充賀禮及除國子博士柳遣姬入京師
至嘉祥驛而鄭已物故柳甚悼之（古今詩話）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爲支使座中有屬意處
索骰子賭酒牧之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
玉纖纖祐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尖

（同前南部新書謂此詩乃李義山作）
封特卿爲湖州軍倅與同年李大諫詩酒唱酬以疾阻歡
及愈有詩曰已負數條紅蠟燭更辜雙帶繡香毬白蘋
洲上風烟好扶病須拚到后籌後有離別難詞佛許衆
生願心堅石也穿今朝雖送別會却有明年一座無不
悽愴（雜誌）
李翱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禮待之置
文卷几案間赴公宇視事長女及笄見文卷將數四謂
小青曰此人必爲狀頭李公聞之深異其語乃慕爲婿
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殿試徑赴佳姻催粧詩曰昔年
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

鸞鳳下妝樓盧止官舍迎內子入庭花開乃題詩曰芍
藥斬新栽當庭數朵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南部新書）
孝千里初上第遊嶺徼有韋滂自海南送趙氏十九歲而
許爲房妾房追於遊從暫與趙別后寄詩曰鸞鳳分飛
海樹秋忍聽鍾鼓越王樓只應霜月明君意緩撫瑤琴
送我愁山遠莫教雙淚盡鴈來空寄八行幽相知君送
臨邛市畫舸朱軒萬里遊（萬里橋也）千里以情托爲到
府訪之趙氏已適韋秀才矣詩與房章俱有布衣之舊
不陳之則負房之言欲陳之則傷韋之義作詩寄千里
曰春風白馬紫絲韁正值蠶娘未采桑五夜有心隨暮
雨百年無節抱秋霜重尋繡帶朱藤合却認羅裙碧草

長爲報西（離恨既郎纔去嫁劉郎）（雲溪友議）
薛宜僚會昌中爲左庶子充新羅冊禮使青州泛海船船
阻惡風雨至登州却漂回淹泊青州郵傳一年節度使
烏漢正尤加待遇有席中飲妓東美者薛頗多情連帥
置於驛中薛發日祖筵嗚咽流涕東美亦然乃於席中
留二詩曰經年郵驛許安棲　命他鄉別恨迷今日海
帆飄萬里不堪腸斷對含啼阿母桃芳方似錦王孫草
長正如烟行雲行雨令辭夢惆悵歡情却一年薛到國
未行冊禮旌節曉夕有聲旋染疾謂判官苗甫曰東美
何頻在夢中乎數日致卒苗攝大使行禮旅櫬回青州
東美乃請假至驛素服致奠哀號拊柩一慟而卒情緣

相感願為奇事 唐賢抒情

趙嘏頗有詩名不拘小節飲中贈歌者曰倚風無處避梁塵雅唱清歌日日新來值漢臯花欲盡一聲留得萬家春后因酒失悔過以詩上歙州守曰蓮渡清溪艷艷紅路橫秋色馬嘶風猶勞一榼郡齋酒傾對青山憶謝公

敬相牧廬州有朝客留意飲妓祖送短亭妓車後至相贈之曰望斷蘇娘小小坡竹逕金鴈展輕沙客卿事有凝情意何必臨尊始轉波 同前

大中年有江淮郡守名郎者樓縱飲見二遊女羅衣飄飄目送久之因詠曰兩朵紅英值萬金教人不負看花心高樓日晚東風急吹落千家何處尋存者曰宣宗顧問

稱旨擢中郎將有詩曰宮娃引入玉為行金殿齊趨近御床不見聖明親顧問如何得擢漢中郎風神俊邁後擢節鉞 南部新書

李尚書擢罷歙州吳員交代有佐酒錄事名媚川頗留意緣以納籍中妓韶光托於替人令存邺酒酣臨發洪飲不勝離情有詩曰經年理郡少歡娛為習干戈間飲徒今日臨行更交割分明留取媚川珠吳答曰曳履長裾日日歡須言達德淚汍瀾韶光今已輸先手領取殘珠掌內看 同前

鄭詳縱情詩酒至廬江謁郡守留連吟醉因贈妓曰臺盤闊狹纔三尺似隔中當有阻艱若不騎龍與騎鳳樂營門是望夫山 同前

江陵有士子游於交廣間而愛姬為太守所取納於高麗坡底及歸寄詩曰惆悵高麗坡底宅春風無復下山來守見詩遣還

白樂天任杭州刺史攜妓還洛後却遣回錢唐劉禹錫有詩曰其奈錢唐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

越水李嘉謨遊廣陵逢春未返其姬寄詩曰去時盟約與心違秋日離家春不歸應是經揚風景好恣情歡笑到芳菲答曰偶到揚州悔別家親知留滯不因花歷侵賓鏡雖相待長短歸時不及瓜

會昌中邊陲防戍有功勳留番餘十年妻侯氏綉錦迴文

詩作龜形獻進曰睽離已是十秋強對鏡那堪重整粧閨鴈燈前修尺素見霜心痛裂衣裳開箱叠綠先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綉作龜文獻天子願教夫婿早還鄉

崔左轄璀牧江外郡祖席夜闌一營妓先辭歸崔與詩曰寒簷寂寂雨霏霏候館蕭條燭盡微只有今宵同此宴翠娥佯醉欲先歸 並同前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有士子進趨閑雅因問曰何業曰學詩有妻否曰有即令作寄內詩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著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答曰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

好種無人種正好歸時又不歸滔憐之遺束帛遣歸古今詩話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為郡刺史有郡妓美而善歌公召置籍中昱作詩以送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公持盃妓歌昱詩公曰使君於汝寄情邪對曰然贈百縑而遣之歸其詞曰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去頻啼四五聲

韓翃少負才名鄰居有姓李者每將倡妓柳氏至其居必邀韓同飲愈熟柳每窺所往來皆名人因果暇語李曰韓秀才甚貧然所與遊必時賢是必不久困宜假借之李深然之具酒邀韓至謂韓曰公當今名士柳當今名

色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遂命柳與韓韓翃辭李曰大丈夫相遇盃酒間一言道合尚相許以死一婦人何足辭夫子貧柳資數萬可以取濟柳負韓而去韓辭之柳曰此豪達者昨暮其言之矣我就柳歸來歲成名淄青節度使辟為從事韓以世方擾不敢以柳同行置之都下期至而迎之三歲不果寄之詩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依依今在否縱使長條拂地垂如今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惜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不堪折

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一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有旨許宮人從人[illegible]紅葉而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

顧況在洛與閒遊苑中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明日於上游亦題於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十日餘有客尋春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云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開元中賜邊將軍士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

以詩白帥帥進呈明皇以詩遍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明皇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謂之曰吾與爾結今生緣邊人感泣

張又新郎中嘗為廣陵從事有歌妓常致情而終未果納二十年後妓猶在籍中張罷江南郡道由廣陵時李紳鎮淮南宴飲極歡張以指染酒書一絕於盤上相府命妓歌以侑張酒其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酒罷令妓侍張歸

太和初有御史分務洛都有姬善歌時李逢吉留守欲一見既不可辭遂往焉李有姬四十餘輩皆在其下既入

不復出作詩兩篇投李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仙窓暗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 一首已失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叔寶妹樂昌公主陳政衰謂其妻曰國破必入權豪家儻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各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為楊越公得之乃為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至還其妻因與德言樂昌餞別令樂昌為詩曰今日甚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

樂天姬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樊素年既長小蠻方豐艷因為楊柳詞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

唐戎昱守零陵妓籍中有善歌者湘帥于公頔遣索之昱乃遣行比至令歌乃昱送妓辭也其辭曰寶鈿香蛾翡翠裙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向襄王道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大丈夫不能立功業為異代所稱豈可奪人愛姬為己之娛遂贈以帛送歸零陵

五溪論事云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偶倚欄於大慈寺樓有大桐葉飄然而墜上有詩云拭翠斂蛾為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侯貯小帖凡五六年方卜任氏為婚嘗諷此事任氏曰此是妾書葉時詩爭得在公處曰向在大慈寺閣上倚欄得之即知今日聘非君偶然也侯以今書較之與葉上無異 並同前

李茂後為會府從事出逢一小青衣有色馬上目之作詩曰行盡疎林見小橋綠楊深處有紅樵無端眼界無分別安置心頭不肯銷其內子甚妬晚年牧泗州有詩云落日西山近一竿世間恩愛極難拚近來不作顛狂事免被冤家惡眼看 南部新書

謝郎中有女數歲能吟詠長嫁王元甫元甫調官京師送別云此去惟宜早早還休教重起望夫山君看湘水祠前竹豈是男兒淚染斑 青瑣集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三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四

感事門

高力士謫巫州山谷多薺而人不食感之因作詩以寄意曰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都不改 明皇雜録

李適之在相位每退朝則邀賓客諧謔賦詩曾不備林甫之害嘗為詩曰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復如何及罷相又為詩曰避權仍罷相樂勝且銜盃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冤之

明皇幸蜀回至劍門謂侍臣曰劍門天險自古及今敗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也因作詩曰劍閣橫空峻鑾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賈深勒于石 開元傳信記

明皇將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樓而歌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得幾時不見而今汾上水惟有年年秋鴈飛顧侍者曰誰為此對曰宰相李嶠辭也明皇曰真才子不待曲終而去 明皇傳信記

唐曲江開元天寶中嘗有殿宇因安史之亂遂盡圯廢文宗覧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緑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兩岸建亭館焉 春明退朝録

劉洞嘗以詩百餘首獻李煜首篇乃石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煜覧之掩卷改容金陵將危為七言詩大榜於路傍曰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又云翻憶潘郎章奏內愔愔日暮好沾巾蓋潘祐表云家國愔愔如日將暮也 江南野録

韓熙載高密人顯仕江南晚年奉貢入梁都絶知舊乃題于館壁云未到故鄉時將謂故鄉好及至親得歸爭如身不到目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瀟瀟旅館秋歸來牕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歸舊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行舉目無相識金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 江南野録

後庭花亡陳之曲也杜牧之詩曰烟籠寒月水籠沙夜泊秦淮賣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故胡曾詩曰陳國機權未可涯如何後主恣驕奢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

思越人亡吳之曲也胡曾詩曰吳王恃霸弃賢才貪向姑蘇醉醁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

柳枝歌亡隋之曲也胡曾詩曰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韓渥詩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那堪更想千年後誰見楊花入漢宮古今詩話謂此詩是韓琮作又賀知章詩曰碧玉粧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緑絲絛不知細

禁籞裁出二月春風是剪刀羅隱詩曰裊裊和煙映玉樓半垂橋上半垂溝今年漸見拔條容惱亂春風卒未休李涉詩曰錦池江上柳垂橋風引蟬聲送寂寥不必如絲千萬縷只禁離恨兩三條鑒戒錄

天成初明宗召亡蜀舊宰臣王鍇等賦蜀王降唐詩惟牛希濟爲佳詩曰滿城文武欲朝天不覺鄰師犯塞烟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還卻舊山川非干將相扶持拙自是君臣數盡年古往今來亦如此幾曾歡笑幾潸然

元微之劉禹錫韋楚客會於樂天之居因論南朝興廢事各賦金陵懷古詩夢得方在郎省元公已居北門夢得騁其才略無遜意滿引一觴請爲首唱一揮而成白公

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得其珠其餘鱗甲將何爲三公於是罷吟夢得詩曰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荒苑至今生茂草古城依舊枕寒流如今四海歸皇化兩岸蕭蕭蘆荻秋

杜荀鶴朱梁時作時世吟十首今錄其兩首云夫因兵亂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前雖見於詩話所載事固不同姑存其作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八十衰公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催賦稅未曾州縣略安存至今雖

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並同前

內侍張繼常爲鎮戎軍鈐轄因題詩於廳事曰夜聞磧外鈴聲苦曉聽城頭角調哀不是感恩心似鐵誰人肯向此中來繼常能讀書有識好談論知治體中間入內都知領郡談苑

翠微寺在驪山絕頂舊離宮也唐太宗避暑於此后寺亦廢有遊人題云翠微寺本翠微宮樓閣亭臺數十重天子不來僧又去樵夫時倒一株松

鍾謨建安人爲李璟奏表稱臣於周孫晟遇害獨赦謨爲耀州司馬有詩與州將云翩翩歸盡塞垣鴻隱隱寒聞帶雨鐘渭北離愁春色裏江南家事戰塵中還同逐客

紉蘭佩誰聽縲囚奏土風多謝賢侯振吾道免令搔首泣途窮後畫江爲界世宗召謨爲衛尉卿放還國作詩獻其略云三年耀武群雄伏一日回鑾萬國春南北通歡永無事謝恩歸去老陪臣世宗覽之而悅之並同前

元厚之昔隨侍在荊南從學於龍安寺僧會後三十年以龍圖閣帥荊州昔之老僧猶在一日訪舊僧而門徑池臺如昔悵感久之因撤其堂榜曰碧落題詩於堂曰九重侍從三明主四紀乾坤一老臣未幾召還翰林從熙寧大政真可謂乾坤老臣也古今詩話

王播少遊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飯僧厭之後二紀出鎮廣陵因訪舊遊向書字已爲碧紗籠矣題二詩曰

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初發院初僧而今再到經行處
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
二十年前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古今詩話北夢瑣言載後篇段文昌題江陵佛寺

李翱尚書於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沮侍御殷堯
藩即席贈詩曰姑蘇太守青蛾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
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因問之乃蘇州韋中
丞愛姬所生女也因相為之吁嘆即命更其舞衣於賓
榻中擇士嫁之舒元輿侍郎聞之贈李公詩曰湘江舞
罷忽生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
舊嫁文姬 古今詩話

杜甫開元中流寓秦越有秦州詩二十首其首敘曰有弟
皆羇旅無家問死生寄書多不達況乃未休兵后歿衡
州耒陽縣杜牧之嘗覽其集有詩曰杜詩韓筆愁來讀
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無人解合續絃膠
羅隱題杜甫集曰楚水悠悠浸 亭楚南天地兩無情忍
教孫武重泉下不見時人說用兵 南部新書

詩云昔日青樓對歌舞今日黃埃聚荊棘山川滿目淚沾
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而今汾上水惟有年年秋鴈
飛李嶠作也明皇深賞之當時未有太白子美故嶠輩
得稱雄爾意其遭罹世故不得不爾雨中聞鈴且猶淚
下嶠詩可不如撼鈴也以此論工拙殆未可也 蘇公詩話

李士元嘗為僧遊初有登單于臺詩云海上曾樓望翻成
極目愁路沿荒塢去河背玉關流馬散眠沙磧兵閑倚
戍樓殘陽三會角吹白旅人頭登華閣詩云亂後獨來
登大閣凭闌舉目盡傷心長堤過兩行人少廢苑經秋
草自深破落侯家通永巷蕭條宮樹接疎林總輸釋氏
青蓮館依舊重重布地金 雅言雜錄

張祐素藉詩名凡知己者皆當世英儒故杜牧之云誰人
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祐有華清宮詩為世所
稱云龍虎旌旗雨露飄鳳池歌斷玉山遙明皇上馬太
真去紅杏滿園香自銷 郡閣雅談

李朱崖平泉莊佳景可愛洛中士人詫於江邊有詩曰

平泉風景好高眠水色風光滿目前剛欲平他不平事
至今惆悵滿南遷江過楊相宅有詩云倚伏從來事不
遇無何平地起青霄幾到青霄却平地門對古槐空寂
寥 唐賢抒情

陳喬張佖重陽日登高于北山湖亭木奏聲樂因吟杜工
部九日宴藍田崔氏莊詩其末句云明年此會知誰健
醉把茱萸仔細看員外郎趙宣文時亦在集感慨流涕
者數四舉坐異之未幾趙卒 南唐近事

僖宗幸蜀有北省官忘名避地江左元昆危蹤在蜀因寄
詩曰涉江今日恨偏多援筆長吁欲奈何倘使淚流西
去得便應添作錦江波后有朝士同在外地覩野花追

恩京師舊遊云曾過街西看牡丹牡丹纔謝便心闌如今變作村園眼古寺花開也喜歡 韓詩

錢思公謫漢東作一曲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草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年年漸變成衰晚鸞鑑朱顏驚暗換昔年多病厭芳尊今日芳尊唯恐淺每歌之酒闌則泪下時後閣尚有一白髮姬乃鄧王徹歌鬟驚鴻也善憶先王挽鐸中歌此聲相公其亡乎果薨於隨鄧王舊曲曰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頗相類 湘山野錄

胡汾不知何許人嘗隱廬山桑落洲一篇云莫問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流古岸摧將盡平

沙長未休想應百年後人世更悠悠又月詩云輪中別有物光外更無空 摭言

元和十三年進士陳標獻諸先輩詩曰春官南院院墻東曉色初明月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逢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鶯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曾惆悵去年中 同前

余昔在錢唐一日晝寢寶山僧房起題其壁云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后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余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宏之流豈此等輩哉吾嘗作太白真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汚吾足乃敢嗔吾令後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百斛明珠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予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夜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予素不解棋因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詩曰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映夜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爲棊者戶外屨二不聞

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並同前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四

感事門下

西蜀楊君數年前見之甚貧今見之亦貧所異於昔者蒼頭華髮耳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貧者鄙使其達時遇合豈減當世之士哉頃宿長安驛聞泣者甚悲問之乃昔富而貧者乃作一詩令以贈楊君孤村漸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唯燭焉愁吟互答有寒蛩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尚倚墻勸爾一盃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玉局文

予十八年前中秋與子由觀月彭城作一詩以陽關歌之今復過此夜宿於贛上方南北顧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雖未覺有今夕之悲但懸知為他日之喜也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同前

贊皇公再貶朱崖道中有詩云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雒苑武皇恩重宴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坑叛逆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又登朱崖郡城云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遶郡城世傳贊皇公崖州詩皆他人所作只此二首是真 古今詩話

明皇友悌古無有者嘗以書賜弟寧等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生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 雅洛靈異記

唐元和十三年士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庾承宣侍郎曰精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樓閣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歐陽澥亦作燕詩獻鄭愚侍郎云翩翩飛燕書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后為誰歸去為誰來 古今詩話

盧氏子垂拱中不中第步出都門其日寒甚投宿旅舍一客續至附火吟曰學織繚綾功未多謾臨機杼錯拋梭莫教宮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盧憶前詩乃白尚書者因問其姓氏曰姓李氏世業織綾前屬東宮錦坊近以薄藝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樣與前不同不謂伎倆兒以文采求售不重於世如此

元稹奉使東川於褒城題黃明府詩序曰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為錄事有客后至數杯酒令併飛數盃逃席而去醒后問其人曰前虞卿黃丞也爾後絕不復知所在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驛有黃明府見迎問其前銜即曩日逃席也因問坐隅山川則褒女所奔之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地在其右感今懷古作

贈黃明府詩曰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積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時眼暫明便邀連坐叙共摘船行酒思臨風亂霜鬢拂地平不看深淺酌貪論古今情邈邈七盤路坡陀數丈城花疑褒姒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空聞千古情 同前

魏瓘侍郎知廣州手城一角忽頹一古塼有四大字云委於鬼工是魏字公感其事大築新之罷而召還仲簡待制代之未幾儂賊寇廣州外城一擊而圯獨子城堅完民賴以生賊平朝廷以公有前知之備加諫議大夫再知五羊二年公以築城之功自論久不報作感懷詩曰

羸羸霜髮一衰翁蹤跡年來類斷蓬萬里遠歸雙闕下一身還在衆人中螭頭賜對恩雖厚雉堞論功事已空淮上有山歸未得獨揮清淚灑春風又五羊書事詩云雖云嶺外無霜雪何事秋來亦滿頭又游公林其詩進呈加龍圖閣學士尹天府

南唐元宗割江之后金陵對岸即是敵境因遷都豫章每北望忽忽不樂有詩曰靈槎思浩蕩老鶴憶崆峒又廬山百花亭刊石云蒼苔迷古道紅葉亂朝霞皆佳句也

隋煬帝迷於聲色高昌鶴浙入項升進新宮圖覽之大悅即日召有司具材役夫經歲而成帑庫爲之一空帝之喜謂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每一幸即經月宮女無數后宮多不得進有侯夫人者有美色忽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左右取進有自感詩三首其一曰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其二曰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其三曰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閑花草翻承雨露多又云粧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又遣意云祕洞扃仙卉彫房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煬帝見詩反復傷感眡其屍已死顏色尚爾厚禮葬之

寧王憲宅左有賣餅人妻有色王欲之厚遺其夫取之寵嬖踰等閱歲因問云尚思餅漢否默然不對因呼令見

其妻注眼淚下若不勝情時坐客十餘無不悽然王請客賦詩王摩詰先成詩曰莫以今朝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東海北巖畔有大石龜俗云魯般所造夏則入海冬復止此山沍有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劉虛白昔與裴令公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云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並同前

余自夏歷秋毒熱七八十日不衰炮灼理極甚謂不復有清凉之時今日復凄風微雨遂御夾衣顧念茲歲屈指可盡彭澤云我今不爲樂知有來歲不此言真可爲惕

然也 王直方詩話

僧可隆善詩高從誨閱其卷有觀棋句云萬般思後得一失廢前功從誨謂可隆曰吾師此詩必因事而得隆答曰某本姓慕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共多忤維翰維翰登第以至入相某猶在場屋頻年敗衂皆維翰所挫也因削髮為僧其句實感前事而寄意焉從誨識鑒多此類也 大定錄

廖圖父爽直嘗為永州刺史齊后進零陵於民閒見父題壁感而成詩曰下馬連聲叩竹門主人何事感遺恩回頭泣向兒童道重見甘棠舊子孫 青瑣后集

杜牧太和三年佐吏部沈公傳師幕在江西時好好年十

三始以善歌來入樂籍中後一年公鎮宣城復置好好於宣城籍中後三歲為沈著作述師納之後三歲於洛陽城重見覩好好感舊傷懷故題二十韻以贈之爾為豫章姝十三纔有餘翠茁鳳生尾丹葉蓮含跗高閣倚天半晴江聯碧虛此地試爾唱特使華筵鋪主公顧四座始訝來踟躕吳娃引贊起低回映長裾雙鬟可高下才過青羅襦盼盼乍垂袖一聲雛鳳呼繁絃迸關紐塞管裂寒蘆衆音不能逐裊裊穿雲衢主公再三歎為言天下姝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精珠龍沙看秋浪明月遊東湖自此每相見三日以為疎玉質隨月滿豔態逐春舒絳脣漸輕巧雲步轉虛徐旌旆忽東下笙歌隨舳艫

霜彫謝庭樹沙煖句漾蒲身外任塵土樽前極歡娛飄然集仙客著作嘗合集賢校理諷賦欺相如聘之碧瑤珮載以紫雲車洞戶水聲遠月高蟾影孤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陽重相見婥婥為當壚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鬚朋遊今在否落魄更能無門館慟哭后水雲秋景初斜月掛衰柳涼風生坐隅灑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

蜀王衍俘係入秦至劍閣閬山水之美詩云不緣朝闕去好此結茅廬時人笑之至咸陽又作曲子云盡是一場應得與夫無愁入井者所校無多也 北夢瑣言

廖圖在永州有江干感興詩云正悲世上事無限細者水中塵更多其為識者所稱

种放在章聖朝累章乞歸賜買山銀百兩放少時有瀟湘感事詩曰離離江草與江花往事洲邊歎復嗟漢傳有才終去國楚臣無罪亦沉沙凄涼野浦寒飛鴈牢落汀祠晚聚鴉無限清忠沉浪底滔滔千頃屬漁家亦先兆也 古今詩話

開元時樂工李龜年承恩遇於東都通遠里創堂甲於都下其後流落江南每為人歌則坐客掩泣罷酒杜子美嘗贈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崔九即滌中令湜之弟也 明皇雜錄

明皇初自巴蜀回夜闌登勤政樓倚欄南望烟月滿目因

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尚未還蓋圖寓意道之
詩也歌畢里中隱隱如有歌者謂力士曰得非梨園舊
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於里中召至果梨
園弟子也其夜復乘月登樓左右惟力士及妃侍者紅
桃在焉遂命歌凉州凉州即貴妃所製親御玉笛爲倚
樓曲曲罷無不掩泣因廣其曲傳於人間
明皇在南内耿耿不樂每自吟太白傀儡詩曰刻木牽絲
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
一世中 並同前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惠州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曰
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
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亦相似
鄒志完過永州淡山岩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
至而狐鳴僧出迎以馴狐爲言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
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
至老禪 並冷齋夜話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五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六

寄贈門上

呂文穆公蒙正嘗與溫仲舒及一友人忘其姓名讀
書於洛陽龍門山誓不作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爲狀
頭溫已不意然尚中甲科其友人隨拂衣歸隱後文穆
大用 太宗問昔與誰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遂以著
作郎召不起故文穆罷相歸洛作詩贈之曰昔作儒生
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黄扉九重鵷鷺醉中別萬里烟霄
達了歸陵袞盡鬢新白髮故人猶看舊麻衣洛陽謾說
多才子自嘆遭逢似我稀故人蓋指歸隱者也 青箱雜記
梁周翰太宗朝爲館職真宗即位除知制誥栁開贈詩曰
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 古今詩話
五代末濠梁人南楚材遊陳頴聞頴守欲妻之楚材已
娶薛氏以受頴守之恩遣人歸取琴書之屬似無還意
薛氏善書畫能屬文自對鑑圖其形并作詩寄之曰欲
下丹青筆先拈玉鑑端已驚顏寂寞漸覺鬢凋殘淚眼
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見
而慚爲與之偕老 唐宋遺史
韋應物爲蘇州太守嘗有詩贈米嘉榮曰吹得凉州意外
聲舊人惟有米嘉榮近來年少欺前輩好染髭鬚學後
後生又嘗赴揚州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
人在側驚而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樂妓

侍寢問記其詩否一妓強記乃誦之曰高髻雲鬟宮様
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
腸同前 古今詩話 劉夢得詩

唐末士子崔郊姑有婢端麗郊竊愛之他日鬻婢於襄陽
司空于頔得錢四十萬因寒食出遊婢見郊立於柳陰
下郊因作詩隨以贈之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
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疾郊者錄
詩以示頔頔召郊執其手曰詩公所作也四十萬小哉
何不早言因以婢贈之 唐宋

雷德驤有終父子二人並命為江南淮南漕王元之贈詩
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接王畿漕運帆檣去似飛父子

有才同富國君王無事免宵衣孱除姦吏魂應喪養活
疲民肉漸肥還有文場受恩客望塵情抱倍依依其二
曰當時長氣壓朱雲老作皇家諫諍臣章疏罷封無事
日朝廷猶指直言人題詩野館光泉右講易秋堂動鬼
神棘寺下僚吻末路齊心猶祝東洪鈞元之嘗出德遜
門下而德遜深於易酷於詩也 青箱雜記

樞密邵公亢謂余詩似樂天一日閱相國書肆得馮瀛王
詩集歸公與余語曰子詩似樂天又愛馮詩將來拈取
箇窮達李老 慶曆中京師有人號窮達李老每好詠詩而詞多鄙俚以此戲之 遂皆大
笑熙寧中余辟定武帥幕公自鄆附所作詩一軸并寄
余詩曰流年真似隙中駒別后情懷懶更疎天上又須

新曆日床頭未答故人書殷勤孟鳰功曹檄狼籍盈盤
上客魚好在仲宣家萬里從軍苦樂定何如

李文正昉呂正惠端同致文館後貴登台輔李贈呂詩曰
憶昔僦居明德坊官資俱是校書郎青衫共直昭文館
白首同登政事堂佐國廟謨公已展避賢榮路我猶妨
主恩至重何時報老眼相看淚兩行 並同前

向文簡敏中寇忠愍準二相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第後
文簡東鈞忠愍以使相守長安文簡作詩寄忠愍忠愍
酬之曰五殿登科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惟
有公兼我白首猶持將相權 唐宋遺史

劉昌言泉州人常侍陳洪進為幕客入朝為副樞嘗作

下第詩落句云唯有夜來蝴蝶夢翩翩飛入刺桐花後
為商丘記室王元之贈詩曰年來復落事堪嗟載筆商
丘鬢欲華酒好未陪紅杏宴詩狂多憶刺桐花蓋為是
也 同前

錢塘林逋處士有高節范文正公贈詩曰巢由不願仕堯
舜豈遺人風俗因公厚文章到老醇

張乖崖公為布衣時與陳希夷善因夜話謂希夷曰欲分
先生華山一半住得無希夷曰餘人不可先輩則可及
旦相別希夷以宣和中筆一枚白雲臺墨二劑蜀牋一
角贈之公曰會得先生意驅某入鬧處去曰珎重珎重
希夷送公回謂門弟子曰此人無情於物達則為公卿

不達則爲帝王師公當感之後尹蜀過華陰寄希夷詩
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强要清時謁致君今日星馳劍南
去回頭慚愧華山雲
曹脩司封守邵武以竹簟贈僧仁曉并鼎小詩曰翠筠織
簟寄禪齋半夜秋從枕底來若也此時人問道寒天捲
却暑天開 並同前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脩儒學好詩有百篇名金鰲集
獻李若虛侍郎因採集中佳句可取者記之于書使
賓于馳詣洛陽獻諸朝廷其年龍紀明年春擢李肪同
擢進士第後事李後主爲淦陽令因抵法當死會昉遷
翰林學士閑在縲絏以詩寄賓于曰初携書劍別湘潭
金牓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來詩價滿江南
長爲邑令情終屈縱處卿曹志未甘莫學馮唐便休去
明君晩事未爲慚主見其詩而宥之後官未幾歸老連
上號群峯叟吉守馬致恭以詩送其末章云今日還家
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 江南野錄雅言系述記吉守送賓于詩有全篇及賓于詩
李頻方干高第也登第後干寄詩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猶
卧雲 鑑戒錄
羅隱以諷刺之深久而不第劉贊贈之詩曰人皆言子屈
我獨以爲非明主旣難謁青山何不歸年虛侵白髮塵
土污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隱見之遂起歸歟
之興作五湖詩曰江頭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思悠哉

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也知無弃物
候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在五湖歸去來
施有吾贈邊將詩曰輕生奉國不爲難戰苦身多舊箭瘢
玉匣鎖龍鱗甲冷金鈴繫鶻羽毛寒皂貂擁出花當背
白馬騎來月在鞍却恐太平臨虜塞柳營時把陣圖看
杜荀鶴若於詩有贈僧句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得心頭
火自消又云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
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是輸僧
翁承贊唐末爲諫議大夫使福州至劍浦縣見舊識僧亞
齋贈詩云蕭蕭風雨建陽溪溪畔維舟見亞齋一軸新
詩劍潭北十年舊識華山西吟魂皆向江村老空性元
知世路迷應笑乘軺青瑣客此時無暇聽猿啼
唐陸希聲以雙鈎傳字法授僧䛒光䛒光入長安爲翰林
供奉而希聲尚未達以詩寄䛒光曰筆下龍蛇似有神
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洴澼人
䛒光感其言薦希聲後至宰相 並同前
興國中潘若冲罷桂林經南岳留鶴一隻與廖融贈詩一
章云峭格數年同野興一官纔罷共船歸稻粱少飼教
長瘦羽翼無傷任遠飛側耳聽吟侵靜燭啄花作舞帶
斜暉朝天萬里不將去留伴高人向釣磯若冲到京投
維揚通理臨行復有詩寄融曰曾經別墅徃行蹤春浪
和烟撼釣筒共步幽亭連石鮮寄眠靜榻帶松風秋來

丨嬋娟夢岳雲白别后應添鶴頂紅又泛汴舟隨汴水不堪
南望思忡忡後至維揚聞融與鶴相繼而亡若冲感而
又為一絶云南岳僧來共歎吁風亭月榭已荒蕪先生
去世未十日留伴高吟鶴亦徂融卒未久潘有泉陵之
命經隱居有詩哭云天喪我良知無言便淚垂惟來相
見夢永絶寄來詩應有異人吊從茲雅道衰替風古原
上新塚草離離雅言雜載
杜羔妻劉氏善為詩羔累舉不第將至家妻即先寄詩曰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尋登第妻又寄詩
云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

正年少今夜醉眠何處樓南部新書
張介以命術遊公卿門寓居錢塘西湖上嘗自京師南歸
士大夫率為詩贈之呂許公王沂公時方執政亦皆有
詩夏鄭公留守南京為詩繼二公曰上公詩筆千金重
遠客歸裝一舸輕莫到青山更招隱且留明哲為蒼生
鄭谷雪詩云亂飄僧舍茶烟濕密洒歌樓酒力微江上晚
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有段贊善善畫因采其詩
為圖曲盡瀟洒之意持以贈谷谷為詩以謝之云贊善
賢相後家藏名畫多留心於繪素得意在烟波屬興同
吟詠功成更琢磨愛余風雪句幽絶寫漁蓑古今詩話
歐陽价攻傳神楊次公贈之詩曰國手曾煩寫殺白無人

彷彿醉顏開青銅鑑裏尋常見不謂今從筆下來奉職
劉裕亦贈詩曰筆妙今為第一人心期造化奪天真精
神形骨從來一移入青縑稚兩身古今詩話
唐相鄭綮贈老僧詩曰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瓶粘
柱礎宿火隱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自云此詩
可以衡稱重輕不偏也嘗有人問相國近有新詩否曰
詩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中安可得之同前
王定保唐光化三年李渥侍郎下及第吳子華侍郎爲
壻子華即世定保南遊湖湘無光歸意且假緇服自長
安來明日訪其良人白於馬武穆王令引見定保於定
林寺吳隔簾謂之曰先侍郎重先輩以名行俾妾侍箕

帚侍郎沒廣先輩以妾改適是以不遠千里來明侍郎
之志定保不勝慚赧致書武穆乞為壻吳確乎不拔定
保為盟畢世不婚矣吳歸吳中外家沈彬有詩贈定保
云仙桂曾攀第一枝薄遊湘水阻佳期鵲橋已失齊眉
願蕭寺行逢落髮師廢苑露寒蘭寂寞丹山雲斷鳳參
差聞公已有平生約謝絶女蘿依兔絲定保後為馬不
禮奔五羊依劉氏官至卿郡閣雅談
賈島為普州司倉方干寄詩曰亂山重復疊何路見先生
豈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閒曹曾得醉薄俸亦勝無莫
問為詩苦年年芳草生鑑戒録
稷山驛吏王全作吏五十六年稱有道術往來多贈篇什

李義山有詩贈云過客不須詢歲代唯書乙亥與時人
令狐綯自湖州刺史拜翰林學士因夜召對坐從容語及文宗大稱之由是眷遇有加未幾拜相因郊禮待祠還趙嘏贈詩云鶚在卿雲冰在壺代天才業共訏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圖昨夜星辰迴劍履前年風月落江湖自湖州入相纔二年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詩史

李贊皇顧開寒素之路及南遷或人贈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徐鉉謫居舒州贈彭芮云賈生去國已三年短褐閒吟醉水邊終日野雲生砌下有時京信到門前無人與和投湘賦愧子來浮訪戴船醉裏新詩好歸去莫隨騷客賦林泉並同前

陳文惠堯佐退居鄭下張退傅知西京以姚黃魏紫及酒惠文惠答詩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倦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雲齋廣錄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六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七

書事門

唐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侍郎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脈脈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如神仙焉小說舊聞

長和國使人布燮聽蜀妓洞雲歌詩云嵇叔夜鼓琴飲酒無閒暇若使當時聞此歌拋擲廣陵都不藉劉伯倫虛生浪死過青春一飲一石猶自醉無人為爾卜深塵又思鄉詩曰廣北行人絕雲南信未還庭前花不掃門外柳誰攀坐久銷銀燭愁多減玉顏懸心秋夜月萬里照關山鑑戒錄

江南人多畬田先熂爐熂音餼縱火熚草也爐火燒山界也俟經雨乃下種歷三歲土脈竭不可復種藝但生草木復熂旁山宋西陽王子尚所部鄞縣有畛田音畛畬田也子尚言山湖之俗熂山封水澤山須熂爐後種劉禹錫謫連州作畬田詩云團團縵山腹鑽龜得雨卦上山燒臥木又云下種暖灰中乘陽拆芽櫱蒼蒼一雨後若穎如雲發白樂天子規啼云畬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棲畬諸本音又爾雅云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易曰不菑畬皆同音凡三歲而不可復種蓋取畬之義也談苑

進士科始隋大中盛於正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不以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卿相又曰一品白衫其不利者謂之三十老五經五十少進士有老於文場者亦無恨焉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摭言

浮圖老師元公欲為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惟驚我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神耶 百斛明珠

世常傳云欲人不知莫若不為以謂既為之也安得人之不知夫至隱至密者莫若中冓之事豈欲人之知邪然而不能使人不知以此凡事之不循理者雖毛髮之細不可為也明皇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兄弟同處於其間無何妃子輒竊寧王笛吹之始亦不彰因張祜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處閑把寧王玉笛吹妃因此忤明皇不懌乃遣中使張韜光送歸楊銛宅妃子涕泣謂韜光曰托以下情繳奏妾罪固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惟髮膚生從父母爾今當即死無以謝上乃引刀剪髮一結附韜光以獻自妃之放逐皇情憮然妃髮至張韜光取搭之肩上明皇見之大驚惋遂令高力士就召以歸嗟乎道路之言亦可畏也使張祜不為此語事亦何由彰顯之如此然張亦何從得此為之說以此可驗其欲人不知莫若不為亦名言也

唐末有宜春人王轂者以歌詩擅名於時嘗作玉樹曲云碧月夜夜璚樹春蓮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豐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劒上粘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面上已無陳日月此詞大播於人口轂未第時嘗於市廛中忽見同人被無賴輩毆打轂前救之揚聲曰莫無禮識吾否吾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面上已無陳日月者無賴輩聞之歛袵慙謝而退噫無賴者乃小人也能為此等事亦可重也方其倚力恃勢勃然以發兇暴之氣將行毆擊視其死且無悔矣及一聞其名人則慚謝之色形於外斯亦難矣有改悔之恥向善之心得不謂之君子哉 百斛明珠

戚綸家學初仕為吉州太和令里俗頑悍喜結誣訟公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固桎梏其笞捶組索比他邑數倍民已自怵駭次作諭民頌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規誓立限曰誦半年頑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衆因此獄訟大減其詩有云文契多欺歲月深更將疆界強相侵官中撿出真兼偽枷鎖鞭笞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 玉壺清話

今時市語答人真實事則稱見來此語蓋已久矣坡贈黃山人詩云面頰照人元自白眉毛覆眼見來烏 方詩話

羅虬羅鄴羅隱齊名號三羅李孝恭籍中有紅兒善肉聲嘗為二車屬意鄰道虬請紅兒歌而贈之繒綵孝恭

以副車所貯不令受所貺虬怒拂衣而起詰旦爲絶句
百篇號比紅兒詩盛行於時摭言
盧仝詩云何時得去禁酒國今吾謫嶺南萬户酒家有一
婢昔嘗爲酒肆頗能伺候冷煖自今當不乏酒可以日
飲之何其去禁酒國矣玉局文
上元夜登樓貴戚例有黄柑相遺謂之傳柑東坡有扈從
端門觀燈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人散月紛紛歸
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蓋謂此也五方詩話
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洛軟紅香塵之語故東坡
和錢穆父將潁叔從駕景靈宮詩云半白不羞垂項髮
軟紅猶戀屬車塵

李方叔爲坡公客坡公知貢舉而方叔下第有詩云平生
謾説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山谷和之云今年持橐
佐春官遂失此人難塞責蓋是時山谷亦在貢院中也
舟人占雲若砲車雲起輙急避雲乃大風候也東坡有云
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文潛有云喜逢山
色開眉黛愁對山雲起砲車
冰厮事見因話録云歐陽有詩云獨宿冰厮夢帝閽
余疑李賀云酒滴珍珠紅夏孝剛云江南人造紅麴酒
白樂天云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萄謂太原出蒲萄酒也
然此乃律詩用平聲讀則太不律用側聲讀則近俗耳
京師芙會最盛於會靈觀之凝祥池故文忠詩曰凝祥池
鎖會靈園僕射荒村安可比而東坡又云忽憶嘗新會
靈觀滯留江海得加飡僕射坡在鄭州世亦稱其芡實
也同前
老杜有笙聞桑落酒句世説謂桑落河名美酒而庾信有
從蒲州刺史乞酒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
詩云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載於雲溪友議而歐陽文忠以
謂相傳作僧詩慶曆中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
使因修江岸得此石於池湯江水中始知爲靈澈詩何
邪同前
賓護尚書言來禽以味甘來衆禽也而東坡和尋王詩云青

李扶疎禽自來何邪
酴醾本酒名也新開花本以其顔色似之故以取名山谷
所以有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之句又云風流徹骨
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宜或作疑
京師舊無鴨脚李文和自南方來移植於私第因而著子
自後稍稍蕃多不復以南方者爲貴歐陽文忠作詩云
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致
遠有餘力好奇自賢侯因令江上根結實夷門秋始摘
纔三四金奩獻凝旒公卿不及識天子百金酧歲久子
漸多纍纍枝上稠主人名好客贈我此珠投博望昔所
徙蒲萄安石榴想其初來時厥價與此侔今也徧中國

籬根及墻頭物性久雖在人情逐時流惟當哥其始後
世知來由是亦史官遺意待續君謳
劉太真與韋蘇州書云顧著作來以足下郡齋燕集相示
云何情致暢茂遒逸之如此宋齊間沈謝吳何始精於
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指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下
制其橫流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則
知蘇州詩為當時所貴如此燕集所作乃兵衛森畫戟
宴寢凝清香也
昔文潞公來朝裕陵待以殊禮禁從三省皆為賦詩李籍
云三公歷拜榮無敵二府更居貴莫倫畢仲游云十年
三冊命四海一師臣皆為能叙其官爵錢長卿云三陪

藻燕稽首龍頭日月邊又云輔弼勸觴鈞樂逸
雲章屬韻侍貂傳此為叙其恩禮無公自初覲至出關
賜特燕者三登對者五上親勸以御觴而後復和其所
賦故長卿云爾
詩云白穩作花風已愁或作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
雨歸飛急去作西窓一夜秋或作愁此趙麟細君王氏
所作也德麟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為親余以為乃
二十八字媒也
秦少游為黃本校勘父為戶部皆居於東華門之堆垛場
少游春日嘗以詩遺穆父云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
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穆父以

米二石送之復為二十八字云儒館優賢蓋取顏校讐
尤自困朝饑西鄰債祿無多少希薄才堪作淬磨時人
以少游有如此才而亦食粥似不相稱耳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床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
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
人蓋俗謂竹几為竹夫人也山谷云竹夫人趣涼寢竹
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為
名曰竹奴嘗作詩曰穠李四弦風拂席昭華三弄月侵
床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
家兩女奴也張文潛作竹夫人傳
宣勸字東坡數使之其一和王仲至喜雪御筵詩曰宣勸

不多心自醉其一和蔣穎叔瑞門觀燈詩云十分宣勸
恐雞勝
東坡謫黃州居于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而獨有海棠一
株土人不知貴東坡為作長篇平生喜為人寫蓋人間
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吾平生最得意詩也
杭州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而東坡連守
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內翰只消遊湖中便
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秦觀少章因作一絕以獻
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
了見說官閑事已無后東坡到潁有謝執政啟亦云入
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並同前

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粗於常筆刻從軍行人馬毛髮亭臺山水無不精絕刻兩句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尚未還古今詩話

北方白雁似雁而少色白秋深乃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即謂此同前

大丞相劉公沆赴舉道過獨木鎮有老人出曰知公赴舉有一聯相贈曰今年直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曰何以知之叟曰公自是羅浮山王源道君公愧謝叟乃去青瑣集

王仁裕嘗養一猿名之曰野賓久而放之因作詩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

巴山莫厭深棲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恒白雲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雨高拔徹曉吟后入蜀過嶓冢祠前漢江之陰有群猿聯臂而下飲清流有巨猿捨群而前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猶應哀吟而去又作一篇云嶓冢祠邊漢水濱山猿連臂下嶙峋斷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稀似野賓月宿應勞羇旅夢松棲那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得前年舊主人脞說后集

東坡南遷有侍兒王朝雲請從行坡佳之作詩有序曰世謂樂天有粥駱馬放楊枝詞佳其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曰病與樂天相伴住春同樊素一時歸則樊素竟去也余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隨余南遷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之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德伴伶玄伯仁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板舊因緣丹成隨我三山去不作巫山雲雨仙蓋紹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朝雲卒葬於西禪寺松林中直大聖塔和前詩曰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烏童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聲斷后緣歸卧竹根無遠近夜燈勤禮塔中仙冷齋夜話

杜甫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韓退之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

小姪阿宜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皇皇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有過即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遯齋閑覽

俗云槐花黃舉子忙謂槐之方花乃進士赴舉之時而唐詩人翁承贊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句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七

丙集終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八　下集

龍舒阮一閱編

皇明宗室月窗道人刋

番陽程珖校

故事門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
自趙元昊背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為
脩故事群臣和御製詩是日微陰寒韓魏公時為首相
和詩卒章云曾恭二十年前會今備台司得再陪時內
侍都知任守忠常以滑稽侍上從容曰韓琦譏陛下
仁宗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遊賞太頻仁宗為
之笑　閒居詩話

唐制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內須知
制誥故王元之贈宋給事詩曰須知百日掌絲綸又謂
員外郎廳為瑞錦窠廳前有大石諸州府送到解印皆
於石上碎之又祥瑞圖亦掌於員外廳令狐楚元和中
任員外郎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開箱何處送新圖
春明退朝錄

北都郡守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
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乘馬以今中官為馭以進謂之
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唐時方鎮亦效之乃有
此名　同前

世傳潘閬安鴻漸入才子高晉策塞重戴又王元之贈崔
遵度及第未脫白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
亦重戴矣　青箱雜記

新進士放榜后翌日排光範門候見宰相錯云排光範門
其實排建福門集於四方館昔有詩曰華陽觀裏鐘聲
集建福門前鼓動時即其日也　南部新書

張燕公守歲詩云竹爆好驚眠今人家祀無始爆竹　緗記

宋次道嘗為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野狐落唐人名
宮人所聚　同前

曲江會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觀焉時或擬作樂則
為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

日春言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
花則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間宿到處嘗携酒器
行其被袋狀元錄事同點檢缺一則罰金曲江之宴行
市羅列長安街至半空公卿師以其月選東床車馬騈
闐莫可殫述　摭言

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
於賓館令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林芳艸綿
綿思盡日相携陟麗譙別后嵯峨山上望羨君時復見
王喬郁詩清麗然韓在試其學問韓即席答之曰崇霞
臺上神仙客學辨痴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管述麗詞
堪與雪兒歌座內諸賓靡不欽訝稱為妙句然亦疑其

錄筆之僻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銀管雪兒之事韓曰
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嘗記錄忠臣義士及
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
孝全者以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
麗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於江表雪兒李
密或爲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意者
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文問痴龍出何處曰洛下有
洞穴曾有人誤墜於其中因行數里漸明瞭見有宮殿
人物九九處又有大羊羊髥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
后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曰痴龍耳
定辭復問郁嵯峨之山當在何處郁曰此隋郡之近事
何謙遜而下問由是兩相忭服結交而去百斛明珠

世傳王子敬帖有黄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季孫家
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余在蘇州有吉書後跋題三百
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余亦嘗有詩
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劉季孫
景文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隄州以殁
哀哉嘗有詩寄僕曰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
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四百幅耳
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
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榮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
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裴

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
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並同前
太祖問趙普男尊女卑何故男跪而女不跪群臣無對者
惟王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唐則天時始拜而不跪
太祖曰何以爲實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擢
學士玉壺清話
雞鳴高樹巓說題辭曰雞爲積陽南方之象雞爲火精陽
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古詞云犬
吠深巷中雞鳴高樹巓樂府集
東飛百勞歌詩七月鳴鵙一曰勞鴨也東飛百勞西飛燕
言其類不同而飛翔特異無因以相逢故其詩曰春已
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與誰同

滄海雀風土記六月東南長風海魚化爲黄雀又禮記雀
入大水化爲蛤故荀昶黄雀詩云空城舊侶絕滄海故
交分
蘭若生春陽感時而思君子也若謂杜若亦香草名左思
三都賦曰其草則有杜若蘅菊石蘭芷蕙蘘荷何蔘蔘
潘安仁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清散詠桃園
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
其落矣化爲枯枝釋者謂之纂纂叢花也
西園游曹子建公讌詩云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
澄清影列宿正參差並同前

京城街衢有金吾傳呼以禁夜行王正觀馬周上封事每街隅懸鼓夜擊鼓以止其行以備竊盜時人遂呼為鼕鼕鼓有道人裴翛然雅有篇詠善書畫好酒嘗戲為詞遊莫鼕鼕鼓須傾滿滿盃金吾君相問報道玉山頹

青州隆興寺殿前廡下西邊有木壺臺上以架懸二小鼓相傳寺乃孟嘗君故宅鼓乃集賓客食鼓考究不然而鼓南壁上有詩一絕云千載遺蹤歸鼓樓不知誰是雍門周區區此飯徒爲爾唯有鳴雞[redacted]可酧不題姓名亦不知何謂

唐開元天寶閒承平日久世尚輕儆多愛三花飾馬郭若虛家藏貴戚閲馬圖中有三花馬蘇大參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藏一畫虢國出行圖亦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鬃爲三瓣白樂天詩云舞衣裁四葉馬鬣剪三花是也

淮南蜀江者維揚之地也或曰勢連蜀土或以產茶味如蜀茶云自蜀江之南有竹西亭脩竹蹤翠后即禪智寺也竹西取杜牧之詩斜陽竹西路歌吹是揚州自蜀江以南景氣頓異北風至此遂絕

鄴中銅駝鄉魏武帝立銅駝石犬各二古詩云石犬不可吠銅駝徒爾爲

吳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妝於此綠上源至今猶香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襟上塵

蘭溪自黄州麻城出東南流入大江有水極清冷杜牧之詩云蘭溪春盡碧泱泱是也

磁湖鎮道士磯即西塞山也薛能詩有西塞長雲盡南湖片月斜正謂此處南湖賊帥敗走南湖以荷自蔽即此地也

彈棋今人罕爲之有譜一卷蓋唐賢所爲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云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樂天詩云彈棋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長斜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敘用二十四碁者即此謂也

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字添前字故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

湘潭縣唐興寺有劉夢得撰儼禪師碑孟賓于鄭谷詩湘水似伊水湘人如故人之句乃此寺前江流也

鸊鵜水鳥也其膏可以塗刀劍令不鏽爾雅注云膏用玉瑩劍續英華詩云馬嚼苜蓿葉劍瑩鸊鵜膏是也

周禮四時變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唐詩惟春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之家故韓翃有曰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之句

章聖宴羣臣於太清樓忽問市店酒有佳者否中貴入
對惟南仁和酒佳亟令沽賜羣臣又問近臣曰唐時酒
每升價幾何無有對者唯丁晉公奏曰唐時酒每升三
十錢章聖曰何以知之晉公曰臣嘗讀杜甫詩曰速來
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章聖大喜曰杜甫詩自
可爲一代之史

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于階前試官與舉人對拜此唐
故事也列坐設位供帳亦盛乃具茶湯至於試學究則
撤去帳幕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皆黥其吻非固困之
蓋防氈幕中藏文字供應人傳經義爾故事爲之防歐
陽文忠公詩云焚香答進士撤幕待經生並同前

詩病門

王靖學蘇子美作壯語曰欲往海上吞鯨鯢又近有士人
好爲怪語詩云比劉和尚小師畢達先畢劉貢父曰此
乃番僧名號也又盧廷遜吊陳以將詩云自是硇砂發
非干礬石傷牒多身上字益大脊邊瘡此乃打脊詩也
如金同丁銀花合之類皆語忌爾作詩宜以爲戒詩史

詩有語病當避之劉子儀嘗贈人云惠和官尚小師達祿
須千金用故事取孟子所謂柳下惠不卑小官仲尼曰
師也達子張學干祿或有寫此二句減去官字示人曰
是番僧達祿須千兒者大笑此偶自謂合無如輕薄子
非刀筆過也古今詩話

蔡居厚詩史不言劉子儀而謂劉貢父以爲番僧名論語
只有師也過達恐是過字章孝標登第後寄淮南李
紳相詩曰及第全勝十改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
入揚州路爲報時人洗眼看李答曰假金方用眞金鍍
若是眞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第一何須空腹用高心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
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唯聞風雨
聲說者云病肝　風如盡日更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
詩之好句難得耳說者云此是人家失猫兒人以爲笑
歐公詩話

進士黃可字不可深於雅道詩句中多好用驢字如獻高
侍郎云天上傳將五馬賦門前迎得跨驢賓之類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
退之聽穎琴詩歐陽文忠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
此答之公言此詩最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琴詩余
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温和且平小絃廉
折亮以清平生不識宮與角但聽牛鳴盎中雉登木門
前剝啄誰叩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
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薨至今以爲恨絕詩

邯鄲公居陵詩曰纔及春高見花移舒王詩云春高見花
不成詩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

去頭上宮花侍宴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用稟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之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精粗頓異歐陽詩話

西頭供奉官錢昭度曾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漣漪夜深却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棋有輕薄子見而笑曰此正謂一局黑全輸也遯齋閒覽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八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二十九

詩累門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燕落泥否嘗爲燕歌行文士皆和之著作郎王胄獨不和爲每銜之終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邪小說舊聞

劉禹錫自屯田員外郎左遷朗州司馬凡十年始召還方春贈看花者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不日傳於都下好事白執政誣其怨憤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勞久之既而曰近日新詩未免爲累奈數月遷連州刺史其自叙云貞

元二十一年春余爲屯田員外郎時玄都觀未花是歲牧州至荊南又貶朗州司馬居外十年召至京師人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開遂有前篇以識一時之事既出牧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遊是觀再書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元和二年三月也百畝亭中半是苔桃花開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去又來古今詩話

唐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絕當時武延嗣聞之欲一見既見即留之無復還知之痛憤因爲詩貽閽者以達窈娘窈娘繫於裙帶赴井而死延嗣見詩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百顆買娉

婷昔日可憐公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憎窈娘答曰公家
閨閤不曾閑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英雄非分理驕奢
勢力橫相干別公此去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粉百年
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為君盡載初元年三月也四月
下獄死 同前

宣宗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岐卿 即庭筠 續之
岐以玉跳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為令狐綯所
沮除方城尉綯嘗問其事於岐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
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後岐有詩曰
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 南部新書

北夢瑣言廷筠事甚詳此獨載玉跳脫事又瑣言以跳為
條與此不同南華真經無玉跳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
也

詩話總龜卷之廿九

劉希夷詩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
之問苦愛此兩句知其未之傳人懇乞許而不與之問
怒以土袋壓殺之宋不得其死亦其報也 並同前

薛令之閩之長溪人嘗為右庶子時開元東宮官僚清冷
令之作詩題于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
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筯易寬無以謀
朝夕何由保歲寒明皇行東宮見之題於其傍曰啄木
觜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煖遂謝
病歸 古今詩話

南唐徐融夜宿金山詩云維舟分蟻照江市聚蠅聲烈祖
姓[illegible]忌宋齊丘請之以竹籠沉于京口

開元間禁中初重木芍藥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盛
開明皇乘照夜駒妃子步輦從之詔選梨園弟子中尤
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檀捧板押
衆前樂將歌明皇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詞遂命李
龜年持金花牋賜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承詔尚
苦宿醒遂賦詞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清風拂檻露
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定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
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第一可憐
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
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遂以詞進
令梨園弟子歌之太真妃持七寶盃酌西涼州葡萄酒
笑領歌意明皇因調玉笛倚曲遲其聲以媚太真妃自
是顧白尤異於諸學士然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恥異日
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曰始謂太真妃怨白入骨髓翻
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此
力士曰以妃子比飛燕賤之甚矣太真妃頗深然之明
皇欲三命白官卒為宮中所沮而止

詩話總龜卷之廿九

孟浩然遊京師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因邀入內省俄
而明皇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聞其人矣而
未之見也何懼而匿詔出問所為詩浩然自誦云不才

明主棄明皇曰卿自不求仕非朕棄卿也柰何誣我因放還並同前

孟浩然曾謁華山李相不遇因留一絶而去曰老夫三日門前立朱箔銀屛晝不開詩卷却拋書袋内譬如閑看華山來一日明皇召李對説及浩然事對曰見在臣私第急召俾口進佳句孟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不悦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由此不遇與前所言及摭言稍異又北夢瑣言載元宗謂浩然何不道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由是不遇故布衣

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頗爲王右丞所知有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之句右丞擊節賞之維侍金鑾殿一日召之商較古今風雅忽遇明皇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奏聞明皇欣然曰素聞其人因得召見卿將何詩來孟浩然曰偶不將來奉詔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舊閭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憮然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柰何有此作因命歸終南山

唐宣宗索趙嘏詩其卷首有題秦詩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宣宗不悦 北夢瑣言

正訛門

宋謝眺詩云芳洲採杜若正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貢州司判報云不出杜若應由謝眺詩悞也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小説舊聞

張安道云江鄰幾言孟郊死葬北邙山非退之詩也賀家湖上天花寺一僧患向水開不用閑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此吳文靖詩也 詩史

灔澦歌水經云白帝山城門西江有孤石冬出二十餘丈夏即没去郡二十里有瞿塘灔澦石與城郭門外石潜通蜀人往燒大伏時則灔澦邊沸王濬平吳亦作頭石今訛曰灔澦瞿塘沸水急諺曰灔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 古今詩話

老杜有杜日兩篇其一曰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然而漢書所載事乃伏日 直方詩話

山谷云老杜長鑱短鑱白木柄我生托此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或爲黃精甲者承之以余攷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黃色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江西謂之土卵蒸煮食之類芋魁也

老杜家諱閑而詩中有云翩翩戲蝶過閑幔或云恐傳者誤又有宴王使君宅詩云汎愛憐霜鬢留歡卜夜閑余以爲當以閑爲正臨文恐自不以爲避也

老杜送賈閣老出守汝州云雲山紫邏深世之注云邏塞也取巡邏之義而余觀九域圖乃云汝州有紫邏山

京師人呼大夫爲大斧呼承制爲承池蓋語訛也有人戲

為句云大夫何嘗斧承制岂甞雷池或云不甞池
雋以王維有詩名而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
起時乃英華集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黄
鸝乃李嘉祐詩也余以為有摩詰之才則不可然是剽
竊之雄耳
劉貢父作詩話稱杜甫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按光武謂鄧
禹何以不掾功曹謂曹參嘗為功曹云酇侯非也雍丘
江子載云高祖紀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貢父
之言過矣
貢父又云白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
江子載亦云顏師古注漢書請或音才性反或不音唐
或以請作平聲誤矣

舒王集中有落星寺詩其末云勝槩惟詩可收拾不才羞
作等閑來落星寺在彭蠡湖中劉咸臨嘗親見寺僧言
幼時目覩閣中章傳道作此詩其前六句皆同其末云
勝槩詩人盡收拾可憐蘇石不曾來蘇石謂子美曼
卿也後人愛其詩者改末句作舒王詩傳之遂使一篇
之意不完其體與舒王所作詩語不同也並同前
莊子曰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謂野馬塵埃吳融
賦曰動梁間之野馬韓渥詩云窻裏日光飛野馬恐不
然野馬乃田間遊氣遠望如群馬又如水浪佛書謂如
熱時野馬陽焰即此物也古今詩話

章聖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閩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
高頃作歌會考試者亦閩人遂中選又荊南士人令雪
詩用先字韻其末句云十二峰前旋旋添添作天
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一麾乃出守之句不知其悞
也延年謂一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耳延
年贈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謂山濤薦咸
為吏部郎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擠遂出始平故有
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托爾後杜牧之為登樂遊原詩
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遂為故事
今人不用厮字唐人作斯音五代時作入聲陶穀詩云尖
簷帽子卑凡厮是也樂天又云金屑琵琶槽雪擺胡騰
琵琶胡語與今人同

少陵詩云皂鵰寒始急白公歌云千呼萬喚始出來皆以
為語病其實不然事之終始則音上聲有所稽留則音
去聲二公詩非語病也
宋景文言大孤山以孤獨為字有廟在江壖乃為婦人形
陳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須知誤
行人尚乞靈時稱佳句
羊惜太山人嘗遊阮郎亭崖下有篆字詩刻石世傳漢阮
肇所書驗之乃李陽冰為縉雲令時遊此亭題耳詩云
阮客家何在仙雲洞口横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
杜少陵詩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黄魚說者謂夔峽間

有鬼戶乃夷人也不聞有烏鬼蓋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繩繫其頸使捕魚得魚則倒持出之至今如此

詩家用也字本皆音夜杜詩云清絕也元稹云也向慈恩寺裏游今人讀為如字非也張端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呈尹猪走入端家即取殺之吏以白尹尹召端問端對按律云猪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令別市猪並同前

歐陽公記閩穀詩末厥兵不曉其意余謂今人呼禿尾犬為厥尾衣之短者亦呼為厥然則此兵正謂其末賊耳今人不以末厥相連言之其義則是也不然則不可對畀凡厮貢父詩話

世人語虛偽者為何樓以況濫之名其實不然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所賣物皆行濫者故人以此目之樓已廢語尚在也俳優人言河市樂人說者謂石駙馬在南都其家樂甚盛誑謂南河市中樂人故得此名其不然唐元和時燕吳行紀已有河市字大抵不隸軍中有河市者散樂名也又人謂事之陳久者為贇本　五代時有馬贇者為使府幕官其人魯贛有所聞見他人已熟而已方為新奇而道之時人見有言事之陳者皆號贇云

薛簡肅公尹開封以嚴為治謂之薛出油其後牧成都歲豐人樂其俗與之遊作春遊好十首自號薛春遊欲換前稱也並同前

李文正進永昌陵挽辭云奠玉五廻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惟文正詞最為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江南李煜也五朝上帝則誤矣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己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於西京欲盖數五祀天者實四也當時人必繆傳者誤為五耳歐公詩話

古詩云柚中有短歌欲寄雙飛燕意以燕春來秋去自可寄書故寓言爾今人剔養家鴿携在外數千里輒能還家蜀人以事至京師者以鴿寄書不旬日而達賈人船船浮海亦以鴿寄書皆非虛言也陸機使黃耳寄書此

殆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犬何能濟必從舟楫而渡犬又豈能諭意於涉人或者謂陸機有奴名黃耳因此為狗也貢父詩話

淮南張侶知舉進士試天雞弄和風侶但以文選中詩句為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螒天雞鶾天雞天雞有二未知孰是侶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釋蟲有螒天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釋鳥有鶾天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江東士人深於學問有如此者談苑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尤以生為語助所謂可憐生作么生

何似生之類是也陶穀有詩云尖簷帽子卑凡厮短靿靴兒末厥生亦當時語也余天章景祐間已聞此語時陶公卒未久人莫曉其義王元叔博學多聞最為多識亦不知為何語也記之必有知之者歐陽詩話貢父詩話未敢決今兩本俱存之

延州五城說者以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方典郡始展東西北三城子讀杜詩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門山川猶可恃乃知天寶間已有五城也筆談

茶芽古謂之雀舌麥顆取其至嫩也余謂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土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惟芽長為上品以其質榦土力皆有餘也如雀舌麥顆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論為茶論詩曰誰把嫩香名雀舌定知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同前

司馬君實嘗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尾伏辰取旂之旂當為芹音耳關中人言清濁之清則不改言丹青之青為萋又以中為蒸至為歷不知旂本是芹亦關中人語轉丹青之言蓋也五方之人語言若是者多閩人以高為歌荊楚以雞為斤文士作歌詩亦多不悟也向丞相敏中知長安不敢貢蒸餅云觸諱蓋關中人以中為蒸也貢父詩話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廿九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

道僧門

道士沈廷瑞彬之子也性坦率直造縣宰之坐宰方治訟而廷瑞至宰厭之曰沈道士何時成道廷瑞應聲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握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爭知宰慙江南野錄

吳崇岳泉州人也為龍興觀道士辟穀多年常登其宮松梢禮拜攝松枝可六七十尺福建漕使周謂因請隨行抵于德化縣縣治之東有古松一株高八九十尺上有鶴巢乃命崇岳登之宛若猿狖窅易直上出鶴巢之外端身飛步手無攀緣就纖枝拜如平地其松枝柔軟隨步低昂略無損處周謂乃為詩贈云楮為冠子布為裳吞得丹霞壽最長混俗性靈常樂道出塵風格早休糧枕中經妙誰傳與肘後方新自寫將百尺松梢幾飛步鶴棲枝上禮虛皇太平興國中詔入郡閣雅談

楚郎中失其名官遊江東泊金陵岸下子弟輩遊祈山見一老僧住一小庵謂諸子曰何所至此告以因遊賞林泉而來日晚欲丐宿可乎僧曰舍陋不可相容此二三里有寺可宿因指諸子令往抵寺已暮矣寺僧問誰指來諸子曰山下老僧寺僧曰聞此有老僧甚久未之見也凌晨往則庵中已無人惟松上有詩云數株松檜食不盡一沼芰荷衣有餘剛被傍人相問當老僧今日又

還居撰選
僧無夢嘗在府鐵村落中求化手持大木牌題詩二絕曰
心為車兮身為軾車動軾隨何意息交梨火棗是誰無
自是不為荊與棘身為客兮心為主主人和平客安堵
若還客主不康寧精神必定隨君去翰府名談
景德中日本僧照寂入貢三司使丁晉公甚悅之晉為言
姑蘇山水奇秀照寂心愛而留止于吳門寺其徒不
願從者遣數人歸本國後以黑金水瓶寄晉公并詩曰
提攜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春爐釋夜澌郤
銀難免俗萊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公應可知談苑
僧護國江南人也攻詞翰題醴陵王仙觀云白雲至今凝

不散星壇松殿幾千秋往往笙歌生夜半瀑布西行遇
石橋黃精採根還採苗路逢一人擎一盂茶花夜來風
吹滿又言家住在東坡白犬相逢激我過南山石上有
棊局曾使樵人爛斧柯此篇絕佳詩僧中不可得也
大曆末禪僧元覽住荊州陟岵寺道高風韻人不可親章
璪嘗畫松於齋壁符載贊之衛象詠之亦一時四絕覽
悉加堊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苾
蒭探壞牆薰鼠覽未嘗責弟子議論而布衣一食亦不
稱之或怪問之乃題詩於竹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
飛古今詩話
沙門貫休鍾陵人精於草札荊州成中問其筆札法休曰

此事須登壇可授豈可草草而言成令銜之乃遞於黔
中因為病鶴詩見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
何來同前
唐昭宗以錢武肅平董昌功拜鎮東軍節度使自稱吳越
國王貫休投詩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踏林丘
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
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煙閣豈羨當時萬戶侯
武肅愛其詩遣諭令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貫休性褊
答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閑雲孤鶴何天不可飛遂入
蜀以詩投孟知祥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
得來古今詩話

溫州鴈蕩山自古圖史不載按西域書云諾矩羅居震旦
東南大海際鴈蕩山芙蓉峯龍湫唐貫休作贊云鴈蕩經
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北山南山有芙蓉峯下有
芙蓉驛前瞰大海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為鴈蕩有二潭
以為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峯皆以貫休詩得名也
唐大興善寺東廊之南有僧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
部夜常有狐子來聽長慶初庭前有牡丹一朶合歡僧
幽之詩曰三萬蓮經三十春平生不踏院門塵
杜牧之弱冠登第再中制科因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
文公寺有禪僧擁褐坐與之語可佳問杜姓名具以對
又曰脩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笑曰皆不知也牧之嘆

詩父之作詩云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枝仙桂一時芳老
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氣味長
蜀僧遠國傷蜀詩曰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纔歇便興嗟
審主盤主畢傾國逐鹿奸臣盡喪家冉冉夜來空鎖月
後庭春老謾開花兩朝基業都成夢林木蒼蒼噪暮鴉
南方浮屠能詩者多矣往往多不顯其名福州有一僧作
詩百餘篇其中佳句有云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
有詩云詩因試客分題僻棋為饒人下子低不藏於古
人也
閩僧懷濬有詩二絕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
紅而今再到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家在閩山西復

西其中歲歲有鶯啼而今再到鶯啼處鶯在舊時啼
處啼人多誦之
大曆中澤潞間有僧號普滿或歌或哭言事多驗建中初
潞州佛寺題詩一首而去詩曰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
川青牛將赤虎方號太平年此水洮字涇水自涇川兵
亂雙珠滔洮也青牛興元二年乙丑赤虎是歲改元元
年丙寅是年賊平
陳文惠赴端州艤舟廬陵有胡僧叩艇謁公曰虎目鳳鼻
猿身平地不能為也嘗有攀附然後有所食仕極卿相
僧為詩一絕曰虎目猿身形最貴須因攀附即升高知
公今向端溪去助子清風送怒濤公後登庸青瑣集

廬山佛手巖在絕頂李氏有國日行因禪師居焉李氏詔
居棲賢寺未幾一夕大雪逃居舊隱嘗煮茶延僧起托
巖雜立化余作偈曰前朝詔住棲賢寺曾夜逃居岩石
間想見煮茶延客處直緣生死不相關
東吳僧道潛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
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見之
大稱賞及坡守徐潛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欲識之
坡餞客罷俱而來坡遣一妓乞詩詩曰寄語巫山窈窕
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
狂一座大驚然往徧僧凡子作詩云去歲春風上苑行
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蕊浮花懶問名

士論少之其作詩追法淵明有過其處如曰數聲柔櫓
滄浪外何處江村人夜歸是也冷齋夜話
西湖僧順怡然清苦賦十竹詩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
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階前綠苔破林下詩
云久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綠陰斷不礙清風度
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山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荊
公愛之
陳瑩中謫合浦以書抵余為宿華嚴經入嶺有偈曰大士
游方興盡回家山風月絕纖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
華嚴入嶺來余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
飛埃湘南嶺內休分別圓寂光中共往來閑嶺外大雪

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雪壓倒千年樹老兒搊手笑
有眼未曾覩故應潤物材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
教頭角露又曰偏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失蹤由
都緣太分曉園外忽生春萬花叢一笑適知無滓人未
悟安心了靜禪師渡溪為溪流所陷童子掖至岸坐沙
石間垂頭如雨鶴忽指溪作詩曰春天一夜雨滂霈添
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倒却不知到海復如何後
無疾而化

余夜夢逢一道士一奴負酒瓢隨之道士邀余坐茗坊奴
竊飲殆無有乃笑道士訴欲杖之顧奴曰汝從覺範求
詩曰雖藏為吞寬易滿坐偏小開口所有過饒奴法

當哭句句皆讖其稱可怪也璉禪師工詩舒王以其詩
示歐公公曰此道人肝臟饅頭是中無一點菜氣仁廟
留住淨因禪院作偈進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
閑身歸老此峰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
又曰堯仁況是如天闊乞與孤雲自在飛

桂林僧景淳工詩福老衲為余言淳意苦而繇世不可遽
解如曰夜色中旬後虛堂坐幾更隔溪猿不叫當檻月
初生又曰後夜客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事立艸際
一螢飛余時方十六七心不然之

筠溪快山有虎有牧童為虎逐牛捍護之竟死石門老衲
文公為余言之為作詩以諷今世被髮而不義者然余
徒能諷之其能已之哉頌曰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妥
尾過行路一豎地坐牧兩牯以捶捶地不知顧虎搏豎
如鷹搦兔兩牛來奔虎棄去因往病瘡扶老樹枯則喘
伺同守護虎竟不得此牧豎豎雖不活牯無負一村嘗
傳共鳴鼓而虎已遁不知處嗟乎異哉兩犬武高誼可
與賁高伍今走仁義名好古臨事真情乃愧汝此事可
信文公語為君落筆驚風雨並同前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

詩讖門上

太祖采聽至明遠邊事纖悉必知有間者西蜀還問劍外有何事間者曰但聞城郭滿城誦朱山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無所避涼風清冷幾時來曰此蜀人思我來取也 古今詩話

僞蜀每歲除日諸宫門各給桃符書元亨利貞四字時昶子善書札取本宫策勳府書云天垂餘慶地接長春乾德中伐蜀明年蜀降二月以兵部侍郎吕餘慶知軍府事以策勳府為治所 太祖聖節號長春此天垂地接之兆也

辛寅遜仕僞蜀孟昶為學士王師將致討之前歲除昶令學士作詩兩句寫桃符上賓題曰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明年蜀亡吕餘慶以參知政事知益州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 談苑二說不同故兩存之

梁沙門寶誌銅牌多讖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右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李璟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期以應之而真宗諱正當之

江南將亡數年前昇元寺殿基掘得石記視之詩也辭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不憑抱雞升寶位走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燈東陵嬌小女騎虎渡河氷王師甲戌渡江李煜以丁酉年生曹彬為大將列柵城南乃子建也浦美為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乃安仁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西之地騎虎之謂也

誌公嘗畫鹿負技走山中又云兩角女子綠衣裳卻背太行趍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後祿山亂蓋兩角即鹿綠即祿女子即安字太行即山名一止之月果正月敗亡 唐宋遺史

翰林蘇公紳嘗題潤州金山一聯云僧依玉鑑光中住人在金鼇背上行乃學入玉堂之兆已而果然位止內相亦詩之讖也 青箱雜記

李昇徐溫養子冒徐姓名知誥為昇州刺史為董誼詩曰東海鯉魚飛上天鯉乃黜溫

江南李覯召試制科嘗作詩曰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更被暮雲遮觀此詩有重障礙意恐時命不偶果如其言

孟東野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器宇不宏偶下第則情隕穫如傷刀劍以至下淚既登科則志意充溢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其速邪後授溧陽尉卒

寇萊公方貴時遣人使嶺南嘗作詩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雷州吏呈圖經問去海幾里吏曰十里是

則南遷之禍已見於詩也

張乖崖公守陳日寄遊趙氏西園詩曰方信承平無事久淮南閑殺老尚書後一年捐館亦詩之讖

蘇緘字宣甫性忠義喜功名皇祐中知英州儂賊作過以守禦功換館職尋坐事貶房州司馬嘉祐中復官知越州諸暨縣余與之同僚嘗贈詩曰燕頷將軍欲白頭昔年忠勇動南州心如鐵石老不挫功在桑榆晚可收十八年再知邕管交趾叛攻城戰歿朝廷憫之贈奉國軍節度使謚忠勇則忠勇之謚已見於余詩矣

許州臨潁人成叔能應制科嘗以詩三篇獻丞相王文惠野菊云綠擺應無分春風不借恩野花云馨香雖有艷栽植未逢人公謂辭雖綺靡未有登科之兆有贈裘員外詩云凭高看漸遠更上最高樓公曰再舉合登高第果符其言其能品藻如此

李璟遊后湖賞蓮花作詩曰蓼花蘸水火不滅水鳥驚魚銀梭投滿目荷花千萬頃紅碧相雜敷清流孫武已斬吳宮女琉璃池上佳人頭識者謂雖佳句然宮中有佳人頭非吉也摭遺

廖融處士衡山人有詩云雲穿擣衣屋雪壓釣魚船因自解曰屋破而雲穿其中無人也船爲雪壓無用也後六十日果卒

余安道自番禺詔赴闕過韶陽遊龍光寺詩云暫離人世界且至佛家鄉識者謂非吉兆果卒於秦淮亭下嘗有日者謂曰到秦地當有災果如其言

蘇子美滄浪亭觀魚詩云自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非吉意也又有云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盤青入破窗雖佳句然窗破野蔓盤其中似無人居矣子美竟卒於謫籍

王處厚字元美益州華陽縣人嘗遇一老僧論浮世苦空事登第後出郭徘徊古陌軫懷長吟曰誰言今古事難窮大抵榮枯總是空算得生前隨夢蝶爭如雲外指冥鴻暗添雪色眉根白旋落花光臉上紅惆悵荒原懶回首暮林蕭索起悲風及暮還家心疾而卒洞微志

楊貴妃嘗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裙天寶末童謠曰義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明皇雜錄

李遐周有道術居元都觀嘗題詩數十言皆記明皇幸西蜀及祿山僭竊之事時人皆不之悟詩曰燕市人皆去祿山以薊門之事而來也函關馬不歸哥舒翰敗潼關也可憐山下鬼嵬也環子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馬嵬之死高力士以羅衣縊焉

崔曙嘗作明堂火珠詩其中有佳句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爲文士推服崔既夭歿有一女名星而無男子當時異之

李煜暮歲乘醉書於牖云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

高原醒而見之大悔不久謝世 翰府名談

邵拙字拙之鳳門人好學博通經史水曹郎趙慶有詩贈之曰邁古文章金欲鑄出群行止玉麒麟仕宦不達而卒有詩傳於時其間有云萬國不得雨孤雲猶在山此其應歟 江南野錄

何昌陵宰廬陵郡有衙將楊克儉能媚州牧而移其權昌齡以兄事之嘗遊其池館貽其詩曰經旬因雨不重來門有蛛絲徑有苔再向白蓮亭上望不知花木爲誰開未幾克儉連延罷貧死而刑其家議者以爲其詩之讖也

賈島嘗爲病蟬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

搏酸吟尚極清露華應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并鳥鳥俱懷害爾情議者謂無搏風之意果爲禮闈所斥

淳化中崇文院直墻絕高處有人題兩句云秋風逐炎去庭木葉喬落是年立秋日宋炎罷來年立秋葉喬黜

張退傳年七十八除夜有詩云八十光陰有二年烟蘿門戶喜開關近來無柰山中相頻寄書來許綴班后四年而薨乃八十二之讖也此答陳文惠之詩 詩史

沈詢夜宴僚友歌者辭令曰莫打南來鴈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是夕爲奴歸秦所殺夫妻並死

張忠定少年遊華山謁陳圖南遂欲隱華山謂圖南曰欲就分先生山半住可否圖南曰他人即不可如公者吾當分半山相奉然公方有官職未可釋此其勢如家人張筵笙歌叫沸忽庖中火起侍公救之豈可不赴贈之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也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后忠定更鎮杭益晚年發瘡於腦不瘥乞金陵悉如其詩大中祥符七年乙卯七月二十日終 古今詩話

滕倪善詩宗人滕郎中守吉州往謁之會秋試告別爲詩云秋風江上別旌旗故國無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地前程應是聽猿啼誤攻文字身空老却返漁樵計已遲羽翼凋零歸不得丹青無路接差池守得詩云此生不與子相見別後卒於秋郎倪又有詩云白髮不知容

相國也同閑客滿頭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 同前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一

詩讖門下

孟津詩人李讀字長源一日自孟津訪魏仲先曰數宿前有人在床下誦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予斥其惧曰豈非坐看雲起時耶答曰此雲安能起也茲必死期故來相別痛飲數日而卒古今詩話

丁晉公挽章聖陵事翰林學士李維援其親識爲挽郎懇請於晉公曰更在陶鉉丁應聲曰陶鉉復陶鉉翻郎又挽郎自然堪下淚何必到斜陽未幾丁敗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登科期集於興國寺題詩句於壁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

曄幷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

趙嘏嘗有詩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止於渭南尉以其精於詩時謂之趙渭南如李蘇州云

孫秀既根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不以禮後遭遇晉武帝遂同日收石崇歐陽堅潘岳送市石謂潘曰安仁後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歸也潘金谷集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亦其讖也

庾亮出石頭城百姓歎於岸上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旐果尋卒

來鵬詩思清麗韋岫尚書常愛其才遊蜀夏課卷中有云一夜綠荷風剪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識者以爲不祥是

年果失志

丁晉公自崖召還有寄友人詩曰九萬里鵬重出海一千年鶴再歸巢句雖清然識者曰謂鵬處於海爲得地出海則失水鶴返其巢則不能翱翔矣卒如其說又竄從東封嘗聞奈何黑水人間陰獄也感其事而爲詩曰黑水淺深聊駐馬奈何岸上試回頭高崖昏處是陰獄須信人生到此休非佳兆也

丁晉公爲侍中時嘗作詩曰千金家費非良寶一品官高是强名未幾奪爵籍沒初釋褐爲饒倅同年白稹爲判官稹一日以片紙假緡伍鐶於公公笑曰膀下新婚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貨物耶惟我撓之故矯耳於閒居書

一絕戲之曰欺天行止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家閗赤洪崖打白洪崖朱崖之行兆於此

蘇子美失意秋日登蘇之閶門云年光冉冉催人老雲物涓涓又變秋家在鳳凰城闕下江山何事苦相留又書其旁云江山留人也人留江山也卒不用亦詩之讖

鄭毅夫罷禁林行次南都遇雨爲二篇曰雨聲飄斷忽南去雲勢旋生從北流應料涼風消息近蕭蕭已在樹梢頭又曰榴火燒空未擬休忽驚快雨破清秋晚雲淡淡趁落日只到楚江南岸頭僧文瑩見之謂其氣不振解錢塘赴青社卒於楚州

崔玄陳讖有子名勉與趙叔平同年登第時大理評事過

天津橋墜馬時張睹韓公與趙同為開封府推官韓壻也聞其墜馬遂往眡之但嘔血不止數日館於韓舍因作詩曰身隨花露重命逐藕絲輕朝風雨歸路在三清明白果卒時有微風細雨

盧多遜方丱角其父携就雲陽觀小學與群兒戲壇上有古簽一筒競往抽之為戲多遜尚未識字抽一簽歸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須因天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為蓬島客父見之頗憙以為吉兆廹作相與秦王事敗始因遣崖吏趙白逐寓南荒卒于朱崖年五十二無一字之差 並同前

嚴惲字子重善為詩嘗有詩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酒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累舉不第卒於吳中 南部新書

汝州劉廷芝字希夷善為詠善為閨帷之作詞哀多似古調體勢與時不合遂不為人所重希夷美姿貌善彈琵琶好酒色落魄不拘常俗為白頭吟忽作一聯語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誰復在既而復嘆曰我此語似讖石崇曰白首同所歸復何所異乃除之復作二句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復歎曰死生有命豈復由此乃并留前句作詩後歲餘為奸人所害

隋長壽年中有鄭州刺蜀賓風流名士頗善五言雖跡鄉閭不求聞達每掛冠遊捿江左一尉臨去賓友祖餞至上東門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變合坐嗚咽卒於官時人比之劉廷芝 同前

寇萊公初為密學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曲其句有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日暮江頭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之類音皆悽惋末年果南遷 拾遺

孫威不知何許人而長於預知災異又善為詩開寶初客于九江因遊廬山有詩留題九天使者廟云獨入玄宮禮至真焚香不為賤貧身秦淮兩岸沙埋骨湓浦千家血染塵廬阜烟霞誰是主虎溪風月屬何人九江太守勤王事好放天兵渡要津不踰數年金陵援兵九江重圍人受塗炭並應此詩威後卒於南昌衆人棄尸於江中泝流而上咸異之

蘇易簡罷翰林學士以禮部侍郎知南陽日年未四十屢有閒冷之嘆有老僧獨處外城古寺通儒術能詩故公與詩曰憔悴今年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未幾而卒

二宋以文章擅名天下子京守蜀日作詩三百名曰猥藁有發壽讖有三年信明月空為兩地愁後卒不入兩地人以為詩讖

王元澤少時作白苧行有云君心莫厭頻歡樂請看雲間日西入議者謂美則美矣然日西光景無多近乎讖果不永壽

王昺湖湘人字則之季父多游江左有洪州西山詩云林泉空有東西路風月難尋十二家議者謂必無名第後果然嘗作鸂鶒詩云棲息應難近小池性靈閑雅稱禽希蒲洲日暖依花立漁浦烟深貼浪飛遊羽參差沾水沫餘蹤稠疊印苔衣晚來林徑微風起何處相呼着對歸狄渙孫鳫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聞此句者皆云必無後果如其言並同前

陳無已賦高軒過詩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不數月遂卒直方詩話

秦少游紹聖初請外以校勘爲杭倅方至楚泗間有詩云平生逋欠僧房睡准擬如今處處還詩成之明日以言者落職監處州酒人以爲詩讖

東坡有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詩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又有過嶺一篇云劍南西望七千里乘輿真爲玉局遊後卒於是觀

方元脩字時敏一日與楊信祖飲次守過余坐中分題人以姓爲韻而楊有共約城南方之句後數日錄此唱和於前忽有一同人讀云共釣城南方益韵字以約字草不相辨而讀者悞之時敏大以爲惡不三日其父省中歸暴卒後數月其母亦亡並同前

范德處士有子七歲作隱者詩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方干聞之曰此可入室又作夏景詩云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干曰必不壽果卒後有歐陽彬之子稚齒作田父詩云桑柘殘陽裏兒孫落葉中廖凝見之曰可惜天才同范氏之子尋亦卒郡閣雅談

高若拙善詩從誨辟於幕下嘗作中秋不見月云人間雖不見天外自分明從誨覽之謂賓佐曰此詩雖好不利於已將來但恐喪明後果如其言大定錄

王元之嘗作病鶴云埋瘞肯同鵰鶚塚飛鳴不到鳳凰池其文學才流登金門玉堂不爲難也竟不至其地見於是矣青瑣集

張□字退翁都下人有言懷詩云命交隨分樂天賜一生閑場屋有聲而不第亦詩之讖

王寂都下人重信義少然諾嘗撫劍狹爲之歌曰人間冉冉混塵埃身後身前事莫猜早悟浮生都是夢當時悔向夢中來又曰當年吁氣護如虹回首都歸冷笑中羣玉峰前好歸去可憐三十二秋風時寂年三十二明年寂知事莫非前定笑出都門而去至太行驛舍暴卒在仕者遂葬於西崦下並同前

徐振甫興化軍人居朝京門外未第時讖曰折着屋欄着椽朝京門外出狀元振甫將第而門果壞黃裳道夫南劍州人家居龍溝未第間有讖曰拖龍溝出龍頭道夫將第而溝果脩淩興化軍有壺公山讖云壺公山若斷莆田朱紫半水遶壺公山此時方好看蔡君謨興水利

灌民田引水遶堂公山登第者此前在朝廷者半朱紫
矣 搜神秘覽

韓魏公起堂於北池上效樂天因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
公賦詩二篇其一卒章云須見當時事非吾事且學眞酣
石上眠自尔寢疾以六月二十五日薨此詩遂爲絕筆
既而神廟遣使持爲石藏以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讖
云公薨士大夫悵勳德之難名知與不知皆爲法然而
嘆曰天何不爲我留歐陽公爲魏公作誌文而後死也
韓魏公別錄

鄭毅夫守杭題僧文瑩所居壁云西湖頻送客綠波舟楫
輕春入蘿逕靜浪花翻逕晴又云東風江雲北飛燕同

寄青春不相見又題杭郡閣云雨影橫殘紅秋容陰映
日寒江帶暮流曉角穿雲出峰藏翠如織宿鳥去無迹
封書寫所懷聊托金門翼時頗訝其氣象未遠後解杭
麾將赴青社以病泊舟楚州而卒其語已兆於先矣 玉壺清話

紀夢門上

周琁湘中人艤舟長沙夢二吏引入南嶽廟內升殿王起
接之曰知入京銓選欲奉辟在此亦與人世之樂不殊
琁曰名宦未達且欲赴銓王曰如此則不敢奉縻也乃
作詩送琁曰住此既非樂捨此去何爲君問青雲事惟
留一角書至京調中牟尉忽感病旅中且處不起作妻
子書一角封畢而卒 瑣微志

侯復字復之世本三秦人嘗登乾陵賦詩曰勢欲傾江移
泰華乾坤都在手心中終時直欲更唐祚不奈簾前有
狄公又曰太宗喋血爭宸宇何事高宗信女王當時朝

端無正人天下分毫皆姓武歸寢夢一朱衣人引至大
宮闕有一婦人坐殿上衣王者服侍立者婦人知其爲
唐天后也問復曰前代帝可譏而陵寢可登乎復遜謝
之令升殿與論當時事酌以酒再令賦詩曰玉殿無人
古苑空幽花盡日度春風山鶯海燕徒時在時復飛來
入故宮唐宮秦苑皆離黍常遣詩人興倍增落日牛羊
歸已盡朦朧初月上乾陵后覽詩尤異令呼杜夫人來
至卽謂復曰此如晦之遠孫也當時爲第一色帝欲見
之多稱疾其強項與爾敵令與復飲杜夫人贈復詩曰
深宮鎖閉暗生塵默默那知歲月新寂寞又無人氣味
不知今日再逢春留數日而歸臨行復以詩別夫人曰

丈夫剛鐵腸因花又柔務男子忠義心於情安可薄凡
有徼艷㢡席有燕趙姬人生捨此外萬事俱不知塊魄
忱遊仙自信皆偶然忽遽又分散涕淚何流漣從斯對
佳景蕭索春風前今夕天角月光滿人不圓幽池雙鸂
鶒日日浮清泉霜鶻是天外驚飛忽似弦一落江沙上
一隊古漢邊獨行寒水畔悲鴻誰見憐何時再相遇共
戲復雙眠復徘徊不忍去因為執徽者彈其腦遂覺
翰府名談

明皇幸蜀回居南內嘗晝夢中見妃子於蓬山太眞院作詩
遺之使焚於馬嵬山下云風急雲輕雨不成覺來仙夢
甚分明當時苦恨銀屏影遮隔仙姬豁聽聲又作妃子

所遺羅襪銘曰羅襪羅襪香塵生不絕細細圓圓地下
得瓊鈎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又如脫履露纖圓恰似
同衾見時節方知清夢事非虛暗引相思幾時歇

待制王公素仲儀任御史日嘗夢至玉京黃闕殿上有紺
服翠冠者吾東門侍郎公則西門侍郎也昔以奏牘王
帝前語傷觸譴謫遷責予世公夢回題詩於書窓曰似去
華胥國真來雲霞深處見樓臺月光冷射雞窗急驚
覺遊仙夢一迴公晚歲復思玉京之夢作詩曰虛碧中
藏白玉京夢魂飛入黃金城何時再拔烟霄外暗齒仙
童已掃廳

盧綘字晉卿因病痁夢一白衣婦人令食蔗遂愈他日復
夢白衣婦人曰太尉當貴時至可詣都下妻有一詩
一繒以助行妻乃王真也他日孟家陂相見其詩曰清
風明月夜深時暮暮盧郎恨已遲他日孟家陂上約再
來相見是佳期言訖而去綘後賜死郴英積視行刑將
至梁門綘見擁一白衣婦人來宛如前夢中所見因呼
曰王真何至此乎廷贊爲閤王真姓耿氏夫死與婦之
子私遂與綘同場斬首其地果孟家陂

丁咸序未第時嘗夢為龍而起回顧又有一駱駝在其後
後二十年方捷科舉作詩曰嘗憶金陵應舉時壯心頗
往折丹枝蹉跎二十年中夢一度思量一淚垂殿試榜
出亞咸序之名者乃龍起又亞之者乃駱起方悟其夢

鄭顥嘗夢中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莓苔青續成長
韻此兩句老杜詩也詩史

蜀人任玠字溫如脫寓夔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贈詩曰
故國路遙歸去來玠和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既覺自
笑曰吾其死乎數日不疾而卒古今詩話

金陵才士鍾輻少年氣豪一老僧見之相曰公登第則家
破時援若水雲輻之才以女妻之及廷試應詔洛中果
中甲科由是任放第一女奴青箱過華州蒲城其守乃
輻故人延留累日一夕醉者登縣樓痛飲而寢夢婦
氏以詩一首示生云楚水中　如鏡雙雙白鷺飛金陵
幾多地一去不思歸生夢中悞謝答詩曰還吳東下過

蒲城城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既悟感其事因趣裝歸至采石渡青箱心痛暴卒生匆匆葬於新塘之側洎至家庭户閴然妻亡已數月詢之親鄰秦亡之日乃夢於登縣樓之夕也青箱葬處乃舞之塋地爾不植他木惟海棠數株正符詩意鍾歎曰老僧之說信哉終身不仕隱于鍾山著書養氣年八十而終古今詩話類說謝鍾輯爲蘇綠青箱雜記小青

苑陽盧獻卿大中年舉進士連不中第薄遊衡湘間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玉蘂郊原古青山爲四鄰扶疎逸臺木寂寞獨歸人喻句乃卒郴守爲葬之近郊果以夏初入窆同前

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云此崑崙山也既入見數人方飲招同飲至暮而罷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庭中惟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空山下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題余姓名於人間改曰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池陽崔球爲大學生苦學不歸一日晝夢到其家見其妻正寫字呼之不應與之言不答睨其所書乃詩也曰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蒙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既覺歷歷記之數日書至其妻寄此詩一字不差驗其寫詩日乃球得夢之日也

謝濤諫議臨捐館舍前一月夢作讀史一絕云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浹生民召其孫晏勑錄焉

石曼卿嘗於平陽會中代作寄尹師魯一篇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河山損桃李鴈聲北去燕南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黛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粧如洗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數聞其言尋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常以爲平陽代意篇最得意而世人少稱之能令余此詩傳於世者在永言耳永言乃增其詞爲曲度以迷仙引於是人爭歌之他日夢曼卿致謝焉曲云春陰霽岸柳參差裊裊金絲細畫閣晝眠鶯喚起烟光媚燕燕雙高引愁人如醉慵緩步眉斂金鋪倚嘉景易失懊惱韶光改花空委忍厭厭地施朱粉臨

鸞鑑膩香銷減摧桃李獨自箇凝睇暮雲暗遙山翠天色無情四遠低垂淡如水離恨托征鴻寄旋嬌波暗落相思泪粧如洗向高樓日日春風裏悔憑闌芳艸人千里古今詩話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言夢至一處水殿宮觀女戲毬山陽蔡繩作傳叙其事甚詳有拋毬曲詞十餘首言皆清麗今但記其兩篇云侍燕黃昏晚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醉笑倩傍人認繡毬堪恨[redacted]家幾帝王舞裀揉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胥偃內相應舉時夢徐將軍軟下頭項作詩云昔作樹頭

花今為塚下骨明年徐奭牓下第二人及第南部新書

僕在黃州參寥自武陵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參寥誦作新詩覺而記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湖上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閒其冷宜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衆客驚嘆知傳記所載蓋不妄也東坡詩話

僕泊船吳江夢仲殊彈一琴十三絃頗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何為十三絃殊不答但誦云度數形名不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見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諭其意覺而識之至晚到蘇殊當來見即以示

之寫至此筆未絕殊老叩船來見驚歎不已遂以贈之去州五里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院夢人邀至海上見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之伎甚衆其宮曰靈芝邀平甫俱往有人在宮側隔山水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時迎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鳴鐘平甫頗自負非凡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閒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哭訊之寧夢靈芝宮其信然乎當兆告我是夕蒼翼若有聲音接人其家後卜之果獲兆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室樂天自為詩以紀其事與平甫之夢實相似

蓋二人皆天才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物理蓋有之而不可窮也紀詩

王仲簡漳州人少脩進士業未諧隨計性寬厚敦孝第周顯德中攝長沙縣丞累任甚能為理與漳州通判耿振相善太平興國二年忽染患而亡兄仲偉夜夢莊客持書一封云評事差送來偉便開其書乃詩一章題云贈耿郎中曰得接英賢喜可知人生能得幾多時自從別後頻容改恰似庭前兩族碑仲偉夢覺而記分明衆歎訝振不十年而終郡閣雅談

沈彬字子美高安人為詩天才狂逸下筆成章好神仙之事少孤西遊以三舉為約嘗夢著錦綵衣貼月而飛識

者言雖名播天下身不入月終不及第洪州解至長安初舉行納省卷作夢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客入金桃爛熟沒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懼金鞭忽轉頭第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占九天秋王母朝回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鰲愁雲翻簫管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酒近來狂不得騎龍却憶上清遊第三舉贈劉象一首云曾應大中天子舉四朝風月鬢蕭疎不隨世祖重携劍知為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消舊業滿城風雨壞貧居一枝何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幸有餘劉象三舉無成孫僎主司賢彬詩其年放象及第五老牓即其數也彬乾符中值四方多事遂南遊湖湘

及嶺表二十餘年卻迴吳中過江南受偽命官至吏部
侍郎致仕退居高安 雅言雜載

杜牧之頻年時宰求小儀不遂求小秩又不遂嘗夢人謂
曰辭春不及秋昆腳與皆頭后果得比部員外郎 脞說

中書舍人崔嘏娶李續女為曹州刺史令周郡南勾當隨
車後郡南因睡忽夢在廳中女立床西嘏立床東女持
紅牋題詩一首笑授嘏因高吟之云莫以真留妾從他
理管絃容華難久住知得幾多年一歲而嘏妻卒

余自蜀中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裙帶
詞覺而記之今書贈柯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漪漪水
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草草為具夢中贈一
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酒
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吃明年二月六日為予道之書
以遺遲云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三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四

紀夢門下

狄遵度紀夢詩云佳城鬱鬱頹寒烟孤雛乳獸號荒阡夜
卧北斗寒挂枕木落霜拱鴈連天浮雲西去半落日行
客東盡隨長川乾坤未毀吾尚在肯與轇轕論大年狄
遵度自兒童時已能屬文落筆有奇氣年十六一夕
夢杜子美誦平生詩皆集中所未見者覺而記兩
句後遂續之 百斛明珠

張登字隱之本閬人迁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
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晝夢有人寄書召之
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啓曰手持東岳寄
書來登大驚不知其所自來未幾登果卒其子楧亦
逸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遂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為
得道者百歲乃絕嘗見余於成都曰子甚貴當策
舉首已而果然

余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余曰今人多誤會余八陣圖
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為先主武侯
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乃
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不
忘詩區區自列其意書生之習氣也 並同前

東坡將亡前數日夢中作一詩寄朱行中云舜不作六
器誰知貴璵璠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相如起睨柱

投壁相與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金徽錦寫字跡
夫亦詳環至今不貪賞漂然照壁宴竟而記之自不曉
所謂東坡絕筆也 直方詩話

陳明信云蕭貫少時嘗夢至官庭中長廊邃館如王者
所居有千門萬戶望之洞然金碧爍耀既過數門見群
婦人如神仙視貫驚問何所從來貫愕然亦不知對
貫自陳進士能為詩中有一人授貫紙曰此所謂衍波
牋煩賦宮中曉寒歌貫援筆立成既有奇語其人甚賞
之因曰先輩異日必貴此天上非人間也貫猶尚能記
所賦俞秀老往嘗得之於蕭翰林之孫其詩有云十
二嶷閑隱空綠默攏呼焰椒薜馥濕烏消消不相續

轆轤歎轉霏紅玉百刻香殘隕蓮燭九龍吐水漫寒埭
紅綃佩魚無左璫兩兩趨走瞻扶桑紅萍半圭波面
回首觚稜九霞絢鳴鞘聲從天上來大劍高冠滿前
殿秀老誦之尚有四五韻忘之

王太初傳言有侯仲先者家於南徐元豐元年因詣京
師訪知己忽夢一婦人相顧遇或以詩筆相往來其一
聯云巫山王臺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又曰吳山之
北會稽之陽古木蒼蒼其寂後吾章云仲冬之月二
七之間月圓風靜車馬相拔其人如病狂緣太初而
後愈至春少游書稱鬼事所載詩語前後皆同但年
月乃是熙寧九年所病者乃是嘉興令陶侯而所論
者乃是天竺辯才法師二者不知孰是 並同前

僕嘗夢有客攜詩文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
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
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以害其耕德之所
以修不以賊其生 東坡詩話

富鄭公早年嘗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相托公曰相公德
被生民當延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罷相知鄆州辟鄭
公為倅到任月餘有大星隕于宅園家人從之相告曰後
月當見果至後月薨鄭公為治喪事故鄭公挽詞曰
道德被生民蚤嘗年夢中符契 古今詩話

鄭內翰獬未青時嘗病瘟疫數日未愈甚困使夢至一

處若宮闕有吏迎謁甚恭公謂吏曰吾病甚倦煩熱思
得涼浴以清其肌吏云已為公辦浴久矣吏引公至一室
中有小池方闊數尺甃以明玉水光澈灩以手測之清
冷可愛公乃坐甃上以水沃身俛視兩臂已生白鱗視
水中影則頭已角出公驚遽出吏云此玉龍池也惜
乎公不入其水中入則為輔宰乃覺少選出汗公後
登第為第一人為詩戲友人云文闈數戰奪先鋒
變化須知自古同霹靂一聲從地起到頭身是白龍翁

王仲舉嘗道人毋嘗夢挾仲舉入月仲舉修進業長興花
二年赴舉謁秦王登第後有詩謝秦王曰三千里外拋漁
艇二十人前折桂枝太平興國中仲舉有子曰嗣宗

中進士第乃扶兩子入月之祥 青瑣集

湖州長興縣啄木嶺金沙泉即每年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於此其上有境會亭每茶節二牧畢至斯泉處沙中居常无水將造茶太守具儀牲祭泉頃之發源清溢造御茶畢水則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矣太守造茶畢即涸矣太守或行旆稽晚則有風雷之變或見鷙獸毒蛇兇魅之類焉胡生者即其居以釘鉸爲業居霅溪而近白蘋洲去其居十餘步有古墳胡生每因茶飲必奠酹之實多人謂之曰吾姓柳氏平生善詩而嗜茗及死葬此室乃子今居之側也常銜子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胡生辭以不能柳强之曰但率子意言

之當有致矣生既寤試搆思果有冥助者其後遂工焉詩曰胡風似劍鍐人骨漢月如鉤釣胃腸魂夢不知身在路夜來猶自到昭陽人謂之胡釘鉸詩

金沙池泉在常州宜興縣罨畫溪之東有寺寺有碑載當時杭湖常三州貢茶唱和樂天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腳太湖心常州太守忘其姓名和云殷勤爲報春風道不貢新茶只貢心

常檢擧進士不第常有一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檢追思痛悼殆不勝情擧酒吟詩悲怨可掬吟曰寶劍化龍歸碧落嫦娥隨月下黃泉一盃新酒青春曉寂寞書窗恨獨眠一日忽夢姬泣涕潸然曰當有後期今和來爲郎口占云春雨濛濛不見天家家門戶柳如烟如今腸斷空垂淚歡笑重追別有年檢終日怏怏後更夢姬曰即遂相見覺來神魂恍惚乃題曰白浪漫漫去不迴浮雲飛盡日西頹始皇陵上千年樹銀鴨金鳧也變灰後數日即得夢死 摭說前集

晁奉禮簡故宮保內翰之次子也於昆弟中最稱奇秀與梁固少小硯席之契善大中祥符二年固狀元及第授青州倅時奉禮茶侍在闕下是年冬末梁方之任去青兩驛夜夢見來相訪手携白扇上有七言詩一首以贈梁云死生離別最堪悲相對無言淚滿衣歎我已歸泉下去羨君新向月中歸長鞭已見騰驤路折翼終

難繼逐飛珍重故人當聖代早持鈞軸入黃扉覽詩起執手悲泣而別俊然覺大異之數日必沒故矣乃急走僕緣所得詩入京師訪其安否宮保開讀之大慟曰品格真吾兒作也吾夢之夕乃簡忘之日也

李良輔故給事中防之子祥符元年應進士舉得同學究及第二年給事自南京移知鄭州以家在穎天良輔奏爲本府司士參軍是年中赴良輔隨侍至鄭夜宿中牟驛夢人持詩投跪而來獻良輔詩曰九霄冊詔三天近萬疊紅芳一旦開日月山川須間甲爲君親到小蓬萊覺而異之旦還起而白給事喜曰據此詩意汝必有前程慎勿廢於筆硯勉旃勉旃至郊而別五年方歸闕授司

戶部判官五月己擧張楚縣丞事停任六月十九日良
孫卒於應天府給事大慟悲語張君房曰夢之不誠
如是自此児夢必謂其前程而為詞臣一旦至是苦哉君
房但寬勉以慰之是年秋君房以詔鞠獄無錫為寧海
督郵乃同給事舟抵應天府日慰泊問細詰良孫卒葬者日
月及葬地之所因而繹之忽有數語乃省其詩義得之良孫
丙戌生年二十有七郎詩首句云九霄丹詔三天近三九二十
七數是年二十五故云近也萬疊紅芳一旦開方萬葉之
花一旦開盡是近謝之意次云日月山河須問甲其卒年
六月十九日甲寅乃其卒日確是二十九日甲子葬于府
東甲地即是日月山川須問甲也甚夫月天德月德俱
在甲末句云為君覩到小蓬萊即虛無寂漠之所給
事沉默曰君辨之矣 麻說前集

沈亞之嘗書邢鳳寓居長安平康里夢一婦人自
檻而來古妝高髻作陽春曲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
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鳳曰何
謂弓腰曰昔年父母教舞作此弓彎按舞罷辭去鳳
亦尋覺 麻說後集

吳興姚郃嘗言有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宮久之聞
宮中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召門客
作挽歌生應声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
江張蕙帳擇土葬金釵滿池紅心草三層碧玉堂春風

無處所悽恨不勝懷及寤復記其事王生太原人

崇寧元年元日谷聰夢中作一詩云無賴春風試怒號其
乘一葉傲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
三月與陳瑩中渡湘江是日大風當斷渡小舟掀舞白
浪中兩岸聚觀股落瑩中笑愈高余以詩語瑩中瑩中
曰此公按後大行叢林

東坡倅錢塘夢神考召入禁中宮女環侍一紅衣女捧紅
靴一隻命坡銘之其中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
武所及雲蒸雷起上極嘆其敏捷 同前

山谷書郎夢與一道士升空道士曰與公游蓬萊覺天風
吹其道士曰欻有俄有狗吠聞目不見道士惟見宮殿會

直入有兩王人導升殿主隊揖之仙女侍之中有一女云
整琵琶置直愛其風韻顧之志揖主者主者色莊故其
詩曰試問琵琶可聞否靈芝君色莊姑揖手與余覩之
今山谷集語不同蓋更易耳 冷齋夜話

火遊南岳宿郴亭湖廟下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憶昔
宿書雲老借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人自言我天女也
以維摩像乞贊火游夢其畫像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
女以詩戲火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借竹軒
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眾可無言火游夢中題其
像曰笠儀華麗面因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應笑舌
覆大千作師子吼不如不轉取妙喜如陶家手 同前

陳智夫襄陽人博學有才思尤長於歌詩嘗遇異人授以吐納之術故佳句多於意中得之若花英似留客鳥聲如喚人野花臨水數枝恨芳草連天千里情之句雖前輩不能遠過 遯齋閑覽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四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五

識誚門上

陳彭年大中祥符中與晁文元在內翰等四人同知貢舉省試將出奏試卷舉人並衢觀其出省諸公皆修赧其容獨彭年揚鞭肆意有驕矜之色榜出有甥不預選怨公其第會彭年未來於几上得黃勑乃題其背曰彭年頭腦太冬烘眼似朱砂鬢似絲縲幸叨三字內荒唐仍在四人中取他權勢欺明主落却親情賣至公千百孤寒齊下淚斯言無路達堯聰彭年怒抱其勑入奏章聖見而不悅釋其罪 江南野錄

唐太宗幾近臣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更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縮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只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改容曰詢豈不畏皇后聞邪無忌長孫后之弟也 小說舊聞

唐相張延賞選壻無可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進士韋皐許之皐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稍悔由是婢僕頗輕慢惟苗氏待之益厚皐因辭東遊張氏盡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贐皐行登日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冊而已後五年皐擁節旄會德宗幸奉天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翔人莫敢言至天回驛去府三十里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皐也非韓翔苗氏曰若韋皐必常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塡

濤豈能妻吾位平章次日果韋皋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
遁皋入見苗夫人適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泗
濱郭圍因為詩曰宣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
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皋是貴人 唐宋遺史

彭齊吉州人才辯滑稽嘗謁南豐宰而不禮之一夕虎入縣
廨噬所養羊棄殘而去宰即以會客齊預焉至席獻詩於
宰曰昨夜黃斑入縣衙分明蹤跡印蒼苔幾多道德驅難
去此子猪羊引便來合座解頤言有過錄公曰道無欠愆
量也解開東閣晉得頭錡待秀才覽者絕倒 青箱雜記

景德杭河朔舉人張存任并皆以防城得官有無名子嘲曰張
存解放旋風砲任并能燒猛火油

丘濬寺丞失意偏遊諸郡至山陽郡守慶召之夜飲甚作
詩曰醜却天下美人面正得世間君子心郡特它日再投
字飲以謝之至宜春太守召看牡丹作詩曰何事化工情
愈重偏教此卉太妖妍王孫欵種無餘地顏巷安貧欠
買錢曉檻競開香世界夜欄誰結醉因緣須知村落桑
耘處田叟饑耕婦未眠又至孟宰贈太守詩曰碧睛蠻婢
頭蒙布黑面胡兒耳帶環畿處松箒曾枕水四周城郭
半園山又詩曰階上醒胀雖兒子口中濃血吐檳榔又詩
曰風腥蠻市合日上瘴雲紅太守見之大不懌 翰府名談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陽夏李邯鄲黃唐卿為編修官
安簡神情沖淡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戲為句曰皇

見閑如鶴黃吟苦似猿 春明退朝錄

唐既平劉展江淮之亂上元間租庸使元載以吳越雖兵荒
後民產尤給乃辟召豪吏分宰列邑而重斂之時人謂之
白著言其稅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無所嫌避一
云世人謂酒酣為白著既為刻薄之徒不堪其斂則必藉酒
盈酌如醉者之著也渤海高亭有詩曰上元官吏務剝削
江淮之人皆白著

唐景龍中洛下霖雨百餘日宰相不能調陰陽乃閉坊市北
門宰無勤殘至甚人歌曰禮賢不解開東閣燮理惟能閉
北門 朝野僉載

孫魴沈彬李建勳好為詩什魴有夜坐詩為時所稱建

勳因置酒齋中待彬至乃問彬云魴之詩何如彬曰田舍
翁火爐頭之語何足道也魴聞而出詣彬曰何誹謗之甚
而比田舍翁耶乃過其彬曰子夜坐句劃多灰漸冷坐久席
成痕此非田舍翁爐上夜而何闔坐大笑乃題金山寺云萬
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
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莫不服
其驗雅 江南野錄

朝元龜廬陵人嘗謁邑宰見超伏生獺歎竊以詞學因新
畫屏為戲珠龍乃白請子詠之元龜應聲而成因諷
宰受賂云翻身騰白浪探爪攫胡珠

毛柄猆生徒於廬山白鹿洞與諸生講論所獲貲鏹皆

祭酒洞有辨者嘲云彭生作賦茶三片毛氏傳詩酒
半升嘗自題於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
一夕而逝

劉炎少負詞學晚為求新尉拙於政治遂有貪名太守行
邑覬覦之意而炎不悟既行以詩諷炎云未到桃源時
長憶出家身及到桃源了還似鏖中影炎乃和而復之
后因民訴受賄遂按以法炎復有詩云早知太守如狼虎
獵取青衫以喻之

羅隱性傲睨物赴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一紀後下第又過
復見之雲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以詩嘲之曰鍾陵醉
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

是不如人隱與顧雲同謁淮南相國高駢雲為人雅律高
公遂留雲而遠隱隱歎歸武陵與賓寀飲餞於雲空發著
青蛇入坐高公命扇驅之謂隱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作
曰白澤遭釘釘在門偶見白澤圖釘在門扇乃譏雲也時
高公欲雄淮南王求仙方為妖亂後為畢將軍所害隱作
妖亂誌以譏之故有題廷和閣云廷和高閣勢凌雲輕語猶
疑太一聞燒盡藥香無一事閑門迎得畢將軍僖宗在蜀隱
作詩數首以刺諸侯及還梁為朝貴所疾乃謁錢武肅為
歡僖宗在蜀詩曰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倉皇路屈蟠丹
鳳有情雲外遠玉龍無跡渡頭寒靜思貴族誅身易卷
惜文皇創業難不將不侯何計是釣魚船上淚闌干文作倍

宋遷京回馬嵬楊柳尚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
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鑑戒録即明皇鈸詞書幌白澤對夕老怨楊妃作

蘇子美監進奏院因賽神召館中同舍是時江南人李中舍
因擇聖俞謁子美且願預此會聖俞以為言子美曰食中
不設蒸餅來坐上安有國舍虞臺李御之遂暴其事
於言語為劉元瑜所彈子美坐諭故聖俞有客至詩云有
客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眾賓蓋指李
也詩史

來鵠洪州人咸平中名振都下然喜以詩譏訕當路為人所
忌卒不第金錢花云青帝若教花裏用牡丹應是得錢
人夏雲云無限旱苗枯欲盡悠悠閑處作奇峰偶題云

可惜青天好雷電只能驅趣懶蛟龍詩史

唐湖州參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然嗜酒姊妹勸節酒後
飲蔣應聲曰平生偏好飲芳齋勸吾食但得尊中滿時
光度不難借知蔡有詩名與蔣善一日訪蒙設召蔣使
婢奉酒知蔡云受戒不飲蔣隔簾謂曰上人詩云接岸
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飲乎知
蔡慚而退

濠州西有高唐館俯近淮水御史閻敬援宿此館題詩曰
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唐館
神女何曾入夢來有李和風者至此又作詩曰高唐不
是這高唐淮上江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

笑殺楚襄王

丁晉公爲玉清昭應宫使夏英公爲判官一日賜宴齋宫優人有雜手藝撮者晉公顧英公曰古人無詠藝撮詩請賦一章英公爲一絶云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

楊孺尚書以耳聾致仕居雩縣別業同里高氏皆孚有二子小字大馬小馬一日里中社飲小馬携酒一榼就楊公曰此社酒善治聾願持盃酌之無避楊書絶句與之云数十年來雙耳聵可將社酒使能醫一心更願青盲子免見高家小馬兒 倦游録

景祐初詔先朝免解人候將來特與推恩有無名子改王

元之升平詞以嘲曰舊人相見問行年便説真宗更以前但看緑袍包裹了這回冷笑入黄泉

永叔在政府將引去以詩寄潁州常夷甫曰笑殺汝陽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致政歸潁又贈之詩曰潁有東鄰常處士披簑戴笠伴春鋤明年夷甫起授侍講判國子監有無名子改前詩作夷甫寄永叔曰笑殺汝陰歐少保新來處士聽朝雞又云昔日潁陰常處士却來馬上听朝雞

史流仕不得志好持人長短世以凶人目之亦終以此敗嘗過江州琵琶亭題詩云坐上騷人雖有詠江邊寒女轉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時 並同前

卲安石連州人高湘侍郎南遷歸朝途經連江安石以所業投之遂見知同至輦下湘知貢舉安石擢第詩人章碣賦東都望幸詩刺之曰懶修珠翠上高臺眉目連娟幸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帶美人來 古今詩話

泗州僧伽塔人多云其下真身也塔後有閣記與國中栁塑事甚詳退之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身之焚久矣塔本盤匠所建俗言塔頂爲天門蘇國老有詩云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蓋譏在位者

孫皓爲晉所滅封歸命侯武帝問皓曰聞南人好作爾汝詩爾頗能否皓被酒舉觴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勸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吳武陵有文而好訐嘗以贓貶廣州吏治殊不假借題詩路左壁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鸇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黄昏依舊入蓬蒿

唐王鐸楊收皆許逢同年收作相逢有詩曰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遇時皆日瑞聖龍無水謾通神收聞之怒王鐸作相逢又有詩曰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又怒

羅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錢武肅崛起以魯風善筆札召爲表奏孔目官魯風不就執之後以羅隱爲錢塘令俱而受命因寓獻詩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謾英雄自是始厚之

嗎瀛王鎮南陽郡中宣聖廟壞有酒戸千餘輩投狀乞修瀛王未及判有幕客題四句狀後云槐影參差覆杏壇儒門子弟盡高官却教酒戸重修廟覺我慚惶也不難瀛王遽罷其請出己俸重修

孫僅給事鎮永興日多作詩時王清昭應宮初成孫作驪山詩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有人傳于京師以為譏時政

頻標咸通中鄭薰下狀元及第先是徐寇作叛薰数激勸勳剿意標乃魯公之後故置之危科既而詢其廟院標曰寒素京國無廟院薰始大悟有無名子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老杏中擣嗇以丹砂投當中令吳人張鷁有文而貧或嘲之曰張鷁只消千駄絹擣嗇惟用一丸丹 並同前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五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六

譏誚門中

苗台符十六歲張讀十八歲同年登科為鄭宣州幕嘗列題於西明寺之東廡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

李煜作江羅亭四面栽江梅花作艷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李未須誇爛熳已輸了風吹一半時淮南已歸周

趙嘏浙人有美妾泊計偕母不許攜行會上元節為鶴林之遊帥見之掩為己有明年擬第歸以詩感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帥聞遣歸

李商隱依彭陽令狐楚以牋奏受知後其子綯有常平之拜淩躁商隱重陽日義山造其廳事留題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閤無因得再窺綯見之慚悵扃閉此廳終身不處

袁鵠婚蕭楚女言之未幾擢進士第羅隱以一絕刺之云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青桂近嫦娥

林和靖傲許洞作詩嘲之云寺裏掇齋飢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鷸伸頸好客窺門鶴縮頭

章郇公性簡靜嘗為開封府試官出人為天地心賦舉子曰先朝曾試遂別出一題曰教尤寒暑既非致思舉子文上請此題出樂記教乃樂教也上在諒陰而用樂事恐

非便方紛紛不已無名子作詩嘲曰武成廟裡沽良玉
夫子門前賣簸箕唯有主司章得象往來寒暑未曾
知時南廟試良玉不琢國學試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賦 並同前

韓退之彌明傳云嘗與文友會宿有老道士形貌怪異自
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旣飲酒衆度其不能詩因聯句
咏爐中石鼎將以困之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刳中事調
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人多不識乃遣人執筆硯吟
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脝坐客盡驚爲會人思竭不
能復續彌明連促之坐中有歎吟其聲使善彌明句中
悔之曰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須臾倚壁睡鼻息如

雷坐客異且畏之 古今詩話

光化中羅隱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絶
於紙尾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犬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
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正元中太府卿韋渠牟金吾李齊運皆寵貴薦人多得名
位時劉師老穆寂皆應科目渠牟主穆寂齊運主師老會
齊運對順宗嗟其羸弱許以致仕而歸師老失據無名子
曰太尉朝天升穆老尚書倒地落劉師劉禹錫曰名場嶮
巇如此

王文惠相府中病尤好釋氏時有人作詩曰雖調鼎元地
番成養病坊但見僧盈室寧知火燎房

盧肇黃頗皆宜春人頗富於財而肇若貧與頗同赴舉後
同日登途郡守獨餞頗於郵亭而遣肇明年肇狀元登
第歸郡守會肇看競渡肇即席作詩曰向道是龍剛不
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

韋蟾左丞至長樂驛見李瑒給事題名因書其側云渭
水春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
婿書字纔能紀姓名

劉魯風江西投所知爲典謁所阻因得一絶曰萬卷書生劉
魯風烟波千里謁文公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生毛不
爲通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相疑愛其程文以自登第猶在十三

人謂魯公曰公之詞業合在甲選暫屈十三人之傳老
夫衣鉢可乎魯公謝之後果至宰相亦且相繼門生有
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李郁尚書爲荊南從事有朝士寄書字体殊惡李寄詩曰
華緘千里到荊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
却教羲獻謾勞魂惟堪愛惜爲珍寶不敢留傳示子孫
深荷故人相愛處天行時氣許教吞言甚作符也 並同上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譏北人云榆生
欲飽漢草長正肥驢謂北人食榆吳地無驢故有此句
思道即續之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煮魚謂南人無義
同炊異饌也吳人愧之 談藪

洛陽有謳歌婦人楊苧羅朝办言有才思楊凝式侍侍郎
以姪女呼之怜其聡慧也時有僧雲辯者有文善能講
經善應對若祀祝之辭隨名位高下對之三十字如宿
恩以師杰重之長壽年五月雲辯講對歌者忽有蜘蛛
於簷前垂絲而下正對以師與雲辯前以師笑謂歌者
曰試嘲得着奉絹五疋歌者不思應声嘲之意不罔蜘
蛛戲之雲辯雲辯体充肚大不能行以師見詩絕倒大
呌和尚特絹五疋雲辯愁且笑與絹五疋詩嘲蜘蛛曰
吃淂肚㬥撑尋絲逺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衆生
洛陽舊聞
至和間有数達官以詩知名常慕樂天侍多得於容易曾

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人戲之曰昨日
通衢遇一輜耕車載極重羸牛甚苦豈非足下妻子乎
聞者傳以為笑 歐公詩話
向文簡在延州嘗有詩云四府常有炯棚合三月猶無藥
甲生又有人嘲同州詩云三春花發惟撑樹二月鶯啼
是老鵶 雜誌
徐州雲水山人張天驥不遠千里見朱定國於錢塘愛其
中風物遂欲徙家居焉春盡思歸以詩戲之云羨公飄
蕩一孤舟來作錢塘十日游水洗禅心都眼淨山供詩
筆揔眉愁雪中衆與箕卿尔春盡思歸都罷休何事
却尋来處去種魚方尾摘千頭 總詩

閩人康復天禧二年來薦天府下趙鼓訟之覆考再取省
試又下湖人凌景陽因復訟之亦尋收高第遂登科士
子作詩嘲復曰細思堪恨康復賢良論中科名屬景陽啼
得血流無用處為它人作嫁衣裳 緗素雜記
景祐中有輕薄子以古人二十字詩益成二十八字嘲謫
曰仲昌故国三千里宗道深宮三十年殿院一声河滿
子龍圖双泪落君前龍圖王博文也嘗更大藩鎮開封
知府王司使一日對上前因叙揚歷之久不覺泪下殿
院蕭定基也為殿中侍御史與韓魏公吴春卿王君貺
同發解開封舉人作河滿子曲嘲之因奏事[redacted]仁宗問
之令誦一遍王宗道為諸王教授及講書尾二十餘年

不求進用仲昌者章郇公文仲從子論科場不公奏聞
牒歸建州當時以為雖用古人詩句而切中一時之盛
事傳以為笑樂 東斋録
丁晉公與楊文公遊処宴集必有詼諧之語復皆敏於應
荅一日臺諫攻文公因晚俟晉公之門方伏拜晉公亟
謂文公曰內翰拜時髭撃地文公隨声荅曰相公坐処
幞膳天蓋楊美髭髯而丁第方盛設帷幙因互相議也
有宋佳話
太尉田重進起於戎行晩年好道術喜黄老有揀停兵
士張花項衣道服以其項多雕篆自之為花項又引道
士為同志前後所用錢帛悉資之死以遠又而無成怨

一日云出采樂八月當成晚大醉歸重進問道師從來飲何遽醉花項微笑其實不飲昨日見一仙流向西頂礼重進問何人花項恭肅低言即呂洞賓謂曰重進武人好事如此此人有壽今已有微疾因微染風痾其當轝看必無療之田大喜曰重進粗人何銷神仙下降且曰何時至花項曰此月十五日夜三更必至呂不欲多見人望太尉拾射亭張設用好新裀褥靜室焚香鮮果好酒後至五更重進又患風折腰艱難重進方欲責花項虛誕外報尊師門大開囊篋搬運已盡重進慚恨嗚指曰無良漢無良漢自是不復信時有無名人獻詩一首以笑之求矣軍人尚能念誦詩曰或作黃金或作銀

熱人好悻搏尖新一朝狂惑田重進半夜披迎呂洞賓歡漢出門時引領黠兒浮路已潛身雖稱兩個無良漢笑殺長安萬万人 洛陽舊聞

湖南徐仲雅與李宏皋刘昭禹齊名所業各餘卷並行于世畊夫謔一首云張緒逞風流王衍事輕薄出門逢畊夫顏色必不樂肥膚如玉帛力拗絲不折半日無畊夫此輩怨饑殺 雅言雜載

周嶽處士洪儒與李偶不中第旅浙西從事歎欲惟昧於章程座中皆戚之有贈詩曰龍津掉尾十年勞声價當時閑月高惟有紅妝回舞手似持霜刃向猿猱周和曰十載文場敢憚勞宋都回鷁為風高今朝甘伏花技笑

任道增前愛縛豨 南唐近事

廬山道士體貌魁偉飲酒啗肉居九天使者廟有雙鶴因風所飄憩于廟庭道士擒喜自謂當起上天命令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不勝其載毛傷骨折而斃豎曰馴養者知訴于公府處士陳沆嘲之曰啗肉先生欲上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南唐近事

李山甫詩名冠於當代過烏江題項羽廟云為虜為王盡偶然有何慙見慶江舡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又贈獵將曰按獵燕山經幾春雕弓白羽不離身年來馬上渾無力望見飛鴻指似人

任谷當有經術隱居於洛以俟召命未降蒲輪乃躬到京訪知己有朝官戲贈曰雲閣應訝隔書遲自到京中探事宜從此見山須合眼被山相嚇已多時後至補衮

曹確楊收徐商路岩同秉政時有詩嘲之曰確確無餘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南部新書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六

讖譏門下

太中元年魏扶知礼闈入貢院題詩曰梧桐葉落滿庭陰
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前心
心及榜出為無名子削為五言詩譏之 南部新書

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當在前行忽除膳部
員外郎微有恨恢吏部郎中張思咏曰有意嫌兵部專
心望考功誰知脚蹉蹬幾落省橋東蓋膳部省最東北
隅也

趙璘儀質瘦陋第名後赴婣礼儐相以詩嘲之曰巡関雖
傍櫂滿局望青还登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
詩話總龜卷之廿六
衣帶上人頭又曰不知元在鞍橋裏將謂空馱席帽歸
又曰大炉床上平驅立便與夫人作鏡臺

崔立言高退隱茅山善謔浪為詩贈營妓敦龐者曰尾箔
寺裏逢行跡華岳山頭霧掌痕不須惆悵愁難嫁待與
將書問岳神 見柏寺有大佛驗岳神 大人 又醉中謔浙江燕
使曰山夫留意向丹梯連師邀來出樂曉常見浙東誇
鏡水鏡湖元在浙江西 並同上

太平廣記言杜牧為宣州幕有酒妓肥大牧之贈詩曰盤祖
當時有遠孫尚令今日逞家門一車白土將泥脉十幅
紅綃補破裩瓦棺寺裏逢行跡華岳山前見掌痕不須
啼哭愁難嫁待與將書問岳神與此同未知孰是

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興國寺題壁云一舉首
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有人續云君看姚嶂并梁
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京官 筆談

憲崇詩自負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譏誚
其犯古者嘲之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
是師兄多古句古人詩句似師兄 閒居詩話

元居中作宿守郡有官妓小蘇善歌舞幼而聰慧元守甚
憐之一日宴罷令就座客閔彥長求詩閔善詼諧即當
時名公也得詩云昔日開蘇小今朝見小蘇未知蘇小
兒得似小蘇無由是以此自負相待以起声士大夫徒
此作詩甚衆洎長大數年間体豐脩長未免尚語此蘇
詩話總龜卷之廿七
子瞻出知湖州亦未乞詩蘇書與之云舞腰窈窕影搖
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声散半天風雨寒此后曼卿古
松詩送士大夫笑 泗上錄

曹唐羅隱同時才情不殊羅曰唐有鬼詩或曰何也曰水
底有天春寂寞人間無路月茫茫唐曰羅有女子詩或
曰何也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此蓋羅
牡丹詩也 靈錄拾情

賈島狂猖行薄挾政惡之故不與選裴晉公拉興化作池
亭島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
謝秋風起荊棘滿庭公始知人皆惡其不遜 古今詩話

胡旦秘監性褊躁晝明居襄陽愛識郡政夏英公常師

事之及公貴達胡尚以青衿陪公公出鎮襄陽時一造
焉一日謂公曰讀書乎郡事少暇比只作得一燕雀詩
胡曰試舉之曰燕雀紛紛出乱麻漢江西畔使君家空
堂自恨無金弾任尔啾啾到日斜自尔少戢

蔡君謨守福唐會李太伯與陳烈於望海亭以歌者侑
酒方舉杯一拍陳驚怖越席攀木踰垣而去李作詩曰
七閩山水掌中窺來與登臨到落暉誰在畫樓沽酒
處幾多鳴櫓趁朝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
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声檀板便驚飛盖譏其矯
也

梅聖俞過楊州宋公庠送鵝為作詩謝云嘗遊鳳池上曾
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交養素鵝公庠得詩不懌

日前

乾符末有客寓於廣陵開元寺不為僧所礼一筆題門而
去曰龍能去東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
衆皆不能詳之独有沙弥能解衆問其由則曰龍去矣
有合字時日隱矣有寺字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流
沙卒字也此不遜之言辱我曹也衆僧大悟沙弥乃鼓

皇朝雲皓供奉也

長沙六快詩致仕屯田王撰作也六人謂帥周沆漕趙良規
憲李碩刘舜臣倅朱景陽許玄詩略曰湖外風物奇
長沙信難績衡峰排古青湘水湛寒緑舟檝通大江

車輪會平陸昔賢官是邦仁澤流豊沃今賢官是邦
刳啗人脂肉懐昔井棠花傷今猛虎毒然此一郡内所
樂人絶六清與三惡條守連兩通高堂日暮會深
夜繼以燭愽帙皆綺紈器皿盡金玉歌喉若珠箕舞
腰如素束千態與万状六人歡不足因成快活詩蓋之
究舜目餘数聯猥不可録樸與樊太傅立里開支書俱
老於故鄉而林泉相依以二疎自高謗詩既出捕樊以
會之樊義薄先守悉以遊從之事責之以求脊先而希
賞獄具讒謗削籍並以告發加秩畢然拜命略無三號之
羞訓詞云為尔交者不其難乎 湘山録

皇甫松著醉卿日月三巻自叙之云松丞相奇章公表甥
然不播章因襄陽大水変極言誹謗有夜人真珠室

朝遊瑶瑲宮之句丞相有愛姫名真珠

張曙崔昭緯中和間西川同舉相與謁日者問命時曙自
恃才名籍甚人皆呼為将来状元崔亦分君其下無何
日者殊不顧曙惟目崔曰将来万全及第曙有愠色曰
郎君亦及第但崔家郎君拜相當於此時過堂既而曙
果以搶恤不終場昭緯首冠曙以詩刺之曰千里江山陪
驟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洗沙溪上雨緑楊芳艸為
何人崔不平之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拒之崔曰但吃
侍我作宰相與你取状元張拂衣而出因不叶後七年
崔自内大廷拜張於後三榜裴公下及第果於崔公

下過堂 並同上

崔珏佐大魏公幕與副車袁充不叶公俱薦之於朝崔拜芸閣校讎維舟江滸會有客以絲桐詣公公善之而迎珏至公從容為客請一篇珏方懷拂鬱因而發洩所蕴為詩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藝知音自古難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終憐得董庭蘭公不懌崔大慚恚

元微之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因争令以酒器擊傷微之由此遂去幕乃作十離為獻詩云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净有人憐無端咬着親情脚不得紅絲毯上眠 犬離主 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 筆離手 雲耳紅毛淺碧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為驚玉兒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 馬離廄 隴西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 鸚鵡離籠 出入朱門未忍抛有人常愛語咬咬啣泥穢污珊瑚簟不得梁間更壘巢 燕離巢 皎潔圓明内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点瑕相污不得終宵在掌中 珠離掌 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摇朱尾弄綸鈎無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 魚離池 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兎趁高晴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而今手上擎 鷹離韝 翁鬱新栽四五行常將正節負秋霜為緣春笋鑽墻出不得垂陰覆玉堂 竹離亭 鑄瀉黄金鑑始開初生三五月

徘徊為遣無限塵埃污不得華堂上玉臺 鏡離臺 元公詩曰馬上同携今日盃湖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处处何曾花不開歌咏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弦來𢲅前百事皆依舊点檢唯無薛秀才 摭言鑑戒録 青箱消上遺

即大寶家肅宗九關鶴禽龍竹高眾 葬齋掌五詩酒醉書記不知孰事是

趙昌言為樞密副使時陳儀與董儼俱為三司塩鐵副使胡旦知制誥院畫同年生俱少年為一時之俊梁顥又會與同幕五人者旦夕會飲於樞第茶觴童矢未嘗虛日每夾醉夜方歸金吾吏逆夜候焉有声喏儀以醉鞭捕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都人謗曰陳三更董半夜 玉壺清話

張文潛嘗作斉安行謂甚不美末云最愁三伏熱如甑北客十人九人病百年坐死回中州千金莫作斉安游而潘邠老黄人也為作解嘲云為邦雖陋勿雌黄我曾侍立蘇公旁見公顏色不憔悴不似賈誼来江相乞州雖粗勝吾州無此兩公相繼游 直方詩話

王令逢原廣陵人既見知於舒王声書赫然時附麗之徒望風伺候守牧冠盖日滿其門進書献論杨不及文字間也逢原獻之大暑其門云紛紛閭巷士看我復何為来即令我煩去即我不思意有知恥者而于謁不衰

東坡號思聡詩為水鏡集又作序贈之云聡能為水鏡以一舍方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為聡得道淺

之候及聡來京師種種不進有人戲之云水鏡年來亦太昏

張文潜作大旱詩云天邊赤日看盃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時人以為譏抄湯燸右軍也 並同上

晉劉道真遭乱於河側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櫓嫗荅曰丈夫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又嘗與人艸中同盤共飲見一嫗将两小兒過並着青衣嘲之曰青羊引双羔嫗人曰两猪共一槽道真無以對 因話録

唐宋國公璹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璹箭俱不着垛一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翻復下應西還又東十回俱着地两度併䇿空借問誰為此只應是宋公 萧璹封宋國公 太平廣記

東臯子王勣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徳廣陵人刘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醉鄉無戶税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為仲尼之徒得為語戒乎 北夢瑣言

李度顯徳中舉進士攻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為樞密以此一聯薦於中文炳知舉遂擢為第三人嘲曰主司只選一聯詩 玉壺清話

冦文公嘗與張洎同省一日作庭雀詩譏洎曰少年挾弾多狂逸不用金丸用蠟丸蓋譏洎頃在江南重圍中而李煜草詔内於蠟丸中進上江救兵之事也洎不免強顔附之後稍親暱 仝上

龔彦和謫化州持不殺戒日夜札佛對客纔氣誦衣領不恤也鄒志完嘲曰衣領從教虱子緣夜深拜得磬兒穿道鄉活計君知否飢即須餐困即眠 冷齋夜話

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七

詼諧門上

太宗賜錢思公已下孝經詩令次韻和進晁文元迥者出四句云舍後信標名風篁自有声温柔敦厚教仙果子難生思公即便對晁公今日須了晁大笑諸公不曉今日孝經詩稽遲戲以此消之尔四句盖次韻詩遲也

祥符中日本國遣使入貢称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聖章詔本國建寺賜額曰神光朝辭日夷使乞令詞臣撰寺記是時當制者雖中選然詞學不優翰苑常止以張君房代之盖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詣撰寺記時張尚為小官醉飲

樊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見而夷人在閤門翹足以候文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後錢希白揚大年因玉堂暇日改閑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號閑司諫拂衣歸華山盖种放得歸山時也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時傳此事為雅笑 湘山録

唐制三班奉職月俸七百驛券羊肉半斤祥符中有人題於驛舍曰三班奉職實堪悲卑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消甚使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謂如此責廉遂議增俸 古今詩話

陳亞少卿維揚人善詩什滑稽尤甚嘗與蔡君謨會于金山僧舍酒酣君謨題詩屛間曰陳亞有心終是惡即索筆對曰蔡襄無口便成衰少時為杭州於潛令以利口謔浪人或厭之太守馬忠肅因其趨府戒之陳恨憂教俄有通慄謁者称太祠郎李遇庭公罵曰何人家子弟亜率尔云李趙見馬公徐悟之大笑 唐宋遺史

陳亜卿著藥名詩若風月前湖近 前胡 軒窓半夏涼 半夏 棊為臘寒呵子下 訶子 衣嫌春瘦縮砂裁 縮砂 及贈祈雨僧詩云無雨若還過半夏 半夏 和師聯作葫芦巴 葫芦巴 之類最膾炙人口又曾知祥符縣親故多干托借車牛因作詩曰地名京界足親知 荊芥 託借尋常無歇時 蝎 但看車前牛領上 車前子 十家皮没五家皮 五加皮 嘗言藥名用於詩無不可而斡運曲折使各中理在人之智耳或曰延胡索可用乎曰可沉思久之吟曰布袍袖裏懐漫刺到処迁延胡索人 延胡索 此可贈游謁措大聞者絶倒與章郇公同年將用之而為言者所沮作生査子獻之曰朝廷数擢賢 旋覆 旋占凌霄路 凌霄花 自是鬱陶人 郁李仁 險難無移処 無移 也知没藥療孤寒 没藥 大幅紙連粘 大腹皮 甘草歸田賦 甘草 又別作閨情生査子三首其一曰相思意已深 相思子 白紙書難足 白芷 字字苦参商 苦参 故要檀郎讀 狼毒 分明寄得約當歸 當歸 遠志櫻桃熟 遠志 何事菊花時 菊花 猶未回鄉曲 茴香 其二曰小院雨餘涼 禹餘粮 石竹風生砌 石竹

羅扇侶徒容叡半夏汝廚膾起來閒坐北亭中北亭
滴盡真珠淚珠淚為念蛩蛩勤勤去折蟾宮桂桂其三
曰浪蕩去來來去來躑躅花頻換換可惜石榴裙
蘭麝香消半半琵琶閑後理相思相思必撥朱
弦斷斷擬續斷朱弦朱弦待這冤家看看又自為
亞字亞字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惡中間全沒
肚腸外面任生稜角雖一時諧謔之詞寄托亦有深意
又歲旦示知已云收寒歸地底表老向人間與人郊
行云馬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送婦化宰赴闕云吏
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懷措隱云排聯花品曾非
僭愛惜苔錢不是慳自成一家体 青箱雜記

魏仲先寇萊公游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同到見萊公詩
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在壁時有從行官妓
頗慧以紅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
勝着碧紗籠萊公大笑

西都應天院去府十里每朔望留守帥府官朝拜未
曉而往時行十里不交談有人作詩云正夢寐中行
十里不言語處飲三盃有人送駒肉後云斤前捉到
須依法合內盛未定付廚 春明退朝錄

李濤相國性滑稽為布衣時往來京洛間汜水關有
僧舍曰不動尊院院中有僧不出院十餘載濤每過
常謁其院必省其僧未幾寺焚僧散濤再過之但

有門存而已因題詩曰走却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
間顛倒是八萬四千門 談苑

韓浦韓洎晉公滉之後咸有辭學浦善声調洎能為
古文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庇
風雨而已予之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性滑稽因聞其
言因有親知遺蜀牋浦作詩與洎曰十樣蠻牋出益
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脩五
鳳樓 同上

內朝宜入庭內錯立至駕欲坐即御史臺知班唱班欲依
班立也王彥和汾與劉貢父攽同趨朝王戲劉曰內朝
日日須呼汝劉應聲曰寒食年年必上公

王平甫博學敢介語言輕肆人或戲為心風然中乞郡
得湖州舒王以詩送之曰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
才不足多逸想郡人迎下担白蘋江上起滄波譏其
風也平甫知其意即以吳興太守美如何為破題作
詩十首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
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作閻羅舒王聞之曰閻
王見闕請便赴任

方圭好為惡詩宋公序知揚州日圭來謁讌于平山堂
圭誦詩不已宋欲他辭已之厭野外牛就木磨痒
謂坐客胡訝曰青牛恃力狂揩木訝鷹声曰妖鳥啼
春不避人宋公大笑圭悟其意飲散至客次欲

不奈黎擘試發採而免　並同上

劉子儀三入玉堂望大用頗不懌作詩云蟠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鰲山迹轉孤移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坐云只銷一服清涼散謂兩府方得涼繖

王君貺送牡丹與求叔答詩云最好花常最後開蓋君貺同時輩皆入兩府求叔以最後戲之也王得詩不喜對來价擲之求叔謂人曰好花不開也君貺聞之愈怒　詩史

李君居於泗上一日納姬友人鍾公寄詩曰昨暮閒行泗水　綠楊堤上覩雲軿知君買得千金笑只用何曾兩日錢　詩史

范希文以大理寺丞監西溪鹽場西溪素多蚊蚋希文作詩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求旦暮休更問前程

馬瀛王性仁厚家有一池每得魚放池中其子監丞每竊釣之瀛王聞之不悅於是高其墻垣鑰其門戶從詩書其門曰高卻垣墻鑰卻門監丞從此罷垂綸池中魚鱉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

吳春卿長郎中儀狀魁偉頗類富丞相文學之者則無焉有輕薄子贈之詩曰文章卻似呼延贊風兒還同富相公國初有武臣呼延贊好吟惡詩故云

熙寧中章子厚宣諭湖北因以兵收長溪之南江諸蠻時有吳僧願成亦在軍中自稱察訪大師每出則乘大馬以擁翻擁從呵殿而行隨兵官李資入洞資為蠻人所殺成亦被縛既而放歸猶揚揚自得詩僧文瑩嘲之曰童頭浮屠泐東客傳呼避道長以陌宝擁青蓋官儀稚新賜袈裟裙猶黑窣車後乘從驅擎扁夫無諆勤率兵暗灘夜被猿猱擒縛入新溪吳殘月拌拘畏佛不敢烹脫身雖存餘生放師囬目不自愧反以意氣湘南行我聞辛有適伊川變戎預識麟經編聯車載鬼吁可推宜入熙寧志怪篇

京師優人以雜細物數十種布於地使人瞻記物色然後遣沐猴認之每沐猴得之優人即曰道著也馬留留蓋優人呼沐猴之名熙寧庚戌春市井之人見舉子往往亦以馬留目之其年狀元葉祖洽赴宴於地上有下第進士寄詩曰着甚來由去賞春也應有意惜芳辰馬蹄莫踏亂花碎留與愁人作醉茵細而繹之乃是着也馬留四字蓋四句各取上一字

鄭君平性滑稽及第後有人以詩來覓錢君平以詩答曰五貫九百五十俸省錢請來是甚用還債還貫亦無餘買酒買肉何曾夢妻兒終日只愁飢婢僕過冬由受凍更有不識事閑人獻詩獻啓覓甚錢

張獻甫主簿潁人善嘲謔以老榜得班行寄書子家人曰汝作孤寡孤我為奉取不添矣又說州縣官之貪汚者云棒頭舊血添新血瓮裏黃金壓白金　古今詩話

王丞相好嘲謔初執政對客悵然曰投老欲依僧身三

言之客應之曰急則抱佛脚丞相善之從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人一句詩客急則抱佛脚亦是俗諺全句上去頭下去脚豈是的對丞相大笑

秘書省東即石威衛營幾蕪摧毀其大廳遂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廳為校書侵

宋中道有俊才而身短小人多戲之蘇子美與中道年相懸然甚愛其才調道亦傾心作詩論交于美長大魁偉與中道並立下視曰交不着此京師市井語也號中道為宋雖為其顛利而公應云贈之詩曰譬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中道通判洛州洛州本趙地有毛遂甚聖俞作詩送行奉雖死棄事亦所以戲之也

太宗時進士同年有數人名似姓者或有取以為詩云郭鄭鄭東東野絡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中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皆的對也又有章君陳陳君章二人未有似者唐東方虬欲為西門豹作對亦當時好事者為此對耳給事中馬子山楊王與駁有山子馬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莫有對者相傳久之有姓錢人為衡水令罷歸或取以為對云錢衡水盃水衡錢錢聞之變色或者對云吾正欲作對耳非有實也諸本

咸通中以舉子不東服侈異下令不許乘馬時場中不下千人值詩者年或嘲之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帽長鞭滿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鄭昌圖兒偉故有此句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張昌齡皆有詩名暇日相會互相嘲謔昌齡曰某詩所不及相公者為無銀花合蓋蘇元夕詩有火樹銀花合之句也味道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為無今同丁蓋張贈張昌宗詩有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之句也遂相對撫掌而笑

武后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時西戎犯邊武后欲武氏立功因行爵賞命武懿宗統兵平之寇未入境懿宗縮遁卻畏懦而遁懿宗陋短元一嘲之曰長弓與短箭蜀馬臨高騙去賊七百里隈牆獨自戰忽然逢著賊騎豬向南走天后聞之未曉曰懿宗無馬耶何故

騎豬元一解曰騎豬夾豕也天后大笑

崧章二年興善寺火塑像焚盡道士李宗嘲之曰道善何曾善言興又不興如來燒亦盡惟有一群僧

文潞公常言潞中有一士人憂制中游處坐中有人嘲輕白云有年光德一王仲恋酒貪歌不厭貧三年得替歸朝去贏得髭鬚白似銀其不羈檢也如此特好事人有善必優禮待之僧乾康金仙皆以能詩登門士儒閻羽卿通尚書春秋嘗潜有詞學每接見則疑語忘倦議者以此稱之 參寥摭記

雪峰悅禪師與吳化鋭公交善既老迎送不已悅戒曰公不袖手山林尚忍垢乎鋭一日送官墮馬損臂悅作偈戲云

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與花和尚折一支曲
有九百九十九

南華恭長老同嗣大愚以叢林有書叙法乳悦作偈曰
與師瓶錫寄江湖共憶當年在大愚堪笑堪悲無限
事甜瓜生得苦葫蘆

東坡宿曹溪讀傳灯録灯花墮卷上焼一僧字以筆記字
窓曰曹溪夜寂寞灯下讀傳燈不覚灯花落茶毘
一個僧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八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九　戊集

皇明宗室　月窓道人　刊
舒城　阮一閱　編
番陽　程珖　校

詼諧門下

兵部李內相濤唐宗室子自河陽令一舉狀登科小字社
翁每於班中多自名爲其坦率如此翰林月給內醞兵
部嘗因春社寄翰林一絕云社翁今日沒心情爲乞避寵
酒一瓶惱乱玉堂將欲遍依希猶到第三厅

顔師古解霍去病穿域蹋鞠云以皮爲之實以毛蹴踏爲
戲也顔時鞠乃如此至後唐已不同歸氏子弟嘲皮日
休曰只片尖斜砌作毬火灰搏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
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仁宗朝試山海天地之藏賦長沙進士陳說同進士出身
謂鄉人胥偃內翰因奉其賦胥曰賦頗佳但其間貼故
事少耳說歸作詩曰紫宸較藝集英聡作賦方知尚
欠功事內以它此于鉄䟫前贏得一堆銅黄紬被下
夫人楼青瑣窓中學士空寄語交朋須細認主司
頭惱太冬烘

盧延遜五奉方登第嘗作詩云狝衡官道過大剌客門
開祖屠張相每誦之又曰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
成中令激賞之又曰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王

中齡愛之甚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猫兒狗子力也

梅聖俞與謝氏世姻師直小字錦衣奴聖俞作詩戲之曰古錦裁詩句斑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効陸郎無 師直方十歲讀詩而悟

石曼卿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者數人曼卿在焉方與國寺期集符至追所賜勅牒餘人皆泣而起獨曼卿解靴還使人露体戴幞頭笑語終席次日被黜者例受三班借職曼卿作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免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 並同上

王梵志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無人吃一箇莫嫌没滋味且為餡草當使誰食之為易其後兩句云預先着酒澆使教有滋味 東坡詩話

馮衮牧蘇州日多縱飲博因大勝以所得均與座客吟云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闊精神合是賭時須賭物不堪回首乞閑人 雅言雜載

李紳相鎮廣陵有少年甚驍偕來謁瞻對間言白尚書見寄元相公詩云悶勸迂辛酒閑吟短李詩且曰辛大性迭嗜酒丘度李二十短而能詩 紳少年即丘度子也謂李公曰小子每憶白廿二丈詩曰悶勸迂辛酒閑吟廿丈詩李白辛大有此狂兒吾不存舊乎 雲溪友議

崔涯張祜為一時狂友好嘲謔嘗戲贈營妓曰雖得蘇方木由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曰布袍披襖火燒毡紙補箜篌麻接弦更有一双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熜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詩而困出遇二子於道再拜曰伏望哀怜乃重為一絕云不見騂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朶能行白牡丹嘲乃解又嘗為雜嘲之曰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泪向人羞不語琵琶弦斷倚屏風日暮追來香閣中百年心事一朝同寒雞鼓翼紗窗外已覺恩情逐曉風又悼人詩云赤板橋西小竹籬插花還似去年時淡黃衫子都無了腸斷丁香畫雀兒

曹州酒糾雲娘瘦瘠而善歌李宣古嘲之曰何事實堪悲雲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只怕肩侵鬢唯愁骨透皮不須當戶立頭上有鍾馗

復州凌岩夢桂州筵上贈胡子女詩云自道風流不可扳那堪蹙額更頹顏眼睛深似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舞態豈能安掌上歌聲應不遶梁間孟陽死後今千載由有家人覓往還 並同上

楊叔寶強人也嘗為朔門蔡時虎傷人楊就虎穴磨巨崖大刻識虎文如韓文公遣鱷魚文其略曰嗚呼爾彪

出境潜將改官於潞州以書托知軍趙乇打虎文數本
書呈言領俗庸獷欲以化之仍有詩曰且將先聖詩書教
暫作文翁守郡林笑延人打碑次日本看申磨崖樹下
大蟲咬殺打碑匠二人州門止以書狀報叔寶 湘山録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羸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時進
士團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迴避新郎君
逢輾然即遣价語之曰報道莫貪相阿婆三五少年時
也曾東塗西抹來 摭言
許孟容進士及第李賓登科時人嘲之曰錦襖子上著蓑
衣
張處士祜掘杖詩曰鴛鴦鈿帶抛何處孔雀羅衫屬阿

誰樂天呼為問頭詩祜矛盾之曰鄙薄問頭之誚所
不敢辭然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
泉兩處茫茫都不見豈不是目連變耶 並同上
王中令既平蜀捕餘寇與伍隊相遠飢甚乃入一村寺中
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慴公奇而釋之問
求蔬食云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饋以蒸豚頭食之甚美
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邪為有它伎邪僧自言能詩
公令賦蒸豚詩操筆立成詩云嘴長毛短淺含膘久向
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更用杏漿澆
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羶根來代
並羶根只合吃藤條公內大喜與紫衣乃蜀中詩僧 [illegible]

韓玉汝泊秦州尚嚴去官人語曰寧逢暴虎莫逢韓玉
汝孫臨滑稽尤善對或問曰莫逢韓玉汝當以何
對臨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為口實 同前
石介作三豪詩略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師
雄豪於歌永叔亦謂默云贈之三豪篇我濫一名默之
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波中老龍天
子門前大蟲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為嘲
誚之者此公歷爭名且為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
是京東學究飲私酒瘴死牛肉醉飽后而發之者也
作詩之狂至於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也
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君家弟子由會草舍大雨聯句六

言程曰庭松偃蓋如醉揚曰夏雨新涼似秋軾云有
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吃饅頭皆絕倒已四十餘
年 同上
韓宗義建隆初為學官河洛之師儒也趙韓王嘗拜云
郭忠恕使酒詠其姓玩之曰近貴全為聵攀龍即是
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成聰宗義應聲答曰勿笑有三
耳全勝畜二心忠恕大慚 雲溪友議
趙成伯家宴遣之無由輒欲効顰而酒已盡入夜不欲煩擾
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詩曰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
卻空迴隔籬不欲撫公飲抱瓮催防吏部來
趙成伯家有姝麗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謹依元

韻以當一笑云綉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揚花落鏡臺
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杯莫嫌哀鬢聊相
映須得纖腰妏共田知道文君共青瑣梁園賦客
敢言才俗云檢驗雷廢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韻又
世傳陶穀學士買得党太尉家故妓過定陶取雪水烹
團茶謂妓曰党太尉想不識此妓曰彼粗人安有此景
但能以銷金煖帳下淺斟低唱吃羊羔兒酒耳穀愧其
言答來句罪過之義取貸而已 玉壺遺文
僕少好種松過泗上與杜子師出山中子師求子種松法
欲之都梁山中戲作二絕云露宿泥行艸棘中十年春
雨養髯龍如今五尺城南杜欲東坡學種松君方掃
雪收松子我已開徐得伏苓為問何如插楊柳明年
飛絮落浮萍 同上

元豐中鼂無咎詩極有声兒已以詩戲之曰聞道新文能
入樣相州紅纈鄂州花蓋是時方尚相州纈鄂州花也
晁兌民子損之云 王直方詩話
劉諷參軍宿山驛月明有女子數自壁後來命酌庭中
歌曰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
翠杓為君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載詩也
山谷曰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東坡亦以為然又有篇云
玉戶金釭頥侍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衛姬
左右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妝王歡轉盼為王歌舞

頭得君歡長無灾苦蘇公以為邯鄲宮中金石絲簧此
兩句不唯人少能作而知之者亦極難得耳曾醉中為
余書此張文潛見坡谷論說鬼詩怒曰舊時鬼作人語
如今人作鬼語二公大笑
高愈主簿云東坡云世間事勿笑為易惟讀王祈大夫詩
不笑為難祈嘗謂東坡云有竹詩兩句最為得意曰葉
垂千口劒幹聳萬條鎗坡云好則極好則是十條竹竿
一箇葉兒也
以道云初見東坡詞云素面常嫌粉涴洗粧不退唇紅便知
此老須過海余問何邪以道曰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
此須罰教遠去

吳賀迪吉者撫州人一日載酒來余家并召劉夷季洪
龜父饒次守輩酒酣頗紛紛龜父先歸作一絕題于余
書室曰再為城南遊百花已狂飛更堪逢惡客騎馬風
中歸次守既醒作十七字和云當時為舉首蒲意望
能飛而今已撥罷且歸蓋龜父是年自洪州首薦自今
上初即位無廷試也
山谷既飯素在館中時多食東華門撥脫蒸餅後從黔南
王定國寄之以詩云北海未嘗塼有酒馮驩何止食無
魚黔州撥脫無蒸餅自合官稱削校書
張文潛在一時中人物最為魁偉故陳無已有詩云張
侯魁然腹如鼓雷為飢聲酒為雨又云要便君則肥

山谷云六月火雲蒸肉山又云雖肥如瓠壺而文潛卧病恭少游又和其詩云平時帶十圍頎復減臂環皆戲語也

劉季孫景文公頃年王安石對使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季孫對之以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安石大笑 並同上

徃歲江行阻風泊岸野步望雲嶺而去忽有蘭若甚多僧院覩客來皆扃門不納獨有一院大敞其戶見一僧翹足而眠以手書空顧客不介意客思曰書空有換鵝之能翹足類坦腹之事此必奇僧直入造之僧雖強起全不樂客客不得已而問先達有詩曰書空翹足睡

路險側身行和尚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許事適在房門報匙樣客不辭而去 拾遺叢談

梁周翰在 太宗朝為舍職 真宗即位乃除知制誥柳開贈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梁與朱昂楊大年同在禁掖大年年未滿三十而兩公皆老數見慢侮不能堪即好謂大年曰公毋侮我此老亦待留與公耳朱聞之背面推手脈不謂梁其與大年之設不及五十也 閒居詩話

晉郗隆為蠻府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荅曰蠻名魚為娵隅桓曰何為作蠻語隆曰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世說

盧家有子弟年暮而猶為校書郎晚娶崔氏女崔有詞翰結褵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詩以述懷為戲崔立成曰不怨檀郎年紀大不怨檀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南部新書

李建勲鎮臨川日九江師周宗一書求白近詔用儀注或闕欲輟臨川者李乗醉批一絕句云偶罷阿衡來典郡固無閑物可應官憑書為報周公道莫作循州刺史看 南唐近事

李巽字仲權里舉不第鄉人侮曰李秀才應舉空去空回不知甚時席帽得离身巽亦不校登第後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踪跡困泥塵不意乗時亦化鱗為報鄉閭親

戚道如今席帽已离身益因國初由襲唐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 青箱雜記

梅聖俞河豚詩曰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劉原甫戲曰鄭都官有鷓鴣詩謂之鄭鷓鴣聖俞有河豚詩當呼為梅河豚也 古今詩話

雲臺集有鄭谷鷓鴣全篇云暖戲烟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艸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每聞征袖溼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闊苦竹叢深春日西 同上

鄭毅夫榜明州人周師厚以名極低只壓得陳傳一名自賦詩曰舉眼不堪觀鄭獬回頭由喜得陳傳 朱定

唐僧法軌形容短小閑講於寺與李崇議論往來數番僧舊作一詩詠李崇於高坐上誦之云姓李應須礼名崇又不柴李應声曰身長三尺半頭毛尤未生四坐伏其辯捷 啓顔錄

經生多不省文章嘗邑有兩人同官共一或舉杜荀鶴詩稱賛也應無處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此詩失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觧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貢父詩話

潁州張龍圖嘗見州牒押字多圖下拽一畫有人云押字如有蒸餅様張應声曰為官恰似趂糊圖有同人自言近年云鬢頭斑恰如驄馬色張曰文章作舊草

驢鳴 雍洛靈異記

包賀多為鄙俗之句至於枯竹笋抽青𣝗子石榴樹掛小瓶兒又云霧是山巾子舡為水靸鞋又云棹搖舡掠鬢風動水搥背雖好事者托以成之亦空穴來風之意

王仲知汞州為人耽於酒色其宴樂往往自早至暮不之云鴛鴦未老頭先白嘲者柔患六損身制者應声曰鸚鵡才生足便多時人以為名對

崔禮酒後於度州陸郎中坐上甚狂以詩謝之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麴蘖催人不自由酎一双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

閩人黄通累舉不第後該恩歷官數任年六十猶欲鑽厅或嘲之曰剩負壬武藝老妓舞柘枝

李義府嘗作詩曰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怜迴雪態好取洛川帰有棗強尉張懷慶好竊人文章有詩曰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怜迴雪態来時好取洛川帰時人謂之曰活剥張昌齡生吞郭正一

宋莒公判館事諸館職必至而刁景純數日不来莒公使人邀之加之誚讓王原叔改杜少陵贈鄭廣文詩云景純過官舎走馬不曾下暮為地稱朝帰便遭官長罵

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株柳拂天後南中丞至黔南人嘲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閑向南亭畔南風变俗談 並同上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三十九

樂府門

皷吹部中有拱辰管即古人之叉手管也 太宗賜今名
皐軍捷迴則連隊抗声凱旋乃古之遺音其詞往往
皆市井鄙俚語沈存中在鄜延時製十數曲令士卒歌
之云先取西山十二州別分子將到衙頭始看秦塞依
如馬漸見黃河直北流天威卷地過黃河萬里羌人盡
撲歌莫堰橫山倒流水從教西去作恩波馬尾胡琴隨
漢軍曲聲由自怨單于彤弓莫射雲中鴈歸鴈如今不
寄書旗隊渾如錦綉堆銀裝背嵬打毬 回先教淨掃
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灵武西涼不用圍蕃家總待
納王師城中半是山西種由有當時乾吃兒 古今詩話
乾祐中國樂有米嘉榮何戡近有陳不謙不謙之子意
奴三十年中絕不聞善唱盛以拍彈行於世拍彈起
於李可及懿宗朝有恩澤曹別趙十哭趙十之名劉夢
得與米嘉榮詩云三朝供奉米嘉榮能变新聲作舊
聲如今後輩欺前輩好染髭鬚學後生又自貶所歸
京聞何戡歌云二十年來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
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盧氏雜記
搢紳脞說載盧氏雜記曰歌曲之妙其來久矣國樂有
米嘉榮何戡田順郎婦人有米新婦御史娘柳青娘
張紅娘皆一時之妙也近有陳不謙子意奴三十年

來絕不聞善歌者盛以拍彈行於世拍彈起於李可及
懿宗恩澤曹有別趙十哭趙十之名又與田順郎詩
曰清歌不是世間音玉殿嘗聞稱帝心惟有順郎皆學
得玉声尤出九重深與御史娘詩曰天下能歌御史娘
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処無人見獨把新声傳順
郎白公所田順歌曰戛玉敲冰声未停嫌雲不過入青
冥安得黃金滿衫袖一時抛與斷腸声咸通中丞相姑
臧公拜端揆日自梁移鎮淮海郡麥勝遊之地且風亭
月觀既以荒凉於戲馬臺建玉鉤道開翫池沼建亭臺
既畢號曰賞心浙右小校薛陽陶監押度支運米入城
公喜其姓名試詢之果是舊人及問往日蘆管之事因
朱崖陸暢元白所撰歌篇一軸公益喜之以芳管於茲
亭奏之其管絕微每一篳篥管中常容三管声声如天
際自然來大佳之亦贈一篇略云虛心纖質鴈啣餘鳳
吹龍吟定不如贈與甚豐授其子牢溢倅
明皇樂工奔迫江潭間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云紅豆生
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公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風
明月苦相思蕩子從容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鴈
來時數寄書皆摩詰所作也至今梨園歌爲坐中皆惨
然時明皇思幸蜀也 雲溪友議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
衣曲王建詩曰听風听水作霓裳樂天詩注云開元

中西京府節度使楊欽遠進鄭嵎津陽門詩注云棄
法善常引明皇入月宮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遂以笛
之會欽遠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傳為
散序欽遠所進為腔號霓裳羽衣曲矣
江南大理卿成文幼精為詞曲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
皺一池春水李璟聞之召而謂之曰卿職在典刑一池
春水干卿何事文幼頓首
江南馮延巳善為歌詞晏元獻公所為歌詞不減
也樂府木蘭花句都是七言晏詩云重頭歌韻響琤
入破舞腰紅乱旋重頭入破皆弦管家語也
張子野郎中善歌詞常作天仙子云雲破月來花弄影

士大夫皆称之子野初謁歐公迎之坐語曰好雲破月
來花弄影恨相見之晚世有謂張子野曰人皆謂公為張
三中郎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何不目之為張三影
客不諭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押捲花影
柳徑無人墮風絮無影此平生得意句也
林和靖工於詩文善為詞嘗作點絳唇云金谷年年乱生
春色誰為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
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乃艸詞尔謂絕稱
無草字
鼎州滄水驛有菩薩蠻云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
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梯空佇立宿鳥歸飛

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曾子宣家有古風集此
詞乃太白作也　古今詩話
古人飲酒皆以舞相屬至於獻壽樽者往往亦舞長沙王
小舉袖云国小不足迴旋唐太宗自起舞屬群臣古
人淳質舞以逆歡前不必臻妙合度故人人可為之
張燕公曰醉後歡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
語總成詩李白詩曰要須迴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
涼風起吹人舞袖寒今時舞者皆曲揹益盡奇妙然
非有詩人不為也　貢父詩話
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故樂天詩曰五言一遍最
辛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時腸斷為
何人離說水調河傳隋煬帝將幸江都宮時所製曲成

奏之聲韻悲切煬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聞而止之謂其
弟子曰不返矣後竟如其說或詰其何知曰水調河傳
但有去声　稽神脞説
何滿子開元中犯罪繫獄中撰此曲白樂天云滄州人姓
何名滿子勒獄者悲而為奏之明皇靳許竟羋白樂天
曰世称何滿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音并八
疊從頭揔是斷腸声　脞説
高玲瓏餘杭之歌者白公守郡日與歌曰罷胡琴掩瑶瑟
玲瓏再拜當歌出其為使君不解歌听唱黃雞與白
日黃雞催曉丑前鳴白日催人酉后沒腰間紅綬繫尔

未穩鏡裏朱顔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
更歌元微之在越州聞之厚幣來邀樂天即時遣去到
越州住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即賞之後遣之歸作詩
送行兼寄樂天曰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都是寄君詩
却向江邊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時

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長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
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黄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
天矯轉空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迁北歸
逗留藤州終於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飲笑
視而化 冷齋夜話

華亭船子和尚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

夜静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山谷改成長短句
曰一波纔動萬波隨蓑笠一釣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
也須垂呑又吐信還疑上釣遲水寒江静滿目青山載
月明歸

東坡携妓謁大通禪師大通愠色坡作長短句曰師唱誰
家曲宗風有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
疑溪女方偷眼山僧已皺眉莫嫌弥勒下生遲不見老
婆三五少年時僧仲殊和曰解舞清平曲而今說向誰
紅炉片雪上鉗鎚打就金毛師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
何須眼似眉蟠桃已是結花遲不向風前一笑待何時

余登秋興閣愴然有歸老之興作長短句寄意曰城裏
久偷閑塵流雲山此生已是再眠蠶陽岸有山歸去好
萬壑千岩霜曉更宜欄檻盡晴嵐微雲生處是茅庵
試問此行誰作伴弥勒同龕

東坡與少游飲別維揚作虞美人詞曰波聲拍枕長淮
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
州竹陰花圃曾同醉酒未多於淚誰教風鑒在塵埃
醖造一場煩惱送人来世傳賀方回作也

余與淵材牛渚聞見長短句曰牛渚天門險限南北七英
豪占青烟霧斂與閑人登覽待月上潮平波灎灎塞管
孤吟新繫纜風滿檣歷歷數西州更点淵材恨不得腔
乃撰其譜曰賀方回作也 并冷齋夜話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一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一

送別門

劉綜學士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餞其行因進呈章聖深究詩雅時方競尚西崑体碎裂彫篆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得八聯句云鳳駕都門曉凉風苑樹秋晁迥 秋聲和暮角膏雨逐行軒李維 置酒軍中樂聞笳塞上情錢惟演 閱榆漸落邊鴻度勸劉郎酒十分 楊億 寒垣古木杳秋色祖帳起夕陽朱巽 汾水冷光搖畫戟蒙山秋色鎖層樓孫僅 河朔雪深思愛月并門春暖詠甘棠王貽永 極目關河高倚漢順風鵰鶚遠凌秋劉筠 聖章謂綜曰并門唐時皆將相出領凡之官適從事以題詠作寵其行多刻諸道宮佛寺褒集編聚久不聞有是作也後綜寫為御選句圖立於晉祠 古今詩話

王化基詩送梁勗曰文章換桂一枝秀淸白傳家兩弟貧人多誦之 談苑

天祐中毗陵有慎氏本儒家女三史嚴灌夫娶之數年無子因於其過而出焉慎氏慨然登舟留詩一章為別曰當時心事已相關雨散雲飛一餉間便挂孤帆從此去不堪重過望夫山灌夫覽而悽乃留之 唐宋遺史

唐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命試之皆應聲而就其兄別之而去則天令作詩送兄曰別路人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丞相劉沆與鄉人尹鑑必同場屋丞相旣大拜尹方以恩榜得官公以詩送還曰少年相致老相逢鄉寀雖同遇不同我已位登三事後公方名列五刑中案登其計名高下官途須由著始終若到鄉閭人見問為言歸恩滿秋風 並同上

內侍裴愈字益之作詩送曾秀才南遊詩云東吳山水家家月西楚江聲浦浦風又聞蟬云楊柳影疎秋露靑雨梧桐葉落夕陽天

唐子方以言事謫宜春監酒待制李師中作詩贈別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游英俊顏何厚已死奸諛骨尚寒天意若為宗社計肯教夫子不生還 侯鯖錄

徐鉉仕宦海州蒯亮為錄事參軍多與往還未幾亮受代徐餞之詩曰昔年聞有蒯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曾談天下事折腰尤忤俗人情老還上國風光薄貧裏歸裝結束輕迢客臨流重惆悵晚風黃葉滿孤城 詩史

武元衡罷相出鎮西蜀柳公綽與裴度俱為判官公綽先度入為吏部郎中度有詩餞別云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公先拜紫泥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昌言送詩云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是時士大夫詩甚多鄭公獨刻昌言詩于石

臨川揚智堅嗜學居貧妻厭其饋薪不足求離智堅以
詩送之曰平生業在琴詩頭上而今有二絲漁父尚
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意撩新鬢寶鏡從
他學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正是下山時妻持詣
州顏魯公為內使杖其妻而令嫁自後莫有弃其夫者
雲溪友議
崔涯別其妻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
娥一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申國長公主為尼掖庭隨出者二十餘人詔兩禁送至寺
賜齋傳旨令各賦詩惟陳文僖公彭年詩尚有記者
云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難留

世遂作蓮池不染身貝葉乍翻疑軸錦梵音初學誤梁
塵從茲艷質歸空後湘浦都無解珮人都下好事者以
鷓鴣天歌之 湘山錄
宋昂字孝之楊歷清貴二十年晚為工部侍郎懇求歸荊
南踰年方允時方劇暑恩旨曲留許秋涼始行吳淑贈
行詩云樓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擁籠車錢宣靖
國中傳古令賦詩為送李維承旨云清朝納祿尤強健
白首還家正太平陳文惠云部吏百街通宵里從兵千
騎過荊門弟協亦同時隱皆專居嵩之渚宮二疏 並
古今詩話
武公幹常事瀾希逸十餘歲異常勤矜洎希逸擢第幹辭
歸以親在衰老留不住以詩送之其略云山陰不曾
乘馬後酒醒長見在床前 摭言
張乖崖在蜀州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曰胡不歸明日
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略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
不如歸興濃公驚曰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留而禮之
元祐中老人寺穎有路都曹者以小疾求致仕老人誦
此詩以留之不可乃採前人之意作詩送之曰淮光釀
山色先作歸意濃恨無乖崖公一洗桮葉膏 百斛明珠
張不疑師鼎文瑩往謁後師辰又謁之既別慨然以二詩贈行
曰憶昔荊門屢過從常時心已意冥鴻渚宮禪伯唐齊
己淮甸詩豪宋惠崇老格疎閑松倚瀾清談瀟灑坐生
風使君不見高僧事莫把名參伎術中又云碧嶂孤雲

再再歸解携情緒異昔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別應難
問後期 玉壺清話
狄煥送人遊邵云春江正渺渺送別兩依依烟裏棹將遠
渡頭人未歸漁家侵疊浪島樹掛殘暉況入湖湘路那
堪花亂飛 摭言未述
元豐三年蘇子由謫官筠州張安道口占一絕送之云因
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褐從茲還倚壁不
知重掃是何人已而涕下東坡云安道平生未嘗出涕
向人王素極字懿之與先君同在熙河先君自熙河入
京相別於中塗送先君云渭城楊柳已青青強往行人

听渭城不問使車歸路遠且徑攜酒滿杯傾相逢兆塞休
兵後此去秦州照眼明若立螭頭借前箸且教充國事
春耕先君誦於吳鄉丞相緣此知名於朝廷
洪駒父有詩送余赴官河内末云眼中人物東西盡肺病
京華故倦游潘郊老每誦而喜之李希声亦有詩送余
云散盡平生眼中客燒風晴日閉門居可以相上下也
是時紹聖改元之二月 并王直方詩話
李群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又善急就草性喜食鵝及
授校書郎東歸故里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諧鳳工書定
得鵞 西部新書
乾祐三年宣政殿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下一十人登科

其後牛僧孺等四人皆相次拜相先是白居易在翰
林日為考覆官其後僧孺罷相出鎮揚州居易在洛中
有詩送曰北闕上東京風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閤春入
廣陵城紅旆擁双節白髭無一莖万人周路看百吏立班
迎閫外君珍重樽前我亦榮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
卓異記
傑去歲錢塘十六年而又來留二年乃去平生自覓出處
老少相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二
月六日來別南北山惠争上人以天竺醜石見贈乃作
絶句三首以全樂天之好曰當年衫鬢兩青青強說
重臨別別情衰鬢只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話来生其二

曰出處依希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
官去猶有閑居二十年其三曰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
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峰去欲把雲根到處栽 紀詩
唐節度使韓滉有人獻小鬟十三歲左右手俱有紋隱若
紅線因號為紅線十九年方辭滉去不可留乃餞別請坐
客冷朝陽作詩曰采菱歌羅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
還似洛妃乘霧去碧雲無際水長流
江淮間有妓徐月英作詩送人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
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月𢘆照鴛鴦相背飛
韋相皋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子荊寶有小
青衣曰玉簫才十歲常令侍韋皋姜入關家屬不行皋乃

易居頭陀寺荊寶遣玉簫往來年稍長乃與皋歡後為
廉使陳常侍發遣歸舟人趣行乃以書別荊寶荊寶與
玉簫同至相約曰遲不逾六七年當取玉簫歸因留玉
簫指環一枚并詩曰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
人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
李訥尚書夜登越城樓聞歌曰鴈門山上鴈初飛其声激切
公召至乃去籍之妓盛小叢也梁園供奉南不嫌女甥
所唱者乃不嫌昔所授也崔元範自幕府拜侍御史
餞於鑑湖光候亭命小叢歌餞坐客各賦詩送之李尚
書曰紛袂奔命去情多南國佳人斂翠娥曾向教坊
听國樂為公重唱盛叢歌崔御史曰羊公留宴峴山亭

洛浦高歌午夜清獨向柏臺為老使可憐林木响餘聲
楊判官曰蒸趙能歌有幾人落花田雪似含嚬唯隨御
史西歸去誰伴文翁過九春彥升曰蓮府綠袍綠水賓
忽乘驄馬入咸秦為公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
盧業支使曰何郎戴豸別賢侯更吐歌珠宴庾樓莫道
江南不同醉即陪舟楫上京游舉子高湘曰謝安春渚
餞名卿千里仁風一扇清歌條椽將方酩酊不知公子
重飛航盧澂處士曰烏臺上客紫髯公共捧天書靜鎰
中桃葉不須歌白苧耶溪日暮起樵風崔下句云獨向
柏臺為老吏皆曰御史即其任也何老於柏臺衆請改之
崔曰若但止於此 任寧望九迁乎是年秋鞫獄誅中而

卒是終於柏臺之任也 並古今詩話
劉夢得送人下第詩云今此卜行日高堂應夢歸莫將和
氏泪滴向老萊衣又有詩云新詩一聯出白髮數莖生
抒情

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一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二

怨嗟門

王元之精於四六同時在玉堂而大拜者元之啓賀曰三
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之中空有漁翁之嘆以白
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 青箱雜記
怨婦不知其姓既笄受聘於姨兄馬生父沒繼母渝其約
改適母之族兄老而猥悪居官納賄以罪犯為五羊民
掾舟過英州痛良醉卧婦因題三絶於驛亭初與馬絶
馬作詩貽婦人曰急水浮花入亂流濃雲遮月暗西樓
風流怨恨知多少但看青春已白頭婦答詩曰金丸打
折鷓鴣翼利刃偏傷連理枝自古一床無兩好如今方

信昔人詞題驛亭曰情若分離歸故國夢隨庭月過梅
峰誰將此骨埋煙隴寂寞魂游山霧中 翰府名談
高蟾累舉不第有詩云月桂數條植白日天門幾扇鎖明
時陽春發處無根蔕憑仗東風次第吹怨而切又下第
上王司馬侍郎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
栽芙蓉生在秋江上獨向秋風怨未開人頗憐其意明
年李昭知舉遂擢第 詩史
王元之以尼道安事謫黄州蓋為廬崖州所譖也有詩云
敢向台堦問罪名後有以事貶黄州者有詩云魏鉄下
面看花衛魏能以軍功黄州刺史 同上
陳羽有詩百餘首古意一篇集中所無其詞云十三學繡

羅衣裳自怜紅袖閒聲香入言此是嫁時服含笑不刺
双鴛鴦郎年十九髭未生拜官天下聞聲名車馬騈闐
賀門舘自然不失為公卿是時妾家尤未貧兄弟出入
雙車輪繁華全盛兩相敵與郎年少為婚姻郎家居近
御溝水豪門客盡蹋珠履彤盤酒器常不乾曉入中厨
妾先起姑嫜嚴肅有規矩小娘嬌意難取朝衆暮拜白
玉堂綉衣着盡黃金縷妾貌漸衰郎漸薄時時強笑意
索寞知郎本來無歲寒幾回掩泪看花落妾年四十絲
滿頭郎未五十封公侯男兒全盛日忘舊銀床羽帳空
飄颻庭花紅遍蝴蝶飛看郎佩玉下朝時歸來略略不相
顧却令侍婢生光輝郎恨娟人易衰老妾亦恨深不忍
道看郎強健能幾時年過六十還枯槁 詩史

陝郊有唐昭宗詩曰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內中又曰紇
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讀之令人變色昭宗
在河東作菩薩蠻云登樓遥望秦宮殿茫茫不見雙飛
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山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
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内中今云詩未知孰是
南唐元宗傳侍潘佑舊僚馮延巳自元帥府書記至中
書侍郎遂相時論以為非才江文蔚因其弟延魯福州
亡敗請從退削乃出撫州秩滿還朝因赴內宴進詩曰
青樓阿監應相笑書記登壇又却回
韓偓天復中車駕幸鳳翔偓以扈從功反正初昭宗面許
偓為相偓奏云運契中興宜復用重德鎮風俗因薦右
僕射趙崇時梁祖在京馳入請見具言崇長短昭宗曰
趙崇是韓偓所薦偓時在側梁祖叱之三奏曰臣不敢
與大臣爭偓尋出閩中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
暗休看九局圖窗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謀
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舉世可能無默識未
知誰擬試齊竽 並同上
孫定字志光涪州大戎之族子長於儲定數舉矣而儲方
就貢或訪於定定謔曰十三儀表堂堂好個將軍何須
以科第為意儲頗銜之後儲貴達未嘗言定長短晚年
喪志放意酒盃景福二年下第遊京西出開遠門醉中

作詩曰行行沉血洒塵襟事逐東流渭水深秋跨蹇驢
風尚緊靜投孤店日方沉一枝猶挂東堂夢千里空馳
北巷心明月悲歌又前去滿城煙樹噪春禽同上
玉階怨李詞云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
瓏望秋月
長相思詩云悠悠我思又曰靡日不思蘇子卿詩云生當
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生別離楚詞曰悲莫悲於生別離古詩云行行重行行與
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怨歌行李白亦有此作一作長安見內人出嫁令予代為
怨歌行其詞曰十五入漢宮花顏笑春紅君王選玉色

侍寢金屏中鶴枕嬌多月捲衣戀春風寧知趙飛燕奪
寵恨無窮沉憂能傷人綠鬢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
徒爲空鸛鷞換美酒群衣羅雕龍臨寒不忍言爲君奏
絲桐腸斷聲已絶悲心夜忡忡
獨不見李白云白馬誰家子黃塵邊塞兒天山三丈雪豈
是遠行時春蕙忽秋草莎雞鳴曲池風催寒梭響月入
霜閨悲憶與君別年種桃齊蛾眉桃今百餘尺花落成
枯枝終然獨不見流泪空自知
白頭吟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
如乃止故李白辭云頭上玉燕釵是妾嫁時物贈君表
相思羅袖幸時拂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

枕還有夢來時此最爲警策
藁砧藁砧今何在藁砧砆也問夫何處山上復有山重山
爲出字言夫已出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問何當來還
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來也
七哀詩曹子建釋詩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
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
巴東三峽歌三山峽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叠
嶂隱蔽天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其漁父歌曰巴
東三峽巫峽長猿啼聲苦泪沾裳
別鶴操高陵牧子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爲之改娶
妻聞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歌曰將

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不飡
人因爲樂章焉　並見樂府集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爲先達章獻臨朝子
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爲樞密副使意頗不平作擊
詩曰空呈厚貌臨官道更有人從捷徑過　閑居詩話
周總福州人天禧二年因事遊京師值詔下奔鄉薦不及
有故人在譙郡守官遂往投之倚爲技解之地而國家
申嚴條約不許寄籍郡有司吏周吉者頗通涯産捻遂
拜爲父吉欣然納之齒于諸子之衣名諱亦從而更焉或
人問吉則對以此子當年與母氏俱序近始歸認亦以
是對秋預鶚薦來免違于鄉父乃贈詩一絶寄之遂不敢

南歸因此慚恨而卒詩曰文章不及林洪範德行全亏
李垣然若拜他人爲父母直須焚却蓼莪篇
名鎮重京官而輕外任故楊汝士建鄭後詩云抛却弓刀
上砌臺上方樓殿倚雲開山僧見我衣裳窄知道新從
戰地來又云如今老去騎官馬羞向關中道姓楊
楊行敏出使驅騎到劍州郡將輕忽懷恨尤甚題詩於
青館云驊騮嘶叫知無之瞋驊低垂自有心山上高松
溪畔竹清風解動是知音又云杜鵑花裏杜鵑啼淺紫
深紅更傍溪遲日霽光搜客思晚來山路恨如迷　南部新書
張又新郎中與楊虞州友善楊妻李氏即鄘相之女有德
無色楊未嘗介意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擢美名不復仕

官推得美室平生足矣既成婚殊失所望乃作牡丹詩
云牡丹一朶直千金将謂從来色最深今日滿因開似
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唐女真慧蘭有才思咸通中為李億補闕侍婢愛衰後隷
咸宜觀為女道士有怨李詩曰易求無價宝難得有情
郎又有云蕙蘭消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楊氏為
宋齊丘閉於泰州求宰官有詩曰江南江北舊家鄉六
十年来夢一場呉苑楼臺皆冷落廣陵宮闕亦凄凉
凝遠岫愁千片雨打孤舟泪兩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
堪端坐更思量 江南野録謂此是李璟所作未知孰是並古今詩話
戴衢久不第嘗夜吟曰擾擾東西南北情何人於此悟浮

生還緣無月春風夜暫得獨聞流水聲又云生落千門
日吟殘午夜灯 盧瓌抒情
鄭還古為河中從事為同院所誹謗貶吉州掾道中為望
思臺詩云讒語能令骨肉離奸情難測事堪悲何因搵
得江充骨擣作微塵祭望思又云吉州新置掾馳驅到
條山薏苡珠非謗羊腸未是艱自慚多白髮爭敢競朱
顔若有前生債今朝不懊還 同上
盧群玉落托江湖不第縱情詩酒有詩曰酒滿銀瓶到底
清夜深絲竹鳳凰鳴紅粧醉起一花落更引春風無限
情又投盧尚書詩曰無力不任為走役有文安敢滞清
平從来若把耕桑定免侍彫蟲悞此生 南部新書

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後流落河朔為樂彦正從事嘗有遠
怨執政曰勸君不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知
郎中自瓜州宣事回進合歡水果一器煬帝以一双令小
黄門馳賜絳仙馬急搖解絳仙拜賜泣然因附紅牋小
簡進詩云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
合歡心煬帝省之不悅顧黄門黄門俱拜而言意巧解
張安道舉進士再失意而作歌曰休休歸去休清風釣艇
明月酒樓公不見寇相丁相雷州崖州休休歸去休景
祐元年中茂材異等後又中賢良方正 朱定国歸田録
杜牧舍人罷任浙西郡道中有詩曰鏡中絲髪悲来慣衣
上塵痕拂漸難惆悵江湖釣魚手却遮西日向長安與

杜甫齊名時號大小杜 郡閣雅談
唐文宗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或登臨游
幸往往獨語左右莫敢進問因題詩曰輦路生秋草上
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古今詩話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二

傷悼門

雷有終自平蜀後人為立祠又嘗以私財犒士貧不能廷貸錢以給北捐舘舍時尚欠三萬緡吾亟特出内帑錢償之故魏仲先悼有終詩曰聖代賢臣是何人不憐顏新祠民祭祀舊債帝填還函轊歷侯晴銘旌淚洒班功名誰可継勒塑向家山 青箱雜記

杜子美自蜀走湘楚卒於耒陽時人謂以牛肉白酒脹飲而死則非也僧紹貞詩曰賢人失志古來有牛肉因傷是也無耒陽等詩曰詩名天寶大骨葬耒陽空耒陽有子美墳時人謂冉令空堆土也唐人詩曰一夜耒江雨百年工部墳 摭遺

比處多有文籍亦以文雅相尚王矩為工部郎中本燕人為虜將耶律志其名堂書記常從其出入耶律兄及其兄之子太平興國中戰沒於大郡後耶律經舊戦処覽其遺迹作詩矩記其兩句云父子盡從蛇陣没弟兄空望雁門悲 談苑

徐寅興化軍莆田人以秘書省正字歸老鄉里既死郎度使王延賓以詩哭之曰延壽溪頭歎逝波古今人事半銷磨昔除正字今何在所謂人生能幾何延壽溪寅所居也 詩史

李遠體物緣情皆盡臻妙嘗有贈箏妓伍卿詩云輕輕没後更無箏玉腕紅紗到伍卿坐客滿筵都不語一行哀雁十三聲詠鴛鴦云鴛鴦離別傷人意似鴛鴦試取此央看多感寸腸故人盧尚書哭李詩云昨日舟還浙水湄今朝丹旐欲何為絶收北浦一竿釣未了西斎半局棊落下已傳平子賦臨川爭寫謝公詩不堪舊里經行處風木蕭蕭鄰笛悲 郡閣雅談

江鄰幾善為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冤誰與辨皐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人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天資淳雅善飲酒鼓琴閑棋人以酒召之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宿人家倫度風韵陶靖節之比云江嘗通判盧州有酒官善琴以坐[illegible]不得出江旦旦就之郡中沙門道士及里巷能棋者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為圖觀列趍道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道士褐衣数人葛巾芒屨隨之更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減稽阮也 唐賢抒情

曾叔王為絶句嘗從軍有別家詩云自笑儒生着戰袍書齋壁上挂弓刀如今便是征人婦好織迴文寄竇滔又悼妓東東一篇云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殘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似叫東東 盧瓌抒情

令狐楚宮人斜詩云唯應四仲祭使者暫悲嗟又白時詩
序云自刑部員外郎出得累歷方鎮携挈隨丞又有花
孫花於花詩亦唐賢所罕詠者 雜志
李郢嘗與賈島僧無可遊島沒長江僧亦逐初郢感歎題
曰却到京師事事傷惠林歸寂賈生亡何人收得文章
篋獨我來經哭辭務一命未沾爲逐客方誇初盡刎空
王蕭消竹塢斜陽在葉覆閑堦雪擁墻 雜誌
孟郊卒韓吏部作誌諡曰正耀先生賈島哭之詩曰身沒
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冢近登
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吊處斜日下寒天 摭言

兗京城南奉先寺後宮美人棺葬此角樓相望高起墳草
閻柏下多石人秋旱焚骨不作塚青石浮屠唱丘攏冢
家墳上作亭亭朱門相向无人聲樹頭土梟作人語月
黑風悲鬼揺樹宮中養女作子孫年年猶來作主廢
后陵園官道側家破無人掃陵域官家歲給半千錢街
頭買餅作寒食此張文潛題奉先寺詩鬼以道嘗與江
子之言文潛近來詩不甚好子之因誦此詩以對以道
云其不是文潛詩否
洪駒父有過李公擇尚書墓一篇其間云鹿場兔逕白晝
靜稻龍松竹青嶂深說者以爲大過老杜
邢居實字惇夫年少豪邁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方年十四
五時嘗作明妃引末句云安得壯士霍嫖姚縛取呼

韓作編戶諸公多稱之既卒余收什其殘草編成一集
號曰惇夫自少便多憔悴感慨之意其作秋懷云高歌
感人心心悲將奈何其作棗陽道中詩云有意問山仙
此生更來否已而果卒於漢東惇夫之卒也山谷以詩
哭之云詩到年來更老成江山爲助筆縱橫眼看白骨
埋黃土何況人間父子情蓋惇夫與其父歡向也蔡天
啓亦有詩云人物於今歎渺然孤墳宿艸已生煙日暮
行人道傍會應逢年少共談玄其餘作者甚衆皆載於
呻吟集後
邵堯夫之弟名睦者無疾而化前此有重九詩云擬問東
籬事東籬事渺茫后果殯於東籬之下故堯夫哭之云

自茲明月清風夜蕭索東籬有斷腸又云斷腸東籬何
所尋東籬從此事沉沉
余於一雜編中見有書郵亭事既不曉其誰作但觀其詩
有足哀者故載之於此其末云周仲美不知何許人自
言世居京師父游宦家于成都既而適李氏子侍舅姑
宦泗上從良人赴金陵幕偶因事棄官入華山有長往
之意仲美即寄身合淝外祖家方求歸未得會舅遷謫
任長沙不免共載而南雲水茫茫去國益遠形影相吊
洒淚何言因書所懷于壁詩曰愛妾不愛子爲問此何
理棄官更棄妻人情寧可已永訣泗之濱遺言空在耳
三載無朝昏孤幃泪如洗婦人義從夫一節誓生死江

鄉感殘春腸斷晚煙起西望太華峰不知幾千里 王益
直方詩話
梅聖俞至寧陵寄余詩云獨護慈母喪泪與河水流河水
冬有竭泪泉常在胼彥猷持國謂其作詩奪余悲之以
蓼莪及傳咸贈王何二侍郎詩 雜誌
劉洞不知何許人江南國破後題池州一亭云千里長江
唯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 詩史
白樂天去世人以詩吊之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
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
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
一愴然

韓文公少年受薦得吏部知賞及自袁州田入國子祭酒
道經江州因游廬山過吏部山居知諸子凋零惟二女
在焉作詩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日
廬山過舊隱空將哀泪對煙霞
張祜性酷好太湖石三吳太守多以贈之遺故陸龜蒙以
詩哭之曰一林石笋散豪家
顧況字逋翁暮年有一子字非熊忽暴亡況哀悼不勝乃
作詩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泪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
時別非熊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閔之却令生於
況家三歲能言冥間聞父苦吟求再生事歷歷然長成
應舉擢第

盧延遜哭李郢端公詩曰軍門半掩槐花宅每過猶聞哭臨
聲北固暴亡兼在路東都權葬未歸塋漸劣老僕慵看
馬著慣佳人解理箏詩侶酒徒消散盡一場春夢越王
城
劉夢得虎丘山見元微之二年過題名愴然有感云淥水
送君君不還見君題字虎丘山因知早貴兼才子不得
多時在世間又有所嗟二首云庾令樓中初見時武昌
春色似腰支相逢相識空如夢爲雨爲雲今不知鄂渚
濛濛煙雨微女郎魂逐暮雲歸只應長在漢陽渡化作
鴛鴦一隻飛
石守道爲國子監直講天下呼爲徂徠先生作慶曆聖

德頌大爲時所忌會徐賊孔直溫敗捜其家有介書坐
貶而卒時疑其詐死欲剖棺驗之近臣任實死得免永
叔以詩哭之曰埋猶不信死終免斷其棺揚章安云章安
求爲章亦 誰道蓋棺人事定是非猶及土中身
劉夢得傷友人亡姬詩曰見學琵琶見藝成今來追想倍
傷情撚弦花下呈新曲放撥灯前謝改名大抵好花終
易落從來尤物不長生蘭臺夜直衾衾冷雷雨無因入
楚城
劉得仁出入舉場三十年卒無所成而逝僧西白以詩吊
之曰忽著爲詩來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
墳上生得一枝冤始消

張禕侍郎有愛姬早亡念之不已猶子為右補闕因其入朝未歸為浣溪沙詞置於机上曰枕帳熏爐隔繡帷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亦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補見曰此必阿灰詞阿灰補闕小字也

錢熙泉南才士也曾作四夷來王賦獻太宗愛其才又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後亦不達而故鄉人李慶孫以詩吊之曰四夷妙賦無人繼三酌酸文舉世傳詩話

唐武宗有才人孟氏寄對武宗泣下作何滿子而卒張祜作詩云偶因清唱詠歌頻奏入深宮十二春卻為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吊孟才人 劉誤好

秦國公主薨神考賜挽詞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閑翡翠珮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霞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晚發披西道靈車望更遙春風寒食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衣暗香隨玉篆消芳魂無北渚卻復可為招又曰變白天源發恩從國愛深歌鍾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還沁樓高亦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瞰珠人 冰齋夜話

隱逸門

章聖遣使召魏野仲先闕使至留詩一聯于壁而遁去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使還以壁間詩對章聖曰野不求仕矣遂不召 古今詩話

內侍孫可久賦性淡薄年踰五十即乞致仕都下居第堂北有小園城南有園每以小車載酒優游自適石曼卿嘗過其居贈詩曰南北古河潤幽深在禁城壘山資遠意辭俸買閑名閉戶斷蛛網折花移鳥聲誰人識高意朝野石渠生柳詠詩曰孫侯幽隱直城東草木扶疎一畝宮曾珥貂璫為近侍卻紆絛褐作閑翁高吟擁鼻詩懷壯雅論衛道氣充獻盡繁華天上樂始將蹤跡學冥鴻 青箱雜記

劉素字仲華好學不事科舉頗通迂固壽曆之書嘗有人貽之詩曰不甘五等諸侯薦直肯九重天子知然卒不及仕 江南野録

方干處士號缺唇先生有司以唇缺不可與科名遂隱居鑑湖作閑居詩曰寒山壓鏡心此處是家林梁燕欺春醉岩猿學夜吟雲連平地起月向白波沉由自聞鍾角棲身可在深又曰世人如不容我自織天慵落葉憑風掃秋粳任水舂花朝連郭霧夜隔湖鍾身在能無事頭宜白此峰又感懷云事業不得力至今猶苦吟吟成

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世路屈盤滿雲溪宽氣深前賢多
晩達莫怕鬢霜侵 鑑戒錄
隱士張楚居洛陽平康之南與李衛公別業爲鄰山水奇
秀楚風韻高李衛公當軸薦爲左拾遺不起後出鎮過
平康往訪之楚避於山谷衛公歎恨久之題其門曰昔
日趨黃詔余術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 詩史
張齊賢相公司空致仕歸洛康寧福壽得晉公午橋莊鑿
渠通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携觴遊釣將於門
曰老夫已毁裂冠冕或公緒垂訪不敢迎見當以詩戲
故人云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頭
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 摹唐李大亮爲人故字師亮

同前
康定間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朝廷天下由是知其名然
不喜仕進隱於青城山白雲溪時捨宿田況守成都與
詩曰深慚蜀太守不及采芝人 雲齋廣錄
程嵩字明甫延津人初舉不第遂不肯仕場屋年八十餘
嘗作詩曰雖無事業傳千古却得安閑過一生 同上
王昌齡善歌詩好神仙事遊心物外時人或謂有所得問之
終不洩露詩百餘篇傳於人間五言詩贈程明甫云古
縣挑前灘官閑道自安執盃山鳥唱曬藥野猿看名雖
横琴箏槿根插釣竿不知陶靖節早晩入雲端 又贈僧
云出齋猿獻果寺鳥銜薪 又題云風落桂枝鶯鶴去

水流山果向人來 又送僧云孤雲蹤跡都無定出箇青
山入箇山
王易簡嘗希甫下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歸華山尋訛山
釋指授華州幕官後拜左拾遺又辭官歸隱留詩曰汨
沒朝綱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
職有來且自來再入升朝官位諫垣臺閣三十年官至
八座乞致仕歸華山十年而終 郡閣野談
顏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時宰招以好官況以詩答之云
四海而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
東望瀛洲叫一聲 南部新書
有一武士忘其姓名志樂閑散而家甚貧嘗作詩曰人生

本無累何用買山錢遂投檄而去 古今詩話
唐末蜀川有唐求放曠疎逸方外人也吟詩有所得即將
藁撚爲丸投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江曰茲瓢苟不沉
沒得之者方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有識者曰此唐
山人詩瓢也接得十纔二三題鄭處士隱居曰不信最
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
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盃酒老夫顏亦紅贈如上人云
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峨嵋衲補雲千片香燒篆一窠
山人事少憐客道心多日日齋鐘罷高懸濾水羅 題
青城山范賢觀數里緣山不猒難爲尋真訣問黃冠
苔鋪翠點仙橋滑松漏香消古道寒晝傍綠畦嫌嫩

玉夜開紅竈撚新丹孤鐘已斷泉聲在風動殘花月滿
壇古今詩話

偽蜀辛酉歲有隱逸于陶沙者不知所從來戴破帽攜鐵
笆竹畚多於觀寺閒處坐卧有丈谷遇之以禮接之忽
誦谷新詩數篇又詠自作詩曰九重天子人中貴五等
諸侯閫外尊爭似布衣雲水客不將名字掛乾坤

劉騭字伯節青社人有氣節及第爲幕僚一任不得志弃
官隱居當丞相器重之有詩云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
東秦歸不得西軒忽見好溪山如何却有楚鄉情讀書
悞人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閑居詩話

陳陶劍浦人好遊學善辭天文長於雅頌有詩曰中原莫

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與木曾佳畹相善寓之詩
曰好向明時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晚絕縉紳之望
以脩養爲事有詩曰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時印綬
疎又曰蟠溪老叟無人用閒把　竿教六韜又曰近來
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卧龍陶隱西山産藥物數十
種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鍊師舁藥入城鬻
之獲貲則求鮓就爐對飲旁若無人歌曰藍采和塵事
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疑其
爲陶　爲或云得仙矣江南野錄

又陳陶詩有江湖水清淺不足掉鯨尾飲水狼子瘦思日
鶺鴒寒一鳥雌雄金夜火十年寒暑鹿麑衣寄語東流

任斑鬢向隅終守鐵蓑衣諸如此不可殫紀北夢瑣言

史虛白本山東人唐晉之間中原多事見李昇屢陳治要
而不用遂隱廬山煜徙南昌至星子渚召問曰處士隱
居必有所得曰近得漁父一聯令誦之曰風雨揭卻屋
全家醉不知煜變色時世宗已下淮南江南野錄

寇豹不知何許人與謝觀同在唐崔裔孫相公門下以詞
藻相尚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
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豹唯唯觀大言曰
僕已擅名海內子才調多胡不作赤賦豹未搜鬼屬聲
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
觀大駭豹後不仕隱南嶽

許堅不知何許人遇酒筵不問尊卑遠近必到乘興只三
五盃便去性嗜魚將魚火上旋炙熟處即吃生處復炙
殊不去其鱗腸每和巾帶入溪澗內浴度自浸身出水
即於風日中坐假乾其衣服多有醉氣人惡之或有人
與物忻然而受將散與貧者多於夢中吟詩宿溧陽縣
靈泉精舍僧出白字韻請留詩其僧對揚見熟聽至晚
起出七言詩云近枕吳溪與越峰前朝恩錫雲泉額竹
林晴見雁塔高石室曾棲鐵櫂伯荒碑字沒秋苔深古
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別故林落日啼猨情脉脉太
平興國九年自茅山再遊廬山於方先生房內安下至
夜深常與數人談笑人疑聽堅已知之高聲云不得來

不得來今在洪州西山或吉州玉笥山郡閣雅談

韓退絳州人放誕不拘常跨一白驢有詩云山人路雪精上便不論程嘆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為人所稱好着實鶴鶩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玄鶴舞閑卧白驢號閑居詩話

王巽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將謁公過林逋逋以詩送云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尊賓謁少清言應喜道人來 同前

謝逸字無逸臨川勝士也工詩能文曾直讀其詩曰罷張流也恨未識耳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竿又曰山寒石髮

瘦水落溪毛凋皆為曾直稱賞朱世英以八行薦入學不得已詣之信宿而還所居溪堂生涯如龐蘊余嘗過之小君方炊稚子宗野汲井無逸誦書掃除顧余教帰大笑曰聊復爾耳余作偈曰老妻營炊稚子汲水龐公掃除丹霞適至奔掃迎門一笑相視不必靈照多通道理朱世英亦作偈曰提籃靈照掃地謝公一般是契做作不同不假語默通透玲瓏昔君未會換手搥胸 冷齋夜話

神仙上

陳希夷先生每睡則半載或數月近亦不下月餘贈金勵睡詩曰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皆為息魂離神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中人不知夢是夢又曰至人本無夢其夢本遊仙真人本無睡睡則浮雲烟爐裏近為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夢裏人間第一玄又嘗題石水澗曰銀河灑落翠光冷一派回環湛曉暉幾恨却為頑石礙琉璃滑處玉花飛又冬日晚望云山鬼燒或呼溪魚寒不跳晚景愈堪觀危峰露殘照題西峰曰為愛西峰好吟頭盡日昂岩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山無夕陽寄言嘉遯客此處是仙鄉又華山曰半夜天香入巖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曾嘆巨靈仙又與毛女遊曰藥苗不滿筲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烟又曰曾折松枝為寶櫛一作髻又編栗葉作羅襦有時問着秦宮事

笑撚仙花望太虛 翰府名談

又先生唐德宗時至僖宗封清虛處士賜宮女三人先生辭之別室以詩謝云雪為肌體玉為腮深謝君王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章聖累召不起有學士譏之曰紙是先生詔不出若還詔出一般人先生答曰萬頃白雲獨自有一枝仙桂阿誰無后歸華陰令王睦令飲之起寢於溪岩先生為詩曰華山高處是吾宮出則凌空跨曉風臺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睦得詩愧謝 青瑣集

張泊家居城外有一隱士名乃呂仙翁姓名泊倒屣見之索紙筆八分書七言詩一章留與泊願言將作鼎鼐之

意其末句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為二八洎
六十八而卒乃其讖也仙翁詩多傳人間有句詠云朝
遊北海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麄三入岳陽人不識朗
吟飛過洞庭湖又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丹符子鬼難
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裏煮山川之句大抵皆詞
句奇怪世所傳百餘首人多誦之談苑

道士馬自然有異術飲酒至一石不醉人有疾以雜草木
揉碎呵與人食無不瘥每自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經
時醉臥紫金牀東君過我多情懶罰向人間作酒狂廣
明中梓州上升續本事集更有二首詩其一曰省悟前
非一息間更拋人世弃塵寰徒誇美酒如瓊液休戀嬌

娥似玉顏含笑謾教心思苦別離還使鬢毛斑雲中
幸有堪歸路無限青山是我山其二曰何用燒丹學駐
顏鬧非城市靜非山時人若覓長生藥對景無心是大
還詩史

殷七七有異術過潤州與客飲云某有一藝佐歡即顧屏
上畫婦人曰可歌陽春曲婦人應聲遂歌其音清亮似
從屏中出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去未歸家
柳自飄香雪如此者十餘曲同前

呂仙翁名喦字洞賓本關右人咸通初舉進士不第裴賦
為梗攜家隱於終南山學老子法絕世辟穀變易形貌
尤精劍術今往往有人於關右逆路間與之相逢多不

題姓名以其趣含動作異於流俗故為人所疑又為篇
詠章句間洩露其意嘗有詩送鍾離先生云得道來來
相見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
五岳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先生去後
應難老乞與貧儒換骨丹贈詩道士云落魄詩道士年
高無白髭雲中臥看石雪裏去尋碑誇我吃大酒嫌人
念小詩不知甚麼漢一任輩流嗤雅言雜載

又先生唐僖宗時人避寇亂多遊湖湘間或梁魏之地嘗
遊大雲寺與寺僧多唱和僧有詩贈翁翁乃依韻和曰
三千里外無家客七百年前雲水身行滿蓬萊為別館
道成瓦礫是黃金待賓擔裏嘗存酒化藥爐中別有春

積德求師何患少由來天地不私親一日遊寂觀淬
劍於石作詩贈道士侯日暉曰欲整鋒鋩敢憚勞淡
閑匣玉龍吼手中氣岸冰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條姦血
默流隨水盡凶膏今逐漬痕銷削除浮世不平事與
相將上九霄嘗遊長沙智度寺贈僧惠覺詩曰達者推
心無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如
今未有人臨行題壁上云唐室進士今時神仙足躡紫
霧却歸洞天眾方知其為呂仙翁也摭遺

宿州天慶觀西廡下有石刻二詩蓋至道中有賈墨者嘗
遊於此一日題詩曰獨有蕭蕭蘭葉亂飛庭松影裏坐
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肘傳丹

篆千年銜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
跡戶長扃或以爲名呂仙翁詩也古今詩話
岳陽樓有碑極大乃李觀記呂仙翁筆迹李知賀州日有
道士相訪自云呂先生誦過岳陽詩云唯有城南老樹
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李亦不曉後知岳州有白鶴寺僧
見過道及呂仙翁嘗憩於寺前松下有老人自松梢冉
冉而下致恭於先生之前曰某松之精也今見先生過
禮當致謁呂書一絕於寺壁而去獨自行來獨自臥無
限世人不識我唯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後
郡守爲創亭於松下名曰回先生云古今詩話
孟擞連山人性落魄狂溺於歌酒賦詠後捷名不欲止江

左士人頗奇之贈史虛白云詩洞獨遊寺琴書多寄僧
聖朝奄有金陵孟賓于先居連上擞與國中亦自吉水
還故鄉逾年卒書生成務崇因言廬山與擞有忘年之
分與國中見擞且言自連上來游江左時有詩送成務
崇曰同呼碧嶂前已是十余年話別非容易相逢不偶
然多爲詩酒役早免利名牽幸有歸真路何妨學上玄
務崇詢於連上知交皆言擞卒已十余年矣雅言雜載
許堅江左人爲性㪅野似非今之人年高絕不知曉人事
少言人不問終日不啓口多居三茅山不知年歲形容
不變好飡魚能爲詩多談神仙事題茆山觀曰嘗恨清
風千載鬱洞天令得恣遊遨松楸古色玉壇靜鸞鶴不

來青常高茅氏丹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仍勞分明有
箇長生路休向紅塵歎二毛早年堅以時事干江南李
氏人訝其狂贊以爲風恙莫與之禮一絕上舍人徐鉉
云幾宵烟月鎖樓臺欲寄侯門薦禰才滿面塵埃人不
識故隨流水出山來因拂衣歸隱今尚在隱迹江淮間
沈廷瑞寄食閣皂山舉作異俗葦盛夏向火嚴寒單衣問
其故然不荅與袁州陳智周相善與國中無病卒于玉
笥觀數年有人於江筠路次見廷瑞共語久之令人將
詩寄智周智周得詩甚訝馳出門求送詩者已不知所
在詩曰名山相別后別後會難期金鼎銷紅日丹田老
紫芝訪君雖有路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

幾時智周於瑞拱二年登第授衡陽尉卒同前
沈道士筠州高安人故吏部郎中彬第二子也性孤僻形
貌秀徹初名有鄰弃妻入道居玉笥山易名廷瑞每遇
深山古洞日不返嚴寒風雪常單衣危坐或絕食經月
或縱酒行歌緣山壁升喬木若猿猱之狀骨肉相尋便
却走避忘情混俗人莫測之往往爲同道者困辱熙二
年正月内於玉笥山先不食七日至上元日甲辰辭道
侶歸所居院集仙亭念人生幾何賦無病而終遺言於
弟子將盡者土宿一幀度人經一卷隨葬後二年二月
二十日有閣皂山僧昭瑩於山門數里相遇且閣皂山
相去玉笥山一百六十里僧昭瑩問所往云暫別廬山

尋知已留下土宿一幀及度人經一卷五言詩一首為
別云南北東西路人生會不無早曾依閬苑又却上玄
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石孤何期早相遇辨其髮菖蒲
後昭瑩到玉笥山話及方知沈道士已亡其說途中相
遇并所留土宿及經詩示于人衆皆駭異遂往墳上看
見土交橫折裂闊及尺餘至今不敢發贊其文驗其事
即尸解而去 郡閣雅談

張白邢州人少應進士舉不及第入道常挑一鐵葫蘆得
錢便飲酒自稱白雲子註天尊升玄護命經著武陵春
色三百首略一兩篇云武陵春色好十二酒家樓大醉
方回首逢人不舉頭是非都不采名利混然休戴個星

冠子浮沉逐世流贈酒店崔氏一絕云武陵城裏崔家
酒地下應無天上有南遊道士飲一斟卧向白雲深洞
口又哭陸先生一絕云六親慟哭還復蘇我笑先生淚
滴無脫屣定歸天上去空墳留入武陵圖忽一日稱患
至夜閉戶曉不開問之不應道衆訝之抉門見血滿地
問之別無所苦囑身後勿燒焚葬時而卒酒戶崔氏出
木櫃而葬於武陵城西經半年有鼎州官忘其名在楊
州句當公事遇於酒肆同盃數日衆聞之遂俗看驗其
墳有一穴如椀大深透其棺啟之已空

陳省躬金陵人於偽朝頗歷政事顯德中出為臨川等注
舟闕下道經章江泊女兒浦抵暮有書生不通姓名登
舟求見與省躬語論甚奇問今晉朝第幾帝省躬具以
實對微笑而已坐間高吟云西去長沙東上船思量此
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哭杜鵑省躬疑
是神仙再拜告問無言而退出船不見所之

吳含靈江西人也為道士居南岳六七年俗呼為吳猱好
睡經旬不飲食常言曰人若要閑即須懶如勤即不閑
也素不攻文偶作上升歌甚奇絕云玉皇有詔登仙職
龍吐雲兮鳳着力眼前蓦地見樓臺異草奇花不可識
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只如指掌大當時不為上升忙
一時提向瀛洲賣清太年坐化後有客人於乾祐中在
嵩山見之

許碏真人唐末遊南岳招仙觀壁上題歌一首云洪爐烹
鍛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闘神通只自干
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唯知日月東西生還為萬
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兮石是石蘊弄深
泥終不易鄧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力丈夫未
達莫相侵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

李夢符不知何許人梁開平初鍾傳鎮洪州日與布衣飲
酒狂吟放逸嘗以釣竿懸一魚向市肆蹈漁父引賣其
詞好事者爭買得錢便入酒家其詞有千餘首傳于江
表略其一兩首云村寺鐘聲渡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
徐徐撥棹却歸灣浪疊朝霞錦綉翻又曰漁弟漁兄

喜到來婆官賽了坐江限椰榆杓子木瘤盃爛煮鱸魚
滿案雄察考取狀答曰插花飲酒何妨事樵唱漁歌不
碍時遂不敢復問或把氷入水及出身上氣如蒸鍾氏
亡亦不知所在俱同前
伊用昌遊江浙間散誕放逸不拘細謹善飲每醉行歌市
中其言皆物外汗漫之辭似不可曉亦能為詩留題閣
皂觀云花洞門前吠似雷險聲流斷俗塵埃雨噴山脚
毒龍起月照松梢孤鶴回羅幕秋高添碧翠畫簾時捲
對樓臺兩壇詩客何年去去後門關更不開後入湖南
謁馬氏時方設齋獨不請用昌自造之據其坐洎食畢
則大聲吟詩云誰人能識白元君上士由來盡見聞避

世早空南火宅植田高種北山雲雖能抱明心常聽鐸
到成形殺自分學取大羅些子術免教松下作孤墳詩
舉拂衣而起衆訝奇異乃逼問無對出門不見雅言雜載
石恪西蜀人善畫尤長於山水鶴魚亦攻歌詩言論粗暴
多詣人短閒寶中王師下西蜀遣名畫入京恪在其數
寘於相國畫壁工畢上狀乞歸奉勑任便出京卒於道
中雍熙元年殿直雷承晏奉命來衛陽風土殊恪恪痛
勉之為七言詩送承晏遷暮與恪宿于公舍達曉分携
承吳行經數里恩恪已卒數年遷出所贈詩多言衛陽
風物其詩曰衛陽去此正三年一路程途甚坦然深遂
門墻三楚外清風池館五峰前西邊市井來商客東岸

汀洲簇釣船公退只應無別事朱陵後洞看神仙及到
任公守一如恪言詩章好事者爭傳之同上
黃覺任官不遂意送客都門外至則客已遠不及叔舍中
見一道士在側因取所携酒肉呼道士共飲食之既罷
道士舉杯撫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為呂洞賓道士曰明
年江南相見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道士出俵大錢七
文其次十文又小錢三文曰數不可益也予藥可數寸
許告曰歲旦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
七十餘藥亦將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
七十三果以是歲終貢父詩話
咸通中有進士張綽下第遊江淮養氣馳奇只以爐火為

事題壁曰爭那金烏何欲上飛不住紅爐漫燒藥王顏
安可駐今年花落枝明年花滿樹不如且飲酒莫管流
年度人異之不喜粧飾多歷旗亭而好盃人召飲若遂
意則索紙剪蝴蝶三十二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
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為阻嘗遊
塩城多為酒困非類相競留鄴邑中醒乃課述為陳情
二章厭狀令乃釋之詩云門風長有蕙蘭馨鼎族家傳
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
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流橋下水一條從此
鎮長清自後宰欲傳其術張云明府勲貴家流年少而
宰劇邑多聲色犬馬之求未暇應味玄奥因贈詩云何

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在内中脩莫言大道人難得自
是行心不到頭去之日來醉因求捣綱経剪三鶴於廳
前俄而翔飛乃曰汝先去吾即後來時秋令亦醉其所
題云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内身却騰騰處世間心即
逍遥出天外江南好事者尚記上升時事桂苑叢談
崔存字存中博州博平人因遊王屋見二人坐於水濱存
曰願聞二仙名號東坐曰豈不知世有石曼卿乎西坐
者即蘇舜欽子美也存曰世傳學士為鬼仙矣曼卿曰
甚哉二三子之妄也夫純陽即仙純陰即鬼升於天者
為仙沉於幽者為鬼處於中者為人既為仙復為鬼乎
存曰願得一語以救塵俗曼卿作詩曰牛毛麟角成真

少莫道從來是壯夫龜鶴性靈終好道神仙言語不關
書不將青目觀浮世都把仙春駐玉壺寄語世人無妄
語高真盡是適殊途子美作詩曰宿植靈根何太早洞
悟真風正年少常令丹海飛日烏又使玉液朝元腦崑
臺氣候四時春紫府光陰夜如晚來時不用五雲車跨
著清風下蓬島須臾有翠鳥飛下擲書置於二子前二子
美曰瀛洲有召遂飛踰山頂而去摭遺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四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五

神仙門中

有逸士衣襴破衫緑靴黑束腰帶闊三寸一脚着一靴一
脚跣行夏衣絮衫冬卧冰雪出氣如蒸自號藍采和歌
曰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三春樹流光一擲
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
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
峩曳長繩穿錢拖行繼錢散不收後至濠梁飛上昇冉
冉而去續仙傳
任生隱於嵩山讀書夜有一女子來曰冥數合與子為姻
生意其異乃拒之遂開簾而入可二十許姿容豔美二
青衣侍前就案書一詩云我本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

君無俗侶來勸神仙學三日當來遂去生覺之愈疑妖
怪志不納又贈一篇云葛洪還有婦王母亦從夫神仙
盡靈匹君意合何如面墻不對女子再贈一首阮郎迷
不悟何處伸情愫明日海山春彩冊却歸去出門冉冉
飛望而去數月任大病為黄衣吏攝去來行十里忽見
幢節不絕有女仙乘翠輦侍從數千人黄衣吏曳任墻
下避仙笑曰嵩山薄命漢汝數盡更與三年生果六十
卒後詩為雷電取去盧肇逸史
洞庭賈客呂卿雲以貨殖雜貨遂什一之利有菱茈貨善
笛遇好山水即留中春月夜泊君山獨飲持一盃弄數

曲波上有漁舟冉冉而來乃一父老皤然霜髯起立迎上舟問所以曰聞子笛聲非凡我是以來對數杯我少業笛子有性可教父老於懷袖間出笛三管其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所畜其小如細筆管御雲請父老一吹曰大者不可發次者亦然小者爲子吹一曲不知得終否御雲曰願聞其不可者曰第一者對諸天帝合天樂動天地折日月五星失次第二者對洞府諸仙合仙樂飛沙走石百獸腦裂幼稚寃死第三者可與朋儕聽之未知可終否抽小笛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洶湧魚鱉跳噴僮僕恐悚君山鳥獸叫噪舟檝大恐父老不復吹引滿數盃乃吟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

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飲數盃曰明年杜期君於此遂棹漁舟而去隱隱沒於波間傳奇

盧李生隱居太白山讀書習吐納李生不甘苦貧訣別浪迹江湖後之官漆園入吏欺隱折官錢竊縻不得東西貧窘日甚揚州阿師橋逢人草履布衫視之乃盧生昔號二舅者李生與舅語哀其襤縷盧大罵曰貧賤不畏公弃身又有欠負且被囚縶有面相見乎李生厚謝之舅咲曰居處不遠來日以馬來迎至日晚果來云匹郎君去來十里朱門斜開二舅出迎雲冠霞被容貌光澤侍婢數百人燕饌名果不可紀求得一女子佐酒善箜篌容色極佳上有朱字一行雲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撫罷曰莫願作媚否又曰所欠官錢二萬貫請以拄杖往波斯店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其年汴州行軍陸長源以女妻之宛類盧舅北亭善箜篌者後有詩二句李具言舊事女曰少年時因兄弟戲夜乃作夢入仙宮如公所言者盧舅遺文

茅濛字初成華陽人也隱華山脩道當始皇三十一年九月白日上升先是時有民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赤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始皇聞之問故老曰此仙之謠始皇於是有尋仙之意濛之元孫盈得道於金陵句曲山上升爲東岳上卿司命君太元真人居赤城時來句曲邦人改句曲爲茅君山拾遺

慶曆中有一閑人遊岳謁主簿郭及甫既坐視其刺乃羅道成也詢其鄉里言郴州人及甫留飲曰久思東州之遊前日遊太山已遍到佳處旦夕廻南方山索紙筆爲詩曰因思靈秀偶來遊碧玉寒堆萬疊秋直上太山高處望根盤連接千餘州後自和云水雲蹤跡自閑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猶戀舊麒麟身却去海邊州及甫不勝嘆羨及去令人送之又得詩曰白騾代步君奔雲閑人所至留詩迹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郴陽山下石後問郴人有成真君觀得道乘白騾行石壁上其跡至今存焉古今詩話

唐子正著作桂州人治平中赴舉至全州途中雇一僕負
重擔健若飛羽雖鞭馬疾逝常去馬百步外恐其逸去
逐遣之其僕即日自全州二千七百里日午已到唐州
留書驛吏白候桂州唐秀才至即投之唐月餘到驛驛
吏出書題云呈桂州唐秀才歸真子封唯一詩曰哀州
相見又之全不還先生道未負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
無分學神仙籃中靈藥宜頻服鼎裏丹砂莫妄傳待得
角龍爲宴會好來黃壁訪林泉唐甚怪之詰其狀貌乃
全州僕也留書之日乃全州所遣日也始悟其爲神仙
唐後爲邕倅熙寧丙辰交趾寇邕唐遇害乃詩所謂角
龍也

許宣平新安人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即獨吟曰負
薪朝去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白雲行入
翠微好事者於洛陽同華間是處題之李太白見曰此
神仙也
韋七七名文祥同寶偉於長安識之及寶鎮浙西七七忽
到召之益加禮遇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正元
中外國僧自天台鉢中以藥養其根來植於此寺僧朋
鵑花院人或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花下俗傳花神也
一日寶謂七七曰鶴林寺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頃刻
花此花能開赴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二日經鶴林寺宿
中夜有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爲上蒼所命下司此花非

久即歸閬苑今爲道者開之晨起寺僧訝花漸折至九
日爛熳後爲兵火其花遂亡信歸閬苑矣
元真子張志和會稽人守真養氣臥雪不冷入水不濡顏
魯公守湖州日與賓客唱和爲漁父詞志和曰西塞山
前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蒻笠綠蓑衣斜風細
雨不須歸坐客嘆服不已後果傳之
相州棲霞谷有喬順二子服飛龍藥二十年不飢魏文
帝詩曰西山有仙童不飲亦不食謂此 俱同上
吳仁璧閬右人學進士遊羅浮洞學老莊於張先生得其
大旨辭歸謀入京取應先生曰覩子氣法可住此吾授
子長生之道仁璧辭以老母缺甘旨俟名遂身退學亦

未晚先生曰此去必遂其志亦須早來是年中第入浙
謁錢武肅殊禮之累辟入幕堅辭不就以詩謝云東門
上相好知音數盡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權力微
無計報梵林辭紹不稱芙蓉幕衰朽仍慚玳瑁簪十里
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後遣人請撰羅城
記仁璧堅不從武肅怒沉於江吳人惜之仁璧有一女
有閑居詩云爲惜苔錢妨換砌因憐山色旋開尊又贈
道士云五龍金角向星斗三洞玉音愁鬼神又題罌粟
云滿草簾栽蓮蒂白臙脂濃染半葩紅又遊法華寺云
高閣煙霞禪客睡滿城塵土世人忙建隆初廣南劉隱
遣中翁光普同禮丞浮早就羅浮山設醮醮畢早遊諸

岩洞至山頂見一石門有老叟衣薜蘿據門而坐呈問
其由云是羅浮先生宅再問誰氏叟低聲對云異先生
也名仁壁言訖戶闔了無所見其後或有人於羅浮勾
曲諸山見仁壁復引一十歲許女子驗是其女也 雅言 雜載
有商客過海遇風飄抵一所門宇堡秀珎器爛然云是樂
天之居樂天聞之作二絕云近有人從海上廻海山深
處是樓臺中有仙龕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又云吾
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居處歸
則惟歸兜率天 古今詩話
女真錢氏二姊妹依止陶隱居誦黃庭經即茅山燕洞也
至今有紫菖蒲碧桃焉其姊披白練衣得道入洞及女

弟至則戶已扃矣淳化五年夏侯嘉正與道士五人往
彼投龍是夜雷震其洞復開有一吏深入遇道士與林
擒一枚食之遂絕粒因賦作詩題之曰燕口龍泓氣象
清錢真此處有遺靈仙兄去後師猶在女弟回時戶已
扃雲片尚如披白練泉聲長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菖蒲
紫留與人間作畫屏 同上
唐儀鳳中清城縣横源鄉園山下有民王仙柯服道士所
遺靈丹拔宅上升已具仙傳拾遺蜀州僧中寤繹學道
播於方州偶於龍池山逢人精神爽朗異於常叟即王
仙柯也寤公曰聞仙名已久何幸相逢飛升之後胡為
來此仙柯曰吾等有靈藥止能飛步今全家隱於後山

更脩道法遐舉之事吾何望焉但長壽而已寤公以詩
贈之曰瞻思不及望仙兄早晚遐飛入太清手種一株
松未老爐燒九轉藥新成心中已得黃庭術頭上應無
白髮生異日卻歸華表語待教凡俗普聞名自後不復
遇焉光子問於真人曰世人學道資一丹一藥聊固其
命何以脩道未得證就避忌尤多三官巡羅攝入鬼籙
所以類改姓名先用屍解然後棲止靈岳進取上法或
五岳按事效職仙曹優游人間或至千歲功德升聞即
朝玉皇海岳之間往往遐舉者世人無由知也今之初
得道者止於仙隱有騰空者服金丹也遐舉之事未可
希望 北夢瑣言

伊夢不知何許人因夢而曰遂立此名唐末不仕披羽褐
遊山水題仮縣司空觀仙壇云惟有松杉空弄日更無
雲鶴暗迷人題黃蜀葵云露凝金盞滴殘酒檀點佳人
噴異香在醴陵何氏家一日別去作詩附鐵匠回言在
彼打劍何氏發其塚棺空惟劍耳 青瑣后集
陳純字元朴莆田人因遊桃源中秋夜遇玉源靈源桃源
王夫人玉源令純舉中秋月詩純言一聯云莫辭終夕
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意雖佳但不見中秋月作七月
十五夜月亦可玉源因作詩曰金風時拂袂氣象更分
明不是月華別都緣秋氣清一輪方極滿群籟正無聲
曉魄沉烟外人間萬事甦靈源詩曰高秋渾似水萬里

正圓明玉兎步虛碧來輪輾太清廣寒宮有路桂子落
無聲吾館無弦彈樓烏莫莫爲桃源詩曰金吹掃天幕
無雲方瑩然九秋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
光射玉川瑤樽休惜醉幽意正綿綿玉源謂純曰子能
繼桃源之什乎純作詩曰仙源嘗悞到霧思正蕭然秋
靜夜方靜月圓人更圓清尊歌越調仙棹泛晴川幽意
知多少重重類楚綿

太原王世寧自言籍係第十人洞玉仙人煕寧中以暴疾
終于家臨終作詩曰翠羽旌幢仙子隊紫雲樓閣玉皇
家人間風雨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

韓湘字清夫文公猶子也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湘曰湘
之所學非公知之公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山雲水

窟此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
爐煉白朱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
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
看仙葩公覽而戲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曰此事甚易
公爲開尊湘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朶於
花間擁出金字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
馬不前公未曉其句意湘曰事久可驗遂告去未幾公
以佛骨事謫官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人冒雪而來
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也公詢其地即
藍關嗟嘆久之曰吾爲汝足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

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政肯於衰朽惜殘
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須有
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公別湘詩曰人才爲世古來多如
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上烟蘿湘
別公詩曰擧世都爲名利醉伊余獨向道中醒他時定
是飛升去冲破秋雲一點青 青瑣集

賈師雄郎中治平中通判邵武嘗收鐵鏡甚大非常物也
久欲淬磨未得其人左右言近有回處士自言善磨鏡
召至風骨軒昂非常人也出示之仍以飲酒畢推藥鏡
上言藥少當自取之旣去不回詢其宿在太平寺留詩
一絕而去曰手内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艷長春須知
物外烟霞客不是尋常磨鏡人取鏡視之藥已化去所

堆藥處一點表裏通明如寒玉春水又嘗有郎中謁故
人季郎中至岳陽投宿市郎唱新曲有補鞋人聞曰此
何曲中曰都下新聲也其人曰吾不解書子能爲我書
當於此調項一詞中因爲書之乃今所傳沁園春也因
問其姓答曰生於山口長於江口即今爲守谷之客姓
名不知也中翌日見太守言之追不復至題詩一絕於
郎中廳内嬰兒養已成且居塵世藐娛情無端措大剛
饒舌却入白雲深處行中與太守深歎恨之山口守谷
乃仙之姓并字也

來翀登第後授洛陽節推聖俞爲洛陽簿乃得友之初也

一日同遊嵩山佳處相對吟醉遂望四峰巨屋之上有
丹書四字云神清之洞指示聖俞聖俞曰不見洎告老
歸潁思前四字作一絶云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
鎖樓臺烟霞極目無人到猶恐鶴令應待我來後數月薨
並同上
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絶句壁上稱回山人
東老送出門渡橋不知所往或曰此呂洞賓也僕見東
老子偕道其事為和此詩後復與偕過錢塘更為書之
回山人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
釀來緣好客黄金散盡為收書東坡和曰世俗那知貧
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黄公覓

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黄庭丹
篆字猶傳青紙小朱書凄凉雨露三年後彷彿塵埃數
字餘並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東坡詩話
劉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每歲一至洛陽看花館於范家園
大范見之即與二十四曰跛子吃羊角小范見時止與
十金曰跛子喫梳羹以詩謝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
見時吃梳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張丞
相召自荆南時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起觀之挽其衣使
且坐飲作詩曰還家湖湘召赴京輪蹄迎送一何榮爭
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余寓於興國寺歲之
詩曰相逢一揖大梁間炒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逢

島去攔銀堆東看青山計其壽百四十五矣郎中無人
識之 洽齋夜話
周貫不知何許人自號木雁子宿龍泉觀半夜扣道士門
道士問其故曰偶得句當奉告因吟曰彈琴傷指甲讀
蘚損髭鬚是夜貫以蓆自覆故耳至袁州見市井李生
秀韻欲攜同歸林下李嗜酒色意欲辦行貫指著綵鐺
作偈示之曰頑鈍天教合作鐺從初三腳豈能行雖然
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李死於西山將化人問
幾歲貫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紙斷布衣穿相逢甲
子君休問太極光陰不記年後有人見於京師附書於
李生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至時生以事出貫乃以白

土書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折足鐺
彈指空剥剥李生竟折一足 洽齋夜話
劉野夫留南京久未入都彭淵才以書督之野夫答曰跛
子一生別無道路展手散化三饒兩飽目視雲漢聊以
自誤元祐新年被劉法師徐神翁形迹得不成模樣深
欲上京相覷又恐撞著丈人涅陸佛舊被乾拳湿踢
著甚來由不羈如此嘗作長短句曰跛子年來形容何
似儼然一部髭鬚世間許大拐上做工夫選甚南州北
縣逢著處酒滿葫蘆醺醺醉不知明日何處度朝晡洛
陽花看了歸來帝里一事全無又還與劉美再作門徒
蒸地思量下水粮綱上蘆蓆槙鋪呵呵笑雖陽門外有

箇大南湖

有僧史宗著麻衣加衲其上號麻衣道士坐廣陵白土埭誰歌自適江都令檀祗與語多無畔岸索紙賦詩曰有欲若不足無欲即無憂未若清虚者帶素披玄裘浮遊一州間況若不繫舟要當畢塵慮棲息老山丘檀祗異異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逢三異比丘此其一也觀其詩句脫去畛封有超然自得之氣非尋常介夫所能作也 並同上

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五

增脩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六

藝術門

鍾傳領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見傳以曆日包橘置袖中令射客云太歲當頭坐諸神不敢當其中有一物常帶洞庭香 唐宋遺史

何龍圖中正初登第聞西川郭從周精於卜乃以紬素求筮從周作一絕贈之云三字來時月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公後官達以三月十五日投知制誥以言邊事忤旨出知秦州後移杭州而捐館舍從周之筮何其驗歟

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螄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

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輙深會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如泥蕭蕭春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百斛明珠

王建宮詞百首多言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之類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

略言其善畫亦不言其工鈇鍱也惟見於建詩耳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潜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名不朽亦各係其幸不幸尔

合淝人傳諭言賈谷善星曆術數談事如神為王冀公作命書云七十年中一一加弄珠灘上事堪誇碧油幢下閙鳴鳥千日催還上漢槎公年七十二知襄陽正得千日召還又云周匝將臨壬戌歲定昆門前春色異一千日上少三環再入和羹且盡醉後冀公判西京將七百日再入政府壬戌歲也又云臨去尚猶聞楚舞冀姓住名在史書冀公竟謝之夕漏將盡無子其婿張瓌掌喪事並古今詩話

俳優門

李家明江南李璟時為樂部頭善滑稽為諷詠璟遊後苑登臺見牛臥璟曰牛且熟矣家明曰臣不學敢上絕句云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而今問喘更無人左右之臣皆冠謝罪李氏乃徐温養子及僭號還徐氏于海陵璟繼統用宋齊丘言無男女少長皆殺之令海陵州宅之東小墳十數皆當時所殺徐氏之族也宋齊丘只一子輒卒逾月慟哭不止家明曰惟臣能止之乃作大紙爲上大書曰欲與唐祚苹強吴盡是先生作計謨一箇孩兒拚不得上皇百口合何如乘風吹之度至齊丘家遂絕其纏齊丘見之慚感乃止璟於後苑命臣僚臨池而釣諸臣屢引到數十巨鱗惟璟無所獲家明乃進口號曰新甃垂鉤興正濃御池春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道君王合釣龍璟善之幸南都畫江為界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北因艤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數青峰不知何名家明應聲曰龍舟輕漾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出江南野錄王見讀此說微不同未

題

江南李氏樂人王感化建州人隸光山樂籍建州平入金

陵教坊少聰敏未曾執卷而多識善為詞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時本郷節師更代餞別感化前獻詩曰旌旆赴天臺溪山曉色開萬家悲更喜迎佛送如來至金陵宴苑中有白野鵲李璟令賦詩應聲曰碧岩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又題怪石九八句皆用故事但記其一聯云草中誤認將軍虎山上曾為道士羊[illegible]

楊叔賢郎中與眉州人言須眉州視事後三日作大排樂人致口號其末句云為報士民須慶賀災星去了福星來嘗召優人問曰大排致語誰做對曰本州自來舊例只用此一首湘山錄

丁晉公鎮金陵嘗作詩有吾皇寬大容尸素乞與江城不計年之句天聖中李文定公出鎮金陵一日郡宴優人作語意其宰相出鎮所作理必相符誦至落句頂望抗聲曰吾皇寬大容尸素乞與江城不計年賓僚皆俯首文定笑曰是何是何上聞見責歸田錄

賞花釣魚會詩賦往往有宿思者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適會宴命賦山水石歌盡出不意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紙筆作吟哦狀其一優人或仆於石上衆扶掖起既起曰累日來作一首賞花釣魚詩準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擂倒左右皆大笑翌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內有鄙惡者落職與外任東齋記

奇怪門

王謝金陵人世以航海為業一日於海中失舟泛一板登岸見一翁一嫗皆衣皂引謝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謝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於梁間謝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灑淚臨風幾百迴來春燕廻徑飛來謝衣上燕尾有詩一云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至來歲燕竟不至因目謝所居為烏衣巷劉禹錫有詩曰朱雀橋邊野艸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撫遺

彭城劉景直雖亂間遊華清宮因題詩於門屏間云天子多情寵太真六宮專幸宮中身漁陽鼙鼓動長安破從此香肌委路塵是夜夢明皇召去論當時事妃子家景直有所贈立作詩曰玉刻水中龍雲牌揭故宮飛雲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眉勢從山畫裙腰芳艸空共知千古事悽悵與誰同歧王至明皇曰來何晚王曰適杜甫到臣帳中誦哥舒翰詩句臣以有德色云日月低秦樹山河遶漢宮明皇又曰常愛伊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句李白終無甫之筋骨至如賈至崔輔國亦關自然之句振老死把筆無伊一字遂宴飲忽聞寶雲寺鐘聲方覺

鄭平振武節將士分配于錢塘給官屋居之屋在修文坊舊為白板書夫侍燒藥丹朱欲往而官吏丁球因逐之乃破爐而去白因召丁球同飲謂球曰大藥為吾子所破有小戲衎子醒酒乃取盤一面置於膝上以指敲兩腕出五色彈子兩枚化為雙燕而飛白曰僕射疑甚繫燕好去可藏此言未畢二燕化為二小劍長五寸餘鋒利如雨交舞於球之頭頷間髭落如雪球懼甚白呼劍下盤中依前成二丸納於左右腕而去錢昭度贈白詩曰袖裏青鋒秋水寒誰疑雙燕是金丸出門風雨如何去空有箱籠在玉盤

無錫彭沛西遊鄂縣宿甘泉店閒步原野忽有一少年

引至一古官舍甚宏壯梁上有紅絲羯鼓縮數條掛于
地一老人杖而守之演問曰此何處老人曰開元興慶
宮也來此者二百年中十二人尒去時莫不為詩請書
一絕可乎演為詩曰長安宮闕半蓬蒿舊暗虹梁羯鼓
縮惟有水天明月夜一條空碧見秋毫演又曰十二人
之詠可得聞乎老人舉章曰小小蓬山刻得成宮簾不
動結飛飾誰將八月天河水瀉到重樓無浪聲此楊尚
書所作也又誦一章曰金人無路守瓊山坐見雲生棟
宇間忽隊霜飛翠樓曉不知龍尾許誰扳此裴中書所
作也再詢楊裴之名則瞪而不答
錢仁伉尚父之孫也為元帥府中書檢校司徒與中軍都

虞候金沼鄰居沼所居堂東植牡丹花一本着花三百
朵其色如血如之金含稜每瓣子頂上有碎金絲如自
然鋏鏤之狀一城以為殊異每歲花開張宴仁伉預焉
開寶七年春三月花纔一兩朵開仁伉一夕洪飲擊劍
裎服中單背負大籃左手携鋤腰插六匕首踰墻而過
沼中外無知者鋤取牡丹置籃中乃平其地空中聞有
吁歎之聲微細若遊蜂音辭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
風明年三月裏朵朵斷腸紅仁伉異之移植於亭後明
日沼覺失花為非人力所及來年花盛開乃宴召沼沼
一見無語得疾以歸至夜憤悶不已以刀決腸而卒腸
皆寸寸斷果符空中之語

鄭繼超廣州人赴官鳳翔遇田參軍同行家累千餘人
言是東川楊罷亦入西京繼超與默負言洛下有莊在
北邙山下因問鞍乘極多何也曰亡室人來多年皆蜀
中狐寮家子息亦欲旋旋與人繼超曰頗得一人乃令
妙香與之是夕歸繼超家數年繼超卜居西洛一日忽
謂繼超曰妙香非人也今將歸北邙山舊穴願乞同衆
至北邙因問田參軍何人曰狐也是夕作別妙香歌以
送酒曰勸君酒莫辭花落抛舊枝只有北邙山下月清
光到死也相隨翌日同至北邙山下老君廟後妙香佯
墜馬化為一狐迅走而去並洞微志

唐王軒字公遠因遊苧羅山間西施之遺跡留詩於石上
曰嶺上千峰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
俄顧見一女子素衣瓊珮謂軒曰妾自吳宮離越國素
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為君堅不得軒
知其異又贈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
烟岩花自開落猶鳥嗜清音風月閑樓閣無語立斜陽
幽情入天幕西子曰子之詩美矣不盡妾之所寄也乃
答軒詩曰高花岩外曉相鮮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
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風月既暮已散期來日會於水
濆翌日軒往則西子已在焉又相與飲軒詩曰當時計
拙笑將軍何事安邦賴美人一似仙葩入吳國從茲越
國更無春西子見之愁慕久之又曰雲霞出沒群峰外

鷗鳥浮沉一水間一自越兵㶁捄地夢魂不到虎丘山

既夜乃散異日又相遇而留者逾月乃歸郭素聞王軒之事遊苧蘿留詩於泉石間莫知其歡寂無所遇無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却被斜陽鳥雀喧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聞者大笑翰府名談

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固自可明年當奈何明年兵亂城陷梁亡詩史

杜少陵因見病瘧者謂之曰誦吾詩可療病者曰何杜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句瘧猶是也又曰誦吾手提髑髏血模糊其人如其言誦之果愈言感鬼神亦不妄古今詩話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為世所好余家嘗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草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青騾去如飛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其舉子留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常隨日脚流仙事怳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時語舉子不能道也永叔詩話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六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七

奇怪門下

賣墨者潘谷子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或不持錢米求墨不計多少與之世豈徒然者哉子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山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明言如此百斛明珠

太子中允王綸祥符中登進士第有女子年十八歲一日晝寢中忽驚聲其父與家人亟往問之已起謂父曰與汝有洞天之緣降人間四百年矣今又會此自是謂父

曰清非生自稱曰燕華君初不識字忽善三十六體大篆皆世所未識每與清非生唱和及百餘篇有送人詩云南去過瀟湘休問屈氏狂而今聖天子不是楚懷王又贈清非生末句云自有燕華無限景清非何事戀東宮又雪詩云何事月娥期不在亂飛端葉落人間說與人云天上端本開花六出贈清非生云君為秋桐我為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題金山云濤頭風捲雪山脚石蟠虬又詩云落筆非俗子鼓吹皆天聲豈假耳目既尉子華燕情蔣穎叔以楷字釋之刻於石後嫁爲呂氏妻既嫁則懵然不復能詩康定閒進篆字二十四軸仁宗嘉之有女仙傳行於時

天授二年臘䏍相等詐稱上苑花開請幸則天許之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瑞草皆發羣臣並咸服其異（事實紀）

唐太府寺隋都水門之地隋平陳於此置叔寶叔寶將亡有飛鳥集於庭以觜畫地作詩云獨足上高臺盛草化為灰欲知我家處朱門臨水開（南海異集）

嗽金鳥出昆明國形如雀色黃魏明帝時其國來獻飼以珍珠及兎腦常吐金屑如粟宮人爭取為釵鈿謂之辟寒金以此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憐（古今詩話）

西蜀張俞嘗遊驪山題二絕云金玉樓臺插碧空笙簫遊

響入天風　當時國色并春色盡在君王顧盼中　玉帝樓前鎖碧霞終年培養牡丹芽不妨野鹿踰垣入啣出宮中第一花異日宿溫湯見二黃衣吏召其魂至一宮闕見仙座殿上問左右曰唐太真妃也與之論當時事甚詳覺又為詩曰夢魂飛入瑤臺路九霞宮裏曾相過壺天曉景自愁人春水泛花何處去俞尚留溫湯閑步野外有牧童持書一紙俞乃開封乃仙所為詩云虛堂壁上見清詞似共幽人說所思海上風煙雖可樂人間聚散更堪悲重簾透日溫溫曉玉漏穿花滴滴遲比景此情傳不盡殷勤囑付隴頭兒俞詢牧童從何得對曰前日有一婦人過此遺我百錢授此書云明日有衣冠獨步野外手與之俞聞之愈感俞多對士君子道此

青瑣集

治平二年長沙趙琪郎中作廣東憲公宇西軒有荔枝數本盛夏方熟召刺史燕賞一夕皆空皮核滿地軒之西壁有詩云吾儕今日會嘉賓滿酌洪鐘飲數巡遍地狼藉不知曉荔枝又是一番新　廣人多傳異之

隋煬帝遊廣陵恍惚見陳叔寶來謁曰聞已開隋渠引洪河之水東遊維揚因作詩獻之曰隋室開兹永初心謀太奢一千里力役百萬民吁嗟水殿不復返龍舟成火霞鶩流搖陡峭濁浪噴黃沙兩隄人送客三月柳飛花日脚沉雲表榆梢噪暝鴉如今庚子俗異日便無家且

樂人間景休尋上漢槎客喧舟纜岸風細錦帆斜莫言無利役千古壯京華煬帝愠曰爾多知為後人之利耶

同前

吳興柳歸舜泊舟洞庭君山見鸚鵡數千翩翩其間相呼姓字有名清越者名武遊郎者名阿蘇兒者名武仙郎者名自在先生者名踏蓮路者名鳳皇臺者名戴蟬兒者名多花子者或有唱歌者曰吾此曲乃漢武鉤弋夫人常所唱者詞曰戴蟬兒分明傳與君王語建章殿裏未得歸朱箔金缸雙鳳舞名阿蘇兒者曰我憶得阿嬌深宮唱曰昔請馬相如為作長門賦徒使費千金君王終不顧歸舜歸舟舟人云相失已二日矣

寶瓶中有元無有春末獨行廣陵郊野夜入路傍村舍宿
北軒下忽聞西廊有人行聲見四人出衣冠各異相與
吟詠一衣冠長人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予所
發一黑衣短陋者曰家貧良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
持一故敝黃衣者曰清冷之泉候朝汲長綆相牽常出
入一黑衣冠身亦短陋者曰爨薪貯水常煎熬充他
口腹我為勞遲明方散起而視之乃有一杵燭臺水桶
破鐺而已 幽怪錄

彭州天台禪院前致仕侍將軍李霸所創也天台僧行燈
掌之刺史安思謙男守範與賓客遊聯句以紀其來守
範出首句曰偶到天台院因逢物外僧定武軍推官楊

愚大繼曰忘機同一祖出語離三乘前儒遠軍周述曰
古德玄意遠外隨處暑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吾聯曰
片時松影下聯續百千燈遂請閑僧叔大師題西八分
書於牌望曰有貧子乞食於院見而高聲讀之曰人道
有初無尾此則有尾無初後五年首領俱碎不如尾句
者乎院僧驅逐貧子曳杖四顧曰此後生不遠千里即
欲到來人以為狂言果五年詠思謙守範伏法與大暴
亡此則首領俱碎之義也行燈歸寂寺僧蜀王盡遺出
之後主持院僧適自與元歸則是不遠千里之義也貧
子之說一無謬焉 楊愚城郭都人嘗遊青城山過皂江
溺而又出登岸遇有老人以杖接引且笑曰元是盤裏

人本非水中物旋失老人所在因作詩以紀之曰青城
山峭江水寒欲渡當時值急湍樟急狂風趁遠岸舟逢
怪石碎前灘手攀猗扶倉皇處命在洪濤須刻間今日
深恩無以報令人羞說雀銜環至成都與知己言竟莫
究其冀人之義後為居安思謙幕判成都監鹽院感疾
暴亡以其冀其歿歸于蜀 野人閒話

海南城東有兩井相去咫尺而異味號雙井井源出山
山石罅中東坡酌水異之曰吾尋白龍不見今家此水
手同游怪問其故曰白龍當為東坡出俄見其脊尾如
爛銀蛇伏忽水渾有氣浮水面舉首如排玉筋乃泳而
去余定兩井太守張子為造庵井上號思遠亭號泂

酌崖有怪樹樹枝腹有詩曰岩泉未入井蒙然冒沙石
泉漱洄為騰若老生罅隙異我寺波中露比橫海脊先
生酌泉笑泉香龍神聳舉首玉筋掛忽去銀釘擲大耳
何時見夭矯翔霹靂誰言鵬背大更覺宇宙窄字畫
如顏書無名銜日月此詩氣格似東坡而言泉漱石老
似非東坡又語散緩疑學而為之也龍為蛇形小如
玉筋 同上

鬼神門

大曆十三年李道昌為姑蘇太守忽一日城南虎丘山有
鬼題二詩於石壁上其一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
哀南山接幽壠幽壠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

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況復人所親慟哭心膽摧慟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其二云神仙不可學中化空游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雖復隔幽隴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尊莊生問枯骨生樂徒虛言道昌錄奏准勅致祭畢其詩乃滅後數日又隱出詩一首曰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高卧處山北兩孤墳尋于山後得兩墳極高廣至今存焉唐宋遺史

許周士泊舟淮陰醉題淮陰廟曰脫身仗劍歸明主授鉞登壇是得人千騎爭馳擒虎口萬囊不斷堰龍津拔旗破趙如摧朽一鼓擒齊速若神功業蓋時難不賞威名

震主恥危身時來且佩三齊印勢去翻輸一婦人得意不思防後患窮居何用結邊臣名留青史成何事血污西鍾幾攤塵遂使後來征戰者卻愁他日似將軍還舟才寐夢介士攔見周士曰足下詩固好然未合於理也信去楚歸漢起自行伍高祖結壇授鉞雖立功名一旦自蘊姦蹤之氣外結邊臣內謀大叛死為萬世醜吾今血食於此亦出望外而子之詩重吾過焉懦無所守將安用也摭遺

賈魏公尹京日忽有人來展刺謁曰前江南國主李煜相見則一清瘦道士爾公曰太師已物故何得及此曰某幼探釋氏未達誤有所見今為師子國王偶思鍾山而來懷中取一詩授公曰異國非所志煩勞殊清閑蕭灑千萬里無乃見鍾山公讀之隨身灰滅

張孝和關中人淳化壬辰年游淮南在壽春與張李二生被酒及淮瀆入就龍女祠取桐葉寫詩兩句云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投於帳中而去一旦獨至其祠忽簾中有婦人邀而置酒贈孝和詩一絕曰落帆且泊小沙灘霜月無波淮上寒若向江湖得消息為傳風水到長安孝和告去行數十步忽小女奴呼曰娘子令還桐葉勿復置念孝和得之回顧惟古祠敗舍而已

李珣字溫叔都官外郎之幼女也八歲能詩嘗作榴花一絕云烈火真紅輕皺面晨霞碎剪貼枝條金刀刺出猩猩血濺落芳叢久不銷後適江夏人王常同泛舟射利

江湖間妻徹為江州清風亭記常萬數美珣曰未之盡也何不云好山綠水萬里有盡處清風明月千古無老時一日舉其文於徹徹卒用其言為破題不久常死而珣溺舟於三山磯下後三日屍忽出於水中士人異之為立廟熙寧間都人張芝過廟作三絕焚於廟中一云風軟潮生江水平遙峯隱隱浸寒青自從香骨沉波底獨我為詩弔尔靈二云軋軋櫓聲離遠浦蕭蕭帆影落寒濤殷勤滴酒陳佳果將此深心慰寂寥三云江雨初晴遠岸低心因啼鳥陡思歸爾如會我題詩意魂夢相求一處飛既夜一青衣名云娘子奉候久矣芝曰娘子

爲誰青衣曰早來獻詩與誰耶芝乃悟見一婦人謂芝曰早來佳章欲托以夢寐是或不真不能盡所懷故求面見妾溺此時水官令賦詩及校九江會源録一夕而畢水官大悦令江神出其所顯其靈今有祠在此血食於人謝子之詩甚所不敢當春以詩曰梅天半霽江水漲水搖花影紅蕩漾東風拋雨過江西截江一瞬生銀浪閒然不見鷗鷺飛漁唱四沉烟暝蕩忽然晴霧碧蘆闊水色天光月下上柳風和軟浪無聲客櫓啞軋中流鳴兩岸沙頭拾翠女嬉笑携手相將行秋入空江滌水靜澄江一碧如寒鏡遠帆淡沒雲中菱唱徵元晚風暝西風脫木露三山隱隱樵歸亂石間霜穠哀猿岩

前月杜宇枝間更啼血遠園風暖客衣單中夜老腸斷欲絕我本名家閨中女嘆得良人共遠路相將雲水二十年所得歡心亦無數豈其天禍及一身夫死身沉大江去猛風吹雲無定蹤盡日陰愁難得雨秋高水冷白骨寒孤兒稚女歸何處因公遺我白玉篇慰此窮泉坐和煦明朝仙舸宿何州回首寒江烟雨暮芝見詩嘆賞久之又出白金三百星贈芝曰煩礱一石載妾前事亦有來報如何芝受其金送芝出艫則已五鼓矣芝後因循不能爲立石舟再過三山下我至稱冤是夜又夢其女深誚責之賫其事藴用名試

李群玉校書過二妃廟題詩曰小孤洲北浦雲邊二女明粧共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題黃陵廟詩曰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小檝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又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春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群玉自以第三篇春空便到秋色蹰躕欲改二女儼出焉群玉悉其所陳而題於後涉重湖至潯陽太守段成式素爲詩酒侶具述其事後二年而群玉逝故哭李詩曰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横唐突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又曰曾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男女果誰哭向泉臺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五代時人僕射盖仕南漢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所在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三年乃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銷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而去不可留子歸閱其狀貌云甚似影堂中人也連州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禄仕者

艾子病熱精昏夢中神游陰府見閻王升殿治事有數鬼招一人至一吏前白曰此人在世惟務持人陰事思於財物雖無過者必巧造端以誘陷之然後摘抉準法合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之王曰可令赴獄有一

牛頭捽執之而去其人私謂牛頭曰君何人曰吾鑊湯
獄主獄之事皆吾主之其人又曰既為獄主固首主也
而豹皮襖若是弊鬼曰冥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
吾名不顯於人間故無焚貺者其人又曰某之外氏猶
徒也家常有此皮若蒙主見憫少減柴數得還即焚化
十皮為獄王作裩其鬼喜曰為女去億萬二字以敢其
徒則汝得速還蕪免沸煮之苦二三人於是又入鑊煮
之其牛頭者時來相問小鬼見如此必欲庇之亦不敢
令大熾遂報柴足既出鑊東帶將行牛頭曰忽忘皮也
其人乃明顧曰有詩一首奉贈云牛頭獄主要知聞權
在閻王不在君减刻官柴大白可更求枉法豹皮裩牛

頭大怒又入鑊湯益薪煑之其人既寤語於徒曰須信
口是禍之門 並百斛明珠

周祖起於鄴范魯公逃迹民間執紈扇偶題云大熱去酷
吏清風來故人坐茶肆中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之曰
相公相公勿慮勿慮律其扇曰輕重無准吏得舞文何止
大熱耶公當深究獄弊持扇急去後一日於祆廟後門
見手中持其扇乃茶肆中見者未幾周祖果得公於民
間遂大用憶陋鬼之言首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
於刑令繁苛失中輕重無准民罹橫刑吏得舞法周祖
從其言命公與知雜張湜等刊定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玉壺清話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八

鬼神門

余與魯直壽朋天啓會子伯時齋看詩卷皆仙鬼作或夢
中所作也又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為鬼物所引入墟墓
皆華屋洞户忽為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芫花
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故附之書末

王著洛陽人也七歲能屬文十四進士及第初依師寬句
縣張璣東京應舉久不知消息僑居相國寺東因出通
衢忽遇張璣遂邀茶肆叙闊至乃才蝴蝶詩最嘉云今
夜君棲芳草為傳消息到王孫璣無言忽然不見著
驚問鄉人云卒已半年著自及第便歷華省至翰林

學士只及中年而終 郡閣雅談

西川宰相高駢殿築羅城日有守御指揮使姜知古夕得
西南趙波塊即趙畚相公墳也知古歸令候曉開之是
夜有人黃衣束帶瘦骨長身立于知古前曰趙相公使
上書知古驚覺書末後有詩一首頃之鬼不見詩云我
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人生一世第何用苦相侵

保大中廣陵裡城隍因及古塜得石誌一所云日為箭兮
月為弓兮西時射人兮無窮但得天將明月花不覺人隨
流水空山川秀兮碧空蒼崇夫人墓兮直其中猿啼鳥
嘯烟濛濛千年萬年松栢風或云李白詞南唐近事

甘露寺僧話昊王收得浙右之明年夏中夜月瑩無雲

長江如畫有僧持課祇數人自西軒領僕廝挈壺酒上江亭而止夢明月寧相遇坐定命酒羅列烹犒觴之思中夜禁行從何而至必是幽靈於帷隙俯伏伺之東向一人衣南朝衣西向一人北虜衣北向一人衣縫掖衣指南向者設禮而坐東向一人衣朱衣霜簡清瘦多髯飛杯之次東向者曰今日悠縱江南之游皆不乏風流矣僕嘗記公云何人種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可謂趣古超今矣酒至西虜服曰各述旦暮日臨危一言曰趙王臺能為賦邪陽解獻書可惜西川水不救轍中魚次至縫掖舉白而歌曰偉哉横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次至東向云功遂侍昔人保退

無智力既涉太行險詎路信難涉次至朱衣乃高吟曰握裏龍蛇紙上鸞逡巡千幅不將難顧雲已往羅隱遠更有何人逞筆端吟罷東樓晨鐘遽鳴倏户亂然而路忽爾而散 桂苑叢談

秦太虛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有客徑起出門若醉甚將赴水者人急持之客曰有婦人以詩招我其詞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烟任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含皇訖之不知其為水也然客亦無他夜會說鬼與參寥舉此聊為記之 東坡詩話

唐丞相馬植稱罷武威太守因為西河太守二年閑植罷安南都護又除黔南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前夜月如晝見白衣人緩步隄上吟曰裁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公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遣人尋訪已失之後黔南去再入為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大拜

大曆元年元載因早朝有人獻詩載令左右收之倏入中書看其人曰若不能讀請自誦一篇曰城東城西舊行處城裏花飛柳如絮海燕啣泥欲下來屋裏無人卻飛去吟畢不見乃知其非人也載後敗家破妻被戮

馮翊夏陽縣據大河有奠河清澈可鑒大和中縣尉趙生一夕與同輩聯步翫月於奠泉上忽有人貌甚累綠袍自泉中出徐吟曰夜月明皎皎綠波空悠悠生且驚其

水瀬明日生再遊奠水見廟中土偶人被綠袍視之其貌乃昨日吟詩人也

元和中有陸橋家于丹陽居有池塘亭榭一夕有人叩門息禎見一人儀狀秀逸自稱曰沈約陶公雅好詩故來奉謁既而呼左右曰召青箱來有一兒年可十歲約曰此吾子也欲使紹吾學故名青箱然亦能詩從吾與范僕射過臺城曾作感舊詩令諷之曰六代舊山川興王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昔喧闐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為懷古吾謨國門前忽不見

唐燕士晉昌人隱于九華曉步山下見一白衣少年閑步自若曰澗水瀉淺聲不絕溪壠茫茫野花發自來自去

人不知歸時長對空山月歸問里人曰是吳氏子善詩
卒僅數年矣

錢起嘗宿驛舍聞窓外有人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起怪之十年後就試歲主李暐試湘靈鼓瑟詩落句意
久不屬遂以此一聯續之乃中魁選詩全篇云善鼓雲
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淒金
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
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劉山甫隨侍官於嶺外北歸泊舟洞庭登岸見有北方毗
沙門天王廟祠因謁之見廟宇頹圮乃題云壞牆風雨
幾經春艸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仙無感應盛衰何得

卻由人是夜夢神責曰我南岳神也汝何相侮俄而風
濤大作舟欲覆悔謝徹去詩牌乃止 古今詩話

長安中秋望夜有人聞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
茫空有月又聞有和者云九衢生何勞勞長安土盡槐
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暝晦皆聞其喧聚
之南部新書

開元中有幽州衙校姓張娶孔氏生五子而卒後娶李氏
妬悍很戾虐遇五子鞭撻不堪甚苦哭於孔氏之墳母
忽於墳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
曰不分成故人泣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
匣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塚中塵有

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
得詩以呈其父其父訴於連帥連帥上聞李氏流嶺南

建隆初有人行於巴峽夜泊舟於江濱忽有人諷詠曰秋
逕填黃葉寒摧露艸根猿聲一叫斷客淚數重痕其音
苦切激昂而悲如是通宵凡吟百遍初疑舟行秀士也
及曉訪之其所泊岸殊無舟舸但空山邃林溪谷絶幽
乃沿岸尋訪數處有二脚迹長二尺許

荆南後州門街東有劉氏舊宅宇舍擁斷敗壞鮮有人居
梁太保寳眷有遠房弟伯升秀才請居之貴其幽致而肆
業既勤歷月餘盡夕甚安一日晝寢夢麗女之芳容乃
曰適夢一女子綠裙紅袖自東街而來泣而呼曰聽妾
幽恨之句詩曰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

腸斷木蘭歌梁因稱嘆而覺竟無他說 睽說後集

鬼仙詩曰仙人未必便仙去還在人間人不知手把白須
從兩鹿相逢卻問姓名誰又云江上橋竿一百尺山中
樓臺十二重山僧樓上望江上指點檣竿笑殺儂又云
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身上衣
今日為灰不堪着又曰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
多買燕還山弄明月又云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溶漾
采花難芳心不惺空歸去會得潮平更折看又曰忽然
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
荷葉蓋頭歸又曰寒花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

罷寒燭與君同

黃魯直登荆州亭柱間有詞曰簾捲曲欄獨倚銀屏暮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漉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叢裏魯直曰似爲予發䇿勢類女子又有淚眼不曾晴句即鬼也是夕有女子絕艷見夢於魯直曰我家豫章附舟舊來死于此登亭感而作不意公能辨之魯直覺曰此必吳城小龍女事同前

佳婿門

陳瑄太師任西川有愛姬徐氏郫城令之女也令欲求彭牧以紅綃數寸作二十八字遣其妻私示其女曰深宮

富貴事風流莫忘生身老骨頭因與太師歡笑處爲吾方便覓彭州人皆鄙之鑑戒錄

鎮楊州請章孝標賦春雪孝標作詩曰六出花飛處處飄粘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唐李嶠少負才華參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中則天鑄八稜銅柱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紀革命之功貶皇家之德天柱下置鐵山獅子麒麟圍述武三思爲文朝士獻詩不可勝紀惟嶠詩冠絕當時曰轍迹光西崦勳庸紀北燕如何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烟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還過上皇年右憲司郎御會章庶人左授滁州别駕大唐新語

琢句門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一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微陽比遠燒也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耳此法唯荆公山谷東坡知之荆公曰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此言水柳之用而不言水柳之名坡别子由曰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又曰

語言少異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世事等朝三格五是融法也後漢注云常置人於險處然句中眼者世尤不能解王荆公欲新政作雪詩曰勢合便疑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農家不念豐年瑞只欲青雲萬里開

韓魏公罷政判北京作園中行詩曰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閑意趣所至多見於嗜好

歐陽文忠公喜士爲天下第一好誦孔北海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之句

范文正公清儉而喜論兵好誦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之句

李師中送唐介謫官詩曰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
如山並游英俊顏何厚已死姦諛骨尚寒已而聞介赴
月首上任大悔乃以書索詩唐公笑曰吾正不用此無
對屬落韻詩送還李乃悟一身千古非協對與荊公措
東坡遊羅浮詩曰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我來方醉後
濯足聊戲侮嘗見海上超拔之類然蛟疑不能掉尾雪
裹芭蕉也

王榮老渡觀江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富奇物此江
神極靈獻之當得濟榮老有玉麈尾端石硯宣包幛獻
之皆不驗有魯直草書扇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獨憐
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

渡無人舟自橫取視儻恍之勢曰我猶不識鬼識之乎
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鏡南風徐來帆一飽而
濟余謂神必元祐仙客不然何嗜之深也

李白詩曰昔日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
時好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
蓉花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
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
無心雲相逐東坡評詩云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
熟味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欸乃
相呼聲相應也冷齋夜話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西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
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唐記
明皇常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
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唐人題西山寺云幾夜碍新月半江無夕陽或謂冠絕古
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題者甚多而絕
少佳句唯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剩得月地
少不生塵最為人傳誦要亦未為至工若用於落星寺
有何不可乎熙寧中介甫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固烟
中沙岸似西興尤為中的　遯齋閑覽

增修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八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目錄

後山詩話　蔡寬夫詩話
金坡遺事　石林詩話　黃常明詩話
藝苑雌黄　詩話雋永　東萊文集
復齋錄　歸田錄　文正公自錄
韻語陽秋　東軒筆錄　緗素雜記
葛常之詩話　西清詩話
桐江詩話　丹陽集　閩川名士傳
聞見錄　談苑　高齋詩話
胡氏詩話　許彥周詩話
擊壤集　法藏碎金　上蔡語錄

横渠集　龜山語錄　南山文集
晦庵詩集　呂氏家塾記
易學辯惑　漫叟詩話
學林新編　侯鯖錄　雪浪齋日記
王直方詩話　宋子京筆記
杜詩正異　詩眼　山谷集
東坡集　言行錄　潏水燕談
正蒙書　迂叟詩話
呂氏童蒙訓　冷齋夜話
隱居詩話　三山語錄
臨川集　揮麈錄　林和靖詩錄

倦游雜錄　陳輔之詩話
遯齋閑覽　文昌雜錄
三山老人語錄　東齋記事
唐子西記　南游集　劉禹錫嘉話
東皋雜錄　夷堅志　上庠錄
古今詞話　夷白堂小集
侍兒小名錄　阮戶部詩
高道傳　異聞錄　龍川略志
回仙錄　今是堂手錄
東觀餘論　太平廣記
昭君園敘　雲齋廣錄

江南錄　植杖錄　洪駒父詩話
僧寶傳　傳燈錄　山谷王梵志
塵史　詩說　集古錄記
雪竇語錄　陳了齋集
唐語林　青瑣集　寄齋錄
四六談塵　金石錄　樂府解題
元城語錄　程氏遺書
淮海集　六朝事迹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目錄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門類

聖製門一卷　賡歌門一卷
御燕門一卷　榮遇門一卷
忠義門二卷　孝義門三卷
孝義門四卷　宗族門四卷
仁愛門五卷　友義門五卷
切敏門五卷　志氣門五卷
述志門五卷　求意門五卷
諷諭門六卷　達理門六卷
達理門七卷　傳識門八卷
狂放門九卷　稱賞門九卷
稱譽門九卷　投獻門九卷
評論門九卷　評論門十卷
評論門十一卷　評論門十二卷
評論門十三卷　評史門十四卷
評史門十五卷　評史門十六卷
評史門十七卷　辨疑門十八卷
正訛門十八卷　隱逸門十九卷
恬退門十九卷　警句門二十卷
句法門二十卷　苦吟門二十卷
留題門二十一卷　寄贈門二十卷
故事門二十一卷　書事門二十一卷

感事門　用事門二十二卷
紀實門二十三卷　用字門二十四卷
押韻門　做法門二十五卷
節候門二十六卷　詠物門二十七卷
詠物門二十八卷　詠茶門二十九卷
詠茶門三十卷　格致門三十一卷
詩病門　傚法門
樂府門三十二卷　樂府門三十二卷
樂府門三十三卷　傷悼門三十四卷
傷悼門三十五卷　寓情門三十五卷
遊宴門三十五卷　怨嗟門三十六卷
讖誚門三十七卷　箴規門三十八卷
詼諧門　神仙門三十九卷
神仙門四十卷　歌詠門
鬼神門四十二卷　釋氏門四十三卷
釋氏門四十四卷　釋氏門四十五卷
釋氏門四十六卷　麗人門四十七卷
麗人門四十八卷　飲食門四十九卷
器用門　技藝門五十卷
拾遺門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門類

龍舒散翁阮一閱宏休編
皇明宗室月窓道人刊
鄱陽平梧程珖舜用校

御製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朝鉉伐其能欲以口舌鮮圍謂盛称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誦傳之其句云云　太祖大笑曰寒士語耳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宣然相目　太祖曰吾微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後山詩話

故事進士期集常擇榜中最年少者為探花郎熙寧中始罷之太平興國三年胡秘監旦榜為支謝探花是歲登第七十四人　太宗以詩賜之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始唐以禮部放榜故座主門生之禮特盛主司因得稱市私恩上稍欲革其弊躬臨殿前一歲召文稱公堂正為狀頭始賜以詩蓋示以優寵之意至是復賜文蔚狀頭詩進今詩有探花詩後無繼者惟文蔚一人而已最為科舉之盛事也　蔡寬夫詩話

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大雪御製雪詩并酒賜學士詩云輕輕相亞疑如酥宮樹花粧萬萬株今賜酒鄉時一盞玉堂閑話道情無又御製五七言詩賜蘇易簡吾詩曰翰林承旨異清淨參帝應用咸依式深甚且更寒歸家盡宿曰內集英風儒循門生盛高明大化雄七言詩曰運偶昌時速更深果然穀在我中心從風臣偃先朝野此日清華見翰林舉措樂時周礼法居賢教古善規箴少年學士文明世一寸賢毫數萬尋　金坡遺事

石林詩話楊文公在翰林去戰　真宗眷之不衰郎起為郡未幾復以判秘書監召既到闕以詩賜之曰瑣闥往年司制誥共嘉藻思類相如蓬山昔日詮增史述作多聞過仲舒報政列城歸覲後疏恩高閣拜官初諸生濟濟採瞻望黜夷咨詢辯會魚祖宗愛惜人才保全孝之意如此　君溪

大中祥符五年楊億為學士李夏被疾至十月方赴朝參具狀称謝　御筆狀尾批七言二韻詩賜之詩云承明

迩侍覺儒玄苦學勞心疾已全善保與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名賢　金坡遺事

大中祥符二年春　真宗御製詩賜知貢舉晁迥云礼闈選士古称難都為陞沉眾人問較藝清時公道在掄材應得惠人寰五年二月又製詩賜知貢舉晁迥云盛時選士貢闈開殿宇開風獻藝來心似權衡求實効勿教蓬華有遺才　同上

天禧二年正月九日錢惟演承明殿面奉知舉　真宗御製詩并序云卜賢能之多士允協盛猷資從之共儒書仲藻鑑期申戰業用示稱章詩云寅奉昌圖紹慶基進倫多士叶前規鄉閭薦拔期無濫草澤搜羅詎有遺德

舉況逢全盛日詩偕咸造廣場時春官任職當求善宗
伯掄材務得宜侍從名儒當委任藝文公道辯姸媸佇
伸衡鑑裁深念允協菁莪樂育詩 金坡遺事
三月十八日將放文號詩幷序序云詩延造士允叶於盛
猷乃眷儒臣式分於重寄論秀才臻於顯効當官倫著
於純誠詩云四海爲家宗緖隆旁求文雅振儒風命卿
隨計來多士較藝掄材有澤宮詣綏近臣當顯任絲綸
深自論冊表昕宵汲汲予存念夙夜孜孜不徇公名實
豈惟衡鑑內賢能皆萃網羅中佇觀翹楚登時用布政
分憂協庶功 同上
眞宗賜御溝柳詩令宰相兩省和進陳執中詩曰一度春

來一度新春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態恨殺昭
陽學舞人其詩最尤者 西朝寶訓
神宗遵 太祖遺意聚積金帛成帑自製四言詩一章云
五季失圖獫狁孔熾 藝祖造邦意有懲艾爰設內府
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每庫以一字目之又別
置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
予不武資何以成戎捷後來所謂 御前封樁庫者也
上意用此以爲開拓西北境土之資始命王韶克青唐
然後欲經理銀夏復取燕雲元豐五年徐禧永洛喪師
之後 帝心弛矣 石林燕語
前輩云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詔玄元廟其

一聯云五聖聯龍袞秋風折雁行亦以雁行對龍袞
然語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茲不謂之奪胎可乎不
然則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殘
暑退高樹早涼歸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惲太液微波
起長楊高樹秋之句耳蘇子云峽束滄淵深貯月巖
排紅樹巧粧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束滄江起巖排
石樹圓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也 藝苑雌黃
光武初年錢塘有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
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
山懷哉大禹勳大哉之言布於天下漢祖大風之歌唐
宗勁草之句不足道也 詩說雋永

賡歌門

東萊恭和 皇帝幸秘書詩麟閣龍旂日月章中興再
見赭袍光邦觀炳耀人文盛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
今卑管晏淳華自昔陋盧王願求實學酬
天造肯効明河織女襄 文集

御燕門

嘉祐七年冬宴近臣于群玉殿 英宗以皇子預坐在舍
人待制之後岐公詩云翠輦生香容邑踔黃金盞酪着
揮毫不肯云何不言翠玉案與岐公改之以進 改齋漫錄
神廟時經月每夕有赤氣見西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
以爲皇子生之祥故禹玉作大燕樂詞云未晩清風生

殿閣經旬赤氣照乾坤未幾皇子生大燕群臣於集英
殿（文正公日錄）

榮遇門

蘇參政易簡取解（封彌）時宋尚書白為試官是歲狀頭登
第後十年白為翰林學士易簡以翰召入故易簡贈白
詩云天子昔取士先後分媸妍濟濟俊兼秀師師麟與
嵩小子最承知同輩尋改觀甲等叨薦名高飛便凌煙
遂使拜袞坐果得超神仙迄今纔七歲相接乘華軒慶
曆二年歐陽文忠公為別頭試官王文恭公預薦至嘉
祐初文忠在北門文恭亦同院仍同知貢舉故文恭詩
有十五年前門下客最榮今日預東堂之句座主門生
同列固儒者盛事而玉堂尤天下文學之極選　國朝
以來惟此二人前此所未有也（蔡寬夫詩話）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
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
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
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
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
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出武
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
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也天聖中余
舉進士國子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
然故景仁贈余云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
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為詩交余嘗贈云猶喜共量天下
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
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有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
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群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
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加
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此前
未之有也（歸田錄）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一

百家詩話總後集卷之二

忠義門

世人論淵明自永初以後不稱年號秪稱甲子與思悅所論不同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下革命絕景窮居正風凌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殞伊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正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黜基之賤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也 葛常之

子美詩雖有古殿存世尊亦蒙埃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本郎所賦自然及於東與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所激一飯不忘君邪 黃常明

明宗召蜀中舊臣賦蜀主降唐詩王偕等說甚淫猥中丞牛希濟曰唐主再懸新日月蜀王難保舊山川明宗曰希濟不忘君親忠孝也賜百段余謂希濟但能兩解之辭而已江革云不能殺身報主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此可以厲臣子之節 碧溪

詩人比雨如絲如膏之類甚多至杜牧乃以羽林鎗為比恐未盡其形似念昔遊云雲門寺外逢猛雨林黑山高雨脚長曾奉郊宮為近侍分明㩳㩳羽林鎗大雨行云四面明勝王京仗萬里橫互羽林鎗直去国漫斷之情不能忘雖羈務寧中耶 青箱集

柳惲南荒有云愁何公廷間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太白云我似鷓鴣鳥南遷嬾北飛皆褊忮躁辭非𧨏詭憔憔之義杜詩云為唐雖晚達終覲在皇都愁來有江水焉得北之朝其賦張曲江云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乃心王室可知 黃常明

世俗誇太白賜床調羹為榮力士脫靴為勇愚觀唐宗渠渠於白豈真樂道下賢者哉其意急得豔詞媟語以悅婦人耳白之論撰亦不過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世然東方生不忘納諫況黃屋既為之屈乎說者以謀謨潛密歷考全集愛國憂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力士閹閽廝役惟恐不當人

主意挾主勢驅之何所不可脫靴乃其職也自退之為蚍蜉撼大樹之喻遂使後學吞聲余竊謂如論其文章豪逸真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真忝竊也 碧溪

汲長孺段太尉皆㝡勇者不顧身之人至於仁愛撫養矜憐惻怛無所不至所謂剛者必仁仁者必勇也嘗觀樂天云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希文云吾生豈不幸所稟多剛腸皆心中語也白則有敢辭為俗吏且欲活疲民又云心中有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死有寸懷如春風思與天下共赴姑蘇云豈辭雲水三千里猶濟瘡痍十萬民與汲段正相似 黃常明

靈徹有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世傳為口實
凡語及抽簪即以此譏之余謂矯飾罔人固不足論若
出於至誠時對知己一吐心曾何害觀昌黎送盤谷云
行抽手板付丞相不待彈劾歸裏桑贈侯喜便當提攜
妻與子南入箕　無還時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痴如
今更誰恨可便耕灞滻此類凡數十首皆以飾口哉其
剛勁之操不少屈所守素定故也 若溪
永叔嘗試賜執政坐中賦雪詩云主人與國共休戚豈惟
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當時
乃謂晏韓退之亦能道言語其預裴晉公宴會但云園
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殊不知老杜一

言一詠未曾不在於憂國恤人物我之際則淡然無著
夏日歎曰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夏夜歎曰念我荷
戈士窮年守邊疆此仁人君子之用心終食不可忘也
邊兵之語豈為過哉如退之始知神官未覺聖叢短淺
愚要我敬靈徑抵攢輿風廊折談僧真作鬧詩也 若溪
余觀楚國先賢傳言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
示在事者皆怪懼以為應焚棄之及觀文選所載璩百
一篇甚不及時事何耶又觀鄴下伎倡雜体詩載百一詩
五篇皆璩所作首篇言馬子侯聯音律而以陌上桑為
風將雖二篇傷蠶桑二老无以豎妻子而已無宣孟之
德可以賙其急三篇言老人自知桑榆之景斗酒自勞

不肯為子孫積財末篇即文選所載是也第四篇似有
風諫所謂苟欲娛耳目快心樂腹服我躬不悅懼安能
慮死亡此豈非所謂應焚棄之詩乎方是時曹爽事多
違法而璩為爽長史切諫其失如此所謂百一者庶幾
百分有一補於爽也而爽卒不悟以及於戮或謂以百
言為一篇者以字數而言也或謂百者數之終一者數
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者以士行而言也然皆穿鑿
之說何足論哉後何遜亦有擬百一體所謂靈輒困桑
下於陵拾李螬其詩一百十字恐出於或者之說然璩
詩每篇字數各不同第不過四十字爾 丹陽集
杜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又云報主心已老以稷契輩

人而使老矣閑曠非唯不形怨望且惓惓如此彼遭時
遇主言聽計從幸年齒未暮而不能攄誠竭力以圖
報效良不愧此歟 若溪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此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之意遜
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所謂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外
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也 黃常明
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此與無逸旅獒孟子格君心之
非汲長孺諫上多欲魏鄭公十漸陸宣公之奉天詔書
無二道也 同上
昌黎云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
茨韋應物送李山人云聖朝多遺逸披腹詣至尊豈是

貪寵榮黎將救元元聖俞贈師魯云臣豈爲身謀而邀
陛下瞭皆忌於得君非爲利祿計也 同上
杜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寄梁道州蘇侍御云致君
堯舜付君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此公素所蓄積而未及
施設者故樂以語人耳夫全軀保祿之臣果何能爲汲
長孺云天子置公卿寧令從諛承意縱愛身奈辱朝廷
何仕退曰褚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避能制之觀此以驗
二詩信有證矣自比稷契豈爲過哉岑侍御行軍詩平
生抱忠義不敢私微軀范文正公云一入諫諍司鴻毛
忽其身 君謨
世人喜子美造次不忘君嘗觀其祖審言除夜云還將万

億壽更謁九重城則教忠之家風舊矣
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其姪
女有寵於　仁宗冊爲脩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日中除
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寶
楊國忠爲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殿
上旣而御史中丞畱百官班欲以廷諍卒奪堯佐宣徽
景靈兩使特加介一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堯佐復除宣
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
耳我曹豈可中已邪同列依違不前唐獨爭之不能奪
仁宗諭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
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

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觀望挾姦而言涉宮掖語甚
切直　仁宗怒趣召兩府以疏示之介猶諍不已樞密
副使梁適叱介使下殿介諍愈切　仁宗大怒玉音甚
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脩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
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靑
州別駕翊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爲英州別駕
始上怒未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
去郎吾屬遞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書
竄詩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
造膝曰朝有巨姦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敢妄
舉宰相文彥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璫

銀璫挿左貂窮臘使馳騂邦媛將侈中金奩十盝爲
我寄使君奇文織纖密遣傾西蜀巧日夜聲鞭扑紅絲
絳金縷排枓間八七比比雙蓮華纖纖蹙星出　幾
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賀璨然
上目遽爾有薄詰旣聞所從來佞對似未失且云奉至
尊於妾豈能必遂回天子顏百事容丐乞臣今得粗陳
狡猾彼非一愉戚與賣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陰猾雄仁
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弼亦昧平生況臣
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卹君旁有側目喑啞橫
詆叱指言爲罔上黜汝還罷遷華是時白此心尚不避斧
鑕雖令擇魑魅甘且同飴蜜旣知弗可懼復以强詞窒

帝聲亦大厲論奏不容舉介也容甚開猛士胆爲慄立
贬海外春速欲爲異物內外官恂恂陛下何未悉耶敢
救者誰褒執左右筆請滿不容廢矣有所怫平明中執
法懷疏又坐述介言或似強百豈无一實恐傷四海和
幸勿苦介辛亟許還英山備路猶嗟咄翊日宜白麻輯
快口列逞阿附違諫官去若壞絮乱其間因獲利輸笑
寧蛇竊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馱馱奔蛇噴曉霧晝與
嵐氛没妻拏不同途風浪過鼓窟存亡未可知而囂愁
傷骨飢僕時後先隨緣拾球栗叩林多蔽天黃柑雜丹
橘萬室通醪酤禁遠無禁律醉去不須鼓醒来弄鳴絲
山水仍奇怪巳可消憂歎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沉汨西

漢梅子真出爲吳市卒市卒且不慚況茲別乘秩始覺
臣作此詩不敢示人及歐陽脩爲編其集特有嫌避又
削去此詩是以少人知者故今全錄焉 東軒筆錄
鄭谷與僧齊己黃損等共定今体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
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後四
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
余按倦遊雜錄載唐介爲臺官廷疏宰相之失 仁宗
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衆獨李師
中待制一篇爲人傳誦詩曰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
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
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社稷肯教夫
子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韻格也按韻畧難字第二十
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還又在二十七
一進一退誠合体格豈率爾而爲之哉近閱冷齋夜話
載當時唐李對答語言乃以此詩爲落韻詩蓋渠伊不
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爲云云也 東湖雜記
唐介始彈張堯佐諫官皆上疏及彈文彥博則吳奎畏縮
不前當時謂拽動陣脚及唐爭論於上前遂并及奎之
皆約執政又黜奎而文潞公益不安遂罷政事時李師
中詩送唐有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之句
爲奎發也 東軒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

孝義門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辯士憂東歸那復割鴻溝鄭君立義不名籍項伯胡顏肯姓劉謂項伯籍之近族乃附劉而背項鄭君以爲漢臣乃遂漢而思楚也余嘗論之曰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間豈無容容狡詐之士首鼠兩端以觀成敗而爲身謀者乎項伯是也其意以謂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盡瘁東定計豈吾殺哉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舞劍以蔽沛公廣武之會吾嘗勸勿烹太公矣劉氏豈吾殺哉高祖之封項伯殆以此也至鄭君則不然事籍籍死爲漢高祖詔故楚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乃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觀此則鄭君與項伯賢佞可見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惡則知戮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爲也王儉七志曰宋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于一時今載於文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陔下隕欃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則子房輔漢之策盡於此數語矣王荊公云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弃商山芝用亦此數事而論議格調出瞻數等東坡論子房袖椎之事以謂良不爲伊呂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余觀

之此良少年之氣未足以發良也圯上授書之後所見豈前比哉 苕常之

予曾祖通議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義作四并堂于東園故通議詩云華圃控弦秋學射寒窗留燭夜挑書良辰美景饒心事歡日相并樂起予先祖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荊同林之義作培荊亭于西園當時篇詠無存者清孝安遇集中有培荊亭記其略云西園推輪無亭觀之玩伯兄欲糾合叔季同耳目之適於是基盈尺之高宏一楹之廣列楹爲亭號曰培荊至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擾復還舊棲奉伯父工部居焉別建二老堂于宅南秦望由里諸山皆在目植花竹于四隅命其日治饌往往樂飲竟日某嘗賦詩云去家纔隔水一股二老堂成三百弓鶴屎暮下冰水腥鷄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萼題詩如許工坐久與闌節竹杖出門人指兩仙翁 同上

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矣老杜當兵戈騷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能免閨門之念而他詩未嘗一及之至於明月之夕則遐想長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繼之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一百五日夜對月去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仳離放紅蕊想像嚬青蛾江月詩云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挑錦字燭滅翠
眉嚬其數致意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
孝武乃有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之說是莊才情到
處延之未能窺也 同上

魏武於諸子中獨愛植丁儀丁廙楊脩之徒爲植羽翼魏
代太子丕而植任性不自雕勵又太子御之有術故易
宗之計不行蓋非植遜丕也洎文帝即位植屢求試用
不報益怏怏帝欲害之卞太后曰汝已殺任城不得復
殺東阿故止從貶爵則植豈無怨望乎嘗觀植所作
豫章行云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
則流言子臧孫千乘季札慕其賢意謂已素爲武帝

所愛忌之者故累有管蔡流言之說然乃自以季札爲
比亦誣矣豈其掠美之言哉 同上

晉嵇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所
欽爲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
欽則以所欽爲兄又贈馮文羆詩云悼彼誰爲感願言
懷所欽則以所欽爲友

陸機作詩贈賈謐然三百言莫非稱其眾贊方謐用事生
死禾辱人如反覆手其眾贊亦何足怪然其間亦有寄
意譏誚人未能推其意者按臧榮緒晉書謐父韓壽母
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
襲封帝詔之遂以謐爲魯公則是賈謐非充子也故機

詩云誕育洪胄纂戎于魯言誕育則以識非已生也
又曰惟漢有木曾不踰境謂橘踰淮則化爲枳言如螟
蛉之化蜾蠃無異也夫謐勢焰熏灼如此而機敢爲廋
詞以狎侮之真文人之習氣哉

王福時之子勔勮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爲三珠樹其
後助劼勸又皆以文顯勃於兄弟之間極友愛自鄉還
號詩云人生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願及百年內花萼
常相將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觀此語意豈兄弟
有不相能者耶又觀誡功勁云欲不可縱年不可常
勿輕小忿將成大殃此二人者似非敦於禮義之域
者棠棣廢之語疑爲此二人設也 同上

楊六尚書曰樂天妻兄也初除東川鄭度代妻舅兄云
覓得黔婁爲妹壻可能空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云蠻
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遶身不使黔婁夫婦看誇
張富貴向何人皆貴望之言也 同上

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喜秀才入軍
而張銑謂叔夜弟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携我好仇或
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銑所注
恐未必然 同上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須耽小隱南阮在平津南阮謂
杜悰也史載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怏怏不平
以至於卒宜爾以敬之豈肯愛其料理哉然悰族貴宦

河潤者非一枯苑升沉時命存焉何至怏怏如是可以
知牧之量不宏也
李義山作驕兒詩時衮師方三四歲爾其末乃云兒慎勿
學耶讀書求甲乙況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兒當速成
大探雛入虎窟當爲萬戶侯勿守一經袠兵連敵結生
民塗炭以日爲歲之時而乃望三四歲兒立功於二十
年後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也 同上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
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天運苟
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
歸生伍舉班荆道舊而況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
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然
子美於諸子亦未爲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
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兒
詩云別離經節候聰慧與誰論憶渠愁只睡炙背俯
晴軒得家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
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
明矣山谷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爲不知者詬病以
爲詬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
人不知便爲譏病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

孝義門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上堂家慶
畢顧與親恩邇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
衣 葛常之
荆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淚霑襟一望親庭更苦心
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之謂西矣時詩也
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口體不如曾參則自傷不能養
志也人士一官所縻乃爾爲志亦豈得已哉後又有詩
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正爲此爾 葛常之
張劍州以太夫人喪歸州歸荆公予之詩并示女弟云烏
鮮反哺顏毛黑鳥引思歸口舌丹又有張劍州至劍一
日以親憂罷詩云白頭反哺秦烏側流血思歸蜀鳥前
所職皆一時之事而語意重復如此何耶 同上
陳擇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介甫贈之詩云種
竹常疑出冬筍開池故合涌寒泉蓋不獨詠堂前景物
而孝感之事實寓焉出冬筍暗用孟宗事涌寒泉暗用
姜詩事 同上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歌舞
有詩云畫堂玉珮縈雲響不及萊衣綵乃歌山谷次韻
諷之曰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
友責善之義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廁牏浣中

裾未嘗須臾不供子職洎聚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
王郎詩云晉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額上食蓮有
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
余謂無瑕者可以戮人則其咨稚川之語未爲過也
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而其中亦不能無譏焉所
謂舟也衣彩衣告我欲東適倚門固有望斂衣就行役
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豈
非識其無方之遊耶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則山谷少陵之詩皆孔子之意也
人之事親當以敬爲主故孔子告子游曰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束晳作補亡詩於南陔白華二篇

每以爲言南陔曰眷隆敬薄惟養之以白華曰竭誠盡
敬亹亹忘劬可謂得孔子之旨矣今之人侍親之變已
而忘其敬者多故表而出之以爲事親之戒 同上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
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一篇所謂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
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二應父子之
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
爲緹縈津妻一棹歌脫父於嚴刑生子若不肖不如一
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篇所謂田氏
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荊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
顦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

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謠之篇所謂貴賤交結心不
移惟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峰管鮑久
已死何人繼其蹤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
篇所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
窗繡戶長相見徐究白行事亦豈純於行義者哉求王
之救白不能潔身而去於君臣之義爲如何既合于劉
又合于曾又娶于宋又携昭陽金陵之妓於夫婦之義
爲如何至於友人路亡白爲權空及其糜潰又收其骨
則朋友之義庶幾矣送蕭十一之魯兼問稚子伯禽有
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趨庭處君行既識伯禽子
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如弟凝鮮

儕況諸昆贈詩以敦其雍睦之情則兄弟之義庶幾矣
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贖此所以不能爲醇儒也 韻語陽秋
榮天及第後歸覲留別同年云擢第未爲貴拜親方始榮
此毛得撒而春之意也論者以春風得意疾決非孟郊
語其吳格亦不類而白公亦有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
程翩翩馬蹄疾春風歸鄉情此又不可曉也 黄常明
范文正公雷霆曰有犯始可報吾親誰謂臣子忠難於兩
全也涖官不敬戰陣無勇本非事親事禮記必以爲非
孝公之謂歟 黄常明

宗族門

謝師厚生女椿聖俞與之詩曰生男衆所喜生女衆所醜

生男先四隣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逐雞狗又云何時眾氏郎堂上拜姑嫜盡賤師厚也陳琳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說累焉琳築長城之役則曰生男愼勿舉生女哺用脯杜甫傳隴西之戍則曰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楊妃專寵帝寵金鈿盤綵龍遶於鈿釵表服無軒冕均於秦號當時遂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之詠而樂天長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令師厚之女敏質儒門不過求賢士以爲之配爾縱不至負薪如翟婦餉春如孟光亦豈能預知其必大富貴亢宗榮族如蒲之婦人乎宜其聖俞以爲戚也 韻語陽秋

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族之所在祖之所自出也其可以不敬乎陶淵明有贈長沙公詩序云予於長沙公爲族祖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故其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斯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躑躅蓋深傷之也長沙公於淵明如此而淵明乃以教戒自任其臨別贈言之際有進德雖少終在爲山之句嗚呼淵明亦可謂賢矣杜子美叔訪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觀長沙與濟尊祖之義掃地矣 韻語陽秋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五

仁愛門

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餘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其得孟子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愈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蜀爽

昔蘇州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郡中燕集

云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余謂君子當切切作此語彼有一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如讎者得無愧此詩乎 同上

賈生終童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躁銳使經歷老成當不如此昔人欲沉孫武於五湖斬白起於長平誠有謂哉嘗愛老杜云慎勿吞清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又有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安得務農息戰鬭普天無吏橫索錢顧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其愁歎憂戚蓋以人主生靈爲念孟子以善戰陣爲大罪我戰必克爲民賊仁人之心易地皆然 黄常明

臨川云黃雀百頭顱長行萬里餘因君今出守暫得見苞苴使能行此言則虐生類以飽口腹刻疲民以肥權勢者寡矣其詩才二十字耳崇仁愛抑奔競皆具焉何以多爲

杜云築場怜穴蟻拾穗許村童人謂有仁愛民物意臨川詠促織云只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鉤絲意謂世之嚴督征賦不恤疲瘵之有無者雖危然其形賓微垂智爾 碧溪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

免租庸十餘萬緡因之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冊府集

范文正淮上遇風云一棹危於葉旁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喻濟加澤之心未嘗忘也 黃常明

元道州舂陵行云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遁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亦云守官貴年道不爽能適時賊退示官吏云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令被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知絕人命以作時世賢子美志之曰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人爲邦伯萬姓吐氣天下少安立可待已余謂漫叟所以能然者先民後己輕官爵重人命故也觀其石魚詩云金魚吾不須軒冕吾不愛此所以能不狥權勢而專務愛民也杜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騣可謂相知深矣 同上

友義門

蘇武李陵在武帝時同爲侍中金蘭之義素篤武拘於匈奴明年而陵始降雖逆順之勢殊悲懽之情異然朋友之誼此心常姻姻也觀陵海上勸武使降之言非不切至而武之所以告陵者不過明吾忠義之心而已而未嘗一語及陵之叛若告衛律者則不然盡辭詬詈歸之於不忠不臣之科而此以鄙義臨之幾使愿死此亦可以見於陵厚矣後武得歸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

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故李太白蘇武詩云渴飲月窟水飢飡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　淚成血盡亦是意語爾 韵語陽秋

石林詩話元豐間東坡繫獄　神宗本無意罪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且云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何待章子厚爲解之遂薄其罪而王定國見聞錄云東坡在黃州時上欲復用王禹玉以歲寒惟有蟄龍知激怒上意章子厚力解遂釋子觀東坡自獄中出與章子厚書云某所以得罪其過惡未易一二數平時惟子厚與

子由極口見戒及後甚苦某強狠自不以為然又云異
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相哀
惜唯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救卹之真
與世異矣則知坡繫獄時子厚救解之力為多石林詩
話不妄也 隨筆

東坡歸陽羨時流離顛躓之餘絕祿已數年受業言老千
緡有絲之饋可見非有餘者李意仲之子廌以四喪未
舉而見公則盡以贈之且贈以詩曰推衣贈孝子一溉
溢湯孚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吾李然三喪未葬亦
求於公公亦以助之有不辭毛栗施行自丘山積之句
其高蓋出於天資矣 同上

幼敏門

西清詩話云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
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此以
非髫稚語矣

桐江詩話云山谷七歲作牧童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吹
笛風斜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

林傑幼而聰惠言發成文皙瑩凝脂音清扣玉六聚群書
又妙于手談當時名公多與之交及有是子夭其門
廉使崔侍郎手與之遷取調云家藏萬卷學富三冬傑
五歲父因挈行云
云後業詞賦頗振聲亢有仙客入壺
中賦云仙客以變化隨逍遙放情處於外則一壺斯在

入其中則萬象皆呈飛閣重樓不是人間之狀奇奇異
木無非物外之名至九歲謁大夫盧貞常侍黎埴無不
嘉獎壽就肩薦曰在謙從侍御李遠支使趙格深所知
仰不捨斯須和趙支使詠荔枝尤佳云金盤摘下排朱
顆紅殼開時飲玉漿副使鄭立奇童傳制使劉潼序以
貽之 閩川名士傳

王元之年七八歲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始知之問
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
裏正無私眼下遲若人輕著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
奇之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
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

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
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聞見錄後

志氣門

蔡寬夫詩話云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
甚略亦不為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云夜半水軍來
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
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為
亂者哉蓋其學本出從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
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叹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
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
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

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
或責以孫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
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
名不知義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
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
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尤至不改其操求王璘據江淮
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
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
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帝王

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
雲飛揚安得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
有重與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
高齋詩話云荊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瘦
自許高才老更剛賓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顰蹙不
樂晚年與平甫坐亭上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
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爲戒平甫曰此揚子雲
所以悔其少作也
石林詩話云荊公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
爲涵蓄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
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治險穢非無力潤

澤焦枯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爲郡牧判官
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
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
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遽至也
石林詩話云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爲歐陽文忠公所知
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
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
都人以爲異禮席間意氣元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
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而讀易詩云誰爲善相
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
不必多也

述志門
余嘗見蜀僧詩集於士人中有小篇序云成都[illegible]天
慶中進士蔡沆作止百篇時有可觀如閑居感懷云身
閑難報國語直易傷時村墅云夜凝和月掃秋冷拂雲
開亦可想見其胸襟也
和靖與士大夫詩未嘗不及遯逸與舉子詩未嘗不言登第
視以爲何如隨緣應接不爲苟難者絶如此老杜云本無
軒冕意不是傲當時離群山林各天性濁醪粗飯任吾
年並義重而輕王公者也況李緒南平王要之不赴曰非
志騎富貴但性長庸堂使覆釋可縣何異戰騄
求[illegible]門

後齋漫録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懐百歲幾迴開其後又寄黄九前四句云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盖無已得意故兩見之

胡氏評詩曰晉直過乎與懐李子先詩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皐題徐孺子祠堂詩白璧可能無孺子黄金不是欠陳蕃二詩命意絶相似蓋歎知音者難得耳

苕溪漁隠曰錫宴明日絶句云宴罷回來日欲斜平康坊裏那人家幾多紅袖迎門笑争乞釵頭利市花清明日絶句云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都來似野僧昨日隣家乞新火曉窻分與讀書燈二詩何况味不同如此亦可見其老少情懐之異也

胡氏評詩曰澶州之役王介甫以謂丞相莱公功第一張文潜以為可能功業盡莱公大抵人之議論各有所見故尔不同今具載二詩識者當能辨之介甫澶州詩云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上不愛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為予語契丹此地經戰黄屋親矢石間胡馬飲踏河氷凌天發一矢胡無酋河氷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文潛聽客話澶淵事詩云憶昔胡來動河朔黄河飲馬吹胡角澶淵城下氷載車遥風蕭蕭千里縣城上黄旗坐真主夜遣六丁張猛弩雷驚電發一矢飛横射胡酋貫車拄大羊無跡大漠空歸來封禪告成功自是乾坤扶聖主可能功業盡莱公

談苑曰余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枀曰風昔師範徐騎省為文騎省其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所添盡陶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来未嘗見此信一代之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絶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閗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嘆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五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六

諷諭門

唐文宗夏日聯句東坡謂宋玉對楚王雄風譏其知己不知人也公權小子有美而無規為續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或謂玉捲之薰解慍阜財已有陳善責難之意以謂不然凡規諫之辭須切直分明乃可以感悟人主故孟言孔甘良藥苦口若以薰風自南來為陳善閉邪但恐後世進諛側媚持兩可者皆得以自取諫之名也 碧溪

陽城德行道義為士林之所敬服德宗以銀印赤紱起于隱所驟拜諫官可謂賢且遇矣故學生聞道州之貶投

業而叫閽賢士恰聞名之同摘辭而頌德可以知其賢不誣也然退之諫臣論乃極口貶之何哉其言曰今陽子實一匹夫在諫位不為不久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之視秦人之肥瘠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考之本傳以謂他諫官論事苛細帝厭苦城浸聞得失且熟尤未肯言客屢諫之第醉以酒而不答蓋其意有所待矣至德宗逐陸贄欲相裴延齡而城伏蒲之說始上廷爭懇至累日不解故元微之詩云正元歲云暮朝有曲如鉤飛章八九上皆若珠暗投且曰事不止臣諫誓不休而白樂天亦云陽城為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柳子厚亦云執志厲義直道是陳蓋退之諫論乃在裴延齡為相之前而三子頌美之言乃在陽城極諫之後也 丹陽集

唐末有宜春人王轂以歌詩擅名嘗作玉樹曲略云璧月夜瓊樹春艷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封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劍上粘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調大播人口轂未第時嘗於市廛中見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轂前救之曰莫無禮便是解道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者無賴聞之慙謝而退蓋譏當時士大夫掩蔽人善殆此小人不若愚謂狎假以自諭爾無賴所以悔過從善頓革凶暴之氣

者非重其才也非重其名也蓋重其言有補於治亂安危者也

蔡寬夫云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人遂以白鳥為蚊而禮記月令群鳥養羞鄭氏乃引夏小正丹鳥白鳥之說謂白鳥為蚊蚋則知以對青蠅意亦深矣不然江湖多白鳥有何說邪 碧溪

子美詩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芒刺在我眼焉能待時秋其情邪嫉惡欲芟夷蘊崇之以肅清王室者抱懷可見臨川有勿去草草無惡如此世俗俗浮薄此方外之語異乎農夫之務者也 黃常明

子美云設網萬魚急蓋指聚斂之臣苛法侵漁使民不聊生

乃其魚急也又云能者採舟疾若風撑突波濤鋌义入
小人與智趍時巧宦數遷所謂疾若風也殘民以逞不
顧傾覆所謂鋌义入也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
雲雷魚不得其所龍豈能安居君與民猶是也此與六
義比興何異吾徒何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此樂
而能戒又有仁厚意亦如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不
專爲取魚也退之叉魚曰觀樂憶吾僚異此意矣亦如
斷章云却顧天日常炎職故後人攻之云豈比法曹空
自私却顧天日長炎赫 黄常明
唐子西上張天覺內前行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
宣麻回紫薇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堂此語着於

敘事質而不俚又云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
惡何異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纔四錢此語善於諷諭
當而有理皆可法也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
栖禪　歸云草青仍過雨山紫更斜陽語意俱新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人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
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
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
趍風列岳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
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体尚有梁陳
宮掖之風至公大变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
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

造理門

若溪漁隱曰裴說云讀書貧裏樂搜句靜中忙此二事乃
余日用者并貧與靜自少至老飽諳此味矣
許彥周詩話云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
上來此殊有味
朱氏後齋偶題詩曰出入無時是此心豈知雞犬易追尋
請看屏上初爻音便識名齋用意深
東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
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趍林
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靖節以無事爲得此生則
見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東坡送山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得限南北此
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耶題碧
落洞詩云小語輒響答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李太
白令郎本設作白雲驚不惟無意味兼與上句重疊
也候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此
心明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
窒礙也
康節天津感事吟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閑
不似世人忙裏老生來未始得開顔 擊壤集
先天吁先天　天弗違後天奉天時弗違無時不奉　時有
時疫 同上

身心吟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
足言 同上

康節無妻吟人生長有兩般愁死愁生未易休或何利
中窮力取或于名上盡心求多思唯恐既得手未老已
關先白頭我有何功君彼上其間攘臂獨無憂 拳嬾集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六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七

達理門

否泰包承小人吉說者謂小人在下者包之小人在上者
承之益惡否當然杜云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是非
何處定高枕笑浮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寄謝悠
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其奇傲踈放擺脫世網所
謂兩忘而化其道也 黃常明

漫叟無為洞口云洞傍山僧皆學禪無求無欲亦忘年
又無為洞口春水滿無為洞傍春雲白愛此躅躅不
能去令人悔作衣冠客岑參宿先遊寺云寄報乘軒客
簪裾爾何容臨川何秀老云辭我怨珩脫去爭勞羣

井與子同袍比之道之云方將欽之道且欲冠其顏向
風長揖不可見我欲投歟加冠巾異矣六一有云自慚
前引夸衣吏不称閑行白髮翁說者謂不言亦可然
次山宿丹崖翁宅詩云吾將求退與翁遊學翁歌醉
在漁舟官吏隨人往來得卻望丹崖慚復羞吁溺乎富
貴者也 溪翁

東坡拈出陶淵明談理之詩前後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二曰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
千金軀臨化消其寶皆以為知道之言蓋摛章繪句
弄風月雖工亦何補若覩道者出語自然超詣非常人
能蹈其軌轍也山谷嘗跋淵明詩卷云血氣方剛時讀

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又嘗論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墻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毁其工拙淵明直寄焉耳是以論淵明詩亦以可知其關鍵也 丹陽集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龐居士云神通并妙用運水與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為達理若孟子之言則無適不然如許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間教人做了 龜山語錄

或問言動非禮則可以正視聽如何得合禮曰四者皆不可易易則多非理故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以我

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視聽不以我也胥失之矣 上蔡語錄

呂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 同上

或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孔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畫前不可見也如云神農氏之耒耜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龜山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為力願自主張時康節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陽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生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死于太

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聞見錄

張敬夫元日詩古史書元意義存春秋揭示更分明人心天理初無欠正本端原萬善生 南軒集

康節過士友家晝臥見其枕屏小兒迷藏以詩題其上云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陳恬云璧璞集不載 同上

張橫渠聖心詩聖心難用淺心求聖學須專禮法脩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 橫渠集

五峯胡廣仲詩幽人偏愛青山好未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朱氏跋云右衡山

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歲病卧山間親友往於朝者以書見招某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時歸字閣長新栽角冠知書晉取岀入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書庚辰觸前頭列畫屏脫來相對尽儀形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或傳語胡子胡子謂其學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亦能有進矣特其言有体而無用故為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某始見敬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請其目也因序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見詩

邵先天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

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自平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寓賓乃為得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兩者自家身昔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溫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巷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惟然如親舊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過小疾得有客對語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康節嘗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邵伯溫易學辨惑

洛陂謨天授牧牛圖詩一章言其崇明礼法目無邪視可否昭判祿辨無纤依見見正色塵不迷故能非礼勿視如牛双目变白畏鞭箠警視不易設有他忌不敢縱觀矣詩曰春見双眸白通身黑尚全整思南畝稼還忌

牧童鞭妄色無經手非視已至使回光惟聖道此外更何緣二章言其外屏非聞耳無邪听入耳著心但惟聖道依聞審音忠聲不惑故能非礼勿听如牛角耳变白聳耳徜看惟牧是聆更無他念矣詩曰耳角水霜潔須知听不訛法言緣理辨邪說自心訶响外聆徹音音中味太和渾荒無復入非礼末之何三章言其戒謹辭氣口無妄言戲渝謹趣不形声說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依苦謹辞修辞立誠故能非礼勿言如牛唇口变白為牧所羈不得妄嗚惟渴飲飢食始得解釋矣詩曰白口經圈索言非駟莫追忘声休妄發敬道復何疑正信通神鑑淵談協初信能為天下則誠自我無欺四章言

其違守礼法中主惟敬心無妄動舉必循理精誠外發照破邪行素履而往往而無咎故能非礼勿動如牛四足変白猶恐散失未捨鼻索矣詩曰四足雖更白猶宜鼻索拘箪田方幾執禾從未相踰步步無非護心心向大塗見聞言動事到此見何殊五章言其本旨蓋議礼法文質内外自然克己復礼歸于至誠不假行將動容周旋皆中乎礼盛德之至居德之盛尚可形容故如牛首尾変白牧者置鞭閒坐不執鼻索放曠無拘縮絶形犯矣詩曰鼻索何勞執長鞭已弃閒大田隨俯仰古道任回環義草喰清野仁泉飲碧潭德純非用牧君坐對屠山六章言其抑為不厭好古敏求積而至聖思慮銷隙情識净盡猶金鑪爲不迎不將應而不傷心隸世通超然絶疑動靜無音復寓形於世而已如牛全白純一不雜人牛兩自然意相拘矣詩曰一飽心休息安眠百不知有形隨処寄毋意復何疑閑含非閑念復將絶斯親相忘人世外惟有牧童見七章言其逆順難測混同体用隨世態卷舒例陰陽条酢按益盈虛與時偕行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一切毋必適合則從猶如白牛雖帶圏索已無牧人矣詩曰圏索雖牽執從茲牧者亡何心拘小節平歩蹈中常飢飽隨过行藏任運將春山春草緑逢処可充腸八章言其仕止久速咸栽所宜達節善変出處無際進退存亡不失其正獨見幾權

應世無固不俟終日猶如白牛隨方運動飲食無異矣詩曰日煖隨方去天寒應有餘當行非俟牧可止便安居飲食知粗細周旋起疾徐權幾雖應用豈外是如如九章言其無方無体妙絶萬物不見有己身心銷復與道混融一切毋我又何分別隨時應用應物張幾無有本体名言胡義晋為世訓警策後資猶如無牛可得惟存鼻索傳示將來矣詩曰相盡云何牧心融孰是牟我人俱妄立學行假名脩不見當先迹寧知有後田鞭羅應到此聊為且有留

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七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八

傳識門

嘗觀臨川詩我欲忻然孟勞嘗不曉孟勞何等物及觀穀梁傳注孟勞魯之寶刀 黃常明

子美於菟侵客恨乃楚人謂虎於菟土銼冷疏烟乃蜀人呼釜為銼富家有錢篙大舸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百丈誰家上水船荊峽以竹為纜百丈牽抵公畦稜京師農人指田云幾稜去声市聲浪西顛楚人謂江水橫通山谷處為瀼子美挑空䕫扇安可當宋觀之間謂聾為崖欸乃一聲山水綠乃楚人歌聲臨川窓明雨不借楚人以草屨為不借東坡倦看澁勒暗蠻村盡擁

南竹名又蓬沓障前走風雨注云於潛婦人皆插大銀櫛謂之蓬沓又戢思蓬萊紫烟日夜悲山谷燕濕社公雨嘗啼花信風皆方言也 黃常明

江漢有許以扞制泛濫大漲則溢於平陸水退瀞見舟人謂之水落槽又灘石湍激其中深僅可容舟者謂之洪若大水則不復問洪矣臨川萬里寒江正復槽東江水落水分洪以此亦謂水黃帽謂雲碗車非遐征遠涉不能知也 上同

柳讀書痛癢府摸灵府曰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元若無蓋常吝許京兆書云往時讀書不至底滯今每讀一傳再三伸卷復觀姓氏在宗元則為痛癢所摸它人乃公素也 上同

東坡云東來賈客木綿裘敎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熟卧吹簫管到揚州集中題云夢中作蓋彼嘗衣此坐客誤云木綿襖俗飲散乃出此詩且云雖欲不可得也坐客大慚心賈客事乃南史孔覬二弟頗營產業請假東還覬出諸迎之輜重二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屬覬偽喜命且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 若溪

家家養烏鬼況存中以為鸕鷀說者謂非也元微之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自注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銳賣瓦卜此乃戲效俳体二首其二亦云瓦卜傳神語皆是夔方言則烏鬼非鸕鷀不疑矣

書史蓄胷中而氣味入於冠裾山川歷目前而英靈助於文字太史公南遊北涉信非徒然觀老杜狀游云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劇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池塘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放蕩齊趙間西歸到咸陽其豪氣逸韻可以想見存太白集者稱其隱岷山居襄漢南遊江淮觀雲夢之澤曾之吳之梁北抵趙魏燕晉西從邠岐從金陵上尋陽流夜郎迄洞庭上巫峽白自序亦曰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其恣橫揉覧非其

狂也使二公隱坐中書何以畫不朽如此我無公得助
於江山鄭谷詢柏村非灞橋那得詩思非虛語也
學林新編云世傳織女嫁牽牛渡河相會恭按史記晉天
文志河鼓星在織女牽牛二星之間世俗因傳會為牽
河之說婦濱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
而渡織女荊楚歲時記云七夕河漢間弈弈有光景以
此為候是牛女相遇也其說皆怪誕不足信子美牽牛
織女詩曰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
誰見同神光意難候此事終朦朧觀子美詩意不取世
俗說也七夕乞巧見於周處風土記乃後人綸類成書
大抵初無稽考不足信者多矣

侯鯖錄云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
生花後見荊公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目為銀海是使
此事否坡退曰惟荊公知此出處
君溪漁隱曰卿素雜記學林新編二家辨證牽牛事大同
小異余今采摭其有理者共為一說據張茂先博物志
曰舊說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者每年八月見
浮槎來不失期齎一年糧乘之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
月日辰自後茫茫亦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
甚嚴遙望宮中有婦人織見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
曰何由至此其人說以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
蜀郡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
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
所載止此而已而荊楚歲時記直曰張華博物志云漢
武帝令張騫窮河源乘槎經月而去一處見城郭如官
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云此是
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機石與騫而還後至
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所得搘機石
為東方朔所識亦其證焉按騫本傳及大宛傳騫以郎
應募使月氏為匈奴所留十餘歲得還騫身所至者大
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
言其地形所有並無乘槎至天河之說而宗懍乃傳會
以為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搘機石之說何邪子美變

府詠懷詩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張騫又秋興詩曰奉
使虛隨八月槎如此類前賢多用之恐非實事
杜子美詩喜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
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
唐朝有文選學而時君尤見欽重分別本以賜金城書
縮秦以屬裴行儉是也外史檮杌載鄭奕嘗以文選教
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讀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弄月污人
行止鄭兄之言蓋欲先德行而後文藝亦不為無理也
丹陽集
雪浪齋日記云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為文選中事
多可作本領爾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看文選蓋選

中自三代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程古則淳學程近則華麗也苕溪漁隱曰少陵宋武生日詩孰精文選理甚爲是也詩話乃云貫之少陵昔遊詩昔者與高李同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能詞宋果登吹臺豈無雄詞傑唱著后世邪予竊哂其弗細考前詩而妄爲云云故具載之以顯其誤也

苕溪漁隱曰學者欲博讀異書余謂退之之進學解云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若只讀此足矣何必多讀異書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八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九

狂放門

劉闢云吾將罪眞宰意欲鏟疊嶂與太白搥破黃鶴樓剗却君山好語亦何異然劉闢詩意在削平僭竊尊崇王室殊覺有忠義氣捷碎剗却之語但覺一味粗豪耳故昔人論文字以意爲主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此子美贊中語也宜其技弄癡武藐視禮法而朱老阮生皆預焉及遭田父泥飲至被肘而不悔其內直外曲彊禦不畏矜寡不侮非世所能測也苕溪

唐史載杜審言嘗云吾閱當得屈宋作衙官其孫乃有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謂詩味道見吾到且蓋兒甫乃有集賢學士如堵牆看我落筆中書堂謂爲造化小兒所苦甫乃有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所謂是以似之也上同

藝苑雌黃云吟詩喜作豪句須不畔於理方善如東坡觀崔白驟雨圖云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女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此詩豪而甚工石敏若橘林文中詠雪有燕南雪花大於掌氷柱懸簷一千丈之語豪則豪矣然安得爾高是或云詠雪非敏若詩見總歟止夷白堂小集苕溪漁隱曰東坡集載此詩是題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故云往來不遣鳳銜梭

誰能鼓肯披三丈可謂善造語能形容者也畫品人間
刀尺不敢裁冊青何與豫章崔風浦半折寒鴻起竹間
的皪橫江梅乃是崔白冬景圖孰死以謂驟雨圖誤矣
余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
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如秦少游秋日絶
句云連卷雌蜺挂西樓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萬妝相
向舞酒酣聊把作纏頭此語亦豪而工矣
郭功甫金山行造語奇世多不見全篇今錄于左方金山
杳在滄溟中雪崖水柱浮仙宮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
彷彿纏西東我泛靈槎出塵世搜索異境窺神工一朝
登臨重歎息四時想像何其雄捲簾夜閣挂北斗大鯨

駕浪吹長空舟摧岸斷豈足數往往霹靂捶蛟龍寒蟾
八月蕩瑤海秋光上下磨青銅鳥飛不盡暮天碧漁歌
忽斷荻花風蓬萊久聞未成往壯觀絶致遥應同潮生
潮落夜還曉物數交會誰能窮百年形影浪自苦便欲
此地安身白雲南去供入望又起歸興隨征鴻

稱賞門

王直方詩話云樂天有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
坡有詩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鄭谷有詩
云衰鬢霜供白愁顏酒借紅老杜有詩云鬢少何勞白顏
衰肯更紅無已詩云鬢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皆相類
也然無已初出此一聯大為當時諸公所稱賞

雪浪齋日記云高荷字子勉山谷詩云點檢金閨彥飄
零玉笥班尚令清廟器猶隔鬼門關大為山谷所賞
杜子美稱元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二詩云兩章
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淳朴憶大庭又云今
盜賊未息得結輩數十公落落然參錯為天下邦伯天
下少安可立待已蓋非專稱其文也至於李義山乃謂
次山之作以自然為祖以元氣為根無乃過乎秦少游
漫郎詩云宇偕華星章對月漏泄元氣煩揮毫蓋用子
美義山語也
今更堂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時
賈島詐為梢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
使嘉歎久之 碧溪

張祜詩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杜牧賞之作詩云可
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故鄭谷張生故國三
千里知者唯應杜紫微諸賢品題如是祜之詩名安得
不重乎其後有辭道澄江靜如練世間唯有謝玄暉辭
道江南斷腸句世間唯有賀方回等詩皆祖是意也 唐宋之
詩人贊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繡花草之類
至杜子美則豈作此陳腐語也寄岑參詩云意愜關飛
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涬飛動摧
霹靂贈盧琚詩云藻翰唯牽率湖山合動搖贈朱諫議
詩云老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詩云筆落驚風

兩詩成泣鬼神贈高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皆
驚人語也視餘子其神　芝與稍萌教丹陽集
稱薦門
温公自称為叟香山居士亦嘗以自號其詩云初時被
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司馬嘗慕其洛君有閑適
之樂邪遯齋
周美成邦彥元豊初以太學生進汴都賦　神宗命之以
官除太學録其後流落不偶浮沉州縣三十餘年蔡元
長用事美成献生日詩略云化行禹貢山川内人在周
公禮樂中元長大喜即以秘書少監召又復薦之揮塵録
李白贈崔侍御詩云黄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

龍歸來伴凡魚何當赤車使再往召相如相如蓋自謂
也觀此不可謂白之無心於仕進者然當時恃傲力士
畧不為身謀　致貶逐而曾不悔使其欲仕之心切必
不如是先是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
英特少益以學比相如故曰詩中每以相如自比徒弟
之遇曰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自漢陽病
酒歸曰聖主還听子虛賦相如却欲論文章贈張鎬曰
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白自比為相如非止一詩也
吳遁逸好自夸而雄鄙他人每作詩得称意語輙擲地呼
曰曹子建何足数哉衣被謂人曰我詩有生氣亦以用
心深苦俄尔有得宜不勝其喜子美云語不驚人死不

休覺休謂得句先呈佛皆此謂也
老杜高自称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鬱
頓挫揚雄枚皐可企及也杜進詩則自比嵇崔魏班揚
又云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墻贈韋左丞則曰賦料
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於世自比諸人誠未為
過至云竊比稷與契則過矣史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
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
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床其忠藎亦可嘉矣陽秋
稷齋漫録云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徽甫作詩云喬葉
紛紛雨脚匀乱吞柔草長精神當車郡破前山過不洒
塚頭陌上塵温公於士人家見之借紙筆僧刺謁江且

為称薦由此知名
投献門
王直方詩話云杭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
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内翰但
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秦少章因
作一絶献之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
将公事湖中了見説官閑事亦無後東坡到潁有謝执
政啓亦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一邦輙為西
湖之長
錢惟演為洛師留守始置驛貢茶識者鄙之蔡君謨加
法小圃茶貢之富彥國歎曰君謨乃為此也坡作茘

救數曰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痏雨順風調百谷登民不飢寒爲上瑞君不見武陵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盛德豈在此致養口體何陋耶又不見洛陽丞相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補世之語不能易也晉叟李敏方汴河直進船詩云汴水通淮利最多人生爲害亦相和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此等語皆爲多膏之獻也

評論門

介甫詩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杜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裔誰知不解來曾不若東坡柯丘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指名老杜而補世之意蓋使來世自曉也

樂天九日思杭州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子瞻有懷錢塘云劍者新番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黎元青簡何遽忘之也徐考共樂白送杭州姚園思詩云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蹄攀蘇亦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鼙鼓莫違民是未嘗無意於民處也然曰又有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坡又有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大抵淫樂之語多於撫養之語耳夫子稱未見好德如好色而傷之曰已矣乎二公未能免俗餘人不必言

子瞻賦濁醪有妙理首句云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其末乃曰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後立分別則是濁醪無妙理矣豈非方計汹湧不暇點檢故歟

司馬溫公云清茶淡話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雖造次間語亦在於直諒之益而退便佞之損也　碧溪

雪浪齋日記云讀謝靈運詩知其攬盡山川秀氣讀退之南山詩頗覺似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能到李長吉玉川子詩皆出於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　皇甫持正云吟詩未有劉長卿一字　李人必甚重長卿今詩十卷亦

清麗

宋子京筆記云古人語有雅拙不可捨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劉越石曰何其不夢周又有曰夫子悲獲麟西狩歎孔丘雖有意緒詞亦甚樸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九終

評論門

杜云爾輩可忘年今傳覺汝賢送爾維舟惜此筵汝與山東李白好自世俗觀之則為簡傲詩聞不然亦嘗有云忘形到爾汝明 東坡

又古柏云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先器識後文藝與浮躁衒露者有異也同上

古柏云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此賢者雖進而易退也非其招不往者也同上

趙嘏長安秋望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當時人誦詠之以為佳作遂有趙倚樓之目又有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歸故山詩云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在鴈初飛亦不減倚樓之句至於献李僕射詩云新諾

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滿身流則謬矣之

鍾嶸稱張茂先惜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喻鬼書謁杜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不也淮海詩亦然人譏謂可入小石調然率多美句但綺麗太勝爾子美並蒂芙蓉本自双水精風翠帶長退之金釵半醉坐添春妝之春風十里揚州路誰謂不可入黃鍾宮邪

昌黎云捋持令名循自足貽累等蘇州送黎尉云秖應傳吾政朝夕慰高堂誠儒者迂闊之辭然含蓄有餘味反其親孰若清白之為愈同上

東坡云少陵詠懷詩杜陵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亦何愚竊比稷與契子美自比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又有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知名不必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尚有事在也碧溪

張籍送區弘詩云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昨出為陽山爾區來趁奔韓官迁法曹子送至荊門韓入為博士嶠岨從羈鞅觀其遊從之久疑得於韓者深也然考其文章議論之際乃不得預籍湜之列何也韓集有送區弘南歸詩云我遷于南日周圍來見者衆莫依希舜有區

子樊樊肆覲以聖訓或從遣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斤引繩徽雖有不逮驅騑騑觀此數語則韓雖以師道自任而區受道之質蓋有所未至也其後文勉之以行行正直勿脂常業成志立來頎頎其論之者至矣集中又有送區冊序韓文辨証云冊即弘也未知孰據尔冊陽集

舉人過失難於當其尤者臧孫之犯門斬關惟孟椒能縱之臧紇謂國有人焉必敝也其難如此司馬相如竊妻滌器開巴蜀以困苦鄉邦其過已多至為封禪書則諂諂蓋天性不復自新矣子美猶云竟宣室召徒有茂陵求李白亦云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和靖獨不然曰

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亦雖不迫責之深
矣李商隱云相如解草長門賦却用文君取酒金亦含
其大論其細也舉其大者自西湖始其右有譏其諂諛
之態死而未已正如補遂兒盗先有力者所獲搤其吭
而騎其項矣令人徒旁助箠縛耳聯常
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既不限聲律復不拘詩句尚罕
得反復折難使其理判然觀杜拳先詠懷五百言乃聲
律中老杜心迹論一篇也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其術祈嚮自是稷契等人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與飢渴由己也何異然常為
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學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变

故曰浩歌彌激烈又云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當今
廊廟具遘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言非不
知隱遁爲高也亦非以國無其人也特睠戀亂倫有所
不忍以茍保生理獨恥事干謁言志大術踈未始阿附
以借勢也爲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
棲道既不合時而又不少低屈皆設疑互答屢致意焉
非巨刃有余孰能之乎中間歸叙問關酸辛宜不勝其
戚戚而黙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所謂憂在天下而不
爲小己失得也禹稷顏子不害爲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
心稷契豈爲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
下其窮也未嘗無志於国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

退之鄭家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時先後同復正合乎此
昔人目元和賀雨詩爲諫書余特目此詩爲心迹論也蹇君
五言如四十个賢人著一箇屠酤不得覓句者若掘得玉
匣子有底有盖但精心必獲其寶然昔人園柳変鳴禽
竟不及池塘生春草餘霞散成綺不及澄江靜如練春
水船如天上坐不若老年花似霧中看開久硯中窺水
淺不若落徑裡得沿香停杯嗟別久不及對月喜家
貧掘林社日鼓不若笳屋年時雞此數公未始不精心
似此知全其寶者未易多得黄常明
愈寄孟刑部聯句云羡君如道肥逸步謝天械或問道果
有味乎余曰如介甫午睡不到禪林栢子烟中靜攤

象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篆煙擁爐炉各擬擣梧同不
寐偶然聞雨落階除皆淡中意味非造此景不能形容
也黄常明
張無盡題武昌陵竹寺云孟宗淚竹筍冬生豈是青竹
有情影響主張非別物人心但莫昏西明語雖淺直然
當於理樂天有餘霞散成綺別葉作肆風等語麗矣不
過於嘲風雪弄花而已故寄唐生詩云非求宮律高不
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得頭天子知漫君
顏延之嘗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
蓉自然可愛君詩鋪錦列綉亦雕繢滿眼鍾嶸詩品乃
記湯惠休云謝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鏤金與本傳不

同又称廷之嘗著寓休制作以為妻卷中歌謠耳豈湯休因為廷之所譏遂有芙蓉鏤錯之詩故更取以文飾之邪叛云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吾輩與希寶如巧婦織錦耳取況亦類此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於非譽巧拙之間也 黃常明

永叔以昌黎比介甫云吞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吳季野以方賈誼吞云俯仰綴晨心方自懦衛君將比洛陽人皆憤然不平如惡興盖辱実而謝景山贈文忠詩有才如賈得今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即開門當之二公何抑揚之異也 上同

子美夜宴左氏莊檢書燒燭短燭正不宜觀書檢閱時暫

可也退之短檠二尺便且光可謂燈蕊心人中語猶有未便燈不籠則損目不宜動且久山谷夜堂未罷小灯籠可謂善矣而虛堂非夜久所宜乎贈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灯籠晃雲母帳親灯以儒生酸態盡矣 上同

張籍嘗移書責退之與人商論不能下氣愈亦有云我昔實愚蠢不能降色辭余謂此乃書生常態昔常見太中妙年議題紛喧閧殺其後有二生坐是嗚鼓豈若識礼家為聚訟或聖俞謝永叔惠酒云貽詩語且橫既酔論益堅曾不充世務閑氣爭占先誠有之也 上同

岑參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退之贈崔補闕云早生得塗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皆緣承當卿有所從無諫諍之語遂使阿諛奸佞用以藉口以是知九造意立言不可不豫為天下來世慮爾

西清詩話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居此應從王逸少語吾當卒以樂死豈復更有悶耶 上同

王君玉云子美之詩詞有近質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襪之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之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 上同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終

皇明宗室月窓道人刋

舒城阮一閱編

鄱陽程珖校

評論門

翰苑作春帖子往往秀麗可喜如蘇子容云璇霄一夕斗杓東瀲灔晨曦照九重和氣薰風屋盡換競消金甲書春晨鄧溫伯云晨曦瀲灔上簾櫳金屋熙熙歌吹中撫臉似知官宴早百花頭上放輕紅蔣穎叔云昧旦求衣向晚雞蓬萊仗日下將西花添漏鼓三聲遠柳映春旗一色齊蔡君貺詩云東方和氣斗回杓龍角中星轉紫霄聖主問安天未曉求衣親謁至宸朝皆佳作也蔡觀鄭毅夫新春詞四首其一云春色應隨步輦還珠旒玉几照龍顏紫雲殿下朝元罷便領東風到世間其二云春風細拂綠波長初過層城渡建章草色未迎雕輦翠柳梢先學舞衣黃其三云晴曦散入鳳凰接一行朱簾不上鉤漢殿鬭簪雙彩燕併和春色上釵頭其四云小池春破玉玲瓏發觸簾鉤漸好風閑繞闌干揺花樹春痕已著半梢紅觀此四詩與帖子格調何異豈久於翰苑而筆端自然習熟耶丹陽集

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日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又作喜侯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獨有調張籍一篇大尊李杜而未章有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之句病中贈張籍一篇有半途喜開襟孤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不令見壓憧之句醉贈張徹有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群之句則籍有意於恭大而實無可取者也及取其集而讀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發瘴中聞鳥飛送海客詩云入國自獻寶逢人多贈珠紫賴發章句青閣更詠歌如此之類皆駢句也至語言拙惡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拾新琴譜封題舊藥方每申請假牒秖送賀官書此尤可笑至於樂府則稍超矣姚秘監嘗稱之曰妙絕江南曲淒凉怨女詩白太傅嘗稱之曰尤攻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由是論之則人士所稱者非以詩也

應制詩非他詩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於典實富艷爾夏英公和上元觀燈詩云魚龍漫衍六街呈金鎖通宵啓玉局冉冉遊塵生輦道遲遲春箭入歌聲寶坊月皎龍燈淡紫館風微鶴焰平宴罷南端天欲曉回瞻河漢尚盈盈王岐公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二公雖不同時而二詩如出一人之手蓋格調當如是也丁晉公賞花釣魚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

魚畏龍顛上釣遲胡文恭云春殘仙掌初露席日斜芝
蓋尚徘徊鄭毅夫云水光翠繞九重殿花氣濃薰萬壽
盃皆典實富艷有餘若作清癯平淡之語終不近尔
顏延之謝靈運各被旨擬北上篇延之受詔即成靈運久
而方就梁元帝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脁雖
有能遲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之鼎立
絳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大
率效李義山之為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
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
論義山詩以謂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

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浣骨
是知文公之詩者得於義山者為多矣又嘗以錢惟演
詩二十七聯如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鴈連天之
類劉筠詩四十八聯如溪牋未破冰生硯爐酒新燒雪
滿天之類皆表而出之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
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
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
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
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
志意所如往往出於埃壒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庶幾

矣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近日曾作詩否潘云秋
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
催租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
敗易也
米元章賦詩絕少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及
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障奪佳山川長澗四
溢魚龍淵衆香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頗聞妙
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奢露昭求百
怪愁寒烟栖雲閣云雲出救世旱澤決雲尋歸入石了
不見豐功已如遺龍蛻孝從起抱石明幽姿雲乎無定
所限者何當栖如此二詩殆出翰墨蹊逕之表蓋自邁

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常矩者之可到也
韓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謂
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獨未
讀退之無本詩爾其曰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
牙角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元窟言手攬蛟
龍之角下覷衆鬼之窟皆難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
作文以氣為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
余襄公靖嘗在契丹作胡語詩云夜筵設邏臣拜洗兩朝
厥荷情幹勒微臣稚魯祝若統聖壽鐵擺俱可忒設邏
言侈盛拜洗言受賜厥荷言通好幹勒言厚重鐵擺言
嵩高也沈存中筆談載刁約使契丹戲為詩云押燕移

離畢看房賀跋友錢行三匹裂衫䆿賜十總狸移離畢如
中國執政官賀跋友執衣防閑人匹裂小木罌貔狸如
形如鼠而大伏人以為珍饌二詩可作對故表而出之
孟郊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
地寬許渾詩云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此
是窮變之語白樂天詩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與
二子殆霄壤矣
作詩貴雕琢又畏有斧鑿痕貴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
為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
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
恨其粘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劉夢得

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世
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雖終日斲
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終日行於規矩之中而其
迹未嘗滯也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為雅以故
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
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為客多之句非親嘗
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恥搖尾皇恩寬犯
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國遠多
病在家希家貧為客多之實也
蘇養直清江曲見賞於東坡以為與李太白無異所謂屬
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是也既為前輩所賞
名已不沒而又作後清江曲一篇豈養直尚弱其少作
耶所謂呼兒極浦下笭箵社瓮欲熟浮蛆香輕蓑淅瀝
鳴秋雨日暮衆流自相語如此等句前曲似未到也
自古文人雖在艱危困踣之中亦不忘於製述蓋性之所
嗜雖鼎鑊在前不卹也況下於此者乎李後主在圍城
中可謂危矣猶作長短句所謂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
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文未就而城破蔡約之嘗
親見其遺藁東坡在獄中作詩贈子由云是處青山可
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猶有所托而作李白在獄中作
詩上崔相云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應念覆盆下

雪泣拜天光猶有所許而作是皆出於不得已者劉長
卿在獄中非有所托許也而作詩云斗間誰與看冤氣
盆下無由見太陽一詩云壯志已憐成白髮餘生猶待
發青春一詩云冶長空得罪夷甫不言錢又有獄中見
畫佛詩豈性之所嗜則縲絏之苦不能易雕章繢句之
樂歟
杜牧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
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李義山集中亦載此詩
未知果何人所作也 供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一

評論門

或問鄭綮相國近有詩否答云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那得之北夢瑣言載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及登庸中外驚駭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卻綮請於文宣王諡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愚謂此人止可置之風雪中令作詩也晉溪

王夷甫嫉妻郭貪鄙口不言錢二子皆因矯嫉之者衍以其妻貪濁賂貨至於穢使士李陽以懼之揚在臨海其婢納女巫之賂為百姓過登聞鼓其絕口蓋有由然如子美張籍皆見敬寫乞錢書太白頻將三十萬盡付酒家

錢本參閑居兩相訪正有床頭錢小杜清貧長欠一杯錢東坡滿江風月不論錢山谷青山好去坐無錢曾不害諸公之高也

孟郊詩最淡且古坡謂有如食蟛蜞竟日嚼空螯退之論數子乃以張籍學古淡東野為天葩吐奇芬豈免所長而諱所短耶抑亦東野古淡自足而不待學耶並同上

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荊南見寄詩兩篇一云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鎮委條侯虎節龍旌居上頭皆續以簾捲青山巫峽雨煙開碧樹渚宮秋第三聯一云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題詩月滿樓一云金貂曾掩故人淚粗句初傳明月樓皆續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娥愁人謂其大同余謂乃元衡刪潤之本集中兩存之爾當以前篇為正後篇誠未工也丹陽集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之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然李不取建安七子而杜獨取垂拱四傑何耶南皮之韻固不足取而王楊盧駱亦詩人之小巧者爾至有不廢江河萬古流之句褒之豈不太甚乎同上

少游贈坡詩云節毛零落毡餐雪辨舌縱橫印佩金語太不等子瞻撰集句云天遠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蹟家難此詩工類此黃常明

東坡文章妙一世然在掖垣作呂吉甫謫詞繼而呂復用遂納告身於林在翰苑作上清儲祥碑繼而蔡元長復作遂遭毀踣非特此也蘇叔黨云昔公為藏經記云傳於世或以為非在惠州作梅花詩至有以為笑此皆士大夫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乃譏妄如此信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予向嘗跋東坡遺稿云展卷得遺迹流涕沾冠纓斯文久衰弊流涇自清渭科斗藏壁間見者空嘆驚疑與自有時詩書付西京陽秋

嘗恨王子猷作此君語輕以雜名者告人遂使庸夫俗子忘意其間酤坊茗肆適以汚累之謫仙云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此理信然和靖招隱魄云百千幽勝無人見說向吾師是淺機東坡云此味只憂兒輩覺達人休道北窗涼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曹取次知使子猷知此必鉗其喙也梁溪

老杜畏人有云門徑從榛艸無心待馬蹄又直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將遺物離人矣答嚴八乃云只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蹄又有艸莱無徑欲教鋤亦知嚴就成都卜雲云憑將百錢卜漂泊問君平自智者觀之則為游戲蒭葦得失自在俗士拘泥則全不相應也東坡答林擴云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游杏積山又云尋幽恐不繼書版記歲月蕭恩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開曠之致子夷基增謂所親曰婚嫁畢當歸老舊廬故元次山招陶別駕云無慙別婚嫁竟為俗務牽退之云如今便可尔何用畢婚嫁

杜茅屋為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於乎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白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尹自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難然老杜飢寒而閔人飢寒者也白氏飽煖而閔人飢寒者也憂勞者易生於善安樂者易失於不思樂天疑優或人又謂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后達者宜急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者和之耳同合而論則老杜之心益賢矣

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負薪拾橡餔糒不給困躓極矣自入蜀依嚴武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皆可攷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者言其時也雪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者言其景物也至於艸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樹栽於何少府之詩也艸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果栽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携酒艸堂則喜而為詩曰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貲不到則戲而為詩曰為嗔王錄事不寄艸堂貲蓋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客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艸堂也遣弟檢校艸堂則曰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寄題艸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艸勿

拘縲迸竄卽歸成都則曰爲附南溪竹抽梢合過墻塗
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每
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爲節度參謀復歸艸
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雉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
竹疎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彷徨無依復捨之而
去以史及公詩考之艸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
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寓夔州雲安縣有此艸堂者
終始纔得四載而其閒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
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艸堂者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
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
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艸堂之名與其山川艸木
皆蒙公詩以爲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艸木
之幸也 萬首之

僧祖可俗蘇氏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也作詩多佳句如懷
蘭江云懷人更作夢千里歸思欲迷雲一灘贈端師云
窗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山秋葉紅等句皆清新可喜
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其體格亦不過烟雲艸樹山
川鷗鳥而已而徐師川作其詩引乃謂自建安七子南
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荊公蘇黃妙處
皆心得神解無乃過乎師川作畫虎行末章云憶昔
頑少小時先生教誦荊公詩卽今老大無新語尚有
盧山病可師愛其詩如是也 丹陽集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
遇盜死于墻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尸而盜不得爲朝廷
恥遂下詔募捕竟得賊始得張晏者王承宗所遣然言殺
者李師道所遣也初元衡策李錡之必反已而錡果反
就誅由是諸鎭桀驁者皆不自安以致於是劉禹錫有
代靖安佳人怨詩云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
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畫堂歌舞人又云秉燭朝天
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墻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
飛去來余致夢得爲司馬時朝廷欲湔濯補郡而元
衡執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而託於靜安佳人
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歟 韻語陽秋

黃庠字亞夫嘗有怪石一絕傳於世云山鬼水怪著薜荔
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家池館來
人士膾炙以爲奇作唐張碧詩亦不多見嘗有池上怪
石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先生應是
厭風雷着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尊半酣書
破青烟痕參差翠柳擺不落筆頭驚怖黏秋雲我聞
吳中項容水墨有高價邀得將來倚松下鋪却雙繒
直難掉掉首空歸不成話二詩殆未易甲乙也 同上

評論門

魯直謂陳後山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可擬哉客有謂余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爾杜云昨夜月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歸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日已遠後山則云斯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則云飛螢元失照杜云更覺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追隨盡杜云文章千古事後山則曰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後山則曰乾坤著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則曰寒城著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曰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余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碌盆盎中見此古罍洗者用語稍同乃是讀少陵詩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以足病公丹陽

南史載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答曰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同上

連綿字不可挑轉用詩人間有挑轉用者非爲平仄所牽則爲韻所牽也羅昭諫以沉寥爲寥沉是爲平仄所牽秋風生桂枝詩所謂寥沉工夫大是也又以汎瀾爲瀾汎是爲韻所牽哭孫員外詩所謂故侯何在淚瀾汎是也韻語陽秋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取之太過余未曉也王贊嘗稱之曰鍛肌滌骨冰瑩霞絢嘉斂自將不吮餘雋麗不葩芬苦不螫棘當其得志倏與神會孫郃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蕤於常花其鳴也鸞鷟於衆响觀其所作登靈隱峰詩云山疊雲霞際川傾世界東送喻坦之詩云風塵辭帝里舟楫到家林此真兒童語也寄喻鳧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如送喻坦之下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贈喻鳧又云才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髭稱心寺中島云雪折停猿樹花藏浴鶴泉寄越上人又云窓接停猿樹巖飛浴鶴泉于使君詩云月中倚棹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城送伍秀才詩又云倚棹寒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春其語言重疊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波搖月空城雨翳鐘白猿垂樹窓邊月紅鯉驚鉤竹外溪義行相識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於孫王所賞

杜甫讀蘇渙詩則曰余髮喜卻變白間生黑絲高適觀陳十六史碑則曰我來觀雅製慷慨變毛髮韻語陽秋

李長吉云我生二十不得意一生愁心謝如梧蘭至二十七而卒陳無已除夜詩云七十已強半所餘能幾何逐如暮景促更覺後生多至四十九而卒語意不祥如此

豈神明者先受之耶　丹陽
老杜賦螢火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
時能點客衣似譏當時閹人用事於人君之前不能主
張文儒而乃如青蠅之點素也說者乃謂喻小有才而
侵侮大德豈不誤耶羅隱竊取其意乃曰不思曾腐草
便擬倚孤光者道通文翰東公榮　長其禮前作愧矣
錢起集前八卷後五卷皆錢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
珝亦起之諸孫今起集中恐亦有珝所作者余初未知
其所據也比見前集中有同程七早入中書一篇云不
意雲霄能自致空驚鵷鷺忽相隨腊雪新晴百子殿春
風欲上萬年枝和王員外雪晴早朝詩云紫微晴雪帶恩

光遠使偏隨鴛鷺行長信月留寧避曉宜春花滿不飛
香二詩皆珝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集中又有
登彭祖樓一詩而辭能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駮也
陳去非嘗謂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箇字撚
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
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之類是也
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之
逸步後之學詩者倘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繩墨步
驟中此速肖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少蘊云李
益詩云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
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

深可憐風敲竹歛散那堪月在花真可與李沈作僕奴
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偏
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荊公嘗有詩云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或謂
公曰蕭何萬世之功則功字固有來處若恩字則未見
有出也荊公荅曰韓集鬬雞聯句孟郊云受恩慚始隗
則知荊公詩用法之嚴如此然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
排闥送青來之句乃以樊噲排闥事對護田豈護田亦
有所出耶有好事者謂余言一日有人面稱公詩謂自
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以爲的對公笑曰伊
但知柳對桑爲的對然庚亦是數蓋以十日數之也余

謂荊公未必有此意使果如好事者之說則作詩步驟
亦太拘窘矣錢起送屈突司馬詩云星飛龐統驥節發
晉遼東人多稱其工余恨龐統驥出處無星字而晉遼
東有節字也趙給事晚歸不遇詩忽看童子掃花處始
愧夕郎題鳳來前句不用事後句用二事皆非律也　東萊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加工也李白詩
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荊公點化之則云繰成白
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翠水白銀盤裏一青
螺山谷點化之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
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響徹山谷點化之云山空響
筦絃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云小山作友

朋香艸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同上

沈存中云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瑣碎金瑣碎者日光也恨句中無日字尔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路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欲如此

葛常之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高首詩云兩句不甲拆空倍埋泥滓野夫迷沒來空山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為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始可與言詩矣

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愜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云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常苦古人遠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棲鳥明燈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地為馬則误矣 並同上

山谷詩多用稻田衲亦云曰衣王摩詰詩云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又云手中花氎淨香飯稻畦成豈用是耶

丹陽集

晉張翰傳吳中蓴菜鱸膾而歸而高適屢作越上用如送崔功曹赴越云今朝欲乘興隨尔食鱸魚送李九赴越云鏡水若所憶蓴羹余舊便人以為疑余攷地理志漢吳縣屬會稽郡則以鱸作越上亦無傷也 韻語陽秋

魯直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而東坡題魯直詩云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甚殆非悠悠者可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又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如此題識其許之乎其譏之也魯直酷愛陳無己詩而東坡亦不深許魯直為無己揚譽無所不至而無己乃謂人言我語勝黃語何耶 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三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四

詩史門

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子儼勸其取金陵史稱薛鏐李臺卿等為璘謀主而不及李白白傳止言永王璘辟為府僚璘起兵逃還彭澤審爾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邸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天皇欲度遼若非贊其逆謀則必無是語矣白既流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宋中丞薦白啓云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乃用

白迫脅意以救其過爾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知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黃常明

唐穆宗時令狐楚為相為景陵使以儲錢獻羨餘然竟坐僚路致有衡州之貶觀發潭州寄李宣常侍詩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墮青天委棄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有答竇鞏中丞詩云何年相贈答卻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國懷傷之情矣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楚之謂乎觀甘露之事則可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繫神策仇士良白涯與李訓謀逆將立鄭注楚時以舊相在闕下文宗召楚至帝對楚悲憤因付涯訊辭曰果涯書耶楚曰涯誠有謀罪應死嗚呼觀望腐夫閹人而誣真人於死地楚忍為之乎甘露野史乃言尚賴舊相令狐楚獨為辯明若以史為證則野史之言未必公也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鵩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鄭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為相旋致貶謫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也豈牧之誤乎余謂牧之所云非謂實庚子辛卯也鵩集子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詠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爾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紜白晝驚千古鈇鑕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為給事者李石也余嘗攷之李石雖嘗為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語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為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申宋申錫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令牧之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還給事其后仇士良以開府蔭其

子中敏曰内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由是復棄官去
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
唐太和末閹尹恣横天子以擁虛器爲耻而元和逆黨未
討帝欲夷絶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碌碌獨鄭注
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已而殺陳宏志於青泥驛相繼王
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保首領又斷崔潭峻
之棺而鞭其尸翦除逆黨幾盡亦可謂壯矣意欲誅宦
乃復河湟歸河朔諸鎮天子向之鄭注雖招權納
賄然出節度隴右欲因王守澄之葬衆群官臨送以鎮
兵悉誅之謀亦未必不善會李訓先五日舉事遂成甘
露之亂世以成敗論人物故訓注不得爲忠至李徳裕

謂不可與徒隷齒亦太甚矣撰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
嘗論鄭注不可爲相故甘有封州之謫而中敏有潁陽
之歸杜牧之贈甘詩云太和八九年訓注極虓虎吾君
不省覺二凶日威武喧喧皆傳言明辰相登注和呉頗
予云我死有處所明日詔書下謫斥南荒去又有贈中
敏詩云元禮去從緱氏學江充來見犬臺宮曲突從新
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
注得逞其謀也蓋當是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焰熏灼士
大夫推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爲是以賈殺身之禍故
牧之之詩如此於乎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
忠勇之資謀殄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

而訓注以當時士夫畏懼士良遂加以奸兇之目而
史亦以爲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惜哉家
藏甘露野史三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特相矛盾
甘露野史之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反爲所擒而乙
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盖甘露史出於朝廷公論而乙
卯記附會士良之私情也乙卯記後有朱貴跋尾數百
言以乙卯所記爲非是其說與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著常之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葬黄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
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
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

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以三良之死
爲非也至李徳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與
梁丘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
命之於前而衆驅之於後爲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唯
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
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
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
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而過秦繆
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
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横則又言三良
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韋蘇州睢陽感懷詩有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宿將
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為巡死而遠就
虜疑遠畏死而辭服於賊故應物云尓韓愈嘗有言曰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
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賊將生致遠於偃師遠亦
以不屈死則是遠亦終死賊也

李義山詩云本為留侯慕赤松漢廷方識紫芝翁蕭何
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張良下
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孤壘想英風漢
家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紀
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為宗臣高祖設指蹤之喻

盡之矣他人豈容議耶

盜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為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盜以
必得為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逐之九江故因
聞琵琶乃有天涯淪落之感至於淚溼青衫之上何憊
如此哉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生趣操號安恬退亦恬
然進不貪何事潯陽恨遷謫輕將清淚溼青衫又云
及泉曾駁莊公誓勝母終回曾子車素綆銀牀堪泪
墮更能賦詠獨何如

左太冲陶淵明皆有荊軻之詠太冲則曰雖無壯士節與
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是皆以
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荊軻功之不成不在荊軻而在秦
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陽之行軻固心疑其
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他客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
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憤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賣丹
秦庭當時固已惜之然繫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
亦未能保終吉也故楊子云荊軻為丹奉於期之首燕
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可謂善論軻者

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者以謂失本惠而傷吾仁故也或
又咎帝短喪為傷於孝予觀遺詔率皆言為己損制
未嘗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承相翟方進與薛宣服母
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云漢制自文帝遺詔

國家遵以為常則咎不在文帝矣而王荊公詩云輕刑
死人衆喪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輕刑
死人衆則固然矣短喪生者偷則似誣文帝也俱侗上

百家詩話總龜卷之十四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五

評史門

老杜北征詩云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其意謂明皇英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誅褒妲不同老杜此語出於愛君曲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白樂天詩云六軍不發無柰何宛轉蛾眉馬前死非逼迫而何哉然明皇能割一己之愛使六軍之情帖然亦可謂知所輕重矣故前輩有詩云華清聖明天子事景陽赴井是何人 丹陽集

昔盧諶先為劉琨從事中郎將段匹磾領幽州求諶為別駕故琨答諶詩云情满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

秋蘇言諶尋已而就匹磾也厥後琨命箕澹攻石勒一軍皆沒由是窮蹙不能自守乃率衆赴匹磾繼為匹磾所拘知其必死矣豈無望於諶哉觀再贈諶云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百煉鋼化為繞指柔其詩托意欲以激諶而救其急而諶殊不領也琨既被害諶始上表以雪其冤終亦何所補耶

漢元帝時弘恭石顯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嘗上書力詆蓋義猶氷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房欲淮陽王為巳助代王作求朝奏章向令外親上疏謂小人在朝以致地動雖嫉惡之心切然於忠實亦少貶矣使二子果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也何暇為身謀而假之於他人乎故荊公詩云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年迹自窮舉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罪相同後之論人物者倘取其心而畧其迹則善矣 韻語陽秋

張祜觀狄梁公傳云失運廬陵厄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波横流砥柱虎口舌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強犯逆鱗敢以廬陵王為請者非特大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廬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危言撼二嬖陳易之為賀之計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卒之遣徐彥伯迎

廬陵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援吕温之言稱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若乎仁傑其忠且賢哉按仁傑傳始后欲立武三思而李昭德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昭德力爭今考三思本傳不載為皇太子之說而承嗣傳云洛州人請立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皆爭不從而不及昭德豈有牴牾耶

裴度在朝憲宗委任不疑使破三賊巳而吳元濟授首王承宗割二州遣子入侍李師道被擒兩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克融廷湊皆不敢桀勳烈之盛一時無與比有者惟李義山指為聖相詩曰帝得聖相相曰度又曰嗚

呼聖皇及聖相亦過矣哉荀卿曰得聖臣者帝若舜禹伊尹周公皆聖臣也謂四人爲聖臣則可謂裴度爲聖相其可哉

唐明皇以英銳身致極治以荒淫身致極亂自古人君成敗之速未有如明皇者鄭毅夫詩云四海不搖州九重藏敵根十年傲堯舜一笑破乾坤盖是意也開元之盛能致兵寢刑措之治者實姚宋輔政之功明皇可以無疑矣不三四年遽使去位及李林甫用事則盤旋紏固至十八九年敗國蠹賢無所不至猶以爲未足也晚年顧力士曰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天下安得而不亂乎並同上

史載宋之問冉祖雍並賜死於桂州之問得詔震汗不引决祖雍請於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之决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及考之文集有登大庾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成異域則之問赴貶時未嘗以妻子行也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歟丹陽集

漢高祖置酒沛宮酒酣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時帝有天下已十二年當思耆艾賢德與共維持獨專意猛士何哉豈馬上三尺嫚罵未易遽革耶治道終以霸雜盖有由然其前年下詔曰賢士大夫吾能尊顯之是年下詔曰與天下之賢豪士大夫同安輯之[illegible]謂補苦之辭乃衆筆代言非若耳熟之歌乃中心所欲也

許汜不爲陳元龍所禮嘗與劉備語之備曰君有國士名望無救世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然介甫屢用之求田問舍轉無成更覺求田問舍違讀蜀志曰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又有游西霞菴云求田此山下終欲恃陳登官非力欲轉此一重案

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襪古是時杜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

其情如是泊至秦中則有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寫坐牌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悰已非北征時比也及觀進艇詩則曰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在秦中時矣蒿堂之

白樂天作八漸偈云若既非真悲亦是假則世間悲歡人我必能忘情焉憲宗欲以樂天爲刺史王涯以資淺爲言遂得江州司馬及涯敗作詩快之有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句李德裕於樂天不見有隙德裕貶崖州亦作三絕快之其一篇云樂天嘗任蘇州日

要勸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
盖嘗以唐史攷之樂天卒於會昌之初武宗時也而德
裕之貶乃在宣宗大中年則德裕之貶樂天死已久非
樂天之詩明矣以是準之快王涯之句恐亦未必然也
韻語陽秋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
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載與俱歸此司馬遷
之說也文王至磻谿見呂尚釣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
呂佐檢德合于今昌來提此尚書大傳之說也太公釣
於滋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
於渭渚初下得魴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

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
興曰盍歸乎來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
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說也是數說者皆言天產英
輔以興周蓋非碌碌佐命者之可擬而司馬遷乃採或
者之論謂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招呂尚求美女奇
物獻於紂而贖西伯西伯既脫三人有陰謀脩德以傾
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也哉歐陽詹云論兵去商虐講
德興周道磻溪未遇時何異斯川老余比赴官宣春於
壽昌道中見壁間題一詩云漁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
奇指掌中莫道直鈎無所取渭川一釣得三公一以爲
傾商政一以爲釣三公皆非知聖賢者 韻語陽秋

李太白至邯鄲登城樓詩云提携袴中兒杵臼及程嬰空
孤獻白刃必死耀丹誠是有取於二子甚重袴中兒謂
趙武也然司馬遷作趙晉二世家自相矛盾左氏所書
又後不同將何以取信於后世耶晉世家之說曰景公
十七年誅趙同趙括令廉子武爲後趙世家之說曰景
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朔殺趙括等朔同友人程嬰匿趙
武於山中至十五年景公有議立趙武左氏之說曰晉
成公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畜于公宮以其
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無後
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據成公八年即晉景公
十七年也或云匿武於山中或云畜武於宮中或云十

五年而後立武或云未踰月而立武皆未知所據也
揚雄之迹曲說新室議之者衆矣此置而不論雄之心如
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旨也王荊公乃深
許之何耶詩云家家鄒魯後於子獨光賢又云儒者陵
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又云道眞沉溺九流渾獨
泝頹波討得源又云子雲平生人莫知知者乃獨稱其
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是亦聖人許雄
也東坡謂雄以艱深之辭淺易之說與公矛盾矣 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五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六

評史門

孔子謂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所謂及者繼也非企及之及謂甯武之愚而後人不可繼尓居亂世而愚則天下塗炭將孰拯屈原事楚懷王不得志則悲吟澤畔卒從彭咸之居究其初心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於是乎賈生謫長沙傳渡湘水爲賦以弔之所遭之時雖與原不同蓋亦原之志也白樂天詠史詩乃謂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沉良時真可惜亂世何足欽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信知樂天言則是以亂世爲不拯也而可乎議者謂誼所欲爲文帝不能用者爲鈍鉛刀爲銛斡弃周鼎寶康瓠兮觀此是有憾於絳灌東陽者雖然勃也嬰也敬也皆素有長者之譽必不肯害賢而利己楚漢春秋別有絳灌豈其是耶 葛常之

永和中王羲之脩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篇詠之傳可考也今觀羲之謝安謝萬孫綽孫統王彬之凝之肅之徽之徐豐之袁嶠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一首王豐之元之蘊之渙之郗曇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華平桓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謝瓌卞迪卓旄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石綽華耆謝藤王儀呂系呂本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謝安五言詩曰萬殊渾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序乃以爲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蓋反謝安一時之語而或者遂以爲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之詩尓其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閴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羲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季畢集而獻之之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詞寡耶景祐中　稽太守蔣堂脩永和故事嘗有詩云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蓋爲獻之等發也 葛立之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爲謝安携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石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土屢[illegible]笑覓與呂謂等鑑湖聯句有興衰還舞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石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遊餘杭東西岩詩注云即謝安東山所謂攜妓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

捿舘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游集今王山在建康上
元縣崇禮鄉載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
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李白有憶東山二絶不到
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我今攜
謝妓長笑絶人群欲報山東客開關掃白雲不知所賦
者何處之東山也陳軒乃録此詩於金陵集中將別有
所據耶南史載宋劉勔經始鍾嶺以為棲息亦號東山
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同上

韓愈自監察御史貶連州山陽令所坐之因傳記各異唐
書本傳謂上疏論宮市徳宗怒故貶李翺行狀謂為倖
臣所惡故貶皇甫湜作神道碑謂正元十九年關中旱

飢公請寬民徭專政者惡之故貶按文公集宮市之疏
不傳而文公歴官記及年譜以謂京師旱民飢詔蠲租
半有司徵求反急愈與同列上疏言狀為幸臣所讒貶
臣者李實也乎考退之自連山移江陵詩云孤臣昔放
逐泣血追愆尤汗漫不省識恍如乘桴浮或自疑上疏
上疏豈其由則所坐之因雖退之猶疑之也集中有上
京兆李實書盛稱其能曰愈來京師所見公卿大臣未
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閤下者又云今年以來不雨者百
餘日種不入土而盗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姦宿贓
銷縮摧沮亹亹百餘言皆叙其敬慕之意其後實出為
華州又有書云愈於久故游從之中蒙恩獎知遇最厚

無與比者愈為實所説不應此書尊奉如是及觀江陵
途中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
落冤仇又岳陽別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
前年出官日此禍最無妄又和張十一憶昨行云伾文
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羽窟
無底幽黄能眼中了了見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又有
永正行以快伾文之貶其末云郎官清要為世稱荒郊
僻野嗟可矜其書曰見非妄徵嗟爾既往宜為懲則知
陽山之貶伾文之力而劉李下石為多非為李實所讒
也 蔓常之

韓偓香奩集百篇皆豔詞也沈存中筆談云乃和凝所作
凝後貴悔其少作故嫁名於韓偓爾今香奩集有無題
詩序云余辛酉年戲作無題詩十四韻故奉常王公内
翰吳融舍人令狐渙相次屬和是歳十月一旦兵起隨
駕西狩文藁咸弃丙寅歳在福建有蘇暐以稿見授得
無題詩因追味舊時闕忘甚多予按唐書韓偓傳偓嘗
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與令狐渙同
為中書舍人其後韓全誨等刼帝西幸偓夜追及鄠見
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天祐二年挈其族依王審
知而卒以紀運圖考之辛酉乃昭宗天復元年丙寅乃
哀帝天祐三年其序所謂丙寅歳在福建有蘇暐授其
藁則正依王審知之時也稽之於傳與序無一不合者

則此集韓偓所作無疑而筆談以為和凝嫁名於偓特未攷其詳耳筆談云偓又有詩百篇在其四世孫奕處見之豈非所謂舊詩之闕忘者乎同上

漢史載韓信教陳豨反有挈手步庭之議且曰吾為公從中起漢十年豨果反高祖自將兵出張文潛曰方是時蕭相國居守而信欲以烏合不教之兵從中起以圖帝業雖使甚愚必知無成信豈肯出此哉故其詩曰

陳侯乃中起不思蕭相在咸陽又一詩云平生蕭相真知己何事還同女子謀則又責蕭相不為信辨其枉也余觀班史呂后與蕭相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則斬信者相國計也縱使其枉相國其肯為辨之哉信死則劉氏安不死則劉氏危相國豈肯以平日相善之故而忘社稷大計乎文潛復有一絕云登壇一日冠群雄鍾室倉皇念蒯通能用能誅誰計策嗟君終日媿蕭公丹陽集

漢成帝時張禹用事朱雲對上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居下訕上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曰臣願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如雲者可謂忠直有餘矣後世思其人而不可得則作為韻語以發其義肅宗時元載用事故杜子美詩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武后時傅游藝用事故盧照鄰詩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劍先斷佞臣頭言當時立朝之士不能如雲以二人之惡而告於上也若二人者奸諛百倍張禹矣腥臊之血豈足以污尚方之劍乎朱景文云朱游英氣凜生風瀕死危言悟帝聰殿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信乎去佞如拔山也

五王之誅二張也張柬之啓其謀桓彥範任其事敬暉崔玄暐袁恕己各效其力坐使天后還政中宗即位誠為社稷之奇勳然尚有可恨者焉留武三思彥範輩豈不知中宗非剛斷之主乎彼之意以為三思方承亂革氏而中宗孱懦一聽其所為苟誅三思必不利於己故不肯誅耳不旋踵而自罹殺身之禍實自取之也張文潛云縶狗不縶首反噬理必然智勇忽迷方脫匣授龍泉區區舒李祖先事僅能言留禍啟臨淄數諫豈非天

高祖大風之歌志氣慷慨規模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史記樂書謂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益欲使後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忘於守成爾武帝秋風詞鄙乎歌已無足道及為賦以傷悼李夫人反覆數百言綢繆繾綣於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愧哉藝文志上自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耶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六

評史門

老杜課伯夷辛秀伐木則曰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遣信行脩水筒則以浮瓜裂餅以答其恭謹陶淵明告其子則曰辦遣一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蓋古人之役僕夫其忠厚率如此初學記載王褒買便了為奴作約使苦作以致聰券而淚下鼻涕長一尺有不如早歸黃陌令蚯蚓鑽額之語其少陵兵棄之罪人哉葛常之

建安七子惟劉公幹獨為諸王子所親曹操威焰蓋世甄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平視雖輸作而不悔亦

可喜矣故梅聖俞詩云公幹才俊或欺事平視美人曾不起自茲不得為故人輸作左校瀕於死公幹嘗有贈從弟詩云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其寄意如是豈肯少屈於操哉末篇又托興鳳凰有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之句則不必聖明待操矣

杜甫悲陳濤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琯之敗也琯時敗猶持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甫深悲之甫為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己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皋夔一朝陳濤下覆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琯之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鄭虔受安祿山偽命洎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因善畫祈於崔圓遂得免死老杜所謂今如置中兔子雲識字終投閣是也及虔貶台州有詩云可念此公懷直道也沾新國用輕刑如虔者可謂之懷直道乎昔是愛私之言不入哀詩亦云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蕩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槳蓋傷之也

忘年交謂雖年齒尊幼不侔而道義可為友也如張鎰之於陸贄崔鄺之於李諒是已魯直云遂貧不去與忘年便以忘年作朋友用蓋有來處也老杜過孟倉曹詩云

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則山谷所用豈有云乎哉

李白作蜀道難以罪嚴武其末云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則武待白之禮未必優也武與杜甫情好甚厚一朝以飲酒過度而武幾殺之則不如早還家之說乃白先見之明爾陸暢謁韋皋於蜀郡暢感韋之遇己遂反其詞作蜀道易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

鄭基在潁川不置木枕裴潛在兗州不取胡牀居官清操要當如是白樂天在杭州取天竺片石及代替歸故其詩曰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蘗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抵有千金無乃傷清白暨守吳門復取洞庭雙石

一以支琴一以貯酒故僕石詩有萬古遺水濱一朝入
吾手之句洎罷府支琴石遂歸嶺道僑居故作詩云天
上定應勝地上支機未必及支琴於乎泉石膏肓人士
之逸韻若樂天者豈淪于義所謂風流罪過也耶
君子為小人誣蔑則其詩慾故寓之於物以舒其憤如朱
晝古鏡詩所謂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
魑魅幸月蝕是也小人既敗君子得志之秋則其詩昌
故寓之於物以快其志如劉禹錫磨鏡篇所謂萍開綠
池滿暈盡金波溢山神妖氣沮野魅真形出是也黃子
虛作姮娥佳月篇云狂雲妬佳月怒飛千里黑佳月了不
嗔曾何污潔白支頤少待之寒光静無迹爍爍黃金盤

獨照一天碧殆亦二子之意 俱同上

康節三皇吟許大乾坤自我宣乾坤之外復何言初分大
道非常道終有先天永後天作法極微難著迹收功最
久不知年若教世上論功業料得更無人在前 繫辭集
五帝吟進退皆將天下讓著何言語狀雍容 一作衣裳垂
處處儀盛玉帛備時甚恩恭物物盡能循至理人人自
三王吟一片中原萬里餘殆非容德所能居 能一作宜 夏商正
顏立殊功當時何故得如此只被昇明類日中
朔猶能布湯武干戈未便[illegible]降大有名方受華水天無
意不啟寓請觀仁義為心者皆作人間汝丈夫 意一作[illegible]請觀
一作詳知

五伯吟刦奪寸名名愈厲人人奔命不勝疲生靈[illegible]劍戟圍
中洁 作林 一公道貨財心裏歸雖則餘年能愛禮奈何鳴
鳳未來儀東周五百餘年內歎息唯聞一仲尼
七國吟當其末路尚縱橫仁義之言固不聽皆為破齊存
即墨能勝坑趙盡長平清晨見鬼未為怪白日殺人奚
足驚加以蘇張掉三寸扼喉其勢不俱生
嬴秦吟[illegible]七國正爭[illegible]利害相摩未便休北至一雄心
底定其如四海血横流三千賓客方成憂百二山河又
[illegible]秋[illegible]說罷侯能置中趙高元不是封侯
西漢吟秦破山河[illegible]戰場豈期氏後見[illegible]桑九千來里開
封域四百餘年號帝王剝喪既而遭莽卓經營殊不念

高光當時文物如斯盛城復何由更有隍
三國吟桓[illegible]跨峙[illegible]雷音絕唱高蹤没處[illegible]鼓一方情
味[illegible]亏刀萬里刀難任論兵[illegible]石空無意飲馬黃河徒
有心雖曰天時亦人事誰知[illegible]外失良金
西晉吟承平未必便無憂要若忘危非善謀題品人才過
雅詡雌黃時事有風流有刀難割公閒腹無木可梟元
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笑浪悠悠
十六國吟渾天之下[illegible]隱大禹曾經治水餘衣到散時
多[illegible]蠅瓜當爛處足魚組龍章本不資狂冠象魏何嘗
薦亂胡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夷吾
南北朝吟一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嘗絕往還偏霸尚

存前典憲小康猶帶猶腥膻一作遺洛陽雅望稱桓浩江
表奇才服謝安二百四年能並處誰將夷夏互爲言
有隋吟始謀當日已非臧又更相承或自戕鑄鐵人民貪
土地泥沙金帛恍姚蔓征遼意甚殊荒服泛汴情懷厭
未央三十六年都掃地不然天下未歸唐
有唐吟天生神武尊中央不爾群光未易攘正觀若無風
凜凜開元安有氣揚揚從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
月長三百年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猶光
五代吟自從唐季墜皇綱天下生靈被擾攘社稷安危憑
卒伍朝廷輕重繫藩方深冬寒木固不脫末旦小星猶
有光五十三年更五姓始知掃蕩待真王

我宋吟二首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
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
林盡管絃作新一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又
吾曹眷拙頼明時爲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才中遺迹
人間好景處開居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
一作閑其筆 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更無之按邵氏聞見錄原節先公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復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伯溫竊疑未盡經亂離為太甚先公曰吾老且見汝輩行自知之
張南軒采菊亭詩引曰陶靖節人品甚高晉宋諸人所未
易及讀其詩可見胸次灑落八窓玲瓏豈野馬塵埃所
能棲集耶建安丞張君精力未衰即掛冠家于瀏陽有
年矣其小圃爲亭面南山來求予名之曰采菊亭
取靖節所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嗚呼靖節與寄
深遠特可為識者道耳詩曰陶公千載人高標跨餘子
豈無濟時念斂藏獨知止歸來卧衡門無慍復何喜九
日天氣佳東籬擷芳蕊擧頭見南山佳處政在此地偏
心則遠意得道豈否張侯謝銀艾築室媲黎几小亭才
尋丈景物自新美頗聞方瞳清亦復強步履不妨數登
臨倚杖看雲起高詠悠然篇飛鴻送千里大集
復齋漫錄云東坡作諫論以魏鄭公以蘇張之辯而為諫
諍之術且云鄭公之初實學縱橫之術其所以與蘇張
異者心正爾或以東坡之論為不然余讀鄭公出關詩

云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
策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藩鬱
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
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
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東坡實不
見此詩蓋識見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讀書未博未
可以輕議前輩也苕溪漁隱曰余觀諫論殆是老蘇作
格力辭旨可以覔見矣非東坡所作也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七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八

辯疑門

王綵字敦素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為縣令會歲饑縣毋家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一匹邑人大受其惠稱為德政縣此當路為之蓋是時一縑售價不逾其數爾仕止郎曹典州而已范文正公為作墓誌具載其事至荊公當國傚其法施之天下遂為和買今之本錢既不復償且有折帛之害世誤傳始於王儀仲袞儀仲文正公之子早即貴達未嘗為邑官至八座謚懿敏國史本傳可考其子鞏字定國與東坡先生游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文亦奇欲預賓禮會而蘇

子美以其任子距之致與大獄梅聖俞謂一客不得食覆帆傷衆賓者也其孫即商老彭以詩名列江西派中又李定字資深元豐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正民兄弟皆顯名一時揚州人又李定嘉祐治平以来以風采聞嘗遍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于正卿乃敦老如岡之祖蓋濟南人也同姓名者凡三人世亦多指而為一不可不辯（李廌陽翟人東坡先生門下士亦字方叔兩方叔俱以文鳴詩章文多互傳于世）

陳子昂感遇詩云樂羊為魏將食子狥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又曰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一則忍於其子一則不忍於麑故曾直懷荊公詩有嗟羨不如放麑樂羊終媿巴西陳無己啓亦用此事所謂中山之相仁於放麑亂世之雄疑於食子是也然蜀麑於秦西巴者孟孫也非中山相也子昂徒見樂羊中山事遂誤作孟孫用無己亦遂襲之曾直以西巴為巴西亦悞矣（丹揚集）

李白古風云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予攷史記不載黃金臺之名止云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亦不著黃金之名上谷郡圖經乃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遂因以為名皇甫松有登黃金臺詩云燕相謀在茲積金

黃巍巍上者欲何頹使我千載悲其迹尚可得而考也

東坡詩云玉奴弦索花奴手玉奴謂楊妃花奴謂汝陽王璡也及觀和楊公濟梅花詩乃言玉奴終不負東昏何耶按南史東昏妃潘玉兒當是筆悞尓

韓退之詩曰離騷二十五王逸序天問亦曰屈原凡二十五篇今楚詞所載二十三篇而已豈非并九辨大招而為二十五乎九辨者宋玉所作非屈原也今楚詞之目雖以是篇併注屈原宋玉然九辨之序止稱屈原弟子宋玉所作大招雖疑原文而或者謂景差作若以宋玉痛屈原而作九辨則招瑰亦當在屈原所著之數當為二十六矣不知退之王逸之言何所據耶

杜子美栢中允除官制詩舊註以為栢貴又以為正節按
杜詩云紛然喪亂際見此忠義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
彌存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當曰是有功於蜀者又是
時段子璋反於上元徐知道反於寶應而正節為邛州
刺史數有功則是正節無疑矣杜集又有栢學士茅屋
栢大兄弟山居詩說者皆以謂正節之居然詩中殊不
及功名之事但皆稱其為學讀書求茅屋云古人已
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山居云山居精典籍文雅
涉風騷疑是邛州立功之前丹陽集

黃魯直詩云世有捧心學取笑如東施梅聖俞云西眉不
想西家様餘顰還須一手清大平寰宇記載西施事

云施其姓也是時有東施家西施家故李太白效古云
自古有秀色西施與東鄰而東坡代人留別詩乃云絳
蠟燒殘玉斝飛離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
記儂家舊姓西以與寰宇記所言不同豈為韻所牽
耶同上

張無盡嘗和山字云安得將相似仲山人疑之以近人所
常用皆山甫也觀後漢志陽樊攢茅田服虔注云是
仲山所居又楊脩答臨淄侯牋云仲山周旦之儔只稱
仲山何疑之有黃常明

坡記王凌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
司馬景王病夢逵為祟因為詩曰嵇紹似康為有子
郗超畔黨似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
孟怪梁道忠義之靈不能自已其子充之惡按晉紀王
賈所殺者乃宣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也苕溪

正訛門

天關象緯逼雲卧衣裳冷世傳古本作天闕今從之莊子
以管闚天正用此字舊集以作闕又或作闕今不取蓋
先生詩誤衆者不惟近體嚴於屬對至於古風句
對者亦然觀此詩可見矣近人論詩多以不必屬對為
高吾何取哉故詳論之以俟知者焉杜詩正異

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濟南實海右諸郡舊集一作
海右今從之正文作海內非也

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拂字從一作兼盡馬詩有雲拏
華拂天來向東正文作沸非也

君臣留歡娛樂動殷嶱嶱殷從上聲嶱嶱出文選音渴曷
集韻山貌舊集作殷湯嶱音字皆悞蓋緣湯字之訛二
字從而倒之無他詩二字悞倒之者非一

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別本禾字一作未今從之按此
詩十一月作禾字明矣昌黎謂年登而晝啼飢實此意
也

陰風西北來慘淡隨回紇紇字從一作鶻唐史德宗朝始
改名回鶻正文非也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夜字從王介甫謂捷

晝盡夜至也舊作日今不取
花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諸詩之言花門者皆回紇也舊
集作北門盖由字畫小誤唐以太原為北門非謂回紇
明矣卒章申言花門也
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捩撇捩焱䬕大食刀歌云鬼物撇
捩辭沆壕字意皆同今從之舊集作撇烈非也
嬋娟碧鮮靜蕭摵寒籜聚鮮字從別本舊集作鮮盖字
畫小缺而釋者因以嬋娟碧鮮皆謂竹也尤謬
長夜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此成都詩舊集作長
安非也其夜字之訛故誤作安耳况卒章之夜明甚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色字從別本他詩亦云朝野色

枯槁正文作邑今不取
樹枝有烏亂棲時暝色無人獨歸客棲字從一作正文作
鳴今不取言亂棲則鳴可知矣
高皇亦明王魂魄猶正直皇字舊集諸本皆作帝近見別
本作皇今從之乃與上下數聯詩意相貫也詢之聞人
其漢高祠廟今尚存焉
別離重相逢偶然豈定期定字舊集作安盖由字畫小訛
况上句已云泄雲無定姿
悲臺蕭颯石龍從哀壑杈枒浪呼洶浪字作別本考兩句
屬對之二當用一實字又別本下句作萬猛胸脩捨
墜字亦未通

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耘者必分明曹而進故東坡遠
景樓記謂耘者畢出數百人為曹者是也舊作明乃字
小訛耳
風吹巨焰作河漢騰烟柱諸本下句作何掉騰烟柱蜀本
何作河近見別本今從之盖於詞意通也
合沓排鐵騎清曉散錦幪幪字　他詩有云為鶻怯
錦幪乃鞍馬之物正文作騣非也
大火運金氣荊揚不知秋大字從一作謂大火西流七月
詩也正文作暑今不取
終然契真如得匪金仙術二句並從一作正文作終契如
往還得匪合仙術今不取

欽崖寄書白鹽北故人贈我青絲表絲字從一作縑別本
正文止作絲字此詩寄裴施州者或謂裴冕非也按唐
史冕以寶應元年貶施州刺史不數月移澧州距此已
六年矣
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禦長禦字舊集諸本皆作籞按西
漢宣帝紀云池籞者其字從竹今從之
尸鄉餘土室誰話咒雞翁誰話從　事見列仙傳正文
作雞說乃字之訛也咒字一作朔音州又音祝
茂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茂字連山字皆從一作時歸鳳
翔行在正文連山作連峰非也霧樹亦然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常陰陰霤字從別本文選云

二堂對雷出春深詩也而諸本作雷快矣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苑字從一作正文作
花盖字畫小訛而說者云一詩連用三花字不害為工
誤矣
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大路陝華間地名也
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紹屯大路以絶
道濟糧道而蜀本正作大道誤矣
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朱汗已見他詩舊作珠乃衍文
也白題從一作西漢云斬胡白題將字義與雕題同正
文作蹄非也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詩字從別本者詩題與上下句
意當從之舊作時非也

峽雲籠樹小湖日蕩船明蕩字從一作非久游江湖者不
知此字之工正文作落盖字訛也
合觀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題云觀造竹橋即日
成句中合觀字謂衆觀橋成之速而笑驅石之誕舊集
諸本皆訛作歡非也

百家詩話總龜卷之十八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九

隱逸門

世人謂淵明皆以其專用肥遯初無康濟之念能知其心
者寡也嘗求其集若云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又有
云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
其自樂田畝乃卷懷不得已耳士之出處未易為世俗
言也 陽秋
瓢之為器貧者所用故顔子以一瓢飲而揚子比之山雌
文康公築室於金溪上闔門千指朝虀暮塩未嘗敢
以貧為病嘗因溪結亭號曰瓢飲蓋欲以見其賢好古
安貧樂道之意予嘗有詩云我不學許由隱烟霞得瓢

不飲惟掛樹又不學德義居虎丘常帶瓢入市多騎牛分
無王顔樂古錦病渴文園只瓢飲不職金溪新結亭未
須引吸如長鯨但願金溪化為酒歲歲持瓢醉花柳
杜荀鶴十隱居云侍立小童清義山憶正一云烟爐鎖盡
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子厚云日午獨眠無餘聲山
童隔竹敲茶臼秀老云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
月高閑弄山間累年頗得此數詩氣味
陳搏有經綸才歷五季亂離游行四方志不遂入武當山
後隱居華山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嚬顣數日人
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 太祖登
極撫掌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太祖方

潛龍時摶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之有日矣遯迹之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淺哉 邵伯溫易學辨惑

陳摶周世宗嘗召見太平興國初再召赴闕 太宗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峰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履垂縧以賓禮見賜坐 澠水燕談

康節除秘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答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 言行錄

後復再召摶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辨惑

种放別業在終南山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爲幽絕 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 上欲賞之其後復闢魏野居有幽致 帝亦遣人圖之故野有詩云幽居帝畫看 澠水燕談

張橫渠八翁吟詩十首步虛聲裏八奇翁八奇須信古英雄賓朋未散山翁醉聽歌同入醉鄉中傳岩若下築岩翁幽通心與帝心通夢動未感思賢夢相霖雨日見成功磻溪溪伴釣魚翁獵罷溪水聽溪松龜獸未肯非熊兆漁叢境突老龍鍾老原原上卜年翁感天功業動天聰渭言未信成王悟悟成全得起禾風飛山山下感麟翁麟翁知已我時逢自從顏子無希蹤後幾人今日更希蹤青牛西去伯陽翁當年夫子嘆猶龍子言爲悲真風我豈知言立表真風寓言莊誕深園翁蒙誠名理浩無窮早知懸解人間世爭知懸解不言中一身無礙丗乾翁通身身 戒身同船師從我乘將去頑空中與指真空夜半針谷卧龍翁量如江海氣如虹不應三顧逢

先主至今千載慕冥鴻藍輿多病八吟翁雲叟洛遊從清時無事青山醉青山仍醉最青

處士魏野字仲先陝州人居於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清苦多閑於時前后郡守皆所禮遇上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野以詩贄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岳汾陰俱禮畢此迴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酒茗藥物爲答書編先公遺札有公自寫此詩數本 王文正公遺事

旦得詩感悟以疾屢辭政柄遂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又曰魏野謂寇準曰自古功名蓋世者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敗始悔不用野

之言云 仁宗攷要
復齋漫錄云晉皇甫謐高士傳載四皓見秦政虐乃遊入
藍田山作歌曰漢之高山深谷逶迤燁燁紫芝可以療
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
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 真宗朝聞其名賜號和
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於書畫爲詩如梅花
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
謂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爲句云茂
陵他日求遺藁猶喜初無封禪書尤爲人稱誦自逋
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者 歸田錄
又青箱雜記云逋景祐初尚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贈
逋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
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 言行錄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爲最深蓋其山自北
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爲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處
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則反削而入
如方屋帽者舊記所謂大隱屛也屛下兩麓相抱之
中西南向爲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
求以待棲息朱氏隱求室詩曰晨窗林影開夜枕
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丘氏詩曰抱
小窓深讀書空谷響一笑有會心紛紛自 長項氏

詩曰種桑不蕃寒辭粟長苦飢飢寒 有俾使顑無
違袁氏詩曰本是山中人歸作山中友豈同荷蓧老永
結躬耕耦浮雲一出岫膚寸彌九有此志未可量見之
千載後劉平父詩曰寧懷棲遯情聊紲綸手屋雲倘
未期猿鶴且爲友葛氏詩曰平生匣中絲中歲從黃綺
出處本無心誰云今隱几黃子厚詩曰隱倫混樵牧堅
高存聖功懷哉得所尚一歌從屋壁
韓氏次櫂歌韻宛宛溪流叠九灣山猿時下鳥關關釣磯
茶竈山中樂大隱屛邊日月閑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遯世之士
使無遐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太冲陸士衡相繼有作雖
極淸麗顧乃自爲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
作詩以反之雖正左陸之愆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
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日夜坐詩生挾琴過予寄堂夜
久月明風露凄冷生揮絃度曲聲甚悲壯既乃更爲招
隱之操而曰穀城老人嘗欲爲予依永作辭而未就也
予感其言因爲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闋以反之 口授
詩生補呈穀城老者諸名勝請共賦之以備山中異時
故事云
南山之幽桂樹之稠枝相樛高拂千屋素秋下臨深谷之
寒流王孫何處攀援久淹留 聞說山中虎豹晝嗥鬬
說山中熊羆夜咆噑潭深林鹿呦呦獼猴與君居山鬼

伴君遊君獨胡為自聊甞藏云暮矣待爲求思君不見
我心徒嗜憂南山之中桂樹秋風霏霏兮有寒栖老
翁木食澗飲送春冬此間此樂傳游[illegible]何窮 我愛南
林春花晝紅我愛陰崖寒泉夜淙竹栢含烟怕青葱徐
行發商歌安坐撫孤桐不聞置孤坐直把明月並長
終人間雖樂此心誰與同 臨南山之阿桂樹婆娑生嵯
峨下蔭達蟠舊柯秋思湫湫秋風多王孫不見接持
宿歌 岑寂空山良宵月華詩曲前溪春流迸波
秀木盤紆雜青蘿猿猴累態猿棄麇鹿突觀荒忽深囂崇
何思君從我長吟嗟人間歳月驚心易蹉跎 幽居
中林散髮接樵山歌並憩此栖遲素心綠綺一曲傳清

音超然忘世誰能共浮沉 遠波寒溪烟雨晝陰獨
宿空齋夜猿夜吟竹栢搖風更蕭森春蘭綺秀紉秋菊
伴孤斟此意千論古今勸君與我同採着何待歸去歌
谷雲深右反招隱

恬退門

蔡寬夫詩話云乖崖少喜任俠學擊劍尤樂閑神仙事為
舉子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以紙筆為贐
贈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入鬧處乎然
性極清介居無妾媵不事服玩朝衣之外蕪知惟紋帽
皂絛一黄土布衾而已至今人傳其畫像皆作此飾始
及第時嘗以詩寄傳霽逸人云前年失腳下漁矶苦恋
明時不忍歸為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順
之亂乖崖帥蜀有詩寄陳希夷云性愚不肯住山林剛
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皆
真素志也

復齋漫錄云唐人詩有意效承平無功答聖明灰心緣忍
事霜鬢為論兵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梅摯非擬[illegible]
琴書是平生白日長函閒青蠅[illegible]陽舊因宅終
使謝歸叫中書後堂 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鬢之句者
驗其筆迹相李公迪之書也李文 相府近兵未動意
在忍事之語元獻中書即事詩叙其事云修梧高榭落
凄凄餘菊寒紛墻多記墨聊為拂塵看正為此也苕溪

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以灰心緣忍事霜鬢為論兵之
句是裴晉公作李文定嘗親書于中書壁間

蔡寬夫詩話云正獻公以清德直道聞天下而風姿尤奇
古年近七十髮鬚皤然無一莖黑者居相位未幾以歳
且請老一章得謝退居睢陽歐陽文忠公未顯時正獻
推薦特厚及文忠為留守日與公酬唱文公有答公見
贈末章云報國如乖頭歸耕宰貫田期無負知已肯逢
利名遷然寧初文忠致政歸汝陰時正獻猶留部已十有
五年矣文忠復用前詩題其祠堂云門生今白首墓木
已蒼烟報國如乖頭歸耕寧貫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
黄泉苕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慶曆四年拜中書門

下平章事每内降恩澤者積數十而面納上前上嘗謂
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衍封還内降吾居禁中有求恩
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由是僥倖
不説出知兗州明年正旦上表曰臣年七十願還上印
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
少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疾之蔡寛夫云正獻
居相位未幾以歳旦請老不言鎮東魯蓋闕文也
遯叟詩話云王太尉旦從車駕過陝魏野貽詩曰昔時宰
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一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
伴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蓋深憾
隱曰余按三朝正史云旦登柄用十八年為相僅一紀素羸

多疾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連歳拜章求解上素
重其德望聞其引退甚不樂優詔褒荅繼以面諭旦二
日獨對滋福殿令左右扶掖而升復求避位上覩其羸
瘠閔然許之則遯叟詩話以為上不許蓋悞矣其蔡
寛夫詩話云遂得謝此言良是
蔡寛夫詩話云萊公自求與被召魏野以詩送之曰好去
上天辞富貴却来平地作神仙王文正送東封回野亦
寄以絶句云西祀東封今已了好来相伴赤松遊文正
袖此詩求退遂得謝萊公晩竄南迁世多言不能如文
正用野言蓋志士仁人亦各有志觀萊公末年所為豈愧
文正也哉山人處士其言不如狀或用或不用各繫其人

要之不溺於富貴以貪得則一也野有子亦父風宋景
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十九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

警句門

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
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尤愛綸文至詔
張仲素　其遺文故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贈
錢藏雲光新詩蒲帝鄉者送中孚之詩也引水忽當來
蒲硐向田空見石和雲看寄湋端之詩也攜榻見新草抱
琴聞雁來者同湋宿旅舍之詩也風傾竹上雪山對酒
邊人者題苗發竹間亭詩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
者寄端峒曉湋之詩也司空曙亦有送中孚詩云听猿
看楚岫隨雁到吳洲耿湋寄曉云老堅迷舊疾耕樂謝新

方李端寄綸云能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泉錢起答苗發
池詩云暫別迎車維還隨護法龍又贈夏侯審云詩成
流水上夢盡落花間諸人更唱迭和莫非佳句叠章木
奧味既同則金蘭契分彌篤示史載郭曖進官大集名
士李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為尔請以起姓別賦端立
獻一章又工於前起之姑賢徒增愧而端之捷思為可服
也　丹楊集

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郎
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銜七曜起雨拂九門
來宴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罷官後云
秋堂入閑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
不閑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贈韋少府新
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嵐題王季
友半日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群岫半景東隣照數家
此何等語余讀其詩盡秩未見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
起遠甚　同上

山陰野雪興難乘佳辰強飲食猶寒皆斡旋其語使就音
律近築有天上嬌雲未肯同十年江海別嘗輕花下壺盧
鳥勸提與君蓋亦不須傾皆此法也　黃常明

賓客集添炉捧雞舌酒水淨龍頭賂賓王桃花嘶別路竹
葉瀉离樽此体甚奇惟柳子厚從中丞過盧少府郊居
一聯最工云蒔藥閑庭延国老開尊虛室值賢人只似

稱坐客而有兩意蓋甘草国老濁酒賢人故也惡得又
有棗爐燒姹女酒甕貯賢人近於湯燖右軍矣余嘗爲郊
行詩云江干食息呼扶老木末扳緣訪宛童乃古今注尭
鶩一名扶老爾雅女羅謂之宛童也又題一士人所居云
但遣一枝居巧婦才殊大廈賀佳賓蓋用爾雅注鷦鷯
拾呼巧婦炙轂子雀一名佳賓言集人屋如賓客也樂
天曾用巧婦對慈姑謝元暉善為詩任彥升工於筆又
云任筆沈詩劉孝綽稱弟儀與成云三筆六詩故牧之
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爬近人　用之臨
川云閑時用意婦詩筆靜外安生比太山坡云水洗禪
心都眼靜山供詩筆總眉愁　同上

唐朝人士以詩名者甚衆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名
公先達為之游談延譽遂至聲聞四馳曲終人不見江
上數峯青錢起以是得名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張
祐以是得名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
名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韋應物以是得名野火燒
不盡東風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門風動竹疑是故
人來李益以是得名鳥宿池中木僧敲月下門賈島以
是得名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王勃以是
得名華裾織翠青如蔥入門下馬氣如虹李賀以是得名
然觀各人詩集平平處甚多豈皆如此句哉古人嘗謂
嘗鼎一臠可以盡知其味恐未必然爾杜子美云為人

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則是凡子美胷中流出
者無非驚人之語矣讀其集者當知此言不妄殆非前
數公之可比倫也 葛立之
李義山任弘農尉嘗投詩謁告云却羨卞和雙刖足一生
無復沒階趨雖為樂春罪人然用事出人意表尤有
餘味英俊陸沉強顏低意趨蹌諾唯不平之氣有
甚於傷足者非粗知直已不甘心於病畦下者不能賞此
語之工也 陽秋
邵子稱李作小詩嘗賦梅花云玉屑裝龍腦雲衣襲麝臍
何堪夜未雪香色兩淒迷留交人詩云良交間何闊春
事遠如許芳君下鷗沙一葉繫春渚昨夢隨前世再見

飲散舞聊呼花底盃酒面點紅兩狂歌謝貫珠驟騎失
可歎妙句須君吐觀此數語似粗知詩家畦逕李之不
已必佳但恐其中墮爾 同上
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
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老杜
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
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老杜句云句不驚人死不休所
謂驚人句即警策也 呂氏童蒙訓

句法門

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拖春江流予亦
江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

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東坡句法魯
直之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學者若
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 同上
淵明退之詩句法分明卓然異衆惟魯直為能深識之學
者若能識此等語自然過人阮嗣宗詩亦然
徐師川云作詩回頭一句最為難道如山谷詩所謂忽憶
鍾陵江十里之類是也他人豈如此尤見句法安壯山谷
平日詩多用此格
徐師川云為詩文常患意不屬或只得一句語意便盡
欲足成一章又患其不相稱師川云但能知意不屬
則李可進矣凡注意作詩文或得一兩句而止若未其

次句即不若且休養銳以待新意若盡力須要相屬譬
如力不敵而苦戰一敗之後意氣沮矣

王荊公好集句嘗於東坡處見古硯東坡令荊公集句荊公云巧匠斲山骨只得一句遂逡巡而去山谷嘗有句云琪璘卧壟功名骨終身不得好對 同上

莊子文多奇變技經肯綮之未嘗乃未嘗技經肯綮之詩句時有此法如昌黎一蛇兩頭見未曾拘置計日月欲進又不可君欲強起時離東坡云迫茲霜霆未蒞誅待君必聊亦記吾曾餘人罕敢用 黃常明

苦吟門

山澤之儒多癯詩人尤甚子美有思君令人瘦樂天云形

容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相人又云親持松共瘦心與竹俱空李商隱瘦盡東陽姓沈人摔頭撚鬚之苦豈有張顛豐頰者式沈昭略嘗戲王約以肥而癡答以瘦而狂昭略嘗曰瘦已勝肥狂已勝癡 同上

賈島詩如鳥徒井口出人徒岳陽來貫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皆經年方得句以見其詞艱思苦若非好事者矜辭亦勞用其心也 同上

後山詩話云荊公詩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体數變莫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謹也

蔡寬夫詩話云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為力勍氣孱乃都會之豪估郊島非附於寒澀無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為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天所謂屬石破山先觀鏡迹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如何哉

吟齋夜話云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而今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南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隱居詩話云孟郊詩蹇澀窮僻琢削不暇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

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而退之爲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响報何也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郊異矣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

留題門

澧陽道旁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者甚衆碑牌滿屋孫諷有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札佛遂南行高臺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人獨倖道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會寵榮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覆車害理尤甚萊公之事亦例為覆車乎因過之偶為數韵其間有云已慼靜止鑑忠精更遣清冷洗讒喙蓋指二公也 名談

黃州麻城縣界有萬松亭連日行清陰中其館亭亦可愛適當關山路往來留題無數東坡傷未者不嗣其意嘗有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助人無我儀又云為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中懷嘗徵碑有士題云舊韵無儀字蒼髯有恨聲不可錄 苕溪

張祜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所歷僧寺往往題詠如題僧壁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却厭花題萬道人禪房云殘陽過遠水落葉滿疎鐘題金山寺云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孤山寺云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澁空院落花深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岩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隱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陽嘗贈其詩曰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自余吟着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題其詩標榜者多矣 葛常之

溫公治第洛中闢閑曰獨樂其心憂樂未始不在天下也其自作記有云世有人肯同此樂必再拜以獻矣東坡賦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名其得人心也又云撫掌咲先生年來學瘖啞疑未盡命名之意 上同

沈約命王筠作郊居十詠書於壁不加篇題約云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老杜贈李潮八分歌云吾甥李潮下筆親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何退之拓揚之罘之罘南山來文字得我驚我令之罘歸失得柏與馬之罘別我去計出柏馬下我自之罘歸入門思而悲之罘別我去能不思我為作詩招之罘晨夕抱飢渴嘗戲謂此二詩真不須題署也 青

常明

子美詩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敢謀土木麗自覓面勢堅經營上元初斷手寶應年又題衡山縣學堂云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於乎已十年儒服敝於地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講堂非曩遺大屋加塗壁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杯木在庭戶密幹疊青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堦陀來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豈不是草堂縣學紀

李翱皇甫湜集中皆無詩世傳翱有縣君好塼渠一詩弄

傳燈録載荅藥山一偈淺拯有語溪留題一篇而已
許彦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裡露桃新
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
僕嘗謂此詩為二十八字史論
苕溪漁隱曰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
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
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
好異而畔於理詩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
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
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
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

許彦周詩話云牧之作赤壁詩折戟沉砂鐵未消自將磨
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
壁不能縱火即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
霸業系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
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南唐書云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為感懷詩題于館壁
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
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苕溪
漁隱曰余家有韓熙載家藏畫畫中題此詩后四句
嘗以問相識間云是古樂府今觀此書方知其誤也
苕溪漁隱曰題吳江三賢堂內陸龜蒙詩云千首文章

二頃田蒸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
彈丸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
出舍下彈其一綠頭鴨龜蒙遽從舍出大呼曰此綠頭有
異善人言　將獻天子今持此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
宮禁信然厚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
蒙曰常自呼其名遊道場山何山詩云白水田頭問行
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
半汪彦章何山何氏書堂記云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
承以何氏為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為吳興太守以
其居為寺而名其山
寄贈門

千夫詩遂行無自內熱比何如寄晏云舊來好事今能否
老去新詩誰與傳岑參云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為問
平生否魏君按理後何如前月人來不得書夫子素多
疾別來未得書北庭苦寒地體內今寒如樂天寄夔符
云病後能吟否秋來曾醉無退之贈崔立之云長安富
人事誰助出饒繡諸男皆秀爽幾能守家規亦皆書
一通也
張均張垍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自負文材覬覦端
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欲相垍而奪於楊國忠
自此各懷觖望安祿山盜國垍相祿山而均亦受偽命
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琯力救豈能免乎老杜

贈均詩云通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
散霜蹄言均為中書舍人刑部尚書時也贈垍詩云翰
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時
尚寧親公主禁中置宅時也二人恩寵烜赫如是則報
國當如何而乃敢亂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
類也哉 黄常明

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太清宮饗廟及
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
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
閽氣冲新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
論倚風遺鶂路隨水到龍門猶注陳希烈亦見害為

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故末句云
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矣按
唐史是歲陳希烈為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集有上
見素詩云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乃為見
素所賞非希烈也 同上

倣之贈阿宜一日讀十紙一月讀十箱古人讀書以紙計
范雲戒表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又袁俊家貧無書
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為計 碧溪

故事門

余嘗論李廣以私憾殺霸陵尉稱其陰刻決非長者
所以不侯非直殺降之譴也因觀坡云明年定起故將
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恐亦寓此意

史傳稱兄弟為友于故淵明詩云再喜見友于子美云
友于皆挺拔又山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劉孝綽從武帝幸
北顧樓賦詩其受詔便就上以示其祖暅云孝綽定才
子嘗恐御往來文章假手于孝綽後奏和御詩上輒手詔
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退之玉川詩云誰謂貽厥無
基址二事正可對也 碧溪

坡云賓鴻社燕巧相違月令來賓事常疑人未曾用及
觀杜牧得秋江晚泊云莫賦千萬狀賓鴻次第飛顧况云
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杜別浦雁賓秋 同上

東坡游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山見怪警我頑我

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為盟
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則誓在其中不必
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泝蜀有
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 黄常明

老杜後見諸山得銀甕注引禮記山出器車注益瑞應圖
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昌黎我
有雙飲醆其銀得朱提見漢志朱提銀八兩為一流注
朱提屬犍為乃邑名也 碧溪

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
時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雲有
愧於心及雜自歎詩云賓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遶

服光戊申咏懐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應用赤紱人皆以為誤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為三品之服緋為四品之服淺緋為五品之服各服金帶文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為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表郎中尋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㸃名傳閣路舞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 萬書之

書事門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橐作侍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謂崇貌陛麟賦筆助荷橐之類 橐而用者非一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書文武百官皆有囊綬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荷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周捨嘗問劉香曰唐紫荷囊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香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注曰橐囊也盖人徒見南史有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未知晉書言紫荷之義也 丹鉛集

王儉少年以學為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商周又年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云曰夔康世巧輔曾佐吐公大率述儉之意而為之後官亦至侍中 同上

杜云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九鏃巴哭火三聲楚祠雷其書歲月也新矣樂天云吴郡兩回逢九月越州四度見重陽去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今年八月十五夜湓浦沙頭水館前又前年九月餘杭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月到東洛今年九月來吴鄉兩邊蓬鬢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黄其實直叙事又自一格 黄常明

岑參送顔平原詩序云十二年春有詔補尚書郎十數公為郡守上親賦餞群公於蓬萊仍賜以繒帛寵餞加等故參為長篇述其事安禄山乱明皇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聞平原固守乃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者此前呂宴參真文具耳退之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可謂切中時病凡世之趨附權勢以希身利者豈問其人賢否果能為国為民哉亦其敗也相推入禍門而已聾俗無知謟祭非鬼無異也 碧溪

感事門

三山語録登慈恩寺塔詩譏天寶時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淆而清濁不分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於淫樂而

不已故曰惜哉瑶池飲日宴崑崙丘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黄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禄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同上

西清詩話云退之宿龍宮灘詩云浩浩復湯湯灘聲抑更揚黄曾直曰退之才听水句尤見工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非諳客裏夜卧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耶 漁隱叢話

東坡云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柳儀曹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絶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曹何憂之深也

蔡寛夫詩話云子厚之貶其憂悲憔悴之歎發於詩者特為酸楚閔已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憤死未為達理也樂天既退閑放浪物外若真能脱屣軒冕者然榮辱得失之際銖銖校量而自矜其達每詩未嘗不着此意是豈真能忘之者哉亦能勝之耳惟淵明則不然觀其貧士責子與其他所作當憂則憂遇喜則喜忽然憂樂兩忘則隨所遇而皆適未嘗有擇於其間所謂超世遺物者要當如是而後可也觀三人之詩以意逆志人豈難定以是論賢不肖之實亦何可欺乎

隱君詩話云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鼇可求贔屭牽不動綸絶沉其鉤一鼇既頓頷諸鼇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書讀此詩感劉隗李訓摩文通等事為之太息

老杜所以為人稱慕者不獨文章為工盖其讜然所主君臣之外非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庶也嘗觀寓應物詩及兄弟者十之二三廣陵覲兄牧情且為歡累日不知饑冬至寄諸弟云已懷時節感更抱別離酸元日寄諸弟云日月昧遠期念君何欵社日寄云遥思里中會心緒悵微微寒食聯騎定何時吾今頼已老又云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早青青物秋寄云高梧一葉下空齋

歸思多聞歸寄諸弟云緘書報是時此心方耿耿登郡樓寄諸季云上懷犬馬恋下有骨肉情余謂觀此集者雖詩閱交癡當一變而怡怡也 黄常明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一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二　辛集

舒城阮一閱編

皇明宗室月窓道人刋

鄱陽程珖校

用事門

臨川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為鱸眉山不須更說知幾早直為鱸魚也自賢反復曲折同歸一意亦如把酒祝公公莫拒緇衣心為好賢倘我欲折繻留此老緇衣誰作好賢詩共用一事而造語居然不同冷齋

臨川道德文章吾事落南華夫子盡行邪無落吾事乃柳詩有惆悵樵漁事今還又落然恐亦用此同上

杜心迹喜雙清孫郃留客遲以非用事觀吳運齋中詩云剡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竟陵王子良禮才好士愛月客至為設瓜飲甘菓二詩蓋用此至若撥捩子云喧囂倦撲滅賴爾甘伏膺雖等閑題目無字無出處同上

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曰郁葱佳氣夜充閭始見徐卿第二雛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戲子野買妾自錦里先生自笑狂身長九尺鬢眉蒼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句句用事局嘗不流便哉同上

嘗觀臨川詠棗止數韵餘甘入隣家尚得說婦逐棗古已然幽詩自宜錄用女贄棗修八月剝棗雖云食之昏用范曄棗膏昏蒙蒙頭比赤心投皇明倘加燭用蕭琛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以是知凡作者須飽材料傳稱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余謂昉詩所以不能循流約者乃才有限非用事之過同上

李商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云班扇慵裁素曹衣詎比麻鵝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又洛水妃虛妬姑山譏夸聯辞雖許謝和曲本慚巴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同上

夢得詩只恐鳴騶催上道不容待得晚菘嘗乃周彥倫答文惠太子問山中菜食云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此以兩字用事者送熊判官云臨軒弄郗章得今付此乃用漢高弄印倪寬事此一字用事者黃常明

高適物詩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徹底清又雜言送人云冰壺見底未為清少年如玉有詩名此可為用事之法盖不拘故常也同上

荊公宜春花詩云無復增修事君王惜費金乃暗用漢文惜百金之產而罷露臺事同上

沈慶之謂上曰為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欲治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魯得送李冢云春風深曰靜事長幽鳥鳴僕夫前致辭門有白面生同上

坡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注及樂天三盃藍

尾酒一樣膨牙錫觀長慶集此詩題云七年元日對酒非犢犬時事也宋文景宇歲云且盡灯前藍尾杯 冷齋

師曠答絳縣老人年數云亥有二首六身蓋聯折亥字點畫而上下之如算籌縱橫然則下其二首為二萬六身各一縱一橫為六千六百六十正合其甲子之日數傳以明曠之博物劉賓客送人赴絳州云午橋群吏散亥字老人迎義山贈絳臺老驛吏云過客不勞詢甲子惟書亥字與時人可謂善使事矣亦如近詩送人洪州千斗氣沉人已化豐城人去殺猶懸送人鄂州[illegible]侍捧起頭陂青草湖邊碑荒送人襄陽云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雖陂封塋迹不可移也 冷齋

凡作詩有用事出處有造語出處如五陵衣馬自輕肥雖出論語總合其語乃潘岳栗馬悉輕肥柳絮才高不道鹽雖謝女事乃借張融以海賦示人人評其賦但不道鹽耳紅袖泣前魚本戰國策其語乃陸龜蒙中山王孺子妾歌安陵泣前魚坡作太白畫像詩云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其事乃用白父汾陽於伍行中竟脫白於禍天台司馬紫微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所造之語乃禰衡傳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同上

坡游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絕嘗作秧馬歌以敘其事詩唐子西至羅浮始識此器作詩云擬向明時受一廛著鞭常恐老農先行藏已問吾家舉從此馳名四十年亦巧於用事 黃常明

坡和柳子玉暨景純同字韵詩至七篇云屢把鉛刀齒步光更遭華袞照癡頑乃用子建七啓云步光之劍華藻繁縟左傳寵有袞教雖第一韵衆人所更易而七篇未嘗改叉貫穿精絕如此 黃常明

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延謫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之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雖數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

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為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吾兄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為獻坡受之而贈以詩云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岣嶁耳孫刱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後坡歸宜興道由無錫洛社嘗至孫仲益家時仲益年在髫亂坡曰孺子習何藝孫曰學對屬坡曰試對看徐曰衡門稚子璠璵器孫應聲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坡撫其

背曰真璠璵器也異日不九二事皆吾鄉人士所知輙
記于此 韵語陽秋

謂帝似馮唐垂白馮唐雖晚達馮唐毛髮白長卿多
病久我多長卿句病渴污官位杜以其爲郎故用之
若它人老與病恐不可槩使 同上

用已詩爲故事須作詩多者乃有之太白云滄浪
吾有曲相子棹歌聲樂天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
多無二十場明年云去秋共數登高會又被今年
減一場過綦里云昔嘗詠遺風著爲十六篇蓋居
渭上醞熟獨飲曾効淵明体爲十六篇又贈微之
云昔我十年前曾與君相識曾將秋竹竿比君孤

且有善禱詩云有秋竿也坡赴黃州過春風嶺有
兩絕句後詩云去年今日関山路細雨梅花正斷
魂又云柯丘海棠吾有詩獨笑山林誰敢侮又有
竹云吾詩固云爾可使食無肉 同上

唐諺云槐花黃舉子忙東坡有彊隨舉子踏槐花槐
花還似昔年忙谷云槐催舉子著花黃是也

世傳五月十三日爲竹迷日九種多以五月杜云東林
竹野薄臘月更須栽則唐人植竹用季冬月也
又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會欲闢小軒必種

名之前輩戲語以郊外呵喝月下燭龍皆謂之殺風
景亦甫戲示穎叔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
夜相投盖用此也 同上

老杜金窮交遭俗眼白本用阮籍事黃以我豈本宜以白眼
視俗人至小人得志族視君子是反遭其白眼故倒用
之亦如水清反多魚乃倒用水至清則無魚也葛得
我真發狂老來無逸氣乃倒用黃次翁無多酌我奇謝
嵇中散子無甚不堪倒用絕交論坡云後生可畏吾衰矣
刀筆從來錯料堯用以難免刀筆吏後果無能爲所
料信不錯而云錯料堯亦以涉訛誤倒用不又有窮
鬼都相嗤乃知飯後鐘闍黎蓋具眼它年五君詠山
王一時數皆倒用也 苕溪

坡云過家不隔同年面得路方知異日心乃唐人責同
年不赴期集詩云雲衢尚有同年會之面青雲得
路不知異日之心倖昉別謝云楊詩云詎念鑾嗟人方
深老夫託報劉孝綽云詎慰寒嗟人徒深老夫託略改
一兩字豈以會意處欲常用之邪時川有吳林措落獻
南山又云大落閫亦尚因自獻如云名吾子有春吞日事功
新息困壺頭又未嘗索師傳谷曰但知鄉里勝壺頭
人行事措意戲與已合則喜用之馬少游欲乘下澤
御款段不去鄉里雖自詠獨善亦可爲貪縣之戒伏
波在浪泊下潦上霧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
游平生時語以爲何可復得故坡云何須更待飛
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又大夫行役家怨應念卿

居焉以遊雲堂雖有思歸曲為念平生焉以遊以其可喜不直押韵也 碧溪

律詩有一對通用一事者晋李嘉樹傳莫忘角弓詩乃左傳韓宣子聘魯晉賦角弓及李嘉樹魯人請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又介甫又詺郭璞言多驗老比類令意更疎乃景純歆為類令雖杳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命也守道不回性也人自有性命無勞營龜 同上

古人作詩有用經傳全句選詩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樂天疾惡如巷伯好賢如緇衣乃兩句渾用之杜云無妄之憂勿藥甚誰謂荼苦甘如薺富貴於我如浮雲近人亦多用史語坡云人言盧杞似奸邪我見鄭公但嫵媚當觀南史數王宜曇為契不須伴甚似一側韵五言但無題目耳 同上

昔人用五馬事多因游遨動出處方用之如老杜賦王閬州錢薛遂州云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花其賓主出往分矣又送李梓州五馬何時到贈嚴武五馬舊曾諳小徑送賈閣老出汝州人生五馬貴太白云五馬莫留連岑參云門外不須催五馬我里五馬發時朝魏闕子厚五馬助征騑樂天五馬無由入酒家東坡鼓吹未容迎五馬介甫尚得史君駐五馬近人於太守安居閒閣例稱五馬此理恐未安也 丹楊集

紀實門

唐文皇聚一時名流天策府始有十八學士之號後來九君館職者皆稱之 國朝以來任于外非兩制則雖帥守監司止呼寄祿官惟通判多從館中帶職出補如蔡君謨湖州歐陽文忠公滑州王荊公舒州東坡先生杭州如此之類甚多劉韓父赴泰倅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早梅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尋雲氣望蓬萊蓋在道山五載然後得之學士之稱施于外者縣通判而然今外庭通呼大可笑也 揮塵錄

老杜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云豪俊貴勲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孑遺以是知邊鄙之臣貪功生事結禍招釁實有以致之一得忠臣憂之生民受賜矣 黄常明

文選載王粲公讌詩注云此侍曹操宴也操未為天子故云公讌耳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錫之命公知幾情未順終其身不敢稱尊而粲詩已有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之語則粲豈復有心於漢耶粲嘗說劉表之子琮曰曹公人傑也將軍卷甲倒戈以歸曹公長享福祚萬全之策也厥後操以粲為軍謀祭酒則以腹心委之矣 韵語陽秋

或云韋應物乃韋后之族憑恃恩私作里中橫故韋集載
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
家藏亡命兒武皇升仙去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迹南
宮謬見推夫武皇平內亂殺韋后不應后之族敢於武
皇之時恣橫若此正恐非后族宗李肇國史補言應物
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與楊開府詩所
述不同豈非武皇仙去之後折節悔過之時耶
曾文清吉父孔毅父之婿也早從學于毅父文清以蔭入
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為魁用故事賜進士出
身紹興中明清以故人見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間
居提筆文場曾龍平津之為首文清謂之書曰可謂着

題矣後與明清詩云吾宗擇婿得羲之今子傳家文絕
奇甥舅從來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難為徐敦立覺之笑
云此乃用前日之語為体備報耳 同上
老杜卒於大曆五年享年五十九當生於先天元年觀其獻
大禮賦表云臣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以此推
之天寶十載始及四十則是獻大禮賦當在天寶九載
也本傳以謂天寶十三載因獻三賦帝奇之待制集賢
院試其文其後又進西嶽賦序云上既封太山之後三十
年按史開元十三年乙丑封太山至天寶十三載始及
三十年則是進西嶽賦在天寶十三載也老杜有贈獻
納使田舍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

曉漏追隨青瑣闥晴窓點檢白雲篇末句云揚雄更有
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
岳賦時也 丹鉛
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淚 無聞
之歎峴山亦因是以傳古今名賢賦詠多矣異與東陽
二郡亦有峴山吳興峴山去城三里有李適之窪尊在
焉東坡守吳興日嘗登此山有詩云苕水如漢水鱗鱗
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
山亭悲傷意此同歲月如流星湛輩何足道當以德自
銘東陽峴山去東陽縣亦三里稽名三五山宋尚仲文
嘗有時望自謂必登台輔忽除東陽太守意甚不樂嘗

登此山悵然流涕郡人愛之如襄陽之於叔子因名峴
山二峰相峙有東峴西峴唐寶曆中縣令于興宗結亭
其下名曰涵碧劉禹錫有詩云新開潭洞疑仙府遠寫
丹青到雍州即其所也 葛立之
張籍居韓門弟子之列又以愈薦為國子博士東坡所謂
汗流籍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者而籍作愈祭詩
乃云公文為時師我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為韓
張何耶 丹陽集
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極其華麗後主與張麗華
孔貴妃各居其一與狎客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艷麗者
被以新聲奢淫極矣隋克臺城後主與張孔坐視無計

遂俱入井所謂胭脂井是也楊脩詩云擒虎戈矛滿六宮春花無樹不秋風蒼惶益見多情處同穴甘心赴井中李白亦云天子能沉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今胭脂井在金陵之法寶寺井有石欄紅痕若胭脂相傳云後主與張孔淚痕所染石欄上刻後主事迹八分書乃大曆中張著文又有篆書戒哉戒哉數字其他題刻甚多往往漫滅不可攷寺即景陽宮故地也有井在焉好事者往來不絕寺僧頗厭苦之張芸叟嘗有詩戲僧云不及馬嵬襪猶能致萬金

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爾故援在浪泊西里當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之時輒思其言以謂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洎武陵五溪蠻作亂劉尚軍沒而援又進不止方且援據鞍被甲請行遂有壺頭之困劉夢得經伏波神祠詩有一以功名累誰思馬少游之句可謂名言矣壺頭在武陵當是夢得為司馬時經歷故詩首言蒙蒙竹下有路上壺頭 韵語陽秋

武帝見顏駟尾眉皓首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對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幼陛下好少而臣老矣老於為郎此事尤著切怪老杜屢傷為郎白首每稱馮唐而不及駟生既不遇三君身後復不遇老杜可笑

也已 呂氏

子美世號詩史觀北征詩云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送李校書云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又歲交二詩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史筆森嚴未易及也 黃常明

舍人遺織成褥段云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錦衣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其意在明分守整貴賤各有所玩物殷遺矣之大節蓋尊為詩教故中和平之語尤可人意世有豪猾山人強委饋於善士而不能殺絕之其心愧恥雖欲和平不可得也 呂氏

諸史傳首尾一律惟左氏傳春秋則不然千變萬狀有一人而稱目至數次異者族氏名字爵邑諡號皆密布其中而寓諸褒貶此史家祖也觀少陵詩疑隱此旨者云杜陵有布衣杜曲幸有桑麻田杜子將北征臣甫憤所切甫也東西南北人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首見其居里名字也不作河西尉白頭拾遺徒步歸備矣鉤補衮凡才污省郎補官遷徒歷歷可攷至敘他人亦然如云粲粲元道州又云結也實國楨凡例森然誠春秋之法也

君漢人以藤作觴酒名鉤藤俗傳他處即不可用故謂但心醞造之法異耳所在皆可樂天忠州春詩云閑拈蕉葉題詩詠悶取藤枝引酒嘗是巴蜀亦有之 黃常明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三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四

用字門

子美有同学少年多不賤小徑升堂舊不斜群仙不愁思
夕烽来不近皆人所不敢用甚類周禮凡師不功左傳
仁而不武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楚嗃而勤不後
才以易無字爾而語勢頓壮 黄常明

杜詩有用一字凡數十処不易者如緣江路熟俯青郊傲
睨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冲四顧
俯層巔旌頭俯淵遲層臺俯風渚游目俯大江汀檻俯
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多不可述 同上

張文潛法雲懐無咎云獨覺欠此公或傳其生語文潛獨
以欠字為得意然參得逆皇甫云從茲洛陽杜吟味欠
書生樂天可憐腳氣未惟欠與君同得君更有無厭意
猶恨尊前欠老劉退之云今者誠自卑所懐無一欠張
何得意之有 同上

賈島携新文謁韓愈云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安得
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可見急於求師愈贈詩云家住幽
都遠未識氣先感來篳吾何能無殊嗜昌歟可見獎於
後輩此皆島未儒服之時也泊愈教島為文遂去浮屠
學舉進士擬言載島初赴名場於驢上吟鳥宿池中樹
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吏部呵喝而不覺泊擁至馬
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遊詩府致冲大官愈

曰作敲字佳矣是時島識韓已久矣使未相識愈豈肯
教其作敲字耶 丹陽集

凡聚落相近期某日集交易閧然其名為虛柳云包飯趁
虛人臨川云花間人語趁朝虛山谷兼果盤同趁虛人
集春蔬好趁虛 黄常明

數物以个謂食為喫甚近鄙俗獨杜屢用峽口驚猿聞一
个两个黃鸝鳴翠柳却遶井邊添个个送李校書云臨
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樓頭喫酒樓下卧但使殘年飽
喫飯梅熟許同朱老喫蓋篇中大槩奇特可以映帶者
也坡云筆工效諸葛散卓又不如常筆正如人學杜老
詩但見其粗俗耳 同上

野飯射麋新本名狀郊居然左氏楚人致晉師晉人逐楚
樂伯餘一矢麋射以獻又晉師及楚潘黨射麋以獻
楚潘黨曰子有軍功無乃不給於鮮皆餽於野而射麋
新事也又市喧宜近利亦止称東屯所居蓋齊侯欲更
晏子宅曰湫隘囂塵晏子辭曰近市小人之利也市喧
而近利事餘惟一兩字暗貫經傳者可勝數哉 同上

杜云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風相薄左氏寡
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同上

劉禹錫謫連州作畬田行云何處好畬田團團縵山腹下
種燒灰中乘陽拆牙蘖又作竹枝辭云銀釧金釵來負
水長刀短笠去燒畬觀辰沅亦然瘠土之民亦倍其

芳而耕又鹵莽也夢得蛮子歌云亦五佰鈎輈音亦衣裥布熏狸掘沙風時御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恍若蘇麗顏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賓客誦君朗州而五溪習俗畫得之矣 黃常明

杜集多用經書語如車轔轔馬蕭蕭未嘗外入一字如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鄉月升金掌王春度玉墀濟濟鐘鏘鏘春州鹿呦呦呦呦皆渾然嚴重如天陛赤墀植璧鳴玉法度森嚴然後人不敢用者豈所造語膚淺不類耶 同上

作詩在於練字如老杜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是練中間一字地拆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是練末後一字酹李

都督早春詩云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着非入與歸二字則與兒童之詩何異 葛常之

青溪贈佳士泥塗任此身只任字即人不到處自教人必曰欸曰愧獨無心任之所謂視如浮雲不易其介者也繼云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不知大觀傲睨天地汪汪萬頃豈足云哉

坡有白衣送酒舞淵明人有疑舞字太過者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尤足舞王戎蓋有所本 叢書

杜子美西郊詩云無人競來往或云無人與來往或云無人覺來往蘇與皆常談覺字非子美不能道也蓋鑠者避寵者道者之所鶩名者爭處隱居者之所貴也 丹陽集

蘇賣溪仙村巴僧高月下門或引推作推敲遂沖尹節世傳為美談韓溪於太學得江御史詩一軸有贄人和詩云直饒煅煉經時序若是推敲豈可刪以是知雷同徒非善學也 碧溪

舊觀臨川集背饒北山如慧約與公西崦斷萼皆嘗其斷字最有力後讀集當為斷青其與許隣人斷退之詩翁憔悴斷荒棘參差斷林壓于麾戒徒斷雲根雖一字之法不無所本 同上

杜詩四韻并絕句味之皆覺字多以字字未閑故也他人雖長篇若無可讀正如賢人君子並處朝廷但一二相助已號為得人若不能為有無者雖累千百輩從如也

秦少游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為謝家兄弟得意不能過也

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呂氏童蒙訓曰

押韻門

孔毅夫雜記云退之詩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為病也雙鳥詩押兩韻字李花詩押兩花字苕溪漁隱曰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亦押兩閑字白夜

不得閑君子不可閑蓋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己之詩
意不恤其為病也
學林新編云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曰知章騎馬似乘船又
曰天子呼來不上船一曰眼花落井水底眠又曰長安
市上酒家眠一曰汝陽三斗始朝天又曰舉觴白眼望
青天一曰皎如玉樹臨風前又曰蘇晉長齋繡佛前
又曰脫帽露頂王公前此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
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近時論詩者曰此歌一首是八段
不嫌於重用韻也某案子美此歌以飲中八仙歌五
字為題則是一歌也此歌首尾於舡字韻中押未嘗
移別韻則非分為八段蓋子美古律詩重用韻者亦

多況於歌乎如園人送瓜詩曰沈浮亂水玉愛惜如芝
艸又曰園人非故侯種此　何艸艸一篇押二艸字
也上後園山腳詩曰暮收因用事先寡蔚強梁又曰登
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一篇押二梁字也北征詩曰維
時遭艱　朝野少暇日又曰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
一篇押二日字夔府詠懷詩曰雖云隔禮不敢墜周旋
又曰淡交隨聚散澤國遶回旋一篇押二旋字也贈李
八秘書詩曰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又曰風烟巫峽
遠臺榭楚宮虛一篇押二虛字也贈李邕詩曰放逐早
聯翩低垂困炎厲又曰哀贈終蕭條恩波延揭厲一篇
押二厲字也贈汝陽王詩曰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

又曰鴻寶全常秘丹梯庶可陵一篇押二陵字也喜薛
璩畢曜遷官詩曰棲遲分半菽浩蕩逐流萍又曰仰思
調玉燭誰定握青萍一篇押二萍字也寄賈岳州嚴巴州
兩閣老詩曰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又曰如公盡雄
俊志必在騰騫一篇押二騫字也子美詩如此類甚多
雖然子美非故意為此者蓋有所本也按文選載古詩
曰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又曰音響一何悲絃急知
柱促一篇押二促字也曹子建美女篇曰明珠交玉體
珊瑚間木難又曰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一篇押
二難字也謝靈運述祖德詩曰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
人又曰外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一篇押二人字也又

南園詩曰幾隨俱在山由來事不同又曰貞心不可志
妨善豈能同一篇押二同字也又初去郡詩曰或可優
貪競豈足稱達生又曰畢娶類尚子薄遊似邴生一篇
押二生字也陸士衡擬古詩曰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
音又曰驚飈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一篇押二音字又豫
章行曰汎舟清川渚遙望江山陰又曰寄世將幾何昃
無停陰一篇押二陰字也阮嗣宗詠懷詩曰何當行路
子磬折忘所歸又曰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一篇押
二歸字江淹雜體詩曰韓公論齊藥梅生隱市門又曰
太平多懽娛飛蓋東都門一篇押二門字王仲宣從軍
詩曰運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又曰我有素餐責誠愧

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古人詩自有体格杜子美亦做古人之作耳韓退之贈張籍詩一篇押二更字二陽字又岳陽樓別竇司直詩押二向字又李花詩押二花字又雙鳥詩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又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押二行字又示爽詩押二愁字又叉魚詩押二銷字寄孟郊詩押二奥字此日足可惜詩押二光字白樂天渭村退居詩押二旁字夢遊春詩押二行字寄元微之詩押二夷字出守杭州路次藍溪詩押二水字遊悟真寺詩押二瓶字其餘詩人如此者用韻者甚多不可具舉黄魯直押耳字獨於飲中八仙歌而致怪邪子瞻送江公詩曰 忽憶釣臺歸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樂耳自注曰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盖子瞻自不必注

聖祖上自燃名書如宮縣之縣者音桊也若州縣之縣則別無他音嘗觀顏延之侍皇太子釋奠會詩曰殷懸吉郎宮廣宴會設象庭宿金縣沈約侍宴詩曰同塗殿爵提金委質歸士辨儀胄人字縣二人押韻皆作州縣之縣用何耶沈佺期哭蘇眉州詩云宸衾旁休特星懸更徹縣則當作平聲押 青瑣集

劉禹錫嘉話詩云作詩押韻須要有出處近欲押一餳字六經中無此字唯周禮吹簫處注有此一字終不敢押予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餳則何曾按六經所出耶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鶴觴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若林避暑錄云若以白墮為酒則酯浸曹公湯燖右軍可也予按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康亦作酒人而選詩遂以為酒用東坡豈祖是耶 苕溪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四

傚法門

李商隱詠淮西碑云言訖屢頷天子頤雖務奇崛人臣言不當如此乘輿軒陛自不敢正斥如老杜天顏有喜近臣知斜須似太宗可謂知体矣東坡贈寫御容詩云野人不識日月角彷彿尚憶重瞳光天姿誰敢畫老師古寺畫閑房毒遵此法 苕溪

杜牧之詩字多意用老杜如觀東兵長句云黑稍將軍一鳥輕盖用子美身輕一鳥過也遊樊川詩云野竹疏還密岩泉咽復流盖用子美雨止還作斷雲疏復行也盖其心景慕之切則下語自然相符非有意於蹈襲故

其論杜詩云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弦膠豈非自以為得髓者耶東坡贈孔毅甫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骨劇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學杜甫而得其皮骨者鮮矣又況其髓哉 丹陽集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黄坡將和劉景文介亭長韻云早知事大繆恨不十年讀 苕溪

王元之到任表有全家飽煖盡荷君恩之語到今傳誦求叔用為詩云諸縣豐登少公事全家飽煖荷君恩蔓得亦嘗有云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為飽煖家白云不才空飽煖無力及飢貧 苕溪

樂天云身閑當得真天爵官散無憂即地仙亦用顏蠋晚食當肉早眠當富無事當貴也

臨川愛眉山雪詩能用韻如云氷下寒魚漸可叉和羔袖龍鍾手獨叉盖子厚嘗云江魚或共叉又云入郡腰常折迎人手盡叉 黄常明

退之詠蚊蠅云涼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夢得聚蚊云清商一來秋日曉羞尔微形飼丹鳥聖俞云熹熹勿久恃會有東方白王逢原書蠅云蚊虫交紛始誰造一口吻如針錐嗜人肌膚得腹飽不辭默去猶鳴飛雖欲今尚尔無禁當有織秋風時小人稔惡豈漏恢網但可恃待目前耳左氏曰天之假助不善非右之也將厚其惡而降之罰也其是之謂乎 黄常明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用之杜子美太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以謂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一聯已見晋書載記矣如氷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孟蜀王詩東坡先生度以為詞昔人不以蹈襲為非南部烟花録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唐人方域詩新唐書藝文志有方域詩一卷烟花録一名大業拾遺記文詞極惡可疑而大業幸江都記自有詩一卷唐著作郎杜寶所撰明清有之承平時楊州印本也 揮麈録

詩体如八音歌建除体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神為

詩者始見於沈炯山谷亦嘗效為之余友人英之用其
祖戳嘗以辯舌說賊脫百人於死意其後必昌而之用
乃貧不能以自存天理殆難曉也余嘗以此格作詩贈
之云拖大高眠已云足更得千衣有餘與起來敗絮擁
懸鶉誰羨龍輸織氷穀踏翻朱園底用羊徒他春雷
吼枯腸擊鐘烹鼎莫渠羨小笔自許猴猱香半世飢寒
孔稍帶㝢來古來身瘁太吉雲神馬日匝三攖㵒肯作
猪奴熊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宜奢舟龍功成
無蹤羌王亟方秘緣青蛇 冊揚集
坡有欽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須吞嘗疑其語太怯
及觀杜集亦有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吾蘇州高歌

長安酒中擅不可吞 苕溪
杜云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共滄浪客又朝覲從容
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其後夢得送陳郎中云若問
舊人劉子政而今懶拙每如初送慧則云休公久別如
相問楚客逢秋心更悲小杜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烟
波不計程交游問我憑君道除却鱸魚更不聞商隱寄
崔侍御云若向南臺見鶯友為言垂趨慶春風臨川故
人亦見如相問為道方尋木雁編歸見江東諸父老為
言飛鳥會知還聖俞倘致無忘問姓名為言懶拙皆如
故坡單于若問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皆有所因也
黃常明

常感物詩擬陶淵明而作者甚多然終不近也昔長安丞
裴稅詩云臨流意已愜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事
都若遺蓋效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懷有真
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也然淵明落世紛深入理窟但見
萬象森羅莫非真境故因見南山而真意具焉應物乃
因意愜而采菊因見秋山而遺萬事其與陶所得異矣
苕常之
苕溪云退之有藤枕詩空堂晝眠倚牖飛雷著壁搜
蛟螭故東坡鐵柱杖云入懷冰雪生秋思倚壁蛟龍護
晝眠山谷筇竹杖贊涪翁晝寢蒼龍掛壁皆用退之
詩 苕溪

杜云耆酒狂嫌既知非笑遂近集有素書欸欸誰怜
杜采筆道遒獨勝江楊畔烟花常嘆杜海中童弟尚追
徐河魚潰腹空號楚汗足流骸始信其皆用此格 同上
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
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詩集謂白頭吟疾人以新
間舊不能至白首故以為名余觀張籍白頭吟云春天
百艸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暗今朝
已道不相宜李白白頭吟云妾有秦樓鏡照心勝照井
願持照新人雙對可憐影其語感人深矣至劉希夷作
白頭吟乃云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
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則是言男為女所弃而

作樂天君白頭吟之本意異矣 韻語陽秋

老杜贈李秘書觴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余太白酬賓公衡云曾無好事來相訪賴爾高文一起余韋蘇州每一觀之子高詠尚起余昌黎酬張韶州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余皆押用事偶合數公非蹈襲者 碧溪

元白齊名有自來矣元微之寫白詩於閬州西寺白樂天寫元詩百篇合為屏風更相傾慕如此如樂天必言微之詩得巳格律頗進所謂無被老元偷格律是也然微之江陵放言與送客嶺南詩樂天皆擬其作何耶東坡嘗效山谷体作江字韻詩山谷謂坡夜飲光世入此窘步余樂天亦云 丹鉛集

仲長統云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蓋取無情之物作有情用也自後竊取其意者甚多張志和則云太虛為室明月為燭王康琚則云華條當圜屋翠葉代綺窓異鴞則云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裙劉伶則云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皆是意也李義山無題詩云春蚕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泪始乾此又是一格今效此体為俚語小詞傳於世者甚多不足道也 丹鉛集

皮日休雜体詩序曰詩云鶺鴒在東又曰鴛鴦在梁雙聲起於此也陸龜蒙詩序曰疊韻起自梁武帝云後牖有朽柳當時侍從之臣皆唱和劉孝綽云梁王長康强沈休文云載載每碍礙自後用此体作為小詩者多如王融所謂園衡炫紅蘤湖行燡黃華溫庭筠所謂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豔陽皆做雙聲而為之者也陸龜蒙所謂琅玕輕明生竹石濺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凉坐廣部伍苦皆效疊韻而為之者也南北朝人士多喜作雙聲疊韻如謝莊王玄謨崔岩輩戲謔談諧之語往往載在史冊可得而攷焉 丹鉛集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五

勸侑門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勅睿謨殿張燈預賞元宵曲燕近臣命左丞王安中中書侍郎馮熙載為詩以進安中云上帝通明闕神霄廣愛天九光環日月五色罨雲烟紫袖開三極瓊璈列萬仙希夷虛覺斷騶璧玉經傳妙道逢昌運真王撫契興龜圖規大壯龍位正乾乾穹昊親無間皇居擬自然剛風同鑾化祥氣共陶甄會觀星漢上重閣斗柄邊攀空七雉峻冠嶠六鼇連鑾想何曾到階升信有緣昕朝初放仗密宴忽開宣清禁來鳴珮修廊入並肩歡歸金半闔為障綺徽參霽景當庭砌雷文繪桷椽宮簾波錦漾殿榜字金填花

擁巍巍擘香浮秩秩筵高呼稱萬億詔奏侍三千華歲推堯曆元班候舜璣冰霜知臘後梅柳認春前造化應呈巧芳菲已鬪妍攀枝彫檻小蕊露秋鮮錯落飛盃斝縱洋雜管弦承雲歌歷歷回雪舞翩翩黼幄祥氛合銅壺永漏延鎬京方置醴豐馭自停鞭上聖情深渥諸臣意更虔宗藩親會衛相帝拱聞顏側弁恩光浹中觴詔暉旋宝熏勞捧袖御果得加籩要賞嬉遊盛儀追步武遙騰身複道來送日夾城腴仰揖蒼龍象旁臨艮岳顛謳歌紛廣陌簫鼓樂豐年赫奕攢軒幰珍奇集市鄽博簇多袒跣飲肆競蹁躚番衍開朱邸僅見

照彩橫橋虹彎晝鷁蘆江練汴濺濺擊柝周廬晚張燈別院先餘霞掛綺星列宿含珠瞳浩鎬三山島稜層十丈蓮耳趁天北極却高楞東偏既用象人禮仍占聖製篇兕觥從酩酊媿魄待嬋娟轉盼追親指環觀捧把穿曲屏江浪蹙巨柱赤虯纏光透垂枝并晶銜帶壁錢蕭臺千級峻重臺八窓全乾扇花整匝行樺紫袖植交輝方爍爍起立復闐闐遂宇會寧過中霄勝省真錦陳元有韻清雅不相沿户綰明珠串欄釘水碧旋模商縣鞋款諒會雲韶奏曲移箏柱唇粧徽墨裝綰祚珠綴領高呆翠為鈿暑氣排寒沍輕飀洗靜便會珠籍斑紺方鼎灶龍涎瑪瑙供盤天漿瑪瑙園暖金罍小桂屑玉釀

射求帝子天才異英姿棣萼聯頭看揮斗盞端是吸鯨川推食俱均逮探囊及豈捐海瀣初破殼江柱乍離淵字藪拔棲雀休論縮頸鯿南珍誇飣餖北饌厭烹煎賜橘懷顏卵酡顏醉玉舡吉歸荷惹惹未斷笑狗牽放鈴發高枝龍紗迷是牟冰輪桂銀漢夜色晚暮鶴人識重熙象功參獨斷權五辰今不忒六氣未無愆天紀承三古時雍變八埏比閒增狡猾邊鶯罷文鋌文軌包夷狄歌徧暦具儀儒宗說為作士極魚叢衷宵肝謀頭多男景福綿遐衛常稔穰遵路益平平亭障今踰隴耕耘久際無信通颿海漲威宣大戎糧東擬封雲岱西將欽湘瀍琳科笙慈恩及至府下雲軒帝籍勤初播宮奉長自眠

璧綴瑤天寵粹米秀中田庙鶴晉昭格壇光豔吉蠲璽
芝滋菌瑞甘醴湧瀉溢香教雅風華頌經邦爽塏雨隨
覲禱降河遊上流式執契　皇猷洽波圖稽物駢太和
輸奏奇妙用絶跡筌此際　君臣悦應先簡冊編雅稱
魚罩單頌述鼓唱詎比千齡遇禱图四始箋霧臣起常
布陋質愧鴛鈫驟俾僭撥政由來出巻体息方拜綸綍
報未効塵清家席叨臨勸凡跡第由奉雖無三峽水曾
步八花塼渝望知難稱才慳合炮旗釣天思盡賦襟韻
白雲棧懸載云化工欲放陽春到先教元夜袞燃疑
氷封地萬木偃誰向雪中探天巧璨璣星四斗指寅群
芳未知時已春人心蕩漾趁佳節猶為獨冠年華新界

平萬里同文軌井邑相連通四衢閭閻競出夜燃春和
淑同車遊義縱觀觀光禁倚天開温風更覺先春來試
燈不用雨花落迎陽爲却寒催晃宣和紉載元冬是瑞
白繞消塵不起穆清光肯屬歓鄰錦繡雲龍頌寳喜物
聞傳語閬風誤步隨幾里承金鋪調音度曲三千女正
似廣樂陳清都遏雲妙唱歸嫦侶回雲飛花称獨步千
春皤未效紅英獻壽當筵宜金母上林晩色烟靄輕景
龍遊人歓笑聲喧揺月珮擁仙仗緊鳳扶鸞趁平成銅
华金掌散白彩翠碧重重簇珠琲光徙前殿望脩廊日
出綺霞紅渤海神光遍透雲母屏驪龍出舞波濤驚煌
煌黼座承天命座下錯落如明星摛前玉笋真森旅獻

炭銀爐夜物散忽天重臺訝雲屯崇道崙臺疑　屡吐
前極火柱田萬牛闌鄉壁碎色光浮周國照耀眼眾徹
氷壺漲月生珠流點点金錢盡御壁豹龍騰輝輝照鎖碟
絲篁入韻有桃纖繖繹清音傳屋壁須臾防躍登會宇
如驂鸞鶴遊紫清彩蟾倒影上浮空織雲不点惟光明
四壁垂簾　玉銀釭吐艶相連屬麥梢橫帶碧玻璃
一朶燈雲承日轂萬光閃爍争吐吞燭龍御耀輝四崑
又如雷母神鞭駛金虵首璧不可捫端倍奇工通造化
豈比胡人能幻假丹青漫數顧虎頭盤礴解衣僅寫寫
此時 揮塵
帝御鈞天臺紫煙兩兩明三台尚方飲瑤昴萬金宝古玉

未足誇雲雷帝旁侍女雲華品玉立仙標及時韵四音
促柱泛笙竽廝有翔鸞落千仞龍瓶瀉酒如流泉　御
厨絡繹紛珍鮮瑒遲争欲供天笑快倒頻顇虹吸川献
厭夜飲方歓洪玉漏頻催鼓三疊金門初下醉歸時正
見氷輪上城堞微臣去歳陪清班恩詩愧辱重賡觀
小才易窮直唇技再賦愈覺相如慳覆道旁為二集
中今不復即行故録於此 同上
荊楚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人傷之以舟檝
拯焉故武陵競渡用五月五日盖本諸此劉夢得云
今衆檝相和之音皆曰何在盖所以招屈原也詩曰湘
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靈均何在歌已矣

哀謠振纖從此起又有招屈亭詩所謂曲終人散空愁
暮招屈亭前水東注是也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
非招屈之義及考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驩州詩云誰
念招魂節翻為禦魅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
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上巳為招屈之時其必有
所據也予觀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
日不得發火而異苑以謂寒食始禁烟蓋當時五月五
日以周正言之爾今用夏正乃三月也屈原以五月五
日死而佺期王績以上巳為招魂之期者亦豈是耶

歲時有祓除不祥之具而元日尤多如桃版葦索磔雞之
類是也飲屠蘇酒亦所以祓瘟攘惡而法必自幼飲何

耶顧況歲日口號云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先少
年白樂天元日贈劉夢得詩亦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
誰先元日飲酒則先卑而後尊自唐以來已如此矣四
時月令蓮椒酒次第當從小起而董勛告晉海西公云
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似亦不為
無理 並丹鉛集

先文康公曉歲卜居於寶溪之上建觀禊堂于水濱紹興
癸丑與客泛舟脩禊甚樂距永和癸丑不知其幾癸丑
也因與客相與推算自永和九年歲甲子一周為晉義
熙九年又一周為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五年隋開
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曆八年大和七
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
歲在癸丑九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詩以紀其事云快雨
霽亭午晴曦作春妍鄰曲饒勝士共開泛舟筵中流愜
嘯詠隱浪金壺偏紅妝杓出水捧劍疑来前緬懷蘭亭
會七百八十年可怜右軍痴生死情纏綿由來彭殤齊
顧或謂不然吾愛殆天放卜夜就昏弦火六細腰女舞
袖輕回旋且畢今日歡不期來者傳 同上

上巳日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禊者潔
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會於山陰之
蘭亭脩禊事也當其群賢畢集遊目騁懷之際而感慨
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之語議者以
此晉義之未達也 同上

自冬至一百五日至寒食故世言寒食皆稱一百五杜子
美一百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姚合
寒食書事詩云今朝一百五出户雨初晴則是詩人例
以百五日為寒食也或者乃謂自冬至至清明凡七氣
至寒食一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司馬彪
續漢書云介子推焚林而死故寒食不忍舉火至今有
禁烟之說靈異所謂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
寒食千秋為一人是也太原一郡舊俗禁烟一月周舉
為郡守以人多死移書推祠禁烟三日 子美清明詩云
朝來新火起又家人鑽火用青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

則知禁烟止於三日也而韓翃有寒食即事詩乃云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
燭青煙散入五侯家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元微
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念
奴覔得又連催特勑宮中許然燭一百六在清明前寒
食之後是時店舍已無烟而宮中然燭乃一時之權宜
尔或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為大火俱火盛故
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煙又未必為子
推設也（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六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七

詠物門

杜集及馬與鷹甚多亦善用屬對如老驥倦知道蒼鷹飢
易馴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老馬倦知道蒼鷹飢著
人驊騮思偏秣鷹隼怕　籠放蹄知赤驥捩翅服蒼鷹
老驥倦驤首飢鷹愁易馴騊駼行云吾聞良驥老始成
此馬數年人更驚又不比俗馬空多肉一洗萬古凡馬
空楊監出畫鷹云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
兔會見翻韝上王兵馬二角鷹云安得汝輩皆其群驅
出六合梟鸞分畫鷹云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餘尚
多有之盖以壯心未甘伏櫪嫉惡剛腸尤思排擊語曰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左氏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
鸇之逐鳥雀也少陵有焉

周顒有云性命之在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今人以活
物而貲口腹者比比皆是也誠何心哉或曰羊豕大
身難於刲割鮮鱗微禽易於烹熬如是則性命之小者
尤不幸也鍾岏嘗告其師何子季曰車螯蚶蠣眉目內
闕骨吻外緘不悴不榮曾艸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瓦
礫其何算故可長充庖廚永為口實何其仁於大而忍
於細歟山谷信佛甚篤而晚年酷好食蟹所謂寒蒲束
縛十六輩已覺酒興生江山又云雖為天上三辰次未
免人間五鼎烹乃果於殺如此何哉東坡在海南為殺

雞而作既張乖崖之在成都為判羊而韓絰是曾變物
之仁不能勝口腹之欲耶山谷談無碍禪蘇張行有為
法亦各其所見爾
永叔堪笑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溼吟秋艸以為二子之
窮子美亦有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字因窮艸
出敵近大陽飛雖吟詠微物曾無一點窮氣
臨川蕭蕭出屋千尋玉 竹也 靄靄當窓一炷雲 香也 皆
不名其物然子厚破額山前碧玉流 水也 已有此格近詩
蕨芽已作小兒拳退之已有杪拳幾枝蕨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雪
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
春風香 芬嘗之

韓退之雙鳥詩多不能曉或者謂其詩有不停兩鳥鳴
百物皆生愁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為公
孔子不為丘之句遂謂排釋老而作其實非也前云
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岩幽后云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
因引世謂釋老耶余嘗觀東坡作李白畫像詩云天
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揮斥八極隘九州化為
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息三千秋樂之不得翅肯衆且知
所謂雙鳥者退之與孟郊輩爾所謂不作兩鳥鳴聲語
乃審公告天之旨甚其辭以譖二鳥爾落城市退之自
謂落岩幽謂孟郊輩也各捉一處因非因其之因止言

韓孟各居天一方爾末云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
謂賢者不當終否當有行其言者
老杜云鵝當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孤則孤
矣豈若子美孤鴈不飲啄飛鳴尤念群誰憐一片影相
失萬重雲有不忘之意乎 同上
王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
我昔遊錦城為句者子瞻謂杜備諸家体非必率合
程度詩意蓋譏當時刺史有禽鳥不若者明皇已後
天步多艱凡尊君者有為也懷二者為無也暫書亦云
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宇再拜詩忠臣嗌憤痛切骨
後世但識瑣琅辭令觀此篇敘鴻鴈爭羊札自太古尊

親君上之意為明皇設不疑至於杜鵑行乃云雖同君
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又云爾惟摧殘始發憤羞
帶羽翮傷形愚指斥黑嘗殊無致嚴之語莫不皆有所
主也 黄常明
東坡南都王誼伯書江瀆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
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所理尚有疑闕者誼謂西川有
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
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為首句誼伯惧矣且子美詩備諸
家体非必率合程度偘偘者然也是篇句處凡五杜鵑
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
以發者也亦六藝之比興離騷之法欤按博物志杜鵑

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故江東所謂杜宇曾為蜀帝
王化爲飛去舊城荒且爲鳥之微有識故子美詩云重是
古帝魂又曰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刺史有不爲鳥
若也唐自明皇以後天步多棘刺史能不忘君可得而
攷也嚴武在蜀雖横斂刻薄而貢賦中原是西川有杜
鵑耳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絶貢賦如杜克遜
在梓州為朝廷西顧之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
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尊君者為有也懷二者為無也
不在夫杜鵑真有無誼伯以為來東川聞杜宇聲乃始
疑子美跋遣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
自敘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傳所見如此誼伯博學

強辯殆必有以折中之　碧溪

花卿云用如快鶻風始生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鄉
里與年少輩托弓弦作霹靂聲放箭如餓鴟叫
耳後生風鼻尖出火子美蓋不拘泥於鶻鴟之異也　同上

柳子厚牡丹曰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坡云
殷勤木芍藥獨自殿餘春留與殿重輕雖異各
有宜也

楊中立梅詩云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
鋒頗恨不與殿軍商確正一的對　同上

西湖浮動横斜之句最為前輩擊節常恨未見合篇得其
集觀之云衆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
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
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其卓
絶不可及專在十四字耳又有七年數篇皆無如池水
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
籬落忽横枝之句　碧溪

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蓋言未受和耳子美既化蓴絲熟又
豉添蓴菜紫蓋俞送人秀州刺符鹽豉者紫蓴鹹豉
豉欲催蓴菜熟　同上

巴峽中有吐綬雞比常雞差大嗉藏肉綬長闊幾數寸紅
碧相間極煥爛常時不見見遇晴日則向陽擺之頂有
先出兩肉角亦二寸許然後徐舒其綬逾時乃斂李

文饒詩所謂葳蕤散綬輕風裏若御若舊何可擬是也
文饒云出劍溪今詢之越人不復有子嘗自峽中携至
蘇州人皆不識則知山川風氣所產古今亦有不同也
蔡寬夫詩話

真珠雞生夔峽山中畜之甚馴以其羽毛有白圓點故號
真珠雞又名吐綬雞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每至春夏之
交景氣和暖頷下出綬帶方尺餘紅碧鮮然頭有翠角
雙立良久悉斂於嗉下披其毛不復見或有死者剖其
頸臆間亦無所覩苕溪漁隱曰廣右閩中亦有吐綬雞
余在二廣見之多養之不獨巴峽中有也王荆公有絶
句云樊籠寄食老低摧組麗深藏肯自媒天日清明聊

一世兒童初見互嬉倘 傀儡錄
李衛公詩云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頗以此陵
句王荊公詩云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柏青山
谷雙井詩云已採天上三辰次第久聞五湖書此皆得老
杜句法 雪浪齋日記
唐故事中書省植紫薇花歷世循用之不以爲非至今舍
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故事也樂天詩云獨坐黃
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按天文志紫薇大帝之坐
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何關紫薇花事 緗素雜記
嘗見田中使抑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溪生江之嫣賦
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苑中人柳終朝

剩得三眠注云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
三起三倒 漫叟詩話
玉溪生牡丹詩錦帳佳人乃越絕書中事退之櫻花詩全
似老杜所用黃東事見前漢黃霸注中荊公詩曰溪邊
飲啄白浮鳩浮鳩出晉志 雪浪齋日記
牧之和裴傑新櫻桃詩云忍用烹騂駱從將玩玉盤流年
如可駐何必九華丹唐人已用櫻桃薦酪也苕溪漁隱
曰按言載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劉覃及第大會公卿
和以糖酪人享蠻益一小盎則唐人用櫻桃薦酪此事
又可驗矣 高齋詩話
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

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此詩如禪家所謂信
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
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憶昨賜霑門下
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
蓬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道稱韓退之有賜櫻桃
詩云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艸經豈似滿朝承
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
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皇扃蓋學老杜
前詩然搜求事迹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
甚遠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輕議 詩眼
溫庭筠小詩尤工如蝓高蛛過遲又蝶翎朝粉重鶲背夕

陽多又過驛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
丁年 雪浪齋日記
溫飛卿晚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烟艸油
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曉春雞報籠中嬌鳥暖猶睡簾
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殊
有富貴佳致也 苕溪漁隱
韓偓詩云蓋見吹螳蜋黃蜂團子輕盈腻粉腰事見崔豹
古今注云蛺蝶大者為鳳子 西清詩話
傳道喜於彭門登間見書一聯云一鳩鳴午寂雙燕語
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
僕安能道此苕溪漁隱曰余嘗用此語作春日一聯云

話盡春愁雙燕語喚回午夢一黃鸝 同上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梧州驛遣上疏乞立儲貳
真宗嘉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疏以示執政歎賞久之
召為右正言然為王冀公所忌一日 真宗賦御溝柳
詩宣示宰相兩省皆和進恭公因進詩曰一度春來一
度新翠光長得照龍舟君王自愛天然色恨殺昭陽學
舞人 東軒筆錄

紅梅清艷兩絕昔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始移植西岡第中
特珎賞之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
二本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
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此俗何淺也公笑曰顧

傖父安得不然一坐絕倒王君玉聞盜花事以詩遺公
云館娃宮裡舊精神粉瘦瓊寒露惗新園吏無端偷折
去鳳城從此有雙身自尔名園爭培接遍都城矣苕溪
漁隱曰王介甫紅梅詩云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
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與元獻之詩暗合然介甫句意
俱工勝元獻遠矣 西清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七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八

詠物門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
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緣弃
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苕溪漁
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疏影動屋簷斜入一枝
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真可處伯仲之間余觀此句略
無佳處直方何為喜之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 山谷
為詩當飽參然後真味乃同雖為大宗匠者亦然月觀橫
枝之語乃何遜之妙處也自林和靖一參之後參之者

甚多 雪浪齋日記

唐人牡丹詩云紅開西子妝樓晚翠揭麻姑水殿春若改
春作秋全是蓮花詩林和靖梅花詩云疏影橫斜水清
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近似野薔薇也 陳輔之詩話

凡詠梅多咏白而荊公詩獨云鬚裁黃金危欲墮蒂團紅
臘巧能粧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東
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梅
之幽獨閒靜之趣凡詩之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能
以隨意造語為主公後復有詩云遙知不是雪為有暗
香來蓋取蘇子卿云只言花似雪不悟暗香來之意公
在金陵又有和徐仲驤文字韻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

有櫽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
也 遯齋閑覽
驛使前特走馬西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只
欠溪邊月下杯此梅二丈京師未嘗有梅花絕句吾固佳
輩莪及與之周旋覽其觀者如見其擊掌 談笑也 東坡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時輩許
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為杜君章所有庭後小亭僅丈
餘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
去歲以為常至今故吏猶能言之余嘗於小亭柱間得
公二絕句其一云濯錦江頭千萬枝當年未解惜芳菲
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尚可想見當時氣

味韓忠獻公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句云
爾其二云長條無風亦自動柔艷着雨更相宜漫其後
句苕溪漁隱曰鄭谷海棠詩云穠麗最宜新著雨妖嬈
全在欲開時前輩以謂此兩句說盡海棠好處今持國
柔艷着雨更相宜之句乃用鄭谷語也至於東坡作此
詩則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笑竹籬
間桃李漫山總粗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
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
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
淑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定惠院院之東小山上有海
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為携客置酒已五醉其

下與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為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
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 石林詩話
隱居詩話云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社去
而[illegible]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皆過士隆喜之
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
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憫而捨之
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
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遭飛去何況鴛
鴦羽翼長蓋謂此也
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彷彿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酴
醾詩云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義山雨詩

云摵摵度瓜園依依傍水軒此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
也後來魯直無已諸人多用此体 呂氏童蒙訓
苕溪漁隱曰裴璘詠白牡丹詩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
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時
稱絕唱以余觀之語句凡近不若胡武平詠白牡丹詩
云璧堂月冷難成寐翠幄風多不奈寒其語意清勝過
裴璘遠矣如皮日休詠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
冷風清欲墮時若移作詠白牡丹詩有何不可深更清
切耳東坡詠小桃二絕句云生色深紅綬帶長宮纂寒
在井欄杏母家并上瓊姿品先得春風一面妝本分桃
花與食前小桃長是上春天二喬二趙俱傾國女弟嬌

强意自先其猥焉命意豈不佳哉

王直方詩話云或有称詠松句云影摇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者一僧在坐曰未若雲影亂鋪地濤聲寒在空或以語聖俞聖俞曰言簡而意不遺當以僧語為優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八

詠茶門

庫部林郎中說建州上春採茶時茶園人無數擊鼓聲聞數里然一園中地間龍茶品已相遠又況山園之異邪苕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嘗新茶詩云年窮臘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喊呀萬木寒癡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余官富沙凡三春備見北苑造茶但其地暖纔驚蟄茶芽已長寸許初無擊鼓喊山之事永叔詩與文昌所紀皆非也北苑茶山凡十四五里茶味惟均亦豈有間龍茶品已相遠之說邪文昌雜錄

歐公和劉原父揚州時會堂絕句云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洲地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注云時會堂造貢茶所也余以陸羽茶經考之不言揚州出茶惟毛文錫茶譜云揚州禪智寺隋之故宮寺在蜀岡其茶甘香味如蒙頂焉第不知入貢之因起於何時故不得而誌之也苕溪漁隱

東坡汲江水煎茶詩云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此詩奇甚道盡烹茶之要且茶非活水則不能發其鮮馥東坡深知此理矣余頃在富沙嘗汲溪水烹茶色香味俱成三絕又況其地產茶為天下第一宜其水異於他處用以烹茶

水功倍之至於浣衣尤更潔白則水之輕清益可知矣
近城山間有陸羽井水亦清甘實好事者為名之羽
著經言建州茶未得詳則知羽不曾至富沙也同上
建安北苑茶始於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遣使造之取象
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其後
大小龍茶又起於丁謂而成於蔡君謨謂之將漕閩中
實董其事賦北苑焙新茶詩其序云產茶者將七十郡
每歲入貢皆以社前火前為名悉無其實惟建州出茶
有焙焙有三十六三十六中惟北苑發早而味尤佳社前
十五日即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貢工
甚大造甚精皆載於所撰建安茶錄仍作詩以大其事

云北苑龍茶者甘鮮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
纔吐微茫綠初沾少許春散尋叢樹遍急採上山頻宿
葉寒猶在芳芽冷未伸茅茨溪口焙籃籠雨中民長疾
勾萌折開齊分兩均帶烟蒸雀舌和露疊龍鱗貢作
勝諸道先嘗祗一人緘封瞻闕下郵傳渡江濱特旨
留丹禁殊恩賜近臣啜　靈藥助用與上罇親頭進英
華盡初烹氣味醇細香勝却麝淺色過於筠顧渚慙投
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產壯甌閩此詩叙貢茶
頗為詳盡亦可見當時之事也又君謨茶錄序云臣前
因奏事伏蒙　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
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艸木之微首蒙　陛下知鑒

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
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輒條
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至宣政間鄭可簡
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試創添續入其數浸廣今猶因之
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形製各異共七千餘餅其間
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揀為
第一餘乃生揀次之又有粗色茶七綱凡五品大小龍
鳳并揀芽悉入龍腦和膏為團餅茶共四萬餘餅東坡
題汶公詩卷云上人問我遲留意待賜頭綱八品茶
即今粗色紅綾袋八品者是也蓋水揀茶即社前者
生揀茶即火煎者粗色茶即雨前閩中地煖雨則茶已

老而味加重矣山谷和揚王休點密雲龍詩云小璧雲
龍不入香元豐龍焙承詔作今細色茶中却無此一品
也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隸於北苑皆採摘茶
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縻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夫凡兩
月方能迄事第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後市無
貨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敵官
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蘇黃
皆有詩稱道壑源茶蓋壑源與北苑為鄰山阜相接才
三里餘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東坡和曹輔寄壑
源試焙新芽詩云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
明月來投玉川子春風吹散武林春要知玉雪心腸好

不是青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山谷謝送碾賜壑源揀芽詩云：矞雲從龍小蒼璧，元豐
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緗奩碾香供玉食。睿思
殿中金井欄，甘露薦椀天開顏。橋山事事　百官
家司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未央。雨露恩光照宮
燭，右丞似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涇渭。肯憐天祿校書
郎，親敕家庭遣分似。春風飽食太官羊，不慣腐儒湯
餅腸。搜攪十年燈火讀，令我胸中書傳香。已戒應門老
馬走，客來問字莫載酒。苕溪漁隱

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
得之，其味極佳。江左日近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
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
五六萬斤。近今歲出三十餘萬斤，凡十品，曰龍茶、鳳茶、
京挺的乳、召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龍茶以供乘
輿及賜執政、親王、長主；餘皇族、學士、將帥皆得鳳茶；舍
人、近臣賜金挺的乳，館閣賜白乳。龍鳳、石乳茶皆太宗
令造。江左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丁謂為北苑
茶錄三卷，備載造茶之妙，未行於世。談苑

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
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
兩郡守畢至，最為盛集。此蔡寬夫詩話之言也。蔡但
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按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上，常

州次，湖州生長興縣顧渚山中，常州義興縣生君山
懸腳嶺北峰下。唐義興縣重脩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
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
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芬香甘辣，冠於他境，可
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
獻浸廣，遂為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矣。故玉川子詩
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正謂是也。當時
顧渚、義興皆貢茶，又郡壤相接。白樂天守姑蘇，聞賈
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因寄詩云：遙聞
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鐘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
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鬭新。自
歎花時北窗下，蒲黃酒對病眠人。唐袁高為湖州刺史，
因修貢顧渚茶山，作詩云：禹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後
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生
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黎甿輟
耕農，采掇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歌
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
艸木為不春。陰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先，走
挺麋鹿均。選納無日夜，擣聲昏繼晨。衆功何枯櫨，俯
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回繞天涯，所獻
惟艱勤。況減兵革困，重茲固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
此珍。顧省忝邦守，有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

申此詩雅得詩人諷諫之体誠可尚也若溪漁隱
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鬬茶歌此二篇皆
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
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将期獻天子林下
雄豪先鬬美者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
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苕溪
漁隱曰藝苑以此二篇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並録全
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語穩
貼得詩人之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成有韻之
文是果無優劣耶玉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云日高
丈五睡正濃軍将打門驚周公自云諫議送書信白

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閲月團三百片聞道
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
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鮮
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當
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碧雲
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两碗破孤悶
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
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
也唯覺两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
清風欲歸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
知百萬億蒼生命堕在顛崖受辛苦便為諫議問蒼生

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岷從事鬬茶歌云年年春
自東南来建溪先煖氷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
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芽錯
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
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蟾北苑将
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鬬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攜
江上中泠水黄金碾畔緑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鬬
茶味兮輕醍醐鬬茶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
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将無窮恥
吁嗟天産石上英論功不愧階前蓂衆人之濁我可清
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

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
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
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
風飛君莫羡花間女郎只鬬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百家詩話總龜卷之二十九

詠茶門

唐趙璘述因話録載其家兵部君性尤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水煎坡有活水還須活火煎恐亦用此 黄常明

五代時鄭遨茶詩云嫩芽香且靈吾謂草中英夜臼和烟擣寒爐對雪烹 惟憂碧粉散常見緑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范文正公詩云黄金碾畔緑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茶色以白為貴二公皆以碧緑言之何邪 三山老人語録

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雨

前謂谷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緑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蘖細微不可多得若此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齊已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岩裏白甀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曰開緘試新火須及逺山前凡此皆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為佳也鄭谷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緑開緘數片淺含香鄭雲叟茶詩曰 惟憂碧粉散嘗見緑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黄金碾畔緑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緑為玉翠為素此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為茶之精美不必以雀舌鳥觜為貴今案茶至於一寸長則其芽蘖大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論曲矣盧仝茶詩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閲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陽茶之佳品珍輸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也齊已詩角開香滿室爐動緑凝鐺丁謂詩曰末細烹還好鐺新味更全此皆煎啜之也煎啜之者非佳品矣唐人於茶雖有陸羽為之説而評論未精至本朝蔡君謨茶録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録而覈前賢之詩皆未知佳味者也 三山老人語録

唐以前茶惟貴蜀中所產孫楚歌云茶出巴蜀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他處未見稱者唐茶品雖多亦以蜀茶為重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

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為盛會杜牧詩所謂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豗劉禹錫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攜妓采茶時皆以此建茶絶亡貴者僅得挂一名尔至南唐李氏時漸見貴始有團圏之製而造作之精經丁晉公始大備自建茶出天下所產皆不復可數今出處壑源沙溪土地相去丈尺之間品味已不同謂之外焙況他處乎則知雖草木之微其顯晦亦自有時然唐自常衮以前閩中未有讀書者自衮教之而歐陽詹之徒始出而終唐世亦不甚盛今閩中舉子常數倍天下而朝廷將相公卿每居十

四五人物尚尒況艸木微物也顧渚湧金泉每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漸出造貢茶畢水稍減至供堂茶畢已減半太守茶畢遂涸蓋常時無水也或聞今龍焙泉亦然苕溪漁隱曰北苑官焙也漕司歲以入貢茶為上壑源私焙也土人亦入貢茶為次二焙相去三四里間若沙溪外焙也與二焙相去絕遠自隔一溪茶為下山谷詩云莫遣沙溪來亂真正謂此也官焙造茶嘗在驚蟄後一二日興工採摘是時茶芽已皆一槍蓋閩中地煖如此舊讀歐公詩有喊山之說亦傳聞之訛耳龍焙泉即御泉也水之增減亦隨水旱初無漸出遂涸之異但泉木極甘正宜造茶耳 蔡寬夫詩話

蜀中數處蜀茶雅州蒙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即書所謂蔡蒙旅平者也方茶之生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 東齋紀事

茶古不著所出本艸云出益州唐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為上品尚雜以蘇椒之類故李泌詩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為貴止曰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艸茶也陸羽茶經纔言福建泉紹等十州所出者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為天下第一 遯齋閑覽

鄭可簡以貢茶進用累官職至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轉運使其姪千里於山谷間得朱艸可簡令其子待問進之因此得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為艸朱而千里以從父奪朱艸以予子譊譊不已待問得官而歸盛集為慶親姻畢集皆賀喜可簡云一門僥倖其姪遽云千里埋冤衆皆以的對是時貢茶一方騷動故也苕溪漁隱曰余觀東坡荔支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鬬茶許之故其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鬬品充官茶則知始作俑者大可罪也 高齋詩話

詩云誰謂荼苦尒雅云檟苦茶注樹似梔子今呼早采者為茶晚取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茶故東坡乞茶栽

詩云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初緣厭粱肉假此雪昏滯蓋謂是也六一居士嘗新茶詩云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佳東坡守維揚於石塔寺試茶詩云禪窗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正謂諺云三不點也 苕溪漁隱

葉濤詩極不工而喜賦詠嘗有試茶詩云碾成天上龍兼鳳煮出人間蟹與蝦好事者戲云此非試茶乃碾玉匠人嘗南食也 西清詩話

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又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

歲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銙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也哉　苕溪漁隱曰壬午之春余赴官閩中漕司適得至北苑觀造貢茶其最精即水芽細如針用御泉水研造社前已嘗貢餘每片計工直四萬錢分試其色如乳平生未嘗曾啜此好茶亦未嘗嘗茶如此之盛也　唐子西闘茶記

曾有諸茶詞余謂品令一詞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結尾三四句詞云鳳舞團團餅恨分破教孤令金渠體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酒病味濃

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對省　苕溪漁隱

東坡詩春濃睡足午窗明想見新茶如潑乳又云新火發茶乳此論皆得茶之正色矣至贈謙師點茶則云忽驚午盞兎毫班打作春瓮鵝兒酒蓋用老杜詩鵞兒黄似酒對酒愛新鵝兒若是則色黄爲得爲佳茗矣今東坡前集不載此詩想自知其非故刪去之　同上

臘茶出於建劍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　苕溪漁隱曰歐陽文

有雙井茶詩云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紗碧十斤茶養一斤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　蔡君謨好茗飲又精於鑒裁晏公程公闢間云鄉得雙井四兩其時人還未識叙謝不悉尋治之色香味皆精好甚爲茗芽之冠非日注寶雲可並也　涪翁尤喜雙井蓋鄉物也李公擇有詩嘲之戲作解嘲云山芽落磑風回雪曾與尚書破睡來勿以姬姜棄憔悴逢時瘴雨亦鳴雷　又答黄冕仲索煎雙井并簡揚休詩云江夏無雙乃吾宗同舍頗似王安豐能澆茗椀湔祓風袂欲挹浮丘公吾宗落筆賞幽事秋月下照澄江空家山鷹

爪是小草敢與好賜雲龍同不嫌水厄幸來辱寒泉湯鼎聽松風　同上

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漕更製小團以充歲貢元豐初下建州又製密雲龍以獻其品高於小團而其製益精矣曾文昭所謂莆陽學士蓬萊仙製成月團飛上天又云密雲新様尤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是也唐陸羽茶經於建茶尚云未詳而當時獨貴陽羨茶歲貢特盛茶山居湖常二州之間脩貢則兩守相會山椒有境會亭基尚存盧仝謝孟諫議茶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是也然又云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則團茶已見於

此當時李郢茶山貢焙歌云蒸之馥之香勝梅研膏架動聲如雷袞神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啖春山摧觀研膏之句則知當爲團茶無疑自建茶入貢陽羨不復研膏祗謂之艸茶而已 葦常之

昨夜夢參寥師携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荅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記其事 東坡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一 壬集

舒城阮閱編
皇明宗室月窓道人刊
鄱陽程珖校

格致門

詩眼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故使人静聽而具陳之自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有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故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未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祗是走踆踆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濵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贇錯綜爲屢變蓋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亦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如此其他皆謂之變体可也

曲水脩禊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而下總
十一人成一篇者郗曇王鄧而下十五人詩不成罰觥
者凡十六人今觀所傳詩數皆四言五言而又兩韻者
兩四韻者無幾四言二韻正十六字耳當時得預者往
往皆知名士豈獻之輩終日不能措辭於十六字哉殆
意古人持重自惜不欲率爾恐貽久遠譏議不如不賦
之爲愈 黄常明

白裴晉公云閱試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雖叙其
功業然著歎其語緩而不迫此可爲作詩法也 蔡寬

省題詩自成一家非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題則多於牵
合中聯縛於法律則易於駢對非若遊戲於烟雲月露之

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
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疎矣王昌齡四時調玉燭
詩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巨魚縱大壑詩云
方快吞舟意尤殊在涤鱗孟浩然騏驥長鳴詩云逐逐
懷良馭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無言詩云夭桃花正
發穠李蕊方繁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此知省題詩自成
一家也 丹陽集

古辭云槀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
天槀砧趺也謂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刀上鐶也破
鏡言半月當還也此詩格非當時有釋之者後人豈能
曉哉古辭又云圍碁燒敗襖看子故依然陸龜蒙庚日
休固守拙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皮云莫言
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是皆以下句釋上句與槀砧異矣
樂府解題以此格爲風人詩取陳詩以觀民風示不顯
言之意至東坡無題詩云蓮子擘開須見薏楸枰著盡
更無棊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匙是文與釋
晉見於一句中與風人詩又小異矣 丹陽集

老杜歌行與長韻律詩後人莫及而蘇黄用韻下字用故
事處亦古所未到晉宋間人造語題品絕妙今古近世
蘇黄帖題跋之類率用此法尤爲要妙 呂氏童蒙訓

學退之不至李翱皇甫湜然翶湜之文足以窺測作文用
力處近世欲學詩則莫若先考江西諸派 同上

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
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諢入却打猛諢出也 呂氏童蒙訓

讀古詩十九首及曹子建諸詩如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
徊之類詩皆思深遠而有餘意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學
者當以此等詩常自涵養自然下筆高妙

大槩學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爲主方見古人
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

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學者亦
宜詳味文潛詩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樹外天
容澹青映壁城角含吟霜淺山寒帶水旱日吹風川搗
半夜雨臥冷五更秋之類迴出時流雖是天姿亦學可

及學者若能常玩味特語自然有變化處也

今人作詩自述則稱我謂人則稱君往往相習皆然杜子美送孔巢父詩云道甫問信今何如登馬諸公攜酒相看詩云甫也諸侯老賓客遇王倚飲云在於甫也何由羨則自述乃稱名送樊侍御云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寄李太白云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送寶賓九云非爾更持節何人符大名則謂人乃稱爾若謂尊之甚則稱名則前三人皆非通貴之士若謂卑則甚之稱爾則後三人皆非稚孺之列蓋其詩格態如是恐不繫重輕也

傚法門

退之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臨川云繫為感傷無翠袜眼從瞻望有玄花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屯王云父詔郭璞言多驗老比顏含意更疏韓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來叔今日始知千罪大夷陵去此更三千柳十年顦顇到秦京誰料今為嶺外行王十年江海別常輕豈料今隨寶嫂行柳直以踈慵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王直以文章供潤色未應風月負登臨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又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蘇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黃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皆不約而合句法使然故也 黃常明

老杜雨詩云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而王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之句似之贈王侍御云曉鶯工進淚秋月解傷神而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之句似之殆是同一機軸也 葛常之

劉乂詩酷似玉川子而傳於世者二十七篇而已冰柱雪車二詩雖作語奇怪然議論亦皆出於正也冰柱詩云不為四時雨徒於道路成泥渣不為九江浪徒能汩沒天之涯雪車詩謂官家不知民餒寒盡驅牛車盈道載屑玉載載欲何之秘藏深宮以御炎酷如此等句亦有補於時與玉川月蝕詩稍相類 黃揚集

張籍云愛老無家客多傳得力方敗贈金山元老云孫山

寺有閑田地招此無家客任居 葛常之

白云訪涼行遶竹引睡臥看書又云引睡文書信手翻書引睡魔誠人人所同也 同上

詩病門

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文字所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致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學古人文字須得短處如杜子美詩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合詩之類是也東坡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太新奇太巧處皆不可不知東坡詩如成都畫手開十眉楚山固多

指奇者點而壽皆窮極思致出新意於法度之表前賢
所未到然學者專力於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
劉禹錫嘉話載楊祭酒贈項斯詩曰度度見詩詩總好今
觀標格勝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斯
集中絕少佳句如晚春花云蹊與香風會細將泉影移
別張籍云子城西並宅御水北同渠拙惡有餘宜祭酒
公謂標格勝於詩祭酒乃敬之也其贈斯詩鄙俗如
此與斯亦奚遠哉 舊常之

樂府門

周美成為江寧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每款
洽于尊席之間世有傳風流子詞蓋所寓意焉新綠小

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陽羨一作金屋去來舊時巢燕
土花繚繞前度莓牆繡閣鳳帷深處許聽得理絲簧欲
說又休慮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轉清商暗想新粧了開
朱戶應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甚時
卻與佳音密耗寄將秦鏡偷換韓香天便教人霎時廝
見何妨新綠待月皆其所亭軒之名也 俞義仲云
徐幹臣伸三衢人政和初以知音律為大常典樂出知常
州嘗自製轉調二郎神之詞云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
花影漫試著春衫還思纖手熏徹金猊燼冷動是愁端如
何向但怪得新來多病嗟舊日沈腰如今潘鬢怎堪臨
鏡重省別時淚濕羅襟猶凝為我厭厭日高慵起長託

春酲未醒雁足不來馬蹄難駐門掩一亭芳景空佇立
盡日闌干倚遍晝長人靜既成會開封尹李孝壽來牧
吳郡李以嚴治京兆號李閻羅道出郡下幹臣大合樂
燕勞之倚聲娼令謳此詞必待其問乃止娼如戒歌至
三四李果詢之幹臣蹙頞云其頃有一侍婢色甚冠絕
前歲以亡室不容遂去今聞在蘇州兵官處屢遣信欵
復來而今之主公靳之感慨賦此詞中所叙多其書中
語今焉適有天幸公擁麾于彼不審能為我之地否李
云此甚不難可無慮也既次無錫宿藉者請受詞次第
李云郡官常至楓橋橋距城十里而遠至日艤舟其所
官吏上下望風股栗李一閱剌字勿失怒云都監在法

不許出城乃亦至此使郡中萬一有火盜之虞豈不殆
哉斥都監下獄荷校送獄又數日取其供牘判奏字其
家震恐求援無以致懇李笑云且還徐典樂之妾
了來理會兵官者解其指即日承命然後舍之
曾文肅十子實鍾愛外祖空青公有壽詞云江南客家有
寧馨兒三世文章稱大手一門兄弟獨良眉籍甚我多
推千里足來自渥洼池莫倚善題鸚鵡賦青山須待
健時歸不似傲當時其後外祖果以詞翰名世可謂父
子為知己也 揮塵
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
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烟霞蝶尚不

知春者淺遊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錢無價歎飄零官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見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東皐雜錄

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右諸山甚近或以謂永叔短視故云山色有無中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中非烟雨不能然也 藝苑

方回詞有雁後歸云巧剪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能歡淺笑拜嫣然頓卻且此酒行樂駐華年未至文園多

病客幽襟懷斷堪吟舊遊夢掛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焉人日席上作也腔本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雁後歸云唐劉餗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 復齋漫錄

後山詩話謂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謂後山之言過矣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中秋詞落日繡簾捲庭下水澄空快哉亭詞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初夏詞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夜登燕子樓詞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千林表詠笛詞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咏梅詞東武南城新堤固漣漪初溢宴流杯亭詞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夏夜詞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別參寥詞缺月挂疎桐漏斷人初靜秋夜詞霜降水痕收淺碧鱗鱗露遠洲九日詞凡此十餘詞皆絕去筆墨畦逕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若謂以詩為詞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間有不入腔處非盡如此后山乃比之教坊雷大使舞是何每況愈下蓋其謬耳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一

樂府門

翰林學士聶冠卿嘗於李良定公席上賦多麗詞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問其間賞心樂事就中難是并得況東城鳳臺沁苑泛晴波淺照金碧露洗華桐烟霏絲柳綠陰搖曳蕩春一色畫堂迥玉簪瓊佩高會盡詞客清歡久重然絳蠟別就瑤席有翩若驚鴻體態暮為行雨標格逞朱唇緩歌妖麗似聽流鶯亂花隔慢舞縈迴嬌鬟低嚲腰支纖細困無力忍分散彩雲歸後何處更尋覓休辭醉明月好花莫謾輕擲 蔡君謨時知泉州寄良定公書云新傳多麗辭述宴遊之娛使病夫舉首增

歎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師言諸公春日多會于元伯園池因念昔遊輒形篇詠綠渠春水走潺湲畫閣峯巒映雪鮮酒令已行金盞側樂聲初認翠裙旋清遊勝事傳都下多麗新詞到海邊曾是尊前沈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 苕溪漁隱曰冠卿詞有露洗華桐烟霏絲柳之句此正是中春天氣下句乃云綠陰搖曳蕩春一色其時未有綠陰真語病也 復齋漫錄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時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為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湖平地丈餘蕩盡無餘子嘗追思曩時真一夢耳 苕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即公擇子瞻元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東坡又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元素會于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其卒章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過吳興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為坐客仲謀請作後六客詞云月滿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鬥光芒十五年間真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綠鬢蒼顏同

一醉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賓主談鋒誰得似看取曹劉今對兩蘇張 東坡

柳三變字景莊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詞然薄於操行當時有薦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詞柳三變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日與儇子縱遊倡館酒樓間無復檢率自稱云奉聖旨填詞柳三變於乎小有才而無德以持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樂章人多稱之然大槩非羇旅窮愁之辭則閨門婬媟之語若以歐永叔晏叔原蘇子瞻黃魯直張子野秦少游輩較之萬萬相遼彼其所以傳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悅故也皇祐中老人星現永應制撰詞意望厚恩無何始用漸字終

篇有太液波翻之語其間宸遊鳳輦何處與 仁廟挽詞闇合遂忤旨士大夫惜之余謂柳作此詞借使不忤亦無佳處如嫩菊黃深拒霜紅淺竹籬茅舍何處無此景物方之李謫仙夏英公等應制詞殆不啻天冠地屨也世傳永嘗作輪臺子早行詞頗自以為得意其後張子野見之云既言忽忽策馬登途滿目淡烟衰草則已辨色矣而後又言楚天闊望中未曉何也柳何語意顛倒如是 藝苑

先君嘗云古詞猶都春有蓬山綠字 作太上御名 蓬萊島之句當云綠綈余前集僅以古詞為柳詞今正是之 苕溪漁隱

先君頃嘗寓祠居射村作感皇恩一詞云乞得夢中身歸棲水雲始覺精神自家衣峭帆輕舟時與白鷗遊處畏途都不管風波起光景如梭人生浮華百歲何妨盡沉醉臥龍多事謾說三分奇計算來爭似我長昏睡又嘗江行阻風作漁家傲一詞云幾日北風江海立千車萬馬蹇聲急短棹峭寒欺酒力飛雨息瓊花細細穿窗隙我本綠蓑青箬笠浮家泛宅烟波逸渚鷺沙鷗都舊識行未得高歌與尒相尋覓 同上

顏氏家訓云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李後主蓋用此語耳故長短句云別時容易見時難 複齋漫錄

舊詞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撲胡蝶一詞不知誰作非惟藻麗可喜其腔調亦自婉美

馮延巳著樂章百餘闋其鶴沖天詞云曉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詞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巳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為警策元宗嘗戲延巳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 苕溪漁隱曰古今詩話云江南成文幼為大理卿詞曲妙絕嘗作謁金門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中 聞之因案獄稽滯召詰之且謂曰卿職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於卿文幼頓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國主嘗責其臣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蓋趙公所撰謁金門辭有此一句最為警策 其臣即對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記但云趙公初無其名所傳必誤惟南唐書古今詩話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南唐書

李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為歌板色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真珠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三

峽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
賞賜感化甚優碧溪漁隱曰元宗即嗣主李璟嘗作此
二詞古今詞話乃以為後主作非也後主名煜 南唐書
東坡大江東去赤壁詞語意高妙真古今絶唱近時有人
和此詞題於勳亭壁間不著其名語雖粗豪亦氣槩可
取今謾筆之詞曰炎精中否歎人材委靡都無英物戎
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連城堅壁楚漢吞并曹劉割據白
骨今如雪書生鑽破簡編說甚英傑天意眷我中興
吾君神武小曾孫周發海岳封疆俱效職狂虜何勞追
殲翠羽南巡叩閽無路徒有冲冠髮孤忠耿耿劍鋩冷
浸秋月 苕溪漁隱

孫鱗字濟師嘗作落梅詞甚佳一聲羌管吹嗚咽玉溪半
夜梅翻雪江月正茫茫斷橋流水香含章春欲暮落日
千山雨一點著枝酸吳姬先齒寒 同上
汪彥章舟行汴中見岸旁畫舫有映簾而觀者甚見其額
有詞云小舟簾隙佳人半露梅粧額綠雲低映花如刻
恰似秋霄一半銀蟾白結兒梢朵香紅扐細蟬隱隱搖
金碧春山秋月渾無迹不露牆頭些子真消息寄醉屏
覓 同上
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為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
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謂造微入
妙若其全篇皆不逮此矣徐幹臣鴈足不來馬蹄難駐

門掩一庭芳景駐字當作去字語意乃佳周美成水亭
小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按杜少陵詩燈前細雨簷
花落美成用此簷花二字全與出處意不相合乃知用
字之難矣趙德麟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徐師
川柳外重重疊疊山遮不斷愁來路二詞造語雖不同
其意絶相類古詞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一本是水
竹舊院落鶯引新雛過不然櫻筍新蔬果則與上句有
何干涉董武子疇昔尋芳秘殿西日壓金鋪宮柳垂垂
然秘殿豈是尋芳之處非所當言也

侯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場屋年三十有一始得鄉貢人
以其年長遲暮不之敬有輕薄子畫其形於紙鳶上引
線放之蒙見而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
誰肯信如今方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
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噓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雨餘時
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舉即登第年
五十餘遂為執政 夷堅志
曾端伯慥編樂府雅詞以秋月詞念奴嬌為徐師川作梅
詞點絳唇為洪覺範作皆誤也秋月詞乃李漢老梅詞
乃孫和仲冲冲郎正言諤之子也又世傳江城子青玉
案二詞皆東坡所作然西清詩話謂江城子乃葉少蘊
作桐江詩話謂青玉案乃姚進道作四詞皆佳今併錄
之念奴嬌詞云素光練淨映秋山隱隱修眉橫綠鳷鵲

棲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銀粟千丈斜暉卉雲湧霧飛过盧全屋更無礙氣海庭風碎梧竹誰念鶴髮仙翁當年曾共賞紫岩飛瀑對飲三人聊痛飲一洗離愁千斛斗轉參横翩然歸去萬里騎黃鵠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横玉點絳唇詞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枝亞雪初下全似江南畫白壁青錢難買春無價歸來也風吹芷野一點香隨馬江城子云銀濤無際卷蓬瀛落霞明暮雲平曾見青鸞紫鳳下層城二十五弦彈不盡空感慨有餘情蒼梧烟水斷歸程捲霓旌為誰迎空有千行流泪寄幽貞舞罷魚龍雲海脫千古恨入江聲青玉案詞云三年枕上吳中路遣黃耳隨君去若到松江呼小渡莫

驚鷗鷺四橋盡是老子經行處輞川圖上看春暮長記高人右丞句作箇歸期天已許春衫猶是小蠻針線曾濕西湖雨漢老念奴嬌詞中有滿天霜曉叫雲吹斷横玉之句乃用崔魯華清宮詩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天邊織女梳横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或云叫雲乃笛名非也又端伯所編樂府雅詞中有漢宮春梅詞云是李漢老作非也乃晁冲之叔用作政和間作此詞獻蔡攸是時■朝廷方興大晟府蔡攸携此詞呈其父云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京覽其詞喜之即除大晟府丞今載其詞曰瀟灑江梅向竹梢稀處横两三枝東君也不愛惜雪壓風欺無情燕子怕春寒輕失佳期惟是有南來歸鴈年年長見開時清淺小溪如練問玉堂何似茅舍疏籬傷心故人去後冷落新詩微雲淡月對孤芳分付他誰空自倚清香未減風流不在人知此詞中用玉堂事乃唐人詩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因何得入來或云玉堂乃翰苑之玉堂非也 苕溪漁隱

元豐間都人李嬰調歙水縣令作滿江紅一曲往黃州上東坡東坡甚喜之其詞云荆楚風烟寂寞近中秋時候露下冷蘭英將謝菊花初秀歸燕殷勤辭巷陌吟蛩凄楚來窓牖又誰念江邊有神仙飄零久横琴膝携筇手騁望眼閒吟口任紛紛萬事到頭何有君不見凌烟冠

劍客何人氣貌長依舊歸去來一曲為君吟為君壽 苕溪漁隱

古樂府詩云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排襶集韻解之云不曉事余書畏熱乃知人觸熱來人家其謂不曉事宜矣嘗愛王逐客作夏詞送將歸不用浮瓜沉李等事而天然有塵外凉思其詞云百尺清泉聲陸續映瀟湘碧梧翠竹面千步回廊重重簾幕小枕欹寒玉試展鮫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疑綠待玉漏穿花銀河垂地月上闌干曲此語非觸熱者之所知也苕溪漁隱曰余嘗愛李太白夏日山中詩脫巾掛石壁露頂洒松風其清凉可想也 漫叟詩話

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曠東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為賦小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概滿目更無塵可到等閑簾幕小闌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別是人間閑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水白雲長自在其後水閣爲易主今已摧毁久矣遺址正與余水閣相近同在一岸景物悉如會宗之詞故余嘗有鄙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好風月如今總屬續溪翁蓋謂此也 苕溪漁隱

晏叔原工小詞如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不愧六朝宮掖到荆公小詞云揉藍一水縈花艸寂寞小

橋千嶂抱人不到柴門自有清風掃略無塵土思山谷小詞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時候極為學者所稱賞味秦湛處度嘗有小詞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蓋法山谷也 雪浪齋日記

孫洙字巨源元豐間為翰苑名重一時李端愿太尉世戚里折節交搢紳間而孫往來尤數會一日鎖院宣召者至其家則已出數十輩蹤迹之得於李氏時李新納妾能琵琶孫飲不肯去而迫於宣命李不敢留遂入院幾二鼓矣艸三制罷復作長短句寄恨恨之意遲明遣示李其詞曰樓頭尚有三通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凝望處那更廉纖雨漫道玉為堂

玉堂今夜長

武才人出慶壽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為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后山詩話

柳三變遊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骫骳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 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苕溪漁隱曰先君嘗云柳詞鰲山綵 柳字耆卿 上皇御 太 蓬萊島當云綵結坡詞低綺戶當云窺綺戶二字既改其詞益佳 后山詩話

荆公問山谷云作小詞曾看李後主詞否云曾看荆公云

何處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東流為對荆公云未若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又細雨濕流光最妙 雪浪齋日記

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云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衾不煖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欄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何處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 西清詩話

李後主詞云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国

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泪
宮娥听教坊離曲耳 東坡
南唐後主圍城中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櫻桃落盡春歸
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闌金箔惆悵捲
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艸低迷余嘗見殘稾
點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書耳 藝祖云李煜若以作
詩工夫治國事豈爲吾虜也 苕溪漁隱曰余觀 太祖
實錄及三朝正史云開寶七年十月詔曹彬潘美等率
師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昇州今後主詞乃詠春景决
非十一月城破時作西清詩話云後主作長短句未就
而城破其言非也然王師圍金陵凡一年後主於圍城
中春間作此詞則不可知是時其心豈不危窘於此言
之乃可也 西清詩話
前人評杜詩云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若云
鸚鵡啄殘紅豆粒鳳凰棲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余謂詞
曲亦然李景有曲手捲真珠上玉鉤或改爲珠簾舒信
道有曲云十年馬上春如夢或改云如春夢非所謂遇
知音 漫叟詩話
吳越後王来朝 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
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看 玉樓雲雨隔祖起拊其
背曰誓不殺錢王 后山詩話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二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三
樂府門
政和元年尚書蔡嶷爲知舉尤嚴挾書是時有街市詞曰
侍者金童方盛行舉人因以其詞只改十五字作懷挾
詞云喜葉葉地手把懷兒摸甚恰限出題厮撞着內臣
過得不住脚忙剗只是看 斑駮這一身冷汗都如雲
霧薄比似年時頭勢恁地檢又還猛相度只恐根底有
人尋着 上庠錄
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天性黠慧善於應對湖中有
宴會群妓畢至惟秀蘭不來遣人督之須臾方至子瞻
問其故具以髮結沐浴不覺困睡忽有人叩門聲急起
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也非敢怠忽謹以實告子瞻亦
恕之坐中倅車屬意於蘭見其晚来恚恨未已責之曰
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蘭力辯不能止倅之怒是時榴
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蘭收泪
無言子瞻作賀新凉以觧之其怒始息其詞曰乳燕飛
華屋悄無人桐陰轉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
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門外誰来推繡戶枉教
人夢斷瑶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
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
東又恐被西風驚綠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對酒不忍
觸共粉泪兩簌簌子瞻之作皆紀目前事盖取其沐浴

新涼曲名賀新涼也後人不知之誤為賀新郎蓋不
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真所謂風流太守也豈可與俗士商
日語哉苕溪漁隱曰野哉楊湜之言真可入笑林東坡
此詞冠絕古今託意高遠寧為一娼而發耶簾外誰來
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却是風敲竹用古詩捲
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門聲急
起而問之乃樂營將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紅
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濃艷一枝細看取芳
心千重似束蓋初夏之時千花事退惟榴花獨芳因
以寫幽閨之情今乃云是時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
手告倅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詞空調寄賀新

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涼曲名賀新涼後
人不知之誤為賀新郎此可笑者三也詞話中可笑者
甚衆姑舉其尤者第東坡此詞深為不幸橫遭點污吾
不可無言一雪其恥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
謂之詅嗤符今楊湜之言俚甚而鋟板行世殆類是也
古今詩話

張仲宗有漁家傲一詞云釣笠披雲青嶂繞綠簑細雨春
江耿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
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冷看城市鬧煙波
老誰能認得閑煩惱余往歲在錢塘與仲宗從游甚久
仲宗手寫此詞相示云猶所作也其詞第二句元是橛
頭細雨春江渌余謂仲宗曰橛頭雖是船名今以雨襯
之語晦而病因為改作綠簑細雨仲宗笑以為然苕溪漁隱

鄧志全從昭陳堂中賦廉問以長短句相諧樂有箇胡兒
模樣別滿頭髭鬚生得渾如漆見說近來頭也白髭鬚
那得長黑夕也　簾子摘來須有千堆雪莫問細君容
易說恐他嫌你將伊摘此堂中語謂志全之長髭也有
箇頭陀脩苦行頭上頭髮毿毿身披一副黲裙衫緊纏
雙脚苦苦要游兩閤說慶牒朝夕到并除頷下髭髯鉢
中無粥住無庵摩登伽處只恐却重參此志全語謂堂
中之多愁也廣陵馬推官往來二公間亦嘗以詩詞贈
之有才何事老青衫十載低回北斗柄肯伴雲髯千日

醉此心真與古人參不見故人今幾年年來風物尚依
然達知聞望登臨處極目蒼茫萬里天志全語也一尊
薄酒滿酌勸君君舉手不是親朋誰肯相從寂寞濱人
生似夢醒又惺惺何處盡到休辭醉後全勝未醉時堂
中語也初志全自元符間貶新州　徽宗即位以中書
舍人召未幾謫零陵別駕龍水安置未幾從昭焉 同上

東坡云龍丘子自洛之蜀載二女侍戎裝駿馬至溪山佳
處輒駐終日見者以為異人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號
靜庵居士作臨江仙贈之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
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為家誰知巴峽路却見洛城花面
旋落英飛玉蕊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

紅新洞府鉛汞養丹砂龍女子即陳季常也秦太虛寄
之以詩亦云侍童雙擁玉鬟髮光可照駿馬錦障泥
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遣駕馬放阿盤磊
巾對沉燎西清詩話云季常自以為飽禪學而妻柳頗
悍忌季常畏之故東坡因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
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常載二侍女以遨
遊及暮年甘於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笑也 同上
古今詞話以古人好詞世所共知者易甲為乙稱其所作
仍隨其詞牽合為說殊無根蔕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
千秋歲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飛紅萬點
愁如海者山谷嘗歎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難

押陳無己言此詞用李後主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
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為海耳洪覺範嘗和此詞
題崔徵真子云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晁無咎亦
和此詞弔少游云重感縈驚濤自捲珠沉海觀諸公
所云則此詞少游作明甚乃以為任世德作又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者浣溪沙腳上鞋
兒四寸羅者二詞皆見淮海集乃以八六子為賀方回
作以浣溪沙為浩翁作晁無咎鹽角兒開時似雪謝時
似雪花中奇絕者為晁次膺作汪彥章點絳唇新月娟
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者為蘇叔黨作皆非也 同上
唐初歌詞多是五言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

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為此体今所存者
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
而已瑞鷓鴣尤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
可歌耳其詞云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踏浪兒拍
手欲嘲山簡醉齊聲爭唱浪婆詞西興渡口帆初落漁
浦山頭日未欹儂送潮回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
此瑞鷓鴣也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
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此小秦王也皆東坡所
作 同上
東坡別參寥長短句云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問
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

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
處空翠烟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
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晉
書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
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泛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海
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尋薨羊曇為安所
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
至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
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東坡
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論必以為成讖矣然其詞石刻後
東坡自題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東坡先生年譜

之考元祐四年知杭州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則長短句蓋此時作也自後復守潁徙揚入長礼曹出帥定武至紹聖元年方南遷嶺表建中靖國元年北歸至常乃薨凡十一載則世俗成讖之論安可信耶 同上

錢思公謫漢東日撰玉樓春詞曰城上風光鶯語亂城下烟波春拍岸綠楊芳艸幾時休淚眼愁腸先已斷情懷漸變成衰晚鸞鏡朱顏驚暗換往年多病厭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淺每酒闌歌之則泣下後閣有白髮姬乃鄧王歌鬟驚鴻也遽言先王將薨預戒挽鐸中歌木蘭花引紼為送今相公亦將亡乎果薨於隨州鄧王舊曲亦嘗有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之句 侍兒小名錄

曹元寵本善作詞特以紅窗迥戲詞盛行於世遂掩其名如望月婆羅門一詞亦豈不佳詞云深雲幕捲漏聲不到小簾櫳銀河淡掃澄空皓月當軒高掛秋入廣寒宮正金波不動桂影朦朧佳人未逢歎此夕與誰同望遠傷懷對景霜滿愁紅南樓何處想人在長留一聲中疑淚眼立盡西風此詞語病在霜滿愁紅之句時太早耳曾端伯編雅詞乃以此詞為楊如晦作非也 藝苑 漢濱

凡作詩詞要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如晁無咎作中秋洞仙歌詞其首云青烟冪處碧海飛金鏡永夜閑階卧桂影固已佳矣其後云待都將許多明付與金尊投曉共流霞傾盡更攜取胡床上南樓看玉做人間素秋千頃若此可謂善救首尾者也至朱希真作中秋念奴嬌詞則不知出此其首云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照我藤床涼似水飛入瑤池銀闕亦已佳矣其後云洗盡凡心滿身清露冷浸蕭蕭明朝塵世記取休與人說此兩句全無意味收什得不佳遂并全篇其氣索然矣 同上

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然其後亦豈無佳詞如晁次膺綠頭鴨一詞殊清婉但樽俎間歌喉以其篇長憚唱故湮沒無聞焉其詞云晚雲收淡天一片琉璃爛銀盤來從海底皓色千里澄輝瑩無塵素娥澹泞

淨可數丹桂參差玉露初零金風未凜一年無似此佳時向坐久疏星時度烏鵲正南飛瑤臺冷欄干憑暖欲下遲遲念佳人音塵隔後對此應解相思最關情漏聲正永暗斷腸花影潛移料得來宵清光未減陰晴天氣又爭知共凝戀如今別後還是隔年期人縱健清尊素月長頭相隨 同上

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然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其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末

句可見矣苕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注云寄子由故後句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酒淒然北望則兄弟之情見於句意之間矣疑是倅錢塘時作子由時為睢陽幕客若詞話所云則非也 古今詩話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三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四

傷悼門

長慶四年退之為吏部侍郎薨於靜安里第李翱行狀載屬纊之語云伯兄德行高曉年止四十二忝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於牖下幸不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翱祭文曰人心樂生皆惡其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張籍祭詩亦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為一綱及當臨終夜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蓋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故於生死之際超然如此宣室志載感粹骨絕国世與韓氏為仇神人以帝命召公討事愈曰臣願從大王討之未幾而愈卒公神道碑誌行狀俱不載而止見於小說者如此豈東坡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為乎李肇國史補謂愈登華山絕頂度不可返至於發狂慟哭今觀易簀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不應於此而至於發狂慟哭也 葛常之

太白辭粟卧首陽屢空飢顏回當代不飲酒虛名安在哉君不見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酒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黃鸝愁解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園東又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坐客三千人而今知有誰君不見孔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此類者尚多愚謂雖千萬篇只是此意

非如少陵傷風憂國感時觸景忠誠激切蓄思深遠各
有所當也 黄常明詩話

魯文肅熙寧初為海州懷仁令有監酒使臣張者小女甫
六七歲甚為惠黠文肅之室魏夫人憐之教以誦詩書
頗通解其後南北睽隔紹聖初文肅柄事樞時張氏女
以入禁中雖無名位以善筆札掌命令之出入忽與夫
人相聞夫人以夫貴號封瀛國稱壽禁庭始相見叙
舊自後歲時遺問夫人没張作詩以哭云香散簾幃寂
塵生翰墨閒空傳三壷書無復内朝班從此絶迹矣後
四十年靖康之变張従 昭慈聖獻南渡至錢塘朱忠
靖筆錄所記 昭慈遣其傳導反正之議張夫人者
即其人也年八十餘終 揮麈

東漢李固忠直鯁亮志在許國不為身謀爭立清河遂忤
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鈇上章乞收固尸如汝
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留楊匡者亦可
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觀宗固傳撫卷而悲之且
作詩曰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陂況不禁樵采茅茨無
子遺於乎生不能保其身死又不能保其骸骨之地天
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漢家誅黨人誰與
李杜死死者有范滂其母為之喜喜死名愈彰生榮同
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為糞土而馬融其犬豕哉 詩話
陽秋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矯詔送廷
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當時人
痛之蓋如此柰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洎魏軍至瓜步
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夢得嘗過其墓而悲
之曰萬里長城壞荒雲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浮
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百年而猶不泯也 詩話陽秋

苕溪云李杜畫象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子美其詩高妙
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
之矣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
壯顏毅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
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

衫老見斥饑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
戈矛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下聖天臣各伊
周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傷屯
悼屈止一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再拜涕泗
流推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 苕溪

淵明非畏枯槁其所以感嘆時化推遷者蓋傷時之急於
声利也非畏亂離其所以愁憤於干戈盜賊者蓋以王
室元元為懷也俗士何以識之

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病
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
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哀在於獨

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弃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园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礼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司馬溫公亦有五哀詩謂楚屈原趙李牧漢鼂錯馬援齊斛律光皆負才竭忠卒困於讒而不能自脫蓋有激而云爾 藩常之詩話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於詩章樂天五十八歲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相與酬唱喜甚樂天詩云膩剃新胎髮香綳小繡襦玉牙開手爪蘇顆點肌膚微之云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力時又云嘉名稱道保乞姓號崔兒三歲而亡白賦詩云掌抱而亡按墓誌有子道護年三歲而卒以歲月考之即道保也孟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皆失之韓退之嘗有詩假天命以寬其憂三人者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信知割愛爲難也若使學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傷哉微之五十三道者遭此則又何必黑衣巾者闖然入其户而後諭哉 同上

韓退之作李干墓志云余不知服食之說自何起殺人不可計而慕尚之益至臨死乃悔其爲而退之乃躬自蹈之以至於死白天樂所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是也陳後山作嗟哉行云張生服石奴下漆上乾如渴烏韓子作志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復吁蓋爲此也然樂天與刑部李侍郎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姹女丹砂燒即飛則樂天深知服食之無驗其肯以身試藥以自斃乎則白笑未竟人復吁之句未必然爾 山谷在貶所曾公衮有書勸其勿服金石藥谷報云公衮祖根在旁乃不可食麻豎服之如晴雲之在川谷安得有霹靂文也則知服金石者尤當屏去粉白黛綠之輩或者用以資色力其斃宜哉 冊府集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四

傷悼門

復齋漫録云豐稷不擾歲常登遷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泪過昭陵此詩題於寢宮不著名氏宜表而出之

許彦周詩話云楊舜韶名友變長儒十餘歲向同在姑蘇時盖發孫壁墓楊作詩云闔廬城邊荒古丘昔誰葬者孫豫州又無行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嗚呼舜韶今亡矣他詩皆工必傳於世也

雪浪齋日記云東辯才詩云滄海盡頭人藏處亂峯深處塔孫負憶登夜閣天連鴈同看秋崖月上烟劉倘云天連鴈前人有古戍天連鴈之句

張南軒挽劉觀文詩憶昨登廊廟忠言逆帝聽所思惟盡瘁敢復計成功半世江湖上千憂寤寐中汗青誰秉筆請效衆言公一國恥臣當死公家三世心忍看誰絶筆誰續斷弦音精爽今如在衣冠恨更深却嗟餘與志處世漫侵尋二年日多奇物中間似當公天使序基請人說探荒功辛苦培邦本雍容遏乱鋒人傳遺奏切更過子衰忠三留是南荊地他年竹馬迎旌旂散騎士弦矢盛民兵細放規摹在還知節制明思公如峴首同我泪縱横 四

南軒挽王詹事詞大節元無玷中心本不欺排奸力扛鼎憂國髮成絲方耆三旌召俄興一鑑悲西風吹泪眼夫豈哭吾私 一曆主能飛日如公舊學臣忠言關國計清節映廷紳歳月身多外江湖澤在民當年遺直歎千古更如新 二

東萊挽王詹事諸老收聲盡佳城又到公蒼天不可問吾道竟成窮旌捲莆田雨簫橫雲浦風今年襟上泪三哭萬夫雄 一太史交旛際元戎卷甲秋先鳴驚衆寐孤憤厲羣咻羽翼新鴻鵠聲華舊斗牛斷橋無恙不落月照寒沭 二

東萊挽汪端明異時憂世士歎息恨才難每見公身健猶令我意寛彫零竟何極合後豈無端此理終難解天風

大隱寒一四海齊門峻親承二紀中論交由父祖受學自兒童山岳千尋上江湖萬折東微言歳肺腑欲吐與誰同 二

王龜齡悼張安國舍人天上張才子少年觀国光高名一枝桂遺愛六州棠出世緣成佛修文遽作郎長沙屈賈誼宣室竟凄凉

王龜齡挽趙氏詩全節忠臣配崇寧宰相家京能更國俗實不御鉛華學佛窮三昧然松教五車遺芳載彤管名壽兩俱遐

東萊挽魏國録麻衣見天子拜號不知休落落山林氣拳拳畎畝憂極知千載遇政用一身酬繞舍闔溪水朝宗

日夜流■蕚公祖餞傳多士送陽城短棹非前約長亭
及此行深留移白日語只耆生會綺山陽賦鄰人笛未
橫
東槃挽蔣參酒麾揣緘斯薄雕鐫賀亦消平生但有接直
上絶枝條氣奄然澄蒼在山亦動搖陽舊時風声入舞
簫韶
王龜齡悼亡無寐焚香老病身細君相對坐如賓而今一
榻維摩室唯與無言法喜親一偕老相期未及暮回頭
人事已成非逢春尚擬風光轉過眼忽驚花片飛二
文昌雜錄云梁均帝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
貟外商鵬為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
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師還渭北不獲入覲幕客
李襲吉作遠離表云天窮有翼吁嗟樂以猶乖天路無
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
許彥周詩話云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昊策又
嘗勸　仁廟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
鄆州其薨也岐公作挽詞云披褐曾陳平昊策汗青猶
著立儲書春風澤國旌旗落夜雨溪堂燕且疎前輩詩
不獨語言精鍊且是著題
冷齋夜話云余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為冠曰無出陳無已
其佳句可得聞乎曰吾見其作温公挽辭一聯便知其
才不可敵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王直方詩話云邢居實字惇夫年少豪邁所與游皆一時
名士方年十四五時嘗作明妃引末云安得壯士霍嫖
姚縛取呼韓作編戶諸公多稱之既卒余收什其殘艸
編成一集號曰呻吟惇夫自少便多憔悴感慨之意其
作秋懷詩云高歌感人心心悲将奈何其作東陽道中
詩云有意問山神此生復來否已而果卒於漢東惇夫
之卒也山谷以詩哭之云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為助
筆縱橫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蓋謂惇夫
與其子歟何也蔡天啓亦有詩云人物於今歎眇然孤
墳宿艸已生烟日暮行人道旁會歷逢年少共談玄其
餘作者甚衆皆載於呻吟集後

寓情門

古今詩話云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閒居
聲妓為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臻赴以杜嘗持憲不
敢邀飲杜諷坐客達意頗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遽來
會中女妓百餘皆絶色殊藝杜獨坐南行瞪目注視滿
引三卮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
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
破顏杜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
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
閑逸旁若無人苕溪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飲傅國
博家大醉有詩云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為玉人頹

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即此事也又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尚書樂妓崔紫雲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為尹東洛宴客時酣杜公輊騎而來連飲三觥謂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倚垂一意無以加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前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以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疑好事者附會為之也

東坡續麗人行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内人極精戲作此詩云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春風初破睡若教回首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子蒼用此意題伯時所畫宮女云睡起昭陽暗淡粧不知緣底背斜陽若教轉一回首三十六宮無粉粧終不及坡之儁麗也

藝苑雌黃云朝雲者東坡侍妾也嘗令就秦少游乞詞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暫為清歌駐還因暮雨忙瞥然歸去斷人腸空使蘭臺公子賦高唐

王直方詩話云無已嘗作小放歌行兩篇其一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慢得名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其二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傳白施朱作後生說與旁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城山谷云無已他日詩語極高古至於此篇則顧影徘徊衒耀太甚

遊賞門

蔡寬夫詩話云文忠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騎車特往過之時年已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游而後還前輩掛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尤堪釂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因榜其游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標度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

人間佳節惟寒食天下名園重洛陽金谷煖橫宮殿碧銅駝晴合綺羅光橋邊楊柳細垂地花外秋千半出墻白馬蹄輕草如剪爛游於此十年狂康節春遊詩

東皋雜錄云孔嘗甫言唐人詩有城頭搥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鬮為戲其來也久

復齋漫錄云仲至使遼回語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消雪白草黃雲見即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哀
悲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消窻送曙金釵半醉坐添
春殊不類其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阮戶部遊紫微觀詩春來猶未到金庭桃杏雖披柳已青
直待斜陽方興盡一筇獨立紫微亭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五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六

怨嗟門

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
嗟可見其貧窶後有詩云宥秋已竟窶私儲常恐多是
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怪按郊為溧陽尉縣
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蓊蔚郊往來其間曹務都廢至
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則安得有私儲哉退之贈郊
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辱且欲分賢
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貴者笙竽之樂也 葛立之
司馬遷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記上
下數千年殆如目覩可謂孤拔初遭李陵之禍不肯引
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之書以攄憤悱
故荆公詩云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成書與後世憒
悱聊自釋觀史記評贊於范雎蔡澤則曰二子不困尼
烏能激乎於季布則曰彼自負其才故受辱而不羞於虞
卿則曰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伍員則曰
隱忍以就功名至於作貨殖游俠二傳則以家貧不能
自贖左右親戚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則荆公釋憤悱之
言非虛發也 韻語陽秋
褒牝妖鷄家生亂自古而然故夏姬亂陳費無極亂
楚李義山咏北齊云小憐玉体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
陽東坡城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游人指点

小蟲処中有漁陽胡馬嘶熟味此詩則其人何苦悲西施豈足稱詠史哉等而下之凡移於尤物者可以為戒 黄常明

杜牧張祜皆有春申君絶句杜云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捴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張云薄俗何心議感恩諂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二詩語意大相犯於乎朱英之言義矣而春申不能必用李園之計巧矣而春申不能預防春申之客衆矣而無一人為春申殺李園者所以起二子之論也余亦嘗有二絶云朱英意在強責獻如何弱李園一旦棘門奇禍作自貽伊戚向誰論又先

秦豈謂威為呂東晉那知馬作牛不悟春申亦如許敢憑宮掖妻邪謀 同上

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為重稱兵不執洎蔡平師道乃始震悸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之兵舉矣故劉夢得嘗為天齊行二篇以快李師道之死夫師道猖獗狂悖反噬其主人怨神怒豈能居覆載之中乎故夢得云牙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攙搶星又云太山沉寃六十年旅祭不饗生愁煙本遣聖君敦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悟本軍之將也力為師道也陽毅以嘗親博乃倒戈以攻其主太山本土之神也宜福其地而乃以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

主豈非以此始者以此終乎天之所報遠矣同上

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幾半天下自少時遊蘇及越以至作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杜好詩矣其後贈書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荊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産為飢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途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百年歡樂

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頎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為此也同上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韓才非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尤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甚於陶如山谷之貧尚優於杜也同上

老杜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贈高彭州云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夜詩云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
歸情任夫詩云厚祿故人書斷絕常飢稚子色凄涼
裴道州詩云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聞
常十詩云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迹也疎觀此
五詩可見其艱窘而有望於朋友故舊也然當時能
期之者幾何人哉劉長卿云世情薄恩義俗態輕窮
厄山谷云持飢望路人誰能顏色溫余於子美亦云首
常之
李翱賦發覺題而雜然感歎老而嗟卑顧予心獨不怨
兮慮行道之猶非文忠常稱之觀老杜渼陂有麗門滄
海有靈槎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正同此意 同上

樂天謫潯陽寄左降詩云殘灯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
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窓白謂此句他
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後贈三韵
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
處廬山庵裏殘灯前去來乃士之常二公不應如此戚
戚也子瞻送文與可云奪官書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
能收推之前詩殿論尚矣然居易眷元書以三太為報
且云可以樂之終身者悲歎之語恐特傷離索耳
詩有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庭怨詈於道怒鄰罵坐之
所為也余謂怨鄰罵坐固非詩本指若小弁親親未嘗

無怨何人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未嘗不憤謂不可諫
爭則又甚矣箴規刺誨何為而古者帝王尚許百工各
執藝事以諫詩獨不得與工技等哉故諷諫而不斥者
惟風為然如雅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彼童而角實虹
小子宴忘慘慘念國之為虐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忠
臣義士欲正君定國惟恐所陳不激切豈盡優柔婉
娩乎故樂天寄唐生詩云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子
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嘲戲子美亦戲效俳諧體退
之亦有寄詩雜詼俳不獨文舉為然自東方生而下祢
處士張長史顏延年輩往往多滑稽語大抵才力豪邁
有餘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韓詩濁醪沸入口口角如

衒辭試以詩義拔如以肉貫串而食不下喉近亦能稍
稍皆讖語也坡類集此不可勝數寄蘄簟與蒲傳正云
東坡病叟長羈旅凍飢餓吟似飢鼠倚賴東風先破衾
一夜雪寒披故絮黃州云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
家壓酒囊將之湖州云吳兒膾縷薄欲飛未去先說
饞涎垂又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怜听飽
即喧闐食筍云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種茶云飢寒
未已見已作大飽計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寒來侵
空挼一字不可煮皆斡旋其語而弄之信恢刃有餘與
血指汗顏者異矣 黃常明
詩眼云山谷嘗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

去白髮歎人故故生孫莘老問云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体傳師云若能詩正俗所謂歎世耳

後湖集云余每讀蘇州漠漠帆來重冥冥鳥去遲之語未嘗不茫然而思喟然而歎嗟乎此余號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奔宦湖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蘇韻著無三湘七澤之壯寶邊烟艇無風檣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坌没而無少日烟霞之想也復居筆端紅塵固自不凡當為余圖蘇州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遊八極之表耳

讖詩門

坡遊武昌寒溪云楚兩逆吳宮夢澤吳溯不到武昌宮又周㳂困卧九折坂寒叔獨上吳王臺於一時筆快遂以上宮目之繼而有李叔伯云嗟嗟漢鼎久傾東肉食曾無智與忠孟德仲謀交競令本初網地搶交雄武侯偶失三分策孫氏俄成一戰功寂寞西山舊巢穴膚見尤道帝王宮語幾乎讖矣但集不記其家太白曾作武昌韓侯去思頌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既據實為帝里其罪大矣 苕溪

求叔萬釘寶帶爛煌環人謂此帶幾度道著觀子美鮮魚以汶之扶病垂朱紱挈帶者朱紱銀章付老翁世未嘗訊之者豈以其人不止宜此服邪固嘗有云朱紱負平生又云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 同上

唐書常年群席華兄弟五人四人擢進士獨群客隱毗陵因吾夏御蜀為始入華詩人也年脫從昭義盧從史寶繇年度不可諫即移疾歸東都故其秋夕閑居詩云燕燕辭巢蟬蛻枝窮居積雨壞藩籬群書為點中觀祭使故其詩云佩刀看日晒賜馬傍江調言語多重譯壺觴每獨謠而華詩中乃有自京師將赴黔南之所謂風雨荊州二月天問人物硤中舡西一望雲和水尤道黔南有四千此詩疑群所作而誤實華集中亦常歷武陵

婁江撫四州刺史所謂看春又過淸明節者是重經癸
巳年者將之武陵到松滋渡之所作也庫詩不見其廵
內一絶云愁雲漠漠艸離離太液鈎陳處處疑薄暮毀
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造句亦可謂秀甚矣見劉
中獨群詩稍低又不得舉進士而位又居上華請官故
魚詩云好去長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爲群
而言乎史載華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嗫嚅翁乃
肯爲是耶 苕云之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
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阼靈運已爲搖
異同非毀執政矣至文帝召爲秘書監旨以名輩應然

時政而王曇首王華等名位踰之意旣不平多稱疾不
朝則元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无度爲有司
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
恥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乃謂謝公才廓落
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發洩爲山水詩逸
韵諧奇趣何也武帝文帝兩朝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
而二千石亦不爲不遇矣豈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必須
之安知不至黃散而攝躡至是惜哉其作石門詩云
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不
知桃壚之淺能處順耶五年之頃能待終耶亦可謂心
語相違矣 韵語陽秋

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余
竊疑焉孔子論爲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違也不亦
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蓋人
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无違於我其何所不至哉商
鞅助秦爲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後又有謝安詩
云謝公才業自超群誤長淸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
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則
知所去取矣 韵語陽秋

荆公以詩賦決科而深不樂詩賦試院中五絶其一云少
年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才終用賦白

頭來此試諸生後作詳定官復有詩云童子常諳作賦
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年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
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尔雅注蟲魚漢家故事眞
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熙寧四年旣預政遂罷詩賦專
以經義取士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侍御史劉摯等
謂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諸儒傳記之學爲文者惟務
訓釋而不知聲律体要之詞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詩
賦爲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於令士庶傳習詩
賦者杖一百畏謹者至不敢作詩時張芸叟有詩云少
年辛苦校蟲魚晩歲彫蟲恥壯夫自是諸生在習氣果
然紫詔盡驅除酒閒李杜皆投筆地下班揚亦引車唯

有少陵頑鈍叟靜中吟撚白髭鬚益若有自謂也其
立之
黃魯直云陶淵明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
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
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
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
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
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
識蓋不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川
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

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為
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尚譎諫唯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為有補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
補之有觀蘇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
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聞者自然感動因
舉伯淳和溫公諸人禊飲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
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厚也山谷語錄
東坡云今太白集中有歸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
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齊己輩詩也予舊
在當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興唐院又見

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
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耳若杜子美世豈
復有偽撰邪余嘗舟次姑孰堂下讀姑熟十詠怪其語
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赤見柳子厚集
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為廁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
此而以太白自比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廁鬼之罪也苕
溪漁隱曰東坡此語蓋有所譏而已
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當時爭名互相譏誚東坡嘗
云黃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
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蓋有文章妙一
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

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事蓋一時爭名之詞
耳俗人便以為誠然遂為譏明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
不自量者邪
王直方詩話云文潛賦虎圖詩末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
蓽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或云此卻是貓兒詩也
又大旱詩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時人
以為幾於湯燖右軍也
東軒筆錄云彭乘為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為可笑有邊
帥乞朝覲　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為批荅之詔曰
當候蕭蕭之候爰興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誚
及乘死也琪為挽詞云最是蕭蕭句無人繼後風蓋為

是也

後山詩話云揚緇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灯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高余謂分界堠子語也

隱居詩話云至和中阮逸為王宮記室王能詩多與逸唱和逸有句曰易立太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坐他事因廢弃之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七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八

箴規門

東坡山村詩云炯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意言是時販私鹽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刀佩犢意言但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劍而買牛犢則民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鹽法太峻不便也

又云老翁七十自腰鐮慙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意言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用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鹽法太急也又云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illegible]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意言百姓請得青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卻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著次第但學得城中人語音而已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東坡開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消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薨薨晚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笑泥中行寄語故山友謹勿[illegible]

藕某是時屢乘與鹽事壁在開運鹽河差夫千餘人
某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為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
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里道言開
得不便自然泥雨勞苦某言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使
陶淵明不早拜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千餘人故云
鹽事星火急誰能恤農耕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易天雨
又助官政之勞民轉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
無異鴨與豬又言某亦在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
田豈失此我故云寄語故山友誰不可厭勢豢而思仕
宦以飢閘運鹽河不當又妨農事也
蘇東坡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

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時新
有旨禁弄潮故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
蓋言弄潮之人為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死者故朝
旨禁斷某為其時又好興水利因作此詩言東海若知
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意言東海若知此意當令斥鹵
地盡變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者以譏興水利之難成
也
子瞻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
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孫覺云嗟余與子久離群
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名
某是時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

不指言時事是非意在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又云天
目山前淥浸裾碧瀾堂下看銜艫作堤捍水非吾事閑
送苕溪入太湖某為先曾言水利不便卻被轉運司差
相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與水利之
人以譏諷水利之不便也
王詵送韓幹畫馬十二疋求跋尾子瞻作詩云南山之下
汧渭之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萬
疋如雲烟騅駓駰駱驪騮騵白魚赤兔騂皇鶤龍顱鳳
頸獰且妍奇姿逸德隱駑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翦
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三千紅妝照日光流淵樓下玉螭
吐清寒往來蹙踏生飛湍衆工舐筆和朱鉛先生曹霸

弟子韓廐馬多肉尻脽圓肉中畫骨誇尤難金羈玉
勒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
艸荒芊綿驚鳧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
首服短轅意以騏驥自比譏執政大臣無能盡我才如
王良之御者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
子瞻臘月遊孤山詩云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
憬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
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
人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
掃除白髮煩菖蒲麻鞋短褐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
餔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閬畫入三峰圖吾年凜凜今幾

餘知非不去懸衞遊蕩荒無術歸亡遁黠則盜虜爲難
等此詩云悞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以譏新
法行使公事鞭箠多也

詼諧門

老杜贈韋左丞有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至爲殘盃冷
炙之語及妻少府爲清觴異味即云新歡使飽妻孥徒
王倚爲沽酒割鮮即云故人情義晚誰似豈附炎老饕
如是哉蓋託文字戲謔也然又不可不審故有褊性貪
幽捿千謁傷直恥事干謁以自見其志亦如示姪佐云
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已應春得細頗覓寄來遲皆
戲言也終屬痴人以爲實故示姪濟云所來爲宗族

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正如淵明乞食
篇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門拙言
辭其卑污乃尔不肯爲五斗折腰殆與異矣
試問高呼二十首何如低唱兩三盃又譬如長大人不以
長爲苦歸來被上下一夜著無処天寬有餐耆生大
抵多勞相金眼除非是党公皆笑林語也
比夢瑣言載江陵世號衣冠藪澤人言琵琶多如飯甑措
大多如鯽魚退之酧崔少府伊陽詩云下言人吏希惟
足虺與蝮余官荻溪時士人皆可喜而不多得戲城人
虎雜居戲爲對云固冠思得多於鯽士人刻木惟宜少
似虺吏人

其見同僚因行飲令人索一魚名有浙人大唱云周公魚
余謂客坐且喜君伯鮓有對矣滿堂若胡不止因戲爲
足成其語云京語鮓先諱君伯浙音魚或犯周公 君伯渫
文潛詩兒曹鞭笞學官府翁怜兒痴旁笑侮平明生衍鞭
復呵賢於群兒能幾何兒曹鞭笞以爲戲翁怒鞭人血
流地一種戲劇誰后先我笑爲公兒更賢余謂此詩亦
不可不令操權者知也坡云不辭脫袴溪水寒中水照
見催租瘢等閑戲語亦有所補
後山詩話云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
袖太琅璫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琅璫舞袖長語俚而
意切相傳以爲笑

後山詩話云乞猫詩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甕翻盤攪夜眠
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稽而可喜千
歲而下讀者如新
王直方詩話云謝王炳之惠玉板紙詩云王侯鬚若緣坡
竹此出歸奴傳炳之大以爲慨送零陵主簿夏君玉詩
末云因行訪絕禪頭陀烟雨外蓋君玉頭甚大故以此
戲之
東軒筆錄云陶穀父在翰林意希大用仍俾其黨因事薦
引言穀在詞禁宣力實多微伺上旨 太祖笑曰翰林
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
宣力之有穀聞之作詩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文章不管

用將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薄
其然望遂決意不用矣
西清詩話云高英秀者吳越國人與贊寧爲詩友口給好
罵滑稽每見眉目有異者必嘲短於其後人號惡喙薄
徒嘗譏名人詩病云李山甫覽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
破曹公將去便平沉是破船詩李群玉詠鷓鴣云方
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是梵語詩羅隱云
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裡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鶴
云今日偶題題似着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
然安有四蹄贊寧笑謝而已
苕溪漁隱曰劉義落葉詩云返蟻難尋穴歸禽易見窠滿

廊僧不厭一片俗嫌多鄭谷柳詩云半烟半雨溪橋畔
間杏間桃山路中會得離人無限意千絲萬絮惹春
風或戲謂此二詩乃落葉及柳謎子觀者試一思之方
知其善謔也
隱居詩話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黑髯翁平明
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騘不知何人之詩頗爲邊
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
洛人目爲蜜翁翁會官於塞上一夕傳胡騎犯邊師雄
倉皇震恐衣皮裘兩重伏於土穴中神知痴矣秦人呼
土窟爲土空遂爲無名子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
賊吼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裘

入土空
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稷
與契其平居起自是唐虞上人時等儕恭似不可曉
颺颺蘇李子六印佩何遲教衰蘇李子歷國未知還
李子異貂敝得無妻嫂欺戰国好民蘇張爲渠此老不
應未曾及覩微廢餓首陽衰馬貧羸聰殘子欲適從疑
誤此二柄其意甚明前言蓋戲耳 苕溪
許彥周詩話云黃魯直愛與郭功甫戲謔嘲調雖不當書
信至如曰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此語切當有益於
學者不可不知也
百家詩話總龜卷之三十八

神仙門

高尚處士劉皐謂士大夫以嗜慾殺身以財利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學術殺天下後世非神仙中人不能發此言也 後齋漫錄

熙寧中王迪為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迪自照乃見星冠羽帔縹緲見鏡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誤念墮此勉自脩証勿淪苦海既去迪具以告其妻妻悠之遂弃官與妻隱去郡僚挽留不可皆作詩以餞行時新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警拔可以記其實云髮如抹漆左參軍脫去青衫作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鶴穿王屋山前翠花看金鼇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烈藍田大娘援為真后歸姑蘇不知所終 同上

周貫自言滕東人曾號木鴈子善屬文游於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余貲散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余年而顏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报以惡声使之親近不得也熙寧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棲止張生為具酒食而宿中夜逆旅之主人聞戶外有車馬合沓声起而視之無有也唯貫所卧室月止開扰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尉吳杲卿往按之貫身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汩汩如浪鳴焉縣主簿刘純臣使人棺斂埋於地云張生還家其弟迎門曰周翁夜見過今往双嶺矣叛乃知貫非實死者也貫所著華陽二篇坐卧不離懷袖人莫得見 曰純臣見而有之純臣稍其文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記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乱断布衣穿形骸一脫塵緣足太極光陰不記年洪覺範冷齋夜話嘗記之然互有不同 同上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推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城人見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東坡

新安聶師道宗微少事道士于方求發迹遊名山数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揚州宗微實輔佐之蓋為国師三十年楊氏未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惟衣履存焉順義七年楊溥贈問政先生方外之兄德誨為新安太守乃於郡之東山築室以居方外號為問政山房問政之名

或得於此名溪漢隱曰閒政山去新安郡城十許里岩
谷幽邃今有琳宇在焉国初黄白山題詩云千尋練帶新
安水萬仞花屏閒政山自少雲霞居物外不多塵土到
人間壺懸仙島吞舟罷鶴浸星宮咒水閒艸暗山燈思
句田松昏紫氣麼函閒龜成錢甲毛猶綠鶴化霜翎頂
更般既洞神仙分樂去麼家兒弟寄書還郊枝挺柱萬
箭凿苟嘖高簪玳瑁斑新隱漸聞侵月窟舊踏猶記挑
泐濱黄精苗倒眠青鹿紅杏枝低挂白鷴海上使頻青
鳥點從中歲久白驢頑手䟽俗礼慵非傲肘後丹方秘
不慳室錄匣金鏤帶縧裹條鐵玉連環常舞足六
通三匙擬過流沙化百要客易支銀供客用辛勤我

果與稚枝靜張琴局請不打點考仙經註又删林並葛
鞋寒免伏忽横栓几老龍跧溪畫乞火朝敲竹山鬼听
琴夜撼關花氣熏心香發藕稍声聆耳响潺潺高墳
自捧浮生骨短且難調不死顏早晩重逢滿㝵容頹隨
之蓋出塵處余以續仙傳高道傳二書考之詩中所用
事多出師道本傳山谷

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游成都忽詣紫
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話之而不與之
進道士日貨藥於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
庭秋一詞其意感蜀之將亡如秋庭之衰落然人未之
曉但呼為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人亦不知其異一夕大
醉歸從將閒尚聞唱其詞高有訝之者竊於窺之見灯
燭錦綉筵其器皿羅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立侍
時斟酒而唱見窺者自以白先生先生乃叩其户曰光庭
量識膚淺不意上仙降鑒存為罪矣然不揆愚昧而詣
旬門下冀一拜元君以消塵濁道士曰何辱勤奉之若
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陳設致於前堂
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拱之如木
偶可寸許又置冠中乃啓户光庭怳然而入但空室而
已高道傳

唐清虚道士同桃恭子游虎丘詩曰余本長殷周遣隨歷
秦漢討之至唐則一千餘歲矣顏魯公愛而刻之且有

詩曰客有神仙者於兹雅麗陳蓋指為神仙也李衛公
追和魯公刻清虚道士詩曰逸人緣清漢前哲晋翰
則逸人指清虚而前哲謂魯公也其後皮日休陸龜蒙
董皆和之仙耶鬼耶則不必問然儼獨愛其數句云吟
挩川之陰步上山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亂白雲
藹歛埽青松忽消半於乎借使非神仙亦才鬼也[illegible] 周
異聞集載沈既濟作枕中記云開元中道者呂翁非洞賓
也蓋洞賓嘗自序以為呂渭之孫仕德宗朝今云開元
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苕溪漁隱曰回仙嘗有詞云
黄粱猶未熟夢驚殘尚用枕中記故事可見其非呂翁
也又怪集載南柯太守傳與枕中記事絕相類浮世榮

枯固已如夢矣此二事又於夢中作夢既可笑亦可歎
已　復齋漫録

回仙於京師景德寺僧房壁上題詩云明月斜秋風冷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相傳此詩自國初時即有之柳耆卿詞云愁緒終難整又立盡梧桐碎影用回仙語也古今詞話乃云耆卿作傾盃秋景一闋忽夢一婦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詩數百年無人稱道公能用之夢覺記其事世傳乃鬼詩也此語怪誕無可攷據蓋不曾見回仙留題遂妄言耳

予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以好畫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有一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平生好藥術有

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爲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待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而平生溺於黄白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悦陳卿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則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誰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

分䌫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坩鍋中煅之鎔即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深淺斑斑相雜當再煎之色匀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謹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隣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黄州陳公子慥在黄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後十年余謫居筠州有蜀僧儀介者師事禪師文之文之所至輒爲修造所

費不貲而莫知錢所從來介秘其術問之不以告人介以聰禪師告予聰言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寺僧所傳者然介未嘗以一錢私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患予淡復齋曰洞微志載蘂生者與前事相類其以得乾銀術妄費而受禍故回仙謂沈東老云聞公自能黄白之術未嘗妄用蓋業之也此真可爲貪者之戒　龍川略志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實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蹇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

器十數於席間曰閒道人善飲欲以與先為壽如何公
曰飲器中惟鍾爲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葉最
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
有如頑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
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與至即手杯
舉白常命東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嘗圍棊以相
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秪恐棊終爛斧柯回公自日
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
尚多侍人秉翣敺拂偶滅一燭回公乃命取竹枝以餘
酒噀之擲於遠壁須臾蚊蚋盡棲壁間而所飲之地洒
然東老欲有所叩先試以禾歐蚊之法回云曰且飲小

術焉且道者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
義又多陰功此予今日所以求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
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
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為大事死知所往則神生於
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所謂第
一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過今日公當化去然公
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
先期而知謹勿動懷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頷而悟之
飲將達旦則瓮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矣回公曰
久不遊浙中今日為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善世
人用筆書乃執擘席上榴皮畫字題於粉壁其色微

黃而漸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贈東老詩西鄰已富憂
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
書凡三十六年已而告別東老啟關送之天漸明矣握
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
莫知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吉東老微恙乃屬其族人而
告之曰回公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嘗謂予曰此去五
年復過今日當化去予意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
偕又適在京師于鶴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
凡回公所言無有不驗陸元光回仙録
吾適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傳授
金丹大藥之方復遇苦竹真人方能驅使鬼神再遇鍾

離盡獲希夷之妙旨吾得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竈第二
度趙仙姑郭性頑鈍只與追錢延年之法趙性通靈隨
吾左右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聚之時嘗遊兩浙京
汴譙郡嘗着白襴角帶右眼下有痣如人間使者筋頭
大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乃之實有三劍一
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劒世有傳吾之神
不若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故為人若反是雖
握手接武終不成道苕溪漁隱曰回仙有沁園春一闋
明內丹之旨語意深妙惜乎世人但歌其詞不究其理
吾故表顯之云七返還丹在人先須煉已待時正一陽
初動中宵漏永溫溫鉛鼎光透簾幃造化爭馳虎龍交

合進火功夫木聞危曲江上看月華瑩淨有箇烏飛
當時自飲刀圭又誰信無中養就兒辨水源清濁木金
間隔不因師指此事難知道要玄微天機深遠下手速
脩猶太遲蓬萊路遠三千行滿獨步雲歸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三十九

集一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　癸集

舒城阮一閱編

皇明宗室月窗道人刊

鄱陽程珖校

神仙門

陳東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不顧
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視
其衣服皆故弊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
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禁
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鏗鉄板閑引步
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

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真人詞也歌罷得數錢下樓亟
遣僕追之已失矣　出夷堅志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野路無人
自還李主好書神仙隱遁之詞豈非遭罹多故欲脫世
網而不得者邪　東坡

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曰不見
姑已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鳥爪
心念曰背蛘時正可爬背方平已知責經曰
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於是鞭經背皇祐中
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或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
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娥擘麟方擬尋歡喜不禁閑

人背痒何 隱居詩話
劉跛子者青州人也拄一拐每歲必一至洛中看花館范家園春盡即還京師爲人談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戲之有大范者見之即與二十四金曰跛子喫半角小范者即與十金喫碗羹於是以詩謝伯仲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見時喫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張丞相召自荊湖時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騎甚盛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輸蹄迎送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閑看洛陽花閑道鞋紅最好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涯年華留不住飢飡困寢觸處爲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赤米黄芽誰知我春風一拐談笑有丹砂余政和春見於興國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拐大梁間妙語時時見一斑我欲從公蓬島去擱眼坑裏看青山予姻家許中復之内乃趙榮叔之孫云我十許時見劉跛子來乘酒歡笑語而去討其壽百四五十許嘗書于京師新門張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書郵中人無識之者 冷齋夜話
范致虛居方城有高士館於家自言皆乃白髮杜翁遇師授以神樂令年踰下壽顏渥如丹有孺子色既久□歸

留一絕末句云莫訝杖藜歸去早舊山閑却一溪雲 西清詩話
畫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蓋趺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說如此 東坡
近有人遊羅浮留一宿岩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嘯數聲響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 西清詩話
張西直熙寧中夢行人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閣金碧璀璨環珮者數百人揖置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當與織文機杼分巧過是者人間語耳遂成一絕句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佳絶未免近凡酌酒一盃極甘美勿覺身墜萬仞山而寤 同上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黄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事南漢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所嘗上呼家人其子適不

在孫出見之衆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復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無異相傳知此後頗進仕者 東坡

太學体遠齋饒州一士人遇遊道士道士本里人化去已多年一日來客位相訪約士人請假歸齋假滿中有詩一絶乃道士所書也詩云相別來來一百秋幻泡重作故人遊紫泥白雲尋常事何苦人間許不休 今手殿堂

鍾弱翁師平凉一方士通譜徒牧童牽黄犢立於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此乎笑曰不煩我語是兒能之牧童乃操筆大書云草鋪横野六七里笛弄晚

風三四聲歸來飽飫黄昏後不脱簑衣臥月明既去郡人見方士担两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两甕乃二口豈洞賓耶 西清詩話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酔以石榴書其家東老菴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黄金散盡為收書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余次其韻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黄公覓素書符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黄庭丹篆句猶傳青紙小朱書凄涼雨露三年後彷彿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山谷云 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黄塵車馬道獨

清閑自然炉鼎先燒吳龍盤九轉丹砂就琴心三叠蕊珠看舞胎仙便萬釘寶帶貂蟬富貴欲熏天黄粮炊未熟蓬萊殊是非海底其道作人難袖手江南去白頭紅蓼再游湓浦廬山住三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園酒肆之柱間或愛其文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按而歌之輒以俚語竄語睟然有市井氣不類神仙中人語也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市上童兒和之乃合其故時語此道士去後乃以物色迹 之知其為呂洞賓也吾溪漁隱曰近時吳江長橋垂虹亭壁山壁上草書一詞人亦以為呂仙作其果然耶詞曰蓴羮歌水紅影清光曉橋里漁鄉半烟草看來今往古物是人非

天地衆惟有江山不老雨衣風帽四海誰知道一劍橫空幾番到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琳宇洞天無鎖指雲屏烟嶂是吾廬但滿地蒼苔年年不掃 東坡

知制誥李大臨西川人有門人背傴不能俯視因以藥市罷見一道士云秀才有錢丐一二百為酒資書生云家貧無錢所居有薄釀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問何故背傴書生言不幸遇此疾無如之何道士因出藥三十粒云來日五更面東以新汲水下覺微燥不足怪書生如所教既服藥燥甚不可勝展轉於塌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縮漸覺暢快比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藥市益常有神仙之遇焉 文昌雜録

予治平末泝峽還蜀泊丹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真君長生金丹訣石本相示予問之曰子知金丹訣耶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問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試問以燒煉事對曰養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故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則不能死也然隱居人間久或托尸解而去求變化輕舉不可得也蓋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所能易也惟外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飛行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草弊絮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善其說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臟

皆化為黃金者又有服玉屑死於盛夏而尸不敗壞者皆無內丹以主之也子之說信然哉後十餘年官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陜人也為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藥成可服矣予謂公何以知其藥成公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真成也今吾藥如是以是知其成無疑也予為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龍川略志

歌詠門

熙寧間奉詔定蜀楚秦民三家所獻書得一弊紙所書花蕊夫人詩三十二首乃夫人親筆而錄甚奇與王建宮詞無異自唐至今誦者不絕口而此獨遺棄不見取前受詔定三家書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謹令繕寫入三館而歸口誦數篇於丞相安石明日與中書語及之而王珪馮京願傳其本於是盛行於世夫人偽蜀孟昶侍人事具國史苕溪漁隱曰余閱此詞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宴遊試炙銀笙先按

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着唱名多不語含羞走過御床前內人追逐採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把來齊拍水並船相鬥濕羅衣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漁人皆清婉可喜花蕊又別有逸詩六十六篇有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績之篇次無倫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識爲亂真矣聊摘其一二云羅衫玉帶最風流斜插銀篦慢裹頭閑向殿前騎御馬掉鞭橫過小紅樓春日龍池小宴開岸邊亭子號流杯沉檀刻作神仙女對捧金盃水上來 王平甫

周世宗時陶尚書穀奉使江南韓熙載遣家妓奉盥匜及

且有書謝界云巫山之飛賀初臨霞侵馬道浮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濟嶽朝不能會其辭爍載因召家訊之云是夕怨當洗濯焉 緗素雜記

春高宋蔡驛臣賞双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璧友情若臭蘭人訐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許彥周詩話

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圖上回文其一云春晚落花餘碧草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雁邊城暮雨映疎簾繡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泪洒縑書恨見郎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絃愁是斷弦琴淮海集載東坡跋云余少時見一江本其後有人題詩十餘首皆奇絕今記其三首然則此詩非東坡所作也少游又云予贈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予贈之遺即義詩前集所載回文詩五首是也世以為少游所作亦非也 苕溪漁隱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失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驗予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唯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與若沈公之傳吉亦謂鍊句晚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宜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越采故遂其句讀非鍊句之脫畧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王晉玉許得唐経士南效此并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初不外脫益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大其色反黃四言數全其色反綠於五行為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為不耳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所行而為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南之文既有釋者則賦采白從其舊而并錄於其首云 東觀餘論

載璇璣圖序云前秦安南將軍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妻蘇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恨之陽臺又專伺蘇之短讒毀交至滔益怒蘇氏年二十一滔鎮襄陽與陽臺之任絕蘇氏之音問蘇悔恨自傷因織錦回文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遣蒼頭齎至襄陽滔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從迎蘇氏恩好愈重 苕溪漁隱曰王初寮有點絳唇一詞送錢濟之歸襄陽云峴首亭空勸君休墮羊碑泪宦游如寄且伴仙翁醉說與軟人莫解江皐珮將歸思暈紅縈袖織回文字初寮用事以其漢上故然於送人之詞似難用也 侍兒小名錄

南齊楊佩姓蔡僕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楊柳枝辭曰認得楊靜婉腰後人郤除家字只使楊靜婉惧矣李太白云子夜吳歌動君心李義山云薦有子夜歌晉有子夜女善歌非當時可及也 許彥周詩話

古今詩人詠娼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奏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云學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咏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刪亦云山邊歌兩日池上舞前溪庾信趙王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隣妓詩怨歌声易斷妙舞態難雙陳元瑒春園所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詩云舞袖風前卆歌声扇後嬌王勣咏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

人詩云池月怜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緣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爲艷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漫叟詩話

綠珠井在白州雙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爲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耆老云汲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里閭以美色無益於是遂以巨石填之苕溪漁隱曰山谷詩云故買娉婷供煮茗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 太平廣記

石季倫王明君辭云延我以穹廬加我閼氏名閼氏單于妻也上烏前下章移切前漢匈奴傳曰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少子顏注閼氏匈奴皇后號劉貢父云匈奴單于號其妻爲閼氏耳顏使以皇后解之大俚俗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人無顏色蓋北方有焉支山山多紅藍北人採其花染緋取其英鮮者作烟脂婦人粧時用此顏色殊鮮明可愛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烟脂也戲昭君作王昭君詩云閼氏總閒易妻名婦斯長似侯河清則誤讀氏字爲姓氏之氏矣 藝苑雌黄

古今辭人作明妃辭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呂居仁獨不蹈襲其詩云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 苕溪漁隱

韓子蒼題昭君圖詩寄語雙鬟負薪女灸面謹勿輕離家

余考唐逸士傳云昭君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樂天詩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乃知灸面之事樂天已先道之也 復齋漫錄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嬙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夷狄然辭不言呼韓邪願壻而言賜以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

不路乃思圖之既行遂誅毛延壽琴操之按又言本齊
國王嬙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嬙以其異人求之
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
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葢其事雜出
無所攷正自信史書尚不同況傳記乎要之琴操亂抵
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
灼艾灸其面慮以色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塚
晉以文王諱昭號明妃云 韓子蒼昭君圖叙

鬼神門

昔年陳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嘗夜於鼓腔中與人語
言尤知未來事時晏元憲守陳方製小辭一闋猶改未
定而孔大娘已能誦之矣亦可怪也

長安慈恩寺有數女仙夜遊題詩云黃子陂頭有月明強
踏華筵到曉行烟波山色翠氣橫折得落花遠恨生化
為白鶴飛去明夜又題一首湖水團團夜如鏡碧樹紅
花相掩映北斗闌干移曉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亦妨約
可愛 許彥周詩話

請紫姑神大抵能作詩然不甚過人嘗傳一士人家請之
既降偶書既中子弟作雨詩因牽尔請賦頌刻書滿紙
其警句云蕭蕭滕王閣盆鬱白帝城誠可喜也 同上

雲齋廣錄載司馬槱官于錢塘夢蘇小小歌蝶戀花詞一
闋其詞頗佳詞云妾在錢塘江上住花開花落不記流
年度燕子却銜春色去黃昏兒度消消雨蟬髮半抗雲
欲吐檀板新声唱徹黃金縷酒醒夢回無覓處凉明
月生秋浦 苕溪漁隱

魯直記江亭鬼所題詞有淚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鬼
東坡樂章有秋雨晴時淚不晴之語 復齋漫錄

東坡記秦少游言寶應民有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
赴水曰有婦人以詩招我詩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

冲烟仕意遊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余讀張君房脞說進士謝朏寓居寶應縣至縣橋忽見女郎自舟中出曰某楚小娘也可見訪舟中懷中出詩二首其一云畫橋直下是蘭舟破月冲烟任意遊金玉滿堂無用處早隨年少去來休其二云妾貌君才兩不常春今休苦累思量兒家自有清溪水飲著方知氣味長前篇與少游所書不同者數字更有二首為異至謂實爲亦同君房著脞說在真廟時不應東坡少游之忘竊

余讀江南錄見孟陽有賦名籍臺一官人延入一第中見飲其旁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藁何至在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

求之答曰宅曰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焚故書必毀而燔之蓋可信也 文昌雜錄

呂申公夷簡嘗通判蜀中忘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號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廚間與群婢相偶或時不見衆人見之久亦不以為怪公呼問之即下堦拜之云妾在宅日久雖非人然不為禍公亦置而不問常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妊群婢戲之自言非久當產逐月餘忽不見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後因榆木西南生大贅乃呈視之果然 見聞錄

東坡記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不嘗作詩忽咏落花去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人驚問之若有物憑者云是謝中舍問其研光帽事自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余讀唐羯鼓錄汝陽王璡明皇愛之乃隨遊幸璡常戴研絹帽子打曲上有摘紅槿花一朵置之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落墜上笑此事與前極相類 復齋漫錄

陳申為成都守李西美以郎官倅于治事堂東偏之蓺竹齋紹興二十一年四月西美洗花面得疾每日聞甲巳寢閤堂上婦人語笑声即起映門窺覩有女子十餘皆少艾有容色而衣結束頗與世俗異或坐或立或步庭中甲猶疑其為師家人以主人翁病輒出但怪其多也頃之一人曰中夜無以為樂盍賦詩乎即口占曰朧雨籠纖梅子黃晚雲捲雨月侵廊陰把酒不成飲謾看無情更斷腸一人應声答之曰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楼臺渾不識祇因古木記宣華餘人方綴思甲味其詩語不類人方悟為鬼物忽寂無所見后以語蜀郡父老皆云孟氏有國時嘗造宣華殿於摩訶池上今郡堂乃其故趾所見之鬼妾云西美病遂不起 夷堅志

嘗五自黔安出峽登荊州江亭柱間有詞曰簾捲曲闌獨倚江展暮天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

花亂去撲流氷鷗驚起詩句始成時沒入蒼烟叢裏去
直讀之悽然曰似為予發也不知何人所作所題筆勢
妍軟欹斜類女子而有眼淚不曾晴之句不然則是鬼
詩也是夕有女子絶艷夢於晉直曰我家豫章吳城山
附客舟至此墮水死不得歸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
能識之晉直驚悟詢所覩曰此必吳城小龍女也 冷齋夜話

長安南山下一書生作小圃蒔花木一日有金犢車從數
女奴皆艷麗下憩于庭邀生同坐甚歡洽將別出小碧
牋題詩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一片時惆悵深
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侯鯖錄

張確嘗遊霅上白蘋洲見碧衣女子携手吟咏一篇云碧

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稍隱
玲瓏玉花藏綠叢客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雖逐之
化為翡翠飛去 樹萱錄

番禺鄭僕射嘗游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樹
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頃刻不
見 樹萱錄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歡娛不終綠樽翠杓為君
斟酌今時不飲何時歡樂此廣記所載鬼詩也山谷云
當是鬼中曹子建所作翰林蘇公以為然又一篇云玉
户金缸願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鄭女衛姬左右
成行紈綺繽紛翠眉紅妝王歡轉盼為王歌舞願得君
歡長無災苦蘇公以為邯鄲宮中金石絲簧此兩句不
椎人必作而知之者亦極難得耳醉中為余書此張文
潛見坡谷論鬼詩忽曰舊時鬼作人語如今人作鬼
語二公大笑 王直方詩話

東坡作虔州八境詩曰山中木客解吟詩十道四番志記
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未嘗言能作詩也
後得續法帖記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
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方知得句之因徐鉉謂鄱陽山
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豈[illegible]未嘗見十
道四番志也 漫叟詩話

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綉嶺宮前白髮人猶

唱開元太平曲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
得荷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湘口潮來初渺漫蓮舟
溶漾采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回再摘看蒼娘
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
為灰不堪著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
布施剛留得恰似知逢李少君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
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余與曾吉甫朋友會于伯
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所作或夢中所作也又記太平
廣記中有人為鬼物所引入墳墓甚華屋洞戶忽為劫
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芜蒼半落松風晚清吟每
愛此兩句 東坡

酉陽雜俎載鬼詩兩篇山谷嘗道之其一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二曰流水涓涓芹吐芽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 洪駒父詩話

李真言宰希古嘗晝寢夢至一宮殿有數百妓抛毬人唱一詩覺而記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繡毬隋家宮殿鎖清秋曾見嬋娟颭繡毬金鑰玉簫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挼盡繡鴛鴦如今重到抛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今古詩話中載此詩只有二首不及此詩備故盡錄之 侯鯖錄

百家詩話總龜卷之四十二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三

釋氏門

坡贈辯才云我比陶令愧公爲遠公優時辯才退居未嘗出入坡往見之送出至風篁嶺又云如使此山人來記二老游用老杜寄贊上人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皆一儒一釋也又寄參寥問少游失解云底事秋來不得解之定中試與問諸天蓋劉禹錫和宣上人賀王侍郎放榜後詩云借問至公誰可印支郎天眼定中觀不惟兼具儒釋又正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 苕溪詩話

婁得送僧君素云去來皆是道別此不消魂 坡云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此等語皆通徹無礙釋氏所謂具眼也 同上

端師子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爲號秦少游聞其高道詣中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笑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誦法華經必得錢五百乃開秩日誦數句即持錢地坐去其缺醉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揕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據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見堪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

章租子厚請升座使余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田頭
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
官宣至此以手揶揄曰止乃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
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称善端頓大笑曰我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僧寶傳

釣魚船上謝三郎雙鬢已蒼蒼蓑衣未必清貴不肯換金
章汀草畔浦茶蒡静鳴榔自來好箇漁父家風一片瀟
湘金華俞秀老作此篇道人多傳之非道意忘荅數其語
不能如是苕溪漁隱曰傳燈錄云玄沙福州閩縣人姓
謝氏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年甫三十
忽慕出塵乃弃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用此事
也 山谷

冷齋夜話謂道潜作詩追法淵明其詩有逼真處曰數聲
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
知有人家住翠微余細味之句格故佳但異淵明語
豈得謂之逼真處若東坡和陶詩荊山正可數後騎且
勿驅此方是逼真處德洪不善評詩此豈足憑哉 苕溪漁隱

師住天台梅子真舊隱一僧入山迷路問曰和尚在此山
多少時也師曰只見四山青又黄又問出山路什麽處
去師曰流水可隨去僧歸說似鹽官鹽官令僧去請出
山師有偈云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
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大寂聞師住山乃令一
僧到問曰和尚見馬師得箇什麽便住此山師云馬師
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
又別師云作麽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
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
佛其僧迴舉似馬祖祖云大衆梅子熟也苕溪漁隱曰
韓子蒼送僧住梅山詩云寺聞岑寂知何許想到千岩
萬壑間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先寄一枝來用前事也
傳燈錄

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一切
衆生顛倒皆類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茅容
季偉田家子尔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

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為四海名士此蹤著襪法也今
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合義則與已不合
義則称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 山谷 王梵志

明州妙音僧法淵為人陽狂日飲酒市肆歌笑自如句戲
於人得一錢即放然以為飲得之多復與道路癈疾貧
者能言人禍福無不驗人疑其精於術數故號淵三命
發言無常及問之掉頭不荅惟云去去有喪之家必往
哭之壟則送之無貧富皆往其測其意人以其狂又號
顛僧大覺禪師初住育王開堂僧儼然出問話人莫不
竊笑大覺問顛僧是顛了僧僧了顛荅曰大覺是大了
覺覺了大大覺然衆皆驚愕一日忽於市相別携

酒一壺至郡守宅前擲地而飲觀者千餘人酒盡懷中
出頌一首欲化去衆皆引聲大呼云不可於此遂歸妙
音趺坐而化頌曰咄咄平生顛蹶欲問臨行炉中大雪
其相至今存焉 三山老人語録
蓬州道士賈善翔字鴻舉能劇談善琴嗜酒士大夫喜與
之游東坡嘗過之献壽問曰身如芭蕉心知蓮花百節
疎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
賈答曰老道士這裏沒許多般數張天覺跋其後云去
時八萬四千不知洛在那邊若不斬頭覓活誰知措
大參禪 東泉雜録

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愛有
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象成虛空予愛二才子吐辭精敏
之力等入道深密之旨同合而書之那貢邑用鉉 古藏冲
近時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
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
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年其
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棊响度日長廊轉柳陰
頗似文章巨公所作殊不類衲子又善作小詞情思婉
約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參寥雖名世皆不能及 彥周詩話
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吃一箇莫嫌沒滋味巳且
為土饅頭尚誰食之今改預先著酒澆使教有滋味 山谷
王梵志

余在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
真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聲聞解嗒
根少叢林漢乱山門不知何處羅漢去不見雲堂第五
尊明日有女子來拜叙曰兒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
夢一僧來言曰我本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
乎既覺而鄰家邀飯入其門見壁間有畫異僧形像
然夢中所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閣藏之
冷齋夜話
元豐間嘗久旱 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夕夢有僧乘馬
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翌日中貴人道夢中
所見物色於相國寺山門五百羅漢中至第十三尊啥

彷彿即迎入内觀之正所夢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
云良弼為霖孚所望神僧吐霧應精求元參孚之云仙
雖篙雲穿伏下佛苍吹雨布天流蓋記此事相國寺羅
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州盡取
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載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
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相國寺當時謂之押
綱羅漢 石林詩話
曾直使予對句云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着花曾直罪
予於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予竟不曉此論 冷齋夜話
僧寶傳覺範所撰也但欲馳騁其文往往多失事實至於
作贊又雜以詩句此豈史法亦褒貶之意也哉其詩云

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郤立數諸峯裴公事迹無尋處
庭下春泥見虎蹤又云盧山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
牀折我自三門如冷灰盡日長郁卷風葉又為奇語云
如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
時而春無迹但其才性貌奏見於言語文字間若於禪
門本分事則無之也 苕溪漁隱

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為句意清
新然余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
流翻乃知魚浪痕圓之句出於此也 復齋漫錄

泉州僧變老有詩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骨秋來瘦作松
真方外語也 詩話

汪彥章龍溪集有龜餘溪上四絕頗可東溪集亦有霜
餘溪上五絕內四絕即龍溪集中詩但一絕不是所謂
故人江北江南岸者餘皆同之不知竟誰作那四絕中
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濃翠擁高鬟清風明
月元無主乞我烟蘿數間味清厭可愛 苕溪漁隱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三終

釋氏門

予謫海外上元都于林中漁火三四而已中夜聞猿啼悽
動作詞曰疑祥宴罷聞歌吹畫轂走香塵起冠壓花枝
馳萬騎馬行燈閬鳳樓簾捲陸海鰲山對當年曾看天
顏醉御杯舉歡聲沸時節雖同悲樂異海風吹夢嶺猿
啼月一枕思歸淚又有懷京師詞云十分春瘦緣何事
一掬歸心未到家苕溪漁隱曰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
所訓惠洪身為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淚及十分春瘦
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衒其言何無識之甚
耶 冷齋夜話

往年余寓分寧見範住高安米嶺之雲崗寺寺僧三百各
持一幅紙求詩於覺範覺範斯須立就余見之不懌
曰詩當少加思豈若是容易乎覺範笑曰取笑吾意而
已相別十年見其遺編追記平生不覺隕淚余欲刪去
冗長定取精深數十百首仍為作序以示世人老懶未
暇也僧中初無具詩眼者已刻版書肆每以為恨 鶴子
已收一聯掛龍雨勿起千岩擲鶻風挂龍對擲鶻皆方言
古今人未嘗道又云雁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
青又云文如水行川氣如春在花皆奇句也 曾讚齋日記

余至瓊州劉家史方飲於張守之席三鼓云還急足來覓
長短句欲問叙何事以燭有蛾撲之不去曰為賦

此急足交走持紙曰急為之不然獲譴也余口授吏書
之曰寂寞燭花光清夜闌粉衣香翻通團圞人猶認假為
真實蛾蛋將灯作火看方驚忽為遮欄也知愛甚貴難
拚忽然性命隨烟焰始覺從前被眼瞞數吏辭去首肯
之既北渡夜發海津又贈行為之詞曰一段文章種性
更摘仙風韻盡戲叢中清香裝裘簇落日清寒落花
信愁似海洗光詞歸後夜佛舟雲濤吐醉枕 冷齋夜話
東坡長短村南村北響繰車秦家詩云隔林彷彿聞機杼
知有人家在翠微秦少游林溪深處無地忽有人家
笑語聲三詩大同小異皆奇句也 高齋夜話
吳僧道潛有標置常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詩云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
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
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
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識之東坡燕客罷 與俱來
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
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
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曰是名聞海內然性褊憎凡子
如仇嘗作詩曰去歲春風上國行爛窺紅紫厭平生而
今眼底無姚魏浪蕊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道潛
作詩追法淵明其語有逼真處曰數聲柔櫓蒼茫外何
處江村人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

微時從東坡在黃州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日與詩僧
相從豈非隔林彷彿聞機杼者乎真東山勝游也坡以
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七字師號 冷齋夜話
華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
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
其為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
蓑笠一鉤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
疑上鉤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 冷齋夜話
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殘夜江春入暮年寒風枯硯
水山雨慢琴絃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前輩評此詩
云轉石下千仞江 雪浪齋日記

唐李憕之子源以父死王難不仕居洛陽惠林寺與僧圓
澤遊一日相約遊峨嵋山源欲泝峽澤欲取斜谷路源
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舟次南浦見婦
人錦襠負甕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
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子孕三歲矣吾
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時願公臨
我以一笑為信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
至暮澤亡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後適吳
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
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
性長存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 又曰身前身後

事范花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東坡詩云欲向錢塘訪員澤葛洪波畔帶秋深郎此事也 甘澤謠

遠法師居廬山下持律精苦過中不受密湯而作詩換酒飲陶彭澤送客無貴賤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行過虎溪數百步大笑而別故禪月作詩云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買酒過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故效之畫陶淵明把酒挽遠陸脩靜過虎溪胥次九流情似鏡人間萬事醉如泥 山谷

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多少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如何住持殊云凡聖同

居龍蛇渾雜著云多少衆殊云前三三後三三雪竇頌曰千峰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譚堪笑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傳灯錄

大覺懷璉禪學外工詩荊公與之遊嘗以其詩示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荊公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璉蒙 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淨因禪院甚久嘗作詩進呈乞還山林曰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曰堯仁況是如天闊乞與孤雲自在飛 冷齋夜話

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鑑今時誤解便作世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像蓋不可無若盡洗去清拔之韻使與俗同科又不足尚齊己云春深遊寺客花落閉門僧惠崇云曉風飄磬遠暮雪入廊深之句華實相副顧非佳句耶天聖間閩僧可士有送僧詩云一鉢即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爲花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禪室寧憚路途賒亦非食肉者能到也 西清詩話

西湖僧清順怡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曰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堦前綠苔破又有久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徒深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行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絕處荊公遊湖上愛之乃稱揚其名坡晚年亦與之

游甚多酬唱 冷齋夜話

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汚而詩語清婉嘗書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屦惟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東坡一見而和其後曰但聞煙外鍾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屦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竟以此詩知名 冷齋夜話

東坡元豐末年得請歸耕陽羨舟次瓜步以書抵金山了元禪師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平等接人元得書徑來東坡迎笑問之曰以偈爲獻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牀東坡撫掌稱善 僧寶傳

王荆公丁家艱閲内典於蔣山與贊元禪師游從如兄弟公嘗問祖師意旨元不答公益扣之公般若有鄣三有近道之質一更兩生來恐純熟公曰願聞其說元曰公世緣深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心未平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利名如脫髮甚淡薄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元爲人閑靖寡言笑來無貴賤寒温外無別語公後罷相居定林稍覺煩動即造元相向默坐移日而去有詩題覺海方丈贈之云往來城府住山林諸法翛然但一音不與物爲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栽脫此怨聊寄傲蒲蒭寒

落半牀陰人以爲實録僧宝傳

雪竇顯禪師嘗作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日日區區去喚匙回頭爭奈何世人貪著愛境以妄爲真迷而弗返讀此偈者宜如何哉雪竇語録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四終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五

釋氏門

王績作被召謝病詩云横裁桑節杖直翦竹皮巾鶴警琴停夜鶯啼酒覺春顔回唯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又豈以招聘爲喜乎坐獨詩寄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寔成虚詠懷詩云故鄉行處是虚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收詩頼此北山僧教我似真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袪間有知績有得於佛氏者甚深也西清詩話

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宗達磨西来方有之陶淵明時未有也觀其自祭文則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

歸於本宅其擬挽詞則曰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其作飲酒詩則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遠蓋第一達磨也而老杜乃謂淵明避俗翁未必能達道何耶東坡論陶子自祭文云出妙語於纊息之餘豈涉生死之流哉益深淵明者 同上

世稱白樂天學佛得佛光如滿師趣觀其吾學空門不學仙歸則須歸兜率天之句則豈辭脫語耶元微之詩雖不及樂天遠甚然其得處豈樂天所能及哉其遣病詩云況我早師佛屋宅此身形復捨彼就此去留何所縈前身爲過迹来世即前程蛻骨龍不死蛻皮蟬自鳴則

與貫道忽然為人何足挂持化為異物又何足患之語何遠耶孟郊未嘗留意於此而吊元魯山詩有苟含天地秀皆是天地身之句亦可嘉矣 同上

許渾送栖元弃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胡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弃官入道云水深魚避釣雲迥鶴辭籠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云送師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禪之意也 同上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地寬應料鏡中像畫作無主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天形至悟真寺詩云更聞東林磬九竅本非一與中尋香花寂示諸像滅蓋知妙明真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謂超然者矣 同上

子由誦楞嚴經悟一解六亡之義自言於此道更無疑然其作風痺詩乃有數畫吾則行未應隨冥漠之句則於理尚有礙矣而東坡乃謂子由聞道先我何耶東坡奉新別子由詩云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哭避兒詩云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故贈錢道人詩云首斷故應無斷者氷消那復有氷知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又云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年覺痛人贈東林摠老詩云溪声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如此等句雖宿禪老衲不能屈也 同上

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於東坡而問道於山谷山谷作八詩贈之其間有鞭與時俱由我屈伸肘股莫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智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教之道教也聖學魯家恭惟同出自來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 同上

歐永叔素不信釋氏之說如酬淨照師云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欵門吾方什義急君且雲水閑酬惟吾師云子何獨吾慕自忘勇其身韓子亦謂收斂加冠巾是也既登二府一日被病重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環坐一人云

參政安得至此宜速返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公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造經為亡人追福果有益乎答云安得無益既寤病良已自是遂信佛法文康公得之於陳去非去非得之於公之孫恕當不妄然必蘊守汝陰得見永叔之子棐久不出已而棐持數珠出謝曰今日適與家人共為佛事棐問其所以棐曰先公無恙時與夫人已如此公弗之禁止也

遠師作白蓮社與謝靈運陸脩靜等十八人為社客獨淵明不肯入社視衆人固已高矣無為子楊次公又從而笑之其作盧山五笑於陶有曰我笑陶彭澤閑題賭欵眉籃輿急回去已是出山遲視彭澤又高一著矣 侯鯖集

佛氏經律論合五千四十八卷寔之大藏所以傳佛心印作將來眼所補大矣樂天詩詞其間何所不有而寔大藏何耶東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各有之白且著集本李公垂作詩美之曰永添鳴宝集莫雜人衆經所謂盜憎主人者耶又觀題文集櫃云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傳於是後名亦大敦敦矣同上

大觀中吳興郡有邵宗益者剖蚌持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思感寺之臨溪流建亭問客使楊邦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搵羅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烟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噫亦異矣葉少蘊有詩云九淵蚌怪舞垂涎剖截那知我獨尊應迹不辭從異類藏身何意悉窮淵歸來自說龍宮化久住方知鷲嶺存此話須逢老摩詰貫通無礙本无門曾公袞云不知一亮我由何能納須彌不動尊疑是吳興清霅水直通方廣古靈湫月沉濁水圓明在蓮出汙泥寔性存隱現去來初一致莫將虛幻點空門一時名公和篇甚衆今藏思感寺同上

有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俱支提以含僧伽者洛中之澄觀也故退之元和五年為洛陽令與之詩云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有僧來訪呼使犀插腦高頰權者也然元名大師為華嚴疏主譯經潤文者會稽之澄觀也故裴休為其塔銘云元和五年授僧紀印歷九宗聖世為七帝門師俗壽一百二者也傳燈錄有鎮國大師澄觀答皇太子問心要有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之何所造超詣其若前二澄觀有金植福寧汝窮海若之比哉又有曹谿別出第二世五臺山華嚴澄觀大師既有華嚴二字又有無名禪法嗣之言疑即會稽澄觀然續云無機緣語句可錄則又非也

金光明經載流水長者子以象負米救十千魚生忉利天可謂悲濟之極報驗之速矣厥後現於記傳有放鱗得金放龜得印者其雜甚多遂使上根生無緣之慈下士冀有因之果皆流水長子之慈意余居之金溪上暇日

率同志每作小舟載魚鱉螺蛤命五比丘誦寶勝佛名若十二因緣法作梵唄稽之溪中坐間有請作詩以紀一時之事者余輒為書云海師竟日滌木桶作竹實小捎使兒兄滿載稅鱗介鯤鯨未易羅所得亦殊能有堂尽公私朱鮒無小大需師尚貫針士勇或粘蜆輪因積文螺郭索走蟛蜞涎沫相與濡自分羹姜釜豈知惻隱人規作江湖負因呼小青翰放溜舞澎湃趺坐運黑衣號佛指貫瀨經翻流水篇梵起東山唄傾聽若寒藻團圓者于萬鬣秦疑或依蒲苕濯或生喝快若飛霹靈蘿歎如因破機定非枚入池恐是餘不汎願汝借佛力求脫鉤網債口腹聊爾耳香餌莫深吞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五終

釋氏門

韋應物奉詶處士叔詩云高齋樂宴罷清夜道相存東坡次王鞏韻云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子由春盡詩云楞嚴十卷幾迴讀法酒三升是客同道黃冲寂寞主歡暢二者恐不能相兼也曰樂天迎樂命酬之時不忘於佛事至今庭者識之 易常之

衡州花光仁老以墨為梅花魯直觀之嘆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余因為賦長短句曰碧花籠晴香霧繞水殿西偏小駐聞簫為風度女牆吹語焚南枝破臘應開了道骨不凡江瘦曉春色通靈醫俗花多少抱寒蘂蘇寒春香杳雋門畫角催殘照又曰入骨風流國色透塵桂性貞香為誰風鬟涴霧桂半樹水村春暗雪壓低枝籬落月高影動池塘高情數筆寄微茫小綴初開霧帳前蝶恋花后西江月也 冷齋夜話

余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小溪風物類斜川余兒童時戲劇之地也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春漲攘我夜月灣新晴為不平約束晚見還銀岸時殘剌破碎波中山整齊背落曰一葉嫩紅間又嘗莫寒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小舟閑個中著我添圖畫便是華亭落照灣魯直曰觀君詩說因以汝溧漱處如陸忠州論國政字字坦夷前身非高師沙

力種類耶有詩其略云吾年六十子方半橋項顛螺度歲年成郤衲衣著甚來伴洛翁刺船甞對淵材誦之曰淵材曰此退之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換骨句也 冷齋夜話

余還自珠崖醮于高安大愚山陳瑩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漳浦過九江愛廬山因家焉以書督余兼程來余以三日至湓城瑩中曰自此公可禁作詩無益於事余曰敬奉教然余兒時好食肉母使持齋余叩頭乞先飲饕肉一日母許之今日當惟食肉倒先吟兩詩喜吾二人死而更生何如瑩中許焉曰雁蕩天台看不足峨眉女箭遙想往來漳水珠二頃偶愛匡山家九江名節適真如醉曰生涯領略以湘寵向未萬事都休理且聽棲鏗一夜撞與公靈鷲曾聽法游戲人間知幾生夏口窯中藏岳像孤山月下認歌聲身消已覺積盡方知珠自明敬抹夕陽殘雨外一番飛雪滿江城瑩中喜而誦余曰此岐山猪肉雖美無食後三年余客漳水見瑩中好勝案自九江來出詩示余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閑思近後語言滋味長可口物多偏作疾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謂勝案曰公病詩如食鯽魚惟恐遭骨剌與岐山猪肉不可同日而語也 冷齋夜話

陳瑩中謫合浦時余在長沙以書抵余為言華嚴經入於

有偈曰大士詩方與尺同殊山扇月純纖坎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積來余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首人世過飛埃湘南嶺外休分别圓寂光中共往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外雪壓倒千年樹老兒拊手笑有眼未曾覩故應潤物材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又曰偏界不曾藏處處光皎皎開眼失蹤由都緣太分曉園林忽生春萬死禁一笑還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冷齋夜話

余觀誌公十二時頌自非深悟上乘同佛知見豈能作此語也是時達磨猶未西來誌以明此理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誌公沒於天監十三年而達磨以普通八

年至金陵由此之觀傳佛心印禪宗方與近世學佛者往往忽此頌而弗觀蓋弄耳而賤目矣余嘗手書此頌置之座右朝夕味之尤愛其最後一首云雞鳴丑一顆圓珠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為渾大有不見頭又無手世界壞時終不朽未了之人听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以至二祖信心銘永嘉證道歌皆禪學之髓初地之人其可弗觀乎　苕溪漁隱

陳体常答黃見仲二書叙學佛之旨深切著明余嘗三復其言歎其有理恨未能盡行也体常又有頌六首今錄二首其一云努坐研窮有細微到頭須是自忘機忽無祖佛能超越豈有蛇蝎更順違歷歷孤明猶認影兢兢

僧霽尚披衣擁嗟會得照靈者也道吾師吾歸其二云個中端的有誰知知者歸來到者稀即見即聞還錯會離聲離色轉乖違山青水綠明玄旨鶴唳猿啼覿妙機有意貪求終不遇無心到處盡逢伊冷齋夜話云陳瑩中北歸過南昌言鄒志完在韶州極精進閉門誦華嚴經舍利生袖間此真入信位日誦華嚴於觀音像前有脩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携斫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如世所畫寶陀巖竹今猶無恙韶人高顧之以為遇客遊觀北還至永州淡山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為言志完作詩曰我入岩若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

戲学仙猶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苕溪漁隱

余讀劉興朝悟道經其集其言曰余少治儒術長登仕版蓋未嘗信佛也三十有二歲見東林長老總公與之語七日始生信嚮即取其書讀之三年益根其信之之既也猶循其理而体會則似悟還迷依其法而行持則暫静還擾既而閱傳燈錄始知佛有法眼妙心寄相付囑而達磨西來單傳此事衆生悟者寄以見性而了心其後發明此事但覺境界非常取證道歌讀之句句皆是吾之心地讀至大般若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如是希奇之事吾今已得現前仕去千聖出來已須退步始得示人以偈曰世間多少英靈漢終世迷頭喚人喚

可怜眼底黑漫漫不見驪珠光燦爛過今晡又未旦不覺年華暗中換急抬頭高著眼徑寸不容蚌中產爰剜男兒膽得時好笑交渠腸斷又詩云今古堂堂片事同歸因地頓負通片心窮去滄溟窄双眼開來宇宙空出海銀蟾光動地雖然金鏃疾追風須知佛祖埋藏後坐斷千差是此箱

苕溪漁隱

百家詩話總龜卷之四十六 終

麗人門

銅雀伎古人賦詠多矣鄭愔云舞餘依帳泣歌罷向陵看張正見云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賈至云靈几臨朝奠空牀卷夜衣王勃云妾本深宮妓曾城閉九重君王歡愛盡歌舞為誰容沈佺期云昔年分鼎鼐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皆佳句也羅隱云強歌強舞竟難勝花落花開淚滿繒祇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以此諸人差有意也魏武陰賊險狠盜有神器實竊英雄之名而臨死之日乃遺令諸子不忘於葬骨之地又使使人看銅雀臺上以歌舞其魂亦可謂愚矣東坡云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媛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真名言也苕常之

人君不能制欲於婦人以至溺惑廢政未有不亂亡者桀奔南巢禍階妹喜殷區國惑始齊姜妲己褒姒以至楊妃張孔之徒皆是也吳於西施王之耽惑不減於諸后一夕越兵至而王不知也鄭毅夫詩云十重越甲夜城圍燕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謂非西施則吳不亡吳不亡則安得以黃金而鑄之容式東坡范蠡詩云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却遣姑蘇有麋鹿更令夫子得西施言楚申公欲竊楚而強吳者以夏姬之故曾不智況蠡藏吳霸越而坐得西

施也 同上

韓康公上元召從官數人出家妓侍飲其尊寵者曰魯生偶中蜂螫少頃持扇就東坡乞詩詩中有魚吹細浪歌揺日舞罷花枝蜂入懷之句上句記姓下句記事 侯鯖錄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伎其間有一善舞者名媚兒容皆顧碩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寵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為四句云舞袖翩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頗然不悅而去 遯齋閑覽

王晉卿都尉既喪蜀國貶均州姬侍盡逐有一號者囀春鶯色藝兩絕平居屬念不知流落何許後二年內徙汝陰道過許昌市傍小樓聞泣声甚悲晉卿異之問乃

囀春鶯也恨不可復得因賦一聯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晉卿每話此事客有足成章者晉卿覧之尤愴然其詞曰幾年流落向天涯萬里歸來兩鬢華翠袖香殘空浥淚青樓雲渺定誰家佳人已屬沙吒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回首音塵兩沉絶春鶯休囀沁園花

西清詩話

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名琵琶嘗養一鸚鵡持正每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言呼之琵琶卒後悞觸響板鸚鵡猶傳言呼之持正感傷成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江水同渡不同歸 苕溪漁隱曰持正守安州夏日登車蓋亭作十絶句為吳處厚箋注得罪謫新州其間一絶云紙屏石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漁笛在滄浪殊有閑適自在之意 侯鯖錄

回紋兩讀必偏獨此五詩不然其一曰紅怨小泣低聲怨求日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匆匆其二曰同誰更倚閑窗落日紅扉小院深東復西流分水嶺恨無愁續斷絃琴其三曰寒信風飄霜葉黃冷灯殘月照空牀看君寄憶回紋錦字字奈愁腸斷其四曰前堂畫燭殘凝淚半夜清香積染余烟鎖竹枝寒宿鳥水流天色霽橋峯其五曰娥翠斂時聞無語淚珠彈處見鴉嶠多情妻似風花亂隨伴郎如露草希 [illegible]文詩話

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鴻門玉斗紛如雪十萬降兵夜流血咸陽宮殿三月紅霸業已隨烟燼滅剛強必死仁義王陰陵失路非天亡英雄本學萬人敵何用屑屑悲紅粧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哀怨徘徊愁不語恰如初聽楚歌時滔滔逝水流今古漢楚興亡兩丘土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樽前為誰舞 苕溪漁隱曰此詩乃許彥國表民作表民合肥人余昔隨侍先君守合肥嘗借得渠家集其中有此詩又合肥老儒郭全美乃表民席下諸生云親見渠作此詩今曾端伯編選亦列此詩於表民詩中矣

與余所見所聞合見者可以無疑亦知洽齋之妄也
苕溪叢話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个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纔數萬爾　後山詩話

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餘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無知此詞者獨記其首兩句云冰肌玉骨自清

涼無汗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為足之云苕溪漁隱曰漫叟詩話所載本事曲云錢唐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與東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當以序為正也　東坡洞仙歌序

楊元素作本事曲記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欹枕釵橫雲鬢乱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細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錢唐有一老尼能誦後主詩首章兩句後人為足其意以填此詞余嘗見一士人誦全篇云冰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暖簾開明月獨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乱起來瓊戶啟時見疏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漫叟詩話

太和初有為御史分務洛京者有妓善歌時太尉李逢吉留守來一見既不敢辭盛粧以往李命與眾姬相見李姬四十餘輩皆出其下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亦辭以遂疾能坐信宿耗絕但怨歎不能已已為詩兩篇投獻明日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去月宮深紗窗暗想春相憶書幌誰令夜獨吟料得此時天上月只應偏照兩人心一篇亡苕溪漁隱曰余觀劉賓客外集有憶妓四首内有一首即前詩也其餘三首亦是前詩之意也古今詩話中既不云御史姓名則此詩豈非夢

得為之假手乎　古今詩話

何彼襛矣之詩美王姬而作也周姬姓故呈文皆稱姬如陳嬀楚芊齊姜之類是也後世凡婦人皆称姬誤矣南朝人士皆謂姬人如黃鶯見姬人詩所謂狂夫不妬妾隨意逐家劉孝綽詠姬人未出詩所謂惟聞見釵影簾動聞劇聲梁王僧孺為姬人怨詩所謂還君与妾扇歸妾與君泉江揔為姬人怨服散詩所謂妾家邯鄲好輕薄持忿仙童一丸藥是也　丹鉛集

後山詩話退之詩云長安眾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能文字飲惟解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文昌張籍

云為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為李于志叙當世名
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
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樂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
竟不痊也

唐語林退之二侍妾一曰絳桃二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
王庭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
特地寒不見園桃并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蓋寄意二
姝逮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故鎮州初歸詩云別
來楊柳汀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留
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 君填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七 終

麗人門

陳軏字夢和莆田人崇德初登第為福州古田尉既至官
惑一倡周氏周能詩嘗有詩贈軏曰夢和殘月過樓西
月過樓西夢已迷喚起一声腸斷處落花枝上鷓鴣啼
曾句蓋寓軏字也又有春晴詩曰晳然飛過誰家燕驀
地香來甚處花深院日長無個事一瓶春水自煎茶
新里志

強發山詩話

陸時青慕之子婦妓也善為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曰
清詞麗句求叔子賸合獨步似儕文章得出來當甚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年丁令威年來處
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卻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
老于杭多為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群芳
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
鼓子花子野於是為作詞也 同上

蘇子瞻通判錢唐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
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
野狐從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藝為一郡之最聞之亦陳
狀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
北之群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澠水燕談錄

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 師中 過之李有詩名

庯門使為官妓賣爰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后山詩話

李元膺喪妻作長短句云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縷歌罷花如雨翠羅衫上點点紅無数今歲重尋携手処空物是人非春暮回首青門路乱紅飛絮相逐東風去元膺尋亦卒 冷齋夜話

杜大中自行伍行將輿物無情西人呼為杜大蟲其妻有過亦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美大中教妾書此妾所為一日大方據案至見几間有紙筆頗佳因書一闋寄臨江仙有彩鳳隨鴉之語大中來而視之云鴉且打鳳於是掌其面至項折而斃 今是堂手録

東坡在黃城有老人生子為具召東坡且求一詩東坡問翁年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幾何曰三十東坡即席戲作八句其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希年 遯齋閑覽

治平中錢忠道過吳江愛其風物清佳留恋不能去諷詠遊賞遇一女子小艇棹於煙波浩渺間忠悦之作詩贈女子其警句云滿目生涯千頃浪全家衣食一輪竿女子得詩携之歸呈其父其父蓋隱淪客也喜忠此詩遂以女子奉忠箕帚泛舟同入烟波不知所往 青瑣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暑更回頭脫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窓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罷居因見此猫遂與之為親余以為乃二十八字媒也德麟名令時東坡作秋陽賦云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蓋時字也坡云且教人別処使不得苕溪漁隱曰德麟小詞有臉薄難藏泪眉長易着愁之句人多称之乃全用也香奩集桃花臉薄難裁泪柳葉眉長易着愁一聯詩但去其上四字耳 王直方詩話

毛達可未第時其内以一詩寄之云剔燭親錦字書擬憑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千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 詩話

近時娼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言甚新又九日詞云

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語亦娼人所難到也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啓事與綦處厚投以桑榆之晩景配茲駔儈之下材傳者笑之 苕溪漁隱

朝奉郎丘舜中諸女皆能文詞每兄弟内集必聯詠爲樂其仲嘗作寄夫詩云簾裡孤灯光曉還獨眠猶得宿粧眉珊瑚枕上鵲殘夢認得蕭郎馬過時 苕溪漁隱

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能詩者最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荊公之妹也佳句爲最草草盃盤供笑語昏昏灯火話平生吳安持妻蓬萊縣君荊公之女也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窓紗秋意應怜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泪看黃花 刘天保妻平甫女也句

有不棣萘子寄蕭娘春去春來可得知荊公妻吳國夫
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有待得明年重把
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洒可喜之句也（詩話）居詩
作詩押韻是一巧中秋夜月詩押尖字數首之後一婦人
云蚌胎光透完全角蟾盈尖（許彥周詩話）
廣漢營妓小名僧兒秀外慧中善填詞有戴者忘其名兩
作漢倅寵之既而得請玉局之祠以歸僧兒作滿庭芳
見意云團菊包金叢蘭減翠畫成秋暮風烟使君歸去
千里信潺然兩度朱幡雁水全勝得陶侃當年如何見
一時盛事都在送行邊愁煩梳洗懶尋思陪宴花月湖
邊有多少風流往事縈牽聞道霓旌羽駕看看是玉局

神仙應相許沖雲破霧一到洞中天（苕溪漁隱）
姑蘇官妓姓蘇名瓊行第九蔡元長道過蘇州太守召飲
元長聞瓊之能詞因命即席為之乞韻以九字詞云韓
愈文章蓋世謝安情性風流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
卮芳酒記得南宮高第弟兄爭占鰲頭金炉玉殿瑞烟
浮高占甲科第九蓋元長奏名第九也（侯鯖漫錄）
豪均父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体常與客泛舟載肥妓而
飲酒酒其詩曰蛾浮金椀酒妓壓畫船低（詩說雋永）
文潞公守洛富鄭公致仕司馬溫公宮祠范蜀公自許下
來同遊郡會出四玉杯勸酒官妓不謹碎其一潞公將
治之溫公請書牘尾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

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乃笑而釋之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師林子中作守郡有會坐中營妓
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命呈東坡東坡索
筆為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樽前先墮
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肌那
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暗用此八字於句端
也苕溪漁隱曰聚蘭集載此詞乃東坡贈潤守許仲塗
且以鄭容落籍高瑩從良為句首非林子中也（同上）
江寧黃文虎其妻劉氏名彤文虎其字也工詩詞嘗有詞
寄文虎云千里長安名利客輕離輕散尋常難禁三月
好風光滿堦芳草綠一片杏花香記得年時臨上馬看

人淚眼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無千日酒空斷九回
腸又云向日寄去詩曲非敢為工蓋欲道衷腸萬一耳
何不撫琴聽示他人適足亂吳文虎也本不擅作然意
有所感不自已小詩二章章四句奉其一云碧紗窗外
一聲蟬掌斷愁腸懶晝眠千里才郎歸未得無言空撚
玉炉烟其二云晝扇停揮白日長清風細細度羅裳女
童未報新糚酒安得良人共一觴（苕溪漁隱）
蘇文序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李邦彥祭趙湖州文
云曰日正中數罹翦之機捷堅城自墮伶杞婦之悲深
婦人四六工者（四六談塵）
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后有易安李李在趙氏

時建炎初從秘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
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北來消息欠劉琨
詩說雋永
山谷戲聞善達侍兒未促詩云日邊侍兒未報喜草鞋十
里踏堤沙鴆盤茶揉旋冊粉只欠一枝簪菖花其醜陋
可想山谷亦善戲也苕溪漁隱
劉倩明既要妾而不能忘爲清平樂詞云東風依舊着
意隋堤柳搓得鵝兒黃欲就天色清明時候去年紫陌
青城今朝雨喫雲說斷送一生憔悴知他幾個黃昏與
唐阿灰之詞有間矣復齋漫錄
陸敦礼藻有侍兒名美奴善綴詞出侑樽俎每丐韵於坐

客項刻成章卜算子云送我出東門乍別長安道兩岸
垂楊鎖暮烟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陽關莫惜金樽倒君
向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如夢令云日暮馬嘶人去
紅逐清波東注後夜最高樓還肯思量人否無緒無緒
生怕黃昏疏雨苕溪漁隱
王定國嶺外歸出歌者勸東坡酒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
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麗善應對家世住京
師定國南遷歸余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
心安處便是鄉因爲綴此詞云常羨人間琢玉郎天教
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變清涼
万里歸來年愈少微笑笑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嶺南應

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東皋雜錄
余觀古今詩話翰府名談皆載寇萊公侍兒蒨桃詩二首
和章一首並同翰府名談仍益以俳辭鄙所不取今但錄
其詩云公自相府出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公取金
鍾獨酌令歌數闋公贈之束綵歌者未滿意蒨桃自內窺
之立爲詩二章呈公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由自尚
嫌輕不知織女螢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其二云夜冷
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
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
梭人間萬事君休問且向樽前聽艷歌同上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八

集一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九

飲食門

唐御食紅綾餅餤為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遜等二十八人燕於曲江勅太官賜餅餤止二十八枚而已延遜後入蜀頗為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餤來其為當世所貴重如此酉陽雜俎載衣冠家有蕭家餛飩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饆饠又有胡突鱠鸐臛皮索餅之類號為名食不至於甚侈而美有餘亦紅綾餅餤之類也

晉史稱何劭驕奢簡貴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而曾所食而曾所食不

過萬錢是劭之自奉倍於父也而劭贈張華詩乃云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約能存無頗似在簡約寒門為足慕之以姬孔為法以曾氏為戒也審能如是則史所書又如何哉以史為正則劭所言誣矣

東坡擷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苟能如此則豈肯緞書欲於口腹之間哉

酉陽雜俎載鄭公愨嘗於使君林避暑取蓮葉以簪刺其心令與柄通其屈莖如象鼻傳酒噏之名為碧筩盃取蓮葉芳馨之氣雜於酒中為可喜也故東坡詩云碧筩時作象鼻灣白酒微帶荷心苦是已大抵醞釀之妙籍外而發其中則格高而味奇如大宛之葡萄太官之桐馬甘藉他物以成者趙德麟以黃柑釀酒東坡嘗作洞庭春色賦遺之所謂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俱還坡亦以松明釀酒所謂米耳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二酒至今有用其法而為之者至坡在黃州自作蜜酒惠州自作桂酒皆一世而止蓋出於一時之戲劇未必皆中節度爾 同上

酒之種多矣有以綠為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盈樽綠是也有以黃為貴者老杜所謂鵝兒黃似酒是也有以白為貴者樂天言玉液滿金巵是也有以碧為貴者老杜所謂重碧酣春酒是也有以紅為貴者李賀所謂

小槽酒滴珍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臙脂酉陽雜俎載賈琳家蒼頭能別水常乘艇於黃河中以匏瓠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色如絳名為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 同上

張衡曰客賦醉言歸稱露未晞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庸歸賓主之情可謂繁然者至李太白陶淵明則不然各當為詩曰我醉欲眠君且去雖曰任真之言然亦太無主人之情矣司馬溫公獨樂園飲云浩歌縱飲任天機莫使歡娛與性違主挽醉人後獨卧金爵倦客聽先歸其亦二子之意也白樂招客飲云客告暮將歸主稱日未斜又命小青娥長跪謝貴客其視張衡王式尤為

有黍曲相者𦤺置酒送李津州詩曰獨醉似無名借君作題目又何與招客飲之詩異乎東坡醉眠亭詩云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山谷云欲眠不遣客佳處更難忘如是則不失賓主之禮又有可以適我之情者賓主之情兩得矣　同上

醉者豹隱墟落固當和光同塵雖舍者争席何病而況於杯酒之間哉陶淵明杜子美皆一世偉人也每田父索飲必使之畢其歡而盡閑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老杜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於田父有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之説則姑守陶之介矣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則何妨杜之適乎　陽秋

後齋漫録云唐李赦方飲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盃酒裏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絶句云二月已破三月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盃二詩雖相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益出於方赦

詩説雋永云福州嶺蛤蠣號西施舌極甘脆其出時天氣正熱不可致遠吕居仁有詩云海上凡魚不識名百年生命一杯羹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兒曹起妄情

藝苑雌黄云河豚所附本草云味甘温日華子云有毒乎按倦游雜録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暮春柳花飛此魚能大肥江淮人以時為珍更相贈遺腐其肉雜蔞荻芽渝而為羮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者南人嗜之不已故聖俞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此時貴不數魚蝦而其後又云炮煎苟失所轉喉為莫耶如此則其毒可知本草以為無毒誤矣或云河豚子不可食其大繞一粟浸之經宿如彈丸人有中其毒者以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皆可解予嘗見其漁者說其所取之由曰河豚盛氣善怒每伏水衣必設網於上故以物就而觸之彼將奮怒而上遂為所獲吳人珍之以其腹腴為西施乳予嘗戲作絶句云蔞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甘美遠勝西子乳吳王當日未曾知雖然甚美必甚惡河豚味之美也吳人嗜之以喪其軀西施色之美也吳王好之以亡其國並可以為來者之戒

器用門

荆公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　後元豐行云龍骨長乾掛梁梠龍骨水車也是歲豐稔故龍骨掛而不用又有寄楊德詩云邇聞青秧底復作龜兆拆憐脩雨龍骨豈得長掛壁是歲尤旱又前詠雨東坡亦有水車詩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蛻角蛇分畦翠浪走雲

陣刺綠屋抽稻芽天公不念老農泣喚取阿香推雷車

言水車之利不及雷車所需者廣矣 碧溪

張景陽七命有浮三翼之中流之句故詩家多以三翼爲輕舟如梁元帝曰華三翼舸元微之光陰三翼過是也按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所謂三翼者皆巨戰船也用爲輕舟快矣

苕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與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餧餓貓分髯雜霜兔揮宋刀槊健落紙龍蛇騖物利易未詰時來即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其拔騄氣格殊有父風之類也

復齋漫錄云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余按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戶錄云瓊州出紅藤簟方言謂之笙或曰籧篨亦曰行唐沈約奏彈歆令仲文秀冬積云今更輸六尺笙四十領何東坡忘此耶苕溪漁隱曰劉夢得詩香風蕙簟尾月露濕桃笙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九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五十

技藝門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格子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葛常之

唐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聞李遠云長日惟消一局棊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此正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也 碧溪

房千里作骰子選格序云以六骰雙雙爲戲以數多少爲進身官戰之序而乃條其選擬之目焉被以流俗任或經營倘來怫怫惟恐後於他人何異擲骰者心動於中而色形於外也欲求勝人者故王逸原彩選詩云卒無及物效徒有高人氣吝忘其大樸樸爭其細其理信然 黃常明

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非裴之功不足以當韓之文非韓之文不足以發裴之功碑成李愬之子乃謂沒父之功訟之於朝憲宗使段文昌別作此與拾周鼎而寶康瓠何異哉李義山詩云

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
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
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愈書愬曰十月壬
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
到蔡取元濟以獻文昌所謂卻雪晦冥寒可墮指一夕
卷旆凌晨破關等語豈不
相萬萬哉東坡先生嘗過嶺題壁間見有人題一詩
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古斷碑人膾
炙世間誰數段文昌坡喜而錄之 同上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地宅也自著君
陽山記叙其景物亭館如輞川上可得其彷彿初僧晉

光從希聲授筆法鍾以書得擧於昭宗希聲祈使援
己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
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洴澼人遂得召隱操蓋不足
觀也嘗著易傳十卷觀其自序以謂夢在大河之陽有
三人偃臥東首上伏羲中文王下孔子也以易道畀予
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象數如有符契且云今年四
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
贊之徒後自爲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怪誕如此其
人亦可知後避難死於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韻語
陽秋
杜劉少府畫山水障歌云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

神入元氣淋漓障尤濕眞宰上訴天應泣應物聽嘉陵
江聲云水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
山驚贈能琴李衡詩云綠桐本異質音韻合自然吾觀
造化意二物相因緣臨川詠曾公壞碑云六書篆籀數
變改遂使後世多失眞誰初妄鑿妍與醜坐令學士勞骸
筋堂堂魯公勇且仁豈亦以此勞常民直疑技巧有天
巧不必強勉亦通神坡詠歙硯詩云與天作石來幾時
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
此窮本探妙超出準繩外不待狀寫景物也 苕溪

拾遺門

退之和劉使君云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嘗爲送王司

馬之陝州云棠樹來時憶君字風煙入興更成章自俗
吏觀之皆可坐不了事之目也 韻語陽秋
樂天云報道前驅少呵喝恐驚黃鳥不成啼坡云與然只
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旌旆蔡君謨云因傍堤松卻飛
蓋爲聞山鳥撤鳴騶若俗士務此誇張俗眼又豈識數
公意 黃常明
林和靖詩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頗能狀寒乏態抑又
有意所謂怕貧者婦人女子耳大丈夫之不獲何憂獲
之有乎又有長貧任婦愁亦以男子未嘗愁也讓乘不
娶妻以明謀及婦人則不得辭也又云浮生有分定飢
飽豈能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樂天云妻孥不悅

生怕閒而我醉則方陶然還之曰莫為兒女態戚嗟史

峽賓 碧溪詩話

肅宗至德初子美為拾遺岑參為補闕或問二人孰賢子曰子美賢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詩知之子美之詩云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參之詩曰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至德初安史之亂方劇上皇在蜀朝野騷然果無闕事時耶 碧溪詩話

李白月下獨酌詩云舉盃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而賈莉玩月詩亦云但愛杉倚月我倚杉為三 萬青之

文如𤨕水成賦作叉手速乃比夢瑣言記温庭筠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

成多為隣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之命嘗以八叉手對

三折肱 碧溪詩話

老杜流落不偶然已為世所尊嘗有杖藜還客拜又有客云老病人扶再拜難則其坐深鄉國敬可見矣雖然奕宗師見劉叉尚為之獨拜況老杜乎 黃常明

周美成晚歸錢塘鄉里夢中得瑞鶴仙一闋情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闌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醉酌不記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驚飆動幕猶殘醉遶紅藥數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却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盜起自桐廬拂兵入杭時美成方會客聞之倉黄出奔趋西湖之墳庵次郊外適際殘臘落日在山忽見故人之妾徒步亦為逃避計約下馬小飲于道傍旗亭聞鶯聲於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餘醞因卧小閣之上恍如詞中逾月賊平入城則故居皆遭蹂踐旋营緝而處繼而得請援舉杭州洞霄宫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嘗自記甚詳今偶失其本姑記其略以眚于編 揮麈

余嘗於王荃夫璿處見王荊公手書集句詩一紙云海棠亂發皆臨水君知此處花何似凉月白紛紛香風隔岸

聞囀枝黃鳥近隔岸聲相應隨意坐莓苔飄零酒一盃今不知在何所 揮麈

蔡公雖居相位於寢處一青幃三十年有親者求之欲其易去公笑而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害實不忍廢舊弃耳析者愧之故錄野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比使來頗望縉紳而問近者無地起樓臺相公安在其清望為人所景望如此然亦叙歸田錄頗論其後太司馬温公亦云豈非奢外而儉內歟 苕溪

昌黎寄崔立之云敝冗坐試席深叢見孤羆四坐各低回不敢捩眼窺司諸皆言場屋事君平居所養不厚誠難徵冗也 同上

退之韶州留別張使君云久欽江總文章妙自歎虞翻骨
相屯翻放弃南方自恨疏節骨鯁不媚犯上獲罪當長
沒海隅其剛褊方拙凌突權勢出於天性宜文公兩用
江總乃敗國奸回特引之何哉按南史孔奐傳宋主欲
以總為太子詹事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
乃奏江總文華之人宜求學重之才是時恐有訛云杜
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李商隱贈杜牧之云前
身恐是梁江總皆未可與言史也（同上）
子美有朱紱負平生樂天有金帶褪腰衫委地紫綬相輝
映不惡赤紱金章盡到身如此尚多然亦有數句實
事盡消磨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又有銘旌假金章名
在筋力消磨事空皆自作解嘲也晉安韋蘇州云
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又有謝君士寄松英丹云一
拜龍峰送還使腰間銅印與心違言與意皆自在也
散負踈去未為貴小邑聊休何足云惟樂天早退乃可語
此（黄常明）
蘇州寄璨師遥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
燭獨自宿當於暑月讀亦有霜氣
籍贈令狐云久為博士無人識自到長安貧舍居未足
為窮其尋時道士云昨來官罷無生計欲就尊求辟
穀方其窮無以加矣
唐王建以宮詞名家本朝王岐公亦作宮詞百篇不過述

郊祀御試經筵觀書朝見等事至於宮掖戲劇之事
則秘不得傳故詩詞中亦罕及若建者乃內侍王守澄
之宗姪得宮中之事為詳如叢叢洗手遶金盤旋拭紅
巾入殿門衆裏遥看新橘子在前收得便承恩又云避
暖昭儀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鴉雛內中數日多呼喚寫
得滕王蛺蝶圖如此之類非守澄說似則建豈能知哉
初守澄讀建宮詞詰之曰宮掖之事而子曷言之儻得
罪將奚贖建與之詩云三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
小時脫下御衣先賜著進來龍馬每教騎長承密旨歸
家少獨奏邊機出殿遲不是姓同親說向九重爭得外
人知自是守澄不敢有言花蕊夫人亦有宮詞百篇如
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人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
含羞走過御床前之類亦可喜也
余嘗赴京師往辭伯父坐中舉兄弟送行詩云問人求穩
店下馬過危橋及觀放集送姪安節詩序其伯曾有送
蘇老下第歸蜀云人希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
急難之誠意皆相若但字有多寡耳余官辰沅逾年族
弟來相視將行率爾送之云就舍勿令人避席凌江莫
與馬同船雖鄙近不工亦可用於長途也（黄常明）
荊公日記云立春日縣剪綵為燕子以戴之故歐永叔云
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閣門
簪雙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春日貼子詩也

藝苑雌黃云脩真入道秘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有紫緑白雲者為三元君三素飛雲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輿上詣天帝子候見當再拜自陳某乙得給侍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登天歲時廣記載此事云臣鍇按舉場嘗試立春日望三素雲詩取此事故蘇子容作皇太妃閤春貼子云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仲元作皇帝閤春貼子云三素雲飛歸北極九農星粲見南方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五十 終

繕書貴溪姜輔周

刊字番易丁 祖

朱

樂平 胡 暹

詩話總龜跋

龜舒阮子集百家詩話總龜前卷四十有八後卷五十皆抄録未傳之書也月窗嚴亨樂善嗜古見而珍愛亟欲與四方風雅之士共之延琰校讎訛舛芟剔重冗而壽諸梓焉復俾采集近代及國朝諸大家者而續成之第荒僻淺鮮蒐輯尚未成帙姑識于卷末云

旹

嘉靖歲次乙巳春三月吉旦

番易後學程琰謹識